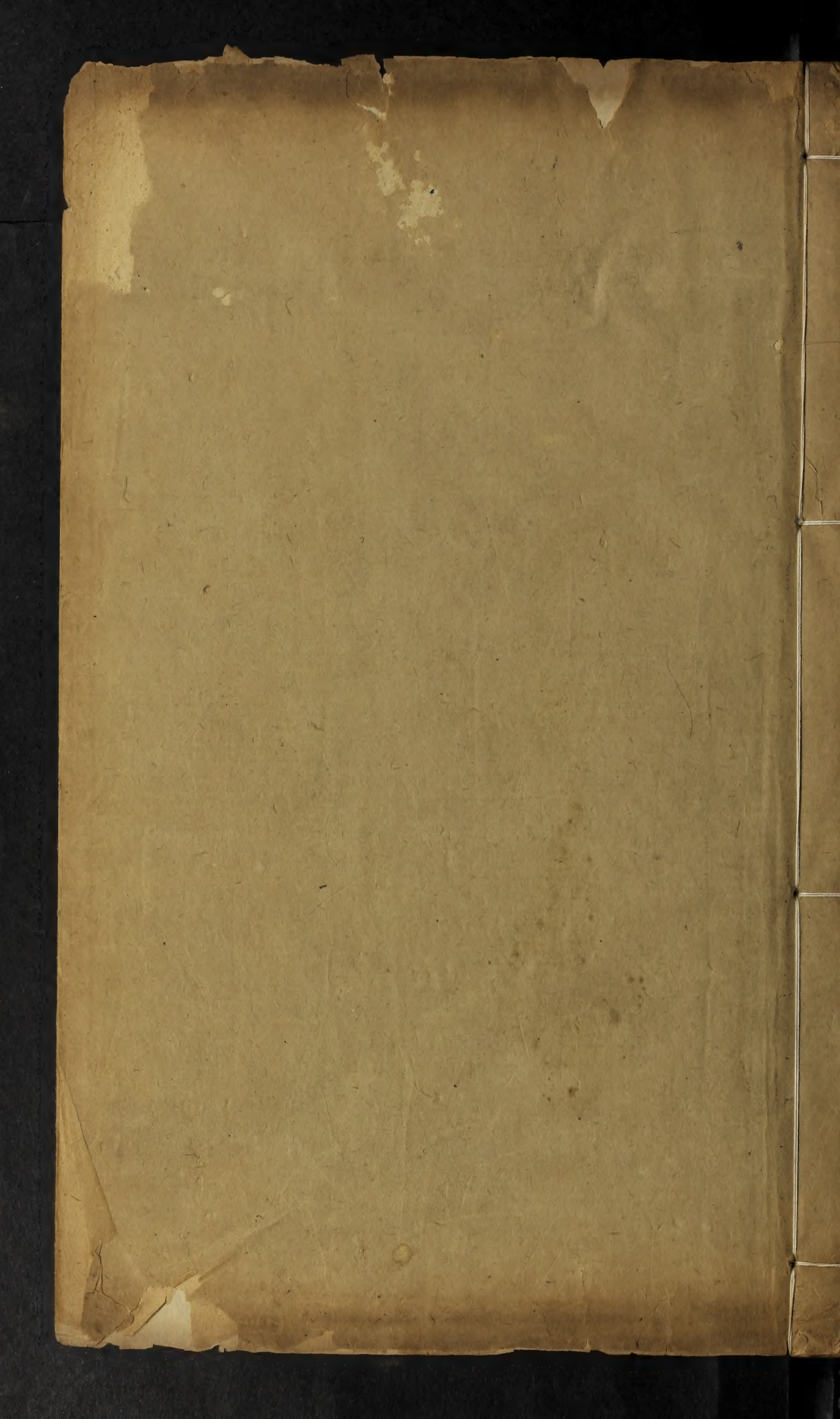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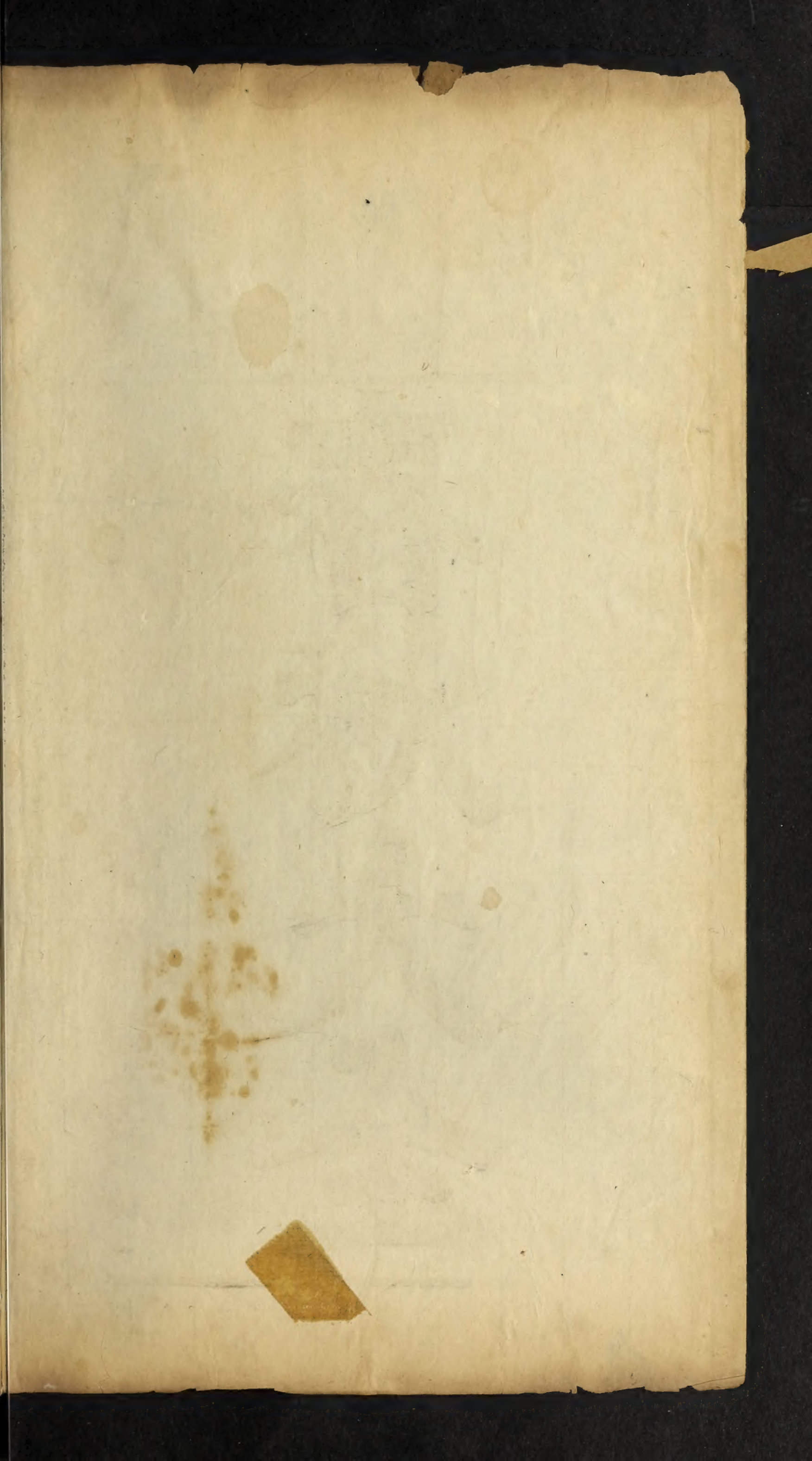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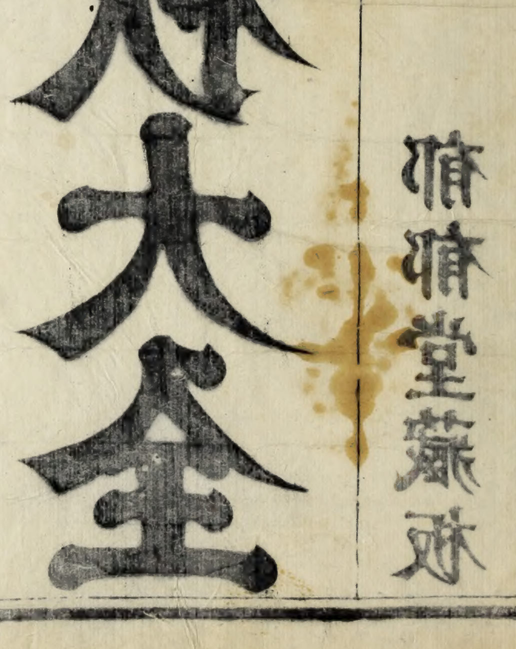




康熙辛卯新鐫

黃際飛先生校訂

書經大全



郁郁堂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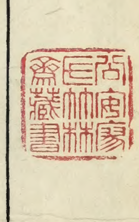


康熙辛卯新鐫

黃際飛先生校訂

春秋大全

郁郁堂藏板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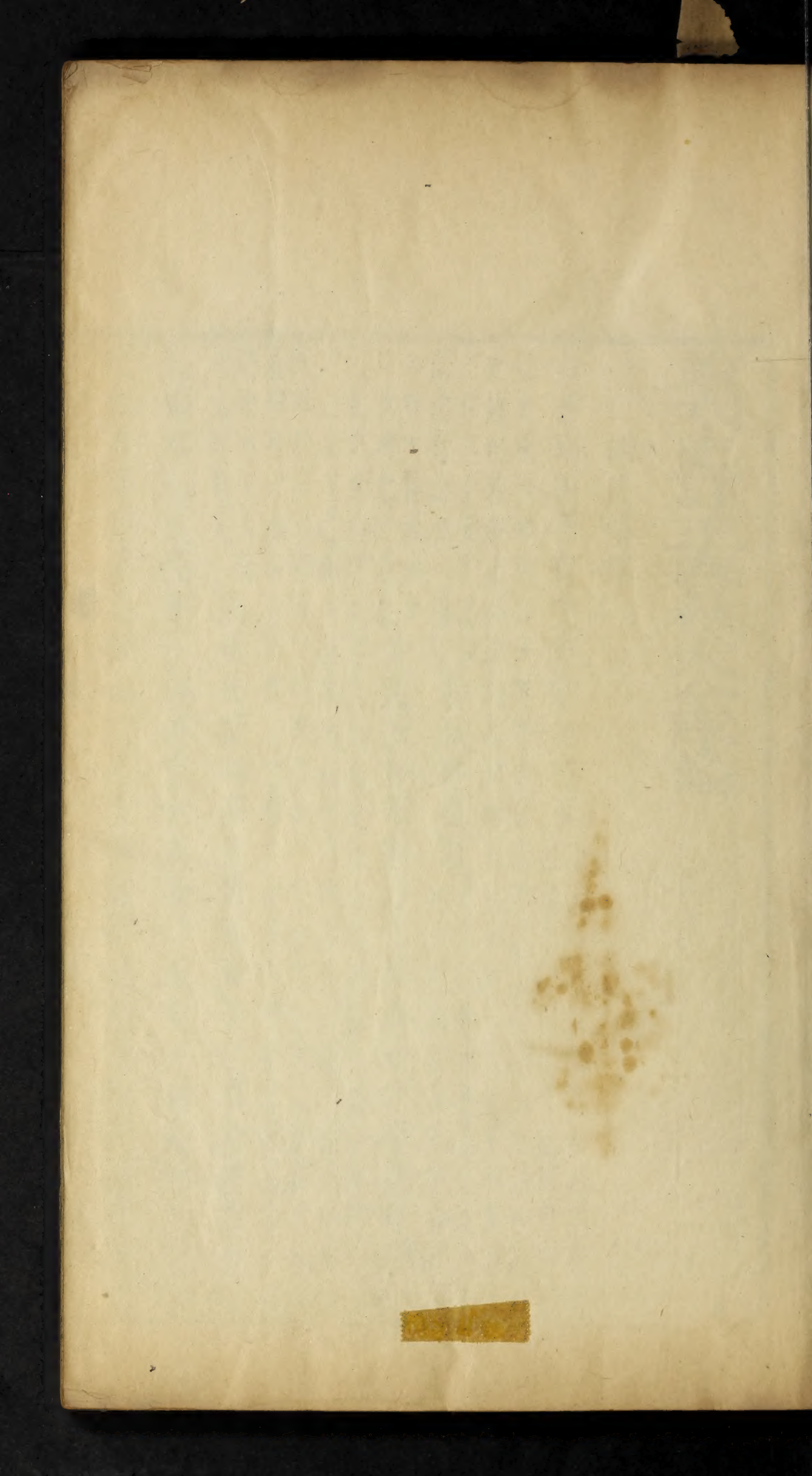
濟濟堂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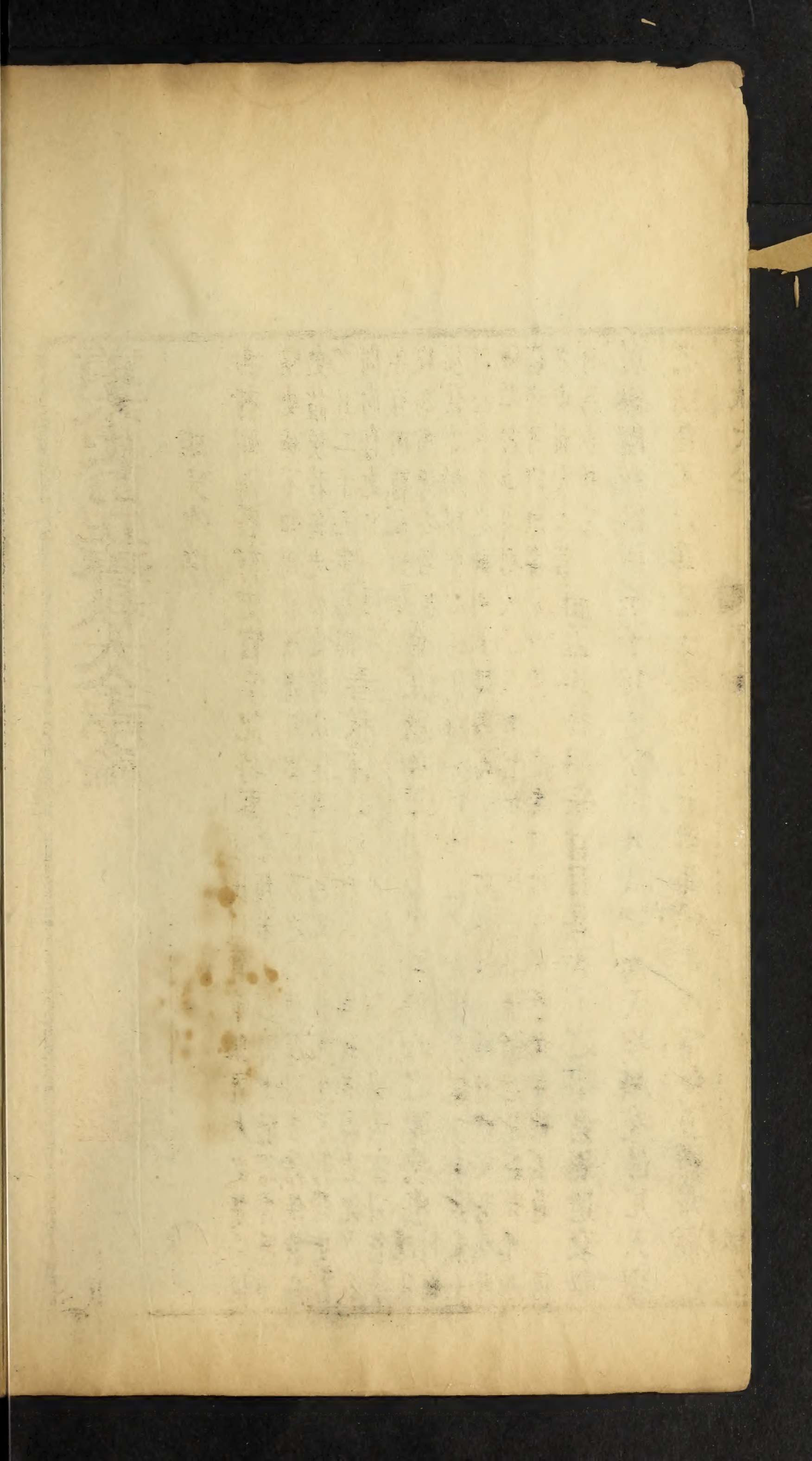
康熙辛卯新鐫

黃際飛先生校訂

春秋大全

郁郁堂藏板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序論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汪氏曰晉董狐齊大史楚倚相之類朱子曰薛士龍謂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掌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爲史如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爲閭閭尚有史况一國乎〕春秋魯史爾〔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陳氏曰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汪氏曰文定傳心之説發先儒所未發矣〕謂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宰萬物春秋一經於禮文則或因或革於事實則或予或奪皆出乎聖心之權制讀是經者所以窮理可以斷事豈非傳心之要典也哉不然則春秋不過一國之史而人人皆可爲春秋矣〕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

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汪氏曰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即位書公在之類所以敘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敘父子之倫書王后王姬魯夫人魯女之類所以敘夫婦之倫書弟佞夫弟叔肸弟年兄縶之類所以敘兄弟之倫書列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敘朋友之倫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汪氏曰上下之分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也春秋書郊禘雩社之類所以明吉禮之分書崩薨卒葬含賵襚賻所以明凶禮之分書朝聘會盟遇至所以明賓禮之分書侵伐戰克蒐狩城築軍賦之類所以明軍禮之分書納幣逆送媵致之類所以明嘉禮之分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汪氏曰如字子突嘉季子之類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汪氏曰如名宰咺削翬氏之類其

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胡氏曰以詩考之將仲子言大叔失道而公弗制叔于田言多才好勇不義而得衆疑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然後知莊公志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其罪乃不可掩清人之序言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三執政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責乃有所歸矣觀文姜孫于齊則河廣之詩可讀恩義之輕重可權矣觀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式微旄丘之篇可信衛為戎狄所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發乎詩之情者也）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胡氏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古書所紀帝王之大節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而不必於繼世之禮故季札來聘不稱公子貶辭國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禪國之義故文姜始入即書于策明

立嫡之重也凡此類皆所謂貫乎書之事者也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胡氏曰莫尊於君非人臣之可召書天王狩于河陽以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三公冢宰之可班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儲副之崇莫止於嫡夫人非衆妾之可僣書歸賵書考宮皆稱仲子以著嫡妾之別莫親於冢嗣非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所謂與常典以體乎禮之經者也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胡氏曰紀兵則以救人爲善書戰則以受俘者爲主齊桓退師禮楚則書盟于召陵以序其績晉悼納斥堠禁侵掠則書會于蕭魚以美其信凡此類皆所謂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者也者權制則盡乎易之變胡氏曰建子周人之正朔而書春王正月以行夏之時司明王府周官之司屬而悉惡會盟以善胥命之正大道爲公引戶不閉也而書滅下陽城虎牢戒王公設險之不可忽君先臣從人道之大倫也書晉人執虞公齊侯取鄆昭公圍成以明社稷之無常奉凡此類皆所謂著權制以盡乎易之變者也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

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王氏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二百四十餘年之事紛錯乎前惟在吾心之權度有以處其是非當否生善惡之顯然者人人知之其間嫌疑近似及意之始萌幾之未著者苟非灼見聖人之心則亦安能讀聖人之經而測聖人之用哉文定此語非眞見夫子之心不能及此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宋鑑熙寧四年中書定科舉法舉人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六年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攷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不倦第未知此意耳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

略具廢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王氏曰文定作傳當宋高宗南渡之初是時徽宗欽宗及二后被虜於金國遭戮辱不可勝紀而高宗信任秦檜之姦偷安江左一隅忘君父大讐不敢興兵致討反與之議和講好下拜稱藩既無外攘之計又乏內脩之備君臣父子上下內外大義之不明莫此為甚是以此傳專以尊君父討亂賊為要旨而春秋之大法實以斯為重也是書以紹興六年投進高宗覽之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邃越二年文定卒賜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一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擬賜銀帛三百兩匹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竊謂高宗既知嘉獎文定所著春秋傳而不能少用其言進君子退小人討賊復讐以雪君父母兄之恥得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歟

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于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明分○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

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

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總論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

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奥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

其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之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已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

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以四代禮樂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春秋之時諸侯不禀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已則引咎自責或辨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爲主責已絶亂之道也○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春秋謹華夷之辨○春秋經不遍求之傳傳不遍求之經○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别一般事便書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殁必施其身所以懲惡奬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明類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謹始例曰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着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

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卽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已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卽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

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爲父子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脩之謂此類耳

龜山楊氏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

理旣明則其用不難知也○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

五峯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延平李氏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然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葢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强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自看今年有甚麼事明年有甚麼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卻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襃貶卻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卻自分明○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

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

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春秋初時天王尚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了只是諸侯抗衡諸侯纔不柰何又被大夫出來做大夫纔不柰何又被陪臣出來做○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切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卽位者是魯君行卽位之禮繼故不書卽位者是不行卽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卽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卽位之禮耳其他崩甍卒葬亦無意義○春秋大槩自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

爵賞其功罸其罪是甚說話○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罸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爲邦之語爲顏子嘗聞春秋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

大法向顔子說葢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爲據耳○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爲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爲戒○問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伯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

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顰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

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疴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茅堂胡氏曰經文化工隨事立義其變無窮若槩以例觀則畫筆拙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觸類而長取證於本例之外則無所書而不爲例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爲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

建安葉氏曰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

辭與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與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

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然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可堂吳氏曰春秋爲討賊而作也始也聖人懼亂賊終也亂賊懼聖人然則春秋之義無他亦求之兩懼之間而已矣

新安汪氏曰天者理之所出惟聖人則稟夫天理之全故天叙有典惟聖人能叙之天秩有禮惟聖人能秩之天命有德惟

聖人能命之天討有罪唯聖人能討之孔子雖不得位然假春秋以寓王法實行天子之事也○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楊子曰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按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卽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

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嘗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決日卒為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碔砆必有能辨之者自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墻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預七家之列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嘗為之傳然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證云以下論諸傳

元城劉氏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

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葢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閒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葢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国不同葢六国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国不皆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左氏說得春秋事有七八分○左傳國語

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密○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論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問公穀如何曰據

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攷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他是您地不是如此底亦抑從這理上來○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攷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左傳是後來人做爲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悞○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

便謂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叙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象胡說○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已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

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爲褒貶書時月則以爲貶書日則以爲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胡春秋傳有牽强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有過當處○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爲是如何便爲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恁地○二程子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觀其推明治道直是

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聖人之心○問於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之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立己意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惟伊川程子以爲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氏本子與後世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茅堂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

衛州吁以稱人爲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損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眞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宏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沮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程子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

戸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戸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illegible]人自看如何

以下讀春秋之法

○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看春秋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延平李氏曰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爲準玩味久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所易見也惟微辭奧旨時措從宜者所難知爾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

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看春秋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胷次開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王莊僖之時桓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强夷狄王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襄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强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

大夫出會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柰何○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至於說道理全不似公穀要之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季氏專魯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又問此還是當時特地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機關熟了少間都壞了心術○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

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畢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爲是不合於義理者爲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

臨川吳氏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徙步而異状持一槩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春秋集傳大全凡例

一紀年依汪克寬纂疏例註甲子於各年行上分在周紀年始終於年上齊晉諸國於年下

一經文以胡氏為據而詳註各傳異同增損於下

一諸傳以胡氏為主大字録於經後而左氏公羊穀梁三傳雖有異同難輒去取今載其全文同先儒表著事變始終之要分註經下

一程子朱子說并三傳註疏有發明經意者繼三傳後諸儒之說與胡傳合而有相補益者附註胡傳下文異旨同者去之其或意義雖殊而例理可通則別防于後

一周及列國易世嗣位齊晉秦楚大夫為政有繫乎土伯夷

夏之輕重者依林堯叟例備列于十二公之首以便觀覽

一胡傳引用本經內前後事證不復重見止云見某傳某公某年其諸經子史者並註本末於傳下

一凡引先儒之說但順經意編次不以時之先後爲序

一左傳或先經始事或後經終義或經不載而傳載者皆依次序先後附錄各年之內其獲麟後無係於聖經不錄

一諸傳與經意不侔者引啖氏趙氏劉氏汪氏李氏諸說附斷于後仍加圈以別之

一經內地名杜氏張氏汪氏各有註釋然時代沿革不同今依李廉會通例有關經義者存之餘不錄

一先儒格言別爲總論類次冠于經端庶使學者易知要領

一年表及列國圖說並依胡傳存于卷首以備考訂

諸儒姓氏

左氏　　公羊氏

穀梁氏　　董子 仲舒 漢廣川

劉氏 向　　賈氏 逵

服氏 虔　　鄭氏 玄 康成

徐氏 邈　　江氏 熙

何氏 休 邵公 任城　　許氏 愼 叔重

杜氏 預 元凱 晉　　范氏 甯 武子 順陽

郭氏 象　　孔氏 穎達 唐

楊氏 士勛　　徐氏 彥

啖氏 助 叔佐　　趙氏 匡 伯循

陸氏 淳　　陳氏 岳

李氏 瑾
何氏 濟川
齊氏
劉氏 炫
盧氏 仝 玉川
王氏
安定胡氏 瑗 翼之
孫氏 復
劉氏 敞 原父 公是 清江
高郵孫氏 覺 莘老
程子 頤 正叔 伊川 河南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大梁
邵子 雍 堯夫 康節 河南
襄陵許氏 翰
常山劉氏 絢 質夫
東坡蘇氏 軾 子瞻
蘇氏 轍 子由 潁濱 眉山
胡氏 安國 康侯 文定公
尹氏 焞 彥明 和靖
龜山楊氏 時 中立
朱子 熹 元晦 晦菴 新安
沙隨程氏 迥 可久
蜀孫氏 抃
吳郡朱氏 長文

黎氏 錞

劉氏 本

任氏 公輔

鄭氏 樵 漁仲

高氏 閌 抑崇 息齋 四明

陳氏 傅良 君舉 正齋 永嘉

陵陽李氏

呂氏 本中 居仁

東萊呂氏 祖謙 伯恭

王氏 葆 彥光

南軒張氏 栻 敬夫 廣漢

薛氏 季宣 士龍 永嘉

張氏 洽 元德 主一 清江

林氏 堯叟 唐翁 梅溪

勉齋黃氏 榦 直卿 三山

九峯蔡氏 沈 仲默

信齋楊氏 復 秦溪

項氏 安世 平甫 江陵

永嘉呂氏 大圭 樸卿

輔氏 廣 漢卿 潛庵

五峯胡氏 宏 仁仲 文定公子 建安

茅堂胡氏 寧 和仲 宏之弟

丹陽洪氏 興祖 慶善

象山陸氏 九淵 子靜

吳興沈氏 棐 文伯　蜀杜氏 諤

孫氏 炎　李氏 堯俞

宋氏　石氏

吳郡李氏 與 竹湖　家氏 一翁鉉則堂

可堂吳氏 仲迂 可翁 番易　新安羅氏 願 端良 存齋

臨川吳氏 澂 幼清 草廬　鼎峯趙氏 良鈞

新安俞氏 皐 心遠　番陽萬氏 孝恭

番陽馬氏 端臨 貴與 竹村　資中黃氏 澤 楚望

雙峯饒氏 魯 伯與 廣信　建安葉氏

魯齋許氏 衡 平仲　師氏

汪氏 克寬 德輔 新安　廬陵李氏 廉 行簡

纂脩姓氏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金幼孜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　臣蕭時中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　臣陳循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臣周述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臣陳全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臣林誌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　臣李貞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　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陳璲
翰林院五經博士廸功郎　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郎　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　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　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　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　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　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　主事　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　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脩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廸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蘄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顔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安

春秋集傳大全凡例畢

春秋諸國興廢說

周

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勲勞於天下成王命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於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爲魯公子考公酋酋六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春秋始作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蔣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雠爲楚考烈王所滅遷爲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小白能相管仲爲五覇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子于成王滅唐剪桐葉爲圭與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大臣史佚等以天子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於唐居古大夏實沈之虚參之分野謂之大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北地方百里而都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唐叔子爕父爲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覇諸侯其子孫爲中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姬姓雖晉爲覇主王室頼之自鄂侯二年會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年三十一年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爲家人

衛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采於康

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爲衛伯分以大路績茷旃旌大呂之樂命以康誥而封於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爲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爲庶人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秦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爲司徒者三世

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聲公二十年西狩獲麟後
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宋

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爲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杞

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

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二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陳

嬀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中公犀犀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荆蠻號曰勾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義之歸者十餘家為吳太伯太伯卒仲雍嗣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遂不

通中華後十七世當春秋魯成公六年其後闔廬之子夫差以彊暴霸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爲越句踐所滅

楚

芉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爲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荆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大岳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鄭再滅之以爲俘邑後附楚楚遷之於城父又遷之於白羽又遷之於葉元公子結之元年西狩獲麟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訓鳥獸賜姓嬴是爲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爲附庸而邑之秦使續氏嬴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覇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爲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爲皇帝至二世而亡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荒荒八世孫考父立爲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爲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爲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王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爲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

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爲秦所破滅

莒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玆輿期於莒城陽莒縣是也莒夷君無謚而有號自玆輿期十一世而玆平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爲王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侵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邾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爲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爲子克後九世桓公革

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爲楚所并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顔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郳爲附庸春秋時郳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郳城是也齊小白覇郳君附從進爵爲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爲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虢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爲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陜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爲天子之相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於晉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薛

任姓侯爵黄帝之後奚仲封於薛至獻侯始來朝會與諸侯盟會

春秋列國圖說

蘇軾著

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

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曹許莒杞滕薛小邾息隨虞北燕紀巴鄧郕徐鄫芮胡南燕州梁荀賈凡祭宿鄅原夔舒鳩滑郳黃羅邢魏霍郜鄍蟎向偪陽韓舒庸焦楊夷中密耿麋萊弦頓沈穀譚舒鄝白狄賴肥鼓戎蠻唐潞江鄖權道栢貳



遼水
燕
幽都
順
保
北平
定
邢
晉
衛
宋
魯
徐
吳
越
楚
曹
泗
淮陽
潤
常
蘇
湖
秀
杭
明
台
溫
信
饒
建
福
泉
漳
潮
廣
南越
荊門
江陵
漢陽
鄂
洪
吉
虔
撫
南安
惠
新
端
韶
賀
梧
藏板

唐安北府
三受降城
單于府
雲州
石嶺
保德
嵐州
慶成
重丁
唐古
邪
忻
河中
華
西岳
商
解
函谷
北號
金州
房州
均
襄陽
漢
沅
辰
桂
營
銀
夏
宥
盤
靈
會
蘭
綏
保安
鄜
延
坊
丹
延州
環
慶
涇
渭
德
順
鎮戎
原
秦
隴
鳳翔
同
耀
邠
鳳
階
成
文
大散
興元
洋
巴
達
渠
忠
萬
開
通
夔
施
歸
漢州
龍
蜀
綿
梓
遂
利
劒
閬
果
合
昌
渝
涪
瀘
榮
普
富
順
資
安
戎
敘
嘉
眉
邛
雅
成都
蜀
彭
漢
石泉
茂
松
扶
當
宕
疊
悉
翼
河
洮
岷
熙
臨洮
積石山
廓
芳
鄯
京
西涼
青海
甘
弱水
肅
瓜
沙
居延
澤水
焉支
合黎
三危
黃河
靜
柘
恭
威
茂
永康
黎
雋
大渡河
雲南
南詔
昆明
演
漢永昌
武安
廣源
安南
蘇茂
交
播
黔
思
費
辰
溪
寧
化
叙
珍
南
丹
龍
陸
濱
廉
欽
白
雷
化
呂化
朱崖

軫絞蓼六遂崇戴蕢溫厲項英氏介巢盧根牟無終鄀姒蓐狄房鮮虞陸渾桐鄀於餘丘須句顓臾任葛蕭牟鄣極鄣

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圍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丘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猶想見其處今掇取其尤著者附次於後

舊圖引晉地理志云見於經傳者百七十國以夏商時諸侯斟尋過戈豕韋之類並列其閒蓋前史誤今以左傳漢書春秋纂例參定之

春秋二十國年表

周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許小邾

平王隱公自宣自桓自桓至魯自鄂自莊自僖至楚自武自穆自成自桓自文儀父至魯魯隱公十隱十至魯至魯
四十元年公二公三公十隱七侯二公籍公祿公始王十公八公十公二伯十克後文公一年一年僖七
九年名息十八十五三年年見年入生入父九見於九年年入二年十三九世為子十八見其見莊年見
平王姑惠年入年八入春滕侯春秋春秋年入春秋入春春秋入春年入至壽平見來朝公及
己未
自四公長春秋春秋莊卒孝侯武公春秋僖十秋名宣公秋春秋夢入虞其莊三許叔來朝
十九蔡子名考殷公公太子郤之子莊公五年能逼弟文公春秋十一立至
年八父戴之子子都於子蚡冒長子成六年見桓十
春秋公子終生鄂曰弟熊年奔其五年
鄂侯後至入許
邾二鄭穆
十一公新
年見臣
獻公
莽

五十年	五十一年
二年	三年
	八月卒宣公子殤公立

甲子

桓王元年 平王太子洩父之子

四年

冬州吁弒宣公晉立桓公弟

二年 五年

哀侯光立鄂侯之子

曲沃武公立稱莊伯之子

三年 六年

四年 七年

五年 八年

六月辛桓侯封人立宣公子

六年 九年

七年 十年

八年 十一年

九年 桓公元年名允惠公子

來朝

來朝

十年 二年

正月弑殤公子莊公馮立

十一年 三年

晉小子侯立哀侯子晉哀侯弟緡立

十一年四年	甲戌 十二年五年		十四年六年	十五年七年	十六年八年	十七年九年
	正月季弟厲公佗殺太子免而自立	秋殺	立爲厲公			

十六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十七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三年

正月辛曹莊公射姑立桓公子

五月辛昭公忽立　衛厲公奔

十二月辛衛惠公朔立

八月辛太子免三弟長曰中林少曰自立林爲莊公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廿五 元年 桓王 太子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一月辛亥子公諸見立	五月出奔蔡昭公歸	十一月出奔齊	昭公弒立子亹	六月辛亥侯鄭……	齊殺亹子儀立

入許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二 子桓公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月卒宣公杵臼立	十二月卒子閔公捷立		三月卒子文王能特立	齊立惠公黔牟奔周惠公復入
				郳黎來來朝

九年 六年	甲午 十年 七年	十一年 八年	十二年 九年	十三年 十年	十四年 十一年	十五年 十二年	僖王元年 莊王子 十三年
			十一月弑桓公小白立襄公弟			十月弑弟桓公節記立	

甲辰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惠王元年 僖王孫	二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卒

納厲公殺子儀

曲沃武公滅晉侯緡

同盟于幽

武公卒子獻公佹諸立

十二月卒邾子瑣立

盟于幽

六月卒子堵敖能囏立

三年 二十年	四年 二十一年	五年 二十二年	六年 二十三年	七年 二十四年
蔡穆侯肸立戌侯子	五月卒支公虒立厲公子	叔弟成王單立	十一月辛僖卒夷立莊公子	

甲寅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五月卒衛懿公赤立惠公子			四月卒文公蘧際立			四月薛伯卒

三十二年

閔公元年 名開 莊公子

二年

僖公元年 名申 閔公庶兄

辛 昭公班 立

狄滅 衛戰 公申 立黙 𢈀弟 衛文 公殿 立戰 公翦

十九年 二年	二十年 三年	二十一年 四年	二十二年 五年	二十三年 六年	二十四年 七年	二十五年 八年
夏卒僖公業立		晉叔虞公發祭傾姬			七月卒曹共公襄立招公丁	
					來朝	

襄王元年 惠王太子 鄭	二年	三年	四年	甲戌 五年	六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illegible] 正月辛[illegible]太子襄公茲父立			三月辛[illegible]公[illegible]		冬辛[illegible]蔡莊公甲午立[illegible]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二月卒子无虧立无虧殺孝公昭立桓公子			秦獲晉侯歸

甲申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四月卒虔公鄭立文公子	殺懷公公子重耳立獻(?)公子	卒僖公子閔立	
六月卒弟昭公番立				五月卒子成公王臣立 十一月卒弟桓公姑容立	
來朝					

壽

二十八年

出奔楚復歸衞晉入執衞侯衞立公子瑕

六月

孝

共公

朔立

二十一年

二十九年

二十二年

三十年

二十三年

三十一年

衞侯歸于衞

二十四年

三十二年

十二月

四月卒

卒襄公

班公驪立

簡立文公

文公子

子

甲午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三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文公元年興僖公子	三年	三十

八月卒靈公夷皐立襄公子

夏卒康公罃立穆公子

十月卒昭公錫我立

甲辰

三十二年 十七年	三十三年 十八年	頃王元年 襄王… 十九年	三十四年 二十年	三十五年 年十一	三十六年 年十二	三十七年 年十三

八月卒曹文公壽立共公子

卒子莊王旅立

昭公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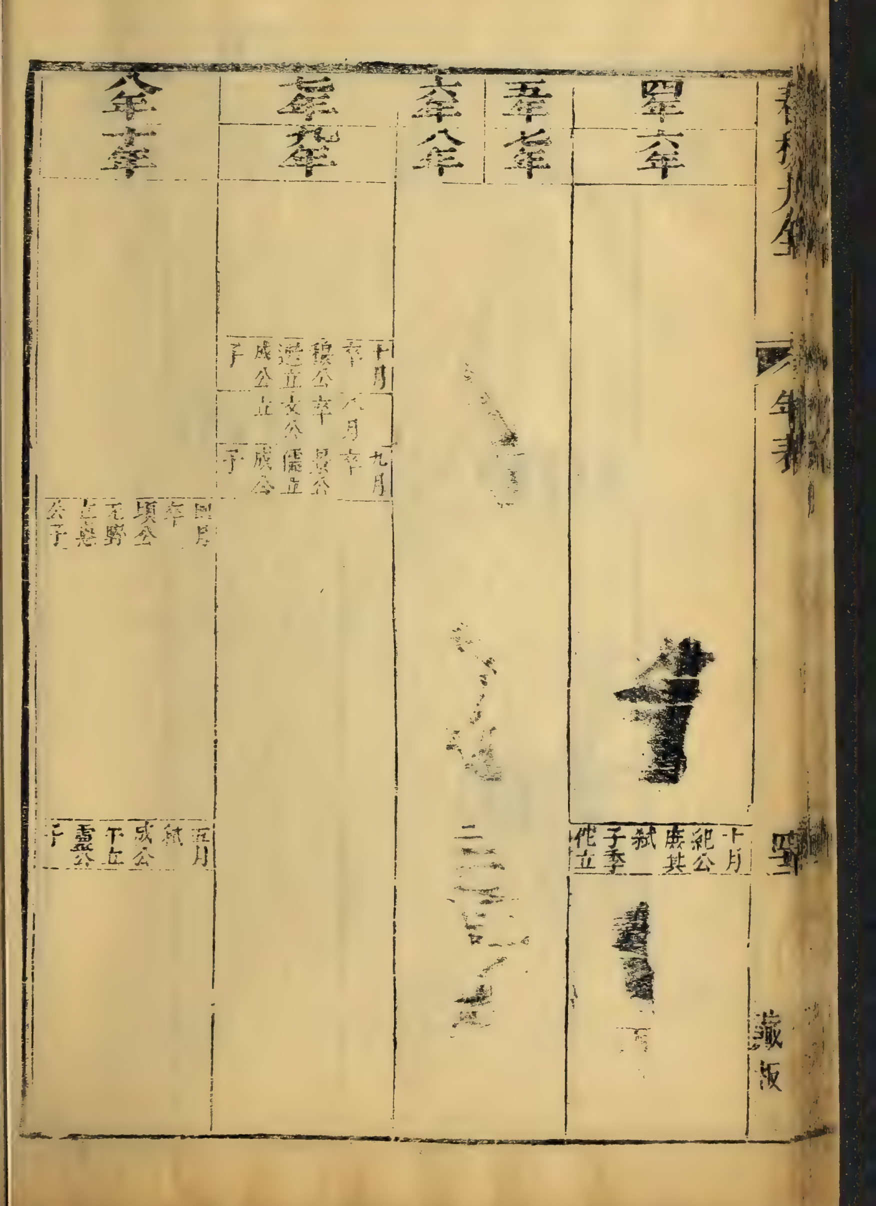
五月卒子靈公平國立

來朝

五月卒子定公貜且立

[illegible]	匡王元年頃王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五月卒子舍立弒立懿公商人即昭公弟	卒文公申立莊公子	六月弒弟文公絕立		五月三月卒弒兄懿公惠公立宗元立于

五年	甲寅 六年	定王元年 匡王之弟	二年	三年
公元年文公子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九月弒成公黑臀自立襄公弟			
		十月卒靈公夷立	弒襄公堅立靈公廢弟	
			正月卒桓公立共公子	



四年 六年	五年 七年	六年 八年	七年 九年	八年 十年
十月紀公庶其弒子季佗立			十月辛卯穆公卒遂立成公子 八月卒文公立 九月辛卯景公儒立成公子	四月辛卯頃公無野立懿公子 五月弒成公下立靈公子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甲子	十一年
正月卒景侯固立			五月卒宣公盧立文公子			
正月卒靈公甯立						

甲戌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十八年	成公元年 黑肱 宣公子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七月 辛子 共公 固立

八月 卒 定公 臧立 穆公 子

八月 卒 子共 公固 立

三月 卒 悼公 費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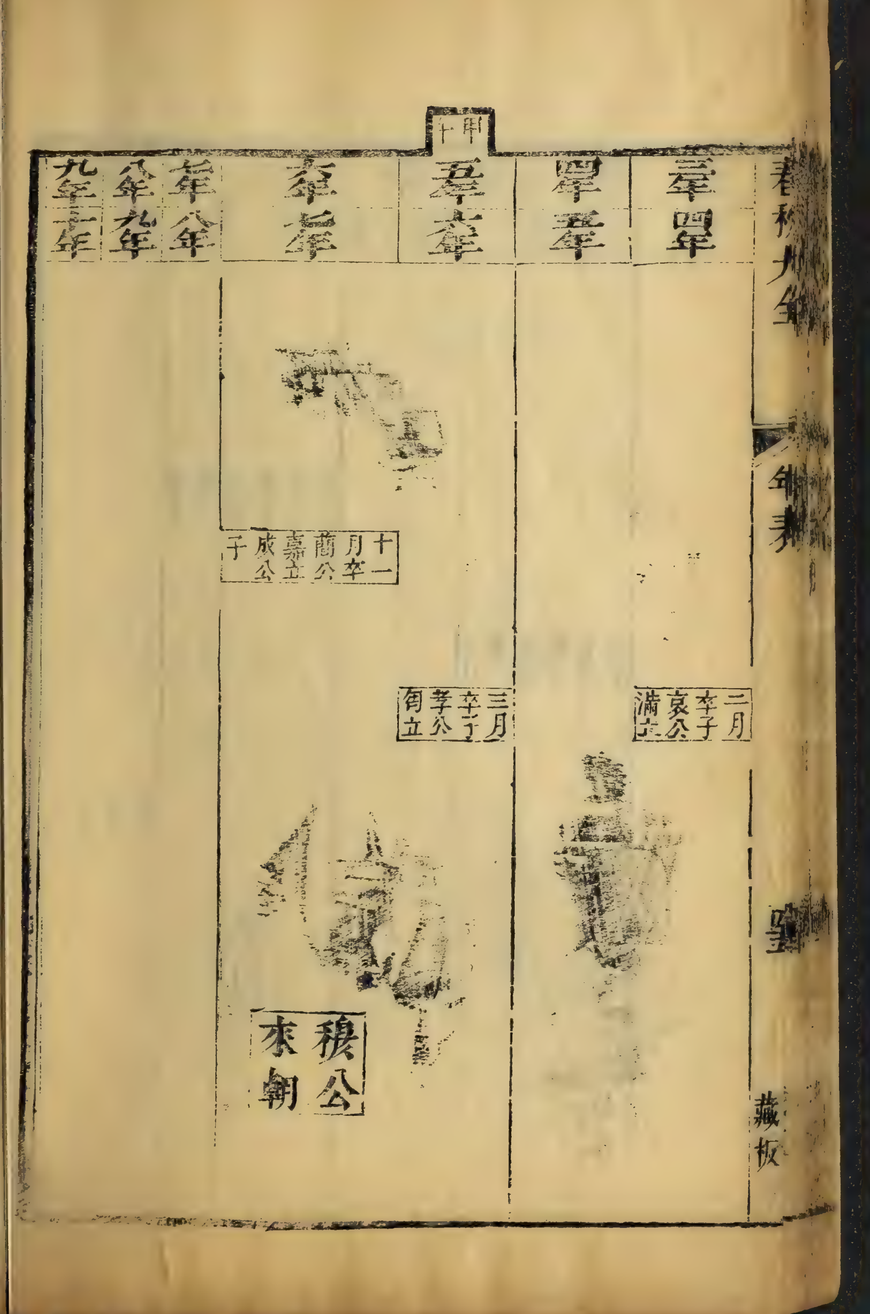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六月辛或公倫立悼公弟		吳畜夢立見伐鄉	七月辛靈公睦立頃公之子	五月杵臼公州蒲立景公太子

甲申

年	記事
[illegible] 十一年	
[illegible] 十二年	
[illegible] 十三年	五月卒成公負芻立宣公弟
[illegible] 十四年	十月卒献公衎立定公子；首宋名渠京[illegible]北公[illegible]川立文名買[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年	遷平蔡
[illegible] 十六年	四月卒成公原立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靈王元年簡王之子	二年
十七年	十八年	襄公元年成公子	二年	三年
十二月卒宣公經立	正月弒悼公周立景公子 來朝		六月卒僖公髡頑立成公子	

甲十



三年 四年	四年 五年	五年 六年	六年 七年	七年 八年	八年 九年	九年 十年
二月辛子 哀公滿立	三月辛丁 孝公宥立	十一月辛 商公嘉立 成公子 穆公來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九月卒諸樊立壽夢長子諸樊一曰遏	九月卒十康王昭立	出奔齊殤公剽立定公之弟

甲辰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辛卯平公卒立虎公子慎		晉執宣公晉執卓公黎比公立華	十一月卒曹武公勝立成公子	七月辛卯莊公光卒公立靈公子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二十三	二十八年	二十四	三十年	二十五	四十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	二十三年	二十	四十年	二十	五十年
			二月卒弟文公益姑立				五月弒景公杵臼立莊公異母之弟 十二月卒吳餘祭立餘祭二名戴諸樊弟	

甲寅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景王元年 靈王之子	二年	三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二月弒衎歸		二月卒子郟敖麇立	五月卒襄公惡立獻公子	四月弒	十一月弒子麇圍立
八月卒悼公買立			五月卒夷昧立餘祭弟曰餘末		





甲子

四年	十七年	三十五年	二年	十四年	三十六年
昭公元年 稠 襄公子	七年	三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八年	四年

十一月卒 靈王虔立 康王弟

正月卒 悼公寧立

七月卒 哀公立 景公子

六月太子 卒 蓋立 莊公去 穿立 蔡立

正月卒 弟平公郈 鑒立

穆公 來朝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七月辛昭公夷立平公子				八月辛靈公元立襄公子
十二月辛子元公佐立		四月辛楚滅陳		

甲戌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三月卒平公須立武公子	蔡侯廬立隱太子之子是爲平公	
正月卒吳僚立夷昧子			三月卒定公皐立簡公子
		四月楚平王居立即弃疾靈王弟	
	八月卒辰與復立		
		楚平王封陳哀公太子偃師子惠公吳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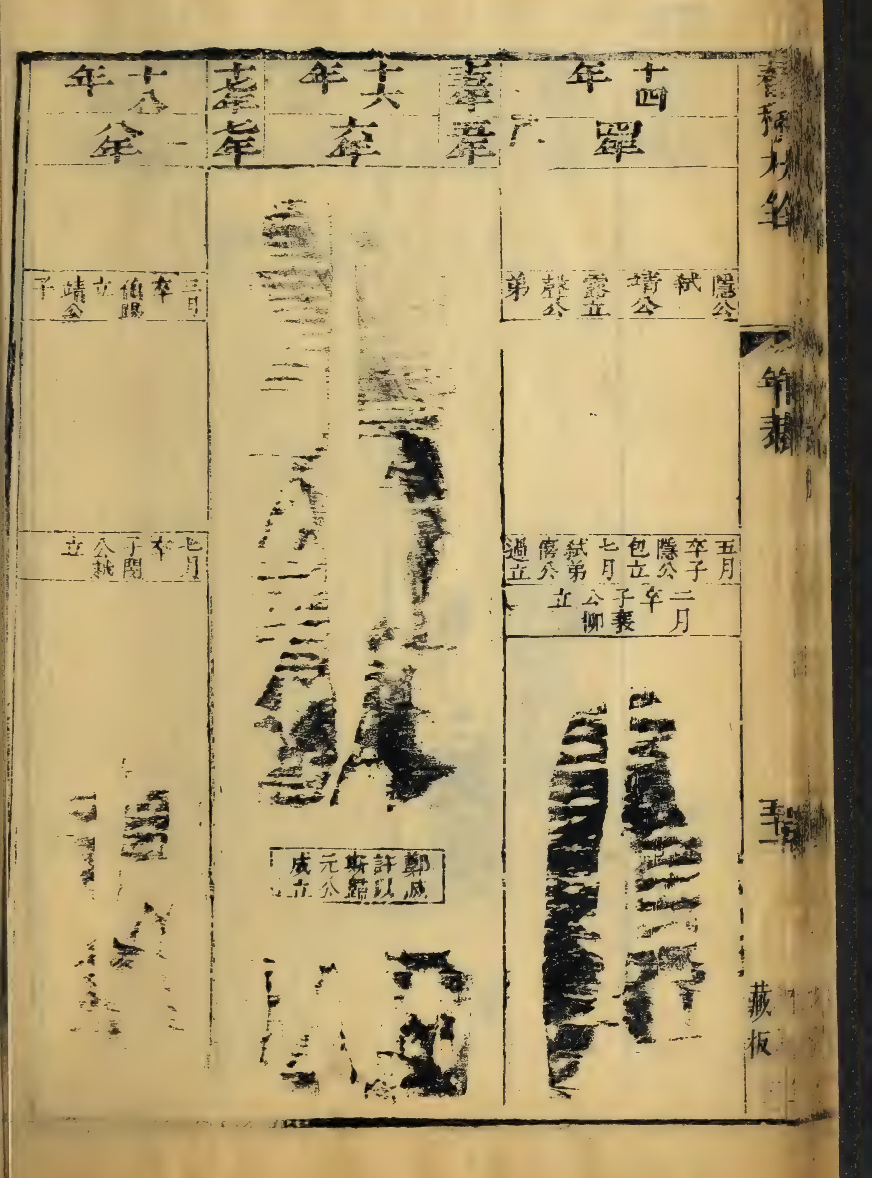
年	年	事
十九年	十六年	八月辛亥頃公去疾立昭公子
二十年	十七年	郯公來朝
二十一年	十八年	三月辛悼公午立平公子；遷於白羽
二十二年	十九年	五月辛斯立
二十三年	二十年	十一月卒太子朱立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敬王元年猛之弟	二年	三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公東國立		六月卒昭公申立悼公弟		
			八月卒子悼公成立	
		來奔復納郯公		十一月卒子景公頭曼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卒昭王軫立平王子	十月卒聲公野立悼公弟 四月弑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七月卒頃公結立		六月卒定公午立頃公子

甲午

三年 十三年	二年 十二年	定公元年宋昭公弟 十一年	三十一年 十年	三十年 九年
二月辛隱公益立			聲公弑隱公通立平公弟	四月獻公穀卒子婁公定立



十四年

隱公弒靖公露立聲公弟

五月卒子隱公包立七月弒弟僖公過立

二月卒子襄公柳立

十五年

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

十六年

三月卒衛賜立靖公子

七月卒子閔公戚立

藏板

甲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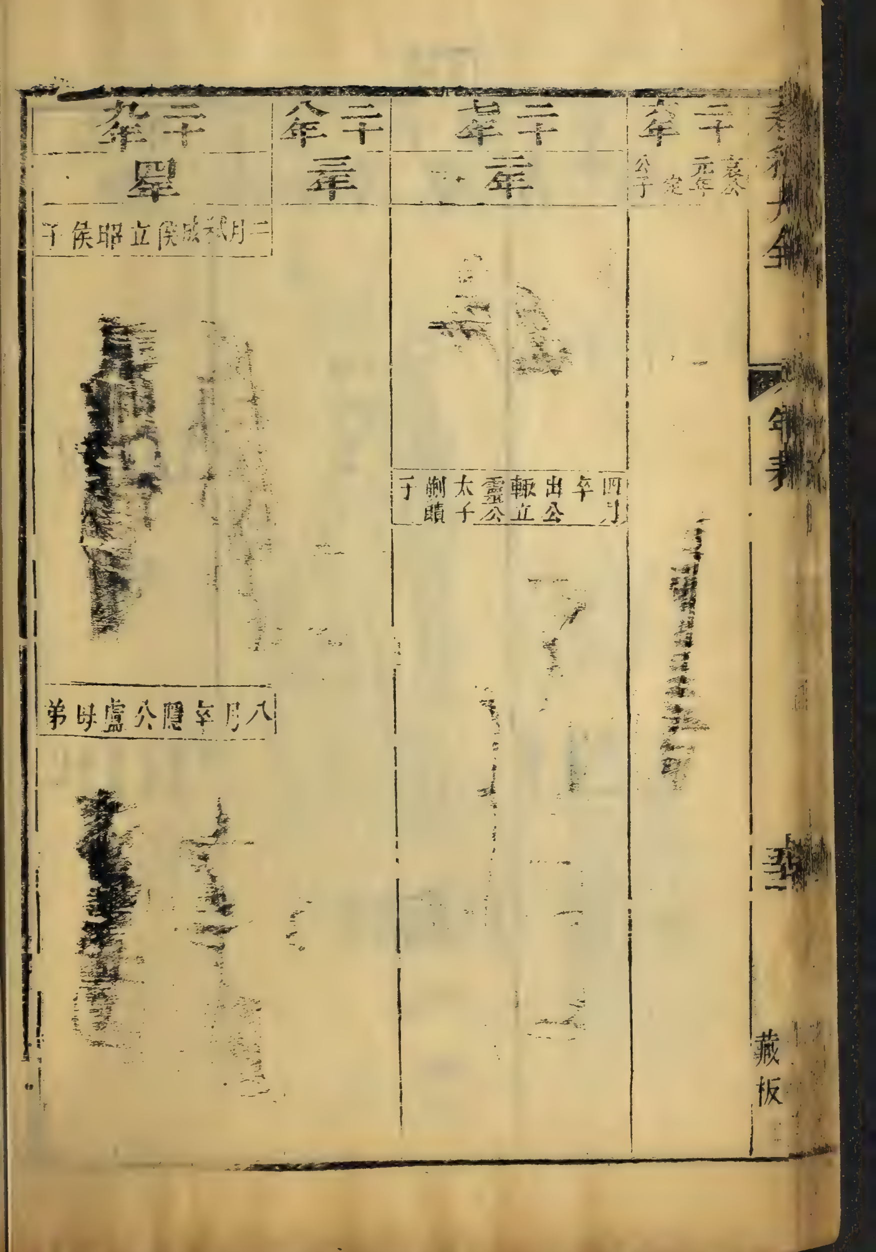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年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十九年
年	十五	年	十四	十三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九年

四月辛丑公薨立獻公子

秋卒惠公立哀公太子之子

春卒比立弒惠公男立一名寅

乙子夫差立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哀公元年 定公子	二年	三年	四年
	四月辛出公輒立靈公太子蒯聵子		二月弑成侯立昭侯子
			八月辛隱公盧母弟

甲寅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卒亥孺子荼立弒悼公王生立景卒	七月卒子惠公章立	歸邾子益	十二月卒子閔公維立
			歸邾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三月卒簡公壬立悼公子

來奔

春秋二十國年表終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一

會魁　金壇　虞大復　叅正
豫章東邑　書林　王　氏　校梓

隱公上

公名息姑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攝主國事在位十一年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業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朱子曰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汪氏曰詩小序邶鄘擊鼓怨州吁雄雉匏有苦葉新臺二子乘舟鶉之奔奔衛風氓皆宣公時詩鄘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載馳木瓜皆文公時詩鄭風將仲子以下皆莊公以後詩齊風南山以下皆襄公時詩唐無衣有杕之杜晉武公時詩葛生采苓獻公時詩秦黃鳥以下皆穆公以後詩陳風墓門防有鵲巢乃陳佗及宣公時詩株林澤陂靈公時詩曹風蜉蝣昭公時詩候人下泉共公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扶又反）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胡悅反）之（史記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嬖褒姒生伯服褒姒不好笑幽王爲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又黜申后廢宜臼申侯怒與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遂殺王驪山下虜褒姒而去諸侯乃即申侯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弒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

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汪氏曰〕據詩鄭緇衣小序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直遙反後凡朝廷朝聘並同也〔書〕文侯之命汝多修扞我于艱又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義和之甍謚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汪氏曰〕春秋五等諸侯死而加謚臣子皆稱公惟請謚於王則從其本爵如蔡桓侯之類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去聲棄其九族葛藟力軌反有終遠去声兄弟之刺〔汪氏曰〕詩葛藟小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三章皆言終遠兄弟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詩〕揚之水小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一章曰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二章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二章曰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朱子傳〕申侯與犬戎弒幽王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

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怨戍者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

汪氏曰天子之尊下賵列國寵妾則君不能爲臣綱妃妾既紊則夫不能爲妻綱嫡庶不辨則父不能爲子綱矣又曰惠公以妾爲妻而平王反加恩寵是不知彝倫攸序而九疇治天下之大法皆敗壞矣永嘉呂氏曰使平王有興衰撥亂之志則澗洛之周尚可望其爲豐鎬之周今至於四十九年而不克自立則亦無可望矣

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

深切著明也哉〔范氏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蕩王道盡矣孔子列黍離於國風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於時則孩乎隱公故因茲託始而修春秋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不修貢賦不舉號令無所束賞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弑君戕父攘國竊號在在有之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天子庸暗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死雅誥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絶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〇汪氏曰文定言春秋始於平王遠宗孟氏近本程子其說為有據依而諸儒正大之論悉與之合或者乃以春秋不始於平王而始於桓王且謂繻葛之敗春秋所以始若是則春秋當始於桓公而不始於隱公矣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公三年

平王崩桓王立

鄭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三十二年克段于鄢入春秋

齊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啟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當隱公三年穆公卒弟殤公與夷立

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爲二以翼曲沃別之

翼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爲哀侯

隱六年晉逆晉侯于

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自立冬弑州吁宣公晉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葢爲時王所黜

陳 嬀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 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十二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葢爲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餘詳見僖公元年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葢爲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四年見葬薛獻公

莒 己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郳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爲
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郳子克卒
許姜姓太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
五年叔入于許卽魯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也
小邾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來朝葢附庸而未
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爲諸侯至魯僖公七
年始書
小邾子
楚姬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亶
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
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冐
又一世熊通是謂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秦

嬴姓伯爵顓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逮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爲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始見

春

秋

吳

姬姓子爵自太伯作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

(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齊僖公祿父九年 晉鄂侯郤二年 曲沃莊伯鮮十一年 衛桓公完十三年 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 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 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 陳桓公鮑二十三年 杞武公二十九年 宋穆公和七年 秦文公四十四年 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朱子曰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胡氏曰人君先正其心知行仁政然後能體元矣人臣知格君心之非則一正君而國定此調元之效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朱子曰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

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 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平聲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董子曰〕春秋謂一為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五峰胡氏曰〕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聖人於元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為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有他卦不有也此可以釋惟王者改元之說矣 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汪氏曰〕○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不繫月書月不冠時惟春秋書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

左傳春王正月不書卽位攝也公羊傳春者何周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天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程子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求端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

者欽若昊天兹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正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或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事王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杜氏曰〕不言一年一月欲人君体元以居正也〔何氏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始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天人之大本也〔朱子曰〕春秋王朔事此以書考之皆若月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

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又曰劉質夫以春字爲失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假元有此字

據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汪氏曰】詩豳風一之日二之日皆以子月起數十月蟋蟀下繼以日爲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是以子月爲歲首【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爲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皆以子月爲正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茅堂胡氏曰】按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此即位而朝廟也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自相而復辟也其在歲首明矣而十二月是商人雖以建丑爲正而不改夏之月也曰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茅堂胡氏曰】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曰嘉平漢初承秦未改正朔每歲之首必書某年冬十月是秦漢雖以建亥爲正而不改夏之月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去聲周月何哉聖人語去聲顔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

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朱子曰周正之說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已改月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所治精勤所取猶未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是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又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王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只是教人自從水裏過廬陵李氏曰按前漢律歷志周師

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已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爲春也○可堂吳氏曰夏承唐虞皆以寅月爲歲首而謂之正月始春終冬四時具爲一年商革夏命以丑月爲歲首仍謂之十二月而未嘗改月周革殷命以子月爲歲首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泰即夏之一月即子月也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汪氏曰文定以謂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朱子云某不敢信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歷已改子丑月爲春也禮記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又引孟獻子言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而日七月之禘獻子爲之據此則是以建巳之月爲季夏矣前漢書律歷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渡孟津明日已未冬至是歲大寒中在周二月巳丑晦外傳伶州鳩言武王伐殷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以唐歷遡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不合則泰誓之春即武成之一月明矣後漢陳寵傳謂周以一子月爲春商以丑月爲春蓋因周歷以建子爲春而遂言商亦改時也孔氏正義以爲月改春移春非王所改似亦臆度之辭近世之論有主建寅而未改月者考之春秋所書災異及日食限則不合又有謂周雖改月數而不改夏時春秋四時之序皆魯

歷所更然夫子之時猶存告朔之餼羊則魯實承周之正朔未嘗改曆後世所稱魯曆又謂之春秋曆持因春秋而逆推之耳或又謂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如此則真事與月差兩月矣先儒以此爲千百年不決之論姑記此以俟來哲

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何氏曰統者總繫之辭王者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繫於正月宋氏曰周室雖衰天命未改普天率土一草一木皆周也正月春秋之作率天下以尊周室正月繫王示周家天命未改孫氏曰欲治其未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旣端其始旣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東萊呂氏曰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受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類是獨何與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以王冠大綱已正舉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爲贅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大泯棼棼晉晉皆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誤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者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爲王矣嗚呼夫子雖欲

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廬陵李氏曰無事書春王正月者二十四目隱元年始書夏四月者十有一自桓九年始書秋七月者十七自隱六年始書冬十月者十一自桓元年始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蓋本有事而闕之也

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茅堂胡氏曰即位大事也國史必書之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即位此聖人削而不書正父子君臣之大倫也東萊呂氏曰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說者謂隱公之不書即位或以為攝或以為遜或以為不舉踐祚之禮或以為不明嫡庶之分信如是則春秋所辨者特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嗚呼春秋萬世之書也一魯國之是非一隱公之得失豈大義之所存哉[illegible]隱公果非攝果非遜果行踐祚之禮果豈正嫡庶之分春秋[illegible]將不書即位焉是何也治綱者日在所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諸侯受命於天子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宏綱大原也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尊隱公之即位使萬世之為子為臣為諸侯者咸知一身非已有爵非已有國非已有三綱得存五品得敘皆夫子一削之力也彼魯國隱公之故特萬目之一目泉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盡皆削之可也何為

有書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即位端本正始大義旣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錙銖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禀內不承國於先君〔汪氏曰惠公之存也未立為世子將沒又無遺命〕上不禀命於天子〔汪氏曰惠公之薨未嘗遣使告於京師隱公喪畢又未嘗朝於天子〕諸大夫扳〔普顔反〕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與黜同〕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茅堂胡氏曰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命於天王然後為諸侯不受命於世而立者有大司馬之所治也文成襄昭哀五公之書即位特別於隱莊閔僖之內外並無所承者爾非春秋與其不禀命於王而得即位也〕〔顧氏曰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其說是也明王在上天下諸侯無不敬君父之命而立者不假若有之大司馬必施九伐之法矣唐自中葉以後藩鎮有不請命自立者遇憲宗裴度則皆討平之況先王之世邪〕張氏曰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先君之命則其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苟或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王之命守宗廟之典籍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兩皆無之春秋假

魯史以立法而先君之罪有難顯言者故不書即位諱嵗以
小貶○龜山楊氏曰天子崩嗣子爲君則朝諸侯亦命焉則
堂此即位之礼也康王之詰是以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
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乎以天子之事考之則
諸侯繼世爲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亦以書即位
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弑君不書即位正
也繼弑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弑也此說是已蓋復若梳于
終身不仕而恥歸之不復者貴于之事也況先君不以其道
終而嗣子違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爲正也然隱
非繼弑君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
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百宮
總己以聽冢宰隱之不欺爲公也盍亦有冢宰之事乎
哉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
也不亦宜乎夫礼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
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礼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
非嫡子隱何爲而不敢爲公也然則爲氏之禍隱實爲之也
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範齊貴
曰隱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隱爲是穀梁以隱爲非立氏以
之讓爲賢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爲
公羊又創爲立子以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矣開
他皆不得爲嫡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
當惟穀梁之說以爲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爲
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
立仲子爲夫人矣又豈肯立隱以爲世子乎此乃惠公殁

大夫扳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夷齊之[illegible]乃爲得其正也若隱者蓋義利交戰於胷中而不能自決[illegible]實利而慕虛名是以不免於禍也（劉氏曰）公羊言王者孰謂謂天王也非也春秋者王政之本故假王以正萬事置之正月之間明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君也（廬陵李氏）公羊所謂諸大夫扳隱而立之之說則是而毋以子貴[illegible]毋貴之說非穀梁責隱公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則是然又不知隱公之立亦非父命也

父音甫凡人名地名放此蔑莫結反

[illegible][illegible]邾公並作邾婁蔑公穀並作眛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此私盟之始（左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illegible]公羊）儀何字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襃之也曷爲襃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者衆矣曷爲獨襃乎此因其可襃而襃之此其爲可襃柰何進也昧者何地期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儀字也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illegible]

之事也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何氏曰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張氏曰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使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葬考母之邦先祖之所建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

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汪氏曰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周之制也茅堂胡氏曰凡稱公者有定名有虛位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此定名也魯侯稱公其子稱公子其孫稱公孫[illegible][illegible]子男亦皆稱公此虛位也定名辨等列之實虛位諸侯[illegible][illegible]情定名禮之質虛位禮之文問宋本公爵自餘借稱公者[illegible]貶從本爵而魯獨不降稱何也貶其借稱當也其死則又降而稱卒從大夫之禮惟爵仍稱薨至於其間有書葬者則又稱公何也曰春秋魯史也仲尼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敬[illegible][illegible]異辭邦君之薨雖齊晉大國皆書卒以其不命於天王而[illegible]自立正其名也及其既葬雖邾薛小邦皆稱公以其不請於天王而私自諡若其借也魯侯皆稱公卒事而繫諸亦爵公者乃臣子之敬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然特稱葬我君以別之其書法亦謹矣據此內辭則周公追王之禮雖古無有而春秋蓋取之也據此外辭則仲尼不使門人爲臣是

謂以身爲度而曾子易簀必以正終者乃傳春秋之法矣

我所欲曰及（張氏曰凡會盟侵伐內爲主書及外爲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夫結好息民同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爲人上者相與講信脩睦之道故書公及以訊之）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孫氏曰附庸之君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汪氏曰黎氏以儀父爲名且謂字必取於名儀父無取於克然周有王子克楚有鬬克皆以子儀爲字則儀父爲字可知）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汪氏曰邾儀父蕭叔皆稱字）

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王氏曰王朝大夫南季仍叔家父榮叔之類列國大夫魯單伯陳女叔鄭祭仲諸侯之兄弟公弟叔肹許說蔡叔蔡季紀季之類是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汪氏曰秦鍼宋辰之類）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汪氏曰王人子突之類）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茅堂胡氏曰春秋王朝公卿與小諸侯則稱爵王朝大夫與諸侯大夫之命于天子皆及中國之附庸諸侯之兄弟則稱字上士中士與諸侯自命之大夫及夷狄之附庸諸侯況弟以屬通者則稱名下士與小國之大夫則稱人○胡氏曰春秋大夫非王命爲正卿者姓氏不

登於史冊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業事而刑牲歃血要質與則同鬼神〔孔氏曰盟者殺牲歃血告誓於神若有背違令神加殃如此牲也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鄭氏曰盟辭書于策讀其書以告神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汪氏曰諸侯相疑怨不得已而為盟以釋之〕而汲汲欲焉〔汪氏曰書及則非不得已而盟實隱公欲之有汲汲之意〕惡烏故反隱公之私也

〔宋子曰邾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高氏曰隱自謂為桓而立內慮國人之不已悅外懼屬國之不已從而邾以附庸未適和好故與邾首結私盟大盟者嘉禮也非在喪者所可行也〔東萊呂氏曰〕此春秋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壽信不足而盟詛焉是固春秋之所貶然聖人之意非可以爾端蔽之也隱公即位于今三月國人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必將創業垂統以大正於魯顧乃汲汲然締好於附庸之鄰其本既隳其志既獲其示人者既不廣矣隱公豈以初政先務無若盟邾之急邪則王命發棄竊位專土而不能討也媾妾混殽基禍產亂而不能辨也國柄下移擅興專決而不能收也一國大綱三者實繫釋此不圖而邾婁疥齊之是憂首尾倒置規模衰削遠近交得不解体姦雄安得不窺伺豈鍾巫之辭未必不兆於盟蔑之日也此聖人所以警後世人君正始之大義也伊尹有言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

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隱公其亦未見此論邪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劉氏曰〕凡記會盟於王法所不得爲者皆貶也若以初入春秋結信於魯故得貴之則桓十七年盟趙又何以爲乎〔永嘉呂氏曰〕穀梁示不日其盟渝也謂七年伐邾也然則所書同盟者皆不渝乎〔家氏曰〕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爲之盟者有私一國而爲之盟者齊桓晉文合諸侯奬王室是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爲其近於公也若春秋初年諸侯自相爲盟各爲其私計則春秋之所惡于蔑以後于蔑以前皆盟之私者甚而黨慕朋克怖惡齊虐復要鬼神以爲之盟誓是謂天地神明而可以邪辭干也此盟之尤無忌悼者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譏也不惟譏盟譏其始即位而爲此盟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交鄰國撫百姓貴無他事而隱公即位未幾惟此爲先務春秋之書之示非所宜先也凡諸侯自相爲盟各去其國首兩相下之義也追桓文之興其權力足以號召諸侯亦不敢盟于國都而必以其地者懼其擅於王耳〔汪氏曰〕書盟一百九于蔑爲春秋之始句繹爲春秋之終隱公屈禮而求好二恒取地而要言皆魯人汲汲非邾之意也後七年隱公與伐邾之師哀公有入邾之役盟豈是信哉〔廬陵李氏曰〕魯邾之盟五蔑趙猶出於公稷祥按句繹皆出於大夫此世變也

〔附錄〕〔左傳〕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全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程子曰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皆弟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陸氏曰凡君討其臣但稱國鄭伯養成其惡故特稱鄭伯陳氏曰譏不在其臣子也鍾氏曰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國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而稱君著其君之

志也（勉齋黃氏曰）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故勉强以徇其分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於象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

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詞陳氏曰克之為言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弟云爾（盧陵李氏曰）此書克與弗克納二克字正相對故穀梁以以此為大鄭伯之惡彼為大其弗克納

不稱弟路人也陳氏曰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若蔡若季國也而後但名之如衛州吁陳佗之類（盧陵李氏曰）春秋譏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同例但彼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兇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譏之（東萊呂氏曰）兄弟天倫也菅蔡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為言法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也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詞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能何猶豫不忍之意惻然見于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芟鋤剪伐畧無一毫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鄢得雋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泯滅民彝視其弟如戎狄寇讎勦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並也

于鄢操之為已蹙矣夫（胥扶後凡

語端語已之辭並同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音升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汪氏曰據詩小序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又曰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今按詩序先儒多所不取而變定引之者蓋斷章取義借其辭以明己意耳後放此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軋乙黠反汪氏曰勢相傾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張氏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替其衷厚之以恩使不離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己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爲之所縱

使失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敗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鷙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迹已露然後以寇讐之法討之以力除寇事必誅焉期至於伐京鄢之日雖段之死於兵有所不免矣經不言弟段罪其不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棄之乃其心實欲養其惡以寇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鄢然後莊公枚忍之心施於同氣者畢形於筆削之間矣

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陳氏曰〕不言段奔乃夫子譏其志在於殺若言奔則鄭伯但有遂地之惡無殺弟之罪也〔趙氏曰〕公殺以克為殺春秋前後未有以克易殺名〔番易萬氏曰〕殺焉言克克則未嘗殺〔汪氏曰〕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糊其口於四方則未殺段明矣〔盧陵李氏曰〕責鄭伯之說諸家皆同但左氏穀梁與程子胡氏能原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殺已非經旨況令其勿與而使執政殺之此可待於眞有罪者而非可用於養惡之鄭莊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咺呼阮反 賵撫鳳反

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左傳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

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王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猶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辭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汪氏曰謂皇帝王）春秋以天自處創制

立名繫王於天爲萬世法其義備矣陳氏曰稱天王表無二尊臨川吳氏曰禮云臣之所天者君也周王爲衆侯國之君侯國以王爲天也冢宰稱宰汪氏曰說公羊者以宰爲士或引小宰宰夫爲證然周官三百六十也官未嘗見經何獨於小宰而書之乎或以宰爲氏引宰予爲證然宰周公宰渠伯糾豈可亦以爲氏乎唯劉氏意林謂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此見任之最重宰者專稱非中士所當冐最得經意且左傳僖九年稱宰孔使縉不書宰周公而書其名則論者亦疑爲士與氏矣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汪氏曰王朝公卿唯宰咺止書宰自餘有封邑者皆以爵係封邑蓋天子公卿書官有封邑繫爵故桓四年傳曰王朝公卿書爵大夫如南季仍叔上士中士如劉夏石尚下士如會洮稱王人是也子突救衞褒稱字王子虎盟翟泉貶稱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趙氏曰天子而賵妾母是越禮也汪氏曰在礼君不撫僕妾以其賤也外臣之妾而天王賵之何以宗法則於天下乎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須紀法而行誅

邦國之問則專掌其事周禮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而承命以賵諸[illegible]之妾是壞音怪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illegible]而書名以見音現宰之非宰也茅堂胡氏曰冢宰同體之臣[illegible]典禮操賞刑至公不党以共天位代天王治天職也宰亙黜而書名者來賵仲子悖典亂[illegible]宰糾黜而書名者來聘桓公紊賞刑也施於公卿者如此[illegible]後世人臣不可失天職也陳氏曰有賵妾母者矣必宰自爲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家氏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亙所以責也責宰所以責王也使而非宰則其責在王矣張氏曰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牽於私愛寵庶妾而立爲夫人正犯以妾爲妻之戒瀆亂夫婦之稱乃天討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人陵政蓋此類也平王不能正惠公之罪反厚其送終之禮[illegible]冢宰而來賵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明上借之[illegible]仲尼以春秋初方書天王以立法於是貶冢宰於上上士中士之例深罪其以百揆之尊瘝官失職一至於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例必有大罪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視也高氏曰隱自以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天王又受天王之賵僭天王于異禮異于[illegible]知矣東萊呂氏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illegible]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秩而凶禮則五亂之一[illegible]

昔皐陶為舜陳謨典禮之後必繼以同寅協恭和衷哉者蓋天降生民主之天子輔之大臣凡以為此而天子大臣同心協志兢兢代天者亦專以為此也平王居舜之位乃使宰咺賵諸侯之妾宰咺居皐陶之位乃奉天命而賵諸侯之寵妾則舜皐陶所治之天秩至平王宰咺而盡廢矣廢嫡妾之分則天敘之典廢焉濫天賵賻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為懼春秋所為作也其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其意蓋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寵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王也又胡然而宰也不待去天貶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顏泚顙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為萬世君臣之戒深矣哉

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戸暗反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汪氏曰前後互貶君臣同罪○啖氏曰左氏云豫凶事夫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賵乎不辨薨者猶不當爾○胡氏曰仲子猶生存而來賵周德雖衰不應至此極劉氏曰公羊云言來不及事也榮叔含賵明實不及事何以不言來乎汪氏曰穀梁以仲子為惠公之母蓋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有惠公

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爲兼明獨程氏發明惠公之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於是胡氏因之其義最精至穀梁又以仲子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

【附錄】左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參盟之端【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程子曰】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高氏曰】桓宋出也隱公攝桓宋故與宋平【廬陵李氏曰】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輸平

內稱及孫氏曰不可言魯人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音預焉【杜氏曰】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焉【廬陵李氏曰】地以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而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受圍必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嫌也且不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宋諸侯之罪也若穀以宿爲邑名又非矣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王氏曰】據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經不書此其志者

有宿國之君也[陳氏曰]魯宋合也參盟亦始見矣憂參盟故錄其所從始[廬陵李氏曰]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盟爲離盟三人盟爲參盟凡尋盟者惡之[茅堂胡氏曰]盟非春秋所善然高子知權以定魯貫澤服江黃以致楚召陵修禮義以服楚首止尊世子以定大倫葵丘發五命以備天子之禁皆美其事也非善其盟也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側慮反]祝[之又反]作其詞玉府共[音恭]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於妙反][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注]載盟辭也爲辭而載之於策詛祝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注]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戎右會同充革車則盟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大史[注]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要劑者藏焉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詩]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注]三物犬豕雞刺其血以詛盟也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春秋凡書盟者惡之何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者無奈天下衰微禁之而不克也[張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爲諸侯人佐盟不得者設耳待衰世之意聖人立法常開盛衰之變非得已而處此常

以待之也屢盟之長亂自幽厲以來惡之矣　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書藏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汪氏曰尋伐也七年伐邾十年伐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趙氏曰盟者刑牲而徵嚴於神明者也王綱之墜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于戈以敵仇盟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遂為常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　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朱子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汪氏曰内及盟而不書君大夫者有九文定於此盟以為内之微者及蘇子盟女栗无傳高侯晉處父及晉荀庚等之來聘而盟皆以為公與之盟而諱之按穀梁卑者之盟不日則女栗不日亦内之卑者據趙氏云凡盟不日内皆指公以示恥與于宿亦是公及盟切疑春之盟外稱人而内止書及則内亦微者也苟謂諱公則浮來及莒人何以不諱乎女栗之盟天子之大夫不書内卿則是公同歃安敢以微者涖之乎苟盟而微者盟不日則僖十九

年盟齊二十九年盟翟泉皆稱人皆不書日未必皆微者也況郭陵臯鼬皆所見之世公與諸侯盟何以皆不日乎

附錄左傳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界反）

此王臣私交之始左傳非王命也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程子曰）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當時諸侯不脩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汪氏曰祭畿內邑伯爵天子之卿稱邑爵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汪氏曰有不可朝而不與朝祭伯來是也有不能朝而不與朝介葛盧是也汪氏曰王臣出使侯國必有其事但書來不言為何事比之夷狄與亡國之君所以深貶之張氏曰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有內外之防也東萊呂氏曰凡春秋書來其義有三內女書來例也中國書來貶也戎狄書來畧也祭伯以畿內諸侯而書來意者以私交而貶之乎祭伯為周卿士覩見王綱頹廢不能佐天子而一正之乃下比外交於列國宜聖人深貶之也昔召伯亦嘗為王卿士矣黍苗之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召伯一行而四國被其澤至與上天之膏雨分功其盛乃如此祭伯一出而春秋譏之使與介葛盧白狄比抑何衰耶召伯伯也祭伯亦伯也班爵同而榮辱異作經者豈有惓惓於其間哉咸其自取之耳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音境禮記郊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籍外權如繆音穆留之語韓宣惠者史記韓世家宣惠王兩用公仲公叔繆留曰多力者內樹黨寡力者藉外權交私

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漢書〕嚴助傳武帝令助諭南越助還又諭淮南王與之相結而還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反事與助相連張湯曰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助竟弃市倚強藩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唐書〕盧攜傳攜初爲相嘗薦高駢駢將屢破黃巢復以攜爲相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攜病風不能行外倚駢寵遇甚厚巢將度淮表求天下節度攜素厚高駢屬以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入潼關攜仰藥死崔胤之於宣武〔唐書〕崔胤傳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植党結藩鎮內相陵脅胤屢爲相素厚全忠委心結之有急則密求援全忠表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復相而貶陸扆胤恃全忠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係其愛憎中外畏之全忠謀脅帝遷洛懼胤異議密表胤專國亂權胤罷死昭緯之於邠岐者矣〔通鑑〕王行瑜斬朱玫授邠寧節度李茂貞平李昌符以爲鳳翔節度楊復恭楊守亮反行瑜等請發兵討之既破賊恃功驕橫上表不遜朝廷以杜讓能爲太尉出兵討行瑜茂貞時崔昭緯爲相陰結邠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行瑜等合兵拒官軍乃貶讓能與一鎮約和李克用討行瑜昭緯貶死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問王之卿士周不應朝諸侯矣然當時諸侯朝魯聖人盡

書其朝者與其朝耶又於蕭叔特書朝公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也〔茅堂胡氏曰〕聖人作春秋其筆端隨事造化變動不居難以一例言也畿內諸侯與畿外諸侯自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外諸侯本有朝朝聘之理聖人盡書其朝隨事觀之其義不一蕭叔獨書朝公者以穀非其所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而以其子來聖人大意戒婦人不可與國事也〇〔啖氏曰〕公羊曰不稱使奔也按例周大夫無不言奔之義〔廬陵李氏曰〕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氏於祭公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徐邈注穀梁又以祭叔爲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爲寰內諸侯而有以叔爲名公羊疏遂以公爲爵伯爲字而以爲一人兩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爲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乎姑存于此以俟續考

公子益師卒

〔左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其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

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茅堂胡氏曰大國三卿三卿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此禮之常也東周以來列國之卿多不請而自命故皆削其官所以正王法也張氏曰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王之命爲重故[illegible]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強大者亦不守列國三[illegible]制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鞌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請[illegible]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illegible]於列國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illegible]之書而此外一切削之也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安定胡氏曰蓋師字衆父衆仲其後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問其疾弔其喪賻其葬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書大夫卒之旨也趙氏曰不書葬降於君也朱子曰內大夫卒而畧外大夫是別內外之辭其不日公羊以爲遠然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汪氏曰叔孫得臣亦近而不書日穀梁以爲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汪氏曰牙弒子般意如逐昭公而書日則非惡也汪氏曰公孫敖

仲遂亦惡而書日

左氏以爲公不與小歛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歛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

汪氏曰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叔詣卒而公在乾侯皆不與小歛亦書日

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問杜注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惟卿佐之喪獨托日以見義書日不書日示薄厚也惟春秋書之大夫卒三十惟益師無駭俠得臣不書日若謂三人在隱公之世恩禮疎薄故不書日則得臣嘗與仲遂同如齊歸而子赤見弒何氏謂得臣知遂逆謀蔽賊而不言則得臣乃仲遂之黨也仲遂有罷於宣公則得臣卒於宣五年不得應見薄矣婼叔倪皆欲納昭公不克昭公在外意如在內又安得厚之乎且自公子彊公子牙以後無有不日者獨四人不日伊川先生謂春秋日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恐此義爲政茅堂胡氏曰魯史記本國卿佐之卒宜詳而有不日者以公子彊事尤久遠而書日疑其見恩禮之有厚薄也得臣不能爲有無故畧而不書若意如之加厚於二卿一則喜其卒二則欲掩其逐君之罪爾汪氏曰或日或不日文定謂恩數厚薄似據左傳公子彊葬之加一等故云爾然文公而上一百一十四年書日百有七十宣公而下二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年數畧同而日數近倍則程子謂因舊史理或然也內大夫見經者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一不書卒十有六慶父歸父僑如臧紇公子慭出奔公子買公子偃刺何忌州仇叔還卒於獲麟之後

餘六人文定以翬弑隱公彭生不發襄仲之謀貶不書卒柔溺結之不卒非正大夫故正其分（啖氏曰）單伯淫叔姬黜其卿位且引孫濟百歲更娶爲證今考無駭使與柔溺書法無異結書族未必非大夫單伯書字無貶詞似未嘗黜況莊元年逆王姬至文十五年至自齊八十餘年必非一人或父子同稱如晉欒書欒黶同稱欒伯也竊疑大夫或卒或不卒亦因史舊文耳（東萊呂氏曰）萬理於一言者聖人之筆爲然蓋師之卒載於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書懲勸之變舉見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見史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與而志其卒於簡牘者盖師以卒書必魯之大夫也春秋沒其爵盖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猶無爵也於此可以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盖師首以公子書所以譏爵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爲師職故特書公子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民之秉彝不可泯滅手以足虧折腹心慘傷隱然疾痛非自外至故春秋於大夫之卒必重之嚴之謹書之而不敢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義矣卒者人之終也得正而斃乎其不得正而斃乎全而歸之乎其不全而歸之乎一觀聖筆森嚴肅厲形神俱竦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有不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較寸量耗心於日月瑣碎之間是獨何哉（朱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庚申〕平王五十年

二年

〔齊〕僖十十三〔晉〕鄂三〔曹〕桓三十六〔衛〕桓十四〔陳〕桓二十四〔蔡〕宣二十九〔杞〕武三十〔鄭〕莊二〔宋〕穆八〔秦〕文四十五〔楚〕武二十

春

范氏曰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也他皆放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公會戎于潛

此書會之始亦會夷狄之始〔左傳〕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

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程子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夷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杜氏曰潜魯地〕

戎狄舉號外之也〔啖氏曰凡戎狄不書爵號君臣同詞〔劉氏曰戎者戎之君也不以君稱之外之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正朔不加禮樂不交朝聘不與四夷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名爵外之道〕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易泰卦內乾純陽外坤純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否卦內坤外乾〕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汪氏曰聖人之道理一而分殊若孟子言仁者無不愛又曰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與此意同〕

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

施也〔前漢書〕賈誼傳天子天下之首蠻夷天下之足匈奴嫚嫚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前漢書〕宣帝紀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有司議其儀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借虔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晉書〕江統傳徙戎論曰漢馬援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為戎狄宜居此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居封域之中故能為禍滋蔓宜徙還塞外使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所害不廣矣**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茅堂胡氏曰〕賈誼謂首顧居下荀悅謂亂常失序江統謂非我族類皆明於馭戎狄者後世如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為藩臣其後劉淵劉聰大為中國患如石勒慕容氏苻堅姚萇乃是鮮卑羯氐羌之居塞內者浸淫不制遂迭起亂華至如唐以安祿山守范陽以范陽叛至於明皇幸蜀肅宗即位史思明繼起用兵不休唐室之禍不解直至於亡聖人謹華夷之辨其旨

遠矣

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何氏曰書會者惡其盡內務特外好也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戎哉張氏曰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復不能明內外之辨登戎夷於堂陛書會戎所以儆其降諸侯之尊失中國之重不修政事以攘夷狄以啓猾夏之階觀夾谷之會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知書會戎之旨矣龜山楊氏曰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後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已東萊呂氏曰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之外當是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既衰氈毳異類始錯居中國疆土相入踰踐相交密邇相望習熟見鬬寢不知有華戎之辨矣魯號爲禮義之邦尚招戎狄入內地屏其君之重而與之會則其他蚩蚩者習而不察固其所也春秋懼天下遂忘華夷之辨故書公會戎于潛以警之使人知壇壝之上此爲公而彼爲戎還人心於既迷遏夷狄於方熾涇渭華戎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並歟家氏曰國君即位之次年不聞朝京請命受服兄弟甥舅之國亦未得交相見而以會戎爲首務尤春秋所譏也陳氏曰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皆諸侯之會也獨會吳與會戎異詞趙子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言君臣同詞是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入國之始【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程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興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賞在彼侵伐者蓄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辨論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之戰則以與戰者爲主處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亢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師各氏亦日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爲暴況入人之國乎【臨川吳氏曰】向姜姓小國也炎帝之後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後同帥胡律反後放此

此大夫專兵之始【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程子曰】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

有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世爲卿也杜氏曰極附庸小國賈逵云戎邑

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程子曰傳爲按經爲斷以事言之入者造七到反其國都汪氏曰以兵破其城郭[illegible][illegible]朝亦謂之入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孫氏曰春秋小國卿大夫皆畧稱人陳氏曰入君大夫將皆稱人君將書君自楚莊入陳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郤缺入蔡始惟內大夫則書之盧陵李氏曰書人例十有四合一國民庶而稱人則衆詞也與兵討伐而稱人則寡詞也以卑者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以貴者黜去名爵以稱人則貶詞也春秋有一字而通諸例者此也又曰春秋用兵書入左氏公羊胡氏義相通其我入祊不入此例書入二十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

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張氏曰無駭挾皆內大夫之未賜族者左氏稱司空無駭經不書官夫子削之也東萊呂氏曰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於夾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爲貶邪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將自二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

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於挾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爲恕彼而貶此邪是知二人之辜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耳帥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已著豈待闕其氏然後爲貶哉聖筆之貶稱物平施有因罪而無加罪入之一字既足以盡無駭之責聖人必不復求有少加之也學者當深觀春秋以察天理人欲之辨

其書師，師用大衆也。臨川吳氏曰師者兵衆之稱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軍師旅三名二師在其中故舉中以該上下而總名其軍旅之衆曰師非以二千五百人而言也

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孫氏曰隱桓之際國無大小用師皆專行

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張氏曰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陵弱暴寡紛然無制昔魯擅興師徒入人國邑皆王法所當誅

據事直書，義自見矣。杜氏曰直書其事具文見意汪氏曰直書而義自見乃聖人作經之大旨故曰文則史義則竊取之蓋聖人筆削魯史之舊文取其義以爲後世法直書其事而褒貶瞭然矣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夫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帥師者百有三十僖公以前書帥師者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間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強又可見矣又按穀梁以向爲我邑然不書伐我則非我邑也據後書公伐莒取向則向爲小

國而莒滅之耳二傳以爲滅極然滅鄭滅邦晉取而極不書取則非滅也○趙氏曰公穀皆云無駭不氏貶滅同姓之罪因若實滅同姓則當直書滅極以示義且無駭卒亦不氏何爲滅同姓哉○廬陵李氏曰無駭不書氏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爲未賜族公羊則以爲疾始滅穀梁則以爲貶滅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爲無據矣○劉氏曰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有入人之國而可以受之者乎所言者歸入之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盟戎狄之始○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程子曰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杜氏曰唐魯地

按費音秘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入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汪氏曰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篇終獨言征徐戎則夷戎並爲患而戎尤甚也○黃氏孔氏曰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汪氏曰文十年狄秦成三年狄鄭昭十二年狄晉夷狄猾夏則膺之詩閟宮戎狄是膺膺擊也此

春秋之盲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汪氏曰事合宜之謂義先君征戎而已乃與之歃盟可謂宜乎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音繼日蘇氏曰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故崩薨卒葬日食山崩地震火災郊雩烝嘗盟戰滅入弒殺之類皆以日成朝聘會同侵伐圍救之類皆以月成城築蒐狩之類皆以時成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潛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蓋之也汪氏曰隱公昉與戎盟故謹而日之後此桓公二年及戎盟不書日後世乃有結戎狄以爲婚爲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汪氏曰前漢書高帝八年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惠帝三年文帝六年景帝五年皆以公主嫁單于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去聲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通鑑至德元載安祿山陷長安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遣使回紇以請兵乾元初上以寧國公主下嫁是後回紇數背約舉兵向塞殺掠甚衆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通鑑貞元三年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且請修盟而歸使崔馬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渾瑊爲會盟使使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虜伏鼓三

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聾大謀而至唐將卒皆東走雖悔於終亦將無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張氏曰中國諸侯與戎相詛尤不可之大者蓋盟者刑牲以相示謂神之殛背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爲之上以長亂戎狄豺狼而與相詛亦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其豺狼之暴爲中國之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不特謹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罪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高氏曰書及者娶人深責中國而不罪夷狄也不罪夷狄者乃所以外之也家氏曰魯望國之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春而會戎狄而盟戎既爲特會又爲特盟春秋一歲再書所以貶也書公及戎盟是之謂非所當及而及此春秋書魯事之凡也及戎之及又與及儀父莒人之及異矣此一及字要當隨事而觀以求春秋之意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緰音須履緰左作裂繻

左傳卿爲君逆也公羊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爲或稱女或

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書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逆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逆于渭未嘗出疆也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又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之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咲且卿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逆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滑亦不是出疆遠迎則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逆之說直至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為公子未為君時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汪氏曰詩文王初載書無逸文王享國五十年注四十七即位大戴禮文王三十歲生伯邑考十五歲生

武王則其娶大姒乃為世子時也韓侯娶妻蹶音厥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

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

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緰逆女以志變常〔王氏曰諸侯親迎乃常禮

爾使大夫逆則變常矣故特志其逆〔王氏曰伯姬之歸紀始也見逆於裂繻終也見葬於齊侯貴尊之非常故志之以見婚姻之道闕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廢矣〔張氏曰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皆不書

使蓋雖天子諸侯亦不自主昏所以養廉遠恥也〇[illegible]氏曰內女出嫁多不書常事故也書者皆記禮之失[illegible]則

于紀為不親迎而使履緰逆又為叔姬待年而書也[illegible]

必疑以叔姬為夫人伯姬歸于紀為莊公過愛其女[illegible]

郎會于洮故書耳伯姬歸於宋為致女三國來媵之[illegible]

其賢而書之也〔汪氏曰春秋一經魯女嫁為諸侯夫[illegible]

為大夫內子者四唯紀伯姬使履緰逆莒慶齊高固[illegible]

蕩伯姬為子逆他不皆書逆者或微或親迎但[illegible]

不書也〇〔劉氏曰歸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穀梁二[illegible]

以國氏為其來接於我故進之且履緰國氏何異鄭[illegible]

進之乎廬陵李氏曰譏不親迎穀梁胡氏說同獨陳氏[illegible]

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illegible]

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蘇氏……說亦有見又曰內女爲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子叔姬不書歸鄭伯姬不書歸紀叔姬不書歸皆遭出也蕩伯姬不書歸非君夫人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

此外相盟之始（左傳）魯故也（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杜氏曰）密莒邑

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卽位桓不書王歸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汪氏曰）桓公四年七年無秋冬隱公薨不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

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左氏曰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不係事二十四年郭公不書事僖二十八年壬申不係月文十四年叔彭生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不係邾定六年仲孫忌十四年無冬皆闕文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爲之說則鑿矣〔孫氏曰紀本侯爵此稱子伯闕文也〔臨川吳氏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啖氏曰穀梁云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此闕文耳云伯之穿鑿甚矣左氏云魯故也以子帛爲履緰字誤附會耳〔劉氏曰子帛不當稱字若此之內大夫當曰紀子帛及莒子盟不當去及也〔廬陵李氏曰紀子伯之說程子以爲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而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恐子上猶有闕字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范氏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程子曰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張氏曰書內夫人卒葬異於外尊尊也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之而合祔也宋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與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陳氏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汪氏曰左傳以左氏為仲子謂元年歸賵豫凶事安有其人未死而歸賵雖五尺童子固知其不可也杜預謂隱讓桓為太子成其母喪以赴于諸侯審如此則考宮當加謚號矣公羊又以為隱之母然孟子既為夫人則聲子仲子均非正嫡聲子安可僭小君之號成風敬嬴所以稱夫人以僖宣二公越禮以尊其妾母若隱公果尊其母為夫人則當葬以小君之禮而書於經矣今考僖夫人見經者八文姜哀姜聲姜穆姜齊姜書薨書葬子氏以呼[illegible]在不書葬出姜歸齊亦不書薨孟子以同姓諱而略之妾母見經者六仲子之卒在春秋之前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稱小君與正嫡無異仲子不稱夫人不

稱小君猶未至如中葉以後失禮之甚也唯定十五年姒氏卒以哀公未即位故不臣小君之禮耳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左傳討公孫滑之亂也程子曰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illegible]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汪氏曰滑共叔子鄭莊[illegible]段又欲絕其後嗣而夷[illegible]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illegible]請師於邾邾爲之請於[illegible]師不已今再伐衛窮兵黷武[illegible]不顧絕而罪自[illegible]朱子曰書伐國惡諸侯之[illegible]成公以前侵伐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illegible]大夫將則書大夫自晉陽處[illegible]之始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illegible]曰此言討滑之亂則聲其納滑之罪如齊桓伐楚則聲不貢包茅之罪

潛師掠境曰侵汪氏曰掠者[illegible]奪財物左傳鄭伯侵陳大獲宋向戌侵鄭大獲趙氏曰凡[illegible]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詳見莊十五年

兩兵相接曰戰汪氏曰戰鬭也[illegible]左傳皆陳曰戰[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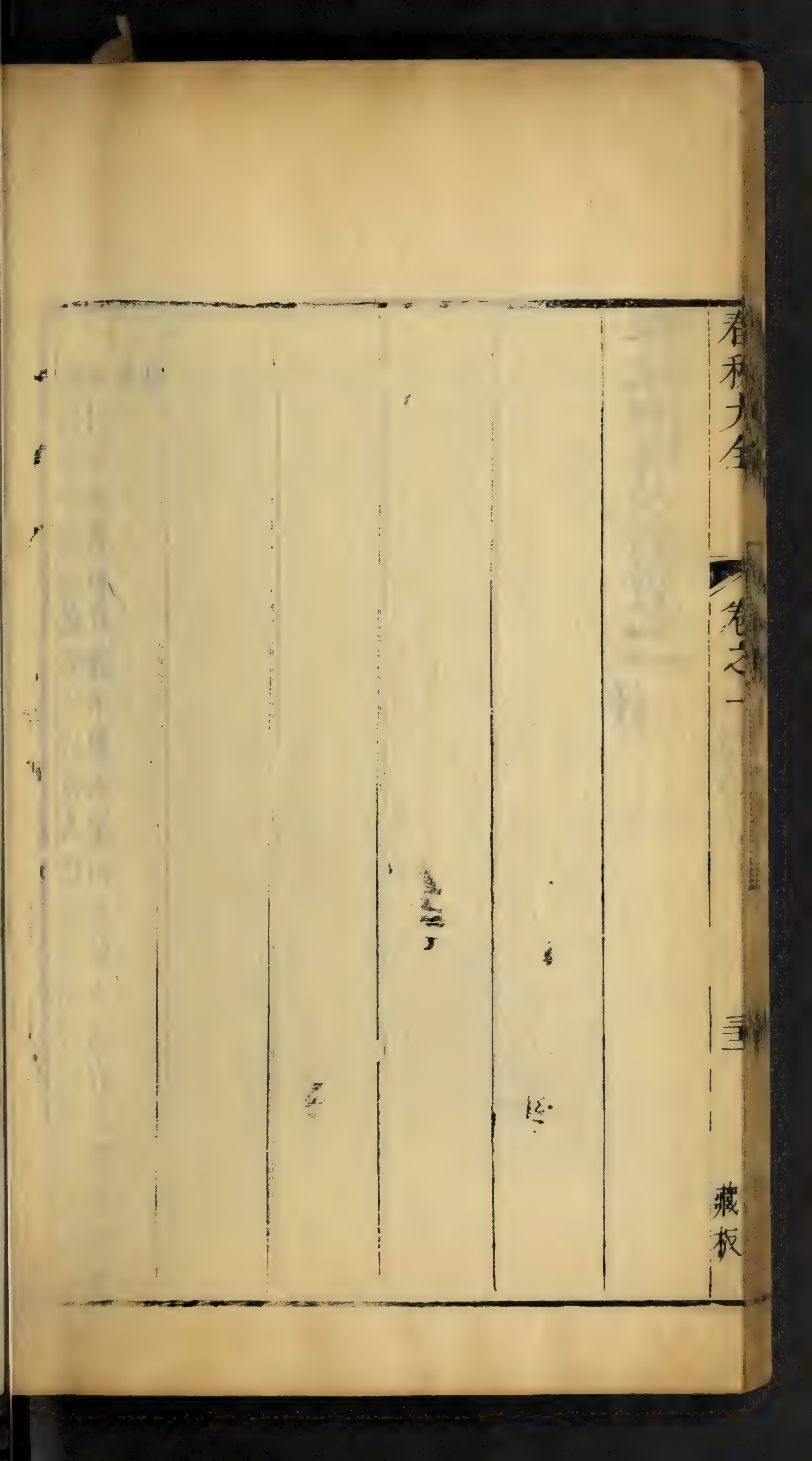
環其國邑曰圍繯于善反汪氏曰環也孟子環而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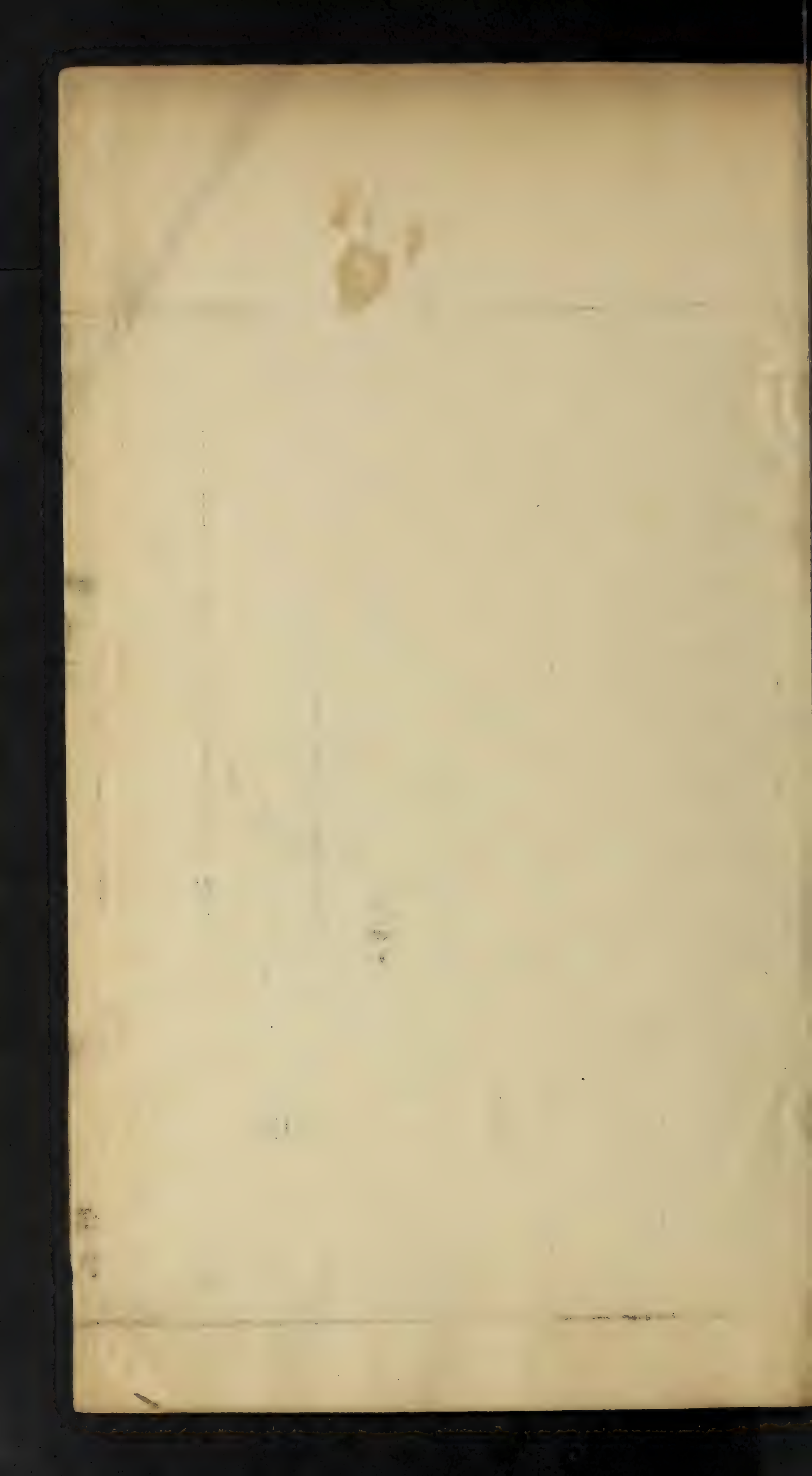
造其國都曰入造七到反汪氏曰造至也凡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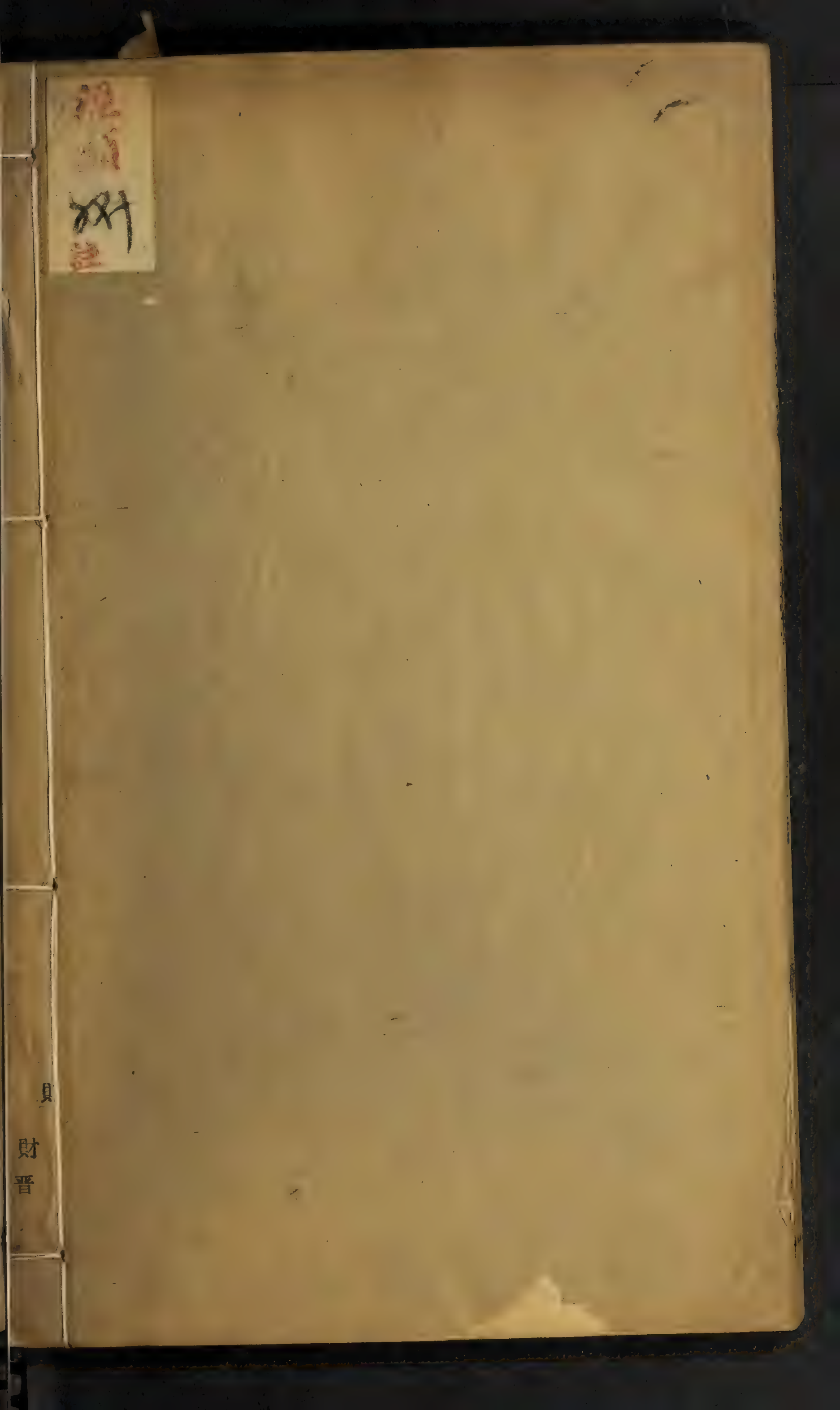
入或衣其國都而不居如宋衛入鄭齊鄭入郕之類或入其國都而遂滅其宗廟社稷如秦入滑宋入曹之類徙其
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汪氏曰兩兵未陳以詐取勝
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趙氏曰掩其不備曰襲已去
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皆諱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汪氏曰僖公二十二年戰于升陘我師敗績獲公冑懸諸魚門諱不書敗雖莊九年戰于乾時書我師敗績以與讎戰雖敗不諱也書滅曰取汪氏曰[illegible]
公滅郭襄公滅鄫昭公滅鄫皆諱滅而書取惟僖公滅項乃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直書不諱特婉其辭[illegible]
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
所禁況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
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汪氏曰凡伐而不言戰者皆受之國自[illegible]
而不待戰也故受伐者可免於[illegible]○廬陵李氏曰左氏曰[illegible]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書齊侵蔡晉侵楚皆用大師若無[illegible]
鼓何以行乎左氏非也公羊曰觕曰侵精曰伐是以深者[illegible]精淺者為觕按前後有侵[illegible]至[illegible]其國伐師乃不深入害[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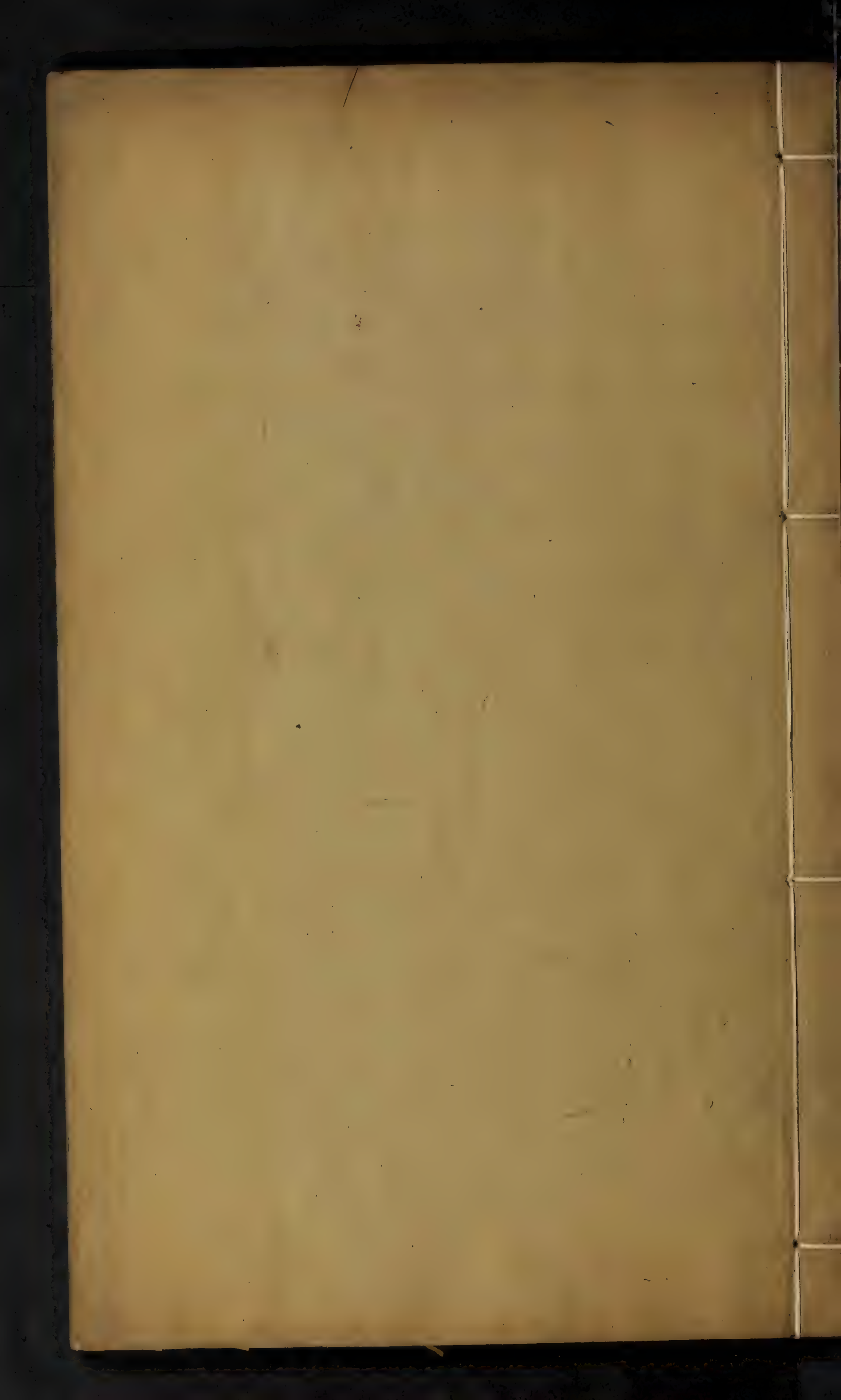
矣公羊亦非也穀梁又以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按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初無斬木壞宮之舉穀梁亦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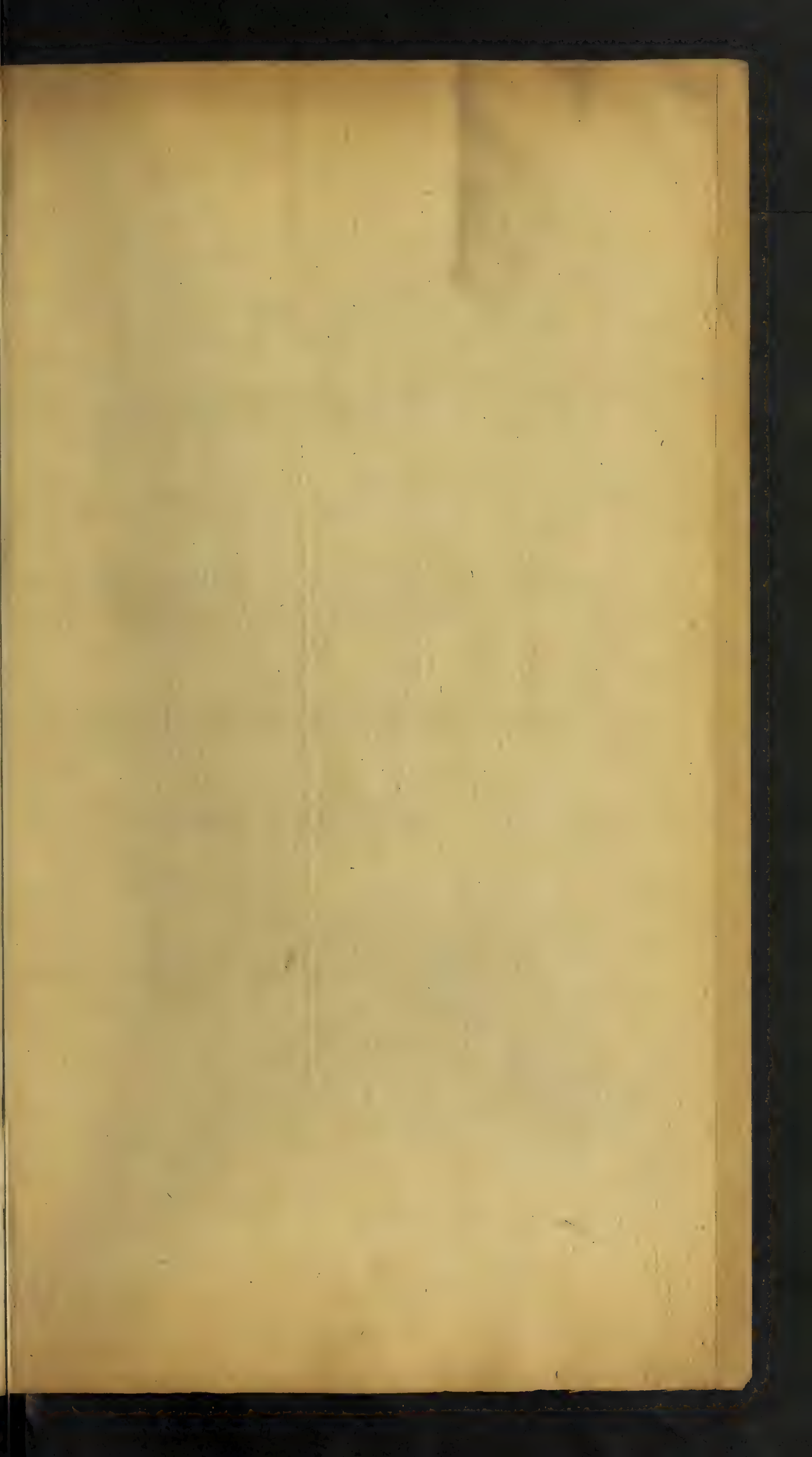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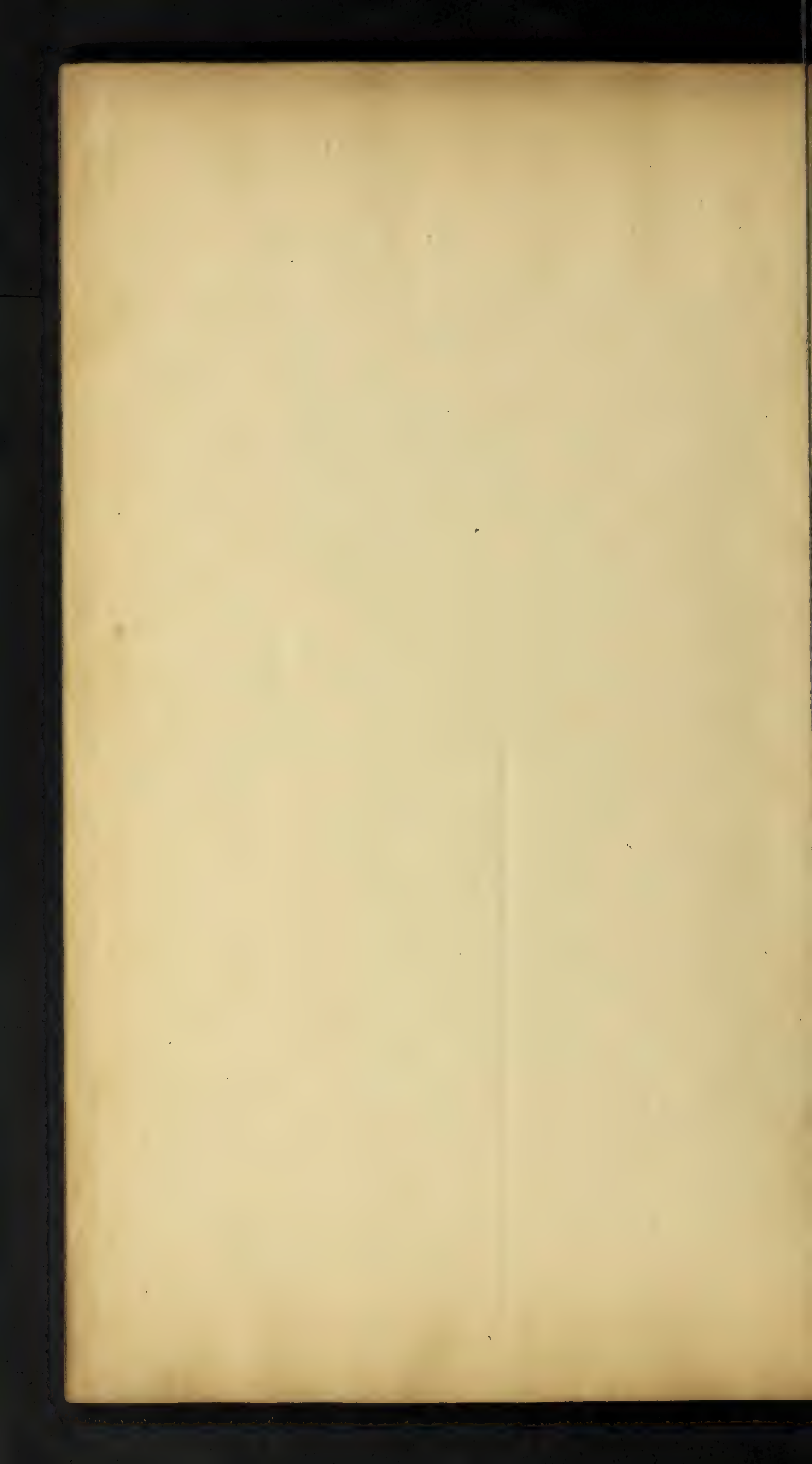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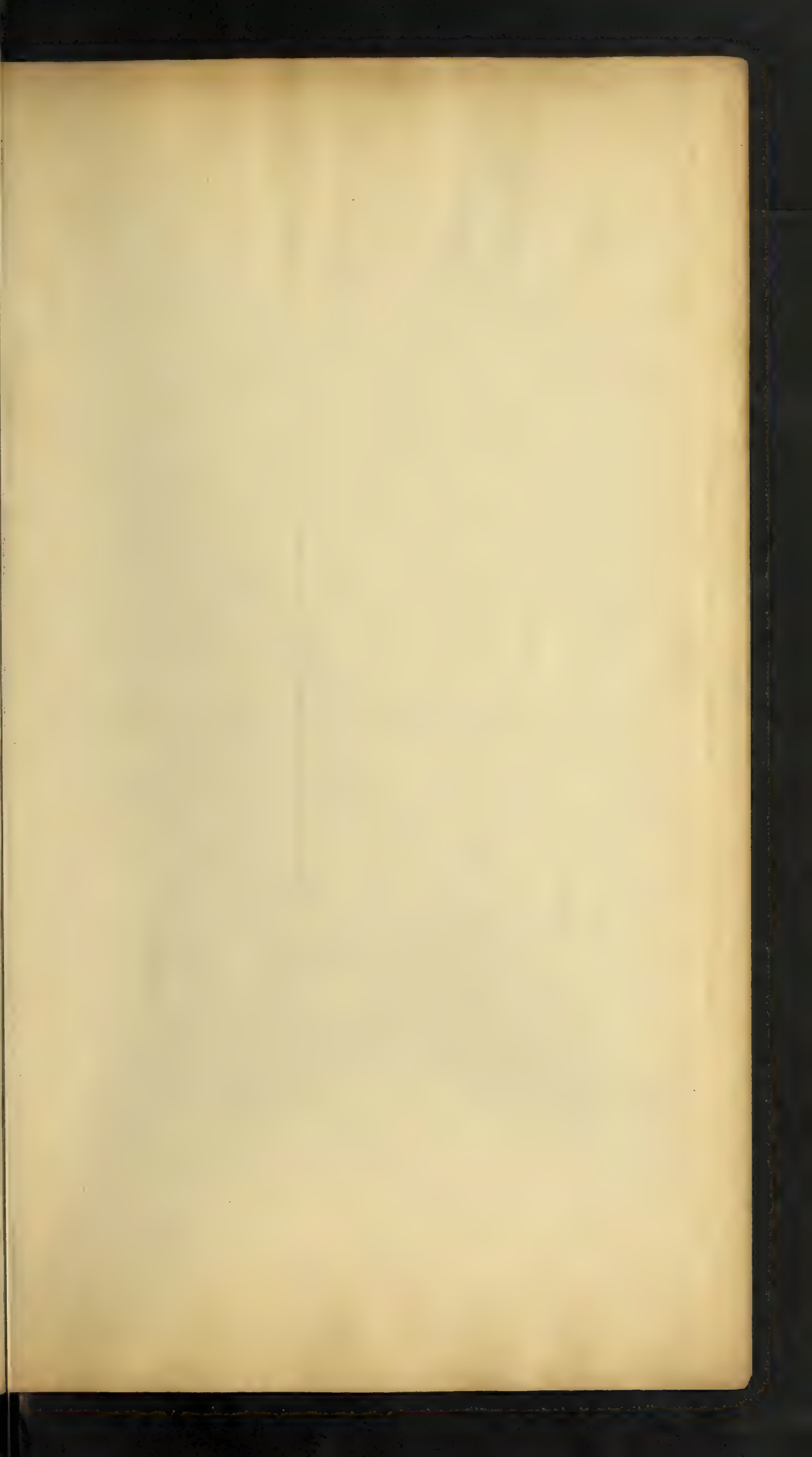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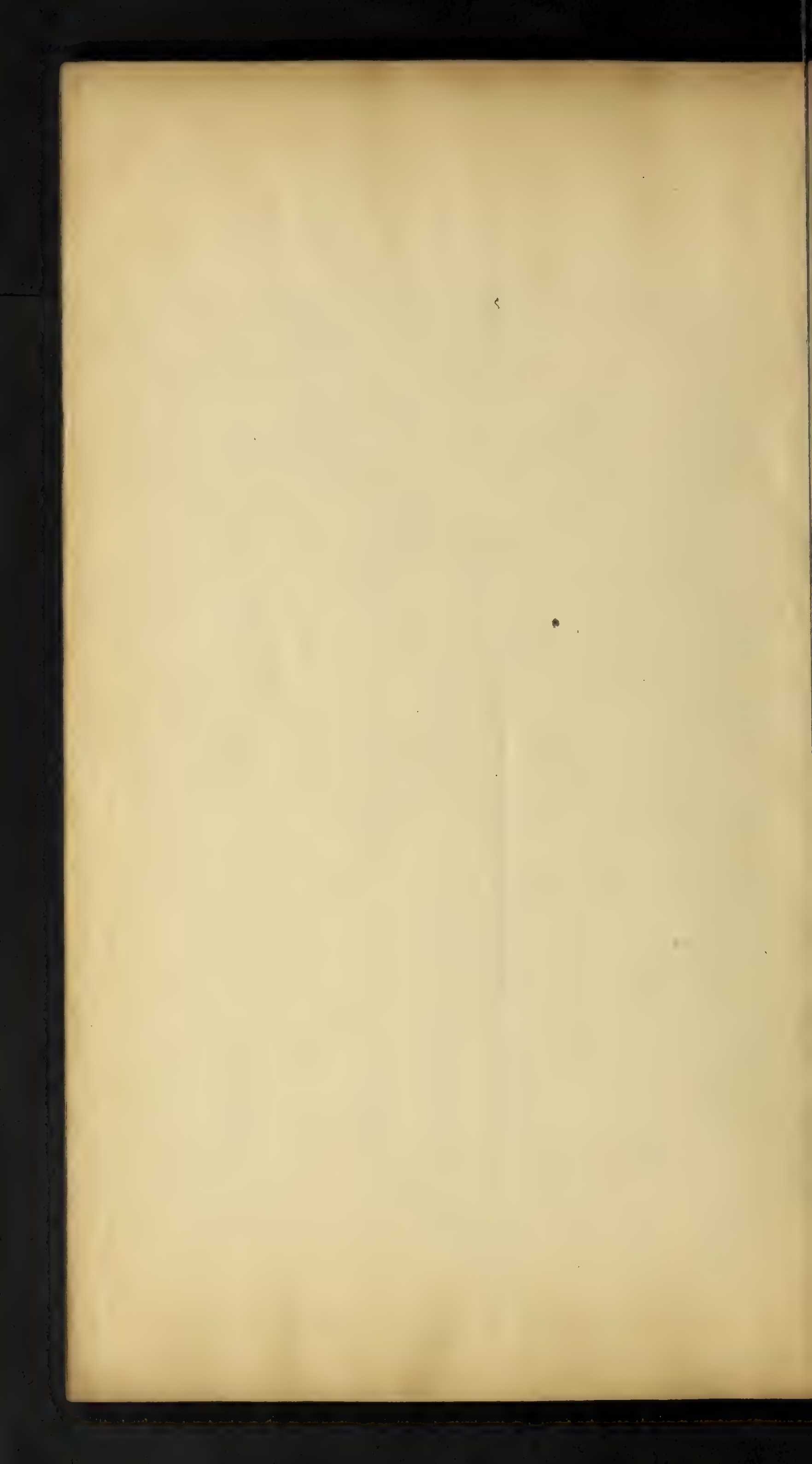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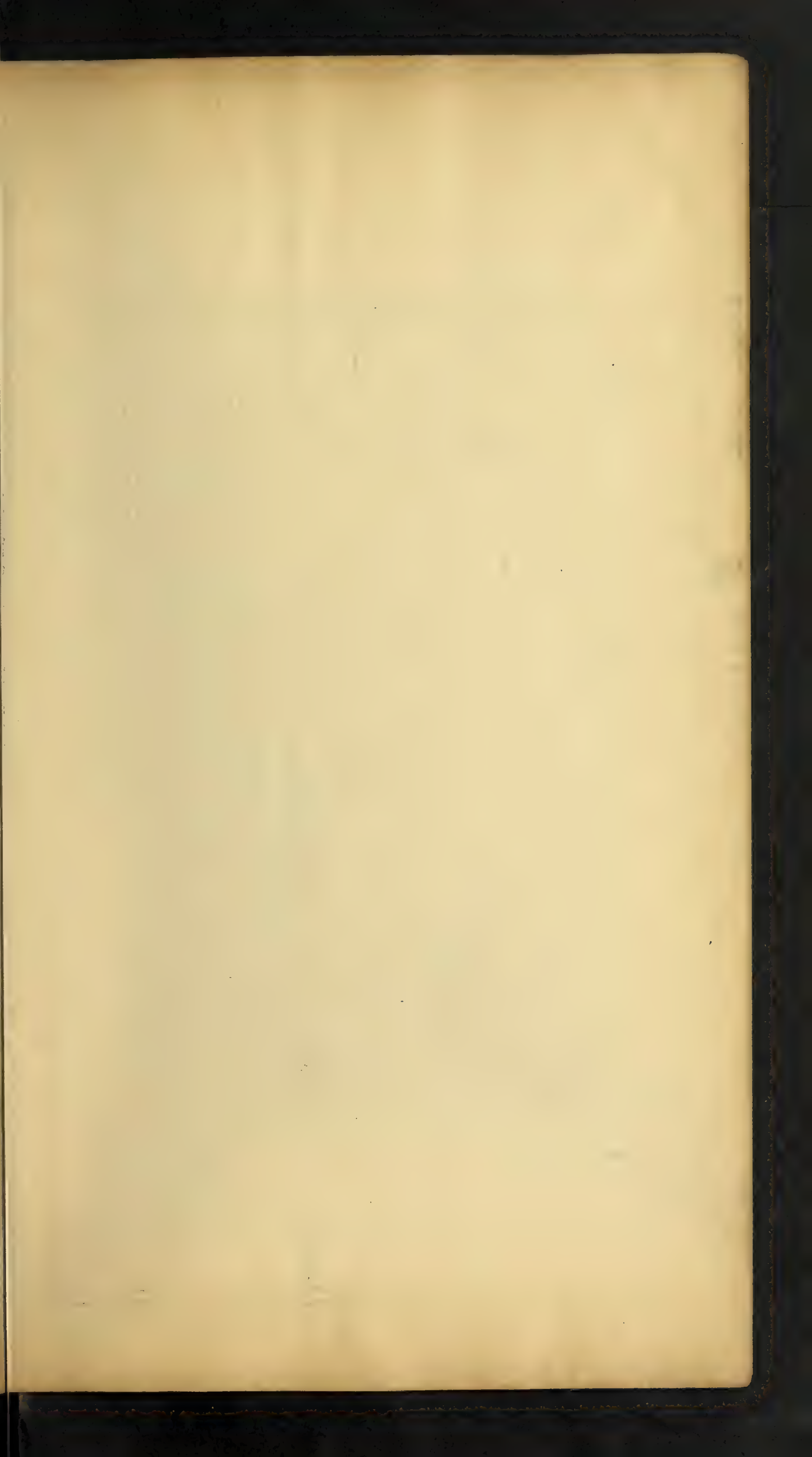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二

隱公中

辛酉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 齊僖十一 晉鄂四 衛桓十五 蔡宣三十 鄭莊二十四 曹桓三十七 陳桓二十五 杞武三十一 宋穆九 秦文四十六 楚武二十一

春王二月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時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臨川吳氏曰每歲春之下書月必加王字以見此月數乃時王之所頒定 王氏曰春秋書王正月者九十三書王二月者二十三書王三月者十九皆於歲首係王者周王之正朔以明大一統之義者

歲首所書事舊史止書時或創當書時則二月三月皆不書王如隱八年書事遇垂三月歸祊襄十五年書春向戍聘二月盟于九年書春毛伯求金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類是也何體乃謂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之行其正朔其說謬甚當周之世而存夏殷之正朔豈所謂大一統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安在邪

己巳日有食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程子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為災亂世則為災矣人氣血盛遇寒暑邪穢不能為害其氣血衰則為害必矣又曰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何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何氏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

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曆算者所能考也其

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朱子曰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故春秋日食必書杜氏曰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家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裏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有頻月頻食漢高祖即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爲異也張氏曰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晦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德之所

生也則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龜山楊氏曰〕日之盈虧有數在焉此功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爲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巳蓋於其常也賓餞出納敬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爲之警戒乎故春秋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日者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書之史失之詳畧異也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何氏曰〕桓十七年日食有夫人譖公使齊侯誘而殺之之應莊十八年日食有夫人如莒淫泆不制之應三十年日食有夫人淫亂通于二叔殺二嗣子之應或臣子背君父〔汪氏曰〕是年日食有衛州吁弑君公子翬專弑隱之應桓三年日食旣有鄭拒王師之應莊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日食有慶父叔牙專權淫恣將謀篡弑之應僖五年日食有晉里克弑二君之應文元年日食有楚世子商臣弑君之應十五年日食有宋弑杵臼齊弑商人宣公弑赤莒弑庶其之應成十七年日食有晉弑州蒲之應襄十四年日食有衛孫甯逐君之應二十四年日食旣有齊崔杼衛甯喜弑君之應二十七年日食有閽弑吳子蔡般弑父莒人弑君之應昭七年日食有楚弑君虔之應十五年十七

年日食有意如專恣許弑君買之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日食有子朝奠奪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之應二十四年日食有意如逐君吳弑僚之應定十二年日食有薛弑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叛之應十五年日食有盗殺蔡侯齊陳乞弑君之應

或政權在臣下（汪氏曰宣十七年日食有四國大夫敗齊于鞌君道微臣道强之應襄十五年日食有溴梁之盟政在大夫之應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再日食有溴梁臣恣日甚凡大盟會征伐皆大夫爲之二慶專陳晉欒盈叛逆之應昭三十二年日食有昭公客死晉大夫專執人于京師之應定五年日食有陪臣强横魯失國寶宋大夫叛之應）

或夷狄侵中國（汪氏曰桓三年日食旣有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之應莊十八年日食有戎犯中國之應三十年日食有狄滅衞之應僖五年日食有狄伐晉滅温之應十二年日食有楚滅黄狄侵衞之應十五年日食有秦獲晉侯楚執宋公中國微弱之應文元年日食有楚滅江六狄北侵中國之應宣八年十年日食有楚莊圍宋折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祖晉大敗于邲之應成十六年日食有楚滅舒庸之應襄二十三年日食有楚滅舒鳩之應昭七年日食有楚滅陳之應二十四年日食有吳滅巢滅徐之應）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變也（茅堂胡氏曰春秋正人主心術之大法也故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譬諸疾疫天時之戾氣也知其可畏而加[illegible]

則免夫掊擊之患矣肆行陵犯無所忌憚適足以速[illegible]矣君子見物之有失常者必恐懼脩省而不敢忽況日[illegible]陽之宗至尊之象乎日有食之春秋所以存而弗削也然[illegible]數與異不同日有食之常度也故程氏以爲災而先儒以[illegible]春秋日食三十六精曆算者得之幾盡其有常度審矣[illegible]異葬也雖有常度則數不可免然或食於朔或食於夜[illegible]於前或食於後或當食而有陰雲之祥此則人爲所感之[illegible]同者也故春秋或書月或書朔或書日不書朔或書朔不[illegible]曰或日朔皆不書或書日有食之既者於以見雖常度不[illegible]食爲人所感之不同如此則其應亦隨之不可專歸之[illegible]而爲恐懼脩省以荅天災矣又況地震山崩水旱蟲類物[illegible]之變孰非常度者乎隱公九年大震電繼以大雨雪而[illegible]鍾巫之難晉惠公時河上沙鹿崩而有韓之獲宋襄公時石隕六鷁退飛而有盂之執成公十六年雨木冰是秋君[illegible]而季孫有若丘之舍昭公二十五年鸛鵒來巢未幾昭孫于齊公子宋得國其應如影響不可誣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illegible]

之何也以其存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程子曰〕崩者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汪氏曰〕春秋歷十有四王悼王立未踰年敬王崩在春秋後故止曰十二王 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王氏曰〕叔孫得臣葬襄王叔鞅葬景王桓匡簡之葬非卿會不書其人亦見禮意之厚薄 平惠定靈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趙氏曰〕不會則不書志葬不臣也記是以著非也其項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趙氏曰〕王室不告魯不赴也哀王之之無人者諸侯之不臣也諸侯爲天王服斬衰音崔〔儀禮〕諸侯爲天子斬衰傳曰天子至尊也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張氏曰〕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喪服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三年諸侯爲天子之禮也天王之喪同軌畢至爲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薄矣聖經詳志以見罪惡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訃而魯人不往且志武氏子之求

聘則隱公之蔑視五十一年天下之共主閼其弔葬無復臣子哀戚之情邈然不以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夷狄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待貶絕而自見矣○〔龜山楊氏曰〕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伯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礼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矣〔汪氏曰〕秦昭襄王薨韓桓惠王衰絰入弔同春秋諸侯之事天子不若戰國之君事大國之禮也　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脩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大保率四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脩服於國而可乎〔汪氏曰〕或謂康王之誥所稱諸侯指畿內諸侯而言今考書文曰敢執壤奠則各執壤地所出之物以爲贄[illegible]常礼執贄之謂也曰庶邦侯甸男衛則爲五服諸侯[illegible]臣食采於畿內者也是時成王始崩同執諸侯[illegible]召公畢公但率諸侯之已至者以受顧命耳故周人有賚[illegible]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illegible]諸侯歲時或朝覲

於京師〔汪氏曰〕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七月公至莊二十二年公如齊二十三年春公至文三年公如晉四年春公至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成十年七月公如晉葬景公十一年三月公至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葬楚康王五月公至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又按此傳當有或交好於大國一句恐誤漏也或會同於方嶽〔汪氏曰〕僖十六年冬會淮十七年九月公至宣七年冬會黑壤八年春公至成五年十二月同盟蟲牢六年正月公至襄二十一年冬會商任二十二年正月公至或從兵革征討之事〔汪氏曰〕莊五年冬會伐衛六年秋公至僖二十八年冬會圍許二十九年春公至襄十八年十月會圍齊十九年正月公至越境踰時不以為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茅堂胡氏曰〕崩薨卒大變也不可以為常或崩或不或地或不地或卒或不卒或葬或不葬或赴而往或而不往或往而書或往而不書於以見誅亂臣賊子撥亂反之正之意其義大矣如隱三年書天王崩王臣求賻之郎見公不奔喪不會葬之罪他皆放此而觀之可也〔汪氏曰〕天王崩不名不地非略之天下皆王土故不地以示無外四海皆王臣故不名以示獨尊〔劉氏曰〕王崩實赴以庚戌則聖人雖欲遷正亦不可得且於春秋何以見平王非庚戌崩乎

左氏之說非也公羊云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非也凡書者皆為我有往者耳其名氏著者命卿也不著者微者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作君

[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illegible]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公羊傳][illegible]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illegible]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傳]尹[illegible]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illegible]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程子曰]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illegible]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王[illegible]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汪氏曰]詩節南山朱子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今按詩常武王謂尹氏指吉甫也家父云尹氏大師又云赫赫師尹則尹氏當幽王時為三公矣此書尹氏卒則來訃于魯也五年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侯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于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會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乃尹文公固而傳稱尹辛尹固[illegible]

其族也詩刺尹氏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傳記尹言多等殺天王之弟佞夫春秋譏尹氏輔子朝篡逆則尹氏始終秉權爲亂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王氏曰〉宣王時吉甫已稱氏春秋惟尹武公兩伐鄭書子其餘經傳所紀悉曰尹氏疑若漢大將軍霍氏專權秉政特寵異之而不名也春秋因其稱氏而筆之於經使後人考之見其累世爵氏擅權爲害則爲鑒可知矣

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詩〉裳裳者華小序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薛氏曰〉先王之制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有世祿而無世官尹氏則世官矣前王賜之之不名所以尊其德也世卿之不名也瀆先王之禮而非尊賢之道也王臣不卒尹氏之卒因其交魯之赴而志周之過且紀王官之世也〈張氏曰〉平王繼幽

〔厲之後不能擇畀忠賢以脩其政而因用致亂之族使之深根固柢而不可拔故春秋即其告終變例書氏以見平王不能中興周室之由而尹氏數百年相繼禍敗所以著世卿不擇賢之弊為後世之深戒也〔臨川吳氏曰〕天子之公卿大夫士其生也不外交於諸侯故其死也亦不赴告二百四十二年間惟劉卷王子虎以嘗同會盟而來赴尹氏以王崩為諸侯之主而來赴皆非禮也故書以示譏○〔陳氏曰〕左傳云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為公故曰尹氏按例無有改字以為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如此特隱公之母實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年姒氏卒書姓也〔劉氏曰〕昭公娶吳故諱其姓謂之孟子今聲子非魯同姓諱姓非義也特書君氏又不足明其為君母若曰君母氏乃可矣〔龜山楊氏曰〕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君氏是何義理須當以尹氏為正

〔附錄〕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音附

此來求之始〔左傳〕王未葬也〔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程子曰〕武氏王[illegible]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illegible]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之失道諸侯不臣之甚[illegible]

武氏天子之大夫〔家氏曰〕武氏子仍叔子銜命而出[illegible]位於朝今乃以某氏子書公穀於仍叔[illegible]子曰父老子代從政世其祿位者也於武氏子乃曰父卒子未命蓋以仍叔為尚存之人武氏為已卒之大夫諦觀經旨皆父在而子世其官者也不然王朝公卿大夫莫非世官世祿之家何獨於此二子而書法異乎曰某氏子云者有父在焉故也〔臨川吳氏曰〕稱氏義與尹氏同子者父老而以子攝行卿之事〔汪氏曰〕隱五年王使尹氏武氏助曲沃伐晉則武氏之子亦命為卿而尹武皆為世卿可見矣春秋書武氏之子則嫌武氏之子自來求賻仍叔子不加之字又不見其父

在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汪氏曰〕文九年毛伯來求命以王居喪亦不稱使汪氏纂義曰王在喪而使大夫求賻罪在冢宰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漢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信默而不言也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汪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當喪不稱王使以見天子居喪不發命令則三年之喪無貴賤之殊矣而嚴君臣之名分也〔汪氏曰〕稱王使則同於至尊稱冢宰使則疑於無王故特不稱使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杜氏曰〕魯不共主喪政令有[illegible]

經直書以示不敬〔龜山楊氏曰〕邦有大事而魯不賻譏門[illegible]

可也德不足以致之反求諸己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illegible]

矣〔張氏曰〕惠公之薨宰咺歸賵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illegible]

勝誅為政於王室者不能輔王以舉政刑而遂使下求於[illegible]

國春秋直書以見其綱體失政與怙天下文武之澤[illegible]

入隱公三年間經書周失止四事耳而入春秋息王道[illegible]

復輿蓋已只見此春秋所以爲簡明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爲上者無求求之失上也失上者卑之卑之者正其上不與有求也爲下者無見求見求失下也失下者誅之誅之者正其下不與見求也曰賻曰金因喪而有求者也車無事而有求者也喪事有賵無求而天子有求於下以是爲亟也車服上所以賜下而天子有求於下以是爲失制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程子曰吉凶慶弔講信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爲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聞問殷聘而世相朝周禮大行

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葢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息亮反司服爲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司服王爲諸侯緦衰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凡諸侯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劉氏〕曰君薨赴以日月禮之常也臣子必慢則赴不以日月大慢則都不赴〔汪氏曰〕赴告以日史不書日則經帚削以見列國臣子之謹終赴告略史不書日則經無自而書日以見臣子之慢先君而忽其死生之大變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趙氏曰〕○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左氏云同盟則赴以名告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云寡君不祿而已蓋會同盟知其名故於死特書之以紀易代陸氏曰載書者載盟誓之辭於策其標

同盟諸侯之名以告神而每國執一也簡牘
者使使來聘及有言命之事皆有簡書也未嘗會盟聘問
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
舊史而不革者也［茅堂胡氏曰］天子崩而不名諸侯薨而名所以別於天子也諸侯不生名大夫生而
名所以別於諸侯也大夫書名氏微者名氏不登於史冊所
以別於大夫也此春秋正名分之法也［家氏曰］臣子赴君父
以名夏殷以前或然周人諱名其赴必不以名春秋卒諸侯
以名示諸侯之卒不得與天子等耳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
衆也烏得不名其不名者史失之或夷狄之君不以名通弗
飼也○［汪氏曰］晉獻公惠公未嘗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
宿男同盟滕子杞子來朝而
卒不書名是皆據史舊文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
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
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
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茅堂胡氏曰］禮天子曰崩
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
不祿宋公諸侯也何以書卒或曰聖人畧外以別內夫葬皆
稱公魯不畧外以別內何也奚獨至於卒而別之乎或曰史

官在國承赴爲諱君惡其薨名書曰卒夫惡其薨名而改書卒猶非良史也春秋以道名分經世之書天子之事聖人之筆削也天時王正猶刊舊史而正之君名直書而不諱豈有避時君嫌惡之名而變亂名實以書之乎然則云何不受命不與其爲諸侯也其在生者或在喪而出會或墨縗而即戎或以吉禮從征伐之役皆因此以著諸侯失禮不臣之狀攙亂之意廣矣〔蜀杜氏曰〕春秋諸侯專恣不可不黜而降之於魯獨稱薨者非私魯也若於魯一槩而書之則後世無以見正禮之稱也○劉氏曰穀梁云日卒正也今正者日葬者亦日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則曹伯之嫡也射姑卒有月無日何也左氏云凡同盟赴以名非也王巡狩四嶽則四方諸侯各隨其方伯州牧朝於天子死則相哀患則相恤朝聘通焉赴告及焉苟異方殊州生不共事患不共憂則朝聘不相通赴告不相及言同盟則赴以名非也同盟則相赴是也〔廬陵李氏曰〕宋鄭之爭始於此故四年宋殤會三國伐鄭爲公子馮之在鄭也五年邾鄭伐宋其冬宋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八年盟瓦屋而不能成十年于防中丘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莊之姦雄然亦宋殤公忌馮之一念啓之也卒至與夷見弒然後已焉故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然公羊不責殤公之忌克而反責宣公之推讓非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此齊諸侯特相盟之始（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齊（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張氏曰）石門齊地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汪氏曰檀弓注會謂盟也明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今按虞書紀書徵苗誓師之辭哀七年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則誓非始於殷會非始於周矣周豐之對哀公蓋以誓之而畔會之而疑始於殷周耳）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汪氏曰禮運注大道謂五帝時也英謂英異謂夏殷周英異之主今按夫子謂五帝三代盛時雖未及見而猶有志於行五帝三王之道）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爲非常與而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陳氏曰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后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只志諸侯

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於襄昭定哀之際唯齊多特筆焉〔張氏曰〕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常相伐葢齊方盛強而鄭莊姦猾鄭伯專在於宋故鄭莊特齊以敵之雖齊閒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使惟己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宋與許紀諸國交受人使伐春秋詳書于策使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強與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被其禍也〔臨川吳氏曰〕盟非盛世事也不得已而有葢為衰世之亂邪罷民設春秋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欲以戰伐而敵佗則不得不以盟會而固黨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於神故凡書盟者春秋所惡也齊鄭盟石門繼以宋齊衛瓦屋之盟諸侯之黨合而無王近己胚胎齊霸之糾合矣齊鄭盟鹹繼以齊衛鄭涉曹濮之盟諸侯之黨散而無伯遠已醞釀秦維之并吞矣閱世變者傷之〔汪氏曰〕左傳尋盧之盟則春秋之前齊鄭已有盟陳氏以不書門之盟為諸侯之合特據春秋所書以立襄耳元年盟鹹己特相盟然僅與附庸同歃非關於天下之故惟石門乃肇伯之端黃特言之〔廬陵李氏曰〕齊鄭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欲以小人之雄因是春交質之故有志於王而合諸侯始挾公子馮以謀宋蔡衛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入因齊僖有小伯之志於是黨齊以伐宋矣其石門為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輿也左氏於是年首序周鄭交惡之之事亦為有見于此王伯消長之機不在茲乎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後同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穀梁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葬徐邈曰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穆公而言葬宋穆公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主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

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爲之蹕而均其禁（汪氏曰兆域也蹕禁人不令人禁所爲塋限也）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畧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汪氏曰如衛桓公齊襄公賊既討則書葬蓋舊史必皆書葬於魯羣弒隱公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羽父既自匿其弒君之逆安得不葬隱公晉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葬崔杼弒莊公葬諸士孫之里齊與齊姻親而晉則盟主也必往會葬舊史[illegible]書葬而春秋削之所錄責其臣子之不能討賊也或謂[illegible]亂禮不備故不書葬然昭八年楚滅陳陳嬖人袁克[illegible]公豈能備禮而春秋舊之罪

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汪氏曰成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葬諱之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胡氏曰宋桓公襄公成公三世不書葬者治其罪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二十九年）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汪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之而不書）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汪氏曰滕邾屢朝魯而滕七君書卒三世不書葬邾亦七君書卒五世不葬莒宿書卒告不葬是皆怠於弔送欺其微弱非惟不使卿往亦不使微者往會）（茅堂胡氏曰葬非為死者而葬之也亦所以卹生者而助其所不及也）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張氏曰宋公爵也其稱公與齊衛異矣稱謚也諸侯合請謚於王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於王而私自謚者也）（家氏曰賤不諱貴少不諱長天子崩諱於邾諸侯薨諱於王春秋諸侯臣子

之諡其君者不請於王而私爲之諡春秋不削著臣子之罪

汪氏曰㬥秦以諡法爲子議父臣議君而除之春秋議私諡者非謂其臣子議君父也特以不請於王而罪之耳後世若侯王宰相百官死而加諡必請於太常其得春秋之旨歟又日經書諸侯卒者一百二十有四而書葬者八十有六其閒弒而書葬者七卒而書葬七十有九耳○汪氏曰此葬宋穆公合五月之節而書日穆公非弒其國無亂雖使公子馮居於鄭馮已去則無謀亂者矣不可謂危不得葬蔡桓侯三月而葬書日蔡季賢而請諡不可謂渴葬齊惠公三月而葬晉君奔喪鄭往送葬齊國無難晉悼公三月而葬晉伯方盛平公嗣業緒鄭抑歷不可謂優葬而皆不日衛穆公六月而葬宋文公七月而葬並書日二國告無亂而傳需宋文公始厚葬不可謂薄之衛桓公十五月而葬陳靈公二十有一月而葬皆不日非不能葬蓋二君被弒故待討賊而後葬也今考或日或時蓋由魯會葬之禮備國史詳而書日經亦書之魯會葬之禮略國史止書時經亦略之若夫葬之遲速則須參考事而義自見若國無亂而葬速葬緩皆以著臣子之失禮國有亂而葬不以其時則以著人君不能防微杜漸於其始俾身沒弗葬而繼世者不得循送終之節且責臣子及天下諸侯方伯連率之後於討賊也故劉氏曰公羊之說非也

附錄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壬桓王四年〔齊僖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弑〕〔蔡宣三十二〕〔鄭莊戌元年二十五〕〔曹桓三十八〕〔陳桓二十六〕〔杞武三十二〕〔宋殤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一〕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此伐國取邑之始〕〔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杜氏曰〕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始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

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越淳于杞又遷都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張氏曰杞夏后氏之後周之三恪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陳氏曰凡先言伐國下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也如取郜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聲罪伐人而强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

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强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音問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陸氏曰不能申明直辭請於王以正疆理但專以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張氏曰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明伐不以罪志在貪利故書伐書取見王法所當誅也薛氏曰諸侯曰天子之守臣地非其有也或取之或

失之皆非也〔陳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高氏曰〕牟婁切都於魯魯無邱都救急之義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叛而來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汪氏曰〕春秋書外伐國者一百二十有八惟此書伐書取餘書圍邑者三書伐戰者一書伐救者一蓋中葉以後爭地爭城殺人盈野諸侯城邑今日奪之於此明日并之於彼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傳言取地而經不書取者甚多蓋以攟與殘民為重而土地之壞奪不暇論矣是知此年伐杞取牟婁乃一經特筆聖人寓深致意焉○〔廬陵李氏曰〕取字例胡氏曰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萊丘于嵒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郜鼎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累相通矣左氏以取為易又曰不用師徒則宋取長葛連兵踰年何易之有故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此書弒之始〔左傳〕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程子曰〕自古篡弒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弒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弒

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讐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宰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茅堂胡氏曰春秋絕州吁屬籍者宗室公族之有寵者不可與政當國主兵之意晉萬無知亦公族大夫而絕其屬籍義與此同或曰必若此言春秋之法非通法矣周公康叔非懿親與政乎曰尊賢然後能親親急親賢為堯舜之道則親之賢者必先得於疏之賢者不偏於寵愛其親屬而無尊賢之等也經書季子來歸不稱公子兼親賢之道其法可謂通矣）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子忍反）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汪氏曰本正則末不偏源清則流不濁）不以衛苟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

是也〔汪氏曰〕按詩朱子傳綠衣乃莊姜賢而失位刺莊公惑於嬖妾燕燕乃莊姜送桓公母戴媯大歸於陳莊姜送之而作日月乃莊姜不見荅於莊公呼日月而訴之終風乃莊公暴慢無常莊姜正靜自守故忤其意而傷己之詩張氏曰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聽其好兵而不之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逞之諸長終不能圖以致篡弑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慢而弗圖辨之弗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

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董子語見太史公自序〕〔陳氏曰〕隱桓莊之春秋凡弑君之賊皆名之〔汪氏曰〕州吁不稱公子程子謂州吁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故不得為先君子孫文定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致大惡故以國氏今按二義蓋互相發州吁弑桓公而自立罪兼篡弑與閽臧郈獻之徒懷忿挾怨而輕動於大惡者又胥壞不倫春秋首絕其族屬書名以弑及其誅戮亦止書名舊史必皆稱公子聖人削之以示天討之刑也通書一經弑君者二十有五稱世子弑者三楚商臣蔡般許止公族而削其屬與氏者四衛州吁齊無知宋督宋萬稱公子者三齊商人鄭歸生楚比大夫而稱氏稱名者六晉里克趙盾

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衛甯喜稱人者三稱國者四稱閽弑盜者各一夫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而至推刃於君父窮凶極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然考其所由致之故則爲之君父者必失其道以及於此則首惡之名寧不爲天下萬世之大戒乎公族而不書其屬與氏者兩致其貶或有以公子書者程子所謂見其以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讐而其君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其罪亦不可揜矣其稱人以弑者謂多行無道肆於民上爲國人之所欲弑故稱國稱人以明君雖無道通國之人皆欲弑之而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特嚴賊於國人則操刃爲大惡者可末減爵稱國以弑不書其人則著當國執政大臣之罪而其所以爲當國大臣之所弑則必有由矣稱閽以弑而不稱君則見閽寺之賤不得君其君而狎近刑人至於不棄保身者君之過也稱盜則匹夫之微親如路人又非閽人之貴故并不書弑夫弑逆之罪固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然其君之不早辨以陷於大惡豈非古今之龜鑑哉○劉氏曰穀梁謂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若萬豈可云弑而代之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書遇之始。左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

要之也〔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程子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杜氏曰〕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遇者草次之期〔杜氏曰〕遇者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朱子曰〕言草草不成禮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則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趙氏曰〕簡禮而會曰遇〔啖氏曰〕遇禮忽有邂逅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簡易以遇禮相見〔茅堂胡氏曰〕古者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值於途必有兩君相見之義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絶慢易也故書之遇周衰諸侯放恣出入無期度私爲邂逅之約有如適值於途者亦謂之遇非矣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丁歷反〕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汪氏曰〕此年遇清莊二十三年遇穀三十年遇魯濟僖十四年遇防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汪氏曰〕八年宋衛遇垂莊四年齊陳鄭遇垂三十二年宋齊遇梁丘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爲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譏

其無人君相見之理也〔高氏曰國君之出必有卿大夫車徒之從旌旗之議使人儼然望而畏之豈苟然哉各逞私欲奔走道塗之間若匹夫然非先王之法也〔張氏曰春秋因事而書以譏其非王事而出境無國君之禮〔襄陵許氏曰隱莊之間凡六書遇自閔以後有會無遇〔汪氏曰遇者偶也偶然相會素無期約如伊尹遇汝鳩汝方孟子遇宋牼於石丘是也公穀釋各義皆謂不期為遇左氏此年傳與戴記之說則以未及期為遇左氏遇垂梁丘之傳則昔云先為之約大抵不期而會者古禮也未及期或私為之約而以簡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禮也觀昭公孫齊而公羊記其以遇禮相見則知非不期之遇耳然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則又期而不至者也古者諸侯因王事不期而遇合倉卒之間且有禮義之春秋之時非王事而出預有期約以相會聚乃行古者不期之禮是自欺耳忘情慢易驕致於期而不至則欺詐尤甚矣世變愈下風俗之偷良可歎夫○〔啖氏曰穀梁云遇者志相得也為桓十年傳云不遇者志不相得遂云爾公羊又云一君出一君要之假如實然忽以會禮相見豈得書遇哉〔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若內為志又志相得非不期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也〕亦東諸侯分黨之始〔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程子傳〕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摟諸侯以伐鄭固為罪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脩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張氏曰〕陳在陳州宛丘縣蔡在蔡州上蔡縣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蓋書州吁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事見左傳哀公十四年〔朱子曰〕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

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可堂吳氏曰〕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是年春秋已絕筆而猶請討陳恒作春秋者莫如孔子用春秋者亦莫如孔子然則鄰有弒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茅堂胡氏曰〕晉益州刺史皇甫晏爲牙將張宏所殺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王濬宜即赴討濬欲先請毅止之曰賊爲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即發兵追宏而晉朝不以擅興罪濬是得春秋之旨矣

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才用反〔茅堂胡氏曰〕春秋有誅亂臣賊子之法凡數十條如伐鄭以宋公爲首惡書衛人殺州吁之類學者知此義則能守死節當弒父與君之際而不從亂臣賊子見其義則懼及其身而不敢肆

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首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之后馮以穆公不立已爲恨謀反取其國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鄭爲仇及是衛州吁欲定其位告宋求伐鄭以除子馮之害故宋率陳蔡以同伐鄭夫宋殤受國於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逆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茍名其賊告于主而討之則一舉而君臣父子之倫定今乃怵於

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使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順逆之正理惟是日從事于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辨於此役也（汪氏曰）邶風擊鼓詩序云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衛人及蔡人之下所以誅文仲黨惡而忘不共戴天之讐也朱子謂小序義州吁勇而無禮極爲淺陋今考魯衆仲不目其元兇大惡而但云阻兵安忍

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秋翬帥師 翬許歸反

此大夫會伐之始（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程子曰）翬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强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

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薛氏曰〕師與而後翬會之〔王氏曰〕元年鄭伐衛請師於邾邾子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弗許遂行然豫之專行不見衆者伐衛之事不見於經故爾　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程子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其大至於弒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於早故天下之惡無由而成〔汪氏曰〕聖人作易常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大易言陰陽防見於乾坤初爻故坤之初六其象爲履霜蓋霜者陰氣之始凝陰盛則水凍而爲冰極盛而爲堅冰陽主生陰主殺故弒君者不善之積自微至著亦猶微陰漸積而至於極盛也　宋公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爲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蔡氏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　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illegible]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illegible]

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陳氏曰〕會伐未有言帥師者文三年叔孫得臣成八年叔孫僑如皆不言帥師此特言帥師翬弑隱者也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永嘉呂氏曰〕書帥師則翬專兵可知故單伯會伐宋不言帥師〔家氏曰〕不稱公子去其族之誅也桓之弑翬爲首惡救當隱世去其族以正其弑君之罪及桓世而仍事公子之號明其與桓同惡也此春秋誅討亂賊始見於魯者也〔杜氏曰〕外大夫貶皆稱人內大夫貶皆去族○〔汪氏曰〕翬不稱公子劉氏謂左傳以翬溺爲貶無駭未賜族如傳無說則翬溺可以無駭言之無駭可以翬溺言之或謂翬本書命大夫其後桓公立進爲三命始書氏今考公子卑氏若其孫仲孫乃氏也若曰未賜族則公子不當賜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乃以王父字爲氏桓二年稱公子翬則翬未賜族明矣傳稱去氏蓋以不稱公子同於去族耳若曰翬非命卿據經則帥師會伐據傳無駭卒而請謚與族滕薛尊長而公使請於薛侯苟非命卿未必至若是親暱用事也曰未賜族非命卿義不可通況無駭爲司空則亦爲命卿矣特未賜族故止書名惟先公之子而不書公子乃爲貶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大夫會伐者八翬溺皆其辭單伯得臣歸父僑如叔豹叔老之無貶者伯令也獨貶翬之說公穀以爲翬有弑隱之罪故終隱之篇貶之然翬未弑而先貶恐無此理故明氏從左傳會伐未有言帥師而翬兩言帥師蓋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君者矣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程子曰宋公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搆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爲再伐妄也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永嘉呂氏曰州吁弑君之賊未能定其位而求寵於諸侯使宋公如夫子沐浴之意率諸侯以討罪人可也今也狥逆賊之謀脩一己之怨合四國以伐鄭四國之兵方合而翬又帥師會之亂臣賊子之勢益張故書翬帥師而再序四國聖人之筆嚴矣（陳氏曰春秋之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者焉有同文者焉號不足以盡意而後

見於辭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文以同文爲猶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書也於是公子初弑君衛人爲之變不踰年能討之衛猶有臣子也而五國之君大夫伐鄭以定州吁弑君天下之大惡也五國之君大夫有人心焉不若是甚矣書曰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書之復書之春秋纔一再見焉特書之法嚴矣〔張氏曰再書四國者乃重言以見其罪惡之不可勝誅既敘之又重敘之所以反覆痛宋殤失計陳蔡無人黨亂賊以虐無辜而臣弑其君之大變夷狄禽獸所不爲者而以爲可親魯翬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爲常事未幾魯宋瀹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汪氏曰春秋一經書辭重複者有五僖五年會盟首止九年會盟葵丘美也[illegible]年伐鄭襄二十七年會盟于宋昭十三年會盟平丘惡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音卜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

是之謂乎〔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州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程子曰〕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杜氏曰〕濮陳地水名〔張氏曰〕在曹衛之間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茅堂胡氏曰〕陸淳云經中一字偏施於諸例而義不同者惟人字爾此說是也或衆而稱人或美而稱人或諱而稱人或貶而稱人或賤而稱人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爲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碏七畧反謀之而使右宰醜蒞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禮記〕檀弓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朱子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何氏曰〕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范氏曰〕有弒君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趙氏曰〕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不君之也〔廬陵李氏曰〕春秋討賊書人例六州吁無知陳佗徵舒欒盈良霄是也欒盈良霄雖非弒君而皆叛逆之臣故書

法同晉里克弑君而惠公殺之不以其罪故不予以討賊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故不臣其爲賊商人弑君而齊人殺之不得例於討賊蔡般弑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於討賊者罪齊蔡國人不以爲賊而君之也其義是矣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若諸侯之罪也范氏曰訊其不卽討乃令至濮衛人

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卽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高氏曰稱國稱人稱地所以廣忠臣孝子之義使人人皆得殺之而無間於尊卑又使亂臣賊子雖竊發於一時而天地之大四海之廣欲逃無所也陳氏曰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異邦人得書夷狄得書苟不能討雖以文十七年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疑於討也而非討則雖以襄二十五年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矣〔家氏曰不書衛石碏殺州吁者討賊者公法也衆望也衆望之所同也書石碏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望討有罪矣故惟書衛人言衛國猶有人能以討賊爲事也〔汪氏曰宋萬之弑宋人求賊于陳慶父之弑魯人求賊于莒皆責賂而後與今此陳人能執州吁而不匿賊取賂亦賢於後此陳莒之爲矣然陳乃衛桓

之母家而陳侯亦親率兵會伐鄭欲定其位則今日之善不足以贖前日之過故經不書陳人執州吁而止著衛人之殺之也杜預且謂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據成十六年傳寡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而云然也夫篡弑之賊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石碏謂王覲爲可實以元惡大憝王法所必誅而不可見王耳孰謂列於諸侯之會而可以貸其罪乎君臣之義不明已久春秋之時習爲邪說貪賂黨惡肆無忌憚是以桓弑隱則棄許由而與鄭盟越宣弑赤則獻濟西而結齊會平州紀其事而不知經意誅貶之所在越千百年杜預反引之以傳釋經天理泯滅壹至此極噫可嘆哉又見莊公九年注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公羊傳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傳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程子曰書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當時雖不請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人衆辭之（汪氏曰殺州吁衆辭乃王法所當討而衛人皆欲討之故書人以善之立晉衆辭乃無天王之命而衛人以私意欲立而擅立之故人以罪之美惡不嫌同辭）書立者不宜立也（何氏曰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范氏曰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立納入皆非正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

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

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汪氏曰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以庶孽奪正亦書曰立涉隨程氏曰衛人立晉一國之公也尹氏立朝一族之私也廬陵李氏曰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晉爲國人所與子朝爲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朝書王子而晉不書公子皆朝之罪已顯晉之得衆宜於當立故特去公子以見之也臨川吳氏曰立者非前傳後承之正所立雖是亦非正禮也）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

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

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高氏曰晉乃桓公之弟莊公之子於次當立又國人之所同欲而謂之不宜立何也彼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國人亦曰彼吾君之子也國乃其國彼當立是諸侯之子不必命於天子特以公子之親衆人宜之而自立也如此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

君而邦君之子皆可專有其國矣〔高郵孫氏曰〕晉以國人衆立亢有得立之祀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而明不當立之義〔陳氏曰〕爭國不稱公子晉曷爲以爭國之辭書之衛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爲僇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文是亦予國而巳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訕不存立也是故宋殤之弒也馮立閔之弒也御說立晉靈之弒也黑臀立厲之弒也周立皆不書必若衛人賊討君葬而後書立〔廬陵李氏曰〕謝氏云王命天下之大本也立雖正非王命則在所治受立雖順非王命則在所絀〔張氏曰〕凡繼亂而立者必有懲艾革弊之政憤悱圖治之思而後可以保國而嗣終宣公遭大亂而得位既葬踰時首擅興兵以脩怨爲事則知其無安國固本之志矣〔家氏曰〕衛人以晉爲賢而立之而晉也志得而驕晚爲獸行新臺之刺作焉是以春秋於其始立而去其公子以見衛亂之所從始〇〔陸氏曰〕穀梁曰晉之名惡也按晉是其名有何惡乎

癸亥〔桓王〕二年 **五年** 〔齊〕僖十三〔晉〕鄂六奔〔衛〕宣公〔晉〕元年〔蔡〕宣三十二〔鄭〕莊二十六〔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七〔杞〕武三十三〔宋〕殤二〔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

春公觀魚于棠（觀左作矢）

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觀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穀梁傳）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張氏曰）在單州魚臺縣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瑯琊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

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朱子曰〕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汪氏曰〕朝于京師于方嶽王事也春省耕秋省斂民事也〔蘇氏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爲也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鐘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張氏曰〕昔益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又曰無逸日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凡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僖伯之匡諫而遠從事於遊觀非所以爲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理遵法以隱公爲戒也〔臨川吳氏曰〕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魚先薦寢廟隱公蓋非爲宗廟嘗魚而往棠乃遠地漁師取魚而公往觀之特爲遊觀之樂爾〔汪氏曰〕月令季冬乃周之二月經書春觀魚則是周正月未當嘗魚之時況僖伯之言曰

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又曰山林川澤之實非君所及則隱公決非爲嘗魚而往明矣苟隱公果爲嘗魚薦廟則爲常事得禮而不書矣且天王之喪未畢而驅馳於遠境肆意逸遊其罪何所逃哉

附錄（左傳）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衛亂是以緩（穀梁傳）月葬故也（程子曰）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殁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殁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

衛亂是以緩（汪氏曰）桓公被弑八月而後討賊十五月而後克葬魯往會故書（汪氏曰）非魯人往會則魯史無由紀其葬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之賊討矣（汪氏曰）弑逆人道之大變送終臣子之大事君弑而臣能討其賊則送終之賊始盡吁謚者行之迹（范氏曰）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爲桓（謚法）辟土

服遠日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王氏曰先王之制諸侯初立喪畢則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其歿則臣子請於王而賜之謚今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春秋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歿於婦人之手禮記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張氏曰春秋之時為臣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程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旨桓公名完而謚桓蓋古不諱謙名也○汪氏曰穀梁云月葬故也非也後此蔡宣曹桓鄭莊皆非弒何以月葬乎

附錄左傳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

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秋衞師入郕郕音成公作盛

左傳衞之亂也郕人侵衞故衞師入郕公羊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程子曰衞晉乘亂得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與戎脩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汪氏曰僖元年諸侯救邢邢遷夷儀諸侯城之經皆書師者美桓公救患之功故錄其兵衆之盛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汪氏曰昭八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十月壬午滅陳十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十一月楚子滅蔡經皆書楚師所以著荆楚獷與大衆以滅中夏諸侯之國誅其暴橫憑陵之甚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

類是也〔汪氏曰〕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則同圍郕者公也經書師次[?]不言公次書師及而不言公及書師還而不言公至者[?]所以責莊公無名黷武非義勤民諱不書公以貶之也

繼州吁暴亂之立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國失君道矣書圍師入郕著其暴也〔家氏曰〕衛宣繼乱而[?]不能懲艾革弊以自[?]保國爲事而輕動大衆以入人國書以貶之耳此入郕入[?]弗有也十年齊鄭又入郕故知此入之弗有非其力之可[?]取而不取蓋懼強國來討故雖入之而不敢遂有之[?]〔李氏曰〕郕之事書於經者四考其始末一入於衛再入於[?]鄭既而降於齊又七十一年而奔魯春秋不復書矣夫以[?]昭之懿受甸伯之爵而迫脅於諸侯如此春秋抑强挾弱[?]昔安得不重感乎齊鄭猶可也衛郕兄弟之國而若是豈矣〔臨川吳氏曰〕衛與郕皆文王之子所封郕乘乱侵衛已非亂衛又報復而復其國莒入向魯入極且不可况以師而入以弟之國乎〔茅堂胡氏曰〕凡用兵將尊師衆稱某帥師者言將與師輕重敵也將尊師少稱將者其重在將也將卑師衆稱師者其重在師也君將不言帥師者則以君爲重此屬辭爲例之休也然立例爲法其義深矣主將三軍之命不可不謹擇也大衆有邦之本不可輕用也民之戴君其尊之如父母君之祇民其親之如子弟子弟之不先父母寄矣此立[?]法之意矣○〔廬陵李氏曰〕帥師例胡氏取公羊之説而[?]

書師之三例然後春秋之義明甚何氏功惡有大小之說疏者曰將尊師衆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尊師衆而無功爲惡大蔡衛陳從王伐鄭稱人而行義是其功太公孫拔救徐稱卒師而無功是其惡大雖亦可取然不可以遍通於諸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禮也程子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佾

考者始成而祀也杜氏曰成公安其主而祭之服虔曰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嫡音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

之所爲（去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莊氏曰諸侯無二嫡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家氏曰隱欲讓國於桓故爲其母立廟仲子之卒已久至是始立廟者隱欲以是見其讓國之志耳夫禮必庶子爲君而後其母築宮其祭也又以公子主之君不親祭尊宗廟也今桓未爲君而隱爲之築宮以祭其母此名亂之道也宮廟有定制循其制之常不書非制之禮如是乎書若曰公子允之母非魯君所宜爲之立廟也廬陵李氏曰妾廟側陳氏曰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何休曰禮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是也然則妾廟子死尚不祭矧子未君之時而爲之立廟乎）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汪氏曰不稱謚不稱夫人不稱小君則其爲妾明矣）隱公攝讓之實辯矣（汪氏曰桓公非夫人則呂桓皆庶子隱長當立非攝也隱欲與桓乃讓之也）桓公簒弑之罪昭矣（汪氏曰隱將讓桓而桓聽翬之譖以弑隱公非簒而何）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汪氏曰據文姜至自齊如齊及薨皆稱夫人姜氏葬稱小君文姜）存不稱號沒不稱

諡單舉姓字者妾也〔汪氏曰諸侯妾母祇當以氏繫字嘗自成風而後妾母皆稱夫人稱小君稱諡惟定姒以哀未成君不稱夫人及小君然亦襲成風敬嬴齊婦之例而稱諡矣夫人且不當別有諡而況妾乎

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啖氏曰凡祭祀常事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汪氏曰穀梁云庶母築宮而君終則廢礼曰妾母不世祭乃庶子為君之礼也戴記稱妾祔於妾祖姑乃公子之為大夫士者之礼也若庶子未為君而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礼也礼稱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党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党服所以防嫡妾之亂也孟子卒則聲子攝小君矣仲子先君之妾耳安可為之立宮乎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遂啟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特書以著失礼之始厥後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祔廟而不書矣凡經書宮廟若西宮新宮桓宮僖宮則以災而書作新宮合礼則不書也室屋壞則書新作世室合礼亦不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過侈非礼則書武宮煬宮親盡不當立則書取郜鼎納于太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有事于太廟仲遂卒猶繹非礼皆書凡易世立先君之廟得礼皆不書〕劉氏曰穀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非也若成之為夫人經當曰考夫人子氏之宮今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廬陵李氏曰書宮例武煬言立此不言立者何氏以為武煬非礼故特書立此不言立者得變礼其說非是蓋因考宮而書則別立之罪自見矣

初獻六羽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穀梁傳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程子曰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

謂之羽而不曰佾也〔范氏曰〕佾之言列八人爲列羽翟雉之羽舞者所執人執一羽不言六佾言佾則干在其中〔杜氏曰〕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汪氏曰〕武舞執干執干楯也所以扞難文舞執羽翟羽有文也書言舞干羽于兩階蓋二者並用〔孔子曰〕羽翳也山海經五采之鳥名翳蓋或翟或翳惟取其文耳佾者舞列之名則干羽皆在其中但言羽則舞干不與矣春官樂師有羽舞有干舞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司干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無則祭祀或文舞武舞並用或止用文舞而不用武舞也

初者事之始〔鄒子曰〕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汪氏曰〕洪範初一曰五行易卦第一爻曰初善者復其初惡者變其初作事者必慎其初故初者肇事之端不可不審也

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杜氏曰〕魯唯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汪氏曰〕祭統成王追念周公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使成王命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今按劉氏意林謂魯惠公之世禮壞樂崩請于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夫齊桓晉文輔翼王其功甚大不過名伯賜命尹氏授策而已耳晉文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豈以魯惠無功於王而

遽以天子之禮樂賜之耶以爲惠公自僭則當時諸侯强盛惟吳楚無知僭稱王號桓文威行天下幾於攺物然終身不敢用天子之禮孰謂惠公而敢僭之耶若曰惠公請于周平王亦未必從之也程子朱子皆信戴記遷史之說其必有所見矣

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問群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汪氏曰言初獻六羽善其復正（張氏曰獻者不宜獻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群公之廟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一言而盡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沙隨程氏曰獻六羽是以妾僭夫人也

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汪氏曰諸侯之大夫而僭天子之禮豈復有上下之辨（朱子曰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雖欲僭無此樣子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

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汪氏曰魯僭天子禮樂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罪諸侯六佾而魯僭八佾隱公以仲子別立宮當下於群公之廟疑於羽數乃從衆仲而攺用六羽蓋隱公之心若曰先公之廟可循舊用天子所賜之禮仲子別宮祇當用諸侯之禮而不知一君之妾不可與君同安可用諸侯之禮乎聖人書曰初獻一以嘉隱公復王制之舊一以著其崇寵妾之過也孔子之時季氏舞八佾則卻隱公惟用六羽於仲子之宮而群公仍僭八佾厥後成風敬

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用小君之禮則隱公爲仲子立宮而
獻六羽有以啓之也聖人書此固爲隱公喜而亦深有遺憾
云公穀皆云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皆樂舞之數自
上而下降殺以兩諸侯既降於諸公則諸伯當降於諸侯而
用二佾矣子男復何所用乎況禮經所記廟制堂制衮旒席
數五等諸侯皆同豈以舞佾而獨異其制乎尸子又謂天子
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夫春秋諸侯僭侈循習
爲常舞於郊禘門觀皆不貶損何獨羽數而貶損乎且妾廟
降於諸侯乃其常也春秋亦不書矣廬陵李氏曰書
初例二初獻六羽復正之初也初稅畝變古之初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
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
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
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
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程子曰先邾人爲主也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
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家氏曰邾
序鄭上著

其爲兵首所以貶也或曰宋實啓釁而邾應之邾其無罪乎曰邾見侵於宋當告之天王請之方伯聲其罪而治之不當間鄭宋之隙而借鄭以伐宋因彼之憾復已之私春秋所不與也是故邾爲首鄭次之鄭以伯爵之國而序乎邾之下亦所以貶也

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茅堂胡氏曰諸侯序列以爵之尊卑則名立）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汪氏曰會盟則先主會征伐則先主兵）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者必深絕其黨（茅堂胡氏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春秋之所重故雖將卑師少亦書于策而曲直之辭其文可見汪氏曰左傳云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而經序邾爲首不書王臣蓋鄭是時爲王卿士故擅興天子鄉遂之兵非王室遣將故不書也）

螟（音冥）

（蟲災始此公羊傳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程子曰書螟書蟲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音特）食節曰賊食根曰蟊（莫侯反）國以

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詩云[聲上]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薛氏曰〕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賢者睹災變而恐懼脩省消災變之道也〔朱子曰〕書山崩地震螽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也故書〔家氏曰〕宇宙之內一事之逆其常一物不得其所日星示異水旱螽螟告災皆人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及於民亦必書示人君譏分之當謹耳哀十二年冬螽註者歸過於司曆之失閏此謂臣所以蔽災而諉於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螽螟之旨哉〔汪氏曰〕春秋書螽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者二在莊公之世者一書螽者十而桓僖文襄四公之世各一宣公之世者三哀公之世者三書蝝生者一亦在宣公之世蓋宣公以弒見得國而又改法稅畝重困農民故螽蝝水旱飢饉之災比歲相仍猶不知恐懼脩省以消天變聖人備書爲後鑒也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宋鑑〕神宗熙寧五年御史張商英言刑部立法應蝗蝻爲害須候其撲除盡靜方許以聞則陛下欲於此時恐懼脩省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隱亦晚矣王安石曰條貫已令轉運司申奏安撫司有何限令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笑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彄苦侯反

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穀梁傳隱下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按左氏臧僖伯卒僖謚伯字汪氏曰僖伯以先公子必未賜族蓋左氏追稱氏如陳桓未卒而稱陳桓公伯寵於王高氏曰其子臧孫達嗣是爲哀伯自是終春秋臧氏世預魯國之政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汪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故不書葬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何氏曰所見之世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之世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之世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去聲汪氏曰宜也謂然隱公不得賞旌旌節之權衡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去聲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永嘉陳氏曰穀梁云隱不爵命大夫蓋謂隱攝而非君也然其生也稱公侯歿也稱

豈魯之臣子皆以君待之矣非攝也豈有不爵命大夫乎彼見無駭之不稱公子求其說而不得故云爾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書圍之始（左傳）以報入郛之役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役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汪氏曰明年冬書取長葛既不稱侵伐又不繫鄭故知圍經年也■**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高氏曰圍人城邑者其兵必衆而稱人者貶之也（張氏曰宋殤以郑鄭伐己之故報怨於鄭聲其罪而圍其邑踰年乃取著其暴虐阻兵之甚也（臨川吳氏曰前書莒人伐杞取牟婁一加兵即取其邑取之易也宋雖加兵於鄭之邑而取之難故圍之經年乃能取（陳氏曰伐國不言圍邑自僖以前則書之僖十八年邢狄伐衛圍菟圃不書至二十三年書齊侯伐宋圍緡二十六年書楚人伐宋圍緡之役皆不書矣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爲重也（蜀杜氏曰春秋書圍四

十四伐國而言圍者九此爲之首書伐書圍書取惡之也廬陵李氏曰伐國圍邑四而有二例伐鄭圍長葛伐宋圍緡皆著其暴也齊侯伐鄭圍新城則又以著其無貪地之心辭同而義異矣或曰外伐之圍邑僅四魯一國而被伐圍邑亦四何也趙子曰內事詳故悉書外事不告則不書矣

甲子　桓王三年　六年　齊僖十四　晉哀侯光元年　衛宣二　蔡宣三十三　鄭莊二十七　曹桓四十　陳桓二十八　杞武三十四　宋殤三　秦文四十九　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作渝

左傳更成也　公羊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末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爲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程子曰魯與鄭舊脩好既而迎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言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汝霖程氏曰輸如呂刑輸而孚之輸我無欲平之意而鄭輸其平於我（臨川吳氏曰來者彼來求我非我往求彼也輸謂輸寫其情不謂兩國皆有忿怨如也之不平今悉劃削而使之平也輸平猶曰納欵也上年魯嘗同宋衛伐鄭今鄭釋其怨而求和於魯故曰來輸平（杜氏曰和而不盟曰平）鄭人曷爲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魯宋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江氏曰內諱獲故言止）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孫氏曰鄭來輸誠於我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高氏曰曰來輸必有求也（汪氏曰經書平者凡六惟此言輸平輸之爲言必有貨賂行乎其間而非虛言求平矣平乃鄭志而非魯志苟不以利啗魯則魯必不從也）曷爲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枋而

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脩睦以藩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爲以利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簒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張氏曰）鄭莊之納平爲合黨敵宋許是以不憚屈巳請和於魯繼以納邴而求鄭求許所以爲敗宋入許之權與魯隱亦入其術中而不悟也（永嘉呂氏曰）言來輸則有自屈損之意鄭豈誠敬魯哉亦豈誠畏魯哉亦豈誠欲與魯釋其舊憾而爲玉帛之好哉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可離之隙於是屈損以求成耳（陳氏曰）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今鄭先來與魯平就合齊魯之交自此以後魯合於齊鄭而離宋魯之交矣平不書必繫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明年宋陳及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及莒平哀八年及齊平皆不書書鄭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

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劉氏曰公羊謂敗吾成穀梁謂不果成皆非也平者兩國約不相背云爾四年伐鄭平絕可知安有鄭人又來請絕前平乎左氏作渝平蓋字誤（朱子曰）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以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盧陵李氏曰輸平三傳不同公羊以為此郎言狐壤之戰諱敗獲而書輸平已為無據穀梁以為魯舊與鄭平至此而絕又與役日歸祊會鄭之事不合要之皆非的論胡氏魯與鄭有售怨之說本杜氏納成之說本臨江劉氏葢鄭莊之納成非有講信脩睦之心而深為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巳求和於魯魯亦溺於利欲之私陷其術中而不悟是以盟宿遇清之妒一變而為取郜取防之焦矣又曰平例五胡氏曰輸不者惡鄭之以利相結也宋楚平皆書人者惡華元子反之擅也暨齊平者惡魯之附夷狄而得平也及齊及鄭平者惡魯之侵犯大國而急於平也此詭固然然春秋之平而不書者多矣何獨書此要必兼陳氏之詭方備外平莒及郯不過平怨之平爾

附錄 左傳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五蓋反）

此齊魯交盟之始（左傳）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杜氏曰）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臨川吳氏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廬陵李氏曰）齊大師之後受地于王方百里者五東方之國莫大焉自師尚父十二世至釐公巳稱東州之小伯然是時宋亦以先代之後爵居上公方與魯為好未可間也故假鄭以求魯魯一溺於論平之利再猶於艾之歡三誘於祊田之歸四惑於不王之告而魯於齊鄭之交周矣他日齊伯之成謂不始此故啖氏之說不為無見又日書公會齊侯盟者四艾齊僖小伯之初也柯與扈齊桓圖伯之初也于黃齊景爭伯之初也春秋皆書會明齊志也何偪不書日信齊桓也（汪氏曰）宋殤既合五國之師伐鄭又出師圍邑經年而取之鄭之怨宋深矣去年與邾伐宋未足以釋其怨故特平齊魯以為他日伐宋之謀魯與齊盟而曰鄭莊合齊魯者以三年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故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升魯志而齊欲為盟也書盟于艾著齊僖之伯之始書萌于黃著齊景爭伯之終前乎于艾雖盟石門然未與魯平則黨與未盛也後乎于黃雖次垂葭會牽會洮矣葉蔡伐晉伐宋而無盟矣凡書盟皆春秋所惡比事以觀而世變可知也

附錄

（左傳）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七月

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程子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 何氏曰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春以正月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正矣 孔氏曰年有四時交錯互舉以爲史記之名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 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

亨利貞（左氏曰乾健也天之德也天以至健故能運四德於四時君子以至健故能體四德於一身聖人以至健故能行四德於兩儀之間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元者物之始於時爲春其在人則爲仁其發則惻隱之情而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月令天子賞公與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是體乾之元亨者物之通於時爲夏其在人則爲禮其發則辭讓之情而所以品節乎親親仁民愛民之等差者也月令天子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體乾之亨利者物之遂於時爲秋其在人則爲義其發則羞惡之情而所以節斷事物各得其宜者也月令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脩法制戮有罪嚴斷刑是體乾之利貞者物之成於時爲冬其在人則爲智其發則是非之情而所以分別事理以宰萬物者也月令天子察阿黨使罪無有掩蔽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固封疆備邊境命將講武飭兵事是體乾之貞春秋於每年備四時明人君當奉若天道體乾之四德首時必書月朔人君當謹守王度奉天子之正朔與其法制禁令王者承天而禮樂征伐行於天下諸侯奉王而德刑賞罰施於國中其理一也）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視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左氏曰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自聖人以下不能體乾之四德毫釐有差則天壤易位一物不得其所而天變應之宋神宗時王安石言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王珪言天象旣如此必至

於用兵亦天數也此皆人臣不能諫人君敬省以答天戒蓋不通春秋之義而以爲天人異致故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作秋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穀梁傳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久之也程子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何氏曰不繫鄭舉伐者因上伐圍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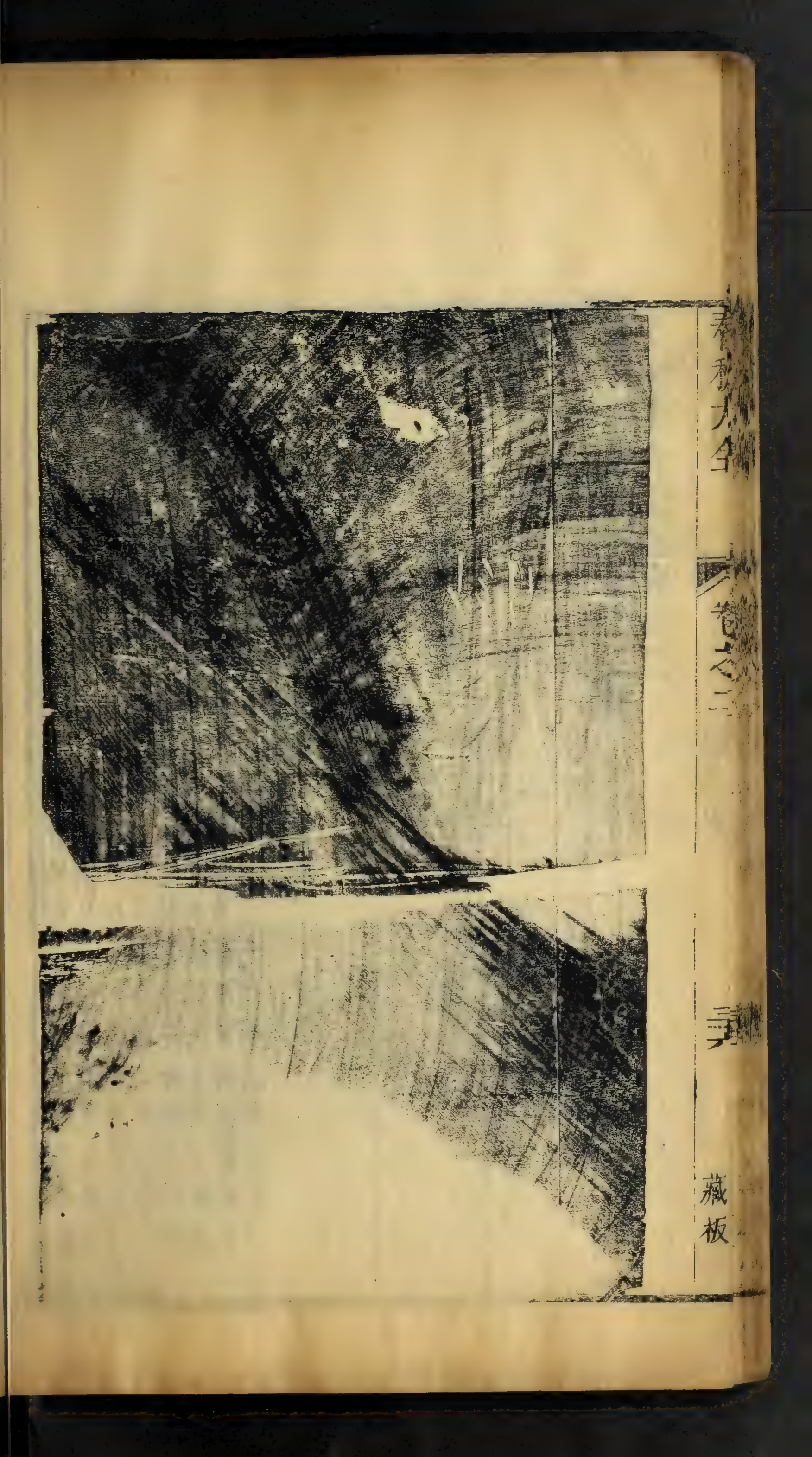
宋人恃疆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 汪氏曰彼此皆列國而伐之以圍其邑恃強也圍之期年是久役也環而攻之是用大衆也鄭邑而已取之是取非所有也直書而罪自見 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在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 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

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强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章欲反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於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去聲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張氏曰宋自去年聞長葛經年不解志在必取鄭莊不求保其上地人民反交結於魯爲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宋殤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覆國喪師以及其身汪氏曰或云交定言善惡之應與佛氏所謂果報者相似非也易文言於坤之初六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於噬嗑之上九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曾子曰出乎爾反乎爾天道好還無毫髮爽矣

此乃福善禍淫必然之理也若果報之說謂今世爲人後世爲異物負怨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豈有是理也哉○劉氏曰左氏作秋取長葛杜氏云冬告非也史之記事雖据赴告至其月日猶依先後次序假令以二月出師逾時來告猶言二月也豈据告時紀之於夏乎左氏雖采當時諸國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云冬傳云秋也

附錄左傳冬京師來告飢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終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三

隱公下

乙丑桓王四年七年齊僖十五晉哀二曲沃武公稱元年衛宣三蔡宣三十四鄭莊二十八曹桓四十一陳桓二十九杞武三十五宋殤四秦文五十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程子曰伯姬爲紀侯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閔其無終也

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見公

羊傳莊公十九年必格之間時者所以定名分塞亂源也〔汪氏曰同時而行則娣妾之名不察其生子也嫡庶之分已定亂何由作〕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汪氏曰春秋常事不書非禮之常而書之者必有美惡存焉〕〔孫氏曰媵書者為莊十二年歸于鄫起〕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蘇轍字子由有集傳十二卷〕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男堂胡氏曰小國大夫稱人〕至於接我則書〔汪氏曰二年書紀履緰來逆女莊二十七年書莒慶來逆叔姬〕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鄫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何氏曰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終有賢行能處隱約合克婦道故重錄之高氏曰婦亦書歸猶堯之二女降于潙汭皆曰嬪張氏曰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鄫以奉宗祀殁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其末必錄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汪氏曰賈逵謂隱公辱於先君之女故盛禮而歸之如歸嫡之禮又云紀貴叔姬故書以刺之聖人豈逆計其他日之賢而書之哉今考春

狄諸侯寵嬖妾媵蓋多有不足煩聖筆之錄苟隱公厚先公之女必不以為媵矣夫子作經以垂勸戒則以為嘉其賢者之義或近之安可以史官一時之例而議春秋萬世之法乎子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唐太宗以武氏為才人所以起偽周之亂書玄宗冊壽王妃楊氏所以起馬嵬之奔納才人冊諸王妃法不當書而朱子書之亦春秋之意也

滕侯卒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汪氏曰國小而慢之是弱其君情疎而薄之是怠於礼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佚其葬

〔汪氏曰〕成十年公如晉葬景公襄二十八年公如楚葬康王地非同盟謂非同方岳之盟

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茅堂胡氏曰〕人之所以爲人中國所以異於夷狄以其有人道也無人道何以爲人如滕於魯以近則鄰國也以親則同姓也又覲東后則同至於方岳之下卒而不葬強陵弱爾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汪氏曰〕非責也責不赴告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汪氏曰〕責魯不會○〔趙氏曰〕左氏云同盟薨則赴以名於理未安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亦云寡君不祿而已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惟九人不名〔啖氏曰〕其不名公羊謂微國也穀梁謂狄道也按附庸及真夷狄皆有名況滕國文王之子孫雖至微弱豈無名乎

夏城中丘

此書土功之始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穀梁傳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

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必書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杜氏曰中丘在瑯琊臨沂縣東北

程氏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汪氏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三十二年城小穀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郚哀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皆以春此城中丘九年城郎桓五年城祝丘莊三十二年築臺于薛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郛定十二年墮郈墮費十三年築蛇淵囿哀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郛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以秋是不時也夫不能內修德政以爲保民之本而劳民於守固之末如桓公懼齊鄭襄紀而城祝丘莊公俱齊桓討納糾之罪而浚洙文公既取須句備邾而城郚患莒人之外偪而城諸鄆宣公欲叛晉而城鄆襄公聽南遺之姦謀假事難而城費因齊靈之叛晉屢來侵伐而比年城成郛城西郛城武城定公從伯令侵鄭懼而城中城復叛晉党范氏而城莒父及霄哀公亦党范氏

而比年城敔陽城西郛城毗城邾瑕皆非義也況於築臺囿以為遊觀之樂新延廄以示牧養之奢作門觀以僭天子之制毀泉臺以彰先祖之惡築館以主讎人之婚而忘通喪之礼其罪又可勝誅乎至於會晉悼城虎牢以偪鄭會晉平城杞而私其母家亦非義也**雖時且義亦書**汪氏曰桓十六年城向莊二十九年城諸防文十二年城諸郛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鄆九年城中城襄十三年城防十九年城西郛城武城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漆皆以冬修城得農隙之時定公墮郈費以弱私家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滅繼絕仲孫蔑會晉定城成周以藩王室皆合於義而亦書之**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張氏曰隱公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興役事無故之工築妨農害民春秋深譏之臨川吳氏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惟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農以足食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農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礼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啖子云凡城囯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礼曰城池以為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也茅堂胡氏曰穀梁子之意為春秋時言之也城不可

無而未爲国之急易所謂設險非止於築城祇所謂城池亦固國之一事爾春秋凡城必書或志其非時或志其非制或志其非所得其時制又當其所而亦書重民力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或與民同其利或與民同其樂則不可以已矣〔王氏曰〕詩采薇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烝民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夫玁狁之難甚亟而城築之役乃須天子之命齊遷臨菑而仲山甫以上卿臨之是知諸侯國邑高卑廣狹皆有王度春秋之城築俱不禀王命故悉書以譏之不止爲不時重民力而已也〔汪氏曰〕內城二十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傳於此年并城郎祝丘及新延廐新作南門築鹿囿皆曰不時凡城於冬者皆曰書時或曰周之冬十月十一月乃夏之秋周之春正月二月乃夏之冬而左氏於城向諸防諸鄆平陽中城城防郎囿皆曰書時延廐南門亦曰不時何哉今考左傳言龍見而戒事則夏之九月而周之十一月也水昏正而栽則周之十二月正當役民之時也日至而畢則夏之十一月而周之正月也謂日至而畢則周之春不宜興土功矣經於他事書春夏秋冬而繼書次月則凡書時皆指四時之首月如成十七年書冬會伐鄭十一月公至十二月日食是也若城築蒐狩之事乃以時成通歷三月事畢而言之非獨指首月也詳攷經文則可見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剡國來聘之始〔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程子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弟兄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札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札秩如嫡卒致簒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汪氏曰〕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謂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爲嫡耳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紬之遂成簒弒之禍〔汪氏曰〕齊侯非不愛其弟也迷於其義故以愛爲害矣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

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師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昔康誥蔡氏傳天顯有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鄭因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啟無知簒弑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之而著後日之內始於僖公之不早辨也汪氏曰夫子作經雖不逆計其後日之事然於其寵愛之過特書弟以貶焉使後世之讀是經者考無知簒弑之所由始則亦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惟公弟叔肸書字蓋賢之也諸侯之弟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故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不言弟胡氏傳例在莊三年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弟十四書兄一齊年鄭語衛黑背皆罪其私陳光秦鍼宋辰衛縶皆罪其薄

衛縛彼夫皆可入陳光之側陳招兄稱公子而後稱弟亦以陳侯有寵愛之私而致之也獨特將稱弟賢之也蓋以其善處兄弟之變者也公羊左氏同母之說程子力辯之而時氏亦曰聖人之教雖及兄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而即見陳外乎餘見叔肹下啖氏曰使使致問曰聘主人受之於廟以伸礼也孫氏曰大国聘而不使小國朝而不聘凡書者惡之張氏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與儀礼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礼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齊僖圖艾之盟遂遣使於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党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汪氏曰經書諸侯聘三十一齊聘者五始於弟年而終於慶封晉聘者十有一宋衛聘者各四陳鄭秦吳聘者各一楚聘者三魯以秉礼之國受同列之朝聘而尊王之礼寥寥罕見故悉書以示譏焉〔廬陵李氏曰春秋齊之聘魯五年之再來齊僖糾合之時也歸父之來晉襄未定之時也國佐之來齊頃有志於叛晉也慶封之來齊景初立而有志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尤加礼於魯至桓既伯僖七年公子友如齊之後魯使之聘齊者二十二而齊聘僅三至焉亦可以觀霸道矣

秋公伐邾

此伐邾之始［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程子曰］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奉詞致討曰伐［汪氏曰］傳例曰聲罪致討曰伐此云奉詞者執言以聲其罪其義一也不稱帥師者君行師從故君將不言帥師 按左氏公伐邾爲宋討也［汪氏曰］公拒宋而與鄭平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眛［音蔑］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爲宋詞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張氏曰］夫和大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宋之睚眦亦可和矣覩此而庇彼苟欲悅宋而忘蔑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書爲宋討邾之吉矣［汪氏曰］春秋一經魯君大夫與邾特盟者五與諸侯及大夫同會者十九與諸侯及大夫會盟者十邾子來朝者六來會者一大夫如邾者一公伐邾者六大夫伐邾者七微者伐邾者一及他國伐邾者一大夫圍邾者一及邾戰者一公敗邾師者一邾人伐我者三元年盟蔑乃與邾交好之始哀二年盟句繹乃與邾交好之終此年伐邾乃與邾交兵之始

哀七年入邾以邾子來乃與邾交兵之終邾之事魯不爲不敬而魯之虐邾愈甚比事以觀而罪自著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王聘之始胡氏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杜氏曰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汪氏曰凡伯周公之胤詩序其賢者皆其所賦蓋世爲王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戎侵魯之始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程子曰楚丘衛地見其以衆伐天子之使道用禁衛而我待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者非凡伯有失節之罪杜氏曰楚丘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薛氏曰〕言伐以兵刼之也〔董子曰〕執天子之使與伐國同罪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蜀杜氏曰〕凡伯過衛衛不當使及於難況又不救乎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張氏曰〕以者言能左右之而爲之以者亦聽其左右故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辱讐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至關則爲之告注賓客謂朝聘者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於境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注小賓客諸侯之使臣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注辟除姦人甸師率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饔之事共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主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汪氏曰〕天子之使過諸侯當侯在疆埸膳宰致饔司里授館犹懼不敬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詩〕旄丘小序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師之職戎伐凡伯于楚丘

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家氏曰天子之使戎得以邀而伐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連帥復不能爲王敵愾春秋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慢上諸侯無王也汪氏曰裔戎朝于天子王臣雖不以禮貌加之不過矣象胥之職特小過耳今王臣御天子之命聘於望國過衛而戎報私怨以兵衆刼之彼獨不念天子之命乎苟不念天子之命如勿朝而已矣戎不足責衛人坐視王臣之俘於戎而不能救患尊君之義安在哉此書戎伐非以其執詞而與之者其率兵徒之衆陵虐王人是横行中國不特無天子而亦無諸夏矣經之書伐本非與其討罪何况戎乎後此定王之臣單襄公聘楚而假道于陳則微弱益甚與滕莒小國無以異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王聘魯七始於此而終於宣公十年凡伯南季子家父皆不過大夫猶可也宰周公以三公之重王季子以介弟之尊而下聘禮益瀆矣隱僖之得聘猶可也以宰糾之聘桓以季子而聘宣寵篡弑矣○吳氏曰公羊曰其日伐大而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書戎狄侵伐滅入豈皆大之乎穀梁曰戎者衛也若實衛伐戎日戎是爲衛掩惡何以懲勸乎

附錄　左傳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丙寅 桓王五年 八年 齊僖十六 晉哀三 蔡宣三十五卒 衛宣四 鄭莊二十九 曹桓四十二 陳宣三十 杞武三十六 宋殤五 秦寧公元年 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至相得也 程子曰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杜氏曰垂衛地犬丘也 張氏曰垂近魯地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礼春秋之所惡也 高氏曰殤公常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焉矣州吁誅宣公立焉不可不終圖而未知宣公之從否故宋衛遇垂以謀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国不以礼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貶寓焉 陳氏曰宋衛之遇將以為參盟也遇例見四年 廬陵李氏曰垂之遇左氏以為宋衛有憾於鄭而齊欲平之蓋鄭之憾衛因公孫滑宋之憾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据然攷之於經後此瓦屋止三国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載之師又三国為党以伐鄭則宋衛此謀蓋有志

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齊僖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眞有平怨之本心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必彭反 公穀作邴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程子曰〕傳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衰不修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居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張氏曰〕宛鄭大夫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琊費縣東南〔陳氏曰〕曷爲謂之來歸五年鄭伯始朝王不禮焉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輸平歸祊皆遜詞也糾合之道也〔廬陵李氏曰〕祊許之易其謀始於輸平之時然不過借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也至是歸祊以祀周公爲辭者蓋隱然致易許之請而隱公從未許其易也鄭莊委分地以合党而不吝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隱公不察其深謀詭計而溺於一祊之入故于防中丘之會不能不狥之而敗宋入許陷于大惡而不悟使隱公不死尚不能久有許況桓公不義之立鄭伯適投其問而前日之謀盡行矣春秋所書不越數端而鄭之姦情備見先儒謂鄭莊小人

之推信哉又曰來歸例除晅來歸賵及內女季歸外皆來歸者五鄭祊衛俘之來以利而來也鄆讙不尚之來以禮而來也要之譬自外至而非勉强之文其善惡則不同矣季子來歸著國人之喜也

庚寅我入祊

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孫子曰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强入之也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汪氏曰六年輸平傳不言請歸祊然經書平例六他皆不言輸故知輸平請歸祊也〔高氏曰前年來輸平然曰輸而實不至〔薛氏曰與我則曷謂之歸前年賂我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何氏曰巡狩祭天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曰湯沐諸侯邑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

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邑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程氏曰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范氏曰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君令諸侯京師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汪氏曰王制諸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則方伯之外他諸侯集可知然定四年祝鮀言衛取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衛亦有朝宿湯沐之邑矣廬陵李氏曰湯沐之邑何氏以爲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是則諸國皆有矣范氏以爲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餘則否胡氏從范說爲是其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

扶又反能巡狩矣杜氏曰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范氏曰王室微弱無復方嶽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强入之也趙氏曰入祊之義與歸入之入同言不當入貞用兵之入不同邑者先祖所受命於天子而以與人其罪著矣○陳氏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文譏之辭也○張氏曰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旣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祊可也書入者逆詞義不當受而據有之也東遷以來諸侯不朝王天子無復巡狩遂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此謀始於鄭伯輸平之時先以祊歸魯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其辭則以爲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所以免魯人不共先祖之罪而猶未易許田也鄭莊不憚委先祖所受王邑於人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卒使魯隱間齊於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於魯見鄭莊爲小人之雄罪之不可勝誅也○永嘉呂氏曰鄭藉繼陰不言入益鄭譎繼陰我故物也此言入則非我故物也左氏言以祊易許經文未見以祊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前年求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雖然其歸祊也固已覬覦許田矣特以祊求結於魯故姑緩之旣而桓公篡立於是要其許田始取償於魯左氏以其事比言而謂之

易也高氏曰鄭始於結魯以拒敵終歸祊以市魯魯桓篡君以求援故昭以償鄭其地雖若相易而事不相涉也鄆讙龜陰本我之邑歸則有之矣此特書入祊以其非我之有不當入也孟子謂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鄭之歸魯之入其罪均也汪氏曰鄆讙歸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益鄭莊貪魯人之易許而歸祊齊景服聖人之德化而歸鄆讙龜陰雖其義利不侔而皆出於中心之誠非勉強使之歸也故皆書曰來歸美惡不嫌同辭然此年書入以示其不順則非鄆讙龜陰之比矣○啖氏曰公羊云齊亦欲之按書我者言魯入爾何關齊事乎

附錄　左傳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大上禮也范氏曰名所以相別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家氏曰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烏得不名趙氏曰諸侯卒名之著易伐且降於天子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汪氏曰書稱堯舜禹皆不諱名至商湯始不稱名大戊武丁稱中宗高宗則不特周始諱名但至周而文始備耳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汪氏曰諸侯卒書名不惟別尊卑之等亦所以紀遠近別同異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汪氏曰宿男元年同盟杞與魯結昏而成公卒不書名滕同伐秦而成十六年滕子卒不名皆史失之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汪氏曰如此年蔡宣公及晉獻公惠公之類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

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甍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此參盟之始[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杜氏曰齊侯尊宋使主會也[汪氏曰此後齊鄭伐宋入郕入許則宋雖欲絕鄭而齊終不肯與鄭絕也[張氏曰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其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大國衛亦北州大國也正可因此為講信修睦之事庶幾民息肩之圖而盟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覩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此諸小人乎時指天日為誓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也[廬陵李氏曰瓦屋之盟左氏以為齊卒平宋衛於鄭而鄭

不與何也蓋宋衛忿鄭之謀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忿爭皆以強弱爲進退齊最强宋衛次之鄭則小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則宋衛之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瓦屋之盟宋衛雖屈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絕也其說精矣然鄭莊固挾齊以自強齊僖亦資鄭以糾合故瓦屋雖以王爵尊宋而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發於鄭人是齊僖陽尊宋衛而陰固鄭黨宋衛不悟而僖襄之小伯桓公之剏伯皆原於此矣）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詰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於妙反）劑亂然後有交質（音置）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葦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陳氏曰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乎輸平於魯齊亦爲艾之盟以平魯爲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東諸侯之交盛矣）（高氏曰諸侯自相盟王法所不容況京師近地而三國敢盟于此故詳日以謹之）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歃（音出）天子口血未乾（音干）而渝盟者有矣（汪氏曰此

盟齊背宋元年盟蔑盟宿魯背渝盟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汪氏曰隱三年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爲周四月鄭祭足取溫之麥秋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昭〕二十年宋華向取大子欒與母地辰公子也地以爲質公亦取華向子亦爲質冬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汪氏曰參盟者齊盟之端胥命于蒲會于蕭魚春秋之不盟者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家氏曰春秋初年有兩國相盟者魯盟邾盟宋紀莒之密齊鄭之石門惟兩國爲盟也今而參盟宋爲首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兩國自相攻伐者莒入向無駭入極鄭伐衛莒伐杞爲兩國自相伐也四年宋陳蔡衛合兵以伐鄭於是始有四國之伐宋爲首亦責在宋也春秋於參盟會伐皆以宋爲首正無王之戮也〔永嘉呂氏曰瓦屋周地也三國會于此既不入覲于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於畿甸之近境其蔑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是盟也關於世道升降之機尤不細也〔王氏曰自入春秋書盟者七前此皆兩國交盟猶之可也今宋齊衛參盟則合黨之心熾矣故皐鼬之盟會者凡十八國而王朝之元老如劉文公亦與焉此參盟之積也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之瓦屋乃在周地無王之迹彰矣故秋泉之盟七國入王城而王卿如王子虎者亦與焉此瓦屋之積也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穀梁傳〕月葬故也〔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趙氏曰〕公羊云卒名葬不名卒從正葬從主人按葬時舉謚不須重言名史體當然不要立義

〔附錄〕〔左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

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左傳〕以成紀好也〔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程子曰〕鄭國之交講信脩睦可也安用盟爲公屈已與臣盟義非安也〔杜氏曰〕浮來紀邑〔張氏曰〕浮來莒地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趙氏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也凡經書公及大夫皆譏公屈礼而與之盟其書外大夫名則是罪外大夫及處父盟是也〔陸氏曰〕非大夫敢盟公公自欲與之盟爾特書公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朱子曰人能謙則居尊者其德愈光居卑者人亦不能過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爲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蒲侯反多益寡稱尺證反物平施始豉反程子曰謙有亨之道損過益不及以施於事稱物之宜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居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高氏曰莒雖小國入向伐杞其力猶能及他人故公結此盟以求援張氏曰傳稱以成紀好隱公於小國不憚屈已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詛以国君之貴下比小国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家氏曰凡公與强国之大夫爲盟不書公及諱强國之以無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爲盟則不諱公以公自欲與之爲盟非彼小國之大夫要公必欲爲此盟也齊高傒晉處父之强國之大夫也莒人小國之大夫也魯莒自春秋以來有未平之隙前此紀人爲之平今隱公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患而及其臣爲盟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於礼者也○劉氏曰公羊謂實莒子稱人則從不疑也夫公及小國君盟何不可而反隨微者卑稱乎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莒人卽莒大夫微故稱人耳若可言人及晉處父盟何不曰及晉人乎

螟

程子曰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高氏曰書螟者三隱二莊一螽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莊公之後二百年皆無螟耶

附錄左傳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公穀作侅

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梁傳無駭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程子曰未賜族書名而已杜氏曰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卒而後賜氏故不書氏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音協）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汪氏曰字魯三桓鄭七穆之類謚宋戴氏衛齊氏之類官如晉士氏中行氏之類邑如晉韓氏魏氏之類）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音縣）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禮記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張氏曰春秋無駭俠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俠之未賜族不爲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

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先王之礼毫釐之過則生亂啟釁常必出之學者不可以不攷也○汪氏曰穀梁謂隱不爵命大夫然傳稱司空無駭而又帥師出境則為大夫明矣特未賜族耳

丁卯　桓王九年　齊僖十七　晉哀四　衛宣五　蔡桓侯封人元年　鄭莊三十　曹桓四十三　陳桓三十一　杞武三十七　宋殤六　秦寧二　楚武二十七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問諸侯非正也程子曰周礼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礼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周礼注時聘者亦無常期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

也廬陵李氏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故穀梁非正之說范甯以爲會詳而趙子亦曰王政行也天子使使聘諸侯所以治恩惠考政典也然胡氏獨取穀梁者蓋周禮乃古者王室親諸侯之常典而穀梁氏則深究失春秋王聘之失不可非也

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禮記王制註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周禮邦畿外五百里侯服歲一見又五百里甸服二歲一見又五百里男服三歲一見又五百里采服四歲一見又五百里衛服五歲一見又五百里要服六歲一見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慹若八反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孫氏曰桓王不能興衰振治統制四海以復文武之業反同列國之君使使來聘桓王之爲天子可知也朱子曰諸侯不朝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國是甚道理

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成公十三年朝于王所者二僖二二

十八年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僖三十年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臣八年公孫敖宣九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又文九年叔孫得臣昭二十二年叔鞅會葬故不數然敖亦吊喪不至蓋據經文如京師無弔喪之文故併及之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七年凡伯此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錫命者三莊元年榮叔文元年毛伯成八年召伯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高氏曰前年凡伯來聘而戎輙伐之諸侯莫有救王臣之難者王臣不問復使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道甚矣〇張氏曰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爲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室春秋詳王使之來魯讀者自知隱公之罪矣〇汪氏曰隱公之立既不禀命於周宰咺祭伯接踵魯庭而不類見於平王武氏子來求賻又不奔喪會葬及桓公卽位又不入覲而奄然受王

臣之兩聘接滕薛之旅朝終其出不遣一介行李造于京師荀曰攝而不君則若何此歲出會諸侯耶春秋錄王臣之聘惟隱桓之世最數隱不克終桓負大惡不善之積益有由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

庚辰大雨雪

雨于付反

左傳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穀梁傳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

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汪氏曰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雨雪爲異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電不雷已出電必書矣高氏曰大雨震電者大雨而又震電也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何氏曰雷電陽氣也有聲曰雷無聲曰電周之三月雨當降雪雖下雷當闢於地中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日者一月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月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變文爲異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大怒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高氏曰凡稱大者皆非常之詞夫天反時爲災人反德爲亂隱公以讒困爲名乃從事兵爭此反德也利將反爲害親將反爲賊天之儆戒深矣而弗敬弗戒以及於難○劉氏曰左傳云大雨霖以震經無霖字傳無電字傳誤耳又云雨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是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日雨平地尺雪各一而已且非可怪者也

挾卒 挾公穀作俠

〔公羊傳挾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挾者所挾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不成爲君也〔杜氏曰挾魯大夫未賜族〔王氏曰凡爵未至大夫謂之微者不列於春秋苟列則大夫矣

○**夏城郎**

〔左傳書不時也〔汪氏曰郎魯邑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禮記坊記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魯嘗城費音秘城郈其從復墮許規反焉〔汪氏曰襄七年城費定十二年墮郈墮費今按城郈不見於經然經書墮郈則郈城不度可知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才代反又音再日至而畢時也〔汪氏曰龍見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

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謂大火心
星火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昬正謂今十月定心昬而中
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日
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
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
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
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林氏曰〕財用築作具也分之使均幹
楨也立幹而後施板以築而平之畚
盛土器築實土器稱量其輕重取土用物作爲程限議遠察
邇均其勞役城基址足行其廣狹度高曰揣度深曰仞具備
也餱乾食也量度監主之有司
計工約日不過素所慮之期也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
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襄陵許氏
曰〕七年城
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于時動衆恃城保国亦已
未矣〔高氏曰〕魯自受祊之後將爲鄭伐宋又恐他国之議其
後者故城郎以備之〔汪氏曰〕城者所以禦暴而保民今既城
郎宜可以禦暴矣後此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莊十年齊
師宋師次于郎不能禦暴反以召亂是知禦暴禁亂不在乎
城郭之固苟能力於爲善自強於政能治其國家則誰敢侮
之哉公之元年費伯已帥師而城郎九年之間再興土功他
日莊公築臺於郎文公毀郎臺昭公築郎囿魯之諸君其勞

氏於郎赤巳甚矣盧陵李氏曰郎魯近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再城之而桓之世三國來戰于此莊之世陳蔡之侯亦次于此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于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築圃又皆在此始也怵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爲游觀之地矣

秋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邴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杜氏曰防魯地高氏曰防宋地明年魯遂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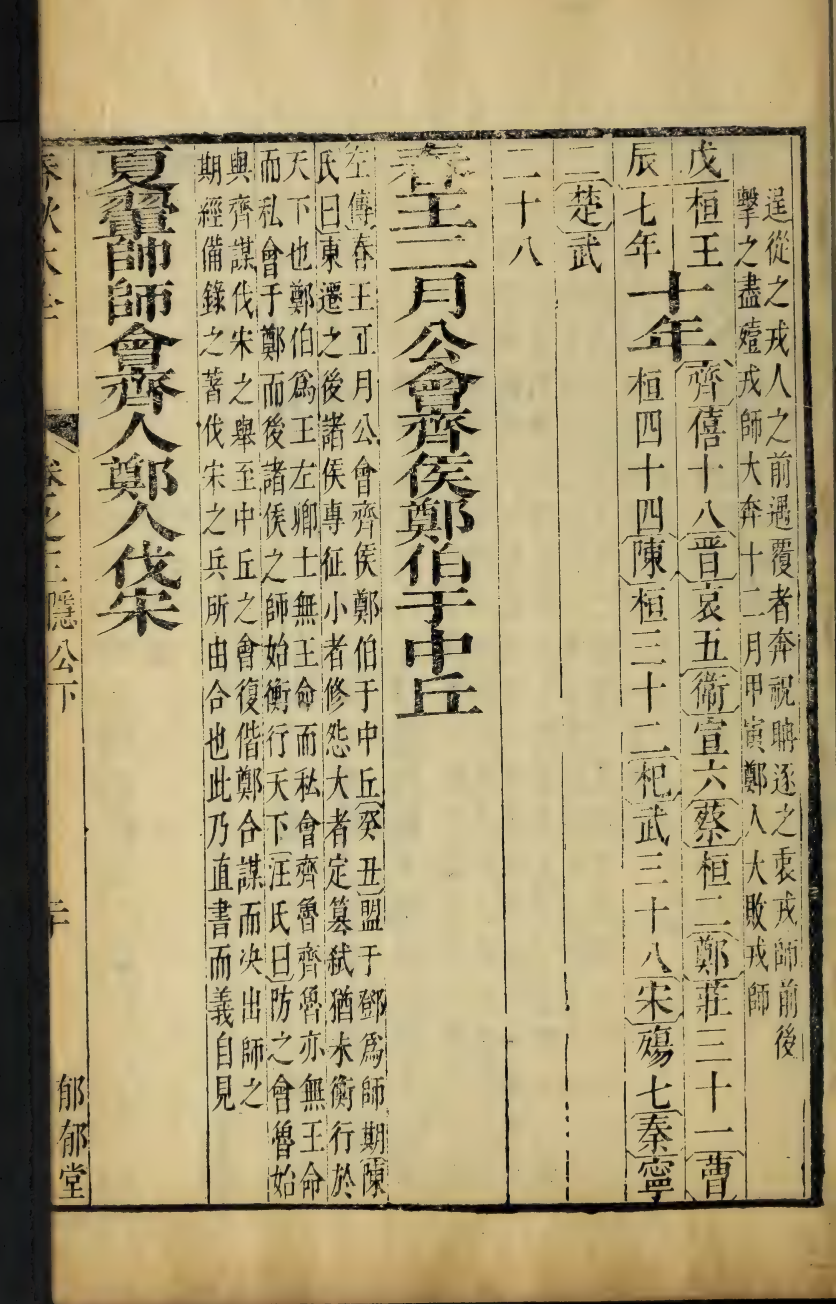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周禮秋官大行人注時會鄭氏曰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此謂非時而

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趙氏曰〕凡相見於外曰會〔臨川吳氏曰〕諸侯相見於野曰會或各国君相見或君臣相見或各國臣自相見或講好或謀事皆謂之會〔永嘉李氏曰〕凡書會皆非正也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各存乎其事焉〔汪氏曰〕曲禮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乃預謀間地尅期而往朝于天子耳春秋書會九十二皆非以王事而相會也公會者四十九夫人會者四大夫會者二十三外會者十三外會公者三通諸一經言之則會戎于潛爲春秋之始會吳黃池爲春秋之終自中國諸侯相會而言則此會防爲春秋之始哀十二年會衛侯宋皇瑗于鄖爲春秋之終始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禍終則從吳而私謀以兆戰国之爭魯何有於講信修睦之心哉故曰凡書會皆譏也惟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晉悼公以不戰而屈楚推至誠以待鄭礼因禁暴偃兵息民故書會伐而又書會爲一經之特筆可謂彼善於此者矣

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爲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音邵陵之舉不及是矣〔汪氏曰〕齊桓召陵之師雖非王命然仗義討楚責以王祭不供乃春秋用兵之最善者始則私相會爲

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郜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趙氏曰〕是時王室已微弱豈有諸侯稟命爲之討罪乎若實奉王命而討不庭明年伐宋必異其文不應依常例書伐〔張氏曰〕魯隱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祊志於踈鄭而佑宋故外爲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罪加於宋則與兵有名而其義可以招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爲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錄之如此殊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繻葛之役則宋殤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高氏曰〕此齊背瓦屋之盟與公遂謀爲鄭伐宋也隱公得利則合鄭既歸祊與齊鄭併力齊之强大可以爲助可以伐人故諸侯爭與之盟宋既與之謀鄭而魯鄭反與之謀宋也〔家氏曰〕魯與宋未嘗有怨齊於宋又爲同盟今魯陷於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將連兵以伐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以與師春秋書會于防誅始謀也霸者挾天子以令諸侯寔昉於此〔廬陵李氏曰〕經書公特會齊侯八防嬴讙艾櫟城濮平州夾谷是也

〔附錄〕〔左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伐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



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二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戊辰 桓王十一年 七年 齊僖十八 晉哀五 衛宣六 蔡桓二 鄭莊三十一 曹桓四十四 陳桓三十二 杞武三十八 宋殤七 秦寧二 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陳氏曰東遷之後諸侯專征小者修怨大者定篡弑猶未衡行於天下也鄭伯爲王左卿士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私會于鄭而後諸侯之師始衡行天下汪氏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借鄭合謀而決出師之期經備錄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强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家氏曰〕翬去族不稱公子誅也終隱之篇皆去其族隱之賊也至桓而書族以明其與桓同惡也書法明甚或者乃以爲與無駭挾同例其可得而例觀乎〔陳氏曰〕會稱君伐稱人略之也〔高氏曰〕齊侯鄭伯貶稱人者齊與瓦屋之盟鄭乃造兵之首春秋深惡之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于清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以兵加之始爲宋謀鄭既得鄭利今爲鄭謀宋又欲得宋利也唯知貪利不復顧義也〔王氏曰〕人齊鄭則公之惡亦可見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敗必邁反　菅古顔反

左傳曰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穀梁傳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程子曰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孫氏曰公與翬傾衆悉力共疾于宋又淩辰而取二邑故君臣並錄以惡之杜氏曰菅宋地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古報反

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公羊傳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何氏曰內取邑常書陳氏曰蔽罪於

魯也春秋再義利之辨苟以爲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郜防書
取譏不在鄭也濟西書取汶陽書取鄆田書取譏不在晉也
必若鄭伯欲易許田然
後可以言來歸焉爾
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爲主彼與
戰而此敗之也昔陳陳音陣曰戰詐戰曰敗
程氏曰設權譎變詐
以勝敵彼不得成列
成列而不得用故以獨敗爲文家氏曰魯於宋本無纖芥之
隙徒以歸祊之故爲鄭所役輩既帥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
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一月而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
暴辭婉而義見者也○劉氏曰左氏云鄭書入郜入防以歸
于我經但言公敗宋師取郜防不言鄭伯春秋豈縱漏鄭伯
取邑之罪反授之其君耶又云鄭莊公可謂正矣不貪其土
以勞王爵亦非也鄭苟以王命討宋得
其土地當歸之王何得專而裂之耶

秋宋人衛人入鄭 [illegible]

程子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国故二国入之高氏曰宋
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郜宋衛已乘其
虛而入之矣春秋無義戰宋有奇譎輕爽如宋衛之入鄭書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

（經）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旣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公羊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王其事也程子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載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惡甚矣（高氏曰）

稱伐稱取兼之也（薛氏曰）伐取者何言擊而奪之也（高氏曰）宋旣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書得三師之輕重焉是宋衛雖入鄭不能爲鄭之弱也（臨川吳氏曰）取猶克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哀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之類謂敗其兵而悉俘其衆也

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芳復反）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莊子僖卞邑大夫史記陳軫傳莊子欲刺虎館竪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復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然之有頃二虎果鬬莊子從傷者刺之果有雙虎之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

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家氏曰鄭自克段以來汰於用武伐衛伐宋入許敗王師皆極其兵力所至今也用奇一舉而取三國之師其不曰善戰可乎書鄭伯者目其人也善戰者服上刑奚爵與之有哉汪氏曰公穀皆謂鄭因三國之力而取戴然鄭方與宋鬬宋可資其力以取戴宋衛方入鄭而連蔡以伐鄭之與國必不肯資鄭之力而使之取戴也。廬陵李氏曰程子以爲鄭載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此說爲當胡氏以爲一舉而兼三國之說

附錄左傳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作盛

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程子曰討不會伐宋也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

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王氏曰後世矯天子之詔假人君之命而興兵以報私讐快私忿者代代有之甚至如唐之宦寺藩鎮劫帝遂出肆無忌憚夫亦春秋之法不行故耳廬陵李氏曰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之元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則猶爲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畀虢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豈非兩朝之後周復用之而鄭之所以周旋王室不過爲矯假報復之私初非有忠輔之誠也十一年之入許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詞也卒之敗宋入郕入許納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爲鄭伯之所欺也

此說據經爲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爲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高氏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故著而日而又入之薛氏曰於此郕再入矣諸侯專兵而小國無以措手足臨川吳氏曰蓋自五年衛入郕之後郕遂服屬於衛故爲衛之與汪氏曰入春秋之始兵爭敝擾未有若是年之尤甚者也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莊又圍戴取三國之師猶以爲未足且偕齊入郕一伐一入迭勝迭負彼此交侵其虐與戰國之殺人盈野者幾如介兆於此矣

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所以始於隱公也

已桓王**十有一年**于寶曰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曰有○

巳八年齊僖十九晉哀六衛宣七蔡桓三鄭莊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宋殤八秦寧四楚武三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左傳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爲禮乎杜氏曰薛奚仲之後夏所封國在魯國薛縣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去聲有反坫丁念反〔格菴趙氏曰〕諸侯與鄰國君相見主君獻賓賓飲畢反虛爵於坫上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亦反爵於坫上〔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為賓三辭三揖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如諸公之儀注謂相朝也〔吳氏曰〕人君相見曰朝朝也以朝時相見也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趙氏曰〕朝諸侯必有婚姻之好疆場之理故王者不絕其交焉〔汪氏曰〕大戴記朝事篇亦載諸侯相朝之禮然亦間於天子之事而講之凡謂之相則有往復之義禮非若春秋諸侯以小弱朝強大也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汪氏曰〕滕朝者四杞邾朝者各七曹小邾朝者各五郳朝者二薛紀穀鄧郳部蕭叔之朝各一魯皆未嘗報聘或屢往而不納以歸〔汪氏曰〕昭公七如晉見止者一至河乃復者五定公亦嘗如晉至河而復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永嘉呂氏曰〕魯之所如者齊也晉也其甚者則朝遠夷之君而齊晉未嘗朝魯也魯之所

受朝者滕也郳也薛也杞也曹也否則夷狄之附庸而滕郳薛杞曹未嘗一受魯之朝也蓋齊晉盛也楚則所畏也滕郳薛杞則土地狹隘而不能與魯伉也僖公立三十三年朝王所者再而如齊者三成公立十有八年如京師者一而如晉者四他無有朝　王所如京師者矣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汪氏曰經書齊聘者五晉聘十一宋衛聘者各四楚聘者三陳鄭吳秦各一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禮記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注旅衆也范氏曰總言之者同時俱至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劉氏曰兼言之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魯尚不敢同日而參盟豈有南面之君來朝而令同日並見乎隱君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議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張氏曰凡諸侯朝各書之昔穀鄧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昔邾牟葛及今滕薛同日行禮同月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今隱公於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又不特見而使同日旅見非禮甚矣高氏曰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也乃班見于魯豈有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異姓爲後謂朝天子時耳薛氏曰滕薛旅見賓主皆有罪汪氏曰齊侯鄭伯如紀亦兼言之豈旅見于紀乎蓋書二君來朝則是

亟行朝禮書二君如紀不過同生紀因非施行朝禮也然僖二十八年兩朝王所皆諸侯並朝襄二十八年公如楚亦諸侯同往經皆不書他諸侯者春秋主魯書魯以見其餘耳或問諸侯來朝王臣及大夫來聘皆志之何也李堂胡氏曰諸侯之邦交歲問中聘世朝此常事也春秋書或聘或不聘或朝或不朝或過厚而數或過薄而疏無有合於中聘世朝之禮則不可以爲常事矣故悉書于策以見天王方伯諸侯治亂强弱安危是非邪正之迹爲後世鑒○永嘉呂氏曰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日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謂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左文作郲〔左傳〕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杜氏曰〕時來鄭地臨川吳氏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爲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爲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釣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於已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高郵孫氏曰隱之出十二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欲當正君之礼聖人本其意而畧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服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相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以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也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以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

詛之將何益矣〔程氏曰〕書及內爲主也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杜氏曰〕許潁川許昌縣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潁川吳氏曰〕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之專功將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爲主兵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侯以克許非已功而不敢受乃以讓魯魯又以克許非已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鄭鄭即受之而不辭雖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書入不書滅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入者亡國之善辭何善也以爲猶愈於取其土地而并絕其宗祀者爾

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高氏曰〕魯既爲鄭敗宋師今又爲鄭入許蓋由歸祊之故也〔王氏曰〕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邑今之入許魯助鄭以奄鄰壤稱及志公之所欲也〔蜀杜氏曰〕書公及者目公主之也書公而齊鄭稱人則後世必以公及微者故目其爵所以釣其訊之之義訊在書入而不在稱爵也〔廬陵李氏曰〕春秋一事始書會而後書事惟此年及桓元年垂越之會盟皆所以著內外之志也桓十二年會武父至伐宋則書及何與此同桓十六年會曹夏伐鄭則仍書會非獨魯之所欲矣此可以見書法之謹也又曰許姜姓大岳之裔在潁昌長社與鄭爲鄰鄭莊并吞之志久矣將以三國共伐難於專利故小假存許之義內結許人之心而又使公孫獲以鈐制許叔則許昌鄭之內臣矣未幾莊公薨許叔因鄭亂以入許於是鄭許嘗復敵然齊桓既伯許從於會盟三從於征伐許之事齊尚諱齊之

救許亦至則雖有楚人之鬬鄭人之侵無能爲也及晉伯以後許專心事楚無復中国之預故晉文圍以諸侯晉襄伐以三國悼有荀罃之伐平有荀偃之侵以區區之鄭一歲而再用兵於許春秋雖狄鄭而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以後一遷于葉再遷于夷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越二年而滅於鄭鄭游速之于是則今日之入許乃後日滅許之開端也然首謀在鄭莊公以及得乃春秋惡黨惡之誅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音附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爲宋而伐邾爲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防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音偉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欲豈特始於惡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自强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

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

不可不察也〔劉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陳氏曰〕許莊公奔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故許男奔衛不書須句子來奔不書〇〔趙氏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左氏以爲有禮是長亂階也

〔附錄〕〔左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〇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〇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殺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〇程子曰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〇朱子曰凡魯君被弒則書薨而以不地著之蓋臣子隱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　茅堂胡氏曰立嗣必適無適則長其所從來遠矣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隱桓之母皆妾耳桓幼而隱長何得而徇愛憎之私亂長幼之序屬意於非所當立者而使長嗣不敢安其位乎故曰致隱讓國惠公之罪也晉平公寵少姜為制夫人之服及諸侯往弔則固辭曰非伉儷也由此知春秋時邦君之元妃卒嬖妾終不敢正以為夫人而指其子為嫡也審矣

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

之失也旣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東萊呂氏曰當授卽授何謂將授當營卽營何謂將營進退可否决之在我又安有所謂將耶茅堂胡氏曰决者智之君需者事之賊故曰致桓弑君隱公之失也汪氏曰羽父進讒之際乃吉凶禍福之幾投幾之頃間不容髮隱而果讓桓則宜亟召桓而授之位若不讓桓則宜急殺翬以杜讒佞不容斯須少緩今乃當爲疑貳隨之時而有趦趄狐疑之意使翬得以覘其跡而動於惡彼翬之兇逆見利而不顧其君殺桓之言不納則弑隱之謀進矣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茅堂胡氏曰書羽父使賊弑公子寫氏魯史本文也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茅堂胡氏曰晉董狐齊太史皆直書弑君君子樂道人善惡稱其惡况君子父乎仲尼作春秋然後於魯公書薨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當隱諱其惡而不忍道者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葢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劉氏曰魯史一官之守而春秋天下之法聖人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茅堂胡氏曰春

秋魯事多諱如公薨不地出奔稱孫滅國曰取易地言假之類非沒其實使後世無攷證也但微婉其辭不直書爾是故內失地則不書師敗績則不書親送葬則不書朝而不見納則不書**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張氏曰書君薨必詳其地以示正終不地者不暇辨其正不正而有不忍言者蓋弒也何氏曰若書曰公薨于寪氏桓輩之罪非徒不討後世無由識之矣汪氏曰或以不地爲闕文而謂隱公非弒是惑於明堂位魯君臣未嘗相弒之言爾記禮者不通春秋不地之義遂謂魯未嘗弒君也**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啖氏曰凡公葬皆書唯隱閔不書言賊不討如不葬然也張氏曰不書葬者君弒臣子當裁立討賊以復君父之讎故賊未討則不敢葬其不知討賊而遂葬者春秋紬其葬以見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如苫反**枕戈**禮記檀弓子夏問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也**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陳氏曰春秋之法內外恒異辭遇弒君父之大哀也則吾何忍言之故書薨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高氏曰君終不於正寢而於他處則著其不正終所以危之也至於

不書地則知其爲弒矣君見弒而忍言焉是無臣子之心故書薨而不地所以深罪當時在朝之臣而顯誅一時預弒之賊也賊未討不書葬見爲人臣子者縱賊不問又使之得立爲君皆甘心北面事之是與乎賊也一時臣子皆與乎弒則葬之者誰歟雖葬猶不葬也夫諸侯無二嫡桓不得爲嫡子立庶以長隱之立爲得正使隱公以長自處請命天子正位君曾以奉周公之祀誰曰不然乃採先君之邪志自謂爲桓而立竊讓國之名與桓之信已桓曰與其歸政而隱偃然欲終其身遂致見弒蓋由隱公不知大義以至此耳然則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陸氏曰穀梁謂十年無正凱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其禍也高氏曰不自正者非隱當時不自有之乃聖人罪其當正而不正也王之正月而公不自正何也天子須歷於諸侯諸侯告朔于廟而後布政公欲讓桓若政不自已出者也王氏曰隱十年無正書春而無月者六非皆

事不必月而月所不能該也所以正隱也隱元年有正月二年以後無正月定元年無正月二年以後有正月隱不有其位欲授國於桓以召亂定得国於季孫意如故或正其始而不正其終或不正其始而終正之各因其事以見法焉廬陵李氏曰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於宋自六年以後黨於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出於諸大夫之援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国以自安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送見於無駭翬帥師之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志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祊入許無所不至而有爲

氏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已於諸侯委權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爲讓国之賢君吾未之見也○劉氏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潛謀弒君欲人不知故歸罪於寪氏豈更令其喪礼不成以自發露也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丹陽洪氏曰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未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爲元則知祖述憲章以体元爲人主之職謂周正爲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爲可行之時謂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賵仲子而冢宰書名則

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
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党之原不可長也公子
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忽苦八反
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
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
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
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
服矣春之爲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
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爲正秋則坎爲正冬必矣
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
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
華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華商正而不能行

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爲正固不可行矣（汪氏曰）商與秦未嘗改丑亥爲正月但以丑亥爲歲首論者不以詞害意可也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于今卒不能易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前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言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特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唐書李德裕傳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下何憂不理哉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禮記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此國政之歸于一也（茅堂

胡氏曰典礼賞刑四者春秋之綱領其命自天其斷在人主其法出於朝廷百司遵守於內而不敢違牧守將帥奉承於外而不敢變此王正月之定于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謬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前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一切權譎自任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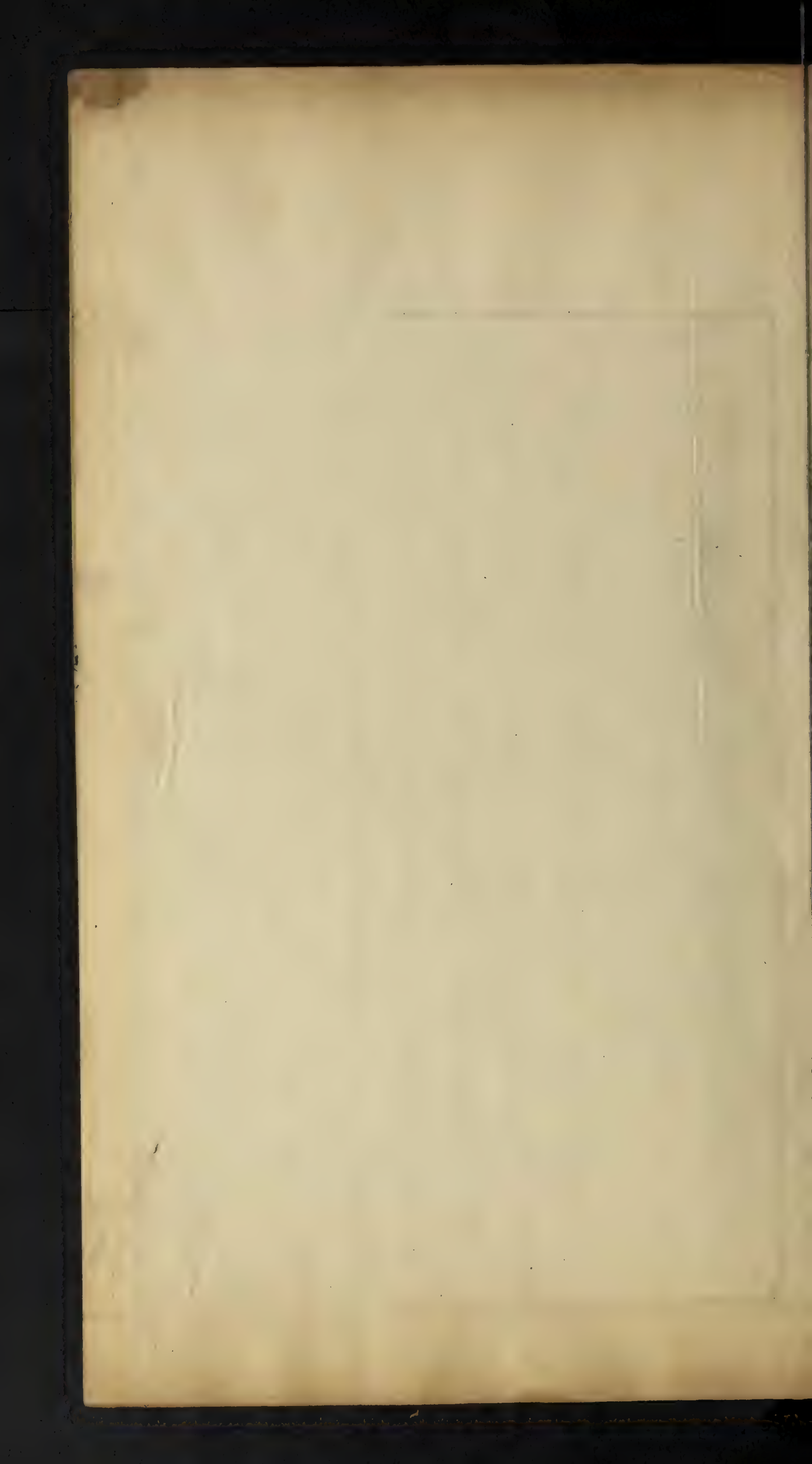
盟于眛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汪氏曰如紀侯盟黃鄑子會盟于邾之類後七年為宋而伐邾眛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微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事見左傳隱公三年僖公二十八年三十年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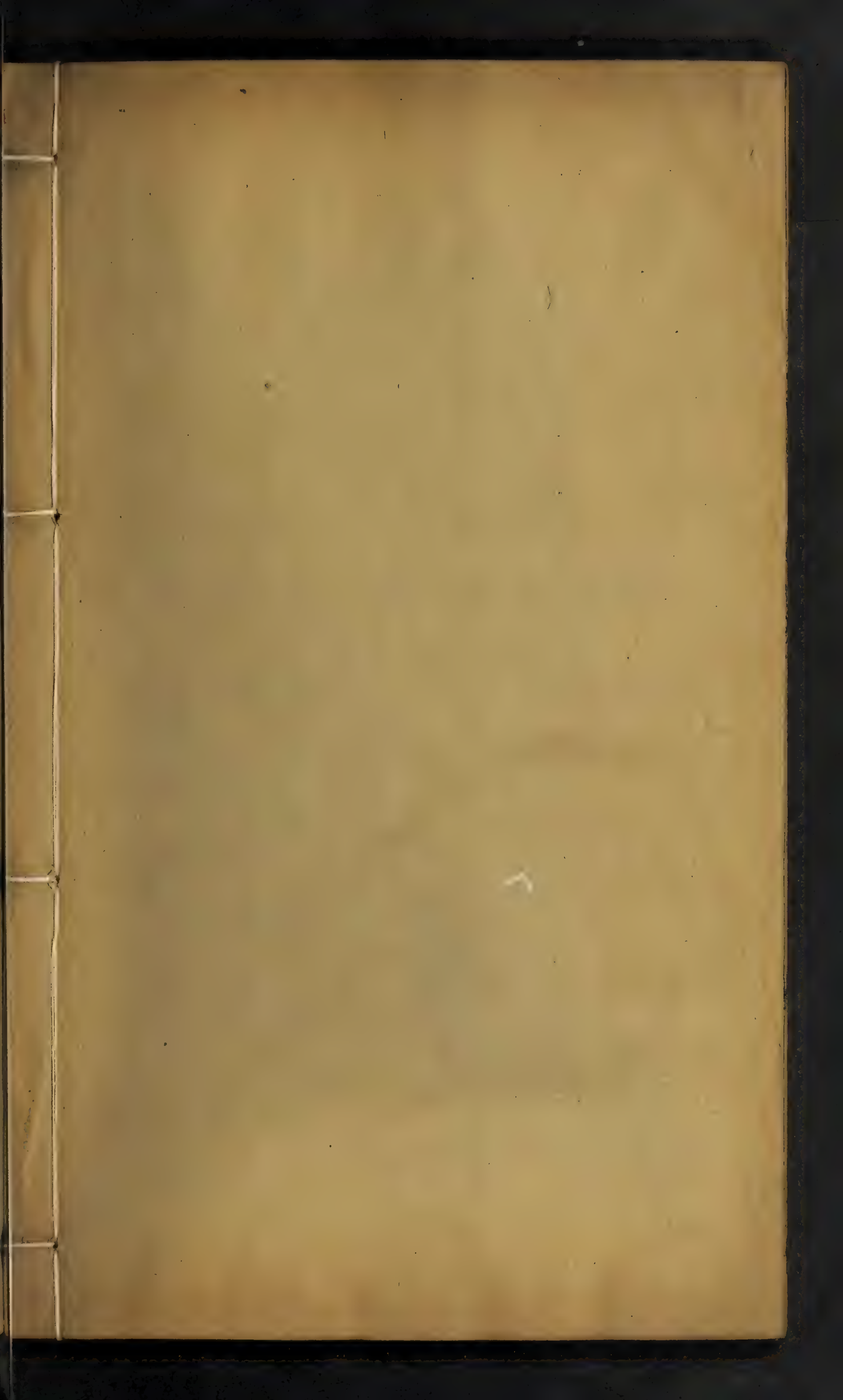
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汪氏曰齊僖公於夷仲年不能以義斷恩卒有無知之禍宋景公於母弟辰公子地不能以恩掩義卒致入蕭之畔）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叚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之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賵（撫鳳反）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爲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爲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咺（況阮反）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体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爲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爲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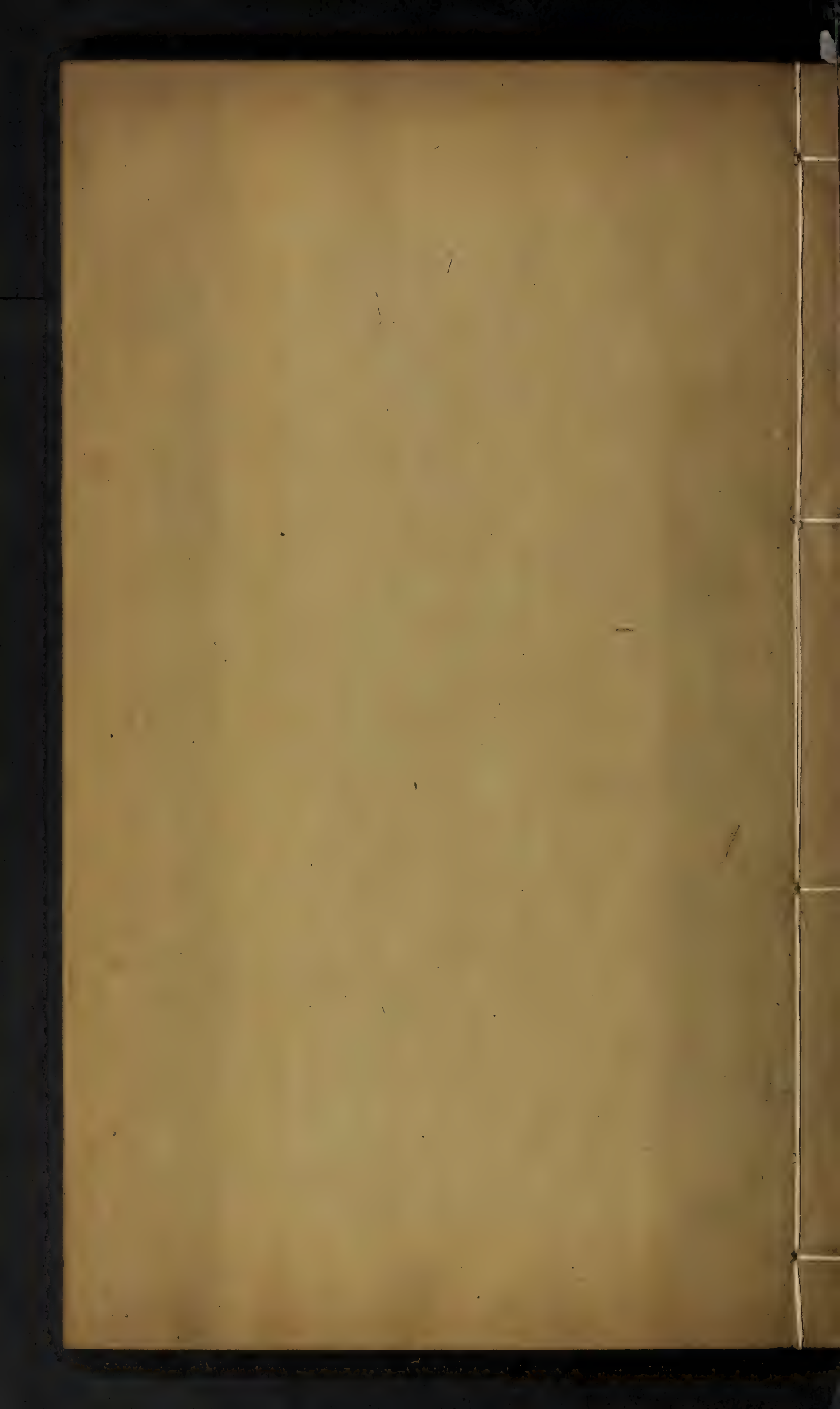
〔唐書〕李德行傳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党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爲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爲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爲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爲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爲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賤故使爲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巳登於史册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遂國誤朝躬行弒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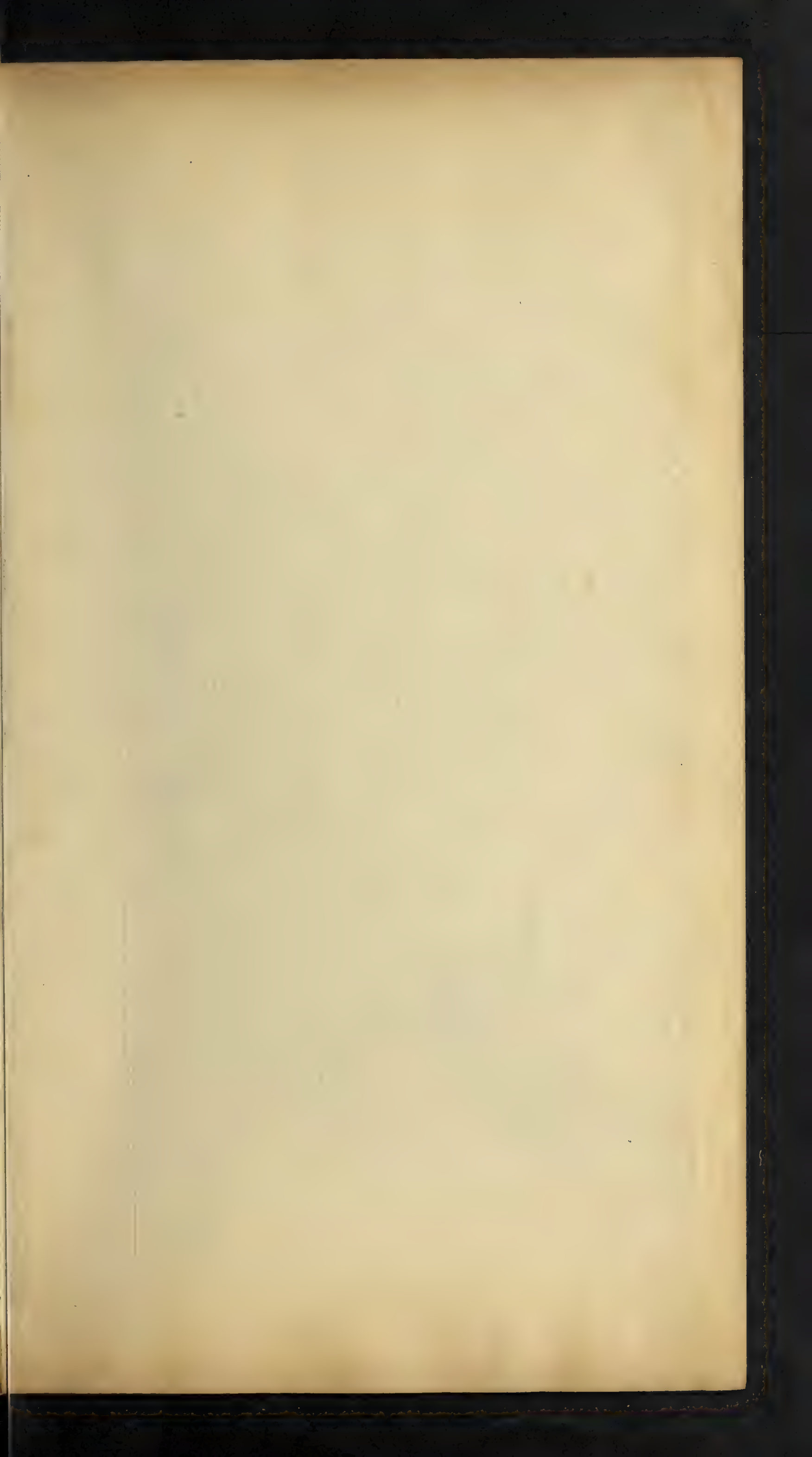
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季氏遂昭公殺務人（即公爲昭公太子）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前漢書季布傳丁公爲項羽將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斬之以徇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爲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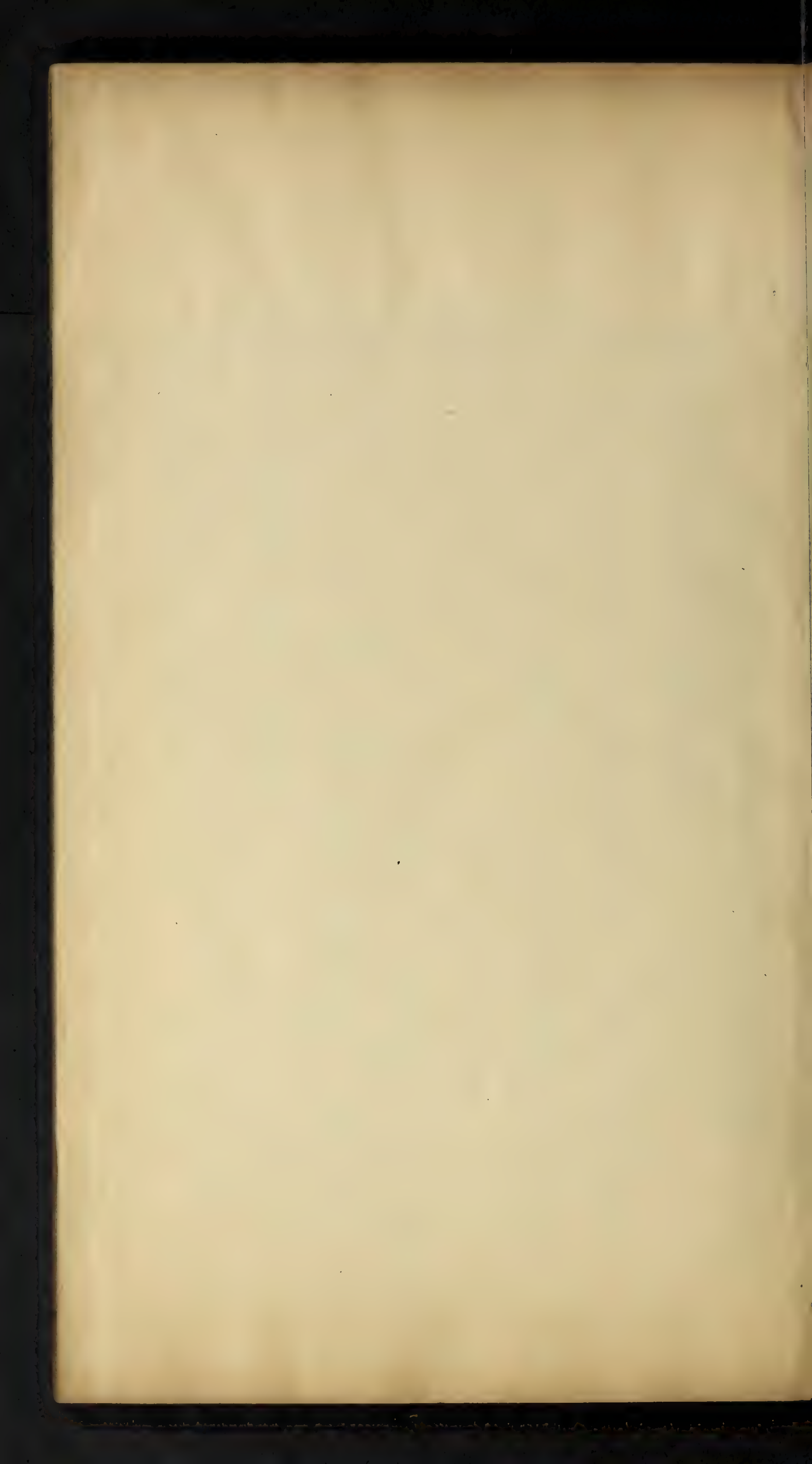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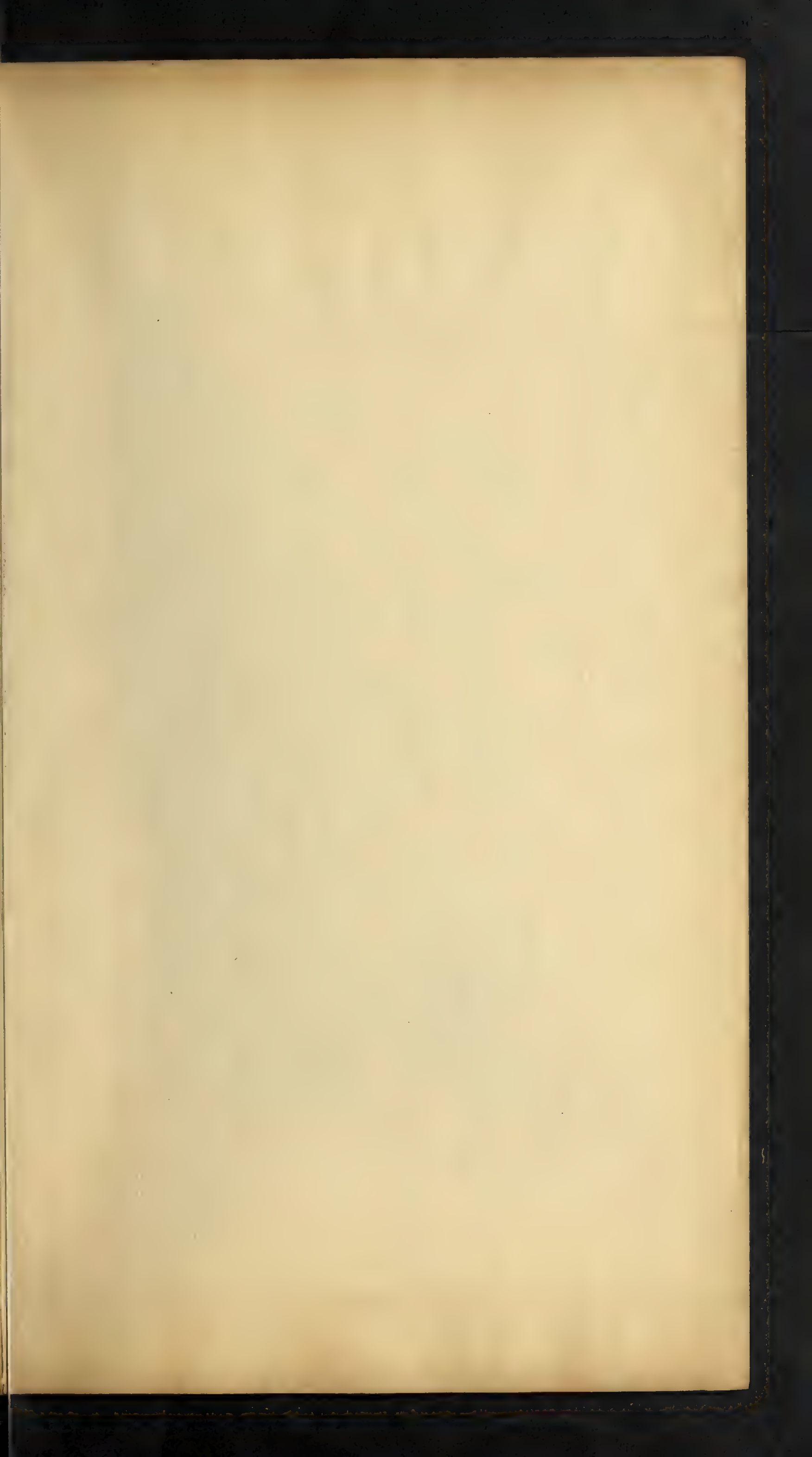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四

桓公上

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有八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　魯桓公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鄭　魯桓公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鄭秋鄭伯突入于櫟桓十七年昭公弒立子亹桓十八年齊殺亹鄭祭仲立子儀

齊　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宋　魯桓公二年殤公弒莊公馮立

晉　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桓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蔡　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魯桓公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曹　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卒莊公射姑立

滕詳見隱
月公元年

陳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佗殺太子象而自立桓六年
卜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桓十二年厲公卒莊公林立

杞詳見隱
公元年

薛詳見隱
首公元年

莒詳見隱
首公元年

邾詳見隱
朱公元年

許　魯桓公十五年　許叔入于許

小邾　詳見隱公元年

楚　魯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楚號周室不聽還報楚桓公八年熊通怒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詳見莊公四年傳注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庚午 桓王九年

元年

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扶又反稱元年可乎前漢書郊祀志文帝十六年趙人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來日許令人特王孟獻之刻日人主延壽又言侯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詔更以十七年爲元年汪氏曰按史記秦紀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索隱云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稱一年則改元不自漢文始矣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汪氏曰孝武即位改元建元年號昉見於此劉氏攽曰封禪書稱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一二數推所謂後三年蓋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言之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追命故元封改元始有詔書汪氏曰元光因長星見元狩因獲日

麟元封因封禪太初因改歷天漢因祈雨各因事而改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平聲)使記注繁蕪莫之勝(平聲)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胡傳曰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宣與聞乎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相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桓公與(音豫)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高閌曰

公被弒經但書薨而賊不見主名嗣君實與其故而無以爲別則後之觀者安知賊之爲誰乎故著其爲立之罪特書其自即位者以不弒自居也高郵孫氏曰繼弒書即位是例之変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音嫡後同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弒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爲深絕桓也劉氏曰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而據之則桓之弒隱春秋不宜深絕之今以其深絕之知隱乃讓也非攝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陳氏曰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茅堂胡氏曰夫人亡則次妃攝治內事重男女之配也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歐陽氏曰隱公之稱號無異於正君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巳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巳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

而謂之攝〔詩狼跋小序周公攝政〕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書堯典小序讓于虞舜〕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去聲〕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趙氏曰妾母不得為夫人桓何以得貴若然是禮可得而越分可得而踰也若母得以子貴郎成風之賵葬不應有譏而公羊經外妄生此文遂令漢朝引以為證首亂大法良可惜哉〕曰此猶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或問桓公非受命於惠公乎家氏曰否惠公暮年溺於私愛或有立桓之意而未見於事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之者隱也非惠公嘗有治命也穀梁謂既勝其邪心以與隱者事之實也隱欲讓桓所謂成父之惡也使惠公信有立桓之志則隱有蒲屈之難國可得乎〕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

邪心而成之公羊又肆爲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爲邪議而用之前漢書哀帝紀詔曰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尊定陶傅太后及丁姬並爲帝太后後漢書光武紀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越二年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廢太子疆爲東海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張氏曰桓公弒君而立在九伐之法當伐戮殺其親之罪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郎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讐而推戴弒君之賊弁髦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法大宰翬於群公此聖人修理王綱救正民彝之大指也家氏曰桓以臣弒君以弟簒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修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爲事而爲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者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誅魯也亦責王也或者以不書王爲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廬陵李氏曰即位例已見隱元年獨陳氏曰古者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於柩前雖踰年桓稱子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而即位改元覲天子非周制也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礼廢請命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

亦不復講矣雖與諸傳說不合然亦有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杜氏曰垂衛地高氏曰鄭伯知公之篡逆不自安特為好會將以求賂焉度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與隱公同盟和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廬陵李氏曰魯與鄭特相會盟者惟桓公之編有四會垂盟越盟武父會曹是也鄭莊之結魯桓與魯桓之交鄭突皆黨篡弒之賊爾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穀梁傳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

于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程子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爲會以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国惡礼也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蘇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以祊爲未足而益之以璧耳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去聲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去聲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音茂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

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何氏曰使若暫假借之辭杜氏曰隱其實不言易祊稱璧假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又以見音現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資中黃氏曰歸祊後復書我入祊重取地也假許後不書以許歸鄭重失地為內諱也陳氏曰取許田則易為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詞也公羊氏曰為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為惡必有詞以自文夫子傷周之弊日利而巧交而不衛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姦也張氏曰公簒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于垂簒弒之人人人所同惡而鄭并首與為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桓公受璧以豢朝宿之邑故諱易言假內以諱為恥蓋大惡然後諱也家氏曰書鄭伯以璧假田著鄭莊乘魯有惡要許田然後與之盟也劉氏曰公羊謂繫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許邑非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地邑各自有名焉實而書豈敢擅易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不懟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王氏葆義曰上書會所以惡鄭此書及所以惡魯張氏曰交貶之以見其惡高氏曰會垂之時固欲結鄭援以自安以垂會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盟越而位乃定焉鄭既得許田始與公為此盟也夫弒逆之人凡民罔不憝汪氏曰康誥凡民自得罪殺越人于貨罔不憝今按書本謂殺人而取貨財者凡民無不怨惡況[illegible]逆之賊覆載所不容安得不人人惡之哉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汪氏曰孟子本謂不待教戒而誅戮之此借引之謂不必待上之人教命而可即誅之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去聲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音現矣汪氏曰垂越皆衛地其地於衛為近於魯為遠蓋桓公簒立遠會鄭莊以求王朝卿士之援也家氏曰為州吁之弒其君

魯隱求殤為之出師會伐鄭以定其位今魯隱見弑於其弟鄭莊逼弑賊取其田而與之盟宋殤見弑於其臣魯桓率三国受弑賊之賂而成其亂出爾反爾後先一轍又其後魯桓斃於齊襄其子事讐終身不敢報鄭莊雖僅克自全而嗣子忽終殞於賊臣之手因大亂幾亡冀與為利者亦知所懲矣

秋大水

書水災之始（左傳）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程子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為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舍得為災則書也　桓行逆德而致陰沴（沴音戾）宜矣或問堯之時嘗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汪氏曰）大禹謨作儆予今按警戒也非堯舜致水而曰儆予者見聖人憂民之切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自寬也　不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

平土而居爾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集注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堯時尚未盡平也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書堯典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禹貢作十有三載更記禹治水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山谷之所瀉歟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爲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爲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爲解誤矣宋鑑神宗熙寧六年上以久旱憂見容色王安石曰水旱常事堯湯所不免汪氏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濫爲害蓋歷時而未平也經書內大水者八後此十三年書夏此年莊七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大水亦書秋惟莊二十四年紀於八月姜氏入之後襄二十四年紀於七月日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歷時之久然非非常爲災則不志也孫氏曰水不潤下也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敘則休徵應之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斁則咎徵應之春秋之世多災異聖王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悉書之不可勝書惟內災則詳而錄之外災或志或不志則天下之災異從可見矣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附錄左傳冬鄭伯拜盟○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辛桓王十一年齊僖二十一晉哀八衛宣九蔡桓五鄭莊三十四曹桓四十七陳桓三十五杞武四十一宋殤十紀武三十一

秦寧六楚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

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爲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謬矣茅堂胡氏曰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所以治桓弑隱公而立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王所以治桓會于稷以成宋亂也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天王之不王故桓亦不之王也十年復書王者天道人事十年一變而篡弑之惡則不可滌故復書王者所以治桓罪垂世法也十八年桓已死矣復書王者明弑君之罪雖其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家氏曰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故元年書王所以正魯桓之罪二年書王以會賊未討而宋亂又作于稷之會特書成宋亂篡弑之賊與預會之諸侯咸在所討或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召方國今春秋以討賊責之其鄭諸侯之不稟命者何曰五年桓王伐鄭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桓王能以誅討二篡號召天下名正言順諸侯大國必皆來會允馮督輩可坐而剪也惟其無志於此王綱日壞克彙日繁曲沃以支宗篡晉陳佗以庶孽干嫡鄭突挾强臣之援而逼逐其君兄衛朔挾五國之助而拒違于命無知弑襄渠弥弑昭傅瑕弑子儀宋萬弑捷文姜弑桓慶父弑般及閔綱常掃地君父兄弟岌岌乎不能以自保春

秋所爲作爲是故尓○孫氏曰穀梁以二年書王爲正與夷之卒則莊閔僖文宣襄定哀之二年書王正何人之卒也○汪氏曰許止楚比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之弑皆不書王以正其罪豈以督之弑在正月不可書曰春正月宋督弑其君而其他弑逆不在春正月者不拘書王之例歟

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程子曰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拨左氏宋殤(舒羊反)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乃旦反)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趙氏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矣連之美其能死節也陳氏曰收息書及以尊及卑也督先殺孔父而後弑君斯及則并也左氏得之)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李氏曰與夷是督之君言弑其君可也孔父非督之大夫而曰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爲文也)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敞字原父號公是先生清江人宋治平爲侍讀著春秋傳一十五卷權衡十七卷意林二卷)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孫氏曰孔父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如加蔡仲单伯女叔之類齊氏曰人名不當獨稱曰曰父若考父林父行父是也公穀以父爲字近之)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張氏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宋鄭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弑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孔父殤公怒則弑之遂召馮而立書與夷之弑而後及孔父明孔父之死爲君故)能

爲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前漢書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弘等如發蒙耳　後漢書孔融傳融見操雄詐漸著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之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郗慮承操風旨令路粹枉奏融不軌書奏棄市范曄論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爲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茅堂胡氏曰聖人取三大夫蓋君已弑力不能討至此止有死耳常人之情於此轉易者多故聖人取其死節也如宋萬弑閔公殺太宰督督嘗弑君矣雖有大節不可贖也襄仲弑子赤惠伯被殺亦不書者非君命可以無死故也晏子曰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者齊莊不爲社稷死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陳氏

曰死節人臣之極致也春秋貴死節雖衛甯喜殺大子角楚比殺太子祿皆不書必大臣也然後書大臣誼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也苟不能與其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晉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弒君不言及死節人臣之極至春秋重以與人也永嘉呂氏曰孔父乃繆公所屬殤公者也荀息乃獻公之屬其子者也孔父荀息存則殤公卓子與之俱存孔父荀息亡則殤公卓子與之俱亡殤公卓子已弒而孔父荀息尚存則督克不得而全矣仇牧雖非屬受於先君然聞君弒趨而至遇于門手劍而叱之是仇牧生而存則萬不可以坐仇牧死然後萬得以奔陳耳非能與君存亡何以加此左氏曰或謂孔父大夫不當蒙弒文夫苟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遂殺其大夫孔父則不見孔父為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節不著矣故特書及以褒其死君難此聖筆之精意也朱子綱目書宋太子邵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寺蓋竊取春秋之義也不然袁淑乃宋邵東宮小臣又何以不言殺乎〇啖氏曰左氏云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遂弒殤公按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為女色之色遂妄為此說耳趙氏曰穀梁云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按孔父之事　自是史冊藏之非殤公自書也何閔君不忍乎又曰蓋為祖諱按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

滕子來朝

程子曰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朱子曰是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家氏曰王綱已頹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也汪氏曰蜀之盟齊在鄭下范氏亦謂時王所黜然齊鄭之爵未有所改烏見其時王黜之乎又有言其在喪者趙氏曰滕侯爵自齊桓霸後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位此時未有霸者故知在喪也朱子曰前不見滕侯卒乃不適之論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動於爲惡而簒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去声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

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禮記曲禮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高氏曰滕侯始與隱公同好今隱爲桓所弑反率先朝之此不仁不義之甚故春秋以夷狄待之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劉氏曰仲尼作春秋雖以文褒貶猶不擅進退諸侯蓋不以匹夫侵天子之事豈若是專之以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茅堂胡氏曰滕本侯爵降而稱子者首朝桓公黜之也然則居周之世食周之祿擅易其爵豈所謂非天子不義禮者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暴行去聲變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充之反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史記本紀蚩尤爲暴黃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左傳文十八年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家語王言解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書蔡仲之命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

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爵不輕貶絶惟有用夷變夏棨獎逆賊瀆亂三綱之罪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稱王杞莒用夷則黜號降爵而尤於亂臣賊子嚴其黨惡之法此滕之始朝桓公所以特黜而從後日之稱子也○沙隨程氏曰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尊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礼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礼見則所供者少滕国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国故甘心自降爲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産嘗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即其事也孫氏曰杞公爵也滕薛皆侯也入春秋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皆降也滕或稱侯或稱子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稱伯降也此稱蓋聖王不作朝會不常彼三國者力既不足礼多不備或以侯礼而朝或以伯子而會孔子從而録之以見其亂也滕子朝弑逆之人其罪可知是平李氏曰滕子來朝考之春秋天子之凡所書諸侯來朝皆不與其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合於先王之時世朝之礼者故書皆譏之也滕本稱侯桓二年來朝稱子者以討亂賊之黨貶於諸家之說義爲精然曰此終春

狄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春秋與人改過遷善又善善長惡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竊以謂從胡氏之說於理爲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桓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薪变此夷狄也旣已貶矣後世子孫祿祿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壞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因宋之盟左傳有宋人請滕欲以爲私屬則不自強而祿祿於時者久矣自貶之後夫子再書各沿一義而發遂又以侯稱之無乃紛紛然殺亂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哉君如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礙道理爲通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卒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滕国亦小初書侯已而書子解者以爲桓公弒君之賊不合朝之文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邪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有可以辦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辦之其自降爲子而一切從省亦何足怪君謂聖人貶之則當時大国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當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陵弱尊大抑小不公之甚程涉隨說春秋見得此意却頗有理汪氏曰滕杞薛之君或卒而不赴或赴而不名不葬則其因之削弱而自貶損或有是理戰国之時衛初貶號曰侯又貶號曰君卽降爵之例廬陵李氏曰滕稱子張氏之說亦善發明胡氏者然然春秋善善長惡惡短先王罰弗及嗣安有

一人之罪而世世子孫受貶黜乎趙子以滕子此朝爲在喪而後日齊桓伯後方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此亦爲有見者而在喪之說鑿矣故涉隨程可久以爲春秋時大國强暴責貢賦於小国小国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礼引子產爭承以爲證蓋亦用趙子意朱子極取之然考之於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自桓二年始書子薛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始書伯以爲自降可也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年始稱伯而僖二十三年卒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稍子其升降不一者此前說又不通矣且二邾皆自附庸卜而爲子傳者以爲數從齊桓爲之請于天子命爲諸侯由是觀之則又似時王黜陵之說亦可行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公羊傳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賤也穀梁傳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程子曰宋弒其君而四国其成定之天下之

大惡也杜氏曰稷宋地

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杜氏曰督戴公孫未死而賜族郜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瞿紀具反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丁亂反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音怪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禮記檀弓疏臣之弒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無得縱赦之子之弒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無得縱赦之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憝徒對反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去声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孫氏曰宋雖已亂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趙氏曰言宋之惡逆自此成以病內也安定胡氏曰成就也讀知三年有成之成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孫氏曰弒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桓弒隱亦懼諸侯討已故翻

然與督比周同惡相濟以成其亂陳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亂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所會五国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国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春秋之褒貶至於変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復書之察春秋僅一再見焉以変文為猶未也而直言其所為舍此無復見者矣雖然有孔父焉則東遷之初国猶有臣子也張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蓋事関世変特書以著之也宋先伐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今有華督弒君之亂若四國之君有奉天討誅亂臣之舉則宋亂不得成矣魯桓弒隱方以類合三国黨惡誅以斯行相與定焉正督然後其亂始成遂使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其志於天下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之所為作也家氏曰魯桓負弒君之大惡王誅不加力復因宋之有亂同惡相濟以為此會故魯桓之罪視三国為重大宋之亂已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蓋督雖弒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国為此會將以謀宋而微利而馮之位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亂者三国也所以使三国之成此亂者魯也

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弒隱督弒殤般弒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illegible]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

示貶焉永嘉呂氏曰不書以成宋亂則稷之會疑於謀討督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於謀討蔡直書其所爲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矣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啟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朱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或問盟會或言其事者其義云何茅堂胡氏曰會未有指言其所事會而指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亂宋災故是也盟未見指言其所事盟而指言其事特書之也釋宋公是也皆春秋大義宜深思之侵伐則多不言其所事者汪氏曰于稷澶淵之會縱臣子之弑君父薄之盟縱荆蠻之凌中國皆關於君臣夷夏之大变故特言其事以貶在會之諸侯及大夫也杜氏云成平也然齊桓會于北杏以平宋亂而經不書則此非平亂明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會言其事者惟此與澶淵盟言其所爲者推盟薄釋宋公皆特筆也君臣夷夏之大变

也又曰謝氏云去其亂之謂平遂其事之謂成○趙氏曰公羊云內大惡諱其目言之何遠也按逆祀僖公昭公出遜皆書之若以年遠不諱則桓公爲齊所殺何不明書乎可諱則諱可議則議不以遠近爲異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傳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戊申納于太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穀梁

藏板

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程子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强致之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陳氏曰宋以郜鼎賂公其書取何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故郜鼎賂魯濟西田賂齊書取而已矣高氏曰不曰宋人來歸而曰取于宋專罪公也納者不受而强上聲致之謂汪氏曰不謂之獻而曰納謂不當納君先祖之弗受也弒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于僞反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蜀杜氏曰桓以弒逆而受弒逆之賂不可也況受而納之廟乎桓公以爲無周公則可若以爲有周公而納之則庸暗之下若爾家氏曰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郜鼎納于大廟專責魯也魯取鼎于宋而春秋目之曰郜鼎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正

其名而係其器於郜今郜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係之於宋魯桓身弑其君大惡未討乃成人之亂取賂而退復陳其賂於太廟太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為乎至哉聖人秉筆誅姦曰陳宋亂曰取郜鼎曰納于大廟所以明刑書示後世皆特筆也廬陵李氏曰春秋致賂例宋以郜鼎賂公而書取在魯魯以濟西賂齊而書取在齊蔽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寶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劉氏曰宋鼎書郜齊俘書衛彭城書宋取非所有執非所安雖歷百世猶存其故名汪氏曰胤之舞衣兌之戈和之弓重之竹矢先王以之傳世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諸侯所受於先王此之謂重器所以昭先祖之德而藏之大廟者也宋之郜鼎蓋若甲父之鼎莒之方鼎吳壽夢之鼎之類耳況乃亂賊之賂而何以納于大廟為哉蓋不待再貶而惡已見矣又按公穀皆云周公稱大廟而左傳既稱周公之廟文稱周廟謂之宗廟杜預以為文王廟夫王制諸侯之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氏云太祖始封之君如齊之太公衛之康叔是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奉周公故周公為魯之始祖而祀之於太廟伯禽為始封之君而祀之於世室也太者大而無上之名豈只太廟之上又有文王廟乎春秋四書太廟未嘗書宗廟也郊特牲云諸侯不得祖天子豈以文王之廟而可立之於魯乎礼稱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廟蓋由魯有禘礼祭文王為所自出之帝故遂謂魯有文王廟若魯頌稱姜嫄而說礼者亦云魯有姜嫄廟耳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作紀侯〔左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于僞反〕桓立而朝之也

臨川吳氏曰齊謀并紀而鄭助之紀國小弱爲齊鄭所謀度不能自有以魯與齊鄭睦故來朝魯將求庇焉○〔劉氏曰〕〔左傳〕云杞侯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竊謂春秋雖亂世兵革之事亦慎用之來朝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国也左傳誤紀爲杞遂生不敬之說穀梁謂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而朝之惡之故謹而自之非也六年冬紀侯來朝桓惡不差減而紀侯過而不改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書時何哉

汪氏曰成七年曹伯朝六年十八年定十五年邾子朝皆書月不可以書月為貶或以杞侯不貶從滕子之同同然穀鄧郜年葛不從同同之例蓋聖人閔杞之小弱傷其無所赴愬而求援於姻國故原情以恕其罪也何休范甯以杞為進爵則未知隱三年紀子之為闕聞耳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公羊傳雖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音預)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去聲)南征矣(汪氏曰詩采芑宣王南征也蠢爾荊蠻大邦為讐顯允方叔蠻荊來威今按商頌稱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楚在殷武丁時已負險以叛而致中國之討矣然史記謂楚自熊繹事周文王始受子男之封豈武丁用兵深入其國盡平其地至周而復封之歟)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汪氏曰史周夷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遂立為王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厲王暴虐畏其伐復去王號至熊通伐隨令請王室尊為王王聽不聽

乃怒自立爲武王令按此言東遷始僭號箸武王而言也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

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

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

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張氏曰小國間於大國而自立之道孟子告滕文公之三章詳矣徒懼而不能自強於爲善所以不振也不知本此事醜類也

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

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

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家氏曰鄧侯者熊貲之舅而首滅之不謂之夷可乎是會也春秋著夷狄亂華之始故書汪氏曰于鄧乃外諸侯桓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蘖北杏乃外諸侯列會之始而實覇者之濫觴其關於天下之故不小矣王國同會以懼楚鄧首彼滅蔡則通於侵凌桓文而後服屬於楚同於鄙邑熊處滅之熊麇封之僅存一綫之者至春秋之終遂不得已而遷州來以求庇於吳鄭則數遭侵伐疲於奔命曾無寧日滎陽成皐之地亦爲爭戰之墟幾不能國肉袒請命願爲囚俘觀諸後日之變則會鄧之舉豈非中國夷陵之端乎

○廬陵李氏曰楚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呑諸侯於桓之八年闘鄖敗鄖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鄖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巳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覇之權與始此○劉氏曰公羊云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蓋鄧與會也非也二國相會不可言蔡侯鄭伯及於鄧且貴行會禮非會而何据齊侯鄭伯如紀爲比例復自安當自

九月入杞

左傳書不敬也穀梁傳我入之也杜氏曰不稱主帥微者也程子曰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陳氏曰內桓言大夫師但曰入杞何唯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桓師非君將則曷爲皆不言大夫桓以大夫弑隱而後立故桓師非君將則其大夫專也高氏曰桓弑君莫入莫伐乃反入杞伐邾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汪氏曰或以爲蔡鄭入杞然滅偪陽滅賴皆稱遂此不稱遂則入者魯也左傳謂討其來朝之不敬因魯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而傳會其[illegible]

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脩舊好也[臨川吳氏曰]隱公因戎之請盟至再而後與盟今戎不請盟而桓及之盟盖與及鄭盟越之意同以巳之負大惡而結好以自固無間於夷夏也

冬公至自唐

[此書至之始][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参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穀梁傳]桓無會而其至何也遠之也[程子曰]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弒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嫉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国旣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禮記]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請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

至于前所告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茅堂胡氏曰公如不書至者常事也書至者或危或久或爲不義或策勳而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汪氏曰莊五年冬會伐衛六年秋公至僖四年正月會侵蔡八月公至六年夏會伐鄭冬公至十五年三月會莊丘九月公至十六年十二月會淮十七年九月公至二十八年五月會踐土二十九年春公至成十年七月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十三年三月如京師七月公至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二十九年五月公至昭五年春如晉七月公至七年三月如楚九月公至十五年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定四年二月會召陵七月公至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汪氏曰宣公會黑壤成公會沙隨昭公會平丘皆見責於晉僖公會伐鄭遂圍許會侵蔡遂伐楚成襄之會伐鄭伐秦伐齊定之會侵楚哀之會吳伐齊皆大戰伐之事無不可危定之圖成雖曰以君伐臣而強亦未可遽服觀之昭定伐季氏其危可知君宣之朝齊弒篡求援惟恐獲戾襄之朝楚幾不得反莫非可危者矣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汪氏曰桓公納鄭突莊公納衛朔皆書至伐襄公釋崔杼不討而書重丘書至會桓公弒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范氏曰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何氏曰凡至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桓與戎盟雖信猶

可危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張氏曰春秋主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蓋聖人初未嘗以主魯而廢抑彼三綱之心也程子之傳精矣家氏曰陳夏徵舒蔡般之弑其君中國無能討之者夷狄則討之今魯桓弑君天王微弱中國諸侯皆貢於亂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戎于唐戎君有人猶將討之今而得歸倖也故特爲之致陳氏曰凡公行捴一人自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傳謂告廟則書於策天子隨其所王以示功過凡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本事者本會非功也孫氏曰春秋亂世諸侯出入無度至者危之也陳氏曰凡至危之也隱行不至桓至盟戎而已莊之適齊皆致之桓文有諸侯之事苟不得意則書至如牡丘于淮圍許迄于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澤襄之鄬之戲之役僅不至焉爾昭定之世無不至者哀或不至至會吳伐齊至黃池之會皆危之也是故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孫婼臨川吳氏曰歸而告廟常事爾春秋何爲書之穀梁傳曰書至危之也似得經意糾合諸侯自齊桓始幽犖首止甯母洮葵丘鹹人大會魯君皆與並不書至穀梁謂桓會不致安之也得經意矣本年牡丘淮二會書至范甯注曰桓會不至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得傳意矣淮之會僖公爲齊所止聲姜出會始得釋則知書至危之也伐楚伐鄭二役書至者兵凶戰危不比衣裳之會故至

也齊桓既歿僖公朝齊非所宜朝故致桓由是推之桓莊文宣成襄昭定哀之行其書至大率危之也危之者何或事畢之難或動之非或地之遠或時之久皆是危道幸其禮成事畢而得至故書也穀梁於襄公朝楚之傳曰至自楚喜之也致其往而喜其反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出姜如齊歸寧爲得禮故特書其至其於夫人之行皆非美事故不書至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國爲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爲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哉以爲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爲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非美事矣汪氏曰湯誥稱王歸自克夏至于亳武成稱王來自商至于豐則君行告至舊矣然告廟而書至者常禮也不告廟而書至者春秋之變也昭公失國居下鄆書至者五豈以播越在外復能還其國告于祖禰乎此聖人之微意雖曰危之亦以著臣子不忘君之義也或曰春秋美蕭魚之會而定公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歸鄆讙龜陰之田侵疆其書至豈亦危之乎竊謂晉悼九合諸侯三駕伐鄭非惟諸侯罷於奔命而悼公之勤勞亦甚矣其書至者蓋危中國之戰爭而幸其休息爾若夫夾谷則齊人懷詐諼之謀將有萊兵之劫使不得吾聖人秉禮義以却之魯其危哉○廬陵李氏曰至例啖氏陳氏二家說皆有得處但陳氏以桓文不得意書至則召陵盟楚豈不得意啖子以本事非功故不致本事則同心圖齊何得非功亦有不通者故獨胡氏說爲長而胡氏於致前事後事之說又略焉則又當參以公穀也又曰春秋書公至自地六唐穀乾侯瓦夾

谷黃是也

〔附錄〕〔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三年

〔壬申〕桓王十一年〔齊〕僖二十一〔晉〕哀九〔衛〕宣十〔蔡〕桓六〔鄭〕莊三十五〔曹〕桓四十八〔陳〕桓三十六〔杞〕武四十二〔宋〕莊公馮元年〔秦〕寧七〔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

程子曰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何氏曰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一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劉氏曰杜注不書王者時王不頒曆非也十七年十月朔日食傳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謂日官推曆不得其正非謂不班曆也何爲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官失之即不班曆矣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食亦不書朔亦當不書王而反書王是知不書王者不爲曆也資中黃氏曰班曆則告朔今無王之年有朔日又有正月則非王不班曆也有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如字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汪氏曰闕文則不成文義如紀子伯甲戌己丑晉趙五郭公之類若桓不書王四年七年無秋冬皆聖人削之也邇諸

二百四十二年惟桓公之簡十四年不書王又豈紀錄者他無脫漏而獨脫王字乎皆當從程子爲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音現受命于天子之時也高氏曰桓無王者桓篡其兄外託於繼世而立是以免諸侯之討至其喪終宜以士礼見天子而受命又不能不尚當因使者而請命以臨其民今桓公一不受命遂終其身則享國雖久從篡雖泉盜賊之未誅耳王氏曰諸侯除喪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爵命而歸治其國桓公服除猶不朝王請命則無王之迹彰矣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周礼大司馬九伐之法賊弑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殘殺也鄭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會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音現桓公無王趙氏曰王者人倫之所繫桓無王惡桓之滅人倫也故去其王字以見其罪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家氏曰或云周襄天王失政不王不自桓王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乎曰王室微弱不能誅討亂賊春秋望之而未責也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明年宰糾御命下聘自是再三聘

當誅而獎王綱盡廢天下不復知有王矣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張氏曰春秋書王所以統諸侯正天下也桓公弒君自立故三年以後不書王若正朔不自王出也汪氏曰或云宜亦篡立而不誅其無王何哉竊故經之所書於桓弒再削秋冬王之冢宰來聘則書名諸侯來朝必加貶而宣世書法全異豈以春秋初年猶以討賊之事望之天子方伯諸侯及中葉而弒逆者相踵討賊者無復可望故變例而從同同歟程子曰春秋時前已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謂此類不○廬陵李氏曰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趙氏以爲後大夫謀加其說已非而注穀梁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遂附會以爲十年書王正終生之卒是又不卯正弒逆之義矣注公羊者於十年十八年書王得之而元年書王以爲桓公此時未敢無王至三年始書其無王之罪是又穿鑿之甚也故胡氏獨取程子又曰范氏例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也宣亦篡位而不去者罪之輕重異也

附錄左傳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公會齊侯于讙

左傳會于讙成昏于齊也杜氏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家氏曰桓以篡弑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於齊以爲此會失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别嫌明微重大昏之始今魯桓親爲此會以締好於强齊匪媒而昏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故春秋於讙之會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求追弑君之討而終殯於齊天也非人所能爲也其後莊公躬納幣於齊以盛餙而尸女恣爲淫行無復羞惡造端實始此文之行子之效以致敗倫亂國歷數傳而未已可不謹哉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傳不盟也○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穀梁傳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程子曰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杜氏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何氏曰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善其不盟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范氏曰申約言以相達不歃血而誓盟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汪氏曰有虞之時已有征苗之誓至周而有司盟之官幽王時大夫作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則盟詛之瀆不待春秋而後見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汪氏曰當時已有是名但夫子作經特筆書之書之所以取之也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論語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纂疏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詩兎爰小序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焉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荀子大略篇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茅堂胡氏曰信者國家之大寶胥命不盟一節可取劉氏曰古者方伯州牧命於天子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以事相命也○高氏曰胥命者相推為牧伯也諸侯之變始於齊衛胥命而終於吳晉爭盟自爭盟觀胥命所謂彼善於此也故春秋善胥命問胥命齊衛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亦責衛以方伯

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爲伯故彼此相會以成其僞
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爲者專之矣戰國諸侯齊魏會于徐州
以相王其後秦人致帝于齊約共稱帝此其明證也朱子曰
說亦有理〔汪氏曰〕朱子意與程子傳稍異姑兩存之竊攷莊
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同謀納王不可云胥命以伯況齊
衛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能一戰於郎一盟惡
曹皆以鄭忽之故則非相推爲伯矣蓋胥命者相
結以言而不盟而相結之善惡則存乎其事耳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作紀郕公作盛〔左傳〕杞求成也〔程子曰〕自桓公簒立無歲
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高氏曰〕紀侯懼齊欲親魯鄰
亦然〔張氏曰〕紀與魯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來
朝與之會也○〔汪氏曰〕程子云杞稱侯皆當爲紀〔左傳〕云杞求
成豈因入杞而
傳會其說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
者盡也有繼之辭也〔程子曰〕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穀梁曰既盡也杜氏曰曆家云日月交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也范氏曰盡而復生謂
之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凡二十六此年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僖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
二十二十一再二十三二十四再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定五十二十五言朔不
言日食既朔也桓十七朔之明日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凡七隱三僖十二文
元宣八十十七襄十五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凡二莊十八僖十五何以知其夜
食曰王者朝日前漢書賈誼傳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
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昌慮反未之夜也則知其食於夜
矣范氏曰王制天子玄冕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日者衆陽之宗
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家氏曰陰盛于陽太陽爲之失光晝晦爲
異矣大先儒以爲荊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汪氏曰日食三十六食既者三此年
而後荊楚僭王鄭敗王師射王中肩宣八年而後楚莊圍宋析骸易子伐鄭鄭伯肉袒晉大敗于邲屈服荊楚襄二十四
年而後齊崔杼衛甯喜弑君吳楚橫行中國皆臣子僭逆夷狄暴橫之應變既大則其應亦僭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程子曰]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

娶妻必親迎[去聲下同]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音須]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啖氏曰]以公子尤不可也[趙氏曰]逆女而使同姓之卿非所以厚別也是不重大婚之禮失其節矣故書[王氏曰]書公子翬逆女而公不親迎與寵任賊臣之罪皆著矣[陳氏曰]翬何以得稱公子如他大夫翬弒隱而相桓臣子無討焉則故書翬如他大夫也桓立而相翬是德翬也德翬則是桓弒隱桓罪著矣家氏曰翬者桓所與共爲簒弒之人爲桓謀所以定其位者乞婚於齊今而逆女豈無他人而使翬逆焉使之重自結也眷執

於隱世去翬族以正其弒君之罪於桓世復稱公子明其與桓共為逆也若曰翬者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也所謂不誅之誅也汪氏曰翬為桓弒隱復為桓逆女以結齊好遂為宣弒赤復為宣納賂逆婦以結齊援皆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劉氏曰春秋非修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左氏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逆女例諸侯親逆常事不書魯之逆者五惟莊逆哀姜以仇女為譏其餘若翬逆文姜公子遂逆繆姜叔孫僑如逆齊姜皆卿為君逆也出姜不書逆者蓋公也幾禮成於齊故不斥公也春秋以非常書之左氏以卿逆為合禮誤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代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復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杜氏曰讙魯地

公會齊侯于讙

〔穀梁傳〕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程子曰〕告于廟也

古者昏禮必親迎去声則授受明〔禮記昏義〕昏禮親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列女傳〕齊孝公夫人孟姬華氏長女也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東階之上諸母戒之兩階之間姑姊妹戒之門內可謂能行禮矣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劉杜氏曰〕魯逆失之輕而齊送之失之過其畏因鈞

者也暈不奪公子齊侯　稱
爵斥言其人以見不正
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
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薛氏曰齊侯送女
于外公以會禮接
之非親迎且兩失之也夫婦大倫也不正之於其始桓之夫
婦是不爲夫婦矣〔張氏曰齊僖愛其女之過至於越境而送
之遂使魯桓之出不爲親迎而爲齊侯在讙特往會之僖之
送桓之會皆非也春秋譏讙而書之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
始也〔家氏曰或謂公會齊侯于讙不日古親迎之遺意乎曰
暈之往逆公固無親迎之意及問齊侯親送姜氏乃遽往會
于讙則公之出爲齊侯而出非爲親迎而出於禮則似是不
而用禮之意則非也〔蜀杜氏曰再言等者所以甚之也
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
讙也受之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
公受享讙也故書至自齊以正其義〔薛氏曰書至
不與公御臺也桓公夫婦之道終始乎不正也
不能防閑
於是乎在敝笱之刺七賜反兆矣〔詩齊風敝笱小序刺文姜也
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
閑文姜使
至淫亂
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
夫人國之大事故詳〔臨川吳氏曰昏禮之大節有三納幣一
也親迎二也夫人至三也得三則皆不
書魯桓會齊書譏不由謀介而自求昏于齊也逆女書譏不
親[illegible]也送姜氏書譏齊侯親送也會讙書譏不

親迎而親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翬以譏魯桓初使翬逆而中自受姜氏于讙也汪氏曰文定此年傳謂娶夫人國之大事莊二十四年傳謂婚姻常事不書蓋婚姻合礼而不志者書法之常也故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書也桓公之娶文姜不合於禮故以爲大事而悉志之者所以垂戒而書法之變也昭公之娶同姓則又以國惡而隱之也聖人作經如化工生物洪纖高下因物賦形安可執一而論之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程子曰稱弟義見隱七年汪氏曰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臨川吳氏曰齊僖親送女至魯竟歸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高氏曰隱七年弟年嘗聘今桓簒隱而結昏復使來聘齊侯於魯視簒弑易君恬不爲意如市道之交驩爾

○有年

公羊傳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

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也（程子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爲弒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楊士勛曰）凡書有年於冬夏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音現）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詩魯頌駟小序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農務重穀穀梁傳僖三年閔雨者有志乎民也）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番陽萬氏曰諸公之不書有年不勝其書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書有年大有年各一而已桓宣大惡何道而有年乎）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耳（高氏曰凡人力之所不能及者必推之天以天理之有常不若人事之錯亂也今反常理故書其異）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

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張氏曰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雩螽八年十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冰禦廩災等事十八年間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爲異特書于策著桓公之罪憫魯国之民也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爲慶祥君子修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王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奥旨然後以爲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賈逵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薛氏曰災異之書正也有年之書幸也政之足以得災而天與之年亦變也茅堂胡氏曰孫明復云桓十八年惟此一年有收以著桓氏之多凶礎也伊川曰記異也異反同者也大常爲同小變爲異每歲凶礎慶此有年則爲異矣○汪氏曰公羊云以喜書故說者以爲慶祥苟以爲慶祥則不獨書于桓宣矣廬陵李氏曰有年大有年三傳皆以爲祥而趙子亦列於慶瑞門與獲麟同列其說日符祥者天地所以答人是以志之凡豐年皆告于宗廟勤民而敬先也其不書者不告廟也此說亦未違春秋不書祥瑞之意

附錄左傳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癸丑 桓王十二年 四年 齊僖二十三 晉小子侯元年 衛宣十一 蔡桓七 鄭莊三十六 曹桓四十九 陳桓三十七 杞武四十三 宋莊二 秦寧八 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蒐狩之始〔左傳〕書時禮也〔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程子曰〕公出動衆皆常書于郎遠也〔君氏曰〕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也故書地

何以書譏遠也〔何氏曰〕諸侯田狩不過郊〔張氏曰〕狩用夏時仲冬周正月乃其時也然國之蒐狩自有常

處皆擇山林𧰼窓之地因田獵而從禽魯之大野乃常狩之地故西狩不書地觀此則譏遠之說信然矣永嘉呂氏曰此狩于郎與觀魚于棠之類皆譏遠地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高郵孫氏曰天子諸侯無事則蒐田焉田者用民以訓軍旅者也取物以祭宗廟者也然而用民不以制則民傷乎農取物不以礼則物害乎性四時之田不傷農不害物以示天下之孝與武也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礼大司馬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大閱簡軍實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獮殺也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啖氏曰蒐狩常事不害非時及越礼則書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毋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高氏曰桓

始昬于齊而有年奉之凡後心生於中則逸德見於外郎曾
疆場也遠狩于疆場危之也公有二弒之惡人得而討之魯
不是念而遠狩於是知其安於弒逆悟不廢懼也先王之田
妄不忘危治不忘亂春秋之時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
謂之狩非因田狩以講兵又或非其地或非其時此聖人不
得不詳著以垂戒焉汪氏曰人君恤民宜無所不至故田狩
雖不遠時而不於常所亦春秋所譏蓋田狩囿有常制而潘
於遊田乃聖人之所戒也賈山諫文帝謂秦始皇以十八国
之民自養馳騁戈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人與之爲怨家與
之爲讐猶目東巡狩刻石著功自以爲過堯舜身居滅絶之
中而不自知也流弊之禍可勝言哉此書公狩于郎後此駉
九年築郎圄蓋郎其地垣而圃之矣然魯有郎圃又有鹿圄
蛇淵岡而蒐于紅大蒐于比蒲昌問又不郎圃以蒐田而馳
鶩於孫積場圍之中豈非犯害民物不恤国本而若是乎つ
震陵李氏門春秋書狩四于郎譏遠于蔗譏觀譬河陽本非
狩特以避召王之名西狩本常事特以志非常之瑞各有義
耳○劉氏曰公羊謂春月苗秋曰蒐冬曰狩非也周禮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得其正矣何休以謂春秋制王制承謬亦復
閔夏鄭康成乃云夏之時制度避其號不亦妄乎說穀梁者曰
春而曰狩蓋用冬狩之禮大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云狩是
也穀梁自顛倒之耳廬陵李氏曰四時之田見於一祀爾雅
而左氏記滅僖伯之言亦同獨公穀所言皆不合穀蹟曰左
氏之文是周公制禮之名二傳之文或春秋取異代之法或
當時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亡無以取正觀此則胡氏取周

禮之說是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傳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程子曰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爲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汪氏曰三公稱公於周公祭公之類六卿書爵如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單子劉子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陸氏曰天子六卿爲冢宰者皆加宰字兼爲三公則曰公渠伯書名貶之也陳氏曰周大夫不名名宰渠伯聘桓也王臣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有聘桓者矣必宰自爲使而後貶其甚者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志王臣者三十其處可責可善之地者有二焉宰渠伯糾之志名王人子突之志字其義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

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周禮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殘殺也殘滅其爲惡)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上聲)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汪氏曰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今按此不言禮典事典舉其重者也)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爲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汪氏曰有家宰之貴而不足以居其位失其所以貴矣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春秋天子之事名宰以正王法劉氏曰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者也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者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今銜命下聘弑逆之人故書名貶之)聘于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没王使榮叔來賜命矣榮叔何以

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汪氏曰〕桓以不義得國始則天王以冢宰聘之終則天王使大夫追命之終始施非常之恩故春秋於終始致非常之貶冢宰稱名王不稱天貶莫重於此矣前後各貶互文見義夫咺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汪氏曰〕明仲子之爲妾所以正夫婦之綱明桓公之爲篡所以正君臣之綱苟不知仲子之爲妾則不知桓公之爲篡矣〔家氏曰〕或謂隱元年之責咺春秋欲起天王之義故於王無責今復責糾而不及王何也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咺與糾居大臣之位旣不能正諫又將命以此重有責也乃若錫命王不稱天以榮叔非宰故不與咺糾同責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蓋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汪氏曰〕如衛武公或旣相而已封者乎〔汪氏曰〕加周公召公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汪氏曰〕惠帝以平陽侯曹參代酇侯蕭何爲相國繼又以安國侯王陵曲逆侯陳平爲左右丞相文帝以絳侯周勃與陳平爲左右丞相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汪氏曰〕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厥後石慶爲丞相封牧丘侯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

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義也張氏曰天子之家宰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羣臣以親奉命來聘魯桓是寵篡弒以瀆三綱故貶而名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故君天下者必敦典庸禮命德討罪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盡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二百四十二年必具天時王月以見天之所以成一歲之運由人之賞罰政刑成位乎其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桓有弒君之罪王不能討而反使家宰聘之王者之職虧闕人類將變爲禽獸故闕秋冬於家宰聘桓之後以見天地之失其收藏萬物之失其生遂由王誅之不加於魯桓而寵秩之也何氏曰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高氏曰桓弒君以立天王不能討反以冢宰聘之大理亡矣桓自是益無顧忌在洪範爲狂爲不豫蕢之寘貞武有春夏而無秋冬之時蓋天理既滅而歲功不成也故不具秋冬茅堂胡氏曰好生者舜而誅四兇亮者湯而誅葛伯懷保小民者文王而侵阮共好惡之不可縱尚矣大司馬九伐之法云二正者正其罪惡殘有虐其形体桓公當此二法而刑不加焉則是不奉天討而縱有罪可乎特云秋冬二時明天王之無刑政也天子者受天命以正享國必承天意以正行事必彰有德象春夏以正賞必討有罪法秋冬以正刑是謂能若天道合春秋大居正之法○劉氏曰左氏云文在故名非也武氏子寸聘言世武氏也仍叔之子

來聘言幼弱也褒貶不旣明矣乎若糾擅攝父位自取冢宰者其貶猶應甚彼不得但以父在名之而已捨大責小非春秋也公羊謂下大夫也繫官氏名且字亦非也理不可書名而又書字仲尼之筆一何繁且迂哉〔趙氏曰若其代父攝行卿事當依仍叔之子爲文何得加名故知爲貶

〔附錄〕〔左傳〕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四終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五

桓公中

甲戌桓王十三年

五年齊僖二十四 晉小子二 衛宣十二 蔡桓八 鄭莊三十七 曹桓五十 陳桓三十八 杞武四十四 宋莊三 秦寧九 楚武三十四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公羊傳曷為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傳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

戌之日出巳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〇(趙氏曰)左氏云再赴蓋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假令實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其實日何乃總載之乎且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啖氏曰)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巳丑之日死而得按人君雖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廬陵李氏曰)三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曰君子疑焉穀梁則曰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為再赴其謬戾甚矣

〇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趙氏曰)如者朝聘之名外相如皆譏(薛氏曰)無相朝之志也假相朝之禮也(家氏曰)書爵目其人而貶之也　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諼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

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臨川吳氏曰〕如紀者朝于紀也此國君來朝魯則稱朝往朝他國則稱如內外辭也諸侯相朝雖有其禮然春秋之時小役大弱役强强大之國必不往朝小弱之國雖敵體之國亦不相朝惟小弱必須往朝于强大蓋畏之也齊鄭以强大而朝於紀之弱小蓋借朝之名以往紀而實欲以兵襲取其國紀素知齊鄭之圖已故覺其謀而齊鄭之許不得以行也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之故備告于策〔杜氏曰〕齊欲滅紀紀懼而來告故書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與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劉氏曰〕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襄侵人之國無異聖人誅意之效也故兵莫憯於志鏌鎁爲下〔茅堂胡氏曰〕兵莫憯於志鄭伯克段齊侯如紀其憯甚於鏌鎁人君明此義可以正其志人臣明此義可以格君心之非侵之不遠而復也〔張氏曰〕春秋惡其懷盜賊之心而行朝事之禮書之若實朝于紀然所以抑强暴惡譎詐也〔臨川吳氏曰〕許近於鄭紀近於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汪氏曰〕外相如雖齊

鄭如紀與州公如曹春秋惡齊鄭之不能恤小國而假朝禮以濟凌人之謀惡州公不能保其國而假朝禮以為依人之具皆非真能行朝禮者也夫不能保小寡而思啓疆以利已不能自強於為善而依人以求托其身皆春秋之所不予也北事以觀考齊人滅紀之本未及州寔之來曹而聖人之意見矣盧陵李氏曰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為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間二國為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許立督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百計求援六年會于郕其冬來朝謀於魯也深矣九年季姜歸京師托於周也至矣十一年鄭莊卒後齊鄭之黨方散故十三年紀侯得魯鄭而僥倖於一勝然怨愈搆矣十四年齊僖卒襄公立十七年于黃之盟魯欲平二國也而襄公方襲小伯之勢豈一盟而棄僖公之業哉故莊元年而遷郱鄑郚矣三年而紀季以酅入齊矣齊勢方盛鄭乃棄紀而為垂之遇矣故自齊鄭如紀蓋才有七年而紀卒去國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冀哉○劉氏曰公羊以謂離不言會故言如也非也春秋之記盟會者所以刺譏諸侯非善群聚而惡離會也離會何為不可書而改會為如以亂名實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傳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任之辭也程子曰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仕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仍叔之子云者何氏曰言氏起父在加之者起子○汪氏曰詩云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知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汪氏曰公穀皆云父老子代從政程子則云父受命而使子代行今按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大戊書小序伊陟相太戊注伊陟伊尹子微子之命崇德象賢蔡傳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丁公世美入掌兵權書顧命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注伋太公子丁公也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國語鯀爲崇伯史記孫治水九年而功用不成舜巡狩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之於羽山以死

於是舉禹使續鯀之業舜典伯禹作司空蔡叔既四仲為卿士〔書〕蔡仲之命周公位冢宰群叔流言因蔡叔于郭鄰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以豉反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狗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范氏曰〕君驕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家氏曰〕大臣耽寵固位惟恐失之欲及其尚存而見子孫之貴書仍叔之子譏其以父及子也去年宰糾聘名之所以貶也今仍叔子聘不名亦所以貶也貴者以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桓負大惡王所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復再聘焉故春秋於貴者則名之於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歆謀婚而諸侯莫從桓以簒立懼諸侯討已欲自結於王故因紀之故而為王謀焉故桓王二遣使來聘也春秋書之見桓公以紀之婚姻結好于王以掩大惡其曰使仍叔之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之子參預國事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伊武

也汪氏曰漢以曹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丞相副魏以司馬昭子炎爲中撫軍副相國而遂移國祚宋用王安石蔡京父子而遂致國亡是皆狥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禍也可不懼哉

葬陳桓公

臨川吳氏曰不書月史失之蓋陳亂篡立而葬之也

○城祝丘

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陸氏曰譏不時高氏曰據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王氏曰祝丘魯地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

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　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拒王道之失也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　茅堂胡氏曰天子討而不伐桓王伐鄭非天子事故不言討又曰錫桓伐鄭賵葬成風皆三綱所由滅也故書王而已此亦不王矣不書則無自而見故去天以示貶其書王則存名號耳　番陽萬氏曰桓王伐鄭非天討莊王錫桓公命襄王賵葬成風非天命故皆不書天

或曰鄭伯不朝惡平聲乎得爲無罪曰

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去聲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而攻之也薛氏曰九伐之法無親征諸侯之制王親戎事危道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為重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張氏曰自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興兵伐諸侯今一日天子帥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督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立而眞足以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巨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聃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至此竭也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旣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啖氏曰不言會及王從君之辭也孫氏曰不言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桓王親伐下國惡之大者曷為不使首兵天子無敵非鄭可得抗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陸氏曰陳佗殺太子而立王不能討又許其以師從王之失政亦可知也戰于繻音須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陳氏

曰嘗戰矣而不言戰嘗敗績矣而不言敗績諱之也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王自將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是故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安定胡氏曰不書王師敗績于鄭土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茅戎書敗者夷狄非有禮義王者不畜也王師非王親兵致討故敗而書之

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音預也

蜀杜氏曰苗民弗服舜命禹徂征之蓋用兵之事天子不親為之以其至尊不可屈也鄭雖不朝桓王以三國之兵伐鄭失正也永嘉呂氏曰王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何哉蔡衛陳之仇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宋衛入鄭又與蔡人伐戴而鄭復伐取三國之師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王討有加于鄭而三國從之托公義以濟私忿耳臣氏曰傳稱王以諸侯伐鄭而經書三國從王實錄文以著君臣之大分然成十三年傳云公及諸侯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伐秦而經不書諸侯從劉子成子者王臣非季尊之比猶尹子單子之伐鄭止以列會為文也襄十四年傳云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經不書大夫從晉侯者諸侯非王命不當擅興列國之師葢齊桓晉文之侵伐止以列會為文也文定謂桓王伐鄭非天討乃端本澄源之意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

方而遠近莫不壹於正非謂鄭莊爲無罪也特以諸侯之罪有甚於鄭莊者桓王舍其大而問其細徇其私意而不出於公理是以不得爲天討而鄭亦不服耳或者乃謂祭足帥師取畿甸之麥禾是稱兵以犯王畧王之伐之有不容已者抑不知王貳於虢祭足取麥與禾乃隱之三年越三年而鄭伯朝王桓王不禮焉是取麥禾之罪固當問然不當待其朝而不禮也又二年桓王遂以虢公忌父爲卿士是時鄭公子忽在王所鄭伯以齊人朝王又三年而鄭伯以虢師伐宋非惟鄭未叛王亦未怨虢之深也及王取鄔劉蒍邘之田於鄭而與鄭人鄭忿生之田於是鄭始怨王至是王復絶之而鄭莊遂不朝跡其所由鄭莊雖小人之雄苟桓王處之有其道則不至此也取麥與禾之罪當其時則不之討今之不朝毋乃已德猶有所缺而不忍一朝之忿屈萬乘之尊以犯積怨之强臣寧不自取辱耶春秋深明其用自貴者始王以不稱天以正其本三國書從以明人臣從君之義戰敗不書以存人君無敵之體書三國從王伐鄭以人臣而致天子之親伐則鄭之罪亦不可掩矣從王伐鄭爲一經之特筆輕重之權衡君臣之名分莫不畢見豈不深切著明矣哉○廬陵李氏曰春秋王師之出有二伐鄭救衛是也陳氏曰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也書救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說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不書以而救衛書于矣又不可一槩論也劉氏曰穀梁謂舉從者之辭爲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之文義順事明又妄云舉從者之辭何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

大雩

此書雩之始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因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命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之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於南郊之旁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也雩用歌舞而已正雩在四月爲五月不雨修雩故記之於五月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耕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張氏曰)建巳之月常祀不書至非常祀之月或過旱暵則因旱而禱春秋書之以見災異(臨川吳氏曰)魯之雩祀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爲天子祀上帝之雩而非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經氣書六月雩者蓋得禮則不書七月八月九月則皆過時故書書冬則建酉之月穀已成熟尤爲非時也魯有舞雩

壇蓋祀帝于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爲舞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者也汪氏曰山川百源能興雲雨月令注諸侯雩上公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孫氏曰謂之大者惡其僭用天子之雩也不謂之大則魯僭天子之惡無以見矣家氏曰郊禘亦僭而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若雩則天子與諸侯爲禮各異故書大以斥其僭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汪氏曰書郊則或以瀆卜或以牛災或以過時書禘則或以叅喪制或以尊妾母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程子曰人言春秋非性命之書非也春秋皆因事而襃貶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由性命而發言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己之寢禮也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祭得他若不屬我氣便不與之交感如何祭得程允夫問孔子

謂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泰山五章皆聖人救天地於將滅
故其哀痛與春秋同意曰是〔汪氏曰〕魯諸侯而祭天地及境
外山川猶季氏以大夫而祭泰山也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
治國如指掌之說矣〔朱子曰〕天地陰陽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豈
有外乎此〔汪氏曰〕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也故郊禘大雩惟天
子得用之而諸侯不得用之者蓋天理之當然也天下國家
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幽明一理顯微無間苟知聖
人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所難知哉○
劉氏曰左傳書不時也非也龍見而雩常事耳過早而雩非
常也非常當書書爲旱發非爲過時發也〔汪氏曰〕經書雩二
十一左氏於此年云書不時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
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則曰旱
甚餘年無傳首言不時而後皆言旱其意以互文見義皆以
旱而皆不時也然春秋書雩實以旱書而併著其僭耳廬陵
李氏曰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六
昭六定七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二
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
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元七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蓋三
左氏但知龍見而雩爲政故以爲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
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爲大旱趙子以稱大爲竊舊說又以
爲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爲僭矣穀梁例曰雩
月正也時不正也其說以爲必待將窮人力盡而請之此又

畏君人之心哉穀梁又以為請乎應上公是又不知諸侯雩於山川之義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三十五定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也

螽

（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杜氏曰）蚣蝑之屬為災故書（劉氏曰）上書雩螽之為物常因旱而生（程子曰）螽蝗也既旱又蝗譏不在書也（朱子曰）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汪氏曰）春秋書螽者十桓僖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世各三見（何氏曰）煩擾之應（劉歆曰）貪虐取民則螽也

冬州公如曹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程子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張氏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

地何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爲杞所并遂以淳于爲都未詳孰是**天子三公稱公**汪氏曰如周公昭公之類**王者之後稱公**汪氏曰如宋公之類**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書〕畢命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鳴呼父師注畢公名高**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詩〕淇澳小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通〕鑑唐玄宗開元二年定內外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臨川吳氏曰此人君之失國者與紀侯大去其國何但州公之去國有所如紀侯之去國無所如爾凡國君如他國皆朝也蓋其國危亡將寄託於曹假朝禮以行實則奔也

〔乙亥〕桓王十四年　**六年**〔齊〕僖三十五〔晉〕小子三〔衛〕宣十三〔蔡〕桓九〔鄭〕莊三十八〔曹〕桓五十一〔陳〕厲公躍元年〔杞〕武四十五〔宋〕莊四〔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

左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寔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程子曰五年冬如曹尚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王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曰不言州公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言寔來陳氏曰但曰州公來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正月寔來是不復其國之辭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爲禮也陳氏曰古者諸侯去其國大宰取群廟之主以從而託於諸侯曰寓公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

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黷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汪氏曰〕許斯胡豹頓牂沈嘉潞嬰兒皆書名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强〔上聲〕為善自暴棄者之罰嚴矣〔家氏曰〕夫以外諸侯入補王室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于王思所以為圖存之計勢窮理極死之可也今奔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書寔來皆所以責州公也〇〔劉氏曰〕公羊云謂之寔來慢之也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雖無禮我可不為禮乎

附錄〔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

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毁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公左作成

左傳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杜氏曰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成

胡傳無孫氏曰此與二年書來朝三年會郕同旨家氏曰前年齊

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
雖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至冬
而復來則不能無訊矣（高氏曰以紀之微而捍齊
之强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諮謀之功也與

附錄　左傳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
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
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
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
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
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
以師昏也民其謂
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簡車馬也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
也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脩教明諭國道也平而脩戎事
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程子曰爲
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無事而
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　盛夏
大閱妨民害人失政之甚其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爲國講武非

公之私欲也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脩戰去獨詳於三時者（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皆如振旅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爲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汪氏曰夏之仲冬乃建子之月周之八月乃建未之月盛夏煩暑三農耘耔之時而驅南畝之民以簡車蒐徒爲事有人心者豈爲是哉）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孫氏曰大雩大閱大蒐之類皆譏其

僭天子夫子脩春秋不斥言故因事而見意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范氏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亡危之道今不因田獵無事而脩之杜氏曰鄭忽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也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并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何氏曰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臨川吳氏曰先王之時兵雖不用然不忘武備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習武事三時所教其法者畧惟仲冬教大閱其坐作進退擊刺眞如戰陣乃天子之禮并諸侯之所得行爲其僭禮故因失時而書之以著其僭王氏曰皆制妨民故聖人謹而日之古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兵戎外事故大閱以壬午治兵以甲午猶吉日美宣王田而日吉日維戊吉日庚午也○陸氏曰公羊葢以罕書也按以其非常故書嚴非爲少也穀梁葢以觀婦人也按經無異又傳自孛鑒劉氏曰所謂罕者謂自入春秋今始一閱耶抑謂桓公今始一閱也文之不通難以強合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曰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傳〕曰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程子曰〕佗弒太子免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之例見討賊者衆人之公也

佗弒太子而代其位〔朱子曰〕陀之弒君不見於經亦是魯史無之耳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討賊也〔朱子曰〕佗踰年之君不曰陳侯以賊誅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張氏曰〕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正理猶存故蔡人因人心之不君佗而殺之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汪氏曰〕詩墓門刺陳佗也其詩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則陳人不以佗爲君可知知其爲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陸氏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蔡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不以爲

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臨川吳氏曰陳不能討而蔡能討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纂弒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陳佗篡立既葬桓公君陳亦已逾年矣然纂賊非可稱君故名而不爵凡纂賊而稱君者見本國之臣子與鄭國之君臣皆不能討而成之爲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殺之則春秋以討賊之義歸之矣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蔡人殺陳佗是也家氏曰前此陳人爲衛討州吁今蔡人爲陳殺佗此鄭國之義討春秋所深與也治鄭國者自褒則鄭賊者在所誅矣）黨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佐蔡般（音班）弒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遏人欲於橫（去聲）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纂弒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爲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可堂吳氏曰王政不綱天子不能討賊而聖人明春秋之義以討之謂非天子之事而何耶其討之也奈何曰如殺賊者人是也意討賊天子事也聖人不唯自任而又寄之人人倚耶）

不得已耶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汪氏曰〕弑君而見殺者十有二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衛人齊人能自討賊陳佗夏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臣子之不能討其罪著矣晉惠公因里克弑君而得國衛人因寧喜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爲使復爲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illegible]殺大夫爲文楚棄疾誘比以爲君之利而俾當大惡之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意在代其位非討賊也故以公子相殺爲文陳人[illegible]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賊爲黨待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慶封誘崔杼而致之死皆非天討故不以討賊書也宋督死於南宮萬書之則爲扞君難故不見於經齊商人蔡般號爲國人所君積歲歷年假手於盜賊蠻夷而討之春秋唯欲奪其爵位同之於賊有不可得矣〇〔趙氏曰〕佗殺太子之賊公穀不達此意妄云淫于蔡淫獵于蔡不近人情〔廬陵李氏曰〕討賊例已見州吁下公羊穀梁之說皆傳聞之謬異獨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廣爲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

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穀梁傳〕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程子曰〕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亂也子同者桓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家之主國之大事故書

嫡（音的）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啖氏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趙氏曰〕祀備於嫡是重宗廟記其是以著其非也〔蜀杜氏曰〕書同生正魯國之傳嗣而遏篡逆也〔張氏曰〕蓋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禮記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大人世及以為禮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

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前漢書）賈誼傳孟康注委裘若容衣天子幼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茅堂胡氏曰）適家生大事也春秋書此以正國本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而國亂數世漢高祖定惠帝黜趙王而延祚四百傳世三十一其效可見矣問出姜之子不書其生何也曰記子同生明與子之法也春秋兼帝王之道或以天下為公而與賢或以世及為禮而與子寡賢貴於得人故季札辭國仲尼不取與子定於立嫡故文姜始入春秋書之按左氏所載即太子之禮也載于史策名分一定則自始生至于受誓為世子其物采等衰固殊絕矣配適奪正之事無所從起此春秋與子之法也文公不知此義故子赤見殺出姜歸齊其生不見於經蓋仲尼削之耳鄭忽衛蒯聵出奔宋座晉申生見殺王猛兄弟之以于劉單皆其君災不知此義是以蒙首惡之名不亦悲乎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杜氏曰）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

於天子然後爲世子（周禮典命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〇劉氏曰公羊以謂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穀梁曰疑故志之若聖人疑之雖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爲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朱子曰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永嘉呂氏曰二百四十二年惟此書子同生說者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惠無嫡子遂啓慕弒故以喜書或謂莊文成襄皆嫡嗣此獨書以正周公之後決後世之疑或謂爲莊公如齊納幣張本要之皆不然國之主器莫重於嫡嗣嫡嗣不正則禍亂生焉故古者嫡子生必以禮擧之所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絶庶孼覬覦之心也若其受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以至於失時越禮則亦可以因是而考之矣

冬紀侯來朝

左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子曰紀畏齊而來朝以求助也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輯其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豈爲國之道哉其不能保有終至於大去其國宜也

按左氏會于郕諸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

公告不能〔杜氏曰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朱子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三十二年〕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事見左傳僖公五年八年〕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音現〕矣魯桓者弒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然則何以弟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蜀杜氏曰桓之簒王法所不容諸侯不能討而朝之聘之春秋不與是義不可以朝桓矣今紀之來復存其正爵以其懼於齊難與其所親謀之故怨之也〔沙隨程氏曰〕溺人近死何暇論援者之賢否也〔汪氏曰〕桓公簒立得罪於君父兄惴惴焉不能自保而結大國以自安即位之始年求盟於鄭三年求婚於齊未幾次班後鄭而取怒於齊則非時大閱以備不虞是其憂愉信縮固係於齊人類笑之頃又安足與謀紀難哉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紀侯之謂矣然春秋所以怨紀侯而不之貶者如人遇强禦於國門之外者有過者亟執其袪而愬之不服問其人之善惡也夫紀以蕞爾之國介居大國之間欲上告於天子則不能欲下告於方伯

適牽則無非齊之與國也其所以僕僕朝魯會魯亦曰紀之與魯暨齊之與齊皆比鄰婚姻之國或可資其助耳聖人其以是而恕之乎比事以觀紀不能自强於政治苟焉人以圖存魯桓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坐受朝禮而莫之或恤齊以强大肆意於吞噬小弱其罪皆不待貶而自見矣

丙寅桓王十七年　齊僖二十六　晉小子四　衛宣十四　蔡桓十　鄭莊
子五年　三十九　曹桓五十二　陳厲二　杞武四十六　宋莊
五　秦寧十一
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杜氏曰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高氏曰咸丘

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爲齊東野人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程子曰〕如天子不合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禮記〕王制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朱子曰〕盡物取之出其不意聖人不爲也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務無淫獵之過矣〔劉氏曰〕焚咸丘淫獵之過也古者誅不逐奔追不越防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李氏璜曰〕火田直焚一叢一聚豈容焚一澤也譏盡物故書之〔臨川吳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未出固可用火此不當田狩之月而火田又咸丘非狩地故譏〇〔劉氏曰〕公羊以謂咸丘者邾婁之邑其君在焉故不繫國焚之者樵之也以火攻也按公羊凡內取邑不繫國悉歸之邾婁若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丘焚之今但曰焚咸丘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〇〔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
也失國則以其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
吾異日也〔程子曰〕臣而弒君天理滅矣宜天下之所不容也而
天子景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書
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年郱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
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朝別立義也〔杜氏曰〕穀國
在南鄉筑陽縣北〔張氏曰〕穀在襄陽府穀城縣鄧在鄧州皆去
魯絕遠〔范氏曰〕別言
朝同時來不俱至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
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
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
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
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
希〔服虔曰〕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遠朝弒君之
賊故賤而名之〔孫氏曰〕桓穀惡之人諸侯皆得殺之二君
反交臂而來朝故大名之〔陳氏曰〕古者鄰國世相朝魯在泰
山之下有鄧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也而亟朝桓生

朝桓者矣必若敍鄭厲後名各其後甚者也張氏曰桓弑逆人而敍鄭遂來朝之故特名二國之君與反而事讐滅同姓以孤本根之罪無以異是年不書秋冬以諸侯相繼朝桓道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具四時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爲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刑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孟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欣說說孟秋之月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

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弒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家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公而立畢方伯連帥去聲環視而未之卹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問桓四年七年因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穀伯鄧侯來朝故不書秋冬然則二年滕子來朝紀侯來朝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以至六年九年十五年皆有諸侯來朝何以書秋冬家堂劉氏曰桓弒君而立滕侯首朝貶爵爲子比諸夷狄

矣天王刑罰所自出也既不能討又以其立而聘之故不書秋冬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豈天下之大諸侯之衆莫有能舉義者乎及殺鄧無故相率自遠來朝然後知天下諸侯莫有可望人欲横流莫有禁之者矣故不書秋冬若紀侯來朝自爲謀其國事爾非爲桓立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失刑之義已立於前矣此又別有義也大抵聖人筆端造化神明莫測豈拘定一義而已○趙氏曰左傳云穀伯鄧侯名賤之也此說不明故不取公穀並云失國之君假令實奔魯而公待以朝禮即當書云穀伯鄧侯來奔某日朝公不應越例書名而沒其來奔也陳氏曰失地之君不曰來朝苟有出者如衛侯朔奔齊譚子奔莒是也苟有來者如郕伯來奔州公實來是也○汪氏曰或以無秋冬爲史闕文然昭公十年無冬有月而闕時定公十四年無冬有事而闕時此可以言闕文也豈有二年秋冬無事而兩時並不書首月乎況公羊傳桓十七年闕夏然猶書五月而莊二十六年闕春然猶書事於年下惟成十年闕冬不書事而左氏穀梁皆書冬十月苟曰桓公四年七年非聖人所削不容三傳皆闕蓋三傳傳授各異而經文皆削秋冬必有深意程子之說疑得聖人之旨

附錄左傳夏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丁丑　桓王十六年

八年

齊僖二十七　晉侯緡元年　衛宣十五　蔡桓十一
鄭莊四十　曹桓五十三　陳厲三　杞武四十七　宋

莊六[秦]寧十二
[楚]武三十七

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嘗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亂之甚也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音仲]冬[何氏曰]烝衆也氣盛貌冬萬事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汪氏曰]文定據逸周書維周以子月爲歲首不改月數竊考逸周書文體全似呂令其言多與古書殊異或後人假託之書况六經惟詩以寅月起

數乃民俗歌謡之詞故隨舊俗稱之書云王在新邑烝祭歳在十二月則用亥月孟冬烝祭亦未爲非禮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趙氏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以建子爲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卽用仲月此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爲是〔杜氏曰建亥之月昆蟲閉戶烝祭宗廟〕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杜氏曰此夏之仲冬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張氏曰此書以彰下文耳非譏也〕〔趙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詩云禴祠烝嘗于公先先王而春秋無禴祀者蓋春秋中再書烝一書嘗兩書禘皆爲失禮及有變故乃祀書耳於祠禴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也〕〔汪氏曰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書嘗蓋再烝之瀆與未易災之餘而嘗之慢皆失禮之大者況冬烝而以夏五月行之酉月嘗而以未月行之或大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者故筆之於經以示貶焉或者謂桓有大惡不可以祀先君故聖人兩其失禮而特書以重其惡其言失之鑿矣閔僖之禘文公之大祫亦可謂有大惡而不可以祀先君乎〕〔趙氏曰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按正月之烝不失時也公

羊曰訊亟也從爲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再烝若不書
郎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劉氏曰酒將書壬午猶繹不得
不先書有事于大廟也盧陵李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
祠夏礿秋嘗冬蒸公羊亦同詩云礿祠烝嘗此取協韻耳非
有異也王制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
祭義於郊特牲同祭統與王制同呂氏草盧曰王制篇內礿
皆當讀爲祠禘皆當讀爲礿此說是也趙氏曰禘非時祭之
名也禮記諸篇皆漢儒約春秋爲之見春秋有禘于莊公遂
以爲時祭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遂有春禘夏禘之說
又見春秋止有蒸嘗禘三祭遂有諸侯歟一祭之說皆不可
信而鄭玄注祭統以爲夏殷禮誤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程子曰桓公弒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
之失道之甚也杜氏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
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
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以爲一體

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音庚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汪氏曰舜先言臣而後言君皐陶先言君而後言臣可見其君臣交相尊榮而互相責勉之意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爲一心夔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荀子王霸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人主之職也汪氏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耳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媿乎此事以觀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附錄左傳春滅翼〇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前烝爲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臨川吳氏曰建子之月已烝矣建辰之月又再烝焉於春季而行冬祭非其時非其禮也宋氏曰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其一貶而起二事此兩書烝二事而一貶汪氏曰僖二年三年書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屢書而一褒義與此同

附錄左傳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邾

〈陳氏曰但曰伐邾何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孫氏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而獲安其位反以位伐人之國故直稱伐邾高氏曰紀也滕也鄭也穀也鄧也杞也或朝或會邾不修舊好故伐之其曰伐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辭以討桓宜乎其反見伐也

(一)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杜氏曰今八月書時失〈程子傳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王氏曰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

〈附錄〉左傳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左傳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

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祭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曰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畧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程子曰此祭公受命逆后而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爲主而逆后爲遂也問或謂逆王后亦使魯爲主如何曰祭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爲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問姓諸侯爲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爲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杞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此說是也爲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劉氏曰爲之節者王當使大夫命魯侯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内主予一人將卜于紀姜氏委諸伯父伯父其以予敬若先王之禮魯侯稽首對曰天子有命敢有弗恭使者以是言也復于王魯使大夫請紀

紀侯曰天子使某來命我寡君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
廟之事未有內主予一人將卜于紀姜氏使某也以告主人
宜固辭固辭不獲命主人曰某也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先
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夫婦所生若而人然後天子命以其
吉使上大夫用王后之禮逆以歸
也此豈人臣之所當遂於竟外哉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
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語矣卿往公監之
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氏曰官師劉夏非卿禮記官師中士下士劉
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
禮也茅堂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大上無適於天下
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
乘之尊而遠行親迎之禮卽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
所與之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之何使同姓
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
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遊氏曰遂
逆者訊不躬自於王孫氏曰桓王娶后于紀命魯主之故祭
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天子天子命之逆則遂
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于王專逆后于紀故曰遂臨川吳
氏曰士昏禮納徵之後行請期之禮歸期有定日而後親迎
垂皆禮也天子之尊雖與士禮不同然亦必先卯夕歸之期
而後可往逆也魯嫁紀女為王后蓋已先報可於王矣雖已

報可而未知紀國歸女之日王遽遣祭公往逆祭公不知其期故過魯問期而後往紀往紀逆后者王命也過魯問期者非王命也故春秋書法如此魯爲媒而不報歸女之期于王魯之慢也王未知后之歸期而遽然遣使往逆王之輕也祭公無王命而私過魯問期祭公之專也參訊之公羊以爲祭公此來方是使魯爲媒若可則就往逆果如此則輕遠尤甚疑不然也張氏曰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爲媒而用是往逆其禮褻士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義哉故書者祭公之說行而以逆后爲遂事以深訊之陳氏曰書遂始於此凡遂譏遺莫甚於逆后后妃母儀天下而以遂專之罪祭公且非爲也宋氏曰萬乘之君使弑逆之人主婚行禮可乎汪氏曰僖三十年傳云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祭公自魯逆王后所謂以二事出者也由是論之祭公蓋受王命謀昏於魯并逆后於紀爾逆后大事也安有無王命而敢專之哉但天子婚禮當使大夫謀昏於同姓之諸侯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故王遣三公謀昏則以輕失爲失祭公不復命於王而即如紀逆后則以遂行爲罪而交責之也按遂有二義穀梁所謂繼事是以二事出者也公羊所謂生事是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也春秋書遂一十九若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亦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陳人遂及齊宋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專繼事者也若成公以伐秦出而因如京師乃書自京師遂會伐秦則聖人尊君抑臣之意使若繼事以會伐爾考其事

而是非得失瞭然矣○趙氏曰左傳曰禮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言來言遂足明譏矣穀梁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若實譏天王言使不更昭著乎今不言使即罪全歸祭公廬陵李氏曰逆后例二此年及襄十五年劉夏也王者之尊海內莫敵人子無自逆之禮趙子說是然孔子對哀公冕而親迎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何天子之禮曰魯有郊天祀地之祀故云爾非必謂天子也又曰遂例十九穀梁皆曰繼事之詞然亦有法傳者亦有不發傳者疏曰此是例之首故發繼事之辭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中間自事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曹伯襄遂會圍許恐被釋而遂與常例異者重發之僖四年遂伐楚恐華夷異故重發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恐尊卑異故亦發之宣十八年歸父奔齊嫌出奔不得同於繼事故發之襄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嫌不受命與常例不同故發之餘不發者並可知故省文也

戊寅桓王十七年

九年（齊僖二十八　晉緡二　衛宣十六　蔡桓十二　鄭莊四十一　曹桓五十四　陳厲四　杞靖公元年　宋莊七　秦出子元　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程子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日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杜氏曰季姜桓王后季字姜紀姓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四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張氏曰季姜在國稱王后者王命之則成所以別於列國則見王命之重而存母儀天下之體於姑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詩樛木小序后妃逮下也言其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注木下曲曰樛言后妃之心如木之下曲也俾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周禮九嬪注凡羣妃御見之法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

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杜氏曰書字仲父母之尊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劉氏曰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予進退先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諸侯主之龜蚩敵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此近未覲君子也未覲群臣也則不敢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也臨川吳氏曰逆稱王后主王朝而言也歸稱季姜主紀而言也陳氏曰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尊王也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迺於此後世已以所都為京師也高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娶嫡女於故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姑姊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是以伯姬歸紀則叔姬為媵今曰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故春秋嚴其名陳氏曰后歸不書此何以書詳紀事也后妃母儀天下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然而宗國亡焉是不可以不詳也茅堂胡氏曰王后歸京師過我則書來告則書永嘉呂氏曰經書逆于后者二惟紀季姜書歸于京師而劉夏之逆不書歸蓋祭公之逆以魯為之主故書歸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魯不為之主則不書歸矣〇孫氏曰左傳云諸侯

之女行唯王后書則劉夏逆王后而不書齊姜歸于京師何哉廬陵李氏曰逆后例三傳皆同獨陳氏以爲詳紀事也故嘗疑六年冬紀侯方托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而公告不能今幸王有命魯求昏之事故魯亟爲紀謀亦不待請王命而遂今祭公逆之所以托紀也而紀卒不免春秋詳紀事紀亦可哀也矣

夏四月

秋七月

附錄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内爲失正矣内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周禮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曹伯使其世子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蜀杜氏曰此諸侯朝會于天子之時所行之禮鄭康成以此爲注蓋未明春秋之義）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楊士勛曰世子攝其君謂會同急趨王命今曹伯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薛氏曰攝事而朝京師禮也朝于諸侯非禮也）諸侯閒（閑音）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

無時（杜氏曰王事間缺則脩私好）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臨川吳氏曰大朝覲大會同諸侯皆往而已獨有疾則不得已而命世子攝行今曹之朝魯非甚急之務不可缺之禮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音煙）得爲孝故尸子曰（尸子名佼晉人）夫已多乎道（范氏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不義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張氏曰春秋於桓方以誅亂賊之事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擯之於義無一可者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貶之蓋經有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當以滕子穀綏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父子之悖人倫且忘國家之大計也）（汪氏曰滕穀鄧邾牟葛之朝桓皆貶而射姑不貶者蓋世子不當攝君朝諸侯沒其名則罪不著此程子所謂別立義也經書世子朝會者十有二曹射姑來朝鄫巫於晉宋成同盟戚齊光盟雞澤會戚會相救陳四伐鄭宋佐會中是也夫世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君

衍則守有守則從而代君行朝禮於諸侯及與諸侯會盟救伐皆非世子之所宜也宋成序侯伯之下大夫之上宋佐序子男之下滕薛之上庶幾不失份矣齊光漸進而序於薛伯杞伯之上則其僭已極鄫巫亞於魯大夫則屈辱尤甚焉此事考之而義自見

〔己卯〕桓王十八年

十年〔齊〕僖二十九〔晉〕緡二〔衛〕宣十七〔蔡〕桓十七〔鄭〕莊四十二〔曹〕桓五十五卒〔陳〕厲五〔杞〕靖二〔宋〕莊八〔秦〕出子二〔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易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十年乃字反常也〕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見左傳昭公四年〕桓公至

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何氏曰十年有王者歎之終也劉氏曰桓公篡立天子莫討諸侯莫非也故於其甚極詭而書王若謂桓公曰君之不能事天子若是其甚矣如又不改將不可救矣君如改諸則此其時矣）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啖氏曰三傳本皆不謬後人不曉而以濫說附益其中）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篡弒者（范氏曰與夷見弒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趙氏曰十一年鄭伯卒十二年衛侯晉卒何不正之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傳春曹桓公卒（穀梁傳桓無王其日王何正終生之卒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附錄左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弗者遇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杜氏曰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益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張氏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汪氏曰此年會桃丘弗遇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至昭十三年同盟平丘公不與盟皆非魯之罪故聖人皆直書不諱惟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魯不當以大夫會諸侯然齊侯責賂卒與仲遂盟郪丘則罪之在齊又可見矣○趙氏曰穀梁曰不遇者志不相得按經意直訊其無信爾豈論其相得不相得乎劉氏曰公羊以謂公不見要也非也公羊本解遇爲一若出一若要之故謂此爲公要衛侯推其文而不可爲說其曰遇者相遇云爾何用紛

紛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弗同四此年弗遇罪衛也文十六年齊侯弗及盟罪季孫也然皆爲內諱耻也追齊至酅弗及者畏也胡氏皆以爲遷詞晉人納捷菑弗克納則亦遷善之義矣

附錄左傳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程子曰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悖道縱慾而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爲主甚其惡也

春秋加兵于魯衆矣亦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

戰爲文何也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不爲少矣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爲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坦然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

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

而先之者也劉氏曰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嘗有得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

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

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會不能脩方伯之職駐師境上

聲罪致討俾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汪氏曰三國稱爵所謂目其人而責之也戰于魯境尚未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

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趙氏曰不書及罪專於外也劉氏曰來戰者外爲志乎戰也李氏廉曰春秋善魯不使三國伐之若三國自爲戰也高氏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張氏曰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重輕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戰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有大罪極惡三國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今反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則罪在三國不容不

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書其文異其辭嚴專罪三國特鄭書其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為主之例此聖經之特筆也

人主兵而首齊衛州吁主兵而先宋汪氏曰州吁非宋殤鄭人非齊僖則不能舉戰魯之師故雖主兵在衛鄭而春秋必序宋齊為首也廬陵李氏曰內兵書戰六此年戰郎十二年戰宋十七年戰奚書諱魯也莊九年特書敗績者惡魯也桓十三年成二年書戰書敗績者此會外兵則非魯事也○趙氏曰穀梁云來戰者前定之戰也非也言來者責三國不當來爾劉氏曰公羊以謂稱來戰者近乎圍也非也近乎圍豈實圍哉春秋惡戰耳不分別遠近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五終

藏板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六

桓公下

庚辰 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齊僖三十 晉緡四 衛宣十八 蔡桓十四 鄭莊四十三 卒 曹莊公射姑元年 陳厲六 杞靖三 宋莊九 秦出子三 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傳 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杜氏曰宋不書經闕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

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汪氏曰鹿上之盟三國皆書人齊之盟清丘同盟四國皆書人翟泉之盟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十有一國皆書人澶淵之會十有二國皆書人未必皆微者苟皆微者則不書于經矣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陳氏曰此郎之諸侯也曷為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畧之也自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衞方抗子奕以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畧之也孫氏曰前書齊人伐山戎後書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伐戎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下書及楚人盟于蜀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十二月書齊侯衛侯鄭伯戰郎正月書齊人衛人鄭人盟惡曹以比事之法求之則三國之貶稱人可知也

附錄左傳楚屈瑕將盟二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師莫敖曰盛請齊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鄭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二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孔氏曰是年忽奔衛突歸于鄭一爭也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復歸二爭也十七年忽弑子亹立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亹立子儀四爭也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納厲公五爭也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爲永鑒矣高氏曰昭公不終于位五世兵革不息自入春秋考莊公之心慮知其積非必有餘殃矣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

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高氏曰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書執之始○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

曰人何也
貶之也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 茅堂胡氏曰祭仲以命大夫而稱字深責之也或以仲爲名者誤矣其鄭詩刺莊公不聽祭仲之諫而其詞曰將仲子兮又曰仲可懷也爲此詩者直斥其國相之名乎是知仲之爲字無疑矣陳氏曰祭仲以命大夫專廢置君易爲從其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褒貶名字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爲辭也詳矣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與黜同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褒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忘矣凡此類

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杜氏曰]突不稱公子從告昭公不稱爵鄭人賤之以名赴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胳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孫氏曰]宋人宋公也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于鄭故奪其爵○[張氏曰]死難臣道也祭仲爲鄭正卿貪生畏死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啖氏曰]公羊以廢君爲賢不可爲訓[劉氏曰]公羊論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蹤殺祭仲猶不得鄭宋誠能以力殺鄭忽則不待執仲而刼之如力不能而苟爲大言何故聽之又不能是則若强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黜君以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爲此者乎[高氏曰]仲就執而突歸忽出則是仲納突而遂忽矣詩刺祭仲謂之權臣而公羊因以爲可與權豈不異哉[廬陵李氏曰]經書他國執他國大夫九祭仲鄭詹陳薄塗衛甯喜宋仲幾皆稱人以執不稱行人鄭良霄衛石買宋樂祁衛北宮結皆稱人以執稱行人事各不同執而殺者二齊慶封陳于徵師也執內大夫四齊執單伯晉執行父意

如諾也穀梁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此例不通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公羊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此說是又曰祭仲足而以仲為名穀梁同之胡氏陳氏以為命大夫則仲為字矣二說既不合而公羊則曰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注者又以為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貴存國除逐君之罪於是漢儒反經合道之失出此矣故范氏以為害義傷教不可從要之胡氏說是蓋經書命大夫有三曾有單伯鄭有祭仲陳有女叔皆無所書而不尊之貴王命也其是非則見乎事矣故陸氏例曰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為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王大夫敬之也得之矣

突歸于鄭

左傳厲公立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程子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

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

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汪氏曰易詞此年突歸莊三十四年赤歸曹僖二十八年衛鄭歸成十六年曹伯歸昭十三年楚比歸是也順辭僖二十八年曹伯歸襄二十六年衛侯歸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歸哀八年邾子益歸是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汪氏曰難詞桓十五年許叔莊九年齊小白襄二十五年衛侯昭元年莒去疾二十二年王猛入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是也逆詞桓十五年鄭伯突莊六年衛侯朔哀六年齊陽生是也突以庶奪正固爲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高郵孫氏曰歸易辭也以歸爲善則鄭突楚比果善乎以入爲惡則許叔字果惡乎劉氏曰突內因强臣之力赤外援戎狄之衆以其簒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姦傑之材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列專治赤則戎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絕禍本禁首惡也陳氏曰小白陽生稱齊去疾長輿稱莒皆爭國也突弗係之鄭赤弗係之曹則簒辭也或問祭足立厲公尹氏立子朝經書各不同何也茅堂胡氏曰祭仲書字見任事之重尹氏書世見得政之久王與侯其子

各不同矣○（劉氏曰）公羊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爲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汪氏曰）公羊謂歸者出入無惡入者出入惡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有惡然突歸鄭赤歸曹不可謂無惡許叔入許天王入成周不可謂出入惡鄭忽曹襄出無惡魚石欒盈出入有惡則其說不可通矣難易逆順之說爲是（廬陵李氏曰）經以篡而書歸者二此年突莊二十四年赤執而歸者二僖三十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也失國得封而書歸者二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也書歸例惟穀梁得之

鄭忽出奔衛

此書奔之始（左傳）昭公奔衛（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張氏曰）忽不能有其位而制於權臣其立其奔皆不由已是以不爵也（趙氏曰）鄭忽曹覊未踰年出奔但書名不書爵不能嗣先君也莒展雖踰年不書爵其罪大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蘀兮君弱臣强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

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劉氏曰使忽近君子遠小人與賢者圖事則固良子矣宋雖無道奚憚祭仲雖強奚恤陳氏曰鄭忽身爲冢嗣而廢立自權臣不可以言子矣故書奔昉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去其國未可以言奔必若忽而後可以言奔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産相焉馳詞執禮以當侵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却遂女之公子于野〔見左傳昭公元年〕皆變其常度以胥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爲善也〔汪氏曰春秋之初惟鄭國最強與齊爲黨假王命以伐宋詐戰而取三師入郕入許戰勝攻取雖以天子之尊率諸侯之兵造于城下亦棄甲曳兵不敢與敵而桓王且親集

矣於其肩奈何其没未久而世嫡之重爲鄭國之所逐矣亦猶齊桓之覇號令天下幾於改物而柩方在殯西[illegible]謀動其國家也忽之昏庸狂𢖍勢孤援寡才不足以君國權不足以馭臣威不足以攝鄰會何足深責哉○廬陵李氏曰春秋初以年數天下之變論者自鄭莊始殺弟誓母敗王師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没未幾國內大亂可以爲永鑒矣突簒位四年而出奔昭公以桓十五年入國其秋突因櫟人殺檀伯而入櫟據强都以窺鄭諸侯會于袲又會于曹以謀之而弗克然突固分國以居矣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突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焉於是鄭國之禍稍息而楚兵迭至矣鄭莊之姦雄亦果何益哉○陸氏曰公羊謂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按前後例伯子男皆殊稱非一也又鄭伯爵也若稱子何關爵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穀梁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杜氏曰柔魯大夫未賜族胡氏曰蔡叔諸侯之兄弟稱字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爲佹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慤相與之心又以大夫盟宋公陳侯故不足恃以久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求以補前之失堅宋之合也陳氏曰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

矣○永嘉呂氏曰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蓋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無駭卒帥師而後有翬有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自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獲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句繹矣○家氏曰以大夫盟諸侯強國行之則爲伉弱國行之則爲僭末流之弊大夫因是而外交遲國以脅制君此其權輿也○汪氏曰翬始帥師會伐鄭不稱公子今柔始會諸侯盟以穀梁溺會伐衛例之亦安知非貶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豈非世變之大者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大夫盟外諸侯九始於此

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

杜氏曰夫鍾郕地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杜氏曰闞魯地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音現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家氏曰〕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交春秋一經書盟會未有若是類數者也〔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蓋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爲鄭請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爲國爲民其罪均耳

〔辛未〕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齊〕僖三十一〔晉〕緡五〔衛〕宣十九卒〔蔡〕桓十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陳〕厲七卒〔杞〕靖四〔宋〕莊十〔秦〕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傳平杞莒也杜氏曰曲池魯地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甚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臨川吳氏曰紀爲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爲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此會也僅能與小弱之莒偕其不能爲助而無救於紀之亡也益可知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杜氏曰燕人南燕大夫穀丘宋地張氏曰南燕姞姓國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爲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爲鄭賂之事盟也因是盟與宋公相見而爲鄭致請焉耳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曰不書葬魯不會

○公會宋公于虛 虛去魚反 公作剡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有會于龜杜氏曰虛龜皆宋地張氏曰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桓公欲平宋之急屈已往來宋地與之爲會不知人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固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高氏曰用見宋益疎公而公強從之不已祇自辱也汪氏曰桓公屢至宋地強宋公之從而不已固爲屈辱然二盟四會皆以會宋爲詞則是宋公有志於會盟矣葢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於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爲鄭免其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魯桓會忽于郎之戰幸鄭莊之卒欲求好於厲公而以恩結之厲公篡忽特欲反忽之所爲而求善於魯以爲之援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杜氏曰武父鄭地（張氏曰公自龜還遽會鄭伯而謀伐之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怨如仇敵然桓公之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簒國而立交政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背盟瀆信祗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也（襄陵許氏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禀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永嘉呂氏曰突簒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春秋從而君之從其實也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陳氏曰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

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也〔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王氏曰〕桓殺隱馮弑殤突簒忽桓受賂於宋宋責賂於鄭斯惡同而罪均者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孫氏曰〕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公諱之也地以宋明宋與戰可知不與公及鄭伯伐宋故以魯鄭自戰爲文〔高氏曰〕內没公而稱及鄭不爵而稱師鈞其罪也〔陳氏曰〕前稱公後稱及前稱鄭伯後稱師畧之也於是欲平宋鄭朞歲之間會于折于夫鍾于闞于穀丘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焉戰不言伐有不與戰則言伐於僖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而宋及齊戰是也未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張氏曰〕兵法

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憤兵兵憤者敗魯桓鄭宋此役是也〔臨川吳氏曰〕宋莊貪得鄭賂之多而不許魯桓之請鄭突遂忘宋立己之恩與魯結黨爲伐戰之舉魯桓棄屢會屢盟之好乃與舊怨之鄭興兵以讐舊好之宋交道之反覆不常在匹夫猶不可況國君乎〔汪氏曰〕桓平宋鄭不從而至於伐戰宣平邾莒不肯而至於伐取皆不能反己而求其本也廬陵李氏曰宋莊之得國鄭有力焉今鄭突之得國以宋之力也宋莊鄭突氣類相同其交且固矣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稷之成以魯齊陳鄭之皆有賂故也今責賂于鄭是以比之前日望鄭也春秋書郜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賂合書武父之戰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吁嚴矣哉○吳氏曰穀梁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不知省文之義故云耳按此役魯常與鄭和公羊傳義是也〔劉氏曰〕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曰內不言敗言戰則敗矣可也

〔附錄〕左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王〕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齊〕僖三十二〔晉〕緡六〔衛〕惠公朔元年〔蔡〕桓十六〔鄭〕厲二〔曹〕莊三〔陳〕莊公林元年〔杞〕靖

五(宋)莊十一(秦)出子五(楚)武四十二

春

附錄(左傳)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公羊傳)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

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爲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杜氏曰）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

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趙氏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若實爲宋鄭戰何得主齊紀乎豈齊以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焉不然紀懼威之不暇豈敢主兵而助鄭乎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去聲）紀而與戰（臨川吳氏曰）昔鄭莊助齊謀紀者也魯桓數數爲鄭會宋纔戰而又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父之所爲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爲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爲主何也彼爲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儀辭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

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王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巳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恃小國譬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事見左傳隱公十一年鄭勝蔡而懼事見左傳襄公十八年蔡大敗楚而滅事見左傳鄭公四年哀公元年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爲之援者弑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肯德相恃自治之意也（永嘉呂氏曰）紀以垂亡之國而獲戰勝之功此可喜也齊以大國之威而畜必報之憾甚可懼也桓公之所以爲紀謀者既無以爲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固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然後爲黃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趙氏曰）左氏云宋責賂於鄭且責賂小事止當二國自不和無容諸侯爲戰也公羊云曷爲後日恃外也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按先會而後日成會而後戰也恃外有無義也又曰何以不地近也葢不地者有紀郚也無他義（劉氏曰）左傳所載不書所戰後也若宋鄭相怨爲此戰鄭當序紀上宋當序齊上何故反顛倒乎公雖不及其會期而

及其戰明自當齊戰也何故反沒戰地乎公羊云近故不地則郎之戰非爲近也而曰郎猶可以地不亦誣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外之戰二十三書敗績十五書戰例左氏曰皆陳曰戰別氏曰兩兵相接曰戰書及例胡氏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趙子曰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以華及夷也戰不言及交爲主也書敗績例左氏曰大崩曰敗績何氏曰績功也諸說皆通

三月葬衛宣公

葬自內錄也旣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臨川吳氏曰〕二月己巳之戰齊紀爲敵怨衛助齊滅紀魯爲紀與齊魯衛非敵怨也故不廢會葬之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杜氏曰〕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陳氏曰〕凡君在喪恒稱子衛宣未葬而稱衛侯不以居喪之禮出也〔張氏曰〕朔與兄伋壽爭國者忘于立乎其位忘哀戚之心故未葬稱爵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

惡自見也(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汪氏曰)春秋在喪而出預會盟征伐及遣使鄰國者有十此年衛惠會戰紀僖九年宋襄會葵丘二十五年衛成會洮二十八年陳共會溫三十三年晉襄敗秦于殽宣十年齊頃使國佐聘成三年宋共衛定伐鄭四年鄭悼伐許定四年陳懷會召陵侵楚是也然宋襄衛成陳共懷皆稱子則見其未易吉服其罪猶可末減此年衛惠稱爵會戰則以吉服從戎其罪益甚矣然戰紀非朔主兵故直書而惡自見晉襄敗秦則忘親背惠墨縗絰而以詐取勝視朔尤甚故不稱爵而以微者紀之宋共衛定未葬而已越葬期齊頃鄭悼雖已葬而未踰年但直書而罪惡著矣

夏大水

(張氏曰)陰盛之災(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水之災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惡不悛莊公釋讐不復怨氣蘊結有以致之歟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 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

齊僖三十三卒 晉緡七 衛惠二 蔡桓十七 鄭厲三 曹莊四 陳莊二 杞靖六 宋莊十二 秦出子六 楚武四十三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杜氏曰以曹地曹與會 臨川吳氏曰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恭虞齊衛之報怨也故爲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鄭於其地 王氏曰公於鄭實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爲武父之盟爲宋之伐十三年借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氷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時燠也

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朱子曰〕鑿冰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蚤蚤朝也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張氏曰〕陰不能成物之災〔高氏曰〕凡不宜無日無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劉氏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善惡不明賞罰不行之象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茅堂胡氏曰〕春秋極謹天變如無冰李梅實六鷁退飛無麥苗鸜鵒來巢之類以今觀之其事若甚小然春秋一一書之則不可謂小事矣〔永嘉呂氏曰〕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在天地間譬猶火

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氷於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氷而廟薦之及日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氷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氷無不及是以四時無愆陽伏陰凄風苦雨故夫藏氷發氷者爕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氷不獨志常燠之異而亦以見備暑之無其備也或謂開氷而書無氷豈有建寅之月遽開氷乎春秋所書螽蝝李梅實隕霜之類皆遽目前之災異而志之豈必待開氷而後書無乎或者又援大無麥禾之例謂歲終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猶開氷而後書無氷也不知大無麥禾與書大有年爲一類謂歲終會計而後知也開氷之事亦可與會於歲終者比乎（汪氏曰）此年正月書無氷成元年二月書無氷襄二十八年書春無氷則知因陽盛氣燠而臨時以祀之苟以發兵而知無氷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氷無氷而書無或發氷無氷而書無抑何祀事之錯亂乎

夏五

（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杜氏曰）不書月闕文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愼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括蒼趙氏曰史闕文傳記不備不敢參以己意如夏五郭公之類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朱子曰疑而不闕則流於繆妄）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東坡蘇氏曰宋咸以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作禦）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程子曰）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臨川吳氏曰正月魯鄭二君會曹而未盟故鄭伯使弟語來魯與公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

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高氏曰將命者大夫之事不可使弟語爲子人氏實遠君命其寵任之益有事來矣來盟于我彼欲之之辭也涖盟于彼我欲之之辭也鄭魯同惡而屢盟可惡之甚也）（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于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汪氏曰春秋書來盟者六鄭語衛孫良夫皆前定之盟也高子屈完宋華孫皆未定之盟也杞子則君自來其盟亦非前定者也大夫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及盟非聘而特來涖盟則但書來盟然皆所以著大夫之敵君也）（廬陵李氏曰來盟例五鄭語衛良夫稱使者前定之盟也謂已有約言未足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也楚屈完齊高子不稱使者權在二子謂齊楚二君遣使之時未嘗有命令盟也宋華孫不稱使者華孫權臣專行不受君命也屈完非求魯亦書來者內桓師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音成）之所藏（杜氏曰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

倉(臨川吳氏曰)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御史御妻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謂御食御書御藥之類及此御廩是也御廩者以貯人君躬耕藉田之米專供宗廟之粢盛而不敢他用者高氏曰御廩災豈將不得奉其宗廟之祥也君躬耕夫人獻種稑以供粢盛而災焉咎在君夫人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於此

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禮記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汪氏曰)據世室新宮亳社皆不書新作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汪氏曰)如文王以民力築靈臺而民歡樂之之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汪氏曰)妄興土木如秦皇漢武之類今按宮廟志災者六御廩西宮新宮亳社議不能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宮僖宮議其非禮而宜災也

乙亥嘗

〔左傳〕書不害也〔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杜氏曰先其時亦過也〕其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范氏曰用火災之餘以祭宗廟乃不敬之大者也〕禮以時爲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爲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孫氏曰嘗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不時而嘗與以災之餘而嘗不恭甚矣〕〔張氏曰有御廩災之變以先格王正厥事之誠心必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于祖考况周之八月未當時祭何爲汲汲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特書以責其苟簡蔑裂奉宗廟之不誠且不敬也〕〔王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爲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非獨不警天變而褻慢其祖亦甚矣聖

人明書二日豈無意乎○趙氏曰穀梁云御廩之災不志按此乃大故何得不志左氏曰書不害也按八月嘗非時也又以災之餘而祭譏不敬也非爲不害而書公羊曰不如勿嘗而已按有災當警懼修飭而改卜何得便薦先君之祀乎又曰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按郊禘大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爲郊禘同遂妄言耳又曰王制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此爲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烝嘗禘三種所以云爾○汪氏曰郊禘諸侯之所不當祭故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嘗社諸侯之常祭故春秋一書嘗已以災餘之米供粢盛四書社皆以日食大水鼓用牲之非禮而志之不書祭社以爲常事也漢儒因中庸以郊社禘嘗並言又見春秋書郊社禘嘗故傅會以爲皆僭禮然春秋書烝書嘗豈以嘗獨爲重祭而烝非重祭乎嘗而謂之大春秋何以不書大乎趙氏辯之當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蔡人衛人下左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太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杜氏曰謂進退在已何氏曰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固國本不起兵當宋號之故加以也茅堂胡氏曰齊桓晉文戰勝天下威服諸侯固能左右諸國之師非以弱假強故不言以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侵已故以楚師伐齊事見僖公二十六年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事見定公四年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趙氏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齊蔡等國兵而不自交鋒也永嘉呂氏曰以者非其本意而為人所以之稱四國本無意於伐鄭而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魯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戰楚而戰楚者蔡侯以之也春秋書擅征伐皆惡之而況以人之兵伐人之國哉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繫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薛氏曰四國不守王法而甘為宋用其罪同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范氏曰本非所得制令得以之也陳氏曰伐未有言以者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則會者序爵而已矣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矣書以此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張氏曰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篡國歸而背其賂宋人因此與爲仇讐魯桓平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爲丁未之戰宋以突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憤怒乞師於齊蔡陳衛蓋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所爲比於平日諸侯各帥其師以伐人者不同故書以夫宋不反其黨鹿尊狗貨賂之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遂志其罪皆不可勝誅也劉氏曰書宋人以齊人則足以知宋人者宋公也書晉人及姜戎則足以知晉人者晉侯也宋公賤人之宋國而毀其宗廟晉侯背文之積覆人之師其罪一也王氏曰宋公以私忿而用四國之兵四國合黨而惟宋公之用諸侯之兵聽命於一個昉於此故五國之君皆貶人之王氏箋義曰入人之國毀人之禰廟不道之甚故皆惡而貶之入而書伐鄭亦有罪致其伐耳宋嘉呂氏曰齊方有喪而會伐惡之甚者矣汪氏曰或謂言以者用彼師伐戰而已不交鋒蓋泥於左傳紀柏舉事皆吳楚自戰故云爾蓋蔡師微弱故不詳錄也夫苟不自交鋒則非能左右之之謂矣況傳稱宋以太宮椽歸爲盧門之椽經書魯取穀則非不交鋒之驗也○廬陵李氏曰兵事書以例三穀梁

於此年及公以楚師下皆曰以者不以者也而注者又引莊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死也以共但借之役乎此說是矣獨於蔡侯之以吳子則曰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則又變不以之例蓋其所以以者雖同而事則異觀此伐鄭皆書人取穀特書至則貶之無疑而蔡侯以吳特進而書爵則無譏矣此春秋所以不可一槩論也趙氏以爲宋但用齊蔡等兵而不自交鋒歷引左氏柏舉之戰吳楚自戰而蔡不交鋒以證之亦有理陳氏之說於世變亦有情要之諸傳說皆通可參用

甲申　桓王二十三年崩　莊十三　秦武公元年　楚武四十四

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　晉緡八　衛惠三　蔡桓十八　鄭厲四　曹莊五　陳莊三　杞靖七　宋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傳何以書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

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欲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何氏曰王者畿內千里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汪氏曰賻因喪事而求且諸侯所當歸也車則非諸侯之所當歸矣然猶服御之物也金則直爲貪利爾世愈降而失愈甚頃王之問又非桓王之閒矣夫上有好去聲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覬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簒弑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後心一動莫爲防制必至於亢不衷

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説矣張氏曰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蕃王之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為况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天子畿內租稅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以供之則示貧風於天下開賄道於邦國其失自上非小故也故特書示義家父為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罪見矣臨川吳氏曰車重器也天子可以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使當貢之物諸侯不供而天子之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况諸侯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家氏曰求之為言者下之人有求於上也冬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求於下不以求言也今以萬乘之尊而欲需猥及於不稟命之諸侯始之求賻猶曰諸侯不賻天子求之以愧之也繼而求車繼而求金非所當求而求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孫辭以有求非特責王深責諸侯之無王也高氏曰桓無王豈獨桓受其貶天王之惡亦大矣弑逆不誅又數聘之又命大夫有求不王甚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趙氏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魯之不赴著諸侯之不臣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曰恒負大惡王非惟不討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干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臣而惡自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傳〕義奪正也程子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

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杜氏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經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自固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掩姦乎啖氏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陳氏曰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蟜子伯子皮而衎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款出書奔而已矣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張氏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天子至尊而諸侯次之聖賢貴於得位以其足以恢弘斯道潤澤斯民是以謂之寶其次中才之主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愛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爲臣民之所逐哉故凡爲國君而失位出奔皆以自出書之所以罪其自失也書爵不名者罪輕惡淺其位爲未絶矣以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簒位又與其親戚謀殺之爲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書名絶之也高氏曰前年蔡從宋伐鄭突曷爲奔蔡曰宋人以蔡伐鄭而蔡聽命焉蔡之於突實無憾○汪氏曰春秋書君出奔者十有二鄭突衛朔燕款蔡朱莒庚輿邾益皆書名啖氏所謂君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鄭忽曹羈莒展輿

不稱爵者忽爲未成君㝡與雖踰年而以弑立不可稱爵也衛鄭不名則以叔武攝而位未絕也衛衎位已絕而不名者著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而剽之簒貫逆非如忽黜猶可以兩君言之也鄭侏儒不名小國紀錄闕畧耳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六月乙亥昭公入〔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穀梁傳〕反正也〔程子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杜氏曰〕忽嘗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爲文稱世子者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劉氏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雖不能君國嘗爲君之世子矣世子者必命於天子者也若偏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姦臣縱矣故正其名予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薛氏曰〕突書鄭伯已成君也忽書世子明突之不當得立也〔項氏曰〕突雖不正而國人君之忽雖正嫡而國人不以爲君也〔陳氏曰〕稱世子以正忽之反正以反突之不正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陸氏曰〕復歸之正者莫過於鄭忽〔高氏曰〕

不曰復歸則無以知其嘗有國復歸者異於常之歸復入者又難於常之入也又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汪氏曰復者遠反其舊之謂國本其所有不幸失國而去今得復其國而歸也故鄭忽曹襄衛鄭衛衎皆稱復歸衛鄭之再歸與曹負芻之歸不稱復者衛鄭戕本枝而不悛負芻篡冢嫡而幸免其復皆非義也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劉氏曰復歸有君臣之異以其世也故可言復可言復而不言入者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不可言復[illegible]言復者効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意也或曰復厭詞也張氏曰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illegible][illegible]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衎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為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汪氏曰前先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强弱見矣突之歸不係國而忽稱世子嫡庶之名分辨矣廬陵李氏曰忽自此年歸至十七年見弒並不書鄭伯者此忽終不能君之驗也又曰諸侯失國復歸者四鄭忽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也大夫失位稱復歸者衛元咺也〇劉氏曰公羊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又曰歸者出入無惡突之篡國何故出人無惡乎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許大音泰岳之裔〔杜氏曰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汪氏曰隱十一年魯及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悉有許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年鄭亂許叔度鄭之力不能與己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也〕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糞除宗廟〔汪氏曰糞掃也亦作拚聘禮既拚以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范氏曰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入云者難詞也〕〔劉氏曰稱入何難也何難焉鄭亂而後書歸入也陸氏曰本無位則稱入陳氏曰許叔稱字以是爲宜入也是故未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則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高氏曰叔無罪書名則入簒者無辨家氏曰許叔之入入之善者也衛朔之入鄭突之入入之惡者也廬陵李氏曰諸侯入國例七許叔宜入國而不

得其道故書字書入齊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國而無君父之命故雖以國氏不書公子而書入鄭突衛朔亂倫失正已失國而又復春秋以其逆也故書入書爵書名書入獨衛獻衷儀春秋佚其敗過也故書爵書入而不名胡氏於許叔小白去疾皆曰難詞則陽生衛獻亦可入此例於衛朔曰逆詞則鄭突亦可入此例公羊注以爲許叔本小國春秋前失爵在字例入者出入皆惡明當誅是蓋不知入許之本末而妄爲此說也左氏歸入例亦多不合此條穀梁得之〔張氏曰〕諸侯進以正乃可以正邦國因亂竊入已之不正無以正乎人故書入以見義有所不受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　穀作蒿

左傳謀定許也〔張氏曰〕入許之役鄭莊以衷地相接欲兼并之故糾合齊魯之力而同伐既入之後齊魯讓而不受乃與鄭人乎鄭不能有齊魯又爲之謀以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復存也〔高氏曰〕魯嘗爲齊絕襄新立復通好自是與文姜爲鳥獸之行而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以齊侯爲主〔廬陵李氏曰〕許之失國本鄭莊欲滅而并之故糾合齊魯以爲入許之役然又以三國共利難於獨專滅國之罪齊魯既遜而不受則鄭不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實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乘鄭亂以入而齊魯會艾以定之蓋鄭莊方强則二國挾鄭以爲刑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爲名會艾之謀豈非自辭其入許之

非已意乎然春秋於入許書及賊已推見至隱雖今日之得不足掩其前日之失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杜氏曰牟國在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何氏曰桓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孫氏曰皆微國之君睽其相與朝弒逆之人貶之也朱子曰朝非微者之禮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也董子曰爲天王崩而相朝故貶劉氏曰滕薛之旅見也與邾牟葛爲異滕薛之貶輕而邾牟葛之貶重何也天王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贈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責之重也陳氏曰朝未有書人者旅見非邢變之舊自參以上甚矣凡朝不勝譏莫甚於自參以上故貶人之張氏曰朝桓多矣春秋獨於滕貶子穀鄧名之邾牟葛人之蓋滕子先諸國而朝穀鄧自遠而至邾牟葛以諸侯之貴旅見於惡人之朝以事天子之禮事亂臣賊子故特貶三者以示法其餘從同同蜀杜氏曰聖人不與諸侯之朝桓獨來則攢其爵二國則貶而名三國則人而賤之蓋三國班見所以人之也杜元凱以爲附庸世子安有三國同時遣世

子卽（劉氏曰）世子不當稱君朝凡書世子朝皆貶也不應沒其名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旣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杜氏曰）櫟鄭別都在河南陽翟縣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高氏曰前曰歸恃宋與仲今曰入宋怒而仲不納亦見其義不容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杜氏曰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楚有陳蔡不羹（音郎）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事見左傳昭公十一年）故天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

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薛氏曰櫟者鄭之大都也入于櫟言將逼鄭也鄭忽反矣突因櫟以有鄭忽浸微而不見矣春秋因忽浸微而不見以著大都之害閔忽之無臣子而不足以有立也張氏曰書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無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略其入國者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按傳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以見忽亹儀之爲君未矣而不足紀也廬陵李氏曰春秋謹强都之害書突入櫟而不書其入鄭書晉滅下昜而不書其滅虢責鄭之失於虎牢予魯之嘆邴費皆此意也）以明居重馭輕强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木訥趙氏曰諸侯再入不至於國惟鄭突再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已鄭突名而衛衎不名衎書復歸于衛而突不書歸于鄭此正與不正之辨也衛衎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突之出位固非其位乃篡也突入櫟將迫兒而出之謀再篡也衎自夷儀入春秋書之以明衎之嘗有衛也突入鄭不書明突不當有鄭也家氏曰鄭有君而突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因舊史之已書而存之以示

戒魯桓與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纂至於再三固魯史崇突而畢忽以鄭伯書春秋因之以示戒程子所謂以戒居正之不能保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宋公上公有齊侯 袲昌氏反公作侈

左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穀梁傳地而後伐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杜氏曰袲宋地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宋嘉呂氏曰或疑宋既責賂於突而伐鄭不當又納突遂謂伐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忽奔于衞而袲之會則衞與焉突奔蔡而曹之會蔡與焉謂衞不應伐忽以納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之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但據經伐鄭二字則突在櫟忽在鄭為伐忽明矣

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 薛氏曰春秋亂世以不正討正以不義伐義者衆故非所當納者奪之名所以别白黑 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纂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强盛諸侯不顧是

非而討其强弱始疑於輔正而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簒國之公子也（張氏曰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為突甚乃水流濕火就燥獨陳侯疑之爾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而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已奔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自而然哉葢以正繼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纂諸侯有所責故利其亂幸其為貪其賄党其邪故詳自突入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賄故也）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杜氏曰先行會禮而後伐）（王氏曰四國會于宋之衺則宋主兵矣宋莊與突始思中讐今又主兵納之是得為以常德立武者乎）（陳氏曰會伐會盟會救會侵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救會于某而後侵若棐林重丘牡丘召陵是也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汪氏曰此于衺伐鄭穀梁以為非其疑棐林伐鄭穀梁以為著其美葢于衺所以納以孽奪正之人而棐林所以討從楚侵宋之罪故不同爾此書公會三國之君修會禮于衺然後伐鄭見其先疑而後決也宣元年書四國之君會晉師于棐林伐鄭見諸侯皆從晉師以討有罪也文相似而實不同也召陵侵楚雖非疑辭然傳稱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

謀伐楚則是不協而謀之矣經書會于召陵侵楚譏之也若
夫襄五年會城棣救陳不書會十八年會魯濟同伐齊不書
會二十五年會夷儀伐齊不書伐齊蓋救陳為齊美其有恤
患討罪之實故皆不書會夷儀受賂而縱大惡是以不書伐
也○廬陵李氏曰穀梁地而後侵伐例三此年于袲伐鄭及
宣元年棐林伐鄭定四年召陵侵楚是也棐林傳曰地而後
伐鄭疑詞也豈其地何則著其美也蓋以為欲美趙盾之功
故詳錄其會地召陵傳曰志疑也疏曰一會之中十九國衆
力之强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境則責諸侯之移居然
可曉觀此說則是三役者其疑同而得失異矣陳氏張氏亦然
善發明穀梁者也公羊以為善錄義兵觀下
文書至以貶公則恐不如左氏之得事情也

乙酉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齊襄二 晉緡九 衛惠四 蔡桓十九 鄭厲五 昭公忽元年 曹莊六 陳莊四 杞靖八 宋莊十四 秦武二 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張氏曰於此又邀蔡党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周禮注等猶差也辨別也別尊卑之位位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茅堂胡氏曰諸侯朝會序列以爵之尊卑則名正以國之大小則實亂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醲賞誘人之趨事赴功汪氏曰如商鞅立三丈之木於國都

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之類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汪氏曰〕如趙高指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之類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爲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家氏曰〕自去冬迄今夏三書會宋再書伐鄭不間以他事誅宋魯之輔篡而干正也○〔高氏曰〕春與曹謀而曹人不從今又與陳同伐蓋實善結諸侯故也宋初伐突期於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又連年伐忽而納突鄭之亂宋實爲之故以宋首惡也〔張氏曰〕自鄭突入國之後即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徒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朔與母構兄姦惡之雄因同惡之合陵蔡而居其上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恃張衆陵寡弱如此及桓公之與而後少抑焉〔汪氏曰〕蔡衛背姬姓侯爵而先或先或後者率以私意爲進退也故此年會曹先衛伐鄭先蔡而盟踐土會宋會召陵侵楚蔡又先衛會虢衛又先蔡紛更不一故會鄭盟幽侵蔡會首止圍新城會鹹盟牡丘會淮盟新城會棐林盟蜀襄五年會戚會鄭則陳先於衛從王伐鄭宋以四國伐鄭會于褒此年焦鄭會宋會虢會召陵則衛先於陳此年伐鄭伐衛納朔次所會北杏盟齊會孟圍宋盟翟泉會虢則以陳先蔡從王伐鄭宋以四國伐鄭會溫襄二十四年伐鄭會宋會中再伐吳會召陵敗雜灾則又以蔡先陳是皆先後之無常無非霸者以

意之向背爲升降也又其甚者許以男而先曹伯淮之會則又先邢侯莒邾以子而先薛伯杞伯矣齊桓以侯而先宋公則曰主盟也晉覇而後會盟亦以侯而先宋公則亦曰主盟也然自晉伯之後齊亦以侯而先宋公矣齊世子光盟雞澤至會相皆序小邾子之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何也然伐鄭成虎牢之役則序滕子薛伯杞伯之上亳城北蕭魚之役則一序莒邾之上夫以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亦宜序薛伯杞伯之下况齊光未誓於天子乎據傳於戍虎牢之役謂齊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亳北之役謂齊大子光先宋向戍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則亦以至先後易其序耳嗟夫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典禮廢壞諸侯放恣惟力是視不復以爵之貴賤討崇卑而專以國之强弱相上下矣是故隱公之時滕薛朝魯而爭長此猶皆侯爵也桓公之時魯以周班後鄭而鄭有郎之戰則已不計爵次矣馴致春秋季世宋號之會楚以蠻夷而爭晉先歃春秋之終吳且爭長於黃池而主會矣雖然春秋於諸侯爵次之紊亂從主會者之所爲而不革者所以彰其失也宋號以晉黃池以兩伯言之所以抑其强也宋號黃池待貶絕以見罪惡其餘從主會者之所爲不貶絕以見罪惡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致伐之始（左傳）以飲至之禮也（穀梁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程子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爲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爲不義而莫之禁也（范氏曰）桓公再助篡伐正危殆之甚喜得納篡故危之也（臨川吳氏曰）公至常事書者皆譏也（家氏曰）自去年十一月會伐師未及息今年正月又會四月又伐歷三時之久乃歸暴師一年爲是逆理悖常之事桓之惡亦稔矣

冬城向

左傳書時也（啖氏曰）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縱是周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汪氏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蓋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功則無妨農之病矣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陳氏曰〕衛人立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爲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纂公子亦以自致之又書之也故蔡人立東國而朱出郲人立君而係儒出皆書奔而已矣張氏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得肆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之說必有所傳矣〔汪氏曰〕公穀皆云衛朔獲罪於天子今考左傳衛朔之復入放黜牟于周則黜牟之立天子與有力焉不然二公子怨朔奚待五年而逐之哉〔廬陵李氏曰〕朔得罪天子之說公穀皆以爲天子名而不往詳公羊之意謂使守衛國之宗廟告朔而天子名之發小衆不能使行朔走在岱陰齊地託疾而止不就罪也漢祇諸侯有疾自稱負茲舍止也張氏發明之是矣但公羊支意迂晦不明有頗傳聞之詞未審然否

丙戌（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齊）襄三（晉）緡十（衛）惠五黔牟元年（蔡）桓二十

辛卯（鄭）厲六昭二（曹）莊七（陳）莊五（杞）靖九（宋）莊十五（秦）武三

（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杜氏曰）黃齊地（張氏曰）公十三年會紀瞍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汪氏曰）黃紀地後屬齊（汪氏曰）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三年之後齊遽迁紀三邑六年□伐魯卒會齊納朔則非紀之削弱□不足恃而齊魯之强弱亦具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趡翠軌反　會公穀作反

（左傳）尋蔑之盟也（杜氏曰）趡魯地（臨川吳氏曰）隱元年及邾盟□七年而隱公渝盟伐邾桓公八年又伐邾魯邾不通好十有

餘年至桓十五年邾同牟葛朝魯既朝之後二國欲尋蔑盟而乎其再伐之怨故邾來魯地受盟而公與之盟也高氏曰邾我地彼來而我及之也與蔑之盟同邾來爲此盟豈非諸侯有謀邾者欲求魯之援耶汪氏曰下書伐邾則趡盟不待歃而惡自見矣隱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宋故以國君之重而其心無所適王尚足貴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鈌夏字　奚穀作郎

齊魯交兵之始左傳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杜氏曰奚魯地臨川吳氏曰此齊師來侵魯境而魯與之戰也盟黃未幾而齊來侵境乎紀之信豈可恃乎王氏義曰不言及者主名疆吏得公命與戰微者故不書高氏曰不書敗蓋魯敗也汪氏曰或謂此公戰諱不言公竊考明年公會齊侯于濼則齊魯之怨未深其非公與戰明矣故知戰奚乃內之微者而戰宋戰乾時戰升陘則公及而諱之也亦猶盟宿乃內之微者而盟幽盟齊盟翟泉盟處父則諱公也筆削之旨當連上下文并前後事跡觀之執一例則拘矣廬陵李氏曰及戰例三此年奚莊九年乾時僖二十三年升陘是也乾時升陘諱公此戰穀梁亦以爲諱公左氏以爲公不親臨胡氏無傳未知孰是

〇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左傳蔡桓侯卒

〇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人名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季字也啖氏曰蔡侯之弟歸而合義故字之汪氏曰諸侯之兄弟例稱字蔡叔許叔蔡季紀季是也許叔俱於鄭紀季迫於齊故以難而書入此則蔡人名之順且易故曰歸然皆無罪是以稱字蔡叔以國君之弟出會盟無譏貶故亦稱字衛叔武則以攝君故不稱字而[illegible]子歸順詞高郵孫氏曰是可歸而歸也則歸者善也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何氏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賢而字之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

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逼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劉氏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無異鍼以富懼誅季以賢見疑俱不得安其身而季爲顯矣（永嘉呂氏曰突歸于鄭則名之赤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蔡季歸于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其終不爲君也（張氏曰返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爲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爲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家氏曰蔡季之歸與閔元年季子來歸義同皆字而書歸褒也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国之賢春秋於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說左氏者乃謂季獻舞爲一人愚竊惑焉（廬陵李氏曰春秋兄弟之歸者惟蔡季與季子或稱字或稱子美之也非若陳黃楚比之書名者比矣書大夫之字某而歸者七季之自陳非若元咺孫林父公孟彄之假力於晉齊者比矣又曰兄弟之取貴於春秋者惟許叔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肸之不仕與夫季子之來歸而已皆書字以貴之衛鱄雖合於春秋而不得同於書字之例者主於書弟以罪衛侯而鱄亦無可美也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周禮職喪掌諸侯之來凡

其喪祭詔其號(注)號謂謚(啖氏曰)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唯蔡桓稱侯蓋蔡季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故特書之明得禮也(陸氏曰)按左傳史記世本蔡之諸君皆謚爲侯經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桓侯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史國史因而紀之故春秋特書之(高氏曰)春秋因襃見貶舉一是則衆非可知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劉氏曰)諸侯莫有能正死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秋則桓侯非賢而蔡季請之可知矣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朱子曰)子路之意實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也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音弊)焉斯已矣禮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爲禮哉（論語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朱子註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爲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諡爲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爲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陸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諡不得云公者諡王所賜也劉氏曰稱其本爵者以謙之於天子者也汪氏曰近世仕於時者其親友僕隸皆以其未得官爵爲稱謂曁其死也銘旌墓誌止稱所得官爵此所謂生而稱者爲虛位沒而稱者爲定名也）

冬宋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志也杜氏曰郳宋爭彊魯從宋志背趙之盟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爲黃之盟而五月戰爲二月與郳爲黃之盟而八月伐之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郳盟既而戰奚伐郳並見于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棄如敝屣瀆信而不仁甚矣王氏曰隱元年盟蔑七年伐郳春秋已罪其失信今春與郳盟秋又及之衛稱兵無信尤甚矣况桓非隱之比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高氏曰無王十有五年而日再食蓋若始而終也○趙氏曰左氏云不書日官失之非也史官豈不知朔及每日甲子乎何待日官日御哉

附錄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府日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丁亥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六黔牟十二蔡哀侯獻舞元年鄭厲七子亹元年曹莊八陳莊六杞

靖十　宋莊十六　秦
武四　楚武四十七

春王正月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簒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已身沒而王法不得赦也（范氏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没時無古今皆

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高郵孫氏曰〕正月有王桓公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當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王氏曰〕桓公立十八年而傳嗣易世非不久也王朝之討不加三遣使下聘而追錫之命豈爲桓無王而周亦不能自王矣故聖人始終以王法治之〔汪氏曰〕此年正月書王誅桓公之終身無王也明年錫命王不稱天譏天王之卒於不王也弒君之賊身無存没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故漢之王莽弒平帝魏之司馬昭弒高貴鄉公唐之韋后弒中宗之類前史皆隱其迹而朱子於通鑑綱目必正其大惡之名使其罪暴白於萬世豈非竊取春秋之義歟

公會齊侯于濼

杜氏曰濼水名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范氏曰實驕伉而不制故不言及陸氏曰婦人從夫者也何夫人之伉公失爲夫之道也劉氏曰不言及而言與猶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按齊詩惡去聲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汪氏曰笱取魚器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故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永嘉呂氏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厘不敢越者夫豈強拂人之情性而以繁文末節爲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在未然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許穆夫人欲歸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日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制禮也嚴矣違此者未有不敗公之與夫人

如齊是夫而不能夫也夫者以知帥人者也知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　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孫氏曰〕濼之會夫人在是也不言公及夫人會夫人之行甚矣不可言及也不可言及公弗能制也〔王氏曰〕言遂如齊見夫人由濼而往也〔薛氏曰〕不言及而言與何公不能制乎內而遂與之如齊曰與伉也齊侯虎狼也實有鳥獸之行齊魯之間非一日也以禮相見猶不保其無變況親與為非禮而又私狎之也〔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異者夫人伉也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及凡事之於常者而禍之所從起觀公與夫人如齊之書則見其違男女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聖人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不可不察也臨川吳氏曰此行公往會齊侯爾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濼會禮畢夫人又欲從齊侯至齊夫婦既同出公不可獨反國故遂與之同如齊也〔汪氏曰〕與之為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屬之辭也故以尊及卑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為主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及夫人不敢專行也傳稱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又曰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也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夫子制從婦凶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往其咎可知矣春以一字為褒貶豈不信哉○趙氏曰公羊云不言及夫人

人刈公也按聖人設教不應如此煩碎公羊之說非也〔王氏曰〕公羊經脫與字故辭費耳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穀梁傳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胡傳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音遜〕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趙氏曰〕在外薨不以地〔本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張氏曰〕春秋書魯君見弒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不得其死照然矣〔石氏曰〕其以喪致痛之也〔蜀杜氏曰〕仁者爲國之本三綱五常所由出也禮者人倫之本君臣上下所由正也隱將授桓而弒之非仁也適鄰國

而以夫人行非禮也始以不仁而立終以非禮而亡春秋以為甚惡也或問桓公弒逆凡魯國之人皆宜與之絕齊人惡之宜矣春秋何以諱之曰公薨于齊又曰葬我君桓公哉此與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孟子斷桀紂為匹夫之意異矣

〇茅堂胡氏曰春秋於隱不書葬於桓不書王諸侯來朝而黜其爵家宰來聘而書其名若此類治桓之罪嚴矣豈特與名為幽厲指為匹夫比乎齊人以私殺桓非以賊討之也其曰葬我君桓公又以見天王方伯魯臣子之罪矣非聖人謹能修之高氏曰桓弒立不免見殺於人天理亦不借矣春秋不以討賊書者齊襄殺之非討弒隱之罪不以賊討所以絕無已之亂也濼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不與其出不與其入聖八之意微矣廬陵李氏曰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廢終瀆夫婦之倫而人理喪魯國亂臣賊子之禍後遺於史冊貫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屢書以貶之不晉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貶宰糾之聘誅滕子穀鄧郝年蕩之朝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僑矣其襃亦深矣蔡其為人往往亦不義而得眾故即位之一年棄許圍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朱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嬴之會讙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職伐邾禍矣無所不至自以為莫已害矣孰知禍之起於惟落哉此蓋天理之應也胡氏曰隱公之誓在內在內者討于日春秋於桓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為足以快魯國臣子之心甚

彼三傳之說何足以知之

秋七月

附錄 左傳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讐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后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趙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臣子之敬辭也不然則恐涉他國之君而近於不敬矣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穀梁子曰讐在外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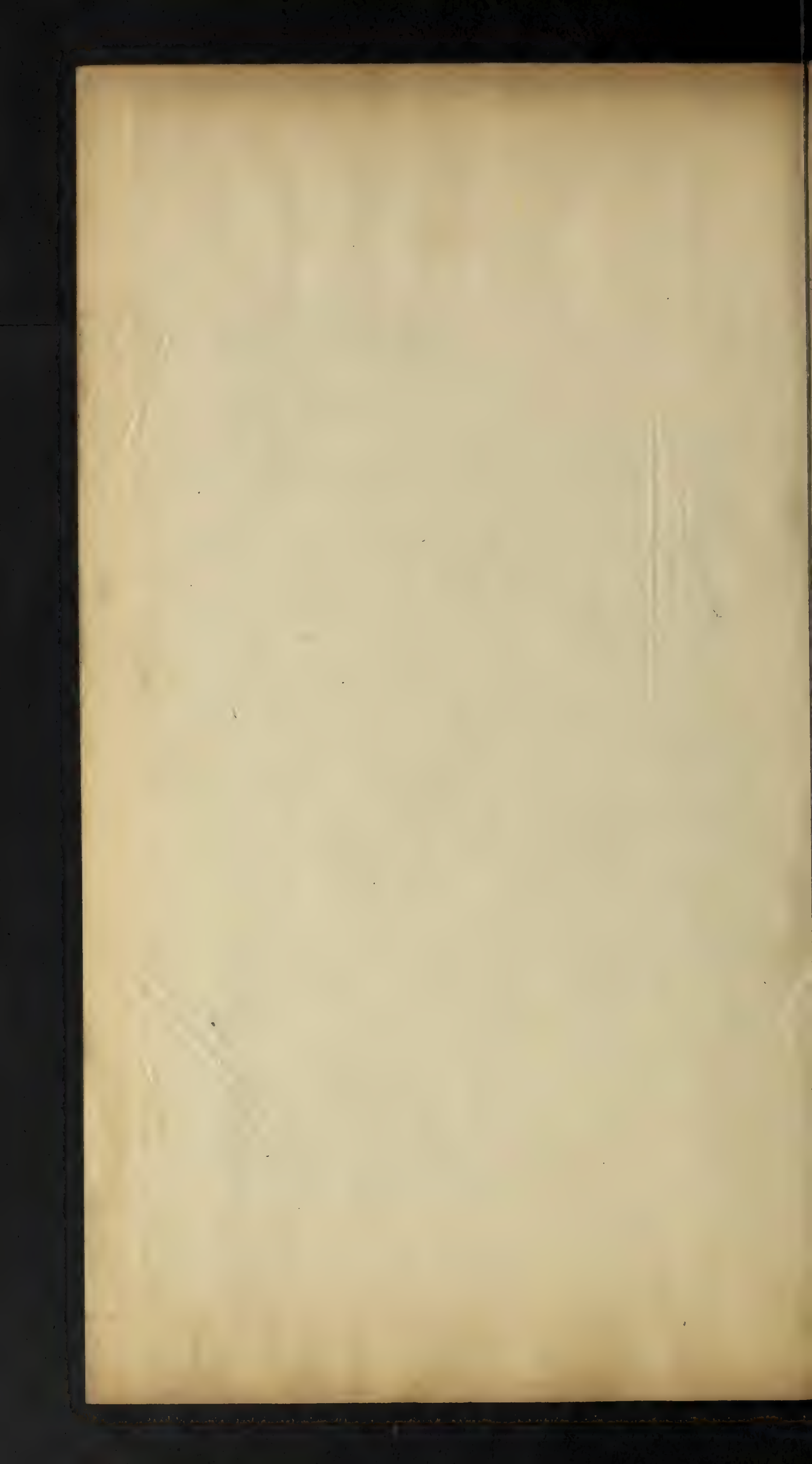
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范氏曰〕時齊強大非臣子所能討〔莘氏曰〕賊在異國故可葬〔陳氏曰〕見殺於他邦雖讐不復書葬夫桓公之讐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讐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如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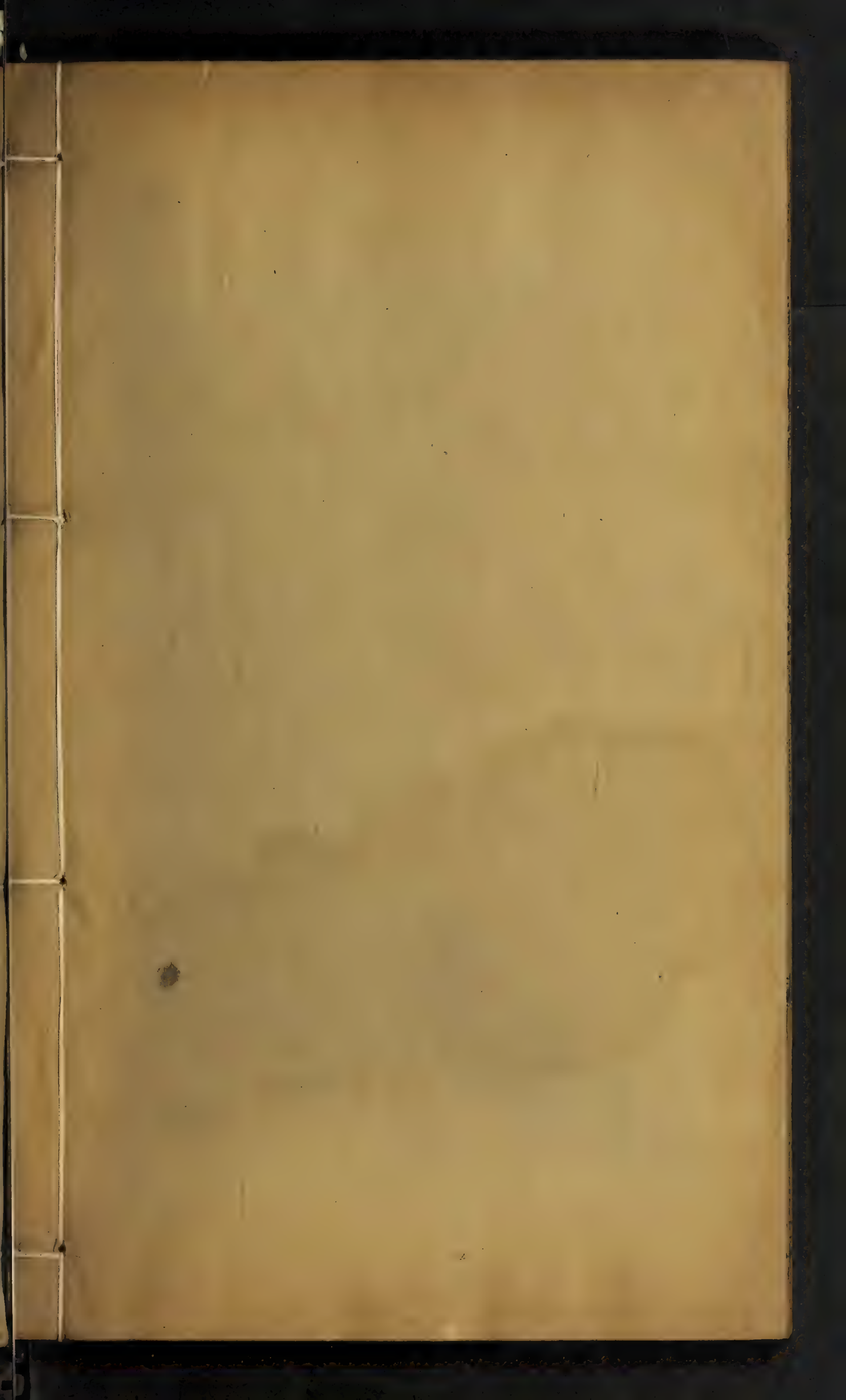
茅堂胡氏曰桓公薨于齊賊未討而書葬何也桓公弒君之賊其討宜也然齊人自以其私憤殺之非討其弒君之罪又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難以明著其罪也桓書其葬而桓之罪顯矣如蔡般弒君父之賊也楚虔誘討兩皆書其名亦此意也〔家氏曰〕桓篡國之賊魯臣子不能為隱復讐今死於鄰國受斃蠥妻自其身而言固為不幸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於陳陳佗之死死於蔡殆無以異春秋誅姜氏葬桓公明桓之死與隱異也〔汪氏曰〕春秋君弒而書葬者有九衛桓齊襄陳靈則賊已誅者也鄭僖齊悼則經不書弒者也蔡景之葬偏刺天下之諸侯也許悼之葬不使止為弒父也蔡靈讐在外而亦弒逆之賊與魯桓同楚虔之虞於比亦猶齊諸兒之須於無知也蔡昭讐在內賊已討而賊微不書且以蔡昭背楚誣吳應受斃於盜賊也聖人之書法如化工之生物其筆削無不適於天理之當然也或者乃謂桓公之葬魯人但以殺彭生為賊已討夫賊不討而不葬孔子削之也非謂魯人不葬也苟謂臣子葬之即書于經則晉欒書葬厲公于翼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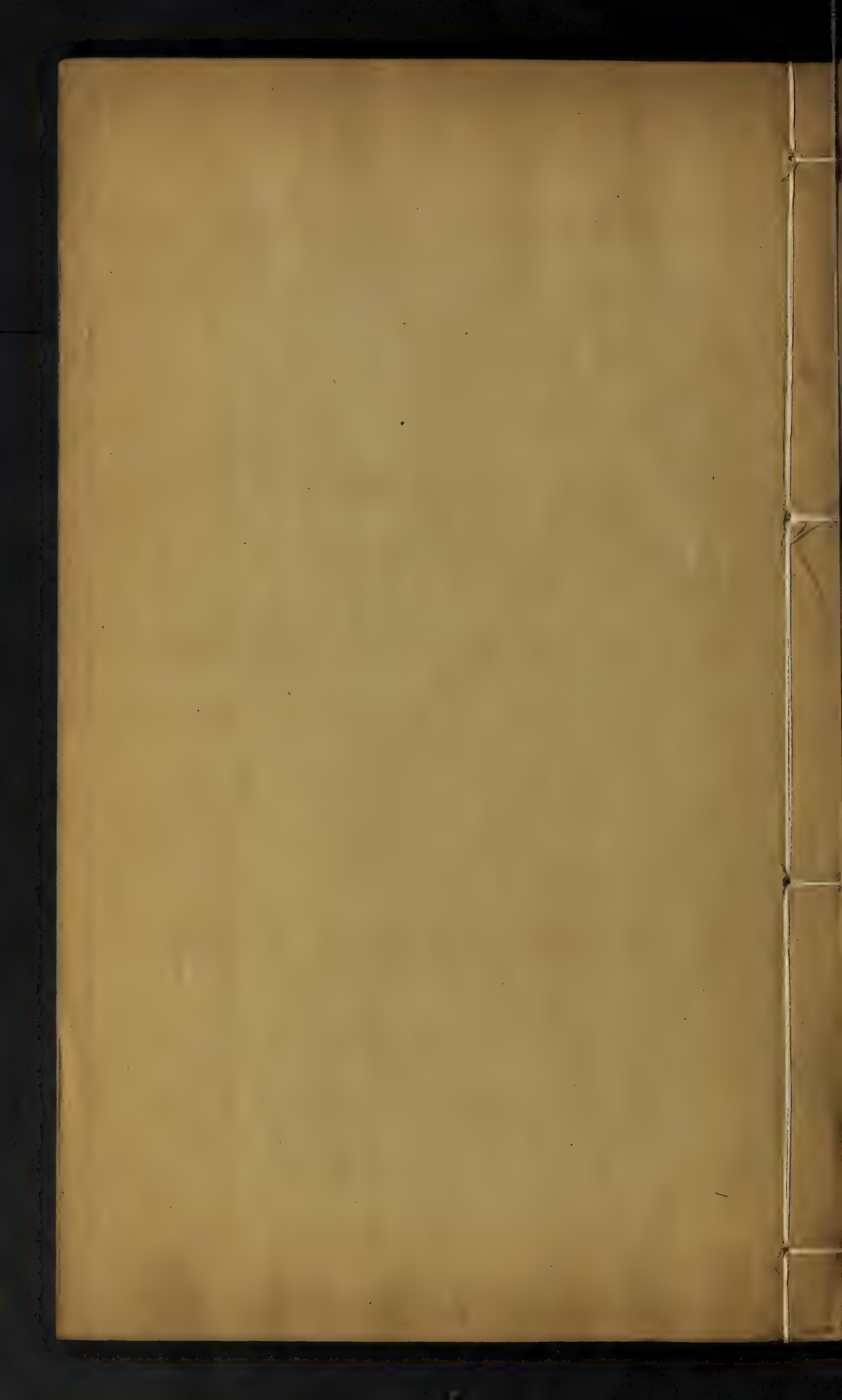
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于
士孫之里何以不書葬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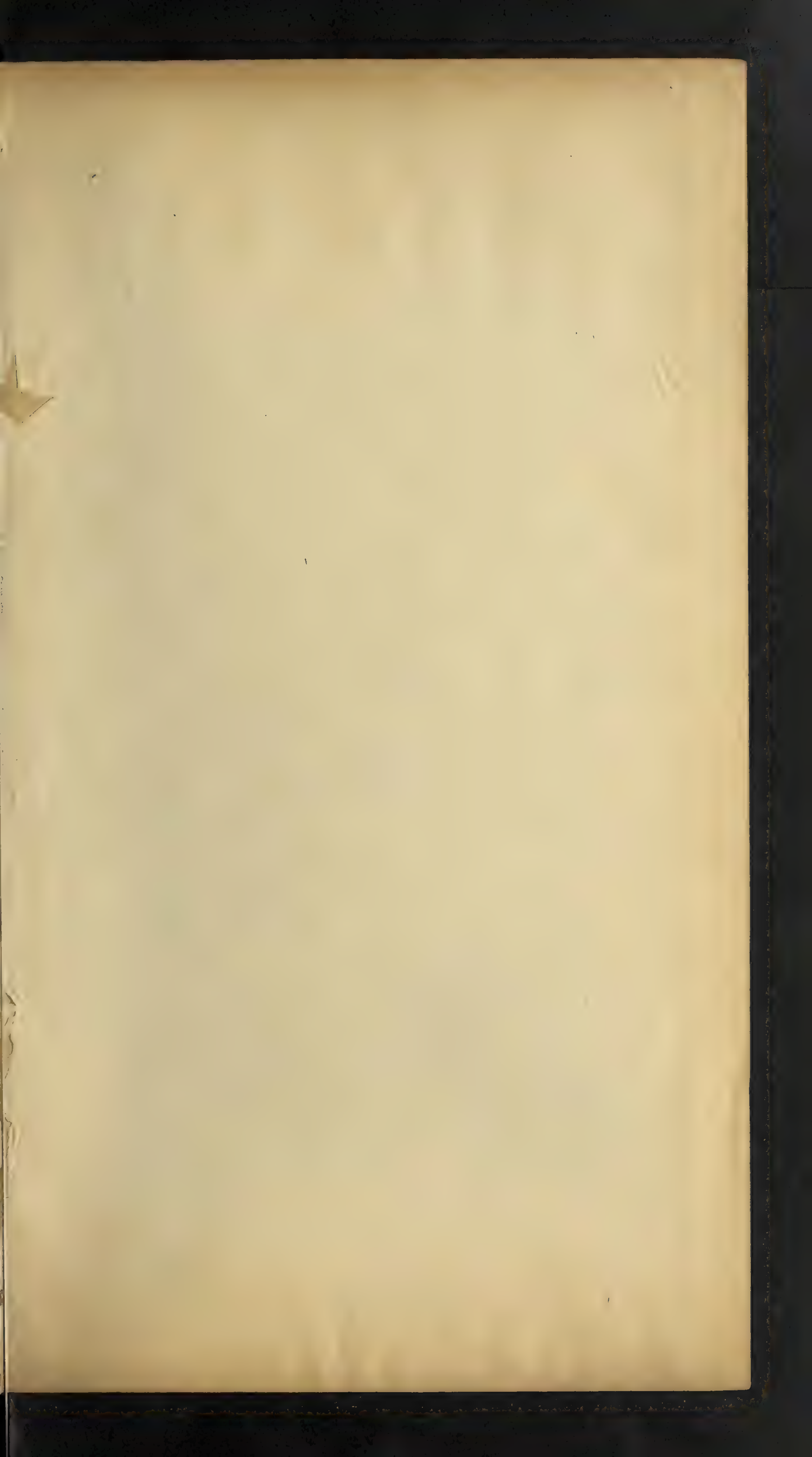
春秋大全卷之二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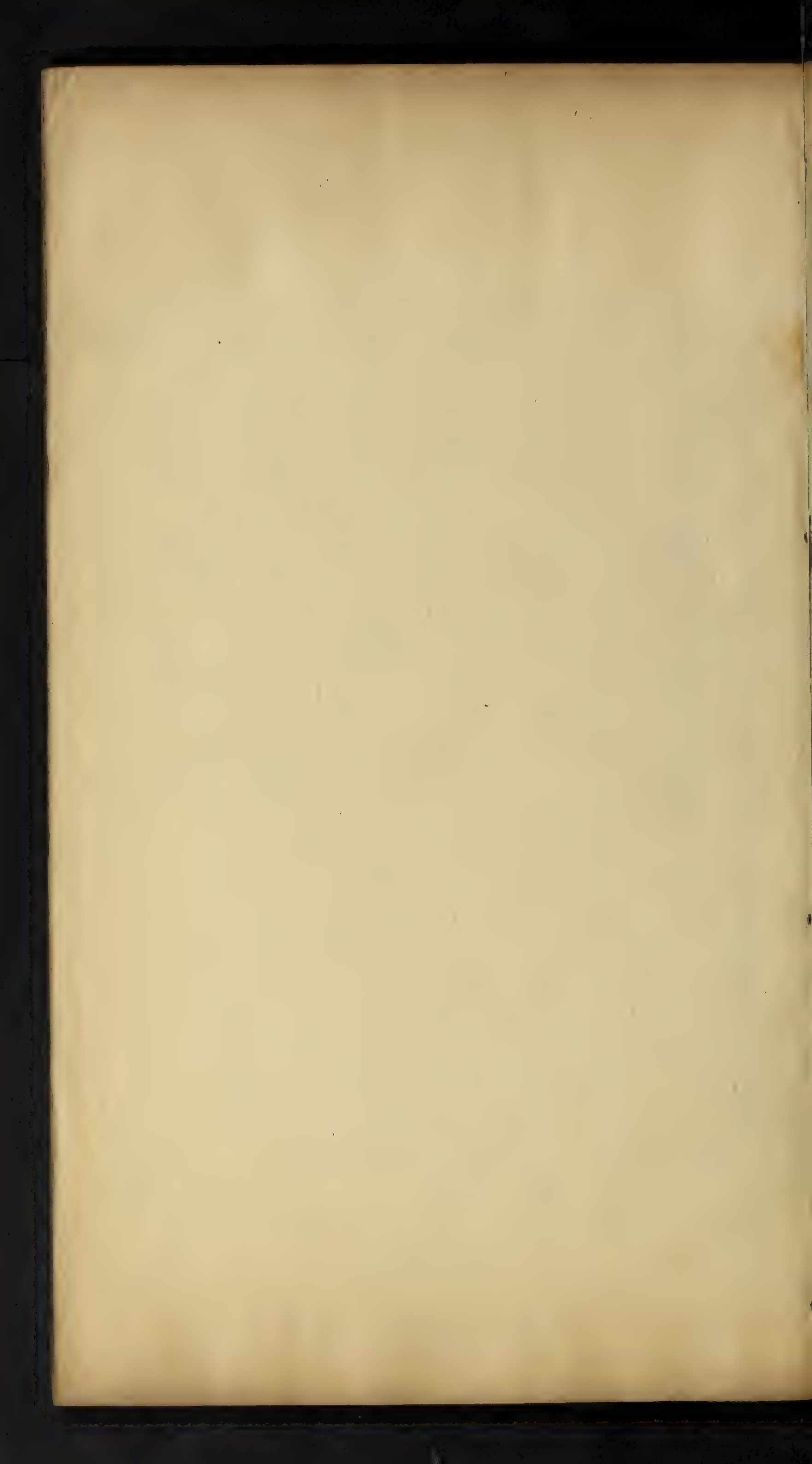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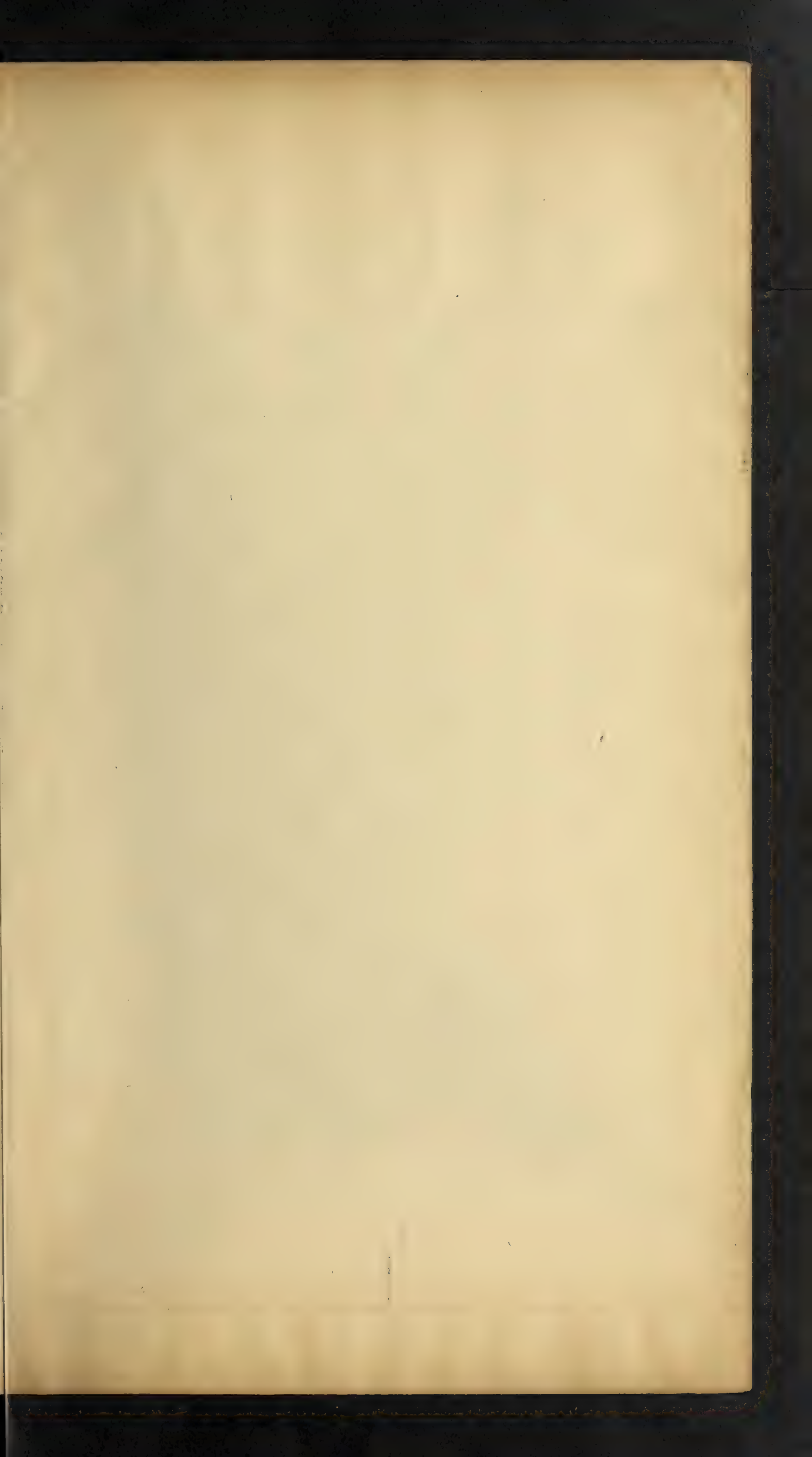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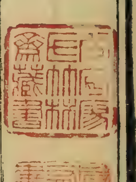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七

莊公上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周
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

鄭
魯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魯莊公八年襄公弒莊九齊桓公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爲政

宋
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弒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進侯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代晉滅之○曲沃武公二十三年魯莊公十六年滅晉侯緡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始更號曰晉

魯莊公十七年武公卒子獻公佹諸立

衛 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

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 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肹爲繆侯

曹 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

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

滕 參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林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二十八年邾子瑣卒文公蘧蒢立

許 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四年許穆公新臣也

小邾 魯莊公五年郳黎來來朝詳見隱公元年

楚 魯莊四年武王卒子文王熊貲立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囏立莊二十二年熊惲弑兄堵敖代立是爲楚成王史記以莊十八年爲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遇弑楚成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莊公三十年楚子文爲令尹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戊子莊王四年 **元年** 齊襄五年晉緡十二年衛惠七年黔牟三年蔡[illegible]二年鄭厲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陳莊七年杞[illegible]

杞靖十一年宋莊十七年
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爲諸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爲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爲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耶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或問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是內有所承矣不書即位何也茅堂胡氏曰同雖冢嫡然未嘗命

于天子桓公又甍于他國不及有付託之命也其內無所承
明矣〔高氏曰〕公上不受於天子而父以弒逆得位又不以其
道終無所受之故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廬陵李氏曰〕經不
書即位者隱莊閔僖四公隱公之立特以非出惠公之意與
莊閔僖之繼弒者不同春秋旣托始於隱以明大法矣而莊
公之事又與閔僖不同蓋閔僖之立猶念念討賊故慶父叔
牙卒不得志於魯今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命況
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與當請命於天王即位而父
仇未討亦當告於天王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爲事今
泰然居之魯不以父之無辜見弒於鄰國爲志則非人子矣
其不書即位僅此於桓公特書者異矣然以人子之心處莊
公之時又知莊公之無志非可與隱閔僖比也○啖氏曰左
氏謂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
位乎〔劉氏曰〕原左傳此意當爲文姜未有至文故云耳不即
夫人行不以正者至皆不書也且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
而還則莊公已志文姜之弒其父矣何以文姜又孫于齊乎
〔汪氏曰〕莊閔僖不書即位公以殺爲繼故不忍行即立之禮
然莊公主王姬閔公盟落姑僖公會檉皆在即位之年非不
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之左傳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傳曰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為魯臣子之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劉氏曰母子至親而不得不絕者義也春秋為人之不明於義而私其親有不忍也故示之以絕之之文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去声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

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illegible]人以為允連叢子曰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後又殺之季彥過[illegible]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illegible]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則凡人耳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尤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illegible]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illegible]論以大逆也梁相從之故通

於春秋然後[illegible]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絕以[illegible]也杜氏曰夫人莊公母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臨川吳氏曰魯人以桓公之弒實由夫人眾怒群譏夫人內懟不安故出奔齊哀姜去而弟返文姜郎歸于魯側以孫書何也其閒弒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弟返深絕之也范氏曰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貶曰夫人氏之喪此輕重之差然則

思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哀而聖人錄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朱子曰衛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

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可共耳焉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其重訓遠矣問文姜與弒書曰夫人孫于齊何以不曰姜氏孫于齊乎茅堂胡氏曰絕于外則去姓絕于內則去氏內外俱絕則姓氏皆去曰夫人孫于齊則如其為文姜矣若曰姜氏安知其非姪娣乎張氏曰文姜之罪上通乎天為魯臣子者原先君見弒之由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掩義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所以尊祖禰而重本也古之聖人為禮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為妻綱五服之條父在為母期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而使人之本以自別於禽獸也永嘉呂氏曰書夫人孫于齊則夫婦母子之義絕矣夫婦母子之義絕則凡人耳文姜之會齊侯其薨其葬皆書夫人聖人之書此也毋乃淆於名實乎曰桓公雖見弒而莊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彼且以為夫人也我可以不謂之夫人乎聖人書法亦紀實而已矣李氏曰下如齊復書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汪氏曰文姜與弒桓公哀姜與弒二君皆罪大惡極不可復居魯國故皆書孫雖不曰奔使君自知愧恥而去然亦可見其無所容闕其絕之也至矣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復歸于魯而或會或享如齊如莒一書再書而又再書春秋非與其歸魯也所以深罪魯之臣子無讎疾之心而不能仗大義以誅之也先儒謂唐武后廢中宗而殺其宗廟張柬之等當廢為庶人而賜之死引春秋絕文姜之義以為斷可謂得聖人之意矣春秋於文姜不曰姜氏而書夫人綱目於武后不曰太

后而稱武后蓋稱姜氏則疑於妾媵而其罪不彰稱太后則猶爲天下之母而非庶人矣况聖人筆削父母國之史而來乎筆削舊氏之史師其意而不襲其文豈非得傳心之要典也乎○臧氏曰公羊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于齊念母也豈有先在齊而今書遜乎蓋見無夫人至文故云耳不知夫人隨喪而歸矣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亦言夫人先在齊乎練時始錄之亦非也盧陵李氏曰三傳文姜之孫左氏則以爲文姜旣歸而復出奔公穀則以爲文姜本未歸但因練祭時感夫人不與祭故錄之二說已不同然稱姜氏左氏以爲文姜宜與齊絕公穀以爲魯臣子宜絕文姜二説又不同然考之左氏本文絕不爲親安非謂魯之臣子當絕文姜而不以爲親乎但其文意不明致杜氏誤釋耳故胡氏引孔李彥之言而左氏之傳始明嬰之此條公穀皆通而穀梁尤精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後同 逆左作送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於禮其義固不

可受也〔杜氏曰〕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也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范氏曰〕單姓伯字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陸氏曰〕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爲號令歸國如單伯祭仲是也

逆王姬使我爲之主也〔杜氏曰〕天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婚尊卑之敵〔何氏曰〕不自爲主者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敵體者主之〔薛川吳氏曰〕王將嫁女于齊命魯主之故魯遣單伯往逆王姬于別俾先至于魯而後往歸于齊也

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爲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范氏曰〕魯桓見殺於齊若天子命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於京師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張氏曰〕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之斬衰而主婚則已非禮况齊乃不可同天之讎奈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讐之心而國之三綱絕矣〔孫氏曰〕天子命莊公主讐婚而公不辭故交譏之〔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旣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莊王不以魯之先君戕於齊命之主婚魯有大喪不因而辭之陷王於不

義故不書於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王中子曰禮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魯大夫有單伯費伯夷伯是魯有監國三大夫也○張氏曰左傳作送王姬考之春秋之例非也况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築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當從公穀作逆○〔家氏曰〕公羊云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按魯自使逆天子何事召之不言使省文爾〔劉氏曰〕左傳以單伯為周大夫按十四年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稱單伯會諸侯則為魯人明也猶曰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為周大夫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于單伯也〔汪氏曰〕左氏惑於成襄昭之經書單子故云耳然周有祭伯祭叔豈可以鄭祭仲亦周大夫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為外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傳〕築禮也於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魯於王室爲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去聲孫氏曰魯主王姬不一王姬之館國中當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殺梁子以爲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臨川吳氏曰時公在梁闇慮齊侯親迎若以喪服見則於心不安又不敢辭主昏之事故特築館于外以爲王姬之舍而俟齊侯之迎因其變常而書之以譏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禮記曲禮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爲之築館于外下失居喪之禮奚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苦塊此禮之大變也杜氏曰喪制未闋故異其禮是常禮之變也然不知父讐未復而與之主婚實禮之大變不可以常禮言之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

埋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汪氏曰一書逆王姬再書築館又再書歸齊是也其義以復讎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高郵孫氏曰桓公見弒於齊仇讎未復天下迎使魯主王姬之婚莊公當辭期於得請而後已是時非無同姓之諸侯蓋莊公未之辭尔辭之不固與不辭同知主婚之非而築館於外孰與辭之不築也陳氏曰齊襄弒魯桓天子不能正而使魯主王姬以嫁齊則魯豈無辭乎高氏曰夏逆而秋築館又見前逆之為大早計矣汪氏曰莊公是時畏齊之強不以殺父為讎方欲結齊好以為安故自主王姬之後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其讎齊之意畧無幾微見於舉動則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主婚之事實乃畏齊而不肯辭也比事以觀而莊公忘讎之罪不可揜矣○趙氏曰左氏云于外禮也與讎主婚縱在城外豈為禮也廬陵李氏曰公羊以築于外為非禮是知魯主王姬之常事而不知今日之齊乃讎也左氏穀梁築于外為合禮是知齊之為讎而不知讎終不可與交則雖為外而亦非也又曰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二築囿三築邑亦皆創始之文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高氏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〇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書錫命之始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之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杜氏曰〕榮氏叔字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綱也〔何氏曰〕禮有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皆所以勸善死當加善謚不當加錫桓行實惡而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不稱天王〔陳氏曰〕桓篡立周人不以爲罪宰渠伯糾來仍叔之子又來終桓之身不能正而追錫命焉必於其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貶也〔茅堂胡氏曰〕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恩禮加焉誰不勸於爲惡春秋弑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孫氏曰〕桓弑逆之人莊公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莊王之爲天子可知也無天甚矣〔陸氏

曰言不能法天也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爲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劉氏曰王者之義必絕去天天道予善奪惡而無私者也今桓公簒君取國中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葬成風引之爲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所譏於王多矣獨至於錫桓公命賵葬成風以無天責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至大也今臣弑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不可以不深貶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爲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范氏曰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矣使仍與之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皆不可也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存舊史有詳略高氏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簒弑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寵之魯桓已葬矣因其與謚錫之尤爲非禮張氏曰莊公主王姬之婚故王寵嘉其父桓公服終而遣使錫之策命若弔七年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伯也桓弑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代之所宜加王不能討入以惡爲善示以褒嘉故將去天而止書王也茅堂胡氏曰春秋以理制名而權之以義由理制名道其體此正例也以義權名致其用此變例也王而必稱天者爲天子受天命若天道也能敦五典庸五禮則可稱天王能命有德討有罪則可稱

天王與禮賞罰春秋之綱領四者備天子之能事畢矣崇諸侯妾母賵含成風而會葬則與禮悖矣故貶不稱天寵篡弑以瀆三綱而錫桓公命則非命有德矣故貶不稱天釋魯桓宋督之惡而不問怒鄭不朝身爲行陣則非討有罪矣故貶不稱天施於天子者深切著明如此訓後世人君不可逆天道也○陳氏曰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書來求尤有治不脩貢之事焉書來錫命猶治不稟命之事焉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爲譏也○汪氏曰襄十四年靈王將昏於齊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則此年錫桓公命亦因命魯王王姬之昏而追錫其先君耳經傳言錫命者八考之周制王命諸侯則大宗伯儐司几筵設王位黼扆而後內史作策命之未聞遣使就其國而錫命也蔡仲之命命之踐諸侯之位也旅巢命因巢伯來朝而命之也文侯之命以其有功而錫之命也春秋之時天子不能以正禮制諸侯故皆遣使就其國而錫之命如僖十一年賜晉侯命文元年毛伯錫命則因始即位而錫之莊二十七年使召伯賜齊侯命成八年召伯錫命乃即位之久而後命之此年錫桓公命昭七年追命衛侯又皆既卒而追錫之惟僖二十八年晉文獻俘朝王而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則爲侯受命而王之下勞晉其失尊又甚於遣使矣然文成雖不朝王毛伯召伯無貶直書而義見此年追命篡弑之人其惡尤大故大乃不稱天以示非常之貶也○廬陵李氏曰錫命例三莊王錫桓公寵篡弑也故不書天王以深責之文元年襄王錫文公成八年簡王錫成公二公不朝又無敵愾之功遣使錫命之非正也然此之桓公

則有間矣故仍書天亦以見王室之失禮也又門王不書天
者錫桓公及歸葬成風也范甯以為仍叔來聘家父求車其
失不減於賵葬成風天王出居其罪尤大於錫桓公而皆書
天則此三者非義所存舊史有詳畧夫子因而弗革耳胡氏
以為桓公以臣弑君成風以妾並嫡其事皆三綱所係故其
文一施之主何休趙氏又曰錫命公羊注取禮緯說禮有九
錫一車馬以代其步二衣服以表其德三樂則以化其民四
朱戶以明其別五納陛以安其體六虎賁以備非常七弓矢
使得專征八鈇鉞使得專伐九秬鬯使之祭祀皆所以勸善
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財物周禮典命百里不過
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注亦引九錫
文而既曰九錫與周禮九命異何休既引九錫又引九命其
意以九錫即九命也今按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
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與九錫不同矣舊解九
錫之名輿馬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玄袞也樂則[illegible]
縣也朱戶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從中階而升也虎賁[illegible]
百人也弓矢彤弓矢也鈇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illegible]
秬鬯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祀也胡氏於文元年傳曰
晁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賜之車馬袞黼因其歲時來朝
錫之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然參之諸書平王
晉文侯以秬鬯弓矢虎賁[illegible]齊侯受命賞服大輅[illegible]
九旒渠門赤旂襄王命晉文[illegible]以大輅之服戎輅之[illegible]
鈇鉞秬鬯虎賁而已則古者策命之異亦不過如此

寗本得之但其所引出禮緯及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附會增益之也胡氏取禮及詩爲證而分爲三事蓋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數見也王命上曾以數見是矣又考之左傳文元年毛伯錫命注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莊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爲侯伯襄十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侯以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昭七年衛告喪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而命晉文之辭亦有策書以此觀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要之三傳之說皆可通又曰常不國語錫晉文命下注云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賜晉惠公命下又曰賜瑞其說又不同見文元年又曰策命晉侯爲侯伯下杜注曰九命作伯是既加以九命之伯又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兼以九錫九命亦自有見

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何以書我主之也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音現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趙氏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而書王姬歸皆非常譏與嘗爲昏主也陳氏曰王姬不書唯莊公之篇再書之曷爲再書以莊公之於齊不可與相爲礼也魯有主王姬者矣莫譏於與齊昏是故特譏之春秋之書外女未有譏於此者也書逆女書築王姬之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也高氏曰王姬不書伯季尊王姬也張氏曰王姬來而不書至別于尊夫人也臨川吳氏曰書歸于齊魯既主昏則同於內女也廬陵李氏曰書王姬歸齊二此年及十一年也此歸襄公十一年歸桓公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音吾

此書遷之始公羊傳遷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

道〔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與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汪氏曰〕不再貶謂直書其事不必更加貶黜郎盟纔二年也今又遷紀三邑强暴之無忌憚甚矣〔沙隨程氏曰〕土地人民書有之曰取逐其人有其地曰遷〔永嘉呂氏曰〕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其封域有定分人民有定居強者不可以力并許者不可以詭取紀之土地人民受之於天子齊烏得而遷之哉紀之滅始於此聖人所以書師而深疾之也〔廬陵李氏曰〕經書遷人國邑三齊師遷郱鄑郚十五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宿與陽皆國而郱鄑郚爲紀邑遷宿遷陽皆書人而遷郱鄑郚書師也春秋特筆著齊之罪也○〔陳氏曰〕公羊云曷爲不言取爲襄公諱也〔按〕取人邑非善事若爲之諱是掩惡也穀梁云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按下有紀侯大去其國明此時未遷故知是紀之三邑〔劉氏曰〕齊一師必不能並遷兩國取郚取防猶分別言之況兩國乎

巳莊王**二年**〔齊〕襄六〔晉〕緡十三〔衛〕惠八黔牟四〔蔡〕哀三〔鄭〕厲九
丑五年子儀二〔曹〕莊十〔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宋〕莊
十八卒〔秦〕武六
〔楚〕武四十九

春王三月葬陳莊公

〇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耳〔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亦曰君在而重之也〔杜氏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臨川吳氏曰〕於發語辭猶曰於越 國而曰伐此邑亦

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高氏曰大其事若一國然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惡入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去聲）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見左傳隱公四年十年）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三十三年文公九年）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寪（音委）氏不能明其義（見左傳隱公十一年）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見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見左傳文公十八年）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張氏曰莊公之立寢苦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捨是而命將帥師先有事於無事之小國兵專無名而慶父以尊屬主兵使之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故詳書以譏之杜氏曰此大夫之專而出公子之文者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讐目之以示義尤曰為公之子而不知君父之

讐也〔廬陵李氏曰〕一經書魯大夫帥師伐國者九伐邾七伐莒一得於餘丘以邑而書伐亦春秋特筆欲以致問者察事情也○沙隨程氏曰書伐國也公穀以為邾邑蓋邾附庸〔汪氏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屬邾〔杜氏曰〕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汪氏曰〕無駭入極杜註附庸小國而賈逵以為戎邑豈九年取根牟杜注東夷國而公羊言邾婁邑然經書邑必係國如取鄟取邿取鄟郎小國也切以為極於餘丘根牟皆小國耳慶父帥師不害其為得兵權伐國伐邑不必詳辨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我主是也〔穀梁傳〕為之主者卒之也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禮記作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孔氏曰〕周女由魯為主比之魯女嫁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范氏曰〕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臨川吳氏曰〕礼經本無為王姬服之礼莊公因齊之吉喪特為之服以媚齊也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

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

罪(薛氏曰)主昏之爲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沙隨程氏曰)禮於舅之妻無服外祖父母緦小功耳今以世讎而厚其喪非禮也不然外夫人卒不書(張氏曰)莊公舍不共戴天之讐而主齊夫人之昏知有齊而不知有父其罪可謂大矣故自逆王姬至此特書屢書辭繁而不殺以正其瀆汨大倫誣滅天理之罪所謂婉而成章也(汪氏曰)周禮爲王后齊衰解之者曰諸侯爲之不杖期固未聞主昏王女而爲之服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於王后之喪禮略矣而顧爲王姬之服其重在齊而不在周也或者以爲尊王命過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諸若反)(公作郜)

(左傳)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公羊傳)饗甚矣(杜氏曰)禚齊地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比年出會其義皆同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

婦人無外事(永嘉呂氏曰)父母在則歸寧葛覃稱歸寧父母是也歿則使卿寧楚子與聘于秦爲夫人寧是也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

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資中黄氏曰天下後世爲人子而使母至於是罪之大者也高氏曰大人稱姓氏曰貶不再也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家氏曰姜氏身負弒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爲是故於春秋聯書之比此而誅之也汪氏曰春秋之末公父文伯之母閫門而與康子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夫季世俗薄而敬姜獨能守禮而不違春秋備書文姜之行雖國惡不容諱其善善惡惡之心亦猶美敬姜之意乎○趙氏曰穀梁云婦人既嫁不踰竟君然則父母存豈得從其歸寧乎又未嫁之女孀居之婦豈得踰竟乎）

乙酉宋公馮卒馮皮冰反

高氏曰觀宋莊攸求賂類則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庚寅莊王六年**三年**齊襄七晉緡十四衛惠九黔牟五蔡哀四鄭厲十子儀三曹莊十一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捷元年秦武七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疾之也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去聲其會仇讎伐

同姓故貶而名之也陳氏曰隱桓莊之世吾大夫會伐桓名之自公孫滋不平貶矣范氏曰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與師而魯與同故貶有父之讐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高氏曰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已絶朔而立公子黔牟爲衛侯魯偭與兵會仇讐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薛氏曰大讐不報而又與之出師捨其田而芸人之田莊公之謂矣溺不書帥師所將之兵少也家氏曰或謂衛朔在齊此會齊納朔非成父志乎夫納朔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讐而成父之惡滋不孝也資中黄氏曰溺貶而去族非未賜氏之比蜀杜氏曰慶父專兵不待貶而惡自見溺去族明其惡甚於慶父つ廬陵李氏曰考之三傳左氏則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休據世本史記以爲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公子晋范氏則以爲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與師而魯同之然則黔牟與晋雖未知孰是而此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明矣齊黨罪人固不足責而莊公新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國人以同仇舍是不顧而二年伐於餘丘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往此何心哉左氏族之之說固得之惜乎注者之無見也餘見翬帥師下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傳曰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

左傳緩也〔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左氏曰緩也〔杜氏曰〕以桓十五年崩七年乃葬　天子七年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是王崩至是葢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塟者常也〔劉氏曰〕父親會之不書葬常事也不親會之則書葬非常也　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高氏曰〕平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桓崩七年乃克葬者葢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

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若
曰改葬則聖人明書之矣莊王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葬
書者而有速葬者抑以禮滋略歟〔薛氏曰七年而葬閔王室
之無臣子也〔沙隨程氏曰周人東遷之初尚有志於歸葬已
而侵削益甚故於此始葬〔張氏曰魯遣微者往會故不書公
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同軌畢至之禮既
不復行於是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於
後世惟士喪既夕士虞耳可勝惜哉〔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
慢也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周晉也
昭公使叔公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宋滕也均猶
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
而臺王不葬不臣於周而諂於晉楚春秋譏之是故春秋不
徒志葬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桓莊匡簡景而
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又曰桓王以隱公三年立其年則有
周鄭交惡之事而祭足取溫之麥成周之禾矣隱五年曲沃
莊伯伐翼以支戕宗而王又使尹氏武氏助之六年鄭伯
人朝周而王又不禮焉八年號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九年鄭
人假王命以討宋十一年王又取鄔劉蔿邗之田于鄭君子
是以知桓王之失鄭矣故桓五年有繻葛之敗七年而齊鄭
衛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郟雖畿內之地亦不能保矣十
年又爲詹父伐號是又助臣伐君何以示其下故自納后聘
魯外皆無見於經傳者十五年而崩在位二十五年子莊公
立越七年始葬考之傳文惟桓十八年傳曰周公欲弒莊王
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蘇

此觀之豈非王室有儀黒肩之亂乎此王室事不經見附於
此○【劉氏曰】公穀以爲改葬非也若誠取葬應如改卜之類
而書改矣世喪礼廢何事不
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戸圭反

【左傳】紀於是乎始判【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故書字貴之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汪氏曰】私逃若邾庶其莒牟夷有罪若陳侯弟招是也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其廉反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

矣（陸氏曰）紀季以君之邑入于他國不書曰叛以有兄之命也（趙氏曰）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强衆相凌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巳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巳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故析地事讐援存亡繼絶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叔姬歸酅是也可謂明於權矣入云者難嗣也（范氏曰）紀國微弱齊將吞并紀季深覩存亡之機大懼社稷之類故超然遐舉以酅事齊庶僟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陳氏曰）紀侯在而季以酅入齊若以邑叛其稱字紀侯意也齊襄自桓始年挾鄭以圖紀黃之會魯為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郱鄑郚紀之不絶也如綫季以酅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分國以與之也齊人所欲者吾土地苟可以免紀者無不為也是紀侯意也是故稱字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邾庶其（張氏曰）王政不行伯者未作强大吞并無故肆行小國不能校異詞下敵以存宗祀以先王之建國而所命於强暴春秋所以異於季無譏焉書入以志其難蓋閔之也（高氏曰）紀侯自度滅亡歸季姜于京師而天王終不能正求援於魯而鄰國卒莫能故與其殘民絶祀孰若使季以酅為附庸以事齊庶宗祀之不滅也此從權紓禍不得已之甚槩以王法則擅以天子封

邑入于齊齊納人之封邑均有罪故書以鄭入以示義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仇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爲寄矣聖人恕季而重罪齊侯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以地出奔者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書大夫入于某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叛君之罪見矣今季不書奔不書名所以別於二叛也不書弟明非紀侯之薄也書入所以罪齊而閔季也春秋所以如此書者以季之情免季之罪不使與其他公子去國者比耳故紀季以事論之不恥則可謂之知權亦可如以賢而褒之則恐未可與微子適周室論也餘見蔡季下○〔趙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賢也此乃紀侯之命且不得已而然何足爲賢哉〔劉氏曰〕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非也自此往入之入而非歸入之入若可受者遂云歸于齊乎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復不能也○〔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臨川吳氏曰〕紀將亡矣以昬姻

之故告急于魯魯莊不能自已故出次于滑將會鄭伯爲紀謀而祈哀乞憐於齊鄭伯知齊之滅紀不可止也故辭而不會張氏曰公欲閔紀之難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於齊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仇尚忘之而不圖豈眞有心於存紀哉故書次見出師無名以深譏之

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高氏曰但書次若無故而自出者焉薛氏曰書次不能爲輕重也魯紀有婚姻之好去声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蜀杜氏曰莊公惕然出師倪必行之則復仇救弱之義兩存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去声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皷亂之書爲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程子曰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亦須威武相守然後能服天下故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程子曰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如不能進而退故左次無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可進而退乃爲咎也進退勇

快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爲鼓亂而不與乎〔王氏曰〕春秋書兵次者十有三次于滑次于成、次而欲救也師次于郎齊宋次于郎齊衞次五氏垂葭棐蔡楚蔡次厥貉次而欲伐也悉以無名紀之皆所以示譏也今考次滑之後紀侯去國卽次守待譏次成之後齊人降鄣卽及齊遇魯齊不能救紀與鄣而無憤恨之心則是莊公作爲救患之虛声而實無志於救紀鄣也師次郎而卒有圖郕之役齊宋次郎而隨有乘丘之敗齊衞三次楚蔡次厥貉而終有伐晉伐棐之舉是其所以次者非有悔禍班師之謀乃稔惡何便之階也救者不書其救譏其實不能救伐者遂書伐圖者遂書圖戰者遂書敗譏其不克悔過以遷善也若夫齊桓伐楚次陘晉悼伐鄭次鄫則不忍戕民其次爲善如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救晉次雍榆雖日緩於救患然此於欲救不能者亦有間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公次惟莊公與昭公耳二公皆無志之君也以爲莊之不競無異於昭之失國也莊之編書次者三此年次滑書公八年次郎書師三十年次成不書公書師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其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於齊救鄣而鄣卒不免師出何名哉此救而不書救者不以救予公也書救則疑於聶北雍榆矣餘見八年

辛卯 莊王七年

四年

〔齊〕襄八〔晉〕緡十五〔衞〕惠十黔牟六〔蔡〕哀五〔鄭〕厲十一子儀四〔曹〕莊十二〔陳〕宣三〔杞〕靖十四〔宋〕閔二〔秦〕武

八（楚）武

五十一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穀梁傳）饗甚矣享齊侯所以病齊侯也（杜氏曰）祝丘魯地

享者兩君之禮（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杜氏曰）周礼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今按天子享諸侯于廟中則諸侯相享亦當於廟中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高氏曰）礼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礼乎蓋爲名而已矣（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爲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臨川吳氏曰古者飲食之禮有三享食燕也燕礼最輕蓋主於飲酒而食物不盛食礼次之食物甚盛而不飲酒享礼最重飲酒如燕礼之多食物如食礼之備雖君大夫亦無行享食燕之礼于野者況婦人乎然此不足責也（家氏曰）夫人前去其氏今稱姜氏者去氏以

誅其逆旅氏所以著其淫齊襄也而姜往會禽獸之無別也春秋書孫則去其族書會書享揭其氏姓蓋示之有別亦所以討其亂倫之罪〔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文姜之行瀆亂周公之礼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幸至子般閔公薦弒而後止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為家人之始垂訓遠矣〔汪氏曰〕周官儀禮有天子諸侯大夫饗燕之禮而春秋於晉侯享齊侯宋公享晉侯楚子享公小邾子郯子來朝公與之宴公享幸周公苑宣子享晉公卿于蒲圃寗俞華耦來公與之宴皆不書于策雖鄭伯享王王享晉侯亦不書也而書夫人享齊侯則以其非禮也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范氏曰〕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變不服之例為之服大功〔孫氏曰〕伯姬隱二年紀履緰所逆者內女嫁國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為下紀侯去國齊葬伯姬起〔汪氏曰〕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閔紀之亡褒共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鄫季姬紀叔姬止書卒志其常也鄭伯姬齊子叔姬不書卒被出不復其國非尊同之比也杞伯姬不書卒蓋不復也非夫人者七僖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許嫁稱字比於尊同者也莒慶叔姬宋蕩伯姬及婦齊高固子叔姬則嫁大夫而

不卒也若夫杞叔姬非夫人而書卒書葬則以其賢而特錄之乃春秋之變例也

附錄 左傳莊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張氏曰三國遇垂謀取紀也

蔡模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亹音尾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鬬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苦但反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子儀君鄭

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音嫡)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茅堂胡氏曰)蘇子由以鄭伯為子儀謂春秋有一國二君其說辯其理通善發春秋之意然而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入樂會垂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鄭奔蔡入櫟以書其名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況子儀之微者乎(高氏曰)或以此鄭伯為子儀非也忽世子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子儀乘間得立其為君數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鄭伯即突也高渠彌弒忽立子亹齊人殺子亹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為鄭伯故也齊恐陳鄭救紀故求結二國懽心先遇于垂使紀夫其援也(襄陵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葢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汪氏曰不期而會曰遇春秋諸侯私為之約乃用不期而會之禮書之所以譏之也凡以三國之君相會亦比於不期而遇其為簡慢詭譎益可之矣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公羊傳大夫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程子曰大去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

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汪氏曰大去者如苟偃云大還婦人見絶於夫家爲大歸蓋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往而不返也 或曰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歎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劉氏曰太王之事狄也事之以珠玉犬馬皮幣猶不止然後去紀季以酅入齊亦紀侯之所以事齊矣猶不止然後去是以紀季無譏於前紀侯見賢於後也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繫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問紀侯大

去其國杜氏以爲不反之辭穀梁以爲不遺一人之辭若謂
其賢則未聞其能如大王邑于岐山之下若謂其力不勝而
許之去者則乖孟子效死不去之義若謂紀季能附庸於齊
祭祀不絕可免紀侯之罪者則郜世子巫係於叔孫豹而不
特序諸侯吳人鄫人會戚而鄫降在吳下以此觀之不能自
強者聖人之所不取也然則紀侯若何而可以大者果其名歟
茅堂胡氏曰伊川先生以大者紀侯之名罪其不能死社稷
也吾恐紀侯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侯去國爲大而爲之也紀
侯爲齊所逼雖其夫人在殯而不顧必以儀章器物自隨
歟假諸侯之禮以爲重也其賢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者遠
矣故不去其爵不書其名而曰大去其國大云者猶曰大無
麥禾之不類有去國之名而無去國之道故聖人詳錄叔姬而
不志紀侯之卒堯舜禪讓湯武征誅義皆在此學者黙識心
通則可紀侯之或問紀侯不能保其社稷出亡而不復何賢之有
書紀侯去其國足矣加大字似非聖人立言之法或以大爲
紀侯之名書所以罪之又無可據曰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
器物悉棄之而不顧也使其弟以邑入齊請後五廟已則委
國而去免民於死故不書名非賢之也以其不爭而去與敗
北出奔者異耳先儒有以大王之事擬之者過矣去邠邑于
岐山從之者如歸市而紀侯若是乎永嘉呂氏曰不以養
人者害人委而去之可以爲仁鑿池築城與民守之效死勿
去可以爲義令紀侯未見其有強爲善之實又不能效死而
弗去方之太王養人之言則不類比之孟子世守之說則有
愧聖人之書大去其國非罪之也亦非許之也直傷之而已

矣〔王氏曰〕紀侯去國不守則是奔也矢死不返則宜名矣不書其奔而曰大去不書其名而曰紀侯者所以罪齊而閔紀也〔陳氏曰〕諸侯去國恒書奔其不言奔不以奔罪加紀侯也其不罪紀侯何罪齊也遷郱鄑郚紀季以酅入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紀侯也然則何以罪齊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未知紀之自亡歟人之亡之歟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張氏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所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獲困強暴之凌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暴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言意之表也○〔啖氏曰〕穀梁云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若然舉國而行何名去國文義相反矣〔趙氏曰〕公羊曰爲齊侯諱滅凡不絕其祀例不書滅無他義〔劉氏曰〕公羊以謂爲襄公諱非也且烹哀公者王也非紀侯也紀侯有罪罪在譖人不在烹人柰何絕紀以爲賢諱〔廬陵李氏曰〕大去之說左氏穀梁略同惟公羊以爲紀侯之祖譖齊哀公於周懿王而烹之故春秋大齊之復讐何氏注曰齊侯謂死爲吉者復讐以死敗爲榮也此語甚善但以論魯莊之復讐則可以論齊襄之復讐則不可蓋敵惠敵怨在後嗣故胡氏以爲傳者借此以深罪魯莊之不能復讐耳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讐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柰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音現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問〕滅國者必顯著其惡齊襄滅紀不書何也〔西堂胡氏曰〕上書齊師遷紀郱鄑郚又書紀季以酅入于齊又書齊侯鄭伯遇于垂下書齊侯葬紀伯姬滅紀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弒督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王氏曰〕書曰齊人則疑齊之微者往紀會葬揭齊侯之爵則知齊襄恥造紀之國都追逐其君而徒葬其夫人以示恩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啖氏曰〕內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常也〔陸氏曰〕葬者臣子之禮非由鄰國也齊侯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高

氏曰魯實伯姬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其國之亡則當往恤其喪乃畏不敢前反使齊侯假以爲名聖人以此罪魯文見乎此而起義在彼也陳氏曰內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紀伯姬在殯齊取其國而葬伯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苟宜書葬雖不往會書之陳哀公在殯楚師滅陳輿嬖袁克葬之書曰葬陳哀公苟不宜書雖往會不書楚葬康王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不書也遠例未足以觀春秋廬陵李氏曰春秋內女書葬者三人此與紀叔姬宋共姬皆閔之也○劉氏曰公羊以襄公爲賢非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

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讐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於讐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讐而怨不釋刺

釋怨也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七賜反釋怨也許氏曰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仇會獵也謂之齊人似不詳也齊人何以知其爲齊之君曰會獵遊田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何爲與之會會之非微者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周禮調人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從兄弟之仇不可同國君之仇視父師長之仇視兄弟朋友之仇視從父兄弟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音洛下主乎已一爲乾音干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何氏曰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一者第一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汪氏曰公及之狩志在公也高氏曰齊人齊侯衆人也齊侯自

元年以來見經者數矣前欲著其宣淫而無忌憚不可云齊人因與公狩始得一聚也狩以奉祭祀與人共之且不可況共親之仇乎不沒公而書及以深罪之臨川吳氏曰於本國而非狩地且訊況越境而與仇人狩於彼國之地乎禚郎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莊公於是乎無羞惡之心矣汪氏曰公羊記柯之盟將會公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然則禚之狩盍亦與念及此以為行止之可否耶

壬辰 莊王八年 **五年** 齊襄九 晉緡十六 衛惠十一 黔牟七 蔡哀六 鄭厲十二 子儀五 曹莊十三 陳宣四 杞靖十五 宋閔三 秦武九 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〇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礼也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朱子曰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謂文姜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儦者衆貌也朱子曰儦儦衆貌遊遨猶翱翔言無忌憚羞愧之意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去声之心亡矣夫人之行去声不可復扶又反制矣春秋事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孫氏曰直曰如齊師不為會礼也高氏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王氏曰齊侯數出會淫以其無名乃與師而出託以侵伐之事文姜於是會之前此會禚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返故止書時汪氏曰載驅詩云載驅薄薄簟茀朱鞹四驪濟濟垂轡沵沵言齊襄車馬之盛然敝笱詩云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則文姜從者之衆多又可知矣詩人詠嘆其多且盛而

譏刺之意不可掩矣

秋郳犂來來朝郳公作倪黎左作犁

左傳名未王命也[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穀梁傳]倪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程氏曰]附庸國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以王命爲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高氏曰]子服景伯云蠻夷邾莒則郳又其陋者也而能自進於禮當時齊魯宋衛以列國爲天下望而日以敗亂入於夷狄蓋有愧於黎來以故書黎來之朝相形於中以示譏焉[張氏曰]按宋仲幾云滕薛郳吾役也則郳蓋宋之附庸非夷狄也而不得與邾儀父同稱字者臨江劉氏以爲未成國謂之郳其或然歟[王氏曰]郳邾之別而以名見者春秋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郳國小故與介同稱郳猶有礼介又不可以語此故介止言

來而郳則兼曰朝〔廬陵李氏曰〕郳以僖七年書小邾子其來朝至此年及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年也其後復役於宋故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其不得與儀父書字例者未能同於中國也其不與介葛盧書來例者已能進於礼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程子曰〕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王氏曰〕不言公則若内之微者亦不足矣見四國稱人之為君也〔汪氏曰〕成二年蜀之盟人諸侯之大夫亦所以人公也文九年救鄭人趙盾華孔亦所以人公子遂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臨川吳氏曰〕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而不克納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陳氏曰〕不言納者以朔入為重也入不言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汪氏曰〕傳稱伐衛逆王命公穀皆云朔得

罪於天子其事雖不可考然下書王人救衛而左氏云朔之入也放黔牟于周則爲逆王命無疑也○趙氏曰公羊云不言納朔避王也據諸侯之心實不避王而經文爲之隱避是黨罪人也若以爲王諱則王室亂僭不諱豈諱此哉廬陵李氏曰公會伐書人陳氏以莊二十六年伐徐例之而曰凡會伐有諸侯在焉則其大夫稱人有諸侯在而大夫不稱人自齊國佐始恐難從

癸巳莊王九年

六年

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八蔡哀七鄭厲十三子儀六曹莊十四陳宣武杞靖十六宋閔四秦武十楚文二

春王正月 正月公穀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

書救始此〔左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程子曰〕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

王人微者〔杜氏曰〕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子突其字也以下事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徐乾曰〕當直稱王人而已令以其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貴之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孫氏曰〕王人微者而稱字尊王命也尊王命所以重諸侯之惡也〔劉氏曰〕古者字有曰伯仲叔季者有曰某父者有曰子某者惟其所稱而稱之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爲貴之曰天下無道賤奪貴少凌長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發憤赫然以誅衛爲事而諸侯成同類黨同行逞逆天子之命前雖貶之稱人未足以效王所爲之是也故復託正於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張氏曰〕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

明講兄纂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家氏曰諸侯有國雖受之於父而其父若祖實受之於王故諸侯世子之立必誓於王或無嫡嗣以庶子爲嗣亦必王命之而後得繼亦於其國朔以虔聚之孽譖殺其兄而纂居其位旋爲國人所逐出傳謂朔實得罪於王以弃黔牟之立聳請命于王而王許之立矣今五國悖義亂常王所與則伐之王所黜則輔之卒致王師而納朔於衛放黔牟於周是之謂逆明王在上五國之君皆當誅也春秋人五國而尊王人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罪而衛朔之罪亦無所逃於斧鉞之下矣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何氏曰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諱使若遣微者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事見左傳桓公五年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人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朱子曰法者天理之當然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

所不計
故其襃貶如此
汪氏曰春秋書救二十有三此年子突
救衛乃王室之救患而討不正也一經
之最善者也二十八年救鄭閔元年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
十五年救徐宣元年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
年救陳皆所以著伯主之救中國而攘夷狄也楚人救衛楚
公子貞救鄭則罪中國伯主之夌暴而蠻夷反能救之也師
救齊鄭騶弘救曹則傷中國無伯而鄭國能相救也叔孫豹
救晉則傷伯國之見伐而救在望国也狄救齊吳救陳則傷
中國之不能救而救在夷狄也文九年救鄭書人人則議其不
及楚師也衛孔達救陳書則譏其背盟也遂救人許則美其
救患之職也次聶北次臣則譏其救患之怠也次雍揄與救
求至濁則譏其救患之怯也伐楚以救江譏其救患之非道
拔合遂入鄭譏其專權而遷怒也家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
救患皆爲美也考其書法之不同則輕重之權衡見矣王人
子突救衛爲書救之始陳救爲春秋之終世變又可知矣
○廬陵李氏曰公羊以子突爲王之子弟若王子戰之類則
恐非也通經書王人三胡氏曰王朝下士書人故救衛之王
人與盟洮之王人皆下士也但救衛爲義事則特書字盟洮
不過奉命而出則但序公侯之上以尊王命耳至於翟泉之
王人左氏以爲王子虎則本非下十但春秋貶之而同於下
士之例此變文也又曰通經書救二十三始於王之救衛終
於見之救陳胡氏例曰凡書救者皆善救者善則伐者不善
突而陳氏曰救不書必救而無功也然後書自救衛無功有
後王命盜不行於天下此說亦是但胡氏得聖人與患之大

義陳氏得聖人憂世之微情皆可通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曰本枝百世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程子曰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欲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直也故書名書入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於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至何也不致則無以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一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與拒同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或問五國助朔伐衛王人子突救之是王已絕朔矣何以復書衛侯朔入乎茅堂胡氏曰紀書齊以見其逆與五國之罪矣下書其名王法已著劉氏曰朔撿葬有國矣入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之意也爲諸侯受之諸君所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鄭國之助大亂之道也爲此乃非所以復也陳氏曰歸君未有不言復者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皆稱復歸不言復者未得國也故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不言復非未得國而不言復如蔡侯廬陳侯吳則非奔君也朔奔君也其不言復何朔害伋壽而後立衛人爲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則其罪宜廢又拒天子之師故入而不言復也

春秋大義在於天子爲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夫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張氏曰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纂逆之罪書至蓋公至自唐之意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故書至以危之也家氏曰出而至必告于廟禮也今公之是行輔逆之篡而納之

于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告書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臨川吳氏曰莊之出十有八其致者五議也不致者十有四常事之書汪氏曰去年冬伐衛今年秋始至師出經年黷武以抗王師考其時而惡自著○劉氏曰公羊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非亂不經非凡例之躰左氏云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非也王人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纂王所立朔則有罪今朔不見貶而黔牟蒙惡豈春秋意哉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奔君復国者稱復歸鄭世子忽衛侯鄭衛侯衎皆與其復也衎初入夷儀不稱歸未得国也獨衛侯朔之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故穀梁曰纂辭也然春秋於諸侯繼也有父命則得書即位即景公逐陽生而立孺子荼與衛宣之殺伋壽而立朔一也齊乞之迎陽生與洩立黔牟一也春秋以陳乞君荼而陽生書入說者謂荼有父命則朔獨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又當以君命爲重矣胡氏謹始例說好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祖叢反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說文俘軍所獲也孔氏曰俘取也王氏曰俘者虜其軍實也寶者所得重器也俘當卽獻之齊人歷秋冬而後歸知其必寶器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汪氏曰朔入而後歸俘則知得於黔牟者而取之於朔矣非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于眷反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去聲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去聲交作狥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

矣茅堂胡氏曰歸衛寶小事也春秋何以存而不削古之君
人者以貨貴德爲先也孫氏曰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
之者齊本主兵伐衛故衛寶先入于齊高氏曰鄭之奔齊侯
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於三
国晉故主齊言之而曰來歸衛寶則同党之罪各有所歸而
齊爲首惡家氏曰桓莊二公皆党簒逆以要厚賂宋之鼎衛
之寶共事之尤者也廬陵李氏曰春秋甚賂之禍魯齊
陳鄭之立督也以郜鼎也魯齊宋陳蔡之衛朔也以衛寶也
晉平公以十一國會夷儀而與崔杼成也以宗器樂器也是
三役者皆定簒弒也春秋於郜鼎書取蔡罪於魯也於衛俘
書來歸首惡於齊也重丘之盟書同以同情罪伯主及諸侯
則不必書所賂矣○啖氏曰公羊云是衛人歸之稱齊人者
讓於我也按例無有歎其
事實而爲義者何煩曲說

附錄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
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
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
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
君焉取餘弗從还年楚子伐
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甲莊公七年〔齊〕襄十一〔晉〕緡十八〔衛〕惠十三〔蔡〕哀八〔鄭〕厲十四
午十年子儀七〔曹〕莊十五〔陳〕宣六〔杞〕靖十七〔宋〕閔五〔秦〕武

十一楚

文三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壯氏曰防魯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辛卯夜穀夜作昔見音現隕于閔反公作霣凡霣字後同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變中矣其不日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

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杜氏曰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向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啖氏曰星隕如雨謂奔流若衆如雨之多李陵云謀臣如雨皆言多爾孫氏曰恒星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也隕墜也如雨言隕墜者衆也臨川吳氏曰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衆星夜無日光則暗而星見晝有日光則明而星不見恒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大星之常見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沒於半空而不至地如雨言衆多不可爲數也

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何氏曰列星天之常宿分守度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主儀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前漢書永始二年二月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元延元年四月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河平二年封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下侯五人同日

封故世謂之五侯劉向言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平帝元始五年安漢公王莽弒帝太皇太后詔莽居攝踐作

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朱氏曰日見於晝星明於夜天道常理今夜有日光常星不見此陰不陰陽不陽君不君臣不臣之應也張氏曰蓋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而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汪氏曰經星沒而不見乃天地常經與滅之象衆星奔流乃諸侯放恣互相凌駕之證也是時王綱廢弛列國爭衡故天變應之經書星變者四此年星變以王人不能勝五国之兵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也文十四年星孛以桓文迹熄而宋齊晉之君皆有禍亂也昭功七年星孛以王朝庶孽奪正而兵及交於王都之內也哀十三年星孛以强吳爭伯而中國諸侯皆爲之服役也凡此皆變之大者而王霸衰亂之光也盧陵李氏曰經書星隕隕石隕霜於隕字有光後之異者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其隕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劉氏曰左氏云與雨偕也非也穀梁以如猶而言星隕且雨亦非也春秋記星隕爲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又日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以言雨益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若於上之有又日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以言隕不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公羊說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若實尺而復無爲不書也

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公羊傳)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程氏曰)周之秋今五月平地出水漂熟麥及五稼之苗(何氏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張氏曰)書大水爲異非常也蓋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乏絶有国之大事故書(蜀杜氏曰)洪範八政食爲之先一穀不登禮謂之歉莊公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録之以示憂民之教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爲心也○(劉氏曰)左氏云不害嘉穀也無麥苗矣猶謂不害嘉穀妄也聖人爲記災而書耳言不害於嘉穀何益於教乎公羊云曷爲先言麥而後言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非也若一災不書豈愛民之謂乎審如待無麥乃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杜氏曰穀齊地也濟北穀城縣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張氏曰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自至今詳書于策敝笱載驅錄于齊風論其時世與衛之鶉之奔奔墻有茨諸篇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薄末攻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亂魯齊襄取之與衛淫同時聖人以魯事詳於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若不刪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聞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閑有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轍敝詩春秋之旨蓋相表裏也○汪氏曰齊詩南山載驅刺襄公而皆曰魯道有蕩不一言之深責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猗嗟稱魯其威儀技藝之美無所不至若曰獨少此耳聖人於春秋一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二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雖國惡有不容諱其垂戒豈不遠哉

春秋大全卷之七終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八

莊公中

乙未 莊王十一年

八年 齊襄十二弑 晉緡十九 衛惠十四 蔡哀九 鄭厲十五子儀八 曹莊十六 陳宣七 杞靖十八 宋閔六 秦武十二 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

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汪氏曰聶北于匡緩師而怠於救患雍榆畏敵而怯於救患）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趙氏曰師駐曰次惡興師也無寇而次是欲自為寇也陸氏曰非奉王伯之命以討罪救亂則不當興之惡其興師無名故書次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范氏曰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杜氏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陳氏曰此吾君將也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譏也莫甚於及圖郕是故一貶之師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功也而後言次吾師嘗久外矣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於齊也俟陳蔡不至及齊圍郕郕降于齊師以正月治兵及秋而還斯可以言次矣汪氏曰十二公惟莊公書次者三昭公書次者三莊公志親釋怨欲救紀與鄭而不能俟陳蔡不至而遂及齊圍郕昭公失國而祈哀乞憐於齊晉卒至客死皆惡之大者故書以示戒是以他公之次皆不書○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外之次十三胡氏分三例伐而次善之也救而次既之也次而俟無名之師也莊三年公次滑三十年師次成皆可入救而次之例襄元年仲孫蔑會四國次鄫可入伐而次之例莊十年來宋次郎可入無名之例文有次而伐者亦既之楚蔡次厥貉齊衞次五氏善葭遂蔡也胡氏例明矣獨次而救救而次亦當有分別而胡氏未及之則啖子說可取也見聶北下

甲午治兵治公作祠

（左傳）治兵于廟禮也（公羊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也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步木反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扶又反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孫氏曰）先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後言甲午治兵惡內不知戰也（張氏曰）

久次於外而所俟者不至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訓齊其衆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其書曰治兵治者不治者也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因秋獮治兵以教戰公穀皆言出而治兵故楚將用師於中國則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子庚治兵於汾今莊公不以仲秋田狩而教戰又不治兵於出兵之時而治兵於次郎之後皆非禮也蓋莊公之治兵非預備不虞之意實久役不得已而治之蒐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而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劉氏曰左氏云治兵于廟禮也非也以春治兵非其時何以爲禮于廟中非治兵之地若師之出先謀於廟是則可爾於是時習號令鐘鼓丁寧旌旗不乃太瀆乎穀梁意謂春秋冬之事非豈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故記其非常爾春秋非教戰之書豈貴其善戰而不戰也廬陵李氏曰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春秋有書治兵大閱者其只講武而不及於獮狩乎有書蒐書狩者其兼及於振旅大閱乎穀梁治兵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爲予莊公能以嚴終則失之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公作成　降戶江反

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穀梁傳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

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張氏曰書及內之志也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侯陳蔡而陳蔡不來然後要齊以圖之所以郕不服魯而降於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讐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略公而書師以著其輕用民力之罪臨川吳氏曰說者謂魯欲取郕而結陳蔡同伐陳蔡不至乃籍力於齊按魯弱於齊豈肯爲魯役魯亦何敢役之哉蓋齊欲圖郕而徵兵於魯與陳蔡爾郕畏齊而不畏魯故齊魯同圖而郕獨降齊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圍國三十五始於此而終於宋人之圍曹○劉氏曰公羊以謂成者盛也謂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地非也實其圖盛改謂之郕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於魯又獨言齊皆非聖人之文也聖人諱國惡如改白爲黒亦不可傳世矣穀梁云不使齊師加威於郕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審如此春秋爲縱失齊師之惡也

秋師還還音旋后同

左傳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遯也

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王氏箋義曰公圍郕而始未稱師者刺之也 春稱正例君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侯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孫氏曰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惡其與强讐伐同姓師踰時方還薛氏曰師還何幸

之也何幸乎師之還公欲取郕而力不足藉力於齊而齊取之以夏降郕及秋而反公謀繫齊而遂不果故遲遲也莊公忘國之大恥滅同姓親讐敵暴師之久書之爲辭也陳氏曰書次書侯書治兵書還皆特筆也內書師莫詳於此也張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爲非蒙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讐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

汪氏曰莊公之伐衛納朔與僖公之侵蔡伐鄭圍新城成公之如京師伐秦定公之會召陵侵楚皆歷三時而始返皆不書師還考其時而久役黷武之罪自見獨此年無名與戎出師無功春秋沒公不書以深貶之苟不書師還則不見其久役大衆之惡故備書始末結正莊公之罪也況諸公之出師皆逼於霸者之令惟莊公二役貪利務得至於久煩民而不顧誅於衛寶之路而幾有降郕之隙所謂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莊之謂矣○趙氏曰左氏云君子是以善魯莊公芳師會讐何善之有且齊強魯弱自當不敢爭也○劉氏曰公羊曰善辭也何善又曰病之也然則理實貶之何言善之乎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云云欲避滅同姓之国示不幸事非也郕雖降齊国實未滅向云不使齊師加威於郕獨齊師耳豈可謂魯滅同姓哉○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還例四歸父還自晉公還自晉士匄侵齊聞喪乃還皆善辭也獨此年師還則異乎是矣故胡氏皆不從二傳之說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强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簒弑之禍矣

陳氏曰弑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者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　張氏曰不書氏與翬州吁同例舉於此後皆稱氏從同同也　汪氏曰文定謂州吁不氏責衛莊不待以公子之道無知不氏責齊僖不待以公孫之道

斯亦一義然督萬亦以國氏蓋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大夫既明於初與從皆以以稱張氏之言乃程子之意也

弒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按左氏齊侯游于姑棼扶云反遂田于貝補蓋反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節者

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汪氏曰據孔父仇牧荀息皆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國語齊語桓公曰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注）畢掩雉兎之網弋繳射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强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强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汪氏曰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死於襄公之弑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祝佗父申蒯死於莊公之弑皆不得以死節書蓋近暱嬖幸之臣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許之也（張氏曰齊襄之見弑

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亂嫡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掩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邑荒禽荒𪀦比小人以至禍發蕭墻身蘊賊手考其即位至今所書齊事無非亡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殃也○廬陵李氏曰齊自僖公九年入春秋以賜履之舊得十二之強石門瓦屋之盟已驕發乎有糾合之漸然迹其平生始於資鄭繼而求魯繼而平宋衛及其勢盛黨合於是伐宋入許立督無所不至至惡曹之盟褒然為三國之長矣自是以來無非謀許之日至桓之十四年而襄公立定許叔而托繼絕之禮詐高渠彌以假討罪之義即位之初猶有可言至於魯桓之弒天理滅絕莊元年而遷紀郱鄑郚矣三年而伐衛矣四年而滅紀矣五年而合五國以納朔矣六年而郕又降矣雖禍淫之驗卒賊其身然東州小伯規模略定餘威振於殊俗久矣桓公襲三世積累之餘九合之盛夫豈無其故哉○劉氏曰穀梁曰以國氏者弒而代之非也宋萬豈亦弒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弒而代之乎

丙申 莊王十二年

九年

齊桓小白元年 晉緡二十 衛惠十五 蔡哀十 鄭厲十六 子儀九 曹莊十七 陳宣八 杞靖十九 宋閔七 秦武十三 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去聲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辭也可堂吳氏曰聖人以討賊寄之人人亂臣賊子無容足之地矣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陳氏曰州吁之弑衛人爲之變不踰年卒討之無知之弑齊人亦爲之變踰年卒討之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國猶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礼義也齊詩爲襄公作者六以齊襄不道詩人屢致意焉冀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弑然猶不忘討賊之義也家氏曰齊商人楚虔曠歲歷年然後假手他人以迄天討既爲臣民所君雖欲用州吁無知之例名之曰賊以匹夫討有不可得矣汪氏曰春秋之例稱人以殺而但名之則討有罪也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則非討賊也經書殺弑賊者十州吁無知陳佗夏徵舒晉里克衛甯喜齊商人楚虔公子比蔡般是也州吁無知國人能自討賊陳佗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無臣子矣然皆以討賊書之也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国衛獻因甯喜弑

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楚棄疾誘比以為君之利而俾當弒君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亦非討賊也故以兩下相殺為文齊商人楚虔蔡般則國人君之諸侯會之不知其為賊矣故春秋亦不得用討賊之例也○劉氏曰無知弒君以代其位不可復氏公子上有齊人下有無知明無知者齊人之賊亦不煩再氏國又無知非大夫而以殺大夫例解之穀梁之說非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其器反公穀作暨

左傳齊無君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程氏曰蔇魯地瑯琊繒縣北有蔇亭

及者內為志高氏曰此盟蔇公意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張氏曰大夫齊之太宰稱大夫以其任一國之事而表異之故不名臣氏曰來者非一人故不名范氏曰春秋之義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禮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

怨親仇讎也趙氏曰納讐人之子捐禮而盟大夫故盟書公及言大夫以明非大夫之罪也所以異於高傒及處父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讎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劉氏曰仲尼正天下之義明德怨之處以謂德不可以報怨設若詭其理則去正遠矣故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貿易哉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李子曰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聖人之心終不使人忘然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乎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仲大忠臣孝子之心也若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豈不悖夫理之甚也哉或曰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汪氏曰莊公素無報讐之念自以爲出於齊甥齊爲援故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於魯地而謀立糾以爲君爲植黨市恩之計初非以德報怨實欲以德報德也使莊公幡然悔悟思其父之所以沒因無知之亂仗大義而伐之翦其讐而暴

其罪謀於齊衆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豈不爲桓公之孝子而爲春秋之賢君也哉聖人於高傒處父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之盟皆不書公及獨於齊大夫盟蔇書曰公及者蓋深疾其情之於理而又傷其不能勇於事也○陸氏曰穀梁曰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按鼙入之于本不當納有何惡乎下伐齊納糾義同廬陵李氏曰春秋於蔇之盟書齊大夫扈之盟書晉大夫其詞雖同然齊無君而書大夫非貶詞又書公及則大夫無抗公之嫌而罪公之及晉盟矣晉靈初即位而趙盾書大夫則趙盾之專可知其書公會雖譏公之後至然乃所以見趙盾之强諸侯爲此盟也大夫不名疑杜氏說是又曰子糾三傳皆以爲當納趙子程程胡氏以爲不當納所以然者杜氏以子糾小白並齊僖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穀梁傳齊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而叙者又爲襄公子矣而終以糾爲兄故亦以糾爲當立獨程子用史記証之而定以糾爲襄公子於是魯納讐之罪明定以糾爲小白弟於是糾不當立之義著然後糾不書子小白之繫齊管仲之不死魯

▲之忘親讐態皆得其說矣

夏公伐齊納糾

左傳作納子糾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高氏曰齊不受糾而公尚以蔇之盟彊欲納之書伐齊納糾罪公也

齊小白入于齊

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程子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注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言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糾是二罪也又曰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以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納者不受

而強致之稱永嘉呂氏曰凡書納皆乃不受而強致之公伐齊納糾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故納而當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子于頓楚子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是也雖至其國而未得入則書弗克納晉人納捷菑于邾是也未得國而入于邑則書邑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是也莊公納子糾也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能入故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陳氏曰襄公吾讐也而納其亡公子以爲德是納不宜納也

入者難詞汪氏曰有當入而言入者難詞也有不當入而言入者逆詞也許叔之入小白之入當入者也鄭突之入衞朔之入不當入者也齊陽生入于齊與此書法雖同然下書陳乞弒荼則知陽生之入所以篡荼矣讀經當合上下文觀之

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臨川吳氏曰襄公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皆齊僖公之子襄子遭弒而無嗣則糾與小白皆可君齊齊人初欲逆糾既而當國者知糾之不如小白故拒糾而召小白先入于國而奉以爲君小白之立蓋齊國公族爲社稷計也則小白乃齊國之所共戴而糾特魯君之所私納故曰齊小白言其當爲齊君也入者難詞雖齊大夫之所欲立然有魯兵見伐奉糾爭國故小白亦藉莒兵護送而後得入齊非如歸之易也

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常爲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

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前漢書淮南厲王傳王驕恣不法上令薄將軍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禀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參以夫子荅子路子貢之言斷之蓋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之難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王氏曰杜氏注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公羊謂小白稱入為篡辭穀梁謂小白不讓子糾太史公序小白次子糾皆以子糾為兄小白為弟且謂皆僖公子韓宣子亦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而程子謂襄公子似據左傳公子小白公子糾蒙襄公立而言今考小白與糾其為僖公或襄公之子則不可考然以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厲繫曹而赤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羈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糾則捷

齒之例也是則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明矣以經別傳之眞僞則公穀杜氏不可信也况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忘君事讐別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魯莊忘讐而納其公子奉少奪長與師以助不正卒至於敗書公伐齊納而罪惡著矣茅堂胡氏曰莊公爲齊納子糾既絶父子君臣之倫矣魯國臣子則而象之故子般閔公皆不得其死而魯不絶如綫仲尼爲此懼一書再書屢書特書而每書必加貶絶以著其釋怨忘讐之罪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納七皆不當納也糾不書公子與提齒同公之伐載與晉之弗克納異糾提子以庶孽書納蒯聵以世子亦書納蒯聵無親之罪大也蒯聵得書世子而糾提齒不書公子者書世子以著靈公之失也楚之納頓子納公孫寧儀行父齊之納北燕伯皆內弗受之辭也糾邾鼎同此義又曰公子入國而繫國者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皆宜有國者也○劉氏曰公羊云納者入詞也非也納者納辭耳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又云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亦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臣何故責以君前臣名乎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張氏曰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〇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音干

左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程子曰〕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杜氏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讎戰雖敗亦榮也〔何氏曰〕復讎以死敗爲榮〔劉氏曰〕以謂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也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

矣汪氏曰沙隨平丘皆非魯罪故不諱恥見成公十六年昭公十三年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汪氏曰書齊師書我師則非師少矣上文書公及齊大夫盟公使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考傳而知之也然不書公而以微者之辭及戰者所以著公志在於納糾而不在於敵讎也經書內戰者三書敗外師者八言敗者勝彼言戰者為彼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矣故奚升陘皆不言敗績升陘諱公不書為公諱敗也獨此書敗績為與讎戰故雖敗績猶不以為入耳抑揚詳略之際皆聖人之微意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取者不義之詞（說文）取捕取也謂義不可而強取之也　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双峯饒氏曰）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始以納之爲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爲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或奪或子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汪氏曰）按通鑑宋高祖劉裕受晉禪殺晉恭帝齊太祖蕭道成受宋禪殺宋順帝盡滅其族梁武帝蕭衍受齊禪殺齊和帝陳武帝覇先受梁禪殺梁敬帝隋文帝楊堅受周禪殺周靜帝後梁高祖朱晃受唐禪殺唐昭宣帝　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高氏曰）桓公殺子糾書齊人者并其國人罪之也書日取殺之重之也（張氏曰）糾者齊桓之兄弟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爲罪以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爲齊桓者當側其罪以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自君而称

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胥壞之謬令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豈欲立之始謀不審已爲罪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廢興生死輕孝甚矣故加子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舉國君臣忘義失義之罪也蓋天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當以親親而全其生此孽人以至公之心示從世異於私天下爲已有欲絕亂本禍根而推刃於先君之遺體者矣臨川吳氏曰齊立小白魯亦立糾以與小白爭國小白立而魯師還則糾乃一亡公子寄寓於魯者爾何罪而齊欲殺之乎今齊有君而魯又立糾是齊有二君矣勢固不兩立也魯兵戰敗力不敵齊故齊聲子糾爭國之罪偪魯殺之魯不能疵遂殺之於生竇殺之者雖魯從齊令也是猶齊人取之於魯魯以畀齊而殺之焉爾所以著子糾之死皆魯之罪也汪氏曰王者之道自修身正家以及於爲國桓公殺子糾晉文殺懷公以取國夫子糾懷公論長幼之序雖不當立而桓公之殺亦非也以是得國而霸諸侯其本固已不正矣此仲尼之門五尺童子所以羞稱五霸也殺懷公之事不見於經非削之也舊史不存耳〇廬陵李氏曰子糾書法與子般子野同故公穀皆以爲貴而當立殊不知前不書子責于糾以天倫之義此復書子責桓公以天倫之恩也趙氏曰左氏謂魯殺子糾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則知齊自殺之罪魯殺也若魯實殺當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云取劉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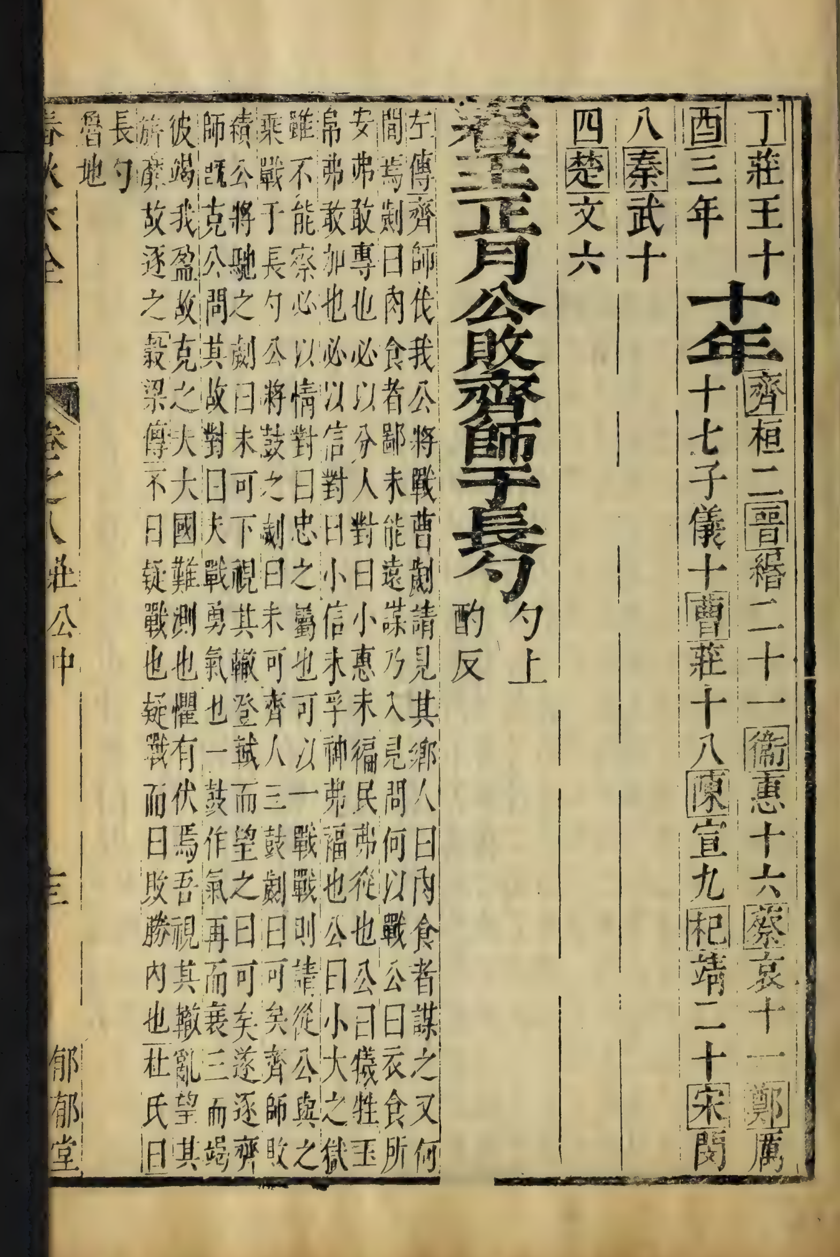
穀梁曰言取病內也非也言取病齊耳內何病乎

冬浚洙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音現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張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不如是之陋也王氏曰隨有季梁楚不敢伐鄭有子產晉不能屈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莊納子糾而不知義洙水近在城北而勞民未務特兒戲耳汪氏曰城郭溝池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不守者有不必徒特於守者春秋書滅下陽書城虎牢責虢鄭之不能守也書浚洙書內築城邑者二十有四所以責魯之徒恃於守而重困民力也



丁莊王十 十年 齊桓二晉緡二十一衛惠十六蔡哀十一鄭厲
酉三年 十七子儀十曹莊十八陳宣九杞靖二十宋閔
八秦武十
四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勺上酌反

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旂靡故逐之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日敗勝內也杜氏曰長勺魯地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范氏曰不期而戰以詐相襲曰敗之者爲主啖氏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張氏曰書敗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乘衆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也莊公豈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謀而僥倖一勝春秋深譏之汪氏曰春秋書外敗者八非夷狄之敗中國則中國之敗夷狄夫夷狄之於中國不足責矣中國之於夷狄不可以常法制之而以詐勝之猶之可也至於中國之於中國而以詐取勝則其罪深矣經書內敗夷狄者一敗中國者七而莊公居其三何莊公習於詐勝若是耶或謂莊公與讐國爲敵聖人幸其勝而志之也嗟夫使莊公於即位之初悉索敝賦以問罪於齊而有再戰再勝之功則爲善矣今乃挾不能納糾之憤而逞其

作詐何有於敵讐苟以爲敵讐則侵宋再敗宋師非敵讐也○劉氏曰按左氏齊師伐我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杜氏注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陣爲文非也傳本設皆陳曰戰未陳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陣矣是正也要是傳所載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不足爲據

二月公侵宋

既書侵之始公羊傳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王氏曰宋閔以莊二年即位二君未嘗有隙何爲而侵宋耶以詐敗齊乘勝侵宋皆召兵之道非保國之謀也○張氏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蜀杜氏曰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此蓋天子命諸侯使侵之非列國可得而專春秋之世侵伐戰圍者甚衆必詳錄之以示譏也○汪氏曰趙氏纂例駁三傳侵伐之說而謂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齊桓侵蔡劉文公侵楚豈可謂無名行師乎文定敗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義當矣詳見十五年

○三月宋人遷宿

此遷國之始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葢因而臧之也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杜氏曰宋强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趙氏曰從而臣之曰遷其陸氏曰移入封內以爲附庸也懷土富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避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書盤庚注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以浮言恐動之以禍患沈陷之於罪惡乃話民之弗率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從之蓬翟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見而惡已見矣高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覬魯宋人以爲貳於魯而遷之王氏曰驅而屬之爲附庸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宋閔所爲

如此閱三載而見弒於賊臣豈不曰天道好還哉或問聖人惡人遷國序書何以取盤庚茅堂胡氏曰有不利焉意欲自遷則何惡矣或介乎大國或迫於戎狄爲人之所遷者春秋閔之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汪氏曰書遷國邑者三書自遷者七宋遷宿齊遷紀邢鄑郚遷陽皆强遷之而取其地者也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葉夷白羽容城蔡遷州來皆以自遷爲文者也然惟邢衛乃迫於狄而自遷蔡許爲畏楚所遷亦書自遷者蓋雖爲强暴所遷然遷而不滅則曰某國遷于某遷而遂滅則曰某人遷某國也邢遷如歸齊桓得興滅繼絶之義春秋二百餘年之最善者後莫有繼之者矣○趙氏曰公羊云以地還之也據此乃將巳地繞之非遷彼之義廬陵李氏曰三傳左氏穀梁同公羊因而臣之之說亦是而不通之詞迂僻無義故不取穀梁未失其國家以往本言自遷者注說得之而許氏因其說又曰遷之使未失其國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以此遷之遷紀遷陽降郚等皆可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繩證反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

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杜氏曰乘丘魯地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怨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汪氏曰夫衆據二國稱師他境據郎乘丘皆魯地報復齊報長勺宋報公伐不以其事據不書伐不以其理據不書戰而止書敗是也劉氏曰齊宋輕用其衆揚兵整旅以徑人之國而不名所伐欲竊利乘便快其攻取之意使魯人恫疑憂恐出奇計詐謀以自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無辜陷没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辭令以止齊宋之師齊宋去矣其所以弭患止亂安國便民不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勝而忘長世之慮此小人黨於勇嗇於禍之咎故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襄陵李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葢監此也陳氏曰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外師未有書次者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詘魯爾而北杏之會不至鄄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

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宋次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蔡次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見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汪氏曰齊宋書師書兵力之強也書次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千乘之君而畏人不敢其道也記稱戰於乘丘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則雖勝宋魯亦殆矣此春秋所以目公而譏之也歟○趙氏曰公羊云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按經文實未伐而敗故不言伐爾又曰我能敗之故言次若然則但書敗義不明乎何假言次廬陵李氏曰齊之忿魯始于子糾之納宋之忿魯始於公之侵而其實則齊桓挾宋以圖伯也故胡氏發明於次敗之旨而陳氏深察於齊宋之心二說兼用乃備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莘所巾反 舞穀作武

此荊得夏之始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梁傳荊者

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絶之也何爲絶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張氏曰荆楚故號周成王封熊繹於丹陽

蔡侯何以名絶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絶之也劉氏曰以歸盍執虜而不恥者薛氏曰以蔡侯獻舞歸何執之而不反也其不言荆不與蠻夷之執中國也不言獲不忍諸侯之爲蠻夷獲也臨川吳氏曰蔡侯爲荆所獲而以之歸留于楚九年至莊公十九年卒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王氏曰宣十五晉滅潞以潞子嬰兒歸定四蔡滅沈以沈子嘉歸定六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定十四楚陳滅頓以頓子牂歸定十五楚滅胡以胡子豹歸哀八宋入曹以曹伯陽歸哀七入邾以邾子益來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左氏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

以失楚何祀焉　又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
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
富貴無危溢之行也劉氏曰楚祝融之後其上世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異偕
稱王故夷狄之張氏曰夷狄之故不稱爵與八畧之也名獻
舞而書以歸責其不死位生降夷狄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
位已絕矣王政不行夷狄侵陵中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
百餘年而周之子孫日已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高氏曰
王室衰微不能自救齊桓始入威令不行是以荊人强暴敢
肆毒於中國也臨川吳氏曰荊爲中國患宣王時已伐之入
春秋猶夏弥甚其事不聞於魯故不書蔡與齊魯宋衛陳鄭
皆中國之望蔡首受禍此經書荊蠻猾夏之始陳氏曰荊敗
蔡師于莘是猾夏之始也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則諸夏之不亡者寡矣故書荊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自
會于鄧鄧諸侯懼楚矣而敗鄧不書敗隨不書敗鄖不書雖滅
申滅鄧滅息亦不書也敗蔡師以獻舞歸於是始書之春秋
之法滅國之君言以歸徒敗焉耳而言以歸則是蔡服楚也
是夷夏之大变也盧陵李氏曰楚文王立於莊之四年方是
時承武王之烈內有鄧曼爲之毋外有令尹鬪祁莫敖屈重
等爲之臣爲會漢汭而隨人不能乘其喪鄧不血食而三甥
無以謀其暴於是楚勢不可遏矣莊之十年其王伯夷夏消
長之一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東而荊亦執蔡以爭

強於南魯蔡皆文昭之親而所遇於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者以爲伯事成而中夏盛其知者則以爲王道消而夷狄長也故弑君之禍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天下無王齊爲之天下無中國楚爲之也又曰楚書荆始此年書荆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楚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　汪氏曰史記周文王封祝融之苗裔熊繹於楚胙以子男之田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爲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通伐隨令請王室尊爲王王不听乃自立爲武王子文王始強陵江漢間小國敗蔡卽此時也公穀皆謂書荆以州舉杜預謂荆其本號後改爲楚今考檀弓謂天子將之荆晉語叔向謂荆敗我則荆或是楚故號然商頌稱荆楚則荆改號楚已久或者如邾改號小邾而仍稱邾申稱蔡薛邾益春秋界之故舉其故號耳實攻近楚之國自申息諸國既亡惟陳蔡爲密邇故二國屢受侵伐且見滅而僅存蔡之君自獻舞已降死于楚者三焉春秋之書楚患始之以荆敗蔡而終之以楚公子申伐陳聖人益傷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公

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巳滅矣無所出也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范氏曰譚子國滅不名葢無罪也凡書奔責不死社稷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巳無取滅之罪爲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葢未絶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張氏曰齊侯方有志爲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絶而以私憾覆滅小国其罪大矣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黄狄滅温温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孫氏曰奔莒不名者譚本無惡也然則吾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巳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絶之也家氏曰國滅而奔者義不事仇志存興復猶爲春秋所予若其

於事先不以爲恥或爲所執以歸則春秋之所惡者也以此示萬世猶有國亡不能死其於爲禪爲皓爲愍懷爲叔寶者所可歎哉

秋之義雖在於抑强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强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茅堂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只是詭遇如譚有罪滅之郭可取便降之若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王氏曰此管仲攻瑕之計也薛氏曰五伯桓公爲盛威楚諸侯以圖伯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陳氏曰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宋人遷宿未可以言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此矣曷爲以首滅譚齊讓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爲之也江氏曰齊桓圖伯之初滅譚滅遂降鄣遷陽尊以戎力虔暴小弱以恐懼天下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以掩過矣或者乃引仲虺之誥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成湯使義以正天下聖人予齊桓示威於楚是以書斷夫以五伯三王之罪人乃以其虐小之事爲惡惡之比不亦惑乎春秋書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則齊桓亦熊貲之爲耳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滅三十六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求滅若書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也如蕭邢之類則遂黃頓江六庸舒蓼甲氏晋吁舒庸萊舒鳩賴蔡州來巢不書君奔當入此例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貴其不死社稷也如譚弦溫徐之類是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又書名者慨

責其不死又無與復之志如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之頓也其書滅鄫非滅而書滅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則又變例也以偪陽予鄫不書陸渾子奔楚不書免其罪也胡兕沈盈一戰而身國俱亡也楚滅陳不能所奔陳無君也蔞子不名無罪也徐子書名已屈節也已上胡氏皆用啖子之說故詳錄之左氏曰用大師曰滅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皆可通外傳曰軍譚遂而不有也言以地分諸侯蓋誇大桓公之詞耳

戊莊王十戊四年

十有三年

齊桓三 晉緡二十二 衛惠十七 蔡哀十二 鄭厲十八 子儀十一 曹莊十九 陳宣十 杞靖二十一 宋閔九 秦武十五 楚文七

春正月

〇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子斯反

左傳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郜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穀梁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曰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 汪氏曰郜魯地 張氏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國亦困於兵矣 王氏曰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其黷武甚矣書曰者所以譏之也 汪氏曰傳言侵我經不書侵與長勺義同 廬陵李氏曰魯敗宋三推此書曰穀梁說亦有理

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杜氏曰公使弔之故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

不可以不弔張氏曰比歲交兵悲不發禮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見左傳昭公十八年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劉氏曰異者天所以遣人君使修德也故災至則內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而告爲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固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爲得禮得禮則書公羊云外災不書及我也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無爲詳宋而略我也穀梁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非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記其災何與盧陵李氏曰外災告則書弔則書左氏注是公穀非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其志過我也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詩何彼襛矣傳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雖嫁于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甚言其貴盛之極鄭氏曰下王后一等

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服則褕翟禮亦降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歸從儀禮士昏禮賓出婦從婿乘其車先天理也逆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毗賓反于虞書堯典注嬪婦也使行婦道于虞氏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宋子傳肅敬也雍和也言此何不肅肅而敬雍雍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蓋王姬貴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也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初學記周衰以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因之漢制帝女爲公主姊妹爲長公主諸王女爲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道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前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上疏言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道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宣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而

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許六反下同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汪氏曰宋王回字深父福州長樂人舉進士不仕隱居著述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公不可主齊昏故重而重見之王氏曰王襄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姜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略張氏曰王姬卽齊侯之夫人王姬是也魯於齊爲讐然巳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止書王姬之歸而巳王女下嫁無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葢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常禮不可紊也汪氏曰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肅奴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於崇貴存悲茹氣無所逃訴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敎尚臨海公主讓昏表有云制勒甚於僕隷則其蔽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時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陸氏曰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按書其歸爲魯主婚爾穀梁他處卽云爲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

附錄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

弗敬子以病之

巳莊王十亥五年崩

十有二年

齊桓四 晉緡二十三 衛惠十八 蔡哀十三 鄭厲十九 子儀十二 曹莊二十 陳宣十一 杞靖二十二 宋閔十弑 秦武十六 楚文八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日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張氏曰非嫁而歸故加紀字何氏曰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汪氏曰叔姬雖伯姬之娣然諸侯夫人既卒則次妃攝治內事故叔姬雖媵妾當奉紀之祭祀魯爲宗國婦之有

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家氏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程氏曰叔姬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賢之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汪氏曰當時必有賵賻周卹之禮以史闕祿之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音恭姜同垂不朽詩鄘柏舟小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三國志魏曹爽傳注夏侯文寧女名令女妻爽弟文叔文叔蚤死家欲嫁之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爽誅曹氏盡死文寧以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使人風之令女以刀斷鼻或曰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劉氏曰紀侯之殁不書叔姬何以得書春秋因叔姬之行以明紀季之以酅入齊非利之也凡欲存國耳試使紀季見宗国之危拆地以

求利此邾庶其莒牟夷何異春秋當絕之矣○張氏曰叔姬伯姬之娣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内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酅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春秋可不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矣○陳氏曰紀亡矣曷爲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劉氏曰邑何故不得言歸乎酅者紀之別也紀者叔姬之家也人歸其家可不日歸乎以謂[illegible]得其所乃言歸何哉穀梁之說非也○家氏曰公羊謂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其叔其可歸乎盍紀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illegible][illegible]曰或謂叔姬歸于叔非其所歸亂也夫叔姬歸于酅酅乃紀五廟之所在叔姬之歸以奉祭祀而非歸於紀季也夏侯令女之依爽與叔姬正同豈可亦責之依其伯乎春秋書內女唯紀叔姬宋伯姬錄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左傳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

猛獲帥師圍亳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強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王氏曰桓二年春弑殤公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

而不書者非君命也事見左傳文公十八年覃堂胡氏曰董卓召皇甫嵩往見執而亡漢於惠伯同死不得其所也使知春秋之義則不生可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弒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范氏曰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莊子田子方篇真土梗耳注土梗土人也遇雨則壞張氏曰董子垂髦始冠三加成禮而弁其始冠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汪氏曰春秋褒死節之臣所以為千萬世事君者之勸後世春秋之義不行是以亂賊篡弒而將相大臣皆黨惡朋凶恬不之恥如漢王舜等之事王莽魏王沈王業之事司馬昭晉傅亮謝晦等之事劉裕宋褚淵王

儉之事蕭道成唐張文蔚楊涉等之事朱温甚至如馮道歷事五代皆任公師之貴不以爲辱而反以爲榮比刵皇之象昭宗之喪而有愧矣豈非所謂棄其君如土梗弁髦而莫之省予○王氏曰據左氏宋公相靳之後萬病其言而肆惡古者賢君待其臣以禮出入起居閑有不欽則戲謔之談言外之憂何由至哉閔公反此所以及禍也○臨川吳氏曰公羊言莊公獲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萬有力無德戕賊免罪已幸矣又以之爲大夫宋閔用人如此其遭弑自取之也○廬陵李氏曰孔父仇牧荀息胡氏皆以爲名儒公穀荅子以孔父爲書字獨公穀先君死之說亦通蓋考尊者台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北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按左氏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奔陳范氏曰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孫氏曰萬八月弒君

十月方出奔是宋之臣子緩於討賊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汪氏曰據州吁無知已殺則衛桓齊襄皆書葬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陳氏曰向也合四國之君而後華督免於討今萬得奔陳自是無討賊者矣張氏曰陳容其奔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宮而豬焉之意何其異哉臨川吳氏曰陳人當如昔年之執州吁者以執萬今乃受其奔是為逆賊之逋逃主也宋臣雖能逐賊而立君然賊既逝去後始得而誅之視石碏討州吁之義則有愧矣故不言宋人殺萬汪氏曰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責國人之失賊一以責鄰國之不當受也陳人既受賊及貪賄而後以俎詐戮之則非天討矣慶父弒閔公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及境而縊事與此同蓋亦不能正天討故閔公亦不書葬也里克寧喜皆已殺而卓剽不葬蓋晉衛討亂臣不以其罪而又不以君禮葬卓剽也蔡般未討而蔡景書葬乃变例而

責諸侯之不能討賊也考經之上下文與經之前後事而其義見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之謂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外大夫出奔三十五始于宋萬

庚子僖王元年十有三年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二杞靖二十三卒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

左傳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受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杜氏曰北杏齊地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汪氏曰桓率諸侯以平宋亂宋公決不以微者會邾小国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

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孫氏曰周礼九命作伯得傳征諸侯若五伯者皆亦命伯召伯賜齊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錄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諸侯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

揚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此杏之會始以大夫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文七年扈之盟始以諸侯主天下之政諸侯之無王也諸侯無天子之命而自相推戴桓公爲盟主聖人苟不與其始則後世迹此而亂故独書齊侯而宋陳蔡邾之君皆稱人則無王命而推齊侯爲伯之罪者矣歟後宋襄晉文楚莊交爭天下之盟主而王道絕者襲桓之爲也東嘉呂氏曰方伯圖之未興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間有若鄭莊齊僖之流雖能雄長於一時而終未能執伯主之柄天下紛紛莫之統一然心猶知有周也及伯國既興則翕然唯伯主之爲所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脅制天子一時氣勢聳懾諸夏中国頼以少事自是王命浸微矣是故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之盟而後有葵丘之盟則宰周公在會矣然猶未也至溫之會則天王實狩焉比事以觀而善惡自見矣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

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相公者權也陳氏曰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予齊以伯也晉文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高氏曰齊桓始謀合諸侯皆人之而獨舉齊爵抑揚之辭也自此執鄄詹代山戎執轅濤塗二十餘年不予齊桓以爵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杜氏曰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修伯業故會于北杏以平之家氏曰齊桓創伯以平宋亂春秋與之齊侯書爵褒之也諸侯書人著衆望之所同屬也周衰王綱陵夷諸侯恣擅齊桓能以尊王室正諸夏攘夷狄為事故春秋予之也張氏曰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亂賊得志強暴肆行天下思得賢伯之興久矣齊桓一會而宋陳蔡邾並來受命可見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然桓公苟能於宋萬初弑君之時舉兵討之則不勞告諭而天下翕然宗齊矣臨川吳氏曰是時管仲為政四年矣教齊桓糾合諸侯以圖伯而始為此會也按上年宋有弑君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殄亂賊立桓公御說平宋亂者定御說之位也以平宋亂會諸侯其名正矣然列國僅有陳蔡小國僅有邾併宋四國而已若魯若衛最近於齊而皆不會是齊桓之信未能孚於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始伯之書有三此杏獨書齊侯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是也然胡氏止於北杏發予齊侯之說陳氏兼及城濮至於曹南二家皆不予之蓋以鹿上復人宋則非始伯之辭矣然則曹南子宋亦可又曰

此為齊桓伯事之始桓公自莒反齊得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懲襄公田獵畢弋之戒於是管仲得以盡行其衛制国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與国高各師五鄉焉作內政而寄軍令興鹽筴以盡海王之利春蒐秋待有士三萬人以力行天下而又以三選擇賢始於鄉長之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貲相於是民皆勉於為善相地而哀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之重聘幣號召天下之遊士以畢甲贖罪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潛於魯使為南伐之主反臺原漆里於衛使為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於燕使為北伐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餉陰西至濟北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郎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矣左氏於桓公事多略故具於此內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軍帥師之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者誠簡便矣故曰桓文節制之師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穀梁傳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奉

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

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

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南軒張氏曰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

功德也繼絕世不忍墮人之宗祀也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

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家氏曰遂人不

會北杏固爲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但齊假公義以濟私欲

滅譚矣又滅遂不過爲拓土開疆之計春秋於三年之間聯

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功過不相掩也高氏曰齊桓未見

故中國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以脅大國聖人深責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柰何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

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杜氏曰柯齊之阿邑

始及齊平也孫氏曰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與于此王氏曰柯齊地而言公會則此會本齊侯之意也

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於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張氏曰魯莊自齊桓入国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公穀所載曹子之事齊桓捐小利

以收魯容或有之皆覇術也但公羊言之過其實耳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問莊公與齊桓會盟春秋不譏朱子曰凡事貴諸婚莊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讐反與之燕會又爲之主婚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見讐人如此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如何更責他不報見讐在前不曾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做得沒氣勢又况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个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無事自求召諸侯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爲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春秋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又問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覇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汪氏曰公羊稱齊襄復九世之讐則失之過莊公當其身釋怨不復則失之不及今者桓公至定公纔八世而夫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安得謂九世猶可復讐乎春秋於孫之狩人齊侯以貶公於溺會伐衛貶不書公子於圍郕諱不書公婁如聚絕則復讐之責至矣故柯之盟不復致貶誠以齊桓倡伯尊王安夏顧不可以區區不能報之寡弱召其危辱以獲戾于先君也聖人輕重之

權衡豈不深切著明也哉○趙氏曰按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未嘗歸魯田莊公與齊襄猶歡好不絶不應至桓公却生讐怨公羊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曹子之說趙子不取胡氏亦未及之然考之當時桓公修伯非得魯則不足爲重故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耳蓋魯自長勺乘丘之勝國勢稍振齊不敢以侍譚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屈已於歸田之請遷延於姻好之成示威於三國之伐耀武於戎成之獻而魯自是不敢有從違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謂無

附錄 左傳 宋人背北杏之會

辛僖王
丑二年

十有四年

齊桓六 晉緡二十五 衛惠二十 蔡哀十五 鄭厲二十一 子儀十四 弑 曹莊二十二 陳宣十三 杞共公元年 宋桓二 秦武十八 楚文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用兵未嘗與大衆也其賊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哉

宋人背音佩北杏之會臨川吳氏曰北杏之會齊侯本以定宋君之位而宋即背之蓋服以仁義非誠心故人心不孚也諸侯伐宋汪氏曰經書人傳言諸侯者總衆國之稱張氏曰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簡便之規模也

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一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汪氏曰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救鄭三十年降鄣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僖四年伐陳侵陳七年伐鄭十七年伐英氏皆稱人惟次聶北城邢伐厲書師救徐書大夫其餘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伐北戎皆書爵則君自行耳伐山戎書人蓋獨非將卑師少者以遇魯齊獻捷書齊侯故也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師南摧强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問桓公南征北伐不聞勞民而兵食足者何策茅堂胡氏曰以春秋

考之管仲相桓公數十年未嘗動大衆出征伐亦未嘗命大夫爲將帥此足食足兵之本也廬陵李氏曰經列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編有三此年伐宋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皆連三國而稱人將卑師少之文也晉伯之編有三文二年伐秦十七年伐宋宣十年伐鄭皆連四國而稱人貶之之文也餘若宣元年二國伐鄭僖三十三年三國伐許宣二年四國侵鄭稱人皆在貶例

單伯會伐宋

左傳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穀梁傳會事之成也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扶又反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例書

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廬川吳氏曰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焉魯方從伯故齊雖不徵於魯而魯自遣單伯以兵往會也高氏曰非既約而後其與袁僑如會同張氏曰魯自盟柯已平於齊而未從與役故因齊討宋命上卿郎郎往會示從伯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翬會宋蕩黨亂賊伐無罪矣故書會伐而不再敘諸國也〇劉氏曰公羊云後會也技伐宋之時魯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耳非後期也穀梁云會事之成也與公羊相似汪氏曰左氏云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故治左氏者皆以單伯為周大夫今考成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鄭不書會伐又況定四年傳云劉文公合諸侯伐楚而經仍書公會劉子諸侯侵楚今既稱單伯會伐則單伯為魯大夫明矣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為王臣與其請已見逆王姬下然內大夫會伐者稱入獨翬會四國伐鄭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國之伐然後稱會蓋後會之文也

附錄 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下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

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祀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爲桑土牖戶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貲興兵以說婦人是時齊桓伯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侵及中國也汪氏曰荆虜獻舞歸今又入蔡四鄰不能救方伯不復問小國附盟主果何恃乎書以病齊桓也臨川吳氏曰齊雖圖霸力未能以懾荆十年荆方敗蔡而虜其君今又破蔡而入其國春秋屢書荆中國之不競也呂氏曰入春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修勤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折會于曹則猶交諸侯之玉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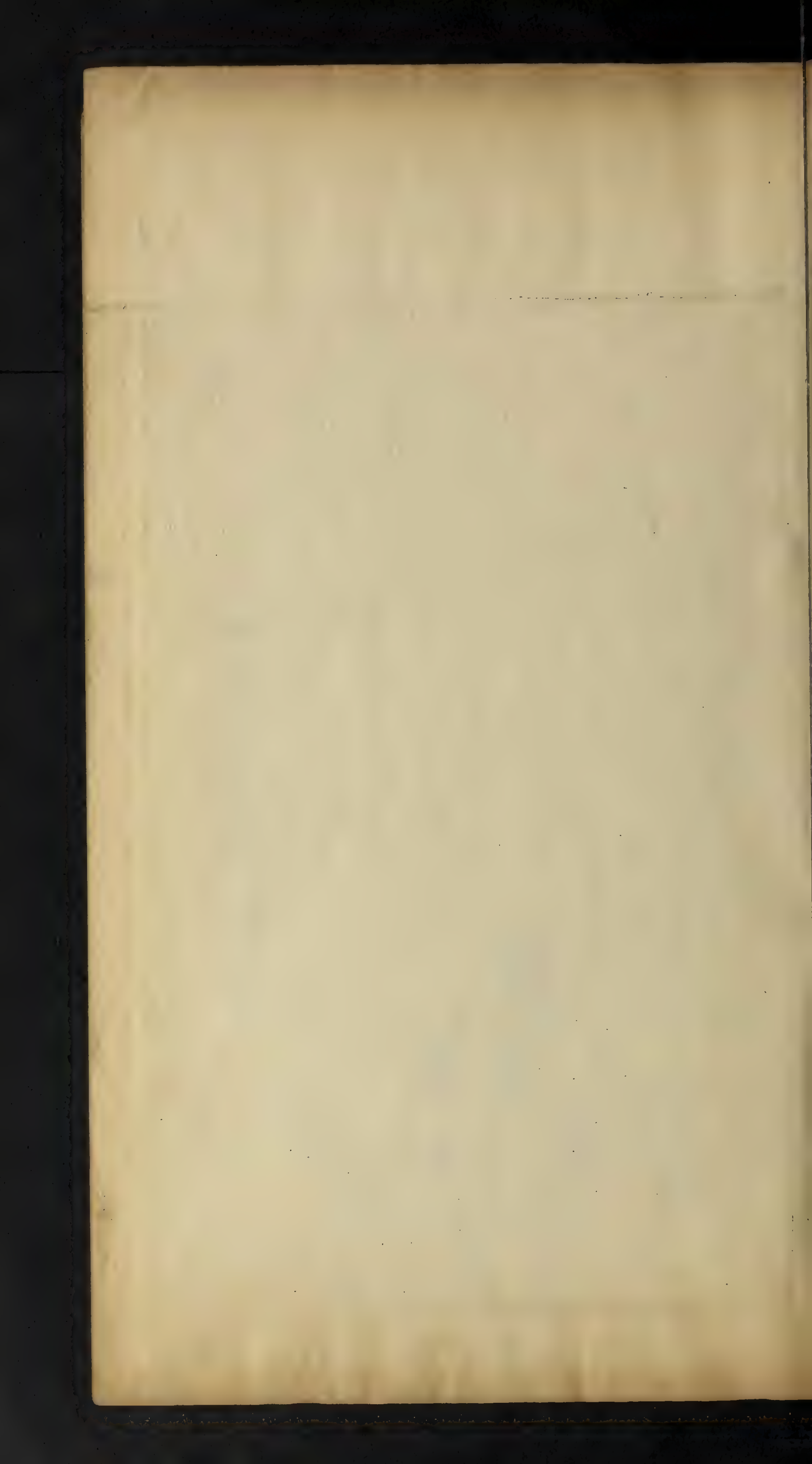
也伐鄭伐戴伐衛則猶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莘以來五年再敗荊師哀侯家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爲楚向齊桓出伯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會盟皆不與矣是故召陵加師僅足以得楚人之屈服而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桓既沒楚成抗衡盟齊會盂圍宋則蔡莫不皆至爭于晉文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黽勉周旋晉文既沒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厥貉之次遂挾楚穆爲窺宋之謀郤缺欒書伐之侵之而不從也晉悼復伯列國悚然所命而蔡安於楚之宇下鄭人侵蔡獲司馬燮而楚復爲蔡伐鄭終悼公之世亦不能得蔡也厥後再從楚伐鄭宋號之會公孫歸生實序于列國大夫之上楚虔會申及再伐吳蔡靈皆從之是中國諸侯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般之殺有之所盧之封蔡之存亡廢興皆宅命於楚蔡朱東國之廢置又制於楚之讒臣矣蔡昭受拘三年不勝其辱質愛子以請晉而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無功而楚人圍蔡蔡益恐柏舉之戰假手于吳以釋憾而楚昭報復使疆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謀從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之後終爲楚所并棄同卽異之謬其害豈淺淺哉盧陵李氏曰蔡爲周室宗盟之長逆於楚而常受楚禍中國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杏之後齊之盟會蔡不復與矣蔡之始錄于經則會鄧以懼楚終錄于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之始見于經曰敗蔡終錄於經曰圍蔡齊晉之伯其極盛則侵蔡以伐楚其極襄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終於柏舉之戰吳操中國之權又以蔡故焉原一祭之始終而中国消長之形荊楚强弱之端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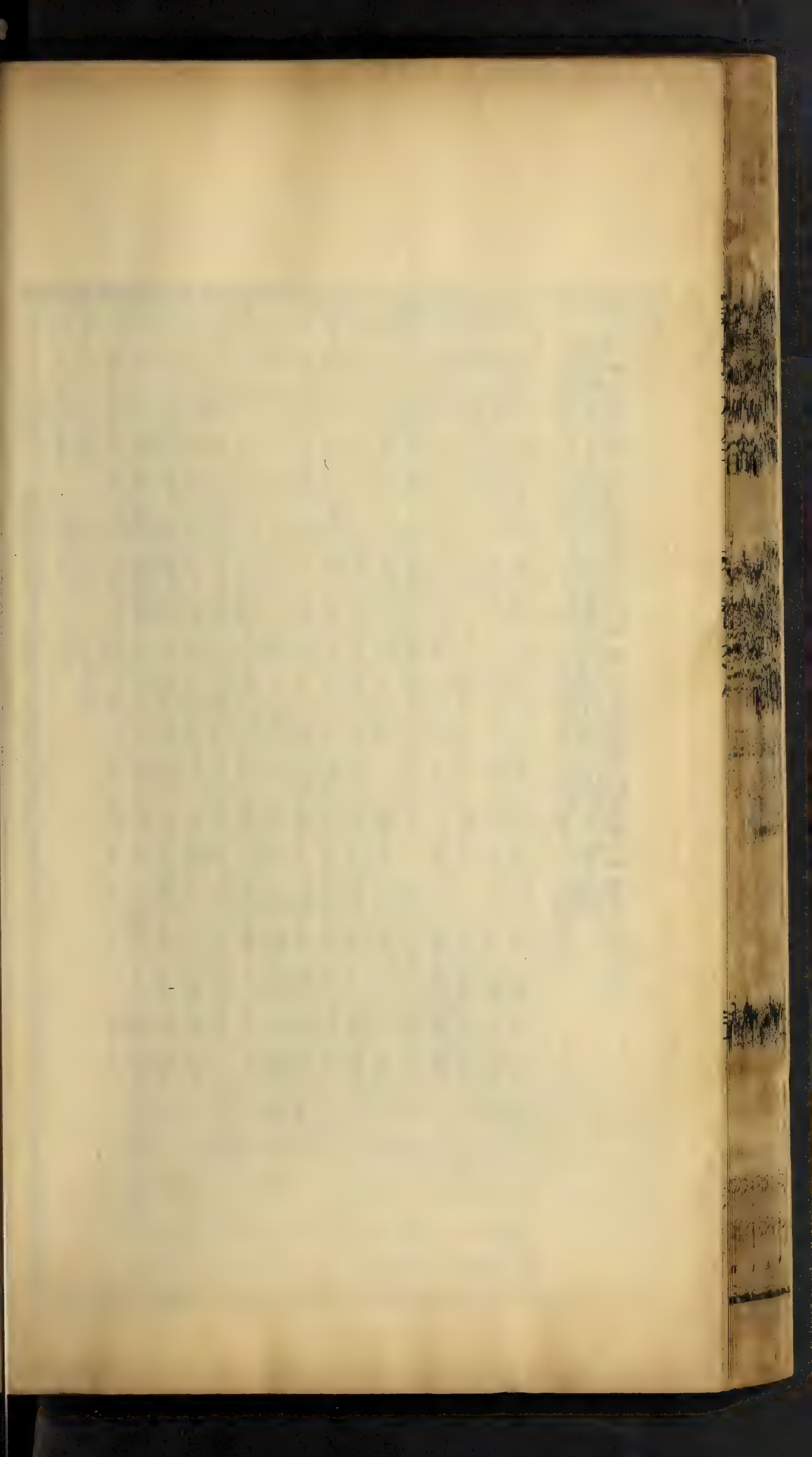
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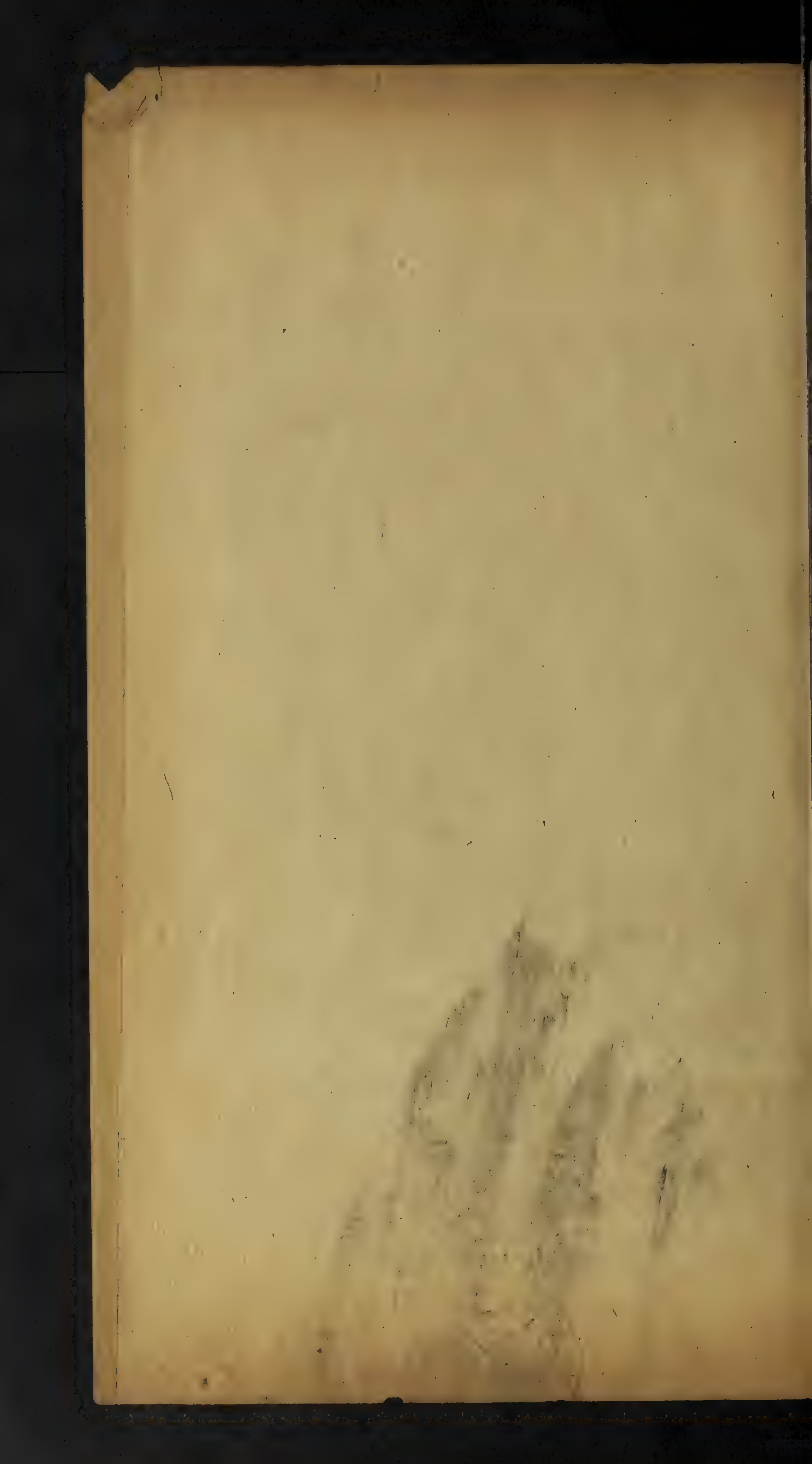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單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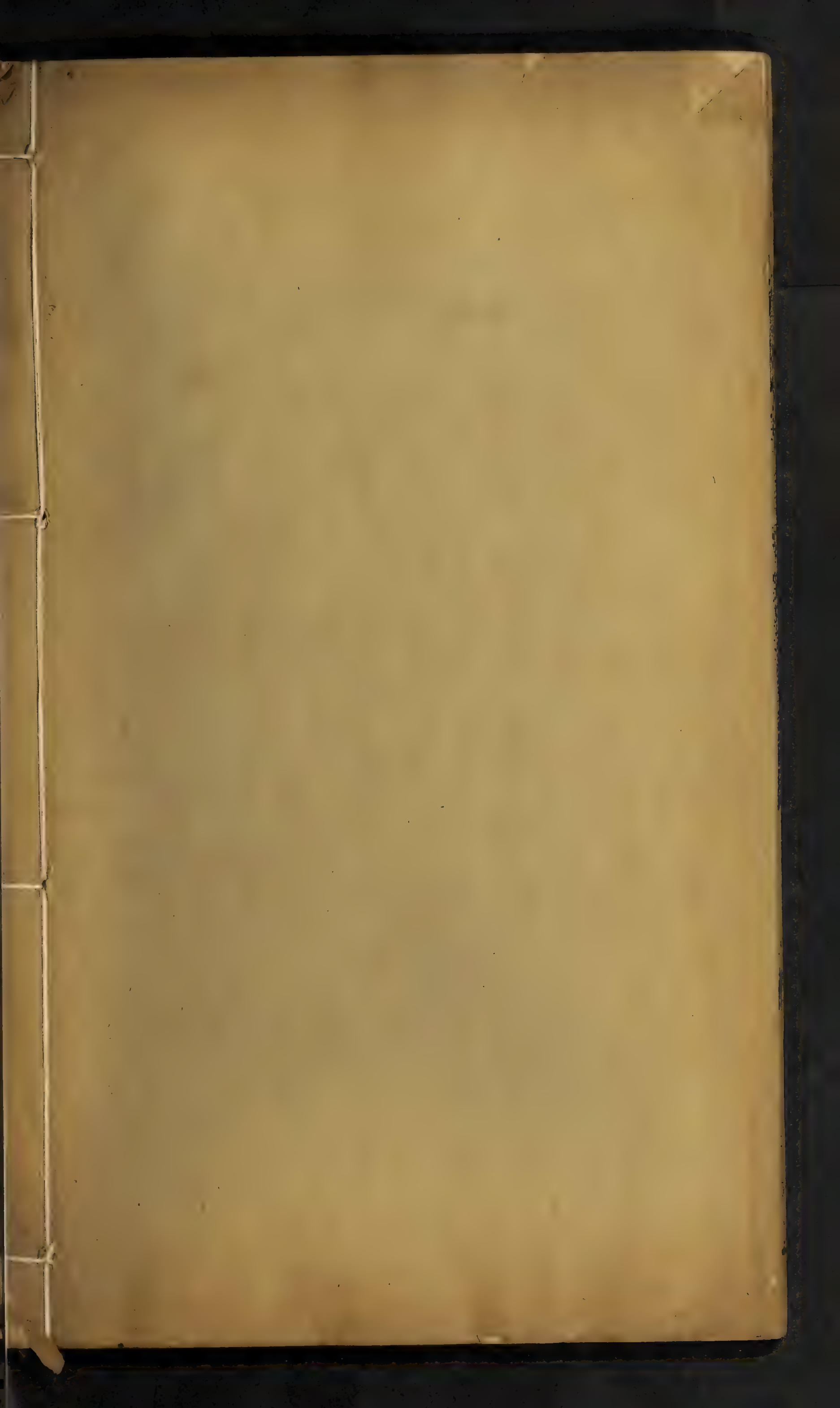
左傳冬會于鄄宋服故也穀梁傳復同會也杜氏曰鄄衛地東郡鄄城張氏曰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爲衣裳之會而齊伯畧定矣薛氏曰齊之先乎諸侯長之也高氏曰諸侯伐宋蹦特不解至是宋公始服而爲此會臨川吳氏曰春齊陳曹三國伐宋其夏會單伯方往會伐時宋已成而三國還師單伯不及至宋境故冬而單伯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此衣裳之會之一齊伯畧定矣若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伯政務簡便不苦煩諸侯也○劉氏曰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爲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杜氏爲之飾説欲證單伯必爲周人非解經之体廬陵李氏曰經書内大夫會外諸侯者六爲單伯于鄄季孫宿于邢丘會伯主及列国其餘若公孫敖會晉侯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會齊侯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說尊出位左氏例以爲内大夫可會外公侯非也雖齊桓初伯得魯爲重不以單伯爲嫌魯人顧望未專從齊不以單伯爲卑然他日開權臣之専未必不始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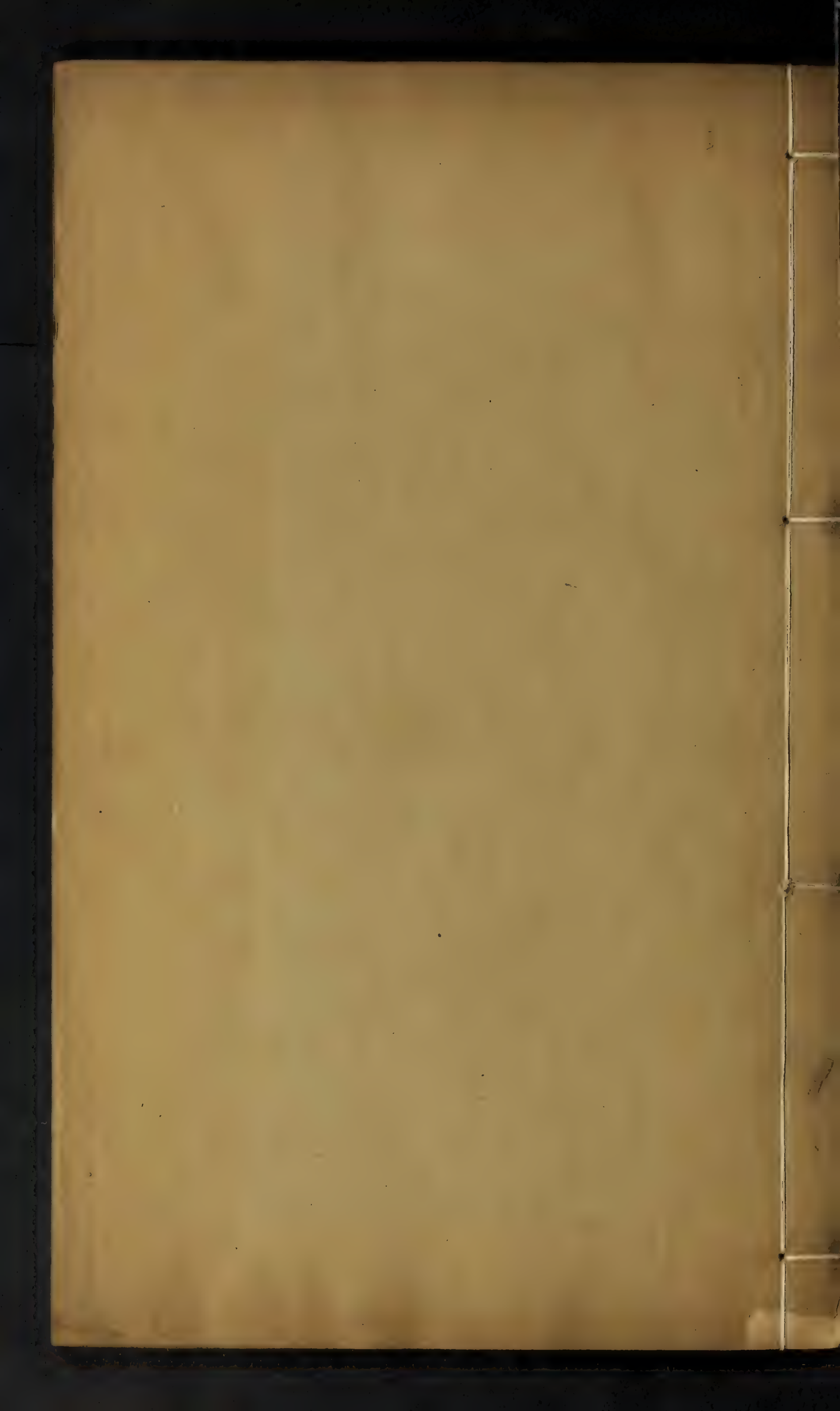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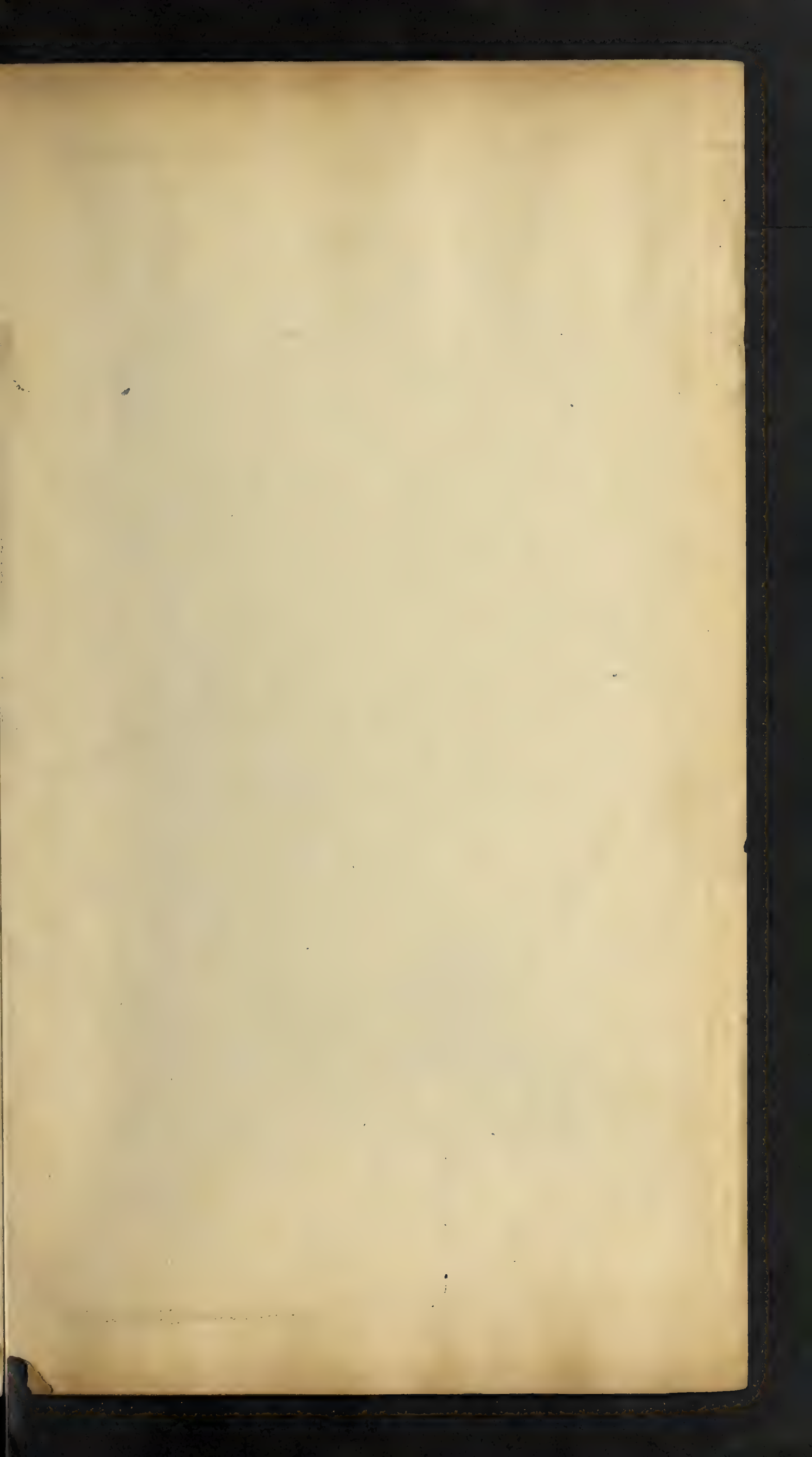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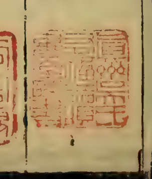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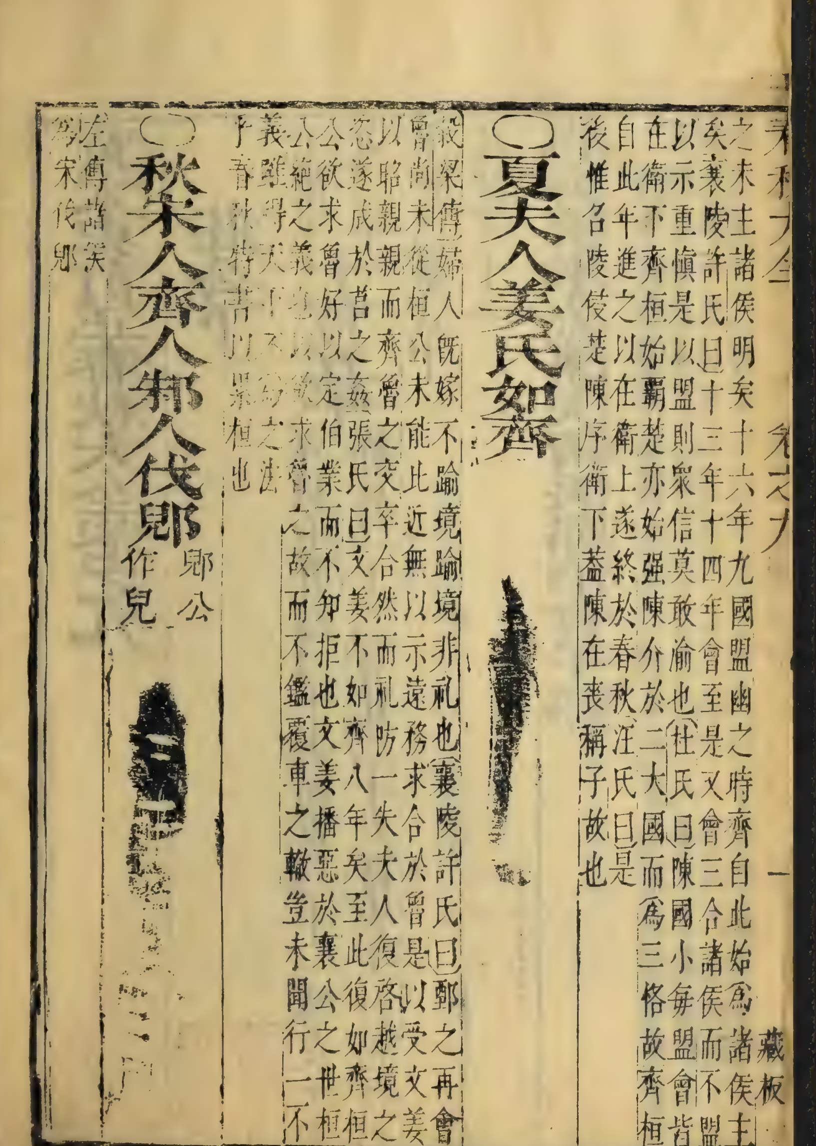
莊公下



壬寅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 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十一蔡哀十六鄭厲二十二曹莊二十三陳宣十四杞共二宋桓三秦武十九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穀梁傳〕復同會也〔張氏曰〕傳謂始霸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霸駸駸而定諸侯之心猶未一也〔劉氏曰〕伯則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伐郳宋序齊上明年伐鄭宋亦序齊上齊



之未主諸侯明矣十六年九國盟幽之時齊自此始為諸侯主矣襄陵許氏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杜氏曰陳國小毎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强陳介於二大國而為三恪故齊桓自此年進之以在衛上遂終於春秋汪氏曰是後惟名陵侵楚陳序衛下蓋陳在喪稱子故也

〇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禮也襄陵許氏曰鄭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求合於魯是以受文姜以睦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防一失夫人復啓越境之恣遂成於莒之姦張氏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知拒也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絶之義也然欲求魯之故而不鑑覆車之轍豈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于春秋特書以罪桓也

〇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公作兒

左傳諸侯為宋伐郳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張氏曰小邾宋之附庸不服宋桓公爲宋伐之齊桓霸禮未全正此役爲宋而與宋序齊上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爲道而序鄭之上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劉氏曰當是時桓未成乎伯未成乎伯而伐人猶以諸侯之相伐也諸侯之相伐則必推主兵者上之是以宋先序蜀杜氏曰齊桓內不能率諸侯以朝天子外不能攘夷狄以救中國爲宋討一附庸以求其服從斯德之小乎汪氏曰石氏爲郳有二郳黎來乃小邾國三國伐郳乃宋之附庸今考伐郳而後經不書郳惟書小邾國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郳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郳申杜氏曰小邾穆公子必有所據則郳爲小邾明矣

鄭人侵宋

左傳鄭人間之而侵宋張氏曰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鄭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

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陸氏曰凡師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據左氏之說則齊侯侵蔡晉侯侵楚之類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又狄師亦有稱伐者豈是能有鐘鼓乎則左氏之例非矣公羊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以謂深者爲精淺者爲觕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不深者殊多則公羊之例又非矣穀梁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齊桓伐楚不戰而服無壞宮室伐樹木之事又登二百四十二年行師悉皆如此暴亂乎則知穀梁亦非也〕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鄭氏曰伐者兵入其境侵者兵加其境而已〕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汪氏曰陸淳謂不言罪名但行殺掠非謂師出無名然語辭未明有以啓後人之疑也〕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入不

意兵法所謂奇也〔國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爲覺事也〔左氏曰侵伐二字必皆當時行師之名故雖夷狄亦書伐而霸者之兵亦書侵其義之是非係乎其事之得失不以是爲褒貶也然有當書伐而書侵當書侵而書伐者春秋之變何也〔廬陵李氏曰按左氏鄭厲公以去年自櫟侵鄭傳瑕殺子儀而納之厲公殺傳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由此觀之則忽亹儀雖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桓若能明大義告諸侯聲厲公簒奪之罪而廢之豈不爲伯業之光哉不此之顧乃列于二鄭之會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爲詞亦何足以服之矣宜乎于幽既成而復有鄭詹之執也

冬十有二月

〔癸卯〕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齊〕桓八〔晉〕緡二十七滅武公稱三十八年〔衛〕惠廿〔蔡〕哀十七〔鄭〕厲二十三〔曹〕莊二十四〔陳〕宣十五〔杞〕共三〔宋〕桓四〔秦〕武二十〔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

〇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左傳〕諸侯伐鄭宋故也〔孫氏曰〕鄭背鄭之兩會侵宋故齊桓帥諸侯伐之齊序宋下與伐郎同〔張氏曰〕伐鄭不止爲宋而已葢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爲大既爲之服鄭又爲之服鄭宋葢自是與齊爲一求親而中國諸侯定矣〔蒙氏曰〕鄭突以庶篡嫡賂得返國突復誅祭以逼之賂以紓死突之爲也齊桓始霸當聲突舊惡請于王以正其罪宣示遠近以警群聽今爲宋而伐鄭非名也〔汪氏曰〕此伐鄭與二十六年伐徐皆以齊序宋下齊未成乎伯而宋猶主兵也

〇秋荊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荊爲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

令復伐鄭而桓公不能討聖人詳書之以累桓也〔汪氏曰〕齊方圖伯楚亦浸强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自是鄭被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春秋備書以見夷夏之盛衰焉〔張氏曰〕齊伯未定楚之爲侵及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至此三十餘年而後交兵楚之威不輕用如此至是始爲中國患矣〔廬陵李氏曰〕鄭桓公始寄孥於虢鄶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河左洛右濟主芣騩而食溱洧實春秋要領之國而南北之樞紐也故楚屢及鄭鄭始此而終春秋爲伯主之輕重焉又曰經書荆伐鄭二始此年楚人伐鄭四始僖元年書楚子伐鄭五始宣四年書大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楚會諸侯伐鄭二始襄二十四年

〔附錄〕〔左傳〕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杜氏曰言同盟服異也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薛氏曰許男何以先乎曹滑大也滑非禮班之序也桓公倡伯而亂周班之序非長諸侯之道也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陳氏岳曰凡空書會某侯是公自會也諸侯皆序非微者明矣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汪氏曰據十七年受鄭詹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陳氏曰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矣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其始書也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與之專主是盟也再盟於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內不言公諱之也臨川吳氏曰齊自北杏以後屢合諸侯有會無盟者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而鄭服始合九國之君而為此盟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自入春秋以來所未嘗有之事也然猶未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至僖二年盟貫齊始為盟主而自此以後不復書同矣何氏曰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

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盟也〔汪氏曰同盟之義論皆不同然貲皆不出於公羊之說杜預言服異義以左氏於幽之盟一則曰鄭成一則曰陳鄭服於新城曰從於楚者服於蟲牢于戲曰鄭服也於馬陵曰巳莒服故也於雞澤曰晉爲鄭服故合諸侯於重丘平丘曰齊成曰齊服也推是論之則清丘斷道之討貳於蕭以諸侯之貳皆所以服異于戚則鄭伯聽成而鄭已服柯陵亳北伐鄭而同盟則鄭服可知虛柯則悼公初立而諸侯新服也是則因服異而言同盟也穀梁於二幽之盟皆曰同尊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外楚陽上勛疏謂魯莊之世楚國未強齊桓初霸直取同尊周而已魯文之時楚人強盛而中國畏之新城書同傳云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傳省文也舉斷道以包上下則蟲牢馬陵蕭之與戚柯陵虛打之類亦是省文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則戴盟亳城重丘亦其意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是後中國微弱不復能外楚矣是則謂晉伯十有四盟皆爲外楚新城發傳著其始平丘發傳著其終斷道雞澤舉上下以包其餘也文定以諸侯同欲而書同又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二幽新城清丘斷道皆云同欲馬陵云同病楚柯陵雞澤平丘云同懼楚皆同欲也以例推之于戚同欲討曹虛打同欲救宋也于蒲之盟罪其失信而尋盟亳北之盟惡其既同而又叛皆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以例推之于戲亦既同而又叛也惟蟲牢惡其皆不臣重丘惡其受賂而不討賊即何休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者也穀梁云尊周外楚即所謂同心爲善善必成者也惡其反覆而書同謂其既同而復

異也杜預言服異謂其皆異而今同也愚故謂論者不同皆不出於公羊同欲之說也唐孔氏云載辭稱同啖趙謂盟辭同而無彼此之異蓋惟其同欲是以載書同辭也薛氏又謂同力乎中國亦同心之意也若夫劉原父引殷見曰同設方明如方岳之盟故書同然襄九年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昭十九年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亦能設方明而用毀同之禮乎新城虛朾皆大夫與盟清丘則四國之大夫當時大夫雖替然未必能備天子之禮也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安得用天子冬見曰遇之禮乎止齊陳氏臨川吳氏皆謂同者衆辭列國相與盟而莫適爲主然前此在垂惡曹後此鄟陵皐鼬皆莫適爲主而不書同齊桓晉悼皆伯者之盛不可謂其不專主盟也或者又謂霸業未盛霸業既衰則書同盟然齊桓幽之再盟不可謂霸業未盛牡丘霸業已衰而不言同晉悼之盛始終書同盟而祝柯溴淵晉霸已衰皆不書同則霸業之盛衰固不係於書同盟與不書同盟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讐盟誤矣（范氏曰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讐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槩以桓爲讐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孔氏

曰霸者合諸侯而同盟外示同欲而出於中心之成者蓋寡先儒謂惡其反覆而書同蓋書同盟而反覆之惡自著故于幽為同盟之始而魯則未肯於齊桓平丘為同盟之終而晉則辭魯昭使不與盟是皆反覆之易見者也說者皆以爲嘗迹求在明年不當先諱公而貶之大春秋爲國諱惡苟不書鄭詹之來則失事實書詹來而盟齊不諱公則人彰莊公之失信故沒公不書使若微者同歃則莊公之罪不甚顯而所以譏之者至矣况聖人筆削一經屬辭比事以寓賞罰必詳上下文及前後事而後識其指歸安可謂不當先諱公乎公子翬未弒隱公而去其族齊無知未弒襄公而弟年書名紀叔姬全節守義以妾媵而特書歸于紀季子賢而不書出奔皆所以詳本末而垂法戒非可以常例而議之也朱子於綱目書魏荀攸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漢未爲魏而言魏仁傑未贈司空而稱司空亦先事而致褒貶豈非取法春秋之遺意乎○趙氏曰穀梁云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按莊公與齊襄往來未嘗有阻豈於桓公更有疑哉此直夫子定責之旨何關內外寮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同盟十六齊桓伯二此年幽二十七年幽是也晉靈伯一文十四年新城是也景伯五宣十二年清丘十七年斷道成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是也晉厲伯二成十五年戚十七年柯陵是也晉悼伯四成十八年虛朾襄三年鷄澤九年戲十一年亳城北是也平昭各一襄二十五重丘昭十三年丘是也胡氏有二例有諸侯同欲而稱同者有惡其反覆而同者除于蒲亳城北惡其反覆外其餘可皆入同欲之例矣穀梁有二例曰同

尊周也同外楚也除二國為尊周外其餘皆可人外楚之例
矣且不可以同欲為皆美故二國馬陵于戚雞澤雖可褒而
清丘斷道蟲牢亦書同新城虛朾于戲雖無貶而重丘平丘
亦書同此公羊所謂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者
也要之二說皆有通處當參考為是劉氏以同盟為發同之
盟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恒非受命之
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張氏因其
說曰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尊德以事天子之意桓
公不是以諸侯既授以事而霸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
周以掩其無王之事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書同而
善惡則各繫其事焉劉氏說胡氏雖不取然亦是一說也但
施之清丘大夫之盟有不合耳餘見新城及亳北下又曰左
氏經文曾不言公者三此年國及僖十九年齊二十九年翟
泉也杜氏以國與齊皆微者獨翟泉為諱公穀梁以此會為
去公以著疑于齊為內之卑者翟泉又有公字公羊於三會
皆有公字三家之異如此啖趙胡氏陳氏皆從左氏經文趙
子以此會為諱與讐盟于齊翟泉皆諱公與大夫盟則三會
皆公與也胡氏以此會諱公失信于齊為諱與楚盟翟泉為
諱與王子盟則三會亦皆公與也陳氏以為齊初主盟不言
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亦皆公
與也要之胡氏與陳氏二說皆可通穀梁疑之之說據其本
旨則公本與盟但以諸侯皆疑故去公以見之而說者以魯
疑而不會則又
郢書而燕說矣

郳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室王命進其爵程氏曰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高氏曰不能五十里為附庸若有功加地滿五十里則列為子男郳本附庸齊桓始霸從其征伐有功王室以是請王命而爵之為子聖人因其卒而著之陳氏曰向也曰儀父今曰郳子已賜之爵也春秋之初諸侯猶稟命於天子是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詩人為之賦無衣則諸侯猶有黜陟也

附錄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甲辰 僖王五年崩

十有七年

齊桓九晉武三十九卒衛惠二十三蔡哀十八鄭厲二十四曹莊二十五陳宣十六杞共四宋桓五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

春齊人執鄭詹

左傳鄭不朝也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書齊人執詹惡去聲齊之詞也劉氏曰執詹書人責齊之詞也不稱行人非使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孔氏曰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齊以不朝責鄭鄭令詹請齊謝罪齊人執之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黃氏曰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於人者而已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觀其施於己者而已此春秋待齊之意也襄陵許氏曰宋大鄭小齊桓蓋德宋而威鄭文王之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反之是以為伯道也至於宋襄執鄫之虐則桓不為矣張氏曰詹不氏與柔弱同桓執鄭詹討鄭不朝之罪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伯討貶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

誠服之意為可見矣○趙氏曰公穀皆云詹鄭之從者書甚佞也言微者不當書特為佞書諸見執者豈無罪乎何獨特書此佞穀梁又云以其逃來志之若執猶不書奔何足書乎若未來魯但言自齊逃來足知見執何必先書之劉氏曰春秋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穀梁曰人者眾辭以人執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邾人執鄫子亦可謂與之乎廬陵李氏曰鄭詹說左氏是公穀皆以詹為佞人此無據之言杜氏以稱人為賤之穀梁文以稱人為與齊皆非

夏齊人殲于遂殲子廉反公作瀸

左傳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公羊傳瀸者何瀸積也眾殺戍者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殲盡也啖氏曰殲者自滅之義**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杜氏曰齊人戍遂遂人討而盡殺之故以自盡為文何氏曰稱人眾辭臨川吳氏曰齊桓伯事方興而以彊大吞小弱滅遂而慮遂之遺民不服故遣齊之民戍守其地以無罪滅遂固已失遂人之心矣而

齊之戍者或又凌滅其舊民故遂人憤怒而盡殺之春秋書此者見(音現)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殲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事見左傳定公四年)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史記范增傳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亡之滅秦者皆楚人也韋昭曰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左傳哀四三尺杜氏曰丹陽縣北三戶亭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劉氏曰齊滅人之國而又戍之以自取死亡故令其文如齊人自死于遂也陸氏曰不曰遂人殺之齊自取也張氏曰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猶慮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不言遂人之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申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襄陵許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誼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伯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荀子謂桓公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則所滅蔡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汪氏曰穀梁謂無遂而存遂乃春秋存亡繼絕之意亦猶紀已滅而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滅而書葬陳哀公書陳災存陳也○趙氏曰穀梁曰此謂狎敵也此說乃譏其不善用兵恐非

教迹

秋鄭詹自齊逃來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穀梁傳逃義曰逃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范氏曰詭得其罪故也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陸氏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逃者匹夫之事杜氏曰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言與匹夫逃竄無異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常山劉氏曰詹為正卿不能自辨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在他國斯可賤也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劉氏曰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為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為無罪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見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永嘉呂氏曰觀逃之一字則詹之有罪無罪皆可知矣齊桓始霸同盟

于幽而僭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僭也陳氏曰外逃不書齊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逃來則書之逃來譏與之接也張氏曰詭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也慢國因亡逆齊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僭之罪也為逋逃主以取貨於伯主僭之罪也汪氏曰左傳僖七年稱鄭有叔詹為賊則僭雖逃奔魯蓋不久而歸鄭矣汪氏曰春秋書逃有三歸伯侯言逃歸是為君而不知義者也鄭詹逃來是為臣而不知義者也廬陵李氏曰書逃三此年及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陳侯逃歸也君臣同詞皆匹夫之事也然宣十七年高固逃歸不書襄十六年高厚逃歸不書則春秋不以逃義罪二子也

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麋杜氏曰澤獸鹿之大者僭所有也多則為異何氏曰言多者以多為異也京房曰麋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國多麋山陰陸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焉放

龍蛇周公遠罪家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高郵孫氏曰以有多災則書有蟊
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無水是也麋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
書之高氏曰聖人於災之中各為之辨麋書多者以多為災
也螽蟊書有者以有為災不繫多少也宋則常少以多為災
不繫於有也螟螽之書不以其有不以其多但為災則書之

乙巳惠王元年

十有八年齊桓十晉獻公佹諸元年衛惠二十四蔡哀
十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七杞
共五宋桓六秦
德二楚文十四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
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
朝朔范氏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虧傷
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家氏曰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
與而
猶見

附錄左傳晉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傳不言其來諱之也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杜氏曰濟西濟水之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杜氏曰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孫氏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啖氏曰去社稷遠追戎危公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劉氏曰公追戎于濟西此無憂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詐謀而尚奇功勝固不足多也況又不勝乎凡君之於其民也猶父

辟之於子子陷水火父母不避焦溺而救之豈坐視之待其然且沒而施巧變哉高氏曰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必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止矣弗追也臨川吳氏曰戎卽隱桓與之盟者戎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戎遁退故魯莊以兵遠追之汪氏曰春秋書追者二追戎濟西訊其在境而不能預備也追齊師至鄗訊其出境而弗敢及之也奔旣不克預修戎備遏於未來至於戎至境內又不克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非類之敵及其已退乃輕千乘之貴躡其後而逐之何足取哉○啖氏曰左氏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據書追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直書事實有何諱乎劉氏曰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預禦之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穀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若不言伐不使戎邇於我則言伐者皆使其邇於我乎又曰于濟西大之也亦非也但云公追戎未知追之於何所耶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

秋有蜮

蜮又作蜮音或

左傳爲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杜氏曰蜮短狐也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孔氏曰洪範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所生也陸機詩疏云一名射影在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徧身濩濩或或爲災故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佃字農師宋建中靖國時人著春秋後傳二十卷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張氏曰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爲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哀姜卒再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汪氏曰麋蜮乃物異之惡者也鳳麟乃物異之美者也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汪氏曰春秋書螟螽蝝生

志螽之害稼者也書多麋有蜮有蜚有鸜鵒來巢志物之爲異者也蜮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爲災物之異常苟能脩德以消天變則不爲異人爲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遷善以消譴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書蜚字以古隷較之作螾即螣也食苗葉者竊疑春秋書蝝螟皆不言有此書有蜚則爲異而非螣矣盧陵李氏曰記異書有三此年有蜚莊二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羊傳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生非自外來也

冬十月

附錄左傳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丙午 惠王二十有九年 齊桓十一 晉獻二 衛惠二十五 蔡哀二十 鄭厲二十六 曹莊二十七 陳宣十八 杞共十六 宋桓七 秦宣公元年 楚文十五卒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

婦署之也其不曰數踰惡之也（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

媵淺事（張氏曰）媵卑者之事也常事不書爲遂事起本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薛氏曰）正卿送媵礼之過也遂盟非其事也（家氏曰）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况於盟伯主可以遂事往乎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趙氏曰）大夫特盟公侯非礼也遂者專事之詞（何氏曰）遂猶造也專事之辭（孔氏曰）遂擅成事也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程氏曰）結魯大夫也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伐謂之言之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

受專對之辭爾〔丘氏曰〕既曰受命則不可專命矣但曰不受辭則不過權其事宜而專制應對之辭而已

若遣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聲)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孫氏曰〕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蜀杜氏曰〕諸侯專相為盟猶曰不可況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故明書以示譏〔呂氏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况無益而有害乎○〔劉氏曰〕公羊以為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娶損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穀梁〔傳〕辟要盟也亦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国豈敢以媵大婦之名而遣使以取戾於伯主哉使者御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明矣何謂辟要盟乎〔汪氏曰〕前漢馮奉世矯發兵擊破莎車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雖有功勛不可為後法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斬郅支單于軍還論功匡衡等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奉世延壽湯矯制以成功望之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今考朱子獨曰凡此類悉以矯制書之豈非取法春秋譏公子結之遂意乎然考之傳註說穀梁者以謂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左傳註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媵而盟非魯公意廬江張氏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結之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考經文不書

如陳逆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矣
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事於齊宋盟耳若齊宋之盟出
於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
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廬陵李氏曰〕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
三十年公子遂如晉襄公十三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
專國有漸然盟聘而專猶可也兵事而專甚矣然胡氏釋遂
字又有專事兩事生事之殊要之皆不宜遂也
公羊以為善事穀梁以為魯爵使之此非經旨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莊氏曰〕非父母國而往
書姦〔張氏曰〕為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此於莒
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
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弒之
禍也〔臨川吳氏曰〕夫人自齊襄弒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
至莒蓋假托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莊公不能制故於今如莒
也父母殁不得歸寧雖兄弟
之國且不可往況往他國乎

附錄 左傳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
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
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
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

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見伐之始〕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程子曰〕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何氏曰鄙者邊垂之辭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臨川吳氏曰〕魯之臣送已女為媵而遂與伯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與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國人之婦而輕慢伯主故與齊宋同與問罪之師結不知礼而為師為公兩失歡好礼之不是不謹也如是或以結能為會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子之故稱公子非矣〔張氏曰〕君必非命卿嘉其能與齊宋盟以安社稷故特書公子〔劉氏曰〕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相伐而有覲親友賢善鄰之義此結所以得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俱合於道其功甚美而身

國在境外也與專命君則者異指是乃春秋與結也家氏曰是歲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齊是春秋所責也汪氏曰或謂齊討鄭詹之納夫詹之來已三年苟為鄭詹而討則不在斯時與兵矣○廬陵李氏曰經書齊伐我十四始於此鄙伐我三鄙伐我三吳伐我一皆書鄙穀梁說是也惟哀公之編吳伐我齊國書伐我不書鄙者胡氏各有說又曰齊之伐魯雖由公子結之不恭然魯自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伐魯之謀恐公并亦得之但公子結又重齊之忿耳

丁未　惠王三年　二十年（齊桓十二　晉獻三　衞惠二十六　蔡穆侯元年　鄭厲二十七　曹莊二十八　陳宣十九　杞共七　宋桓八　秦宣二　楚堵敖熊囏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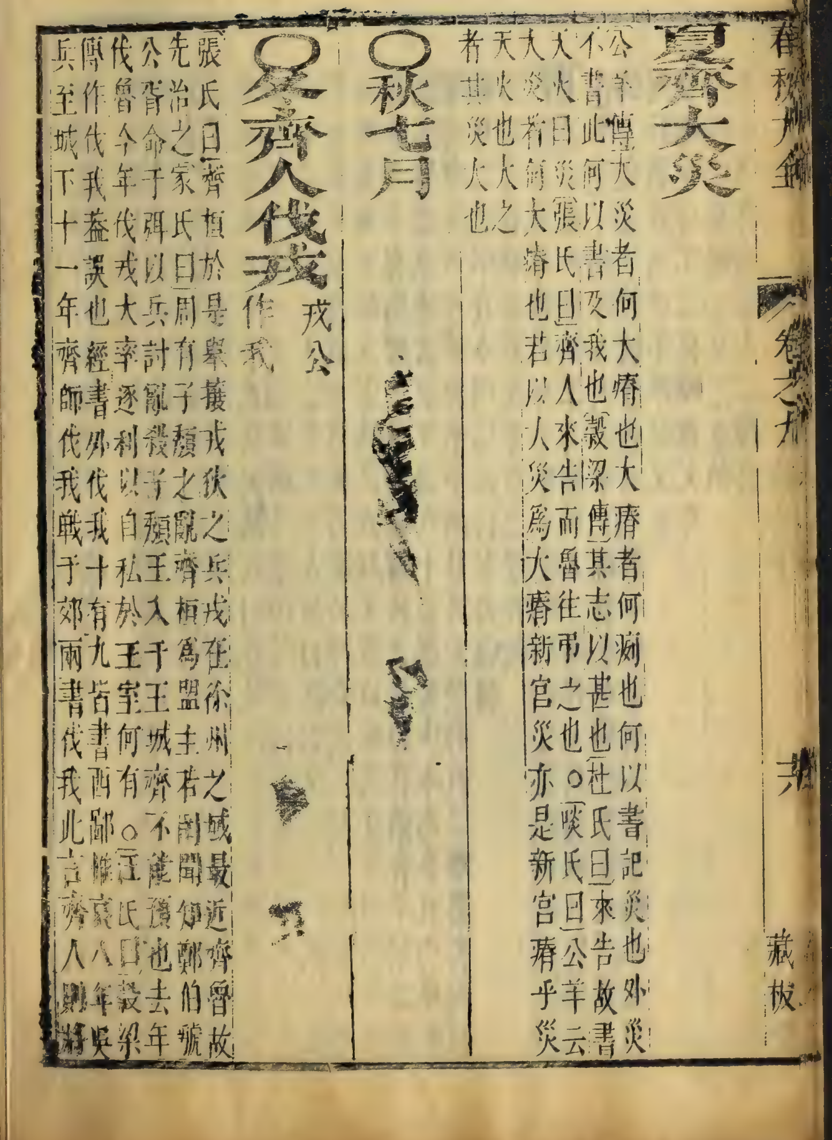
春王正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范氏曰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禮記經解疏礼禁亂之所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閽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没不得歸寧之類坊謂堤坊又作防古字通用〕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illegible]詩發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朱子曰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宋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乎礼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礼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者故也〕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程氏曰夫人父母在則礼有歸寧没則使卿寧〕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

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禮記經解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臨川吳氏曰此年書夫人往七國以蔽而曾莊若問閑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年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張氏曰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此聖人所以詳書文姜之行賊高氏曰春秋述其淫亂不可勝書故於將甍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爲萬世婦人之戒汪氏曰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妓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醜惡無恥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曌將殂之際屢書周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附錄左傳春秋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㾐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其志以甚也[杜氏曰]來告故書大火曰災[張氏曰]齊人來告而魯往弔之也○[啖氏曰]公羊云大災者何大瘠也若以人災為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災天火也大火之者其災大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公作戎

[張氏曰]齊桓於是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家氏曰]周有子頹之亂齊桓為盟主若罔聞知鄭伯號公胥命于弭以兵討亂殺子頹王入于王城齊不能預也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汪氏曰]穀梁傳作伐我蓋誤也經書外伐我十有九皆書西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

單師少安能深入乎當從二傳作伐戎

戊惠王二十有一年（齊桓十三　晉獻四　衛惠二十七　蔡穆二　鄭厲二十八卒　曹莊二十九　陳宣二十　杞共）

申四年（宋桓九　秦宣三　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王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汪氏曰十四年杜氏注鄭子莊

四年稱伯會諸侯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没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没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高氏曰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亹齊人殺亹祭仲立子儀春秋皆没而不書以突爲鄭伯故也永嘉呂氏曰入于櫟書鄭伯卒書鄭伯始終書爵明其能君故著其實耳張氏曰突莊公之孽子莊公既没奪忽之位中間雖爲祭仲所逐入于櫟卒取鄭國故不復書忽盡儀之在位以其不能君也論者以爲突始終能君夫篡弑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于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范氏曰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不書地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
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弑莊公之
終爾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附錄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
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
由是始惡於王
冬王歸自虢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汪氏曰八月乃葬緩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勳在
王室然不免謚為厲者其始以詐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
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
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己酉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 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穆三鄭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宣二十一杞惠公元年宋桓十一秦宣四楚堵敖三

春王正月肆大眚眚所景反　公作省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大眚者何災眚也肆大眚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程子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杜氏曰赦有罪也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苛而用之非制所常赦書

舜典曰眚災肆赦蔡氏曰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若人如此而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

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程子曰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也罪罰而赦之非義也赦寬之而已

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蔡氏曰刑疑有赦則質于罰而聽其贖罰疑有赦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音妄鄭氏曰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所伐而軼中人者今律過失殺人不生死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敕江反愚

鄭氏曰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耄弱老耄若今律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茅堂胡氏曰罪在五刑上天所討大眚皆肆春秋譏之孫氏曰肆大眚非正也亂法異常者也臨川吳氏曰眚固可赦而不言大聖人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劑量於其間不一槩也書肆大眚則罪之大而不當赦者亦赦之譏其惠姦佚罪也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蔓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汪氏曰通鑑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亮卒後延熙九年大赦孟光眚費禰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三國志蜀諸葛亮傳贊曰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陳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爾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故失而盡刑誅之反姑息之過加莊公者反取大罪極惡而刻之於眚災以從肆赦之側怙終得志良善痛㾓書曰肆人眚以其務小惠而失

大德也○陝氏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公羊云忌省有何義乎○趙氏曰穀梁云為嫌天子不許之葬故當時天子微弱魯豈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罪豈為得礼且魯莊未嘗有怨齊之心葬母肯有所忌赦自赦葬自葬爾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君配可以言小君也何氏曰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攷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陸氏曰母有罪子不可得而貶葬生者之事也臣子之礼其可虧乎婦當從夫謚後代謚謬無別有謚非正也夫人稱小君言位此君而小耳高氏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人之謚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係其夫而別自為謚者哉夫人姜氏

弑逆婦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絕則葬之足矣又别爲之諡曰文而不復棄於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别立諡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沙隨程氏曰婦人之諡從夫文姜别作諡以其得罪於先公也其後或妾母皆稱夫人或雖正嫡亦不能從夫諡者齊禮之亂也臨川吳氏曰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薨葬一如君禮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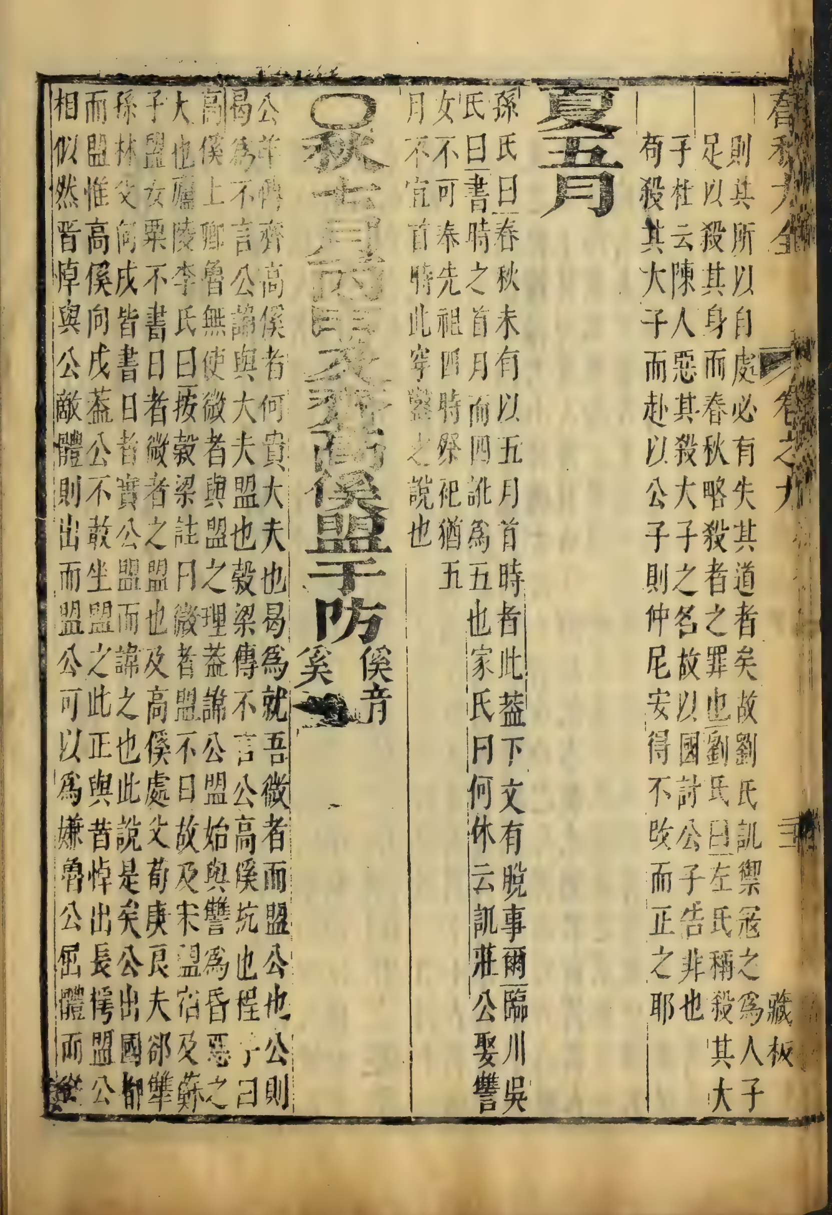
御音禦　穀作禦

此書專殺之始左傳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

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日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其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范氏曰禦寇宣公之子

公子之重視大夫劉氏曰以為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為世子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為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為世子未可稱世子而已有可以為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汪氏曰稱公子者一莒意恢稱大夫稱名氏者三十四鄭申侯公子嘉公子黑晉平鄭父陽處父先國趙同趙括郤錡郤犨郤至胥童齊國佐高厚宋山衛元咺公子瑕孔達蔡公子燮公子駟公孫姓公孫霍陳洩冶慶虎慶寅楚得臣宜申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公子追舒屈申成熊郤宛不稱名宋曾各一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

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汪氏曰稱公子者一陳御寇稱大夫稱各氏者四晉先都士穀箕鄭父陳公子過宋大夫不稱名者一不稱名而稱官者一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陳氏曰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討辭也非殺有罪也而亦稱人猶曰衆人殺之焉耳汪氏曰殺弑君之賊而不以其罪則亦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如晉里克衛甯喜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孫氏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靖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無王甚矣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譏專殺也稱君稱國稱人殺雖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永嘉呂氏曰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為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以官之重而著之也觀聖人所書而褒貶寓乎其中矣張氏曰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御寇乃君之適嗣為一國之儲貳而衆人得以殺之



則其所以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劉氏訊禦寇之為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略殺者之罪也劉氏曰左氏稱殺其大子杜云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以國討公子告非也苟殺其大子而赴以公子則仲尼安得不改而正之耶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蓋下文有脫事爾臨川吳氏曰書時之首月而四訛為五也家氏曰何休云譏莊公娶讐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此穿鑿之說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傒音奚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伉也程子曰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讐為昏惡之大也廬陵李氏曰按穀梁註日微者盟不日故及宋盟宿及蘇子盟女栗不書日者微者之盟也及高傒處父荀庚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皆書日者貴公盟而諱之也此說是矣公出國都而盟惟高傒向戌蓋公不敢生盟之此正與昔悼出長樗盟公相似然晉悼與公敵體則出而盟公可以為嫌魯公屈體而從

大夫卑弱甚矣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程子曰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杜氏曰父母葬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范氏曰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册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趙氏曰凡盟不日內皆指公也明書高傒見其伉敵之罪也高氏曰高傒不去族異乎晉之處父也家氏曰及處父盟彼時公身在晉晉君不與公盟使其臣盟公故春秋深責晉人之無禮去處父族以示貶此其齊魯均責焉耳蓋諱之中有權度存焉汪氏曰防盟出公意故高傒不去氏**來議結昏娶讐人女大惡也**張氏曰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都而汲汲於小信與及向成盟于劉一也而此復以婚姻而結盟不顧禰廟不共戴天之讐而議娶齊女比事以觀此為惡之大者也

家氏曰或謂魯與齊既爲會盟春秋無責通婚不亦可乎夫主夏盟者齊桓也請昬而納幣者齊襄之女也盟讐人之身猶曰爲其覇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女豈無他族必讐女而後取其何以奉粢盛入先君之廟乎

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臨川吳氏曰莊公受制於母年長而不得娶母既死急於娶故於喪制中屆已與齊大夫盟而求昏焉齊之許未堅而公自如齊納幣納幣非公所當自行也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讐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啖氏曰納幣常事不三凡書者皆譏也蜀杜氏曰春秋內適外曰如苟書其事恭非常也動涉非礼明書之以示貶趙氏曰昏礼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廬陵李氏曰書納幣三文二年公子遂譏喪娶成八年宋公孫壽昬礼不當使公孫也蓋昬常事不書凡書皆譏矣

庚戌　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　齊桓十五　晉獻六　衛惠二十九　蔡穆四　鄭文二　曹莊二十一　卒陳宣二十二　杞惠二　宋桓十一　秦宣五

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比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氏曰書致告于廟也春秋書至蓋原之於書從狩而歸格於藝祖用持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讐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比告廟其心將何如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事屬隊示人之意顯矣汪氏曰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五而已公覲往納幣既忘桓公之世讐復廢文姜之喪禮自是而下觀社逆女皆致焉聖人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廬陵李氏曰齊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遇伐撥者九皆不書至獨三如齊書至者此三事皆爲娶讐女而行也僖公與之會盟七不書至兩如齊亦不至獨伐楚伐鄭牡丘于淮書至伐楚伐鄭大其功牡丘于淮志其襄也當蔡公殺方通○汪氏曰說公羊者以謂公如齊淫此未必然夫莊公議昏于齊至再至三盟防遇穀盟扈屢爲好會納幣觀社逆女屢造於齊莊公求之如是其急齊桓許之如此其緩反安肯容其縱淫於其國而不恥耶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 杜氏曰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范氏曰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南季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此奪之者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 啖氏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 王使以譏之 陸氏曰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 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陳氏曰聘不稱使私相爲好也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前葬蓋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於是祭叔私相爲好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爲譏也 汪氏曰祭采地叔字天子之大夫也黨不以王命來則當以祭

伯來之例書黨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凡伯來聘之例書今但曰來聘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臨川吳氏曰祭圻內之國王臣也不當外交諸侯而祭自入春秋伯之來公之來叔之來聘凡三交魯矣王臣私交之非禮或朝或聘其罪一也永嘉呂氏曰王臣聘魯者八列國聘魯者三十一他皆言使此獨不言使或謂祭叔以私來而自以聘禮行也然祭伯未私來也言來則不當言聘聘非自來也或謂祭叔使人來聘其不稱使不與祭仲之使亦非也此與武氏子來求賻毛伯來求金一例爾蓋武氏毛伯之來非王命故皆不言使祭叔非王命而來聘故亦不言使也汪氏曰春秋書使人來聘未有止稱其君而不著其臣者荊荊楚無君臣之詞然曰荊人來聘亦指荊之微者爾曷嘗言荊子來聘哉或云祭叔乃祭公之臣或以爲祭公之弟果其臣若弟而不言使則是隱公私交之迹矣或云祭叔請王命而來聘苟請命于王則王命之矣舊史必書曰天王使祭叔來聘聖人何以知其擅命而削不稱使邪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志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境觀社

非礼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境程子曰昏義尚疑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葢齊難之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何氏曰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言觀社與納幣同義**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陳氏曰諸侯非享覲不踰境加齊觀社非礼也臨川吳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宇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礼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葢齊俗辭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託此爲名以如齊也家氏曰穀梁以是行爲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已甚之謂無別故書以責之納幣朱幾而以覿社再出此薄濡也劉氏曰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辞也諸侯於其竟外可以言如於其竟內不可以言如茅堂胡氏曰公行悉書皆是非所在治亂係焉如齊納幣則見其結昏仇讎如齊觀社則見其非王事民事而妄動輕舉也

附錄左傳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汪氏曰宗廟社稷諸侯所同有也其禮有常度其祭有常日公廢魯社而觀齊社何以守土而治民哉况公之意以觀社爲名而實覿齊女其誨淫召亂必矣所以危而書至也

○荆人來聘

楚交中國始此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杜氏曰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何氏曰春秋王魯

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始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荊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孫氏曰以其慕中國脩礼來聘少進之也

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忿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范氏曰明聘問之礼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見聖人之心樂與爲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通人安遠者服矣通鑑唐德宗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命歸吐蕃之俘吐蕃大悅遣入貢

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荊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劉氏曰吳楚徐越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夷狄之雖然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也故書法如此陳氏曰聘未有稱人者其稱人何荊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荊未有君也荊未有君大夫而稱人於是始益進之也隱桓之春秋會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而荊人先諸夏脩聘於上國進之也者憂之也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鄭蔡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汪氏曰公穀皆謂稱人所以

進之或謂春秋書其漸盛今考楚之交中國始書荆人繼書楚屈完然後書楚子使椒楚子使薳罷蓋始而勢則嘉其慕義而稱人既而來盟予其服義則進而稱名氏及其淩蔑中國漸講聘好則稱君稱臣矣吳之始見也亦祇舉號及其來會諸侯則進而稱人使季札聘則嘉其慕義而稱君稱臣雖曰進之而吳楚漸盛之勢已見於言意之表矣然楚之初聘止曰荆人而不著君臣雖曰進之而實則略之也蓋不可言荆來聘故謂之荆人特比於舉號則爲進之耳故以謂君臣同辭夫君臣同辭則止稱國既曰荆人則是荆之卑者特比於君使臣則其辭未詳焉耳曷可謂君臣同辭哉〔廬陵李氏曰〕荆之聘魯三始書荆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楚子使薳罷蓋進之以漸也其進之之義三傳皆同然夷狄之情毋假礼以行其詐荆聘魯而旋有伐鄭之師介朝魯而繼有侵蕭之役秦人歸禭來聘而意在河曲之戰其窺覘之謀離間之術常如此故陳氏張氏之說皆得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傳及者内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張氏曰〕爲昏姻而齊雠之也不可與爲昏姻則當絕之數與之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之待人不以義也〔汪氏曰〕莊公急於得偶數相會盟故簡礼而爲此會也胡傳義見盟邑

蕭叔朝公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于廟正也於外非正也杜氏曰蕭附庸國何氏曰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王氏曰中國附庸之君例書字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淡氏曰人君相見曰朝皆受之於廟以重禮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杜氏曰蕭叔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孫氏曰諸侯相朝非禮也朝于內猶曰不可況朝于外乎故曰蕭叔朝公以交譏之也劉氏曰為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

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況乎未始有止者乎〔張氏曰〕蕭之執魯之受皆非禮也〔汪氏曰〕齊莊公弔杞梁之妻於郊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使魯莊能如杞梁妻之知禮而辭蕭叔之朝則為不背於禮矣今莊公諂於私欲而受非禮之禮故聖人特書曰朝公而不曰來請所以交賂之也〔高氏曰〕公納幣而還則祭仲聘之觀社而還則荊人聘之過穀則蕭叔朝之此其志所以自得而不復忌憚也○〔盧陵李氏曰〕蕭叔左氏穀梁皆以為名胡氏以入中國附庸稱字之例正義曰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為附庸又曰蕭叔之朝公與僖公之朝王所其非地一也彼言所而此不言所者王者以天下為家無適而非所也

秋丹桓宮楹

左傳秋丹桓宮之楹〔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公羊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何氏曰〕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音戶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范氏曰桓盟不日也盟日者前公如齊觀社傳曰觀無事之詞以是爲尸女也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霸主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弘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著之 杜氏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孫氏曰扈齊地

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 禮記昏義疏三十而娶庶人禮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知人君之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重昏嗣也 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巳曰有

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歲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祼禘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孫氏曰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年三十七始昏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昏耳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昏之速也陳氏曰莊公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汪氏曰漢惠帝制於呂氏立姊魯元公主女爲后雖娶甥女而不顧與莊公事頗相類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張氏曰至此又盟以結其言而後許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汪氏曰越禮要盟遠至鄭地而不恥者促昏期也臨川吳氏曰遇穀以請而齊猶難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後許也夫求昏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昏者可許則許不可則郤魯欲求齊昏不以媒妁往覘其可不

可公乃自與齊高傒盟以求之未得齊諾而公遽親納幣是與彊委禽者同也彊納幣而猶未諾則又往觀社以請觀社以請而猶未諾則又遇于穀以請遇穀之後宜若可矣又必盟于扈而後可焉何其難之之甚也二國之昏姻不以禮不以義如此哀姜之不終也宜哉○左氏曰諸侯皆謂莊公受制於母俾娶讐女今考莊公以文姜葬後未昏於齊自盟防而會遇者三自納幣而如齊蒞三逆及奔走不憚煩勞而且盛飾桷宮以夸示其配使莊公果以文姜遺命而娶齊女亦縱欲而不能自克耳非迫於義而不敢違也廬陵李氏曰齊桓之徧會盟惟此盟及葵丘書日此盟公羊以爲危之范甯以爲喜之二說各不同穀梁疏行傳雖有桓盟不日信之文亦有不日與踰惡之事故知此日者喜伯者與盟也此時齊桓威德既盛與公結盟同德有危故范氏以爲臣子所慶而許之也然以上文三書至之法觀之則公羊說亦是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九終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

莊公

辛亥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 齊桓十六晉獻七衛惠三十蔡穆五鄭文三曹僖公赤元年陳宣二十三杞惠三宋桓十二秦宣六楚成二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傳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礼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公將迎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杜氏曰刻鏤也桷椽也張氏曰於礱斲之外又加刻鏤之工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王氏曰楹以黝堊桷以斲礱皆天子之制丹楹刻桷則僭侈甚矣魯用天子礼樂而莊公又过之以夸示仇女圣人備書而惡自見矣家氏曰烏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泝其父之從出而知有祖焉有曾祖焉有高祖焉又泝其曾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為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為之制宗廟祀享之礼自天子至公侯卿大夫士降殺有等然後盡於礼不以踰礼為榮也不以

僭禮爲孝也今莊公志父之仇狥母之欲娶仇女爲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以益其無父之恥不思廟有常制獨於桓宫而丹楹刻桷是悖禮也以悖礼施之親廟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獸之道也春秋書丹桓宫楹刻桓宫桷以見五廟並刻而桓廟獨爲制而盛飾深著莊公之罪也永嘉呂氏曰或謂成三年新宫災親廟切近不忍稱故稱新宫桓宫乃親廟切近也不言新宫以惡莊也是不然宣宫神主未入廟而遇災故書新宫若桓宫則固已久矣宜其不稱新宫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廬陵李氏曰逆女例五目見桓三年此條諸傳皆同惟公羊杜氏以爲合礼非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逆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穀梁子曰親逆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陳氏曰親迎女不書唯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

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

啖氏曰凡婚姻合礼者皆不書如魯往他国親迎皆常事不書他国來亦如之凡書者皆譏也趙氏曰凡男女之礼人倫之本也風教之始也是以先王敬之故紀其闕耳

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臨川吳氏曰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而書故致之以示譏也張氏曰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忌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庭而念不及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歟汪氏曰魯十二公娶夫人惟莊公書納幣則譏其親納幣而娶仇女也文公書納幣則譏其喪未畢而圖昏也桓文宣成書逆皆譏不親迎莊公親迎於仇国則亦譏也僖公之納幣逆女合礼則不書矣○陸氏曰公羊云親迎礼也按合禮則常事不書故知穀梁譏逆於齊是也蜀杜氏曰公羊世元凱皆以爲礼不明春秋常事不書之旨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傳秋哀姜至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曰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何以不致 汪氏曰據文姜穆姜齊姜皆書至 **不可見乎宗廟也** 劉氏曰言入非致廟之文也

姜氏齊襄公之女 臨川吳氏曰若以爲齊僖女則僖卒已二十八年豈有未嫁之女且未應娶毋妹爲夫人君以爲齊桓女則計齊桓之年葢下於魯莊應未有可嫁之女可婿魯莊也其齊襄之遺女耳

入者不

順之詞以宗廟爲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汪氏曰公以七月至而姜氏八月乃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不亂何待故曰入以惡之臨川吳氏曰凡卿爲君逆夫人本非禮也猶且以夫人同至公親往逆而不與同至失禮甚矣而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范氏曰薦進舍置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匯氏曰夫人至書月以娶仇女之故特變文書入而又書日張氏曰妻者齊也書八月丁丑入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陳氏曰制於其母必俟齊女而後娶齊入重要之爲之親納幣而觀社遇穀盟扈一歲而三見于齊丹楹刻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書入者入逆辭也書逆以病莊公書入以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家氏曰不書至或謂其娶仇麗女不敢以見于廟彼丹楹刻桷崇奢麗以誇示之何以能知愧而不使見于廟乎穀梁所謂宗廟有弗受焉耳高氏曰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成孝敬也孝敬備然後夫人

之職舉桓公見殺於齊而莊公乃以齊女爲夫人欲責其孝則彼嘗賊我臣子之所疾也欲責其敬則我方伉儷思神之所棄也是不可以奉祭祀不可以當夫人之職矣○啖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難也以義不當入故言入尒有何難乎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修云乎穀梁傳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服修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何氏曰日者礼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明日也杜氏曰礼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宗婦大夫之妻也杜氏曰宗婦同宗大夫之婦高氏曰特牲饋食則宗婦統於主婦此曰宗婦則凡宗族之婦蓋主婦在其中矣公事曰見私事曰覿徒刻反朱子曰以事礼見也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

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群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杜氏曰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側巾反栗棗脩以告虔也禮記曲禮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莊氏曰取其名以示敬何氏曰婦人見舅姑以棗栗見女姑以其腶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棗栗取其棗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修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莊氏曰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其俱見享堂胡氏曰大夫宗婦覿訊同見也故不稱及者幣訊同贄故特書用若大夫不覿只書宗婦覿足矣以冊楹刻桷等事攷之其使大夫覿宜有之矣張氏曰天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並覿同贄是失男女之別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杜氏曰莊公婚禮書之詳者志大惡也桓公惟不謹于文姜之際身殺而莊公爲累不懲其事則又甚焉納讎人之女以共祭祀濯無以悅乎夫人丹楹刻桷于桓之廟又使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往往加乎先王之禮而重之以奢僭其所欲厚于夫人者無所不至夫婦之際先王正始之道豈有始不正而終克正者乎臨川吳氏曰楚懷王客死于秦其子項襄王迎婦于秦司馬氏痛之曰忍其父而昏其讎彼父但爲秦所拘留而已未嘗被殺也司馬氏猶痛之況魯

莊之父爲齊所殺而又娶其女則忘父晉讐之罪奚啻數十倍於楚項襄也哉方且飾桓宮用覿幣以誇富盛於齊女莊之庸愚一至此極異日淫縱弑逆之禍始勢之所必至也汪氏曰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覿而致哀姜通共仲弑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而致武后鴆毒逐殺唐嗣作嫌疑之際可不慎夫春秋書娶夫人惟哀姜最詳自盟防納幣于始至宗婦覿用幣于終見於經書其事十有四以其禮之非常故辭繁而不殺也○劉氏曰穀梁謂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君祭於廟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勿見乎諸不常見耳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

附錄左傳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

何氏曰陰盛所致汪氏曰莊公娶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〇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爾臨川吳氏曰上年十二月曹莊公卒今年三月葬則羈以世子嗣位葬其先君至是冬在位期年矣爲戎所逐而出不書爵而書名義與鄭忽同赤者曹之庶公子賈氏曰赤戎之外孫歸易詞也杜氏曰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之戒趙氏曰羈未踰年之君出奔不書爵言不能嗣先君也陳氏曰君在喪稱子其曰曹羈不能爲子也侵戎事也以干

乘之因不能守不可以言子矣然奔君未有言故者亡故辭
愈於自奔也劉氏曰突因宋亦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
貶之無上下之異春秋治治不治亂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
孝爲土而禮莅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而
宋戎之衆突亦之奪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爲仇者
上有失故下得也薛氏曰羈者曹之嗣赤者子之非正者求
間曹之兄弟爭國從其彊場而羈奔赤反亦曹羈無立之罪
也張氏曰羈繫於曹與鄭忽同明其正也赤不繫國無尊也
赤以燕逐衛戎以齊請夏天子方伯不能正高氏曰戎而敢
專制諸夏會盟人君亦以病齊桓也汪氏曰突歸于鄭鄭忽
出奔衛莒去疾入于莒莒展與出奔畏與此書法相似皆一
君出而一君歸也然去疾以國氏而突赤不氏聞去疾正而
突赤不正也忽展與背以突去疾入而後出今羈國亦入而
先奔則弱不能立又甚矣○陸氏曰曹羈者義同鄭忽公羊
云是曹大夫非也劉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非也曹伯何也
鄭伯亦伯也若以小國無大夫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似
見曹之大夫者於經者少耳陳氏曰戎既侵曹而羈曰奔
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
亦明矣詎可
謂羈大夫歟

郭公

公羊傳亦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礼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杜氏曰蓋經闕誤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劉氏曰郭亡亡國之亡也郭之所以亡者與他國異他國之亡者所善不善所惡不惡也於傳有之見管子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音冀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汪氏曰不能用之蔽至於怨不能去之蔽至於亂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孔子家語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雖欲無亡豈可得乎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茅堂胡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未有不勤而能存者詩云有朝廷不能洒掃四鄰謀取

其國家而不知諸葛孔明稱海岱之間論安言計動引聖人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自取滅亡者不可勝數汲汲以興復爲
事恐蜀之坐亡也○趙氏曰公穀皆云赤者蓋郭公也按郭
公自是闕文赤者曹公子也文義都不相關傳誤甚矣劉氏
曰穀梁謂赤者郭公之名然春秋不日郭公赤歸于曹豈觶
剏逆僭如此梁亡鄭棄其師紀侯大去其國雖有意卓詭然
文義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汪氏曰
說文亡字從人從乚與公字相似故傳誤

王 惠王二十有五年 齊桓十七 晉獻八 衛惠三十一 蔡穆六
子 八年 鄭文四 曹僖一 陳宣二十四 杞惠四 宋桓
十 三 秦宣
七 楚成三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此諸侯交聘之始 左傳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杜氏曰女氏叔字季友
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 高郵孫
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伯

魯單伯陳女叔是也陳氏曰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
於是交聘自女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皆知乎盟主矣○
陸氏曰左氏云嘉之故不名按聘者常事尓有何可嘉穀梁
之說是也汪氏曰齊晉大国無命大夫蓋強大而專命耳

藏板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何氏曰朔犯逆天子命故去葬汪氏曰朔之入国魯莊
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所謂治其罪而不葬者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公羊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
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穀梁傳言日
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
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
柝言充其陽也汪氏曰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曰而日食與焉禮記曾子
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
日食後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

日子救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書胤征蔡氏傳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日蝕之變天子恐懼於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周礼注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贊佐也擊其餘商范氏曰鼓有聲麋陽事以壓陰氣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廟退而自責杜氏曰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永嘉呂氏曰天子伐鼓于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于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礼也牲者祭祀之事牛必在滌三月三月之後方成牲且食而用牲取具於臨時耳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微事閔天下固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肜日共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胤征周礼所載乃礼文之末耳一時遺變礼文

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蔑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孫氏曰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于社而用牲者三變常也變常故書汪氏曰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鼓明牲者二大水者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鼓則踰制用其牲不宜用則非常僭天子之制失諸侯之常以是而荅天變其过不既甚乎魏明帝太和初太史奏日當食請於靈星祈禳帝詔曰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責子而可獻譔求免也今具祈禳於古未聞群臣其勉修厥職輔朕不遂其賢於魯莊遠矣臨川吳氏曰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礼其日有常日其事為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為社書也以遺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為非禮故書尔○趙氏曰郊禘天子之礼社與嘗諸侯所自有祭統云成王賜魯重祭郊社禘嘗烝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耳公羊云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凡此皆失礼乃書若言求陰之道乃為得禮又云以朱絲營社據書礼無此文○劉氏曰左氏云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所以書者譏其不鼓于廟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伯姬歸于杞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孫氏曰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夫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汪氏曰杞叔姬鄭伯姬不書歸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程氏曰伯姬莊公女汪氏曰或以為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二十七年書叔姬若皆桓公之女則伯姬蓋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似未可必其為桓女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伐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杜氏曰門國門也張氏曰此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侵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正也狥其文而無實徒以牲牷求

免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礼文亦且繆戾此魯之所以亂也高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礼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先王必以側身修行爲之本况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劉氏曰公羊云于社礼也于門非礼也非也若于社爲得礼春秋亦當不書矣

附録　左傳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曰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友莊公之母弟汪氏曰此季友私行之階也啖氏曰凡公及內卿往他国朝聘皆書曰如趙氏曰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王氏曰春秋書內臣出聘凡六十有一如京師者五著諸侯之優王室也如齊者十九如晉者二十五如宋者五如楚者一著諸侯之畏大国也如東者二如衛如邾如莒如牟者各一著諸侯之交相聘也內臣以事出者凡十九納幣逆女者三致女者一涖盟者四會葬者十乞師者一比事以考之而是非善惡著矣廬陵李氏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閒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礼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慶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原仲之私膺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春秋託始於此豈無意乎

癸惠王
丑九年

二十有六年

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蔡穆七
鄭文五曹僖三陳宣二十五杞惠五宋桓
十四秦宣
八楚成四

春公伐戎

公無春字張氏曰爲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襄陵許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齊晉伐戎而中国崇也

附錄左傳春晉士蔿爲大司空
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戎

蜀杜氏曰伐戎無訊其致者公出師於外踰時而返故書至以危之張氏曰莊公治国家之政多闕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

益於內治平踰時書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公羊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杜氏]曰不稱名非其罪[啖氏]曰但稱大夫者無罪而死也[劉氏]曰稱國以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而君殺之也[陳氏]曰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篡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不名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息列反冶之類是也[汪氏]曰楚成少與之師而棄其將陳靈昏淫而殺諫臣三君固有罪矣然得臣剛而無禮洩冶盡言不隱其過雖有重輕而皆

有致殺之由故兼書其名氏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汪氏曰如公孫寧儀行父用事於陳而與謀殺洩冶之類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周禮典命公之•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周禮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汪氏曰齊桓晉文晉悼皆無專殺大夫之過視當時諸侯可謂彼善於此矣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

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汪氏曰莒殺意恢稱公子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張氏曰曹殺大夫曹伯赤殺之也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殺傅瑕原繁與高氏曰際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国首惡故春秋不顯其名氏唯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為萬世之大戒凡殺大夫稱国者殺在上也稱人者亂在下也其書名氏者或以其有罪足為世戒或無罪而邪其節或矜其不幸也〇劉氏曰公羊云不名衆也然則殺三郤何故名乎又云不死於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辨哉穀梁云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非也諸侯一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說者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尔〇廬陵李氏曰曹殺大夫公羊以為前年曹羈諫曹伯禦戎曹伯不所而死于戎諸大夫不仗節死義嗣子羈立而誅之不書名者衆也曹伯之死不書者為曹羈諱也穀梁以為此大夫即曹羈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国卒於受戮君子愍之不名者賢之也其說迂僻不明不可取大抵羈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於赤者故赤殺之耳杜氏陳氏之說得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杜氏曰徐国在下邳鄗縣
張氏曰嬴姓国近齊魯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臨川吳氏曰穆王之時徐僭稱王師九夷以伐宗国徐国雖小但春秋之前已嘗僭王猾夏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汪氏曰宋先於齊而公書會則宋主兵明矣蓋桓公伯業未盛亦若伐鄭伐鄭之先宋也明年盟幽於是而後授之諸侯則齊桓伯業盛矣故二十八年救鄭宋序齊下

附錄左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惠王十年二十有七年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蔡穆八鄭文六曹僖四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十五秦

宣九〔楚〕
成五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徒刀反

〔左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杜氏曰〕魯地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杜氏曰〕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雖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

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家氏曰〕于洮非歸寧之地安有女子來寧父母疾驅於通道大都略無所禁忌者乎〔高氏曰〕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也〔陳氏曰〕內女爲夫人七見于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爲皆未之前聞也〔汪氏曰〕公會杞伯姬于洮猶

之可也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則惡又甚矣婦人會遇固皆非禮而其罪有輕重焉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程子曰同志而盟非率之也陳氏曰齊初主盟於是書公矣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范氏曰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桓爲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汪氏曰如鄫子會盟于邾之類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强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

桓强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爲愈矣蜀杜氏曰諸侯同志而盟共戴天子齊桓主之家氏曰或謂前此會者九国而書同盟宜也今會者纔五国而亦書同盟何哉大齊桓合諸侯不以兵車小大畢至而聖人與其同盟不然爲時有合十有八年之君以甲車四十乘夸示諸伯而伯業遂衰鳥在其爲衆也汪氏曰齊桓前盟于幽而鄭復不朝至於執詹魯又受鄭詹之逃則既同而反覆矣此盟子幽魯與盟而書公陳鄭心服而不叛同以尊周爲心不復携貳莅齊桓霸業之始盛也故春秋書同盟以美之○廬陵李氏曰衣裳兵車之盛止見穀梁傳范氏曰自三十年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首載七年寧毋九年葵丘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牡丘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四也其兵車四會穀梁皆發傳固無可疑獨衣裳十有一而論語則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於是起諸儒之異說矣但衣裳兵車本只穀梁一家之說陸氏深所不取而論語九合朱子亦用展喜之言訓九爲糾則諸家紛紛可不必辨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于與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杜氏曰原氏仲字礼大夫既卒不名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陸氏曰書原仲之葬見季友私事出境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音縣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莊氏曰季友違礼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示譏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

圖婚其從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音玄子

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

禮記檀弓注以其不外交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

檀弓注時君弱臣强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

亂汪氏曰祭伯不書朝祭叔不稱使尹氏不書爵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

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陸氏曰臣無境外之交況以私事而出境乎此不特貶絕而惡

見者也蜀杜氏曰外大夫未有書葬者原仲所以書者季子與原仲有舊已爲大夫不由君命而以私舊之故特往葬之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況適他國而葬大夫乎高氏曰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皆再舉國此不言葬陳

原仲明非國事也臨川吳氏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而

公命之行故書大夫無私交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也參譏之汪氏曰僖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文六年

季孫行父如陳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且逆女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自爲逆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爲季

平子逆經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元異於葬諸侯之使是季友請於公矣文定但言私行而不云莊公使之者以其

非礼雖請於公是亦私行耳按曲礼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此盛世之事春秋大夫私行而遂交政於他國聖人特書公子友葬原仲以示戒者防微杜漸之意也○陸氏曰按春秋前後無有虛設其事以爲義者且書葬之意直譏季友之行不應國大夫安得書卒乎穀梁之說非也劉氏曰公羊云何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內難也非也是時內難未作何避之有若季子見幾遠與是忘宗國之亂也先去莊公沒尚數年而遂云避內難出奔乎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其出曰歸于某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趙氏曰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合礼者常事不書蓋非礼而來故書爾豈二百四十二年內女唯爾虞歸寧乎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高氏曰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于杞也杞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張氏曰志其

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汪氏曰春秋內女之適諸侯惟杞伯姬四書來一書會則伯姬之越禮可知矣伯姬之後惟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亦非禮也

附錄左傳晉侯將伐號士蔿曰不可號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號弗畜也亟戰將飢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同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杜氏曰卿自爲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汪氏曰卿紀裂繻來逆女尊卑之別也范氏曰君不敵臣陳氏岳曰內女適大夫則稱字不書歸如齊高固來逆叔姬不書歸于齊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董子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

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陳氏曰諸侯嫁女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曷爲公親焉則莒慶伉儷莒無大夫於是書莒慶隱桓莊之際莒嘗爲強國入向取杞牟婁納公子慶父吾君特會外大夫自存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伉也汪氏曰宣公以篡傳國倚齊爲援而齊人止公爲高固其婿魯人以爲大辱莒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以女妻之又自爲之主其不君亦甚矣○劉氏曰穀梁云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不日逆女亂於君夫人者也書叔姬自其理然

杞伯來朝

高氏曰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縱伯姬之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畢弱可知矣何氏齊川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與微子啓無異得郊祭而用天子禮樂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後或稱伯或稱子都無定限足知其微弱辟陋張氏曰杞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汪氏曰桓公之經三書杞侯公穀皆作紀此書杞伯以後並書伯惟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二十七年書杞子來朝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文定據左傳謂杞用夷禮故貶稱子朱子又謂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徵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

實而書之然春秋未嘗書杞公亦不可攷姑闕疑以俟知者廬陵李氏曰杞姒姓公爵夏禹之裔也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見春秋自桓以來本稱侯爵後爲時王所黜故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成公用夷禮故僖二十三年卒稱杞子卒二十七年來朝稱杞子至文十二年成四年十八年來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來盟復貶稱子此左氏杜氏之言也若知公羊之言則凡桓公篇稱杞侯者皆作紀而杞則王者之後本稱公但春秋黜杞而伯之後之稱子者以微弱爲徐莒所脅而貶之也胡氏於杞子卒下云杜預謂杞實稱伯而書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貶之則胡氏意亦以爲杞本伯爵故於此條下無注矣然胡氏本不信時王黜陟之說則是棄杜預之前說而用杜預之後說也切嘗考之周封三恪獨微子以三仁之賢得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故其命之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遠錫以公侯之上爵乎入春秋之始莒以微國尚侵杞而取其邑則杞之微乎微可知已不待夫子之時而文獻不足也是故論三恪之實則宋以微子之賢作賓王家陳以貢玉之類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侯杞之爲侯本無所據但胡氏略而不言註公羊者拘於王者之後稱公注左氏者泥於桓公縮杞侯之誤爲是紛紛耳

附錄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莊氏曰賜齊侯命爲侯伯會于城濮將討衛也張氏曰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汪氏曰相會于衛地而後伐衛則爲謀伐衛明矣然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齊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戎也

乙卯惠王十二一年 二十有八年 齊桓二十 文七 晉獻十一 曹僖十四 衛懿三 陳宣二十七 蔡穆九 杞惠七 鄭 宋桓十六 秦宣十 楚成六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穀梁傳於伐與戰

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

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主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音邵伯廖功彤反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衛討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周禮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詰四方若惠徵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爲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去聲卑師少也

五峯胡氏曰春秋之時上下無號令甚矣衛惠既死王命討之雖爲後時然猶勝終不討也齊桓承王命而不動大衆亦得輕重之宜矣爲衛侯者即日因齊桓之京師請歸死於司寇以忠孝蓋前人之懲可也齊師以是日至直以是日與之戰甚矣故義繫於衛而非繫於齊也趙氏曰敗稱人罪衛之不服王命故畀其文高氏曰初衛與兵助子頽篡王而齊爲霸主不能奔救及鄭伯既納王王乃錫齊侯命使討之於是乎伐衛曰伐者討得其罪也然既敗衛乃取賂而還差去齊偵以能尊王室霸諸侯而所爲乃若是張氏曰衛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衛爲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臨川吳氏曰前年冬齊侯出會魯于衛地矣今年伐衛稱人者蓋齊師待于城濮但遣微者往伐意欲以不戰屈之也而衛不服罪敢與齊戰輕躁寡謀不量其力自取敗衄也王氏曰戰不言伐而書伐伐不言日而書日彼伐不言及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衛也汪氏曰衛立子頽其罪固不容誅然已越十年而衛君又易世矣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且受賂而不能伸天討雖曰齊以將卑師少稱人非貶而此事觀之齊桓亦不可以無責矣又按經書及戰者二十支定於此戰與紀齊之戰于衛于甗升陘于泓城濮彭衙令狐于邲新築于鞌皆謂書及以貶之乾時鄢陵長岸雖貶未是戰者而不以及爲貶于奚于鐵無傳惟於柏舉與吳子而不以及爲褒若大棘則鄭伐宋而經不書伐是與于韓何同艾陵書伐書及則兩俱有罪也然及之爲言不过爲志乎是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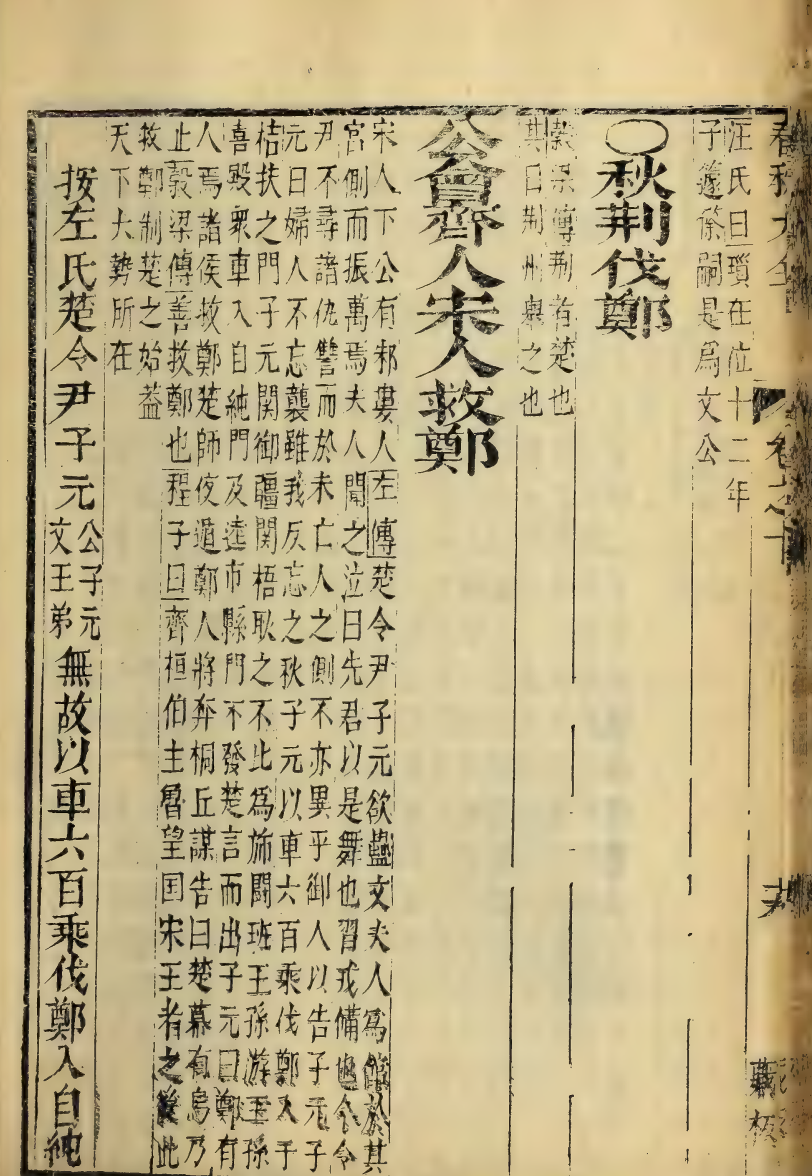
而非褒貶所係故救患之兵則爲美辭而貪憤之兵皆爲貶辭也善戰者服上刑而春秋無義戰故凡書戰皆譏而罪於排難解紛頗有取焉爾陳氏曰齊稱人貶之也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是桓公不以王命討衛也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芮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爲之也○趙氏曰公羊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云伐人者爲客見伐者爲主夫文字本以記分別今同其文誰能了之又目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按經文成列而戰矣何名未得師乎穀梁云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微之也按衛稱人者罪逆王拒大國以取賊微之有何義乎劉氏[illegible]穀梁謂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非也許欲戰則衛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衛不爲國大小也又云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亦非也設令齊將尊師衆而敗衛將卑師少而勝豈得不書師敗於人哉廬陵李氏曰伐衛之役三傳皆貶桓公公羊以爲去年同盟衛懿公以未終喪之故不能與會則衛未有罪也穀梁以爲齊方受方伯之任不宜遽有侵伐之舉左氏雖有王命之說然取賂之罪不可逭矣獨胡氏以爲予齊舉衛之文與三家皆不合切原其意蓋以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吳伐齊而戰其事同然甗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主之則非敗齊可知矣春秋戰書人而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敗衛可知矣艾陵之戰日在伐下紀之戰日在戰上而此以日加於伐之上則齊方主而衛國

戰可知矣此胡氏所以爲考據之精也然考之去年同盟乎幽衛已不至桓公毋亦本有怨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邀當十九年衛燕立子頹之際桓公方圖伯事固當聲罪致討以明王之義乃邈然不顧今而討之又以取賂而还其事何足詳哉故以左氏錫命之說爲有則齊侯戰衛之說不可謂無以王命之說爲有則取賂之說亦不可謂無春秋書齊人而不書侯正與楚丘緣陵之城不列序高子之來盟不稱使同一書法不然果奉王命討有罪何不書齊侯以大之與伐楚同乎胡氏拘於將卑師少之例意有未備當兼陳氏說爲是

附錄左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子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之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瑣素果反



汪氏曰瓆在位十二年子遂孫嗣是爲文公

○秋荆伐鄭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

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有邾婁人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鬭御疆鬭梧耿之不比爲旆鬭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穀梁傳善救鄭也程子曰齊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公子元文王弟）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

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孫氏曰來聘稱人此不稱人者以其創艾中國復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国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矣張氏曰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伐鄭師出無名故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之救而遂遁汪氏曰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中国救之三十三年齊宋又遇梁丘以謀之僖元年楚復伐鄭而諸侯會檉以圖之二年三年荆楚荐致侵伐於鄭齊桓於是大舉次陘之師以声罪於楚自是荆蠻帖服矣然首止之盟鄭伯誘於撫文之命又懷貳而逃歸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又明年齊人伐鄭而鄭伯乞盟請服矣自是鄭服中国終桓公之世桓公甫役而鄭伯即朝于楚然則齊桓攘夷安夏之功豈可少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實予其却楚而救鄭也經書救者二十有二而齊桓居其五桓公視他伯者爲愈矣廬陵李氏曰經書桓公之救五此年及閔二年救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邢十五年救徐也此爲桓公安攘之始事然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公亦善相齊桓矣是時楚文王卒国有內難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今子元又以嘗

弒齊也我公不顧荆人一聘之私而勇往於伯主之義春秋所予也

冬築郿 郿芒悲反 公穀作微

左傳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趙氏曰郿魯王邑王氏曰帝乙子封於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子郿

郿築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番陽萬氏曰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役之小者書之以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張氏曰冬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郿之不時也可知矣呂氏曰十二公只力役莫甚於莊公築館者一築邑者一築臺者三城者二新延廏者一比事以考之而莊公之罪著矣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公耳○啖氏曰穀梁云山林川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當施於築囿之下不宜濫在此劉氏曰左氏云邑曰築都曰城非也築者作邑耳邑與都相較無幾而殊築城之名則國亦當殊京師又當殊而

通以成名之何耶廬陵李氏曰三傳皆以為□邑但公穀此條與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云虞之非正也似只為田獵之地恐未必然

大無麥禾

公羊傳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郿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餙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汪氏曰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故桓宣有年大有年皆書於冬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汪氏曰言大無見舉國皆無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了賜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

僖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劉氏曰經無水旱之變忽無麥禾惟驗事實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於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飢或云實秋水傷稼諱之不言或云土不稼穡二物不成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災而飢皆失也汪氏曰二穀不升謂之飢五穀不升為大飢今大無麥禾則黍稷秫稻二麥俱無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然不書者以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災也僖公之時大旱而傳言飢而不害壹褰書飢則由大水螽蝝之所致莊公無水旱螽螟之災而書大無麥禾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救荒之不預至於大未知之何而乞糴於鄰國則莊公不君與國之無賢皆可見矣張氏曰不言水旱而言人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啖氏曰公羊云曷為先言築郿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按築郿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諸穀皆入而無此二穀乃書依先後記事爾何也關諱乎穀梁云大者有顧之辭也按大者言其甚也稱有顧如何為蓋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冬飢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

之爲国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訊也穀梁傳国無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国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内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備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飢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内諱也 程氏曰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 国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国病矣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国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宮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急難也在上不恤下居宮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畀之糴 張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自往告糴若不過齊桓則魯之民必至轉於溝壑矣 趙氏曰譏臧孫爲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爲文 汪氏曰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彼也今外傳紀如

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書曰告糴于齊與歸粟于蔡同一書法所以著魯人請糴之急且沒公命以罪莊公之不君也然不書齊人歸粟于我者蓋春秋記約而志詳復書歸粟則辭費苟齊人不予之糴必不書臧孫之告糴矣蔡丘五禁曰毋遏糴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其亦霸者之賢歟○趙氏曰左氏云禮也據諱是譏非善之也穀梁云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此若不告彼何由知之

丙辰　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齊桓二十一　晉獻十二　衞懿四　蔡穆十　鄭文八　曹僖六　陳宣二十八　杞惠八　宋桓十七　秦宣十一　楚成七

春新延廄

左傳　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公羊傳　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脩　穀梁傳　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

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察矣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言新者有故也杜氏曰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何以書訏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絀曲勿反舉廄者也徐賁曰時衰耗而作奢侈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家氏曰延廄馬閑之名或曰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爾禮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孔氏正義每廄爲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疋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脩舊多矣不必書也延廄南門益微耳何獨書哉新宮災太室房壞不能不脩而經不書雉門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參之脩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延廄者天子之廄非諸侯之廄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廄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葺故曰新茅堂胡氏曰書新延廄者爲大無麥禾民勤於食則仍舊可也王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廄謂之延延長也猶

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礼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脩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廏有肥馬民有飢色可謂不恤國矣孫氏曰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則民飢矣延既敝壞未新可也莊公不愛民力若此汪氏曰興工作以聚先蔡之入亦荒政之一事也而春秋書築郿新延廏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廩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云可也今大無麥禾倉廩虛竭乏糴於鄰邦以食朝夕之急而猶興不急之役何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耶○趙氏曰左傳云新作延廏若新作但當云作延廏不當云新咲氏曰左傳云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又此說亦非馬雖出入有時廏何妨農隙作之

夏鄭人侵許

左氏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汪氏曰許鄭世讐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始許從中國



○秋有蜚 扶味反

左傳爲從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劉歆曰蜚負蠜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氏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爲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新安羅氏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用家率以蚤作掇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膚稍使不蕃育秋書之當由此爾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虵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有國大疫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鸜鵒不踰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蜚麋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爲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螽螟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爲災則害故不言多而言災汪氏曰爾雅蜚通志本草皆以蜚爲蟲獨山海經以蜚爲獸但負盤當有當如書螽書螟不當書書有姑并識以俟參攷○陳氏曰左氏云凡物不爲災不書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爲災乃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杜氏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臨川吳

氏曰叔姬娣也魯紀之待叔姬與叔姬之自待其身皆與伯范同齊式共其之此蓋莊公以爲姑而爲服大功之服也與叔爭莊十二年歸酅此卒于酅也紀滅而猶繫之紀蓋國亡無所依托雖寄寓於酅以待乏其爲紀國夫人之娣則如初也案氏日春秋以叔姬不爲國亡變其所守待錄之以勸後世以此坊民猶有僞体宸居回亡不能死委身於夷狄如晉之其後者可爲慟哭流涕者矣

城諸及防

左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致而畢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杜氏日諸防皆魯邑諸陳陽諸縣又日今九月周十二月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戎民以土功之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而見者致築作之物十月定星昏而中樹板幹而與作日南至微陽始動而息范氏日傳例凡城之志皆譏此之可城者得土功之節則譏之淺夫土男之時則責之深不謂作城無譏也臨川吳氏日凡書土功雖所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爾其閒亟與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若此前年冬築郿大飢而告糴此年春新延饑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爲亟而飢之乎○吳氏日穀梁云以大及小也此但依先後次第何必小大乎劉氏日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邑爾汪氏日左氏以謂書時也穀梁以爲可

城特拘於常例農隙之時而不知莊公之城非其時也

附錄左傳樊皮叛王

丁巳 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

齊桓二十二 晉獻十二 衛懿五 蔡穆十一 鄭文九 曹僖七 陳宣二十九 杞惠九 宋桓十八 秦宣十二 楚成八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夏師次于成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郕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郕也杜氏曰齊將降郕故設備張氏曰任公輔曰人微師少不見

於經當從公穀書師戍魯地【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濮明年獻捷考之理必然也【陳氏曰】次于滑也書公于郎貶師之此其但書次何以是爲不足書也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之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又齊圍郕而郕降于齊於是次成齊人降鄣鄣雖罪齊桓也訖莊公之身不可以不貶也【汪氏曰】趙氏謂魯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夫欲救患而復不能謀夌弱而爲援皆罪也然郕乃紀之附庸觀魯之加恩禮於紀叔姬則未必合兵以滅郕蓋魯莊有姑息之愛婦人之仁而畏齊強盛不敢援郕故佯爲救郕之書名猶次滑之意耳

【附錄】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鄣

降戶江反　鄣音章

公羊傳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穀梁傳】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杜氏曰】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

降者脅服之詞【杜氏曰】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遥以兵威脅使降附【趙氏曰】凡服從內附曰降不言鄣

降降由於齊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汪氏曰〕二國同圍郕郕不降於魯而降於齊見魯不能服郕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汪氏曰〕不書鄣降於齊則見齊以威力逆脅而強使降服非郕降之此鄣者紀之附庸〔汪氏曰〕鄣蓋須句顓臾之類耳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凌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番陽萬氏曰〕以齊桓之賢嘗有存亡繼絕之功得鄣之地不足以爲廣并鄣之衆不足以爲強乃必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民無復孑遺聖人所以書降鄣而深致其誅貶也〔家氏曰〕齊魯圍郕郕降于齊師降於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鄣畏威而降於兵未加之前郕雖降而猶存鄣則不復見矣〔陳氏曰〕公穀云鄣紀之遺邑按鄣自是小國爾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豈一邑之民而能二十餘年獨拒齊乎〔劉氏曰〕公羊云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降之遷之固曰遷之非可假借爲避諱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音攜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苦圭反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高氏曰復繫之紀不以酅易紀也 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家氏曰娣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劉氏曰非叔姬之賢則不足葬高郵孫氏曰叔姬之卒又錄其葬以爲於喪滅之中能以義節自守故嘉之也張氏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法也汪氏曰春秋國滅而書葬者三書齊侯葬紀伯姬以見齊侯迫滅紀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也書葬陳哀公以見楚雖滅陳而陳人尚能葬其君也雖紀叔姬則以其賢故因魯人往葬而特書之然國滅而葬其君夫人若娣媵皆閔其亡滅而存之之意也故朱子綱目書魏葬漢獻帝晉葬魏元帝宋葬晉恭帝亦聖人存亡繼絕之遺旨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子禮反）

左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穀梁傳及者内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張氏曰簡礼以議軍旅之事汪氏曰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伯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取策於魯莊公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内爲志焉爾非也設若外爲志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

○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

狄驅之爾【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国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杜氏曰山戎北狄】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尚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汪氏曰上遇魯濟謀山戎下獻捷皆以齊侯書則知伐山戎非微者矣】夫北戎病燕音烟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史記齊世家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命燕君納貢于周諸侯聞皆從之】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詒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

貳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也劉氏曰桓公之威行乎天下其重過於萬乘又越竟以伐山戎諸侯震懼乃沛然自得矜功而語受命此君子所惡故貶而人之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義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澹堂胡氏曰楚頻侵鄭鄭乃內地故稱桓伐楚聖人取之山戎遠地也齊桓為燕而伐戎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如漢武之窮兵其不敗幸耳文帝則不然匈奴侯騎至上林烽火通甘泉便作細柳等軍正與伯禽征徐夷宣王伐玁狁無異志在愛民非黷武也三代用兵意全在是纔差之毫釐便是齊侯伐山戎不可也張氏曰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荊楚為中國患尚未正舉而勤兵於遠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齊侯自出而書人以譏之王氏曰荊內也患近而不可緩戎外也勢遠而不足恤近者養之而不討遠者伐之以為勞蕪楚患未已則諸侯可要伐戎有功則諸侯皆服此桓公之志也故貶之○劉氏曰穀梁云其曰人何也愛諸侯乎山戎也又曰則非之乎善之也非也春秋以人眾之云爾

壬午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 齊桓二十三 晉獻十四 衛懿六 蔡穆十二 鄭文十 曹僖八 陳宣三十 杞惠十 宋

桓十九蔡成公
元年楚成九

築臺于郎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徐氏曰郎泉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

何以書厲民也胡氏曰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詩靈臺注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爲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何氏曰四方而高曰臺臺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爲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莊氏曰書築臺刺奢且非上功之時董子曰譏驕溢不恤下也孫氏曰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家氏曰凡築臺與囿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臺皆書重戒之也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於上歲此不可而土功無虛歲其遠礼敗度可以想見魯之衰

實由莊公始汪氏曰楚靈爲章華之臺伍舉極諫以爲先君爲臺高不過望氛氣大不過容宴豆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非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使魯臣有如伍舉者言於莊公則三臺之築或少省矣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矦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廬陵李氏曰薛以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伯諸傳皆無文杜氏於滕紀降爵皆以爲時王所黜此獨不注或以爲齊桓所黜亦未有考胡氏於此亦無傳不知用何例張氏或主沙隨程氏已見桓公二年滕子下

○築臺于薛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杜氏曰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公羊傳齊大国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柰何旗獲而過我也穀梁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能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晉來獻者抑之也張氏曰齊桓伐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曰徼吉弔反汪氏曰境也塞也得春秋抑戎捷之意前漢書陳湯傳匈奴郅支單于殺漢吏者西走康居湯爲西域副校尉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得漢使節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千餘人軍既至論功丞相匡衡以爲湯延壽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詔欲封湯等千戶衡復爭乃封延壽義成侯湯關內侯王氏曰伐山戎則移人獻捷則稱爵亦桓未能鎮綏中國而遂事戎狄有恃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方伯而躬獻戎捷于侯國有矜功失節之恥故愧之而辭爵聖人抑揚之道不可一端求也汪氏曰春秋書來獻捷者二齊桓獻捷而書齊侯所以著其誇服戎之功而譏之也

楚滅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微其拔猾夏之威而抑之也然於齊書戎捷而於楚不書來捷則其所以尊中國而賤夷狄也昭矣○劉氏曰穀梁云內齊侯不言使也非也去乎伐山戎耶其當爲齊侯者正以獻捷乃齊侯也今此何以見其是使人乎魯雖欲內齊豈可便不殊齊侯之使今既稱齊又曰來獻安見內乎又云戎菽也不近事理疑菽者北狄字也北字類竹狄字類菽傳寫訛謬并爲一字耳廬陵李氏曰獻捷例二胡氏於此條兼用左氏公羊之說穀梁以爲內齊侯而不稱使蓋拘於楚人使宜申之例不知此乃齊侯自伐戎歸道經魯而躬來也其言軍獲曰捷者得之又曰戎菽者蓋因管子有出戎菽及葱布之天下之說故以戎爲豆非也

秋築臺于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范氏曰秦魯地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張氏曰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陳氏曰穀梁云虞山林藪澤之

利此當施於築圖下又曰齊桓公亦無諸侯之變故築臺此況無益於爲教又曰公羊三築臺各有說一云譏臨民之所[illegible]一云譏億也一云譏臨囿援一歲三築臺假[illegible]皆得其所豈無妨於人乎何用三譏其處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氏曰京房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父叔牙專政之應程氏曰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張氏曰莊公無閔雨之志爲酉戊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家氏曰是歲三築臺而冬不雨明年春又城小穀與大無麥禾告糴而築郿新延鹿書法相類王氏曰春秋書不與者常暘之微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今日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發已成實閏時不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爲嗣歲之災也故特書之呂氏曰僖文之不雨或歷三時或歷四時此年纔一時不雨尓二百四十二年一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已而此特書之者莊公亟異土功釁見災異故詳志之也廬陵李氏曰經書不雨七趙子曰凡經時不雨告廟盟書此年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雨書皆爲時而一書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歷時而總書也

己未惠王十五年

三十有二年

齊桓二十四 晉獻十五 衛懿七 蔡穆十三 鄭文十二 曹僖九 陳宣三十一 杞惠文十一 宋桓二十 秦成二 楚成十

春城小穀

左傳爲管仲也范氏曰小穀魯地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薛氏曰莊公六年後无麥苗大无麥禾螟饑螽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後心一起因婁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時築郿次年新既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況游飢而輕用民乃乎○高氏曰杜預以小穀爲齊邑左傳云爲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係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肯爲營仲城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盟穀宣十四年魯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涉隨程氏曰齊地別有穀在濟北有管仲并非小穀也公及齊侯盟穀歸文會穀乃濟北之穀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莅氏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張氏曰莅濟州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汪氏曰何休謂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然隱八年莊四年兩遇于垂垂衛地而衛序齊宋下蓋盟會則序主主會者居上若遇則以簡禮相見比於不期而邂逅莫適為主故以爵之尊卑為序爵同則以國大小為序耳廬陵李氏曰齊侯欲伐衛而先會魯欲謀鄭而先遇宋魯家之輔伯誠有功矣

附錄左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使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鑒之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〇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累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〇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陳氏曰雖酖之而立叔孫氏以大夫之禮也公羊以爲善之也季子殺毋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陳氏曰季友以君命酖牙緣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曷爲不直誅而酖之使託君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周禮小司寇同族有罪不即市注刑于甸師市禮記文王世子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劉氏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當是時魯人知牙之罪而莫知季友之謀也聞牙之死而莫謂季友之誅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爲忠於国而適於權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茅堂胡氏曰季子殺牙不曰刺者事適於權故以諱爲善或曰周公誅管蔡而正其罪何也曰二叔之罪彰矣故不得而掩也石氏曰兄弟之親君臣之義皆不可廢也一之於愛則父有所不立一之於義則愛有所不行於此之際非聖賢不能處也武王終管蔡導武庚以叛周公顧兄弟之愛則国必敢君必危周公不以天下狗一人之私不以私愛廢君臣之義伐大義而誅之後世不以爲不仁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顧兄弟之愛則慶父必立魯国必亂季子不以私恩害天下

之公不以一人易一國之利奮大公而酖之後世必有以蔡
之周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酖叔牙則微其跡二叔之罪
已彰僖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故以自卒爲文也張氏曰
或謂雖殺叔牙無補於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不然文姜以
求前養亂本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莊公之覆慶父叔牙強
盛雖有季子之志弄礼之偺亦無所措其手矣故牙之誅乃
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也春秋所以原其心而爲之
諸也○陸氏曰公羊云不稱弟殺也拔書公子常側也叔册
書弟自特書不不得引以爲義汪氏曰或謂牙乃叔孫氏之
祖其卒距公覺時尚一月苟以是誅牙則慶父何爲尚執国
桁且書法全不寓微意牙実自卒夫季友非不欲誅慶父以
其提兵權而莫知之何也苟謂經不寓意則當時季友隱其
蔣聖八国之而書卒以示季友之發兄無罪若疑叔孫之有
後則共仲以罪自經亦有後也况春秋之亂賊如齊殺無知
而其後有仲孫啟宋殺督而其後有華耦華喜陳殺徵舒而
其後有夏醫夏區夫安得謂爲惡之臣而不以爲祖鄭廬慶
李氏曰叔牙之事惟公羊詳諸家皆從之若知左氏則只以
慶父材一語而遂殺之亦无此理杜氏曰牙慶父同毋弟謚
僖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毋弟是慶父
與牙同毋而莊公與友同毋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
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毋弟也二家不同要之杜氏
得之蓋慶父伐於餘丘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長主兵
曰慶父以孟爲氏是長庶之明謚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
與公同生是友爲莊公毋弟之謚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

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謚也其後子孫以字為氏而時人猶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劉炫以為慶父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為伯而已為仲也其說亦通此三家之由始故詳具于此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牙之伺音司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陳氏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闈不脩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節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受託畀足交輔則簒弒之禍曷由至哉　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陳氏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弒則不

也張氏曰書月書日謹之廬陵李氏曰魯十二公得終于路寢者三公莊宣成而已又曰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乃无志不正之者也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衛次于滑狩于禚及圍郕盟扈納糾皆罪其忘復讎之義也自十年以後齊桓方興國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稍振兩敗宋師刼齊歸地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伯業故數年之間魯國無事正當時其奠刑以貽後嗣而乃受制文姜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至齊廷遇穀盟扈皆為姻好而出未聞秉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觀社舟楹刻桷逆女用幣皆為一經之特筆然多麋有蜮大水日食之災見天意未忘乎魯荊人祭叔蕭叔杞伯之迭至人心尚歸乎魯幽之盟城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主亦有資乎魯宜可以有為也而乃勤民於役築郿新廄城諸防城小穀一歲而三築臺焉坐置其國於宴安沈酣之域欲無虞得乎至於亂本之成始於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女公子之傳家道泯然矣豈特慶父之得兵權而已哉故張氏謂春秋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之誅也得之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 般音班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

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初公築臺臨黨音掌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音洛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殺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弒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陳氏曰]未踰年冂卒未成君也未葬則名之既葬不名[孔記]雜記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張氏曰]子般見弒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致家嗣之位不足舉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使圉人犖得以戲女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犖之可誅而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見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或問子般子赤被弒而

藏板

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不觀傳文何以知之茅堂胡氏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殺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之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廬陵李氏曰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亦是也○劉氏曰穀梁之說非也若有所見又不日豈不蓋名乎何苦日之與正卒相亂哉汪氏曰或謂般之卒書日書名非遇弒今以經攷之莊公之薨十一月始葬季友之出隱而不書閔立二年而即見弒則莊死之時內亂可知矣屬辭比事論之般非令終傳必有據苟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于齊以立閔公則慶父曷為又弒之耶若以子般之卒與子野同則昭公以姊之子穆叔不欲而卒立之國以無事昭公又書即位與閔公異何耶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杜氏曰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昔成王將

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音釋命仲桓南宫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東萊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與諸侯体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汪氏曰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者既書子般卒則知其無君命矣慶父專兵日上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誰何也張氏曰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而莊公昏庸耽樂不郵國事致慶父肆行姦究陰為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與叔牙問荅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得立矣今般雖弑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党未順亦見魯俗秉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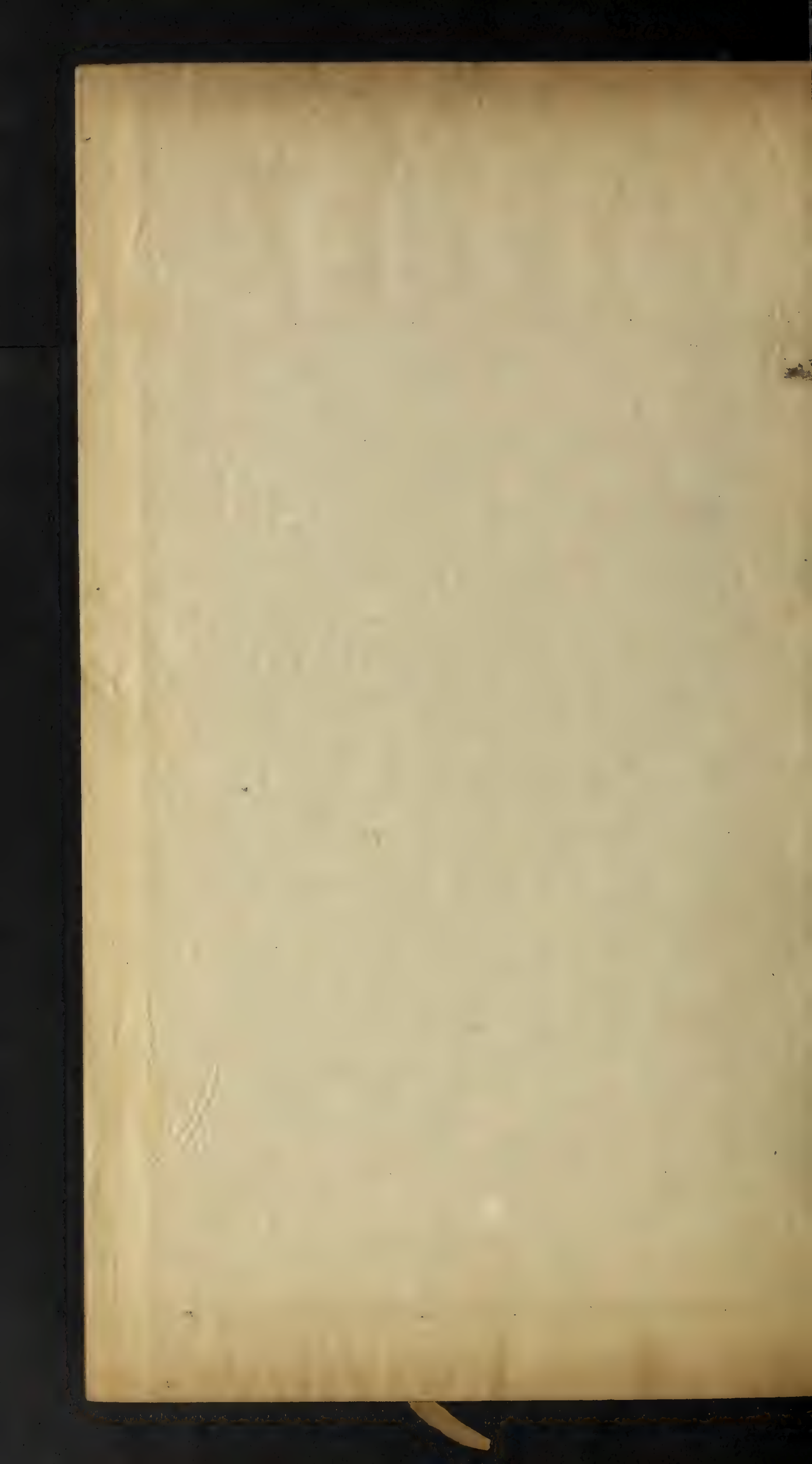
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霸主以爲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齊魯爲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爲弑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耶此已見其牙討賊之實意而使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連帥之職也○永嘉呂氏曰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繼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未二年又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奔莒則慶父之罪亦不可掩矣其書曰孫曰奔者蓋其罪已著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横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廬陵李氏曰經書内臣如齊不以他故者二十始於此○劉氏曰穀梁云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足以起子般之弑尔不足以見慶父之賊也慶父弑君此魯人之難季何反掩匿蔽覆出其罪不見乎文十八年子卒作下季孫行父如齊則行父亦弑子赤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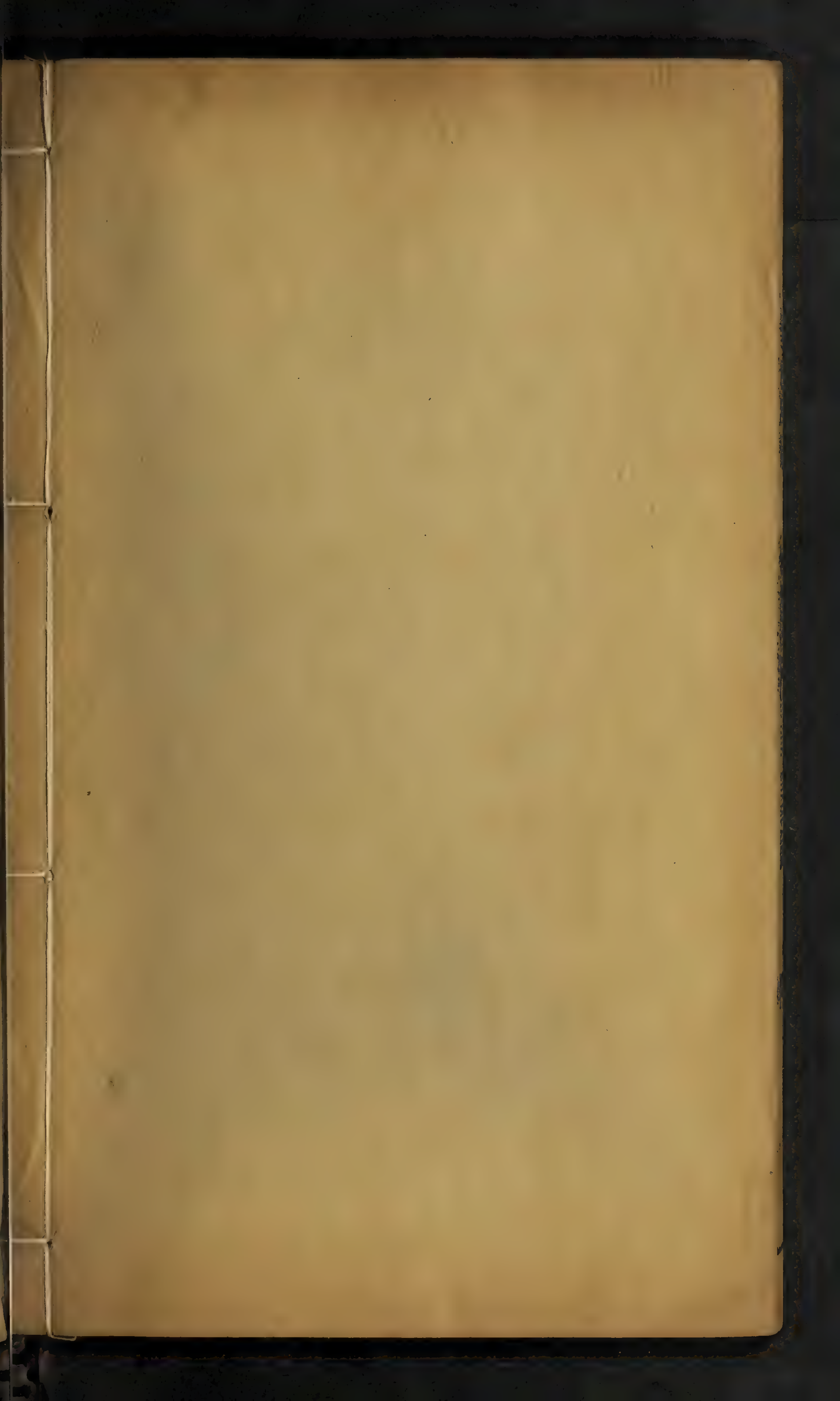
狄伐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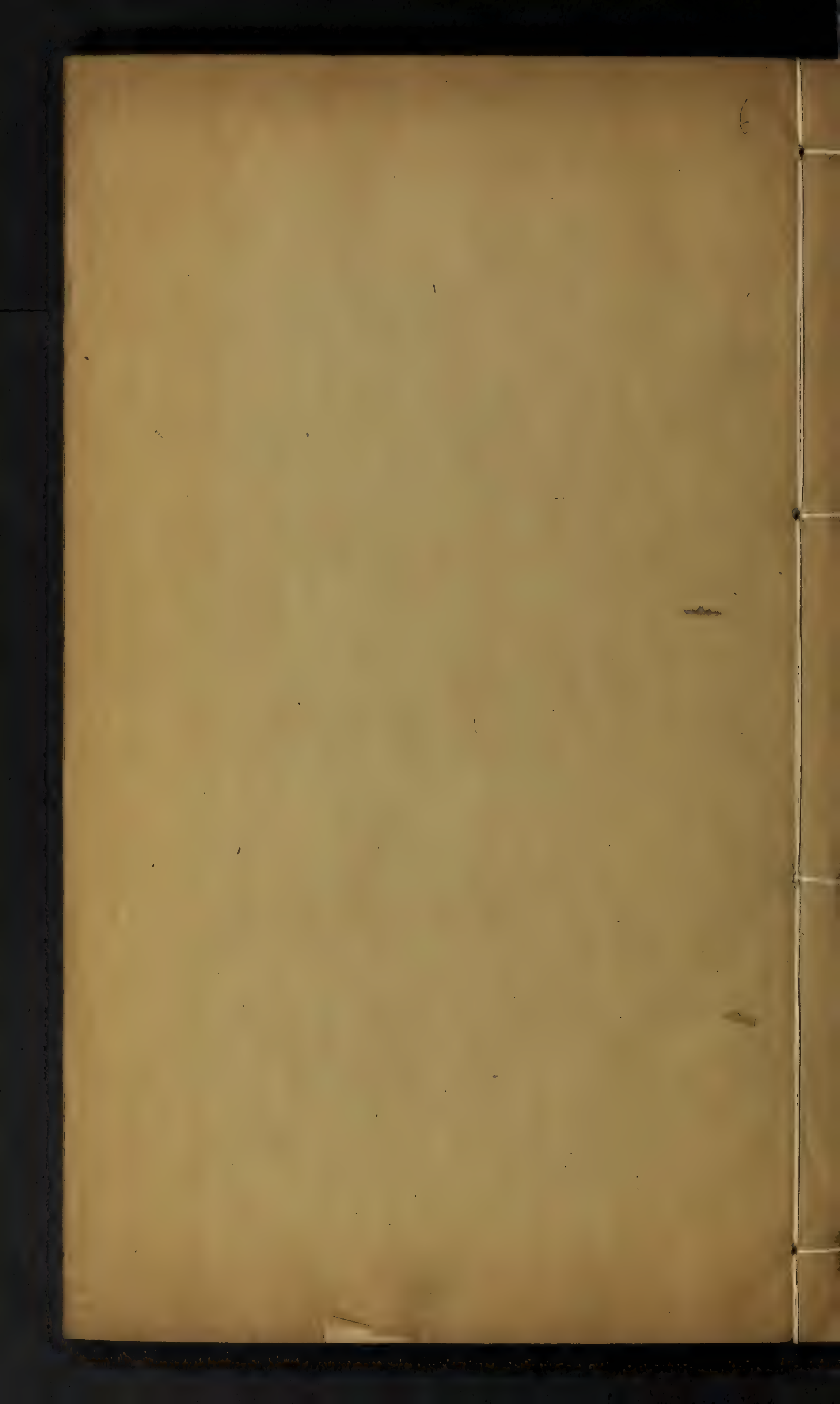
此狄入伐之始○杜氏曰邢姬姓周公之胤國在廣平襄國縣○張氏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高氏曰夷狄犯中國而謂之伐中国不自正故也○襄陵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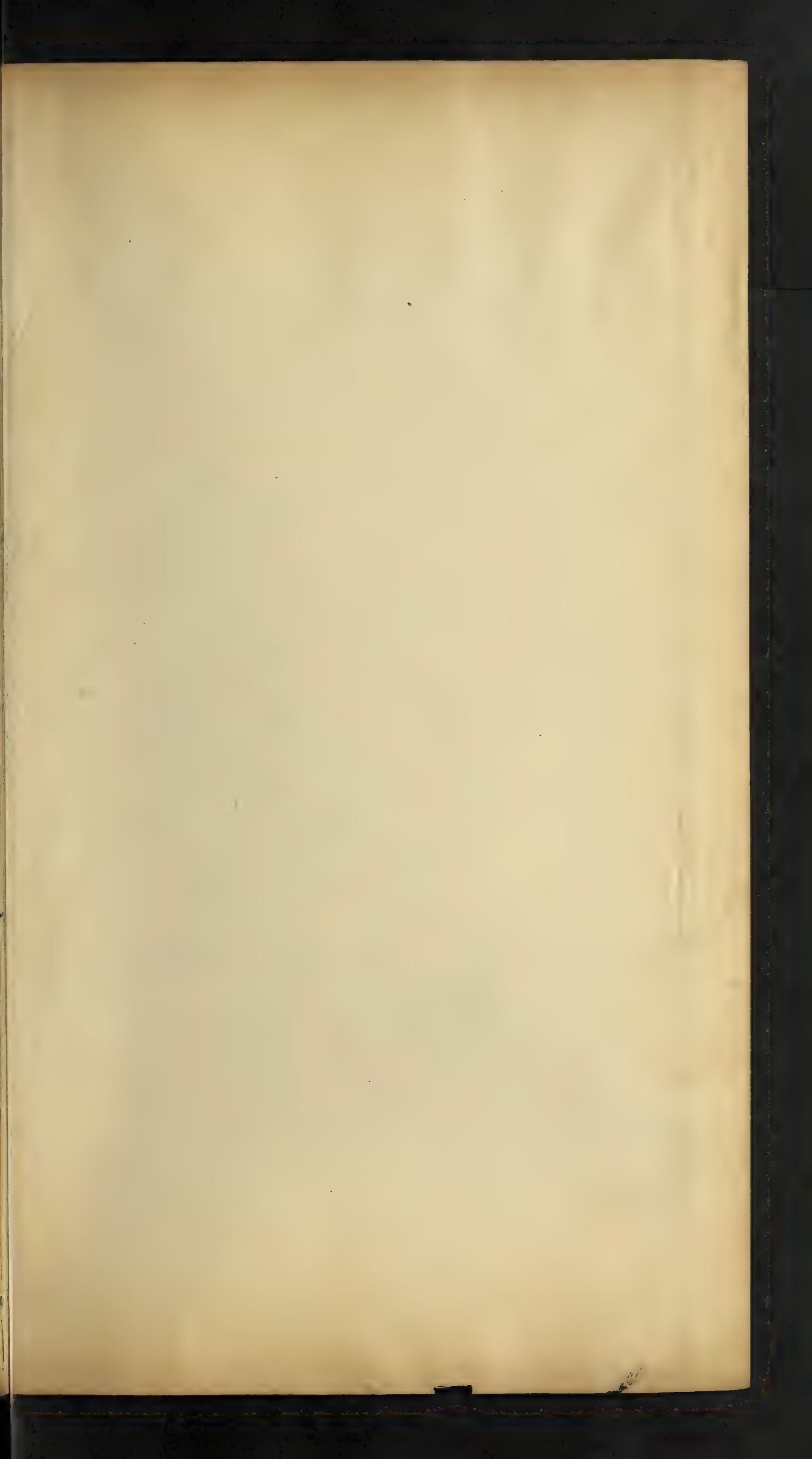
秦於戎狄又暴於制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
伐諸夏无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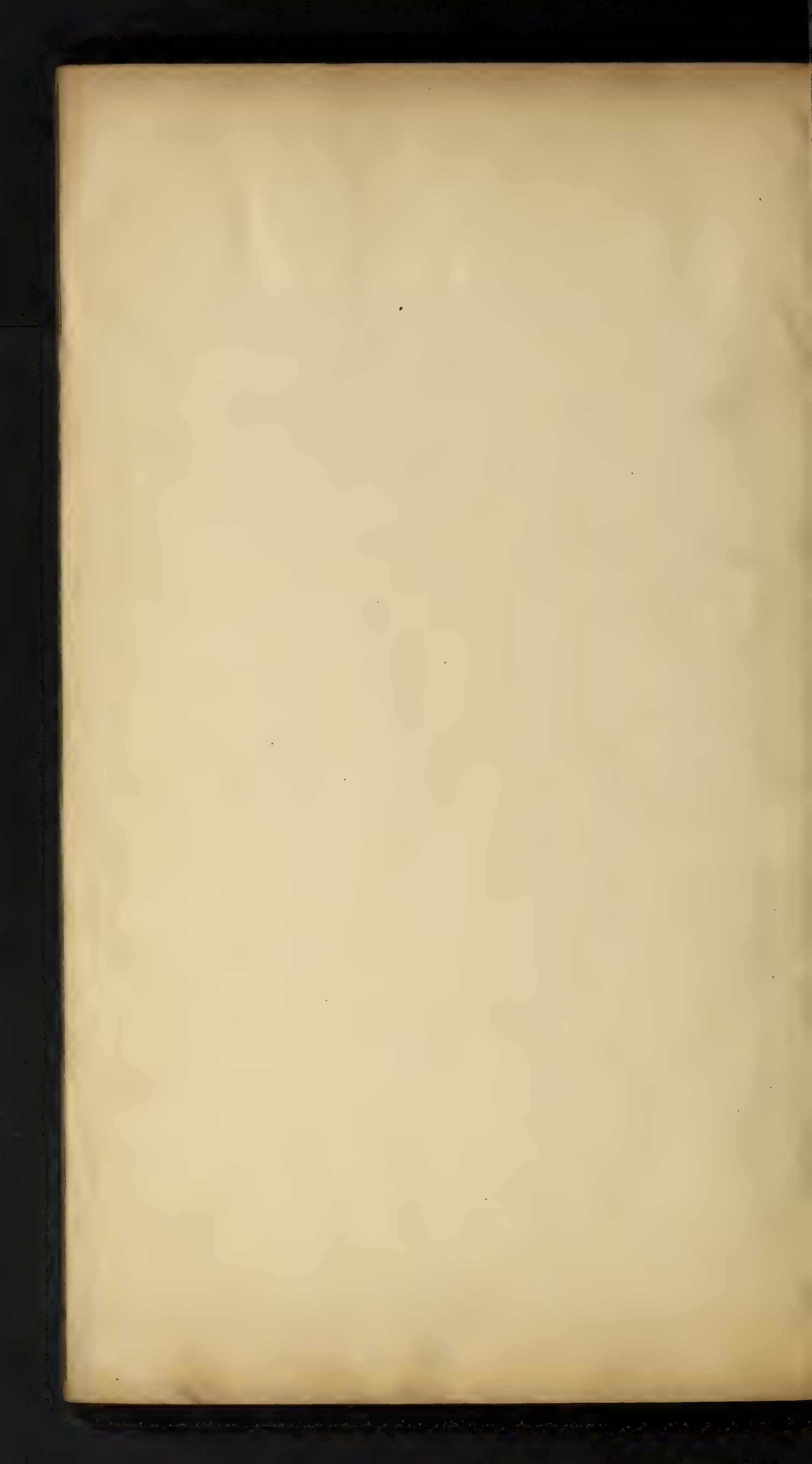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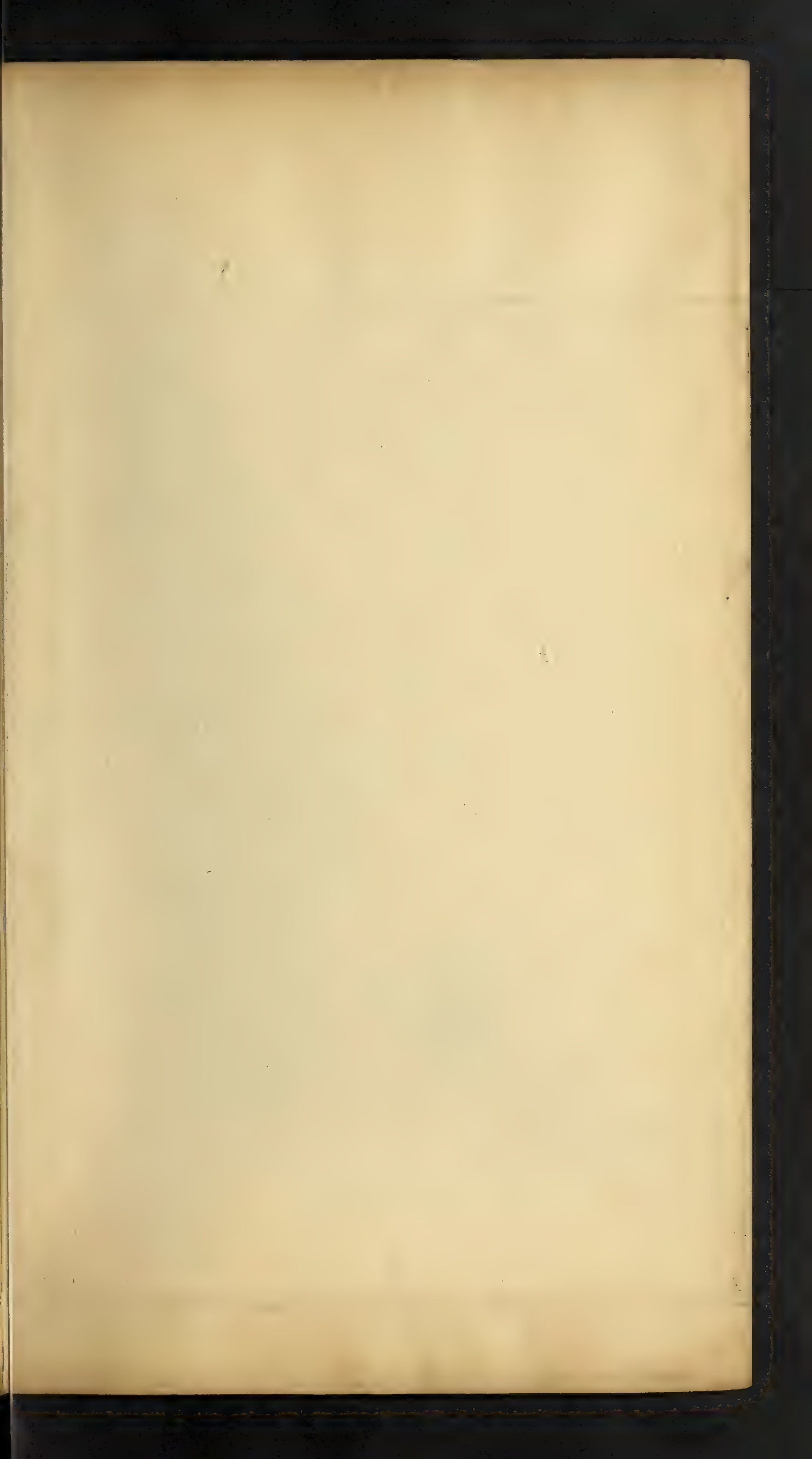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一

閔公

公名啓方史記名開益爲漢景帝諱莊公子年九歲卽位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周 詳見隱公元年

鄭 詳見隱公元年

齊 管仲爲政

宋 詳見隱公元年

晉獻公十六年是年晉作二軍

衛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詳見隱公元年

曹詳見隱公元年

滕詳見隱公元年

陳詳見隱公元年

杞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魯莊公三十二年薛伯卒

莒詳見隱公元年

邾文公五年

許穆公三十七年

小邾見莊公元年

楚令尹子文爲政

秦詳見隱

公元年

吳詳見隱

公元年

越詳見隱

公元年

庚惠王十元年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年衛懿八年蔡穆十

申六年四年鄭文十二年曹昭班元年陳宣三十二年

杞惠十二年宋桓二十一

年秦成三年楚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旣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注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汪氏曰如昭七年衛襄公卒齊惡告喪于周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

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汪氏曰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有事謂含襚賵賻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家氏曰子般者莊之大子雖非嫡子而受命於其父般而見弒曾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也驟扳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為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故春秋不書即位張氏曰閔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齊桓若能使義請于天子誅哀姜慶父為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為弒逆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鄭氏曰左氏云不書即位亂故也非也去年十月子般卒今已三月亂亦定矣必若亂不成禮何以能朝廟乎朝廟豈非即位乎

齊人救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簡書同惡相恤之請也諸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穀梁傳善救邢也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

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救者是則不救者非王師出救而諸侯不救夷狄來救而中國不救遠國往救而四鄰不救皆罪也救而譏其次則著其怠於解紛也救而譏其至則著其不及於敵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同列諸侯之有兵是不異同室之人鬬也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赴難邪

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春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張氏曰桓公從

管仲之請而興救邢之師論語以免民左衽之功歸於管仲首救諸夏攘夷狄者管仲發其端也[王氏曰]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經莊三十一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爲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將卑師少既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先師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廬陵李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爲矜其盛則從兵不貴於將卑師少此書人者其亦桓公未力於救患也與救而書人救而書次同一惜者之心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汪氏曰]魯君之葬皆不过五月之期推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于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二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弑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穀梁傳】盟納季子也【程氏曰】落姑齊也

季子來歸

左傳嘉之也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程氏曰】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程氏曰】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范氏曰】子男子之美稱其曰來歸喜之也【范氏曰】大夫出奔復歸不書執然後致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欲遂去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賓禮人也國人懼其遂去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陳氏曰】不言歸自陳齊命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耻

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陳氏曰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名之不名之斯以美稱稱之也季友酖牙以立歟也而慶父卒賊般於是奔陳閔公立尚幼盟齊侯于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為之也慶父為之則閔公不弒以閔之見弒則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為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已亂也而季子雖歸餓而慶父弒閔公於是以僖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徵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季子之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全季子也陸氏曰季友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遂而去之权也君立見名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議而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臨川吳氏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禍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盍皆恐季友之歸閔公九歲爾孰能奉之出会霸主而為國討者必會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能如衛之石碏深謀祕討告于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名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名諸陳而閔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使　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大臣之有謀也張氏曰邦之杌隉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遏惡於初萌于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而名之歸魯春秋從諸侯昆弟之衛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敘魯人喜

其來歸之情也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替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舜急親賢湯讒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音仙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貫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朱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

書之如此寬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会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又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汪氏曰朱子謂夫子書季子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於社稷故取之又謂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自是大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竊疑左氏所載占筮之辭多不可信苟謂季

于非美之之辭然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稱聖人必有深意也盧陵李氏曰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說公羊稍異何氏以爲季子辟內難自蔡還仲時已出奔陳莊公疾而歸子般之卒季未嘗奔陳也蓋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强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閔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閔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桓之會不致而起季子託公于齊後也齊後日權魯本感落姑之托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趙其事也說亦有理

冬齊仲孫來

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仲孫齊大夫也沙隨程氏曰書仲孫與文十五年宋華孫同匡氏曰左傳昭四年云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蓋仲孫乃無知之後孫氏以爲天子之命大夫未詳是否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討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强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茅堂胡氏曰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譏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譏之以其術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舉法

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覬齊侯因亂以取其國者則無以貶之矣趙氏曰病桓公而嘉仲孫也陳氏曰書來譏ㄕ仲孫之來覘魯也莊公薨子般弒閔公幼落姑之盟嘗請於齊僅能復季子而已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閒然使人以閱魯曰是可取乎桓公伯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爲利書來不書事所以病桓也張氏曰仲孫固有罪矣然其言魯秉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春秋所以雖貶仲孫而不名以爲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永嘉呂氏曰仲孫雖不書名直言來而罪自見矣廬陵李氏曰春秋直書來者祭伯祭公州實仲孫介葛盧白狄而已獨齊仲孫來書法似與祭公來同蓋上不書使下不書事皆爲交譏之也然祭公猶以遂事爲譏仲孫則以不能明於奉使之義故罪之同於私行之側耳〇啖氏曰公穀云是公子慶父之疏之故言齊仲孫按齊之仲孫謂是督之公子謬亦甚矣廬陵李氏曰仲孫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得其義張氏又兼得二家之旨無餘蘊矣

附錄

左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爲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立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

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辛酉 惠王十七年

二年 齊桓二十六 晉獻十七 衛懿九 蔡穆十五 鄭文十三 曹昭二 陳宣三十三 杞惠十三 宋桓二十二 秦成四 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曰陽國名齊人逼徙之張氏曰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其國也家氏曰齊桓遷邢義也爲其有狄難輔而遷之以擇善也以爲之國都霸者之所得爲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國以爲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强其所不欲之辭也陳氏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蓋桓公之强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絕

之心也〔汪氏曰〕齊人遷陽以力逼而遷之也不地者自是不復
見也邢遷夷儀非齊遷之乃邢人自欲遷也滅譚滅遂蓋丕初
年之事也降鄣遷陽則不絕其祭祀矣存邢存衛存
祀則與滅繼絕之意也伯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也
〔附錄〕〔左傳〕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
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
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
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
年之中矣言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穀梁
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
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
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禮記大傳〕禮不王不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
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
其祖之所自出〔趙氏曰〕據大傳喪服小記則諸侯不得行禘

祀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就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陳氏曰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大甲雖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㫖祭及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汪氏曰公羊文二祫祭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今按公羊言大祫之禮曾子問乃時祫之禮**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劉氏曰不王不禘禘之爲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虞之所自出黄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黄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嚳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茅堂胡氏曰諸侯有祫無禘然尊而天子卑而大夫亦聞有祫言祫之名皆爲合食於其祖而言爾非别有祫祭之禮

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大嘗禘是也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朱子曰春秋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〇五峯胡氏曰周公立爲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祀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茅堂胡氏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言天子諸侯有先也士[illegible]之則天子之先則有天子祀先之禮五世之廟諸侯之先則有諸侯祀先之禮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周公之廟則非所以尊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或者疑之而問其說則曰不知者禘國之大事也夫子居是邦而不非議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而書以志郊禘之失知其說者則知聖人之志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何氏曰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杜氏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

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高氏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禘爲不然哉**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莊氏曰新主既立特祀於寢趙氏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雖得於周公廟爲之閟公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汪氏曰檀弓虞祭之明日祔于祖父曾子問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注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然則莊公葬已踰年主當祔廟但不當吉祭今日禘于莊公蓋以告主禮特祀于寢耳**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永嘉呂氏曰魯禘非禮春秋書之則不勝書於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書之陳氏曰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耳家氏曰禘禮當行於太廟今禘于莊公將屈太祖羣廟之主而就莊公以行禮乎則爲屈尊從卑悖於禮者也若特於莊公而不及太祖羣廟之主烏在其爲審禘昭穆乎此失禮中之失禮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譏矣張氏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趙氏程氏言之詳矣今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在王志哀僭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學哀謀篡而爲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臨川吳氏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

公爲覬食也其特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妻之所爲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著罪畢見真聖筆也泰溪楊氏曰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於周公之廟而禘之禮始紊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況僭用之於莊公又禘于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

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趙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傳亦同毛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協韻故云爾其實祠礿嘗烝禘非特祭之名王制祭統春礿夏禘祭義春禘秋嘗鄭玄注箋云夏殷禮周以禘爲殷祭故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春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爲禴夫禮記諸篇或孔氏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特祭之名見春秋准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書不相體會鄭玄不違其意者去異說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考宮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蓋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皆妾引禘文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程氏曰閔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月僖公禘以七月乃夏之夏五月故記禮者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禘之時交互不同遂誤爲時祭且魯祭非禮其祭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爲當也如桓

公五月烝乃夏之三月八月嘗乃夏之六月亦可謂春烝夏嘗乎然先儒所論禘禮程子與文定父子以爲合祭羣廟之主而朱子師友從趙氏以謂不兼羣廟之主故朱子謂程先主云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廟之主皆祭之恐未然頤古禮盡亡不可詳考趙氏據記之大傳小記程子因漢儒之説而分禘祫其謂禘爲合祭與不合祭雖不同然皆推其始祖所自出而非諸侯所得祭也纂例譏左氏妄引禘名以經證之所云禘于武宮經止書有事云禘于僖公而經書從祀則不可信明矣其曰晉人禘祀而又錄晉人之言曰魯有禘樂苟諸國皆有禘則曷爲唯魯一國有禘樂耶○劉氏曰公羊云未可以稱宮廟非也此直就莊公主耳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大廟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魯禘之非禮而知禘本無合食惟趙子得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啖氏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弒公于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弒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當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狀具矣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汪氏曰魯頌小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今按朱子謂魯無變風非夫子所删故左傳所記當時列國風詩及吳季札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今考閔公之世滅之孤衰皆諷刺之詩或魯人不陳其詩或夫子所删耳敢聞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後世緣此制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前漢書地節四年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邢氏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祖父者入十惡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弒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

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汪氏曰如路寢小寢高寢臺下楚宮之類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先其實汪氏曰如漢平帝紀稱帝崩不言莽弑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汪氏曰如魏高貴鄉公紀稱成濟前刺帝刃出於背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張氏曰凡人於其父祖之罪惡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間於他國而不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詔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弑終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揜矣汪氏曰或謂不地固見其弑終無以著亂賊之罪夫君薨必書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寀隱閔所以不地之由則亂賊之罪無所逃矣況羽父之所不氏於隱薨之前夫人孫慶父奔備書於閔薨之後鉄鉞之誅顯然于筆削之間矣或又謂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謚共而公孫敖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例耳○劉氏曰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使國

爾設令季子力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公羊之說非也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言凡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母葬于何足爲義乎穀梁之說亦非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音遜穀梁傳孫之爲言猶遜也諱奔也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范氏曰文姜有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輕重之差陳氏曰文姜无妻道哀姜无母道故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再見而復貶絕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

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双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汪氏曰莊公之娶哀姜納幣觀社遊女慶任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悍然驕狠之志已見於爲舍之時矣蓋哀姜習聞文姜淫放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則於莊公子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無羞惡之心與弒閔公而無懼懸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育以致之也然哀姜孫邾不去姜氏者文姜孫于宗國不能姓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于邾雖不去姓氏而絕之之意已著矣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弒謀身負二惡自慊於心而畏齊恒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殺

之子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發佚賊之責也

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趙氏曰慶父弑子般季子不誅之者季子處今未書乃不能爾非不討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强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知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

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史記呂后紀后崩諸呂欲為亂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陰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以為內應諸呂使灌嬰擊齊嬰與齊楚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平勃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劫酈商令其子寄說呂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呂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禮記明堂位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或問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貶其公子與翬同乎堂胡氏曰翬不稱公子者為戒貴戚之卿主兵擅與之漸慶父書出奔罪自見矣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慶父實弒公也張氏曰慶父

與哀姜謀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人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斯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汪氏曰慶父繼弑兩君勢傾魯國顛不能寘君以自託而避罪出奔者蓋人人黨惡以為刑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人人知大惡之當討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無國人舉卜齒之羣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亟也使季友適邾而龜蒙曲阜之衆無百藉雍禀之謀則共仲之奔亦未若是之速也然則慶父之奔蓋自知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與伯國之誅而不得不奔耳然魯人求慶父于莒既至而縊當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令但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慶父之立後不異於叔牙而公孫敖為卿無以異於公孫茲則魯人必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共仲弑逆罪非赦北而削其喪歸以絕之歟廬陵李氏曰宋萬出奔陳陳人受賂而後歸之慶父出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不書宋萬慶父之誅以遄逃主罪陳莒也

○崔氏曰穀梁云其曰出絕之也按例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為義廬陵李氏曰慶父出奔公羊杜氏皆以為季子推親親之恩夫慶父弑二君魯國幾喪尚欲以親親待之則子般閔公之讎曷報乎張氏陳氏之讀是矣

附錄

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

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亖之乾亖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柰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此二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杜氏曰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魯人貴之故不書名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

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絶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劉氏曰魯君弑國亂上下莫相安齊桓公驁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伐之也非正之也非聘事之也高子能深執忠臣之義勉其君於霸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之魯國遂安以此見權在高子高子之為人臣忠也從義不從命矣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陳氏曰不言使其詣有君之所不及也王氏曰魯危而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其功一也春秋內外大夫之美者莫過於二子故皆以子稱也陸氏曰不書使高子奉使令宜受命不受辭義與楚屈完來盟不書使同汪氏曰仲孫高子之來皆所以窺魯釁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予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則見其徒來覘魯國之虛實不能弭其亂也高子言來盟則見其不貪魯國之土地而遂能定其難也況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弑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雖然仲孫字而不名則亦未足深責特無善[illegible]可錄未若高子之安危繼絕而有庸於魯耳又曰來盟不稱[illegible]者二皆非前定然高子定難而存魯國屈完服義而從中[illegible][illegible]其之也華孫私交而無君命則賊之也事同而褒貶不

同者宋魯無事而華孫私來結盟則異也春秋屬辭之義必考上下文而觀之盧陵李氏曰元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祭伯祭仲武氏子毛伯宋司馬華孫莒慶齊高固之類是也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書族齊有大夫則高傒書子皆貴之所以別於私交也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此得之又曰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劉氏曰公羊云不爾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盟于蒞齊無君文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設齊侯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一月齊侯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使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

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弈曰史氏記繁而志寡（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盡削之可也弈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荅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龜山楊氏曰衛之淫慾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莊氏曰如齊莊陳靈蔡景之殺身秦呂不韋漢梁冀之敗家晉賈后淫亂隋煬烝陳夫人之亡其國唐高宗武后中宗韋后玄宗楊貴妃皆幾至滅亡）然後知

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怠政習實爲常非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爲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正書入也以衛爲春秋初之大國擅五十年淪於亡滅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則滅可不戒哉陳氏曰滅不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亂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汪氏曰衛書入而不言滅或以桓公不能攘戎狄故爲之諱或以爲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蓋桓公始雖不能却戎狄於衛未滅之先而猶能存衛於狄既滅之後其於興滅繼絶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之意比事考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絶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絶其祀也宋絶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之以亡國之善詞又春秋之變例也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師也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汪氏曰左氏不言禦狄蓋鄭之君臣以禦狄使克而實無知狄之志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朱子曰孔氏以是詩爲公子素所作然則進之當作進之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高氏曰鄭伯以百姓之命授匪其人非棄而何蓋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張氏曰舜授禹之辭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夫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欲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啓疆之心一旦乘罅擣虛則鄭必東手就亡矣臨川吳氏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

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鬬之事乃使其臣將兵于外久而弗得歸致其衆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

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五代史晉桑維翰傳出帝即位延廣用事與契丹絶盟維翰言不入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魏國公事無鉅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一制書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以

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家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責也陸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鄉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以異其文而深譏之也陳氏曰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蓋以鄭伯克段爲義則太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于鄭爲義則王子帶不書奔汪氏曰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胡子髡沈子逞滅自滅也若曰非有能殲其衆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滅其身者耳

比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附錄 左傳晉侯使公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

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大全

卷二十一

藏板

莫太史會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二十一

黄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二

僖公上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

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齊

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宋

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

二年及楚弑敗于泓二十三
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晉

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弑
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圉立僖二十四
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
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主霸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
卒子襄公驩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晉襄公
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軫卒先且居將中軍

衛

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
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
侯衛元咺立公子瑕僖三
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 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 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孜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

四年我杞桓二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爲正

薛
魯莊公三十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㔻公

邾
文公七年

許
魯僖公四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小邾
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始爵命也自郳黎來爲小邾子天下無未命諸侯矣

楚 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名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爲令尹時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爲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 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七十二年兵爭之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王〕惠王十
戊八年

元年

〔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陳宣三十四

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
〔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音遜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章欲反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會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音現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

海而卽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卽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或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亦嘗請命于王矣不書卽位何也（茅堂胡氏曰）閔公之薨魯使不告于周亦不書周使至魯僖又不見于京師其上不請命亦明矣（張氏曰）僖公之卽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爲之請袁婁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于天子而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于羣公而桓公止於壽衞觀僖公不書卽位以考時義當卿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劉氏曰）左氏云不稱卽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遭弑僖公自邾入爲君至此久矣國內已粗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卽位禮也（吳氏曰）左氏云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作曹伯

（公羊傳）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

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程子曰〕齊未嘗與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杜氏〕曰次者按兵觀釁以待事也聶北邢地

三國稱師見音現下同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高氏曰〕救急辭也次緩辭也急而得緩辭著其救難不速也〔陳氏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攘狄而宿師聶北玩寇以待其斃故言次譏之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李氏曰〕善其重愛民命不速加兵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聶北譏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成事竟得其援救晉之師先書救晉明魯君之明下

言次雍榆罪叔孫也〔汪氏曰〕救而書次者三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皆譏其怠於進兵而救患之不亟也救晉次雍榆則譏其怯於赴敵而救患之不勇也書次雖同而立義有輕重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則遂不能救矣聖人之

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爲急而好〔去聲〕攻戰樂〔音洛〕殺人者於罪爲大〔胡氏曰春秋以用兵侵伐爲戒獨至於救患解紛惟恐次止遷延而欲其速也荼毒無辜視而不救則人道必淪矣〕臨川吳氏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狄師雖不逼邢然兩年之間以兵蹂踐邢衛之境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家氏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敘三國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趙氏曰公羊云邢已亡矣蓋狄滅之按邢實未亡何得云亡又云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若實諱前年狄入衛何得書乎又云君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爾何用曲爲異說邢實未亡又何封乎又云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何得云不與劉氏曰公羊云救不言次言次不及事也非也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

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書之耳穀梁云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遂齊侯之意也非也若此當貶又何遂其意乎若非當救襃則次非救者非所襃也又云何用知其是齊侯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亦非也次于聶北其剌桓公之意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卽實齊師又何以明哉且直言齊師曹伯有何不可先王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卽師也曹何以獨無師乎盧陵李氏曰春秋書次而救者二此年及十五年次匡救徐也救而次者一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雍榆也胡氏通為一例皆譏其不速於為義此說固是但亦須有分別公羊以為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叔孫豹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亦取其說杜釋例曰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又一說次而後救歷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後次宜其救之之聲也此三說皆不見貶桓公與叔孫意故次而救當主胡氏而次在救下則惟啖氏得之啖曰凡救當奔命而往言次失救道也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先書救明魯君之命也下書次罪叔孫之慢命也其先通君命之說亦可通又曰救兵書師所以矜其盛公羊以為諱齊侯穀梁以為微齊侯皆非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作陳儀后同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

其意也〔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杜氏曰〕夷儀邢地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書邢遷于夷儀見音現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入〔臨川吳氏曰〕邢人賴諸侯救援之力衆蹔自潰而非為狄所入也諸侯逐退狄師然邢國遭狄人二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故諸侯之師具器用而遷之於夷儀然後邢得以復存邢自欲遷故不日遷邢〔啖氏曰〕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中為附庸公羊云遷者非其意是也如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或自請遷或自遷仍為列國故不言其人遷之但言其移國都而已公羊云遷者其意也是也〔趙氏曰〕徙而臣之曰遷某齊遷紀郱鄑郚宋遷宿齊遷陽是也能以國遷曰某遷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是也公羊說亦是但邢衛遷國以避狄而許蔡舉國以從夷此見異也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

有救患之功也范氏曰復列三國美齊桓存亡國〈張氏曰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illegible]自定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爲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故再敘三師以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臨川吳氏曰邢即夷儀邢[illegible]既遷則夷儀乃邢國之所在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

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

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高氏曰始綴於救邢適也率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陳氏曰以齊晉之伯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雖夷狄之暴橫而桓文亦受其咎矣〈汪氏曰狄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邢遷夷儀而桓公能城邢狄圍衛而至于遷文公不能救而城之桓文之優劣見矣〈廬陵李氏曰齊伯志編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緣陵也獨城邢爲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處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無譏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名而縊殺之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高氏曰但書薨于夷則夫人不得其死昭然可見桓公名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爲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劉氏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音基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讐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絶者復扶又反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沙隨程氏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我或謂齊人取其尸歸于齊者非也既薨于齊地則以歸者歸于我也或問齊人以歸是齊人於此時告魯許之以將歸姜氏歟抑齊人於此時送姜氏喪還魯也若此時送喪還則曷爲至十二月方至據七月薨于夷至是半年方至何其久也茅堂胡氏曰齊人既殺姜氏魯人請于齊而桓公許之然後以

夫人喪禮在逆之其日以歸不必在薨之月也〈張氏曰〉自文姜弒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濁亂皆晉迷卒成再弒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臨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臨川吳氏曰自齊桓既伯之後諸侯無敢有弒君者僅魯有弒閔一事然亂賊遄誅無得幸免伯政之有功於世道也哀姜襄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與石碏殺厚義同〈汪氏曰〉以歸之義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當從左氏謂齊以其喪歸也公穀又謂以歸于夷然于夷在以歸之上則自夷而以歸夷或爲魯地或齊地雖不可考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耳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詞也左氏謂齊人殺哀姜爲已甚然先儒謂武后篡唐唐之臣子猶當廢爲庶人而戮之况齊桓而不可殺哀姜乎

楚人伐鄭

〈荆始書楚〉〈左傳〉鄭即齊故也

楚稱人浸强也汪氏曰或謂前此稱荆人則爲進之此稱人則以爲浸强何也葢來聘來盟則嘉其慕義於中國故曰進之侵伐中國者其陵暴故曰浸强也莊公十年敗必邁反蔡師虜獻舞

已强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音現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
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
十八年伐鄭惡去聲其猾夏復扶又反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
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展兩
反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孫氏曰敗蔡入蔡稱荆來聘始進稱人伐鄭又稱荆今曰楚人伐鄭
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自此十數年侵伐用兵皆稱人
焉張氏曰荆至是稱楚者葢荆乃州名商頌稱奮伐荆楚則
楚亦其國舊名前此侵敗中國皆以州舉獨來聘稱人自此
始稱國稱人則侵强而陵駕中國然終齊桓世雖伐滅小國
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桓没而宋襄霸然後始
列於會盟儼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廬陵李氏曰
荆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數年之間兵漸
不起二十二年熊頵殺兄而立是爲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
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子少子元專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
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

是楚勢復强張氏謂其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疑亦得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勑呈反公作朾

左傳盟于犖謀救鄭也孫氏曰楚人伐鄭故桓合諸侯于檉杜氏曰犖即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張氏曰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强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汪氏曰經書會而左氏言盟傳誤耳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敗必邁反偃公作纓

左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穀梁傳不曰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杜氏曰偃邾地

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音預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音現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張氏曰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檉以謀之曾未兩月僖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而

撓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之罪矣高氏曰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旣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酈力知反公作犁挐女居反又女加切

左傳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傳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内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日之也内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杜氏曰酈魯地大夫生死皆曰獲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

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爲于僞反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鋭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去聲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高氏曰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於莒而卒至興師詐戰以毒鄰國無辜之民也春秋以季友主此戰且謹而日之所以深責之也獲莒挐所以絕慶父之賂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汪氏曰莒人受賊而責賂固罪也魯之詐戰亦罪也左氏公羊皆謂予季友之獲今考經書鄭獲蔡公子燮宋華元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未有以書獲爲善者此於公子友書敗書獲則責在季友耳若夫慶父奔莒而不書莒人殺慶父與宋萬奔陳而不書陳人殺萬同義其黨惡責賂之罪蓋在其中矣何必謂嘉季子之獲哉○劉氏曰左氏云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莒挐與莒詹何異哉何以必其非卿就令非卿但是主將亦當書也啖氏曰穀梁云季友搏殺莒挐按季友賢哲之士寧爲匹夫之事乎傳誣也廬陵李氏曰敗獲之書左氏公羊皆美季子之功穀梁紿戰雖江熙范甯亦不取然觀胡氏用詐謀擒其主將之說又似若本此春秋書獲六始於此又曰季氏有費始此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傳〕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夫人預弑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扶又反入宗廟矣書孫音遜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起呂反氏者受於魯〔王氏曰〕不稱姓則許齊桓之能殺不去氏則罪僖公之受葬〔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夫人與於亂桓公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復配宗廟哉然則曷爲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姜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爲非齊不可通乎春秋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高氏曰〕齊誅之是特已絕之矣魯請之是魯不恐絕之也是以聖人因其喪至去姜以絕之於齊而存夫人氏以見魯之不恐也然則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卽其死所而葬之可也〔孫氏曰〕

閔二年孫邾不貶姜氏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不去氏殺子之罪比文姜差輕〔何氏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張氏曰〕齊人殺哀姜以其國僖公請而葬之春秋於其喪至而貶不稱姜以罪尊僖之不知義也哀姜得罪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烝嘗乎〇〔劉氏曰〕穀梁云不言姜為齊桓諱殺同姓也非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弒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為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所進則非春秋所諱矣〔汪氏曰〕文定謂書夫人喪至以譏齊桓據劉氏專責魯僖之請葬猶爾存之〔廬陵李氏曰〕齊殺哀姜公穀劉氏胡氏皆以為義獨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杜氏又以不稱姜為闕文是不察於春秋之公義矣

癸亥　惠王十九年

二年

齊桓二十八晉獻十九衛文二蔡穆十七鄭文十五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宋桓二十四秦穆二

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云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國語〕衛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

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汪氏曰〕不言桓公又不書諸侯者畧之使若魯自城爾〔孫氏曰〕此會檉之諸侯城楚丘也不言諸侯貶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詩〕木瓜小序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

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朱子曰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盡可法哉曷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畧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凡筵設黼扆內史作策命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注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扆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司凡筵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詩定之方中小序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姓說之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汪氏曰僖二十八年子王告於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十一年楚復封陳蠻毀其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爲諸侯皆謂之封夫諸侯有國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承之先君非受之天子承之先君而霸者命之則爲專封矣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

爲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永嘉呂氏曰狄之再伐邢也齊救之既遷也齊城之前有救患之師後無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狄入衞而不書救則前無救患之師矣書城楚丘而衞不言遷則後有專封之失矣此春秋之所奪也）桓公封衞而衞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衞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畧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劉氏曰桓公之封衞德莫大焉雖衞人亦自以謂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以異於常蓋諸侯爾彼衞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許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城焉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朝焉耳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略小善而優大節以正衞人而已矣）（張氏曰）衞雖當封而周室尤不可以不尊故

略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霸權而尊王室也（高氏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薄之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命於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于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及其成也又告于王可也豈得自專哉（汪氏曰）衛之滅也春秋不書滅戴父廬于曹而不言遷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而不書救凡皆所以隱桓公之封衛蓋以其功不足以揜過是以畧其事而微其功也夫城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繫國此不繫衛則城緣陵之何也城邢序三國之師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實惟戍陳歸粟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戍陳歸粟于蔡之餉也然日戍日歸粟雖若爵事猶目陳蔡而楚丘之書法與爵邑無異則深譏齊桓之專封而備責之也與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桓公不得逭其責矣○（劉氏曰）穀梁云國而曰城此邑也而曰城何也非也邑亦謂之城爾若不謂之城當謂之何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高氏曰）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illegible]堂）胡氏曰書哀姜孫于邾薨于夷夫人

[illegible]之喪至其誅絶之義明矣及其終書日葬書小君謚更無所貶者此亦春秋端本澄源治於未亂之意也文姜亦然始而不謹終欲正之可乎（臨川吳氏曰）哀姜有罪齊桓以霸令誅之者義也然姜實莊公之正配僖公之適母也子無絀母之道故僖公以小君之禮葬之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公穀作下陽

晉始見經（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聽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

然則柰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語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如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疆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

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程子曰）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杜氏曰）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張氏曰）下陽與上陽對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虞周太王子仲雍所封虢文王弟虢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求勿反居勿二反）產之乘（繩證反）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貪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薛氏曰）虞啓晉伐下陽非虞則晉不能伐虢滅虢則虞非虞之有也先虞於晉虞之罪也永嘉呂氏曰州吁告于宋而後伐鄭序宋主兵晉請於虞而後伐虢序虞為首蓋從州吁之請者宋也則伐鄭之役宋實為之衞不能以自必也從晉人之請者虞也則伐虢之師虞實為之晉亦不能以自必也（茅堂胡氏曰）滅下陽者晉主謀也而以虞首惡何哉春秋誅惡皆罪其與之為惡者故以齊首石曼姑以宋首州吁以虞首晉以子家首子公先儒以滅漢者張禹非王氏亡唐者李勣非武后得春秋之意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

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没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通鑑)永徽五年上欲立武昭儀為后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上因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明年召無忌等言立武后無忌以為不可范氏祖禹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没於利則不足為重矣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孫彥曰虢之滅由於夏陽之亡郛之入由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猶秦有潼關(王氏曰)潼關乃黃河衝徼華山之東兩山夾立窄狹僅容單車一夫可守蜀有劍嶺(汪氏曰)劍門天下壯壁立萬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夫當關萬夫莫捍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丁氏)坎(彖傳)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傳)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其衰世之意乎茅堂胡氏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外戶不閉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城郭溝池以為固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illegible]

盛衰之世而立法如書城中城之類見城守之不可全恃如書滅下陽之類又見其有險而不能自守也〔張氏曰〕晉武公以曲沃伯篡晉獻公嗣立浸以兵呑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號爲鄰自莊公未因號人侵晉而謀於士蔿以圖號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間虞號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號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以虞首兵如郝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也〔高氏曰〕不曰虞人晉人而曰師者著其恃衆以夌虐也取邑而言滅者下陽號之所保下陽取而號亡不待殲其社稷也聖人書鄭伯入于櫟而不書入鄭書虞晉滅下陽而不書滅號觀物有要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滅下陽罪號之不能守險書城虎牢罪鄭之不能保險書法同皆衰世之意又曰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太子仇及成師仇爲晉文侯周平王東遷有功受策命書文侯之命是也魯惠公二十四年文侯卒子昭侯立晉始亂封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叔卒子莊伯立隱七年莊伯卒子稱立桓八年曲沃并晉王命號公立晉侯緡莊十六年曲沃復滅晉盡以其實器賂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爲武公莊十七年武公卒獻公佹諸立十八年晉獻公朝王二十六年號再侵晉二十七年晉將伐號士蔿曰不可號公驕驟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誰與二十八年使太子居曲沃閔元年作三軍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伐東山皐落氏於是晉始大以前晉事皆不經見故具于此○〔趙氏曰〕公羊云夏陽郭之邑曷爲不繫之郭國之

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若在下陽受兵何得不見擒乎穀梁云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不言師也按經見云虞師何得謂無師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左傳）秋盟于貫服江黃也（公羊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杜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弋陽縣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杜氏曰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史記樂毅傳燕王欲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約趙謁秦連楚及魏諸侯皆許之樂毅為上將軍并獲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

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其爲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也汪氏曰貫澤陽穀之盟會公穀謂諸侯皆在而止言齊宋江黄以包之今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蓋中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主而宋則上公也與國之遠者莫遠乎江黄皆荆楚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黄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二傳蓋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之果皆與盟也讀者當不以辭害意〉〈廬陵李氏曰貫與陽穀公穀胡氏皆以爲諸侯皆在然何氏范氏之注則但春秋褒以偏至之詞耳咲子謂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疑張氏說是又曰汪黄始至于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侵陳黄亡於僖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附錄左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范氏曰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莊氏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張氏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為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孫氏曰不雨一時即書者僖公憂民懼災之甚也

楚人侵鄭

左傳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顛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强故此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周惠王二
子十年

三年齊桓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三蔡穆十八鄭文十六曹昭五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范氏曰閔憂也經一時輙言不雨憂民之至歷時而總書汪氏曰謂歷三時而後書或歷四時而後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張氏曰三時不雨則饑饉荐臻民命阽危此雲漢之所以編於詩而去年及今年春夏之不雨書法異於文公以著其君憂民之發也高氏曰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爲旱也若眞不雨則旱在其中矣速於首月書之見其爲災之久而僖公以不雨爲念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見文公二年以宗廟則大室屋壞見文公十三年以賦政則日不視朔見文公十六年以邦

交則三不會盟（見文公十年十五年十七年）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文公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文公十年十三年）以著其慢也（汪氏曰有志乎民者心在於民而憂民事也無志乎民者心不在於民而不憂民事也何休謂僖公饑過求已修省百官放佚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脩政以消大變矣故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書法之不同君心之所由著也或謂春秋每年備四時僖公之經間無異事則離其首月而各書不雨文公之經自有異事故不復出首月不雨之文穀梁賢僖公而生此說今考僖公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非無異事也文公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時書而亦不書春王正月不雨且聖人再書正月不以爲煩何獨於不雨則總書之乎穀梁子之言必有所受矣）

徐人取舒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杜氏曰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茅堂胡氏曰取不言滅者取爲附庸不絶其祀也（高郵孫氏曰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取國不言滅舒之宗祀復存也（襄陵許氏曰舒蓋荆與國徐人取之蓋倚

齊魯家氏曰魯頌曰荊舒是懲舒與荊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捍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廬陵李氏曰按徐偃始稱王故春秋亦狄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畧五年從楚伐吳亦稱人者楚師有名也畧三十年滅於吳又曰外滅國書取者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為易趙氏以為不絕其祀也夫用兵難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滅其滅罪乎以為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為舒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是矣何得舒取稱取者與辭兵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必求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為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款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而何氏張氏乃刺桓公不能救是不察夷夏之情也

〇六月雨

左傳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公羊傳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杜氏曰示旱不竟夏何氏曰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感也

雨云者喜雨也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張

氏曰得雨而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所以此書而彼不書也

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樂音洛下同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劉氏曰文公之書不雨自十二月至于秋七月其於民如此之慢也僖公之書不雨歷一時則書之其於民如此之閔也不獨書六月雨而已又先書四月不雨所以見有志乎民汲汲之甚也有志乎民汲汲之甚未足為聖人之法也而春秋取之者凡南面而治天下國家者患不與民同憂苟不與民同憂則亦不與民同樂矣唯有道者不然已未嘗有憂也民之所憂不可不憂已未嘗有樂也民之所樂不可不樂若是者以百姓之心為心是故與民同憂王事之始也與民同樂王事之成也盧陵李氏曰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而何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為改過之應恐宣公不可同於僖公也○陸氏曰公羊云土雨而不甚也按此釋過飭之甚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曰謀伐楚也〔公羊傳曰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

按左氏謀伐楚也〔王氏曰二年楚侵鄭故〔張氏曰去年盟以定其交今再會申伐楚之約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音預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孫子〕兵以正合以奇勝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去聲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音卲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掎居綺反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魯鄭衛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爲伐楚

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行不戰戰必勝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是以春秋於貫之盟陽穀之會而屢書之○汪氏曰公羊云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竊疑此當在葵丘之下蓋錯簡耳與孟子所載五命之詞及穀梁明禁之目略同所謂障谷貯粟即孟子云曲防遏糴穀梁所言雍泉訖糴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作公子季友涖 公穀作蒞后同

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于我也穀梁傳莅者位也其下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杜氏曰涖臨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來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襄陵許氏曰公盖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往涖盟汪氏曰既稱涖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涖盟者四僖此年季友之盟佐齊桓謀伐楚有輔伯之善文七年穆伯如莒則小國請之而勉强以結盟初無恤小之誠昭七年叔孫昭子之盟齊定十一年叔還之盟鄭則皆結好叛晉而為背伯之謀不足取矣穀梁以謂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此當在來盟之下誤重出爾○廬陵李氏曰涖盟對來盟為義公羊說得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涖盟我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皆簡辭也其說固然但觀胡氏於良夫來盟下注云來盟為前定

盟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爾則蒞盟爲前定之說亦是胡氏所以無傳者通於此例也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汪氏曰〕楚師三至于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陘于貫陽穀之會皆爲伐楚救鄭之謀故也〔廬陵李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附錄〕〔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齊〕桓三十〔晉〕獻二十一〔衛〕文四〔蔡〕穆十九〔鄭〕文十七〔曹〕昭六〔陳〕宣三十七〔杞〕惠十七〔宋〕桓二十六〔秦〕穆四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遂伐楚次于陘

（左傳）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汪氏曰）民逃其上曰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家氏曰）齊距楚數千里既履險阻久而後渉其境楚得以爲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薛氏曰）侵蔡以攻其捍蔽（宋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爾非素謀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桓公是徵之〔杜氏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范氏曰〕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括地志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陵記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茅堂〔胡氏曰〕桓公伐楚聲大義以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正也〔朱子曰〕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故夫子稱正而不譎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朱子曰〕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故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召陵之師之類是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去聲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杜氏曰〕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

何氏曰桓公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衣止善其重愛民命蜀杜氏曰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桓患其强焉是以會諸侯欲伐而讓之猶懼楚勢之强思全必勝之功故先使蔡以震其威而從伐楚是則齊桓用兵之心遺於蔡而深欲圖楚也兵至蔡而潰桓公不上其地不分其民以此知桓公志於伐楚而不在於長蔡也陳氏曰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悉書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楚入春秋浸强矣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篡弒則修綏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伐楚而已侵蔡名諸侯書日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而矣久見逗公之不戰而諸楚也桓合九闕之衆以許楚兵莫嗜於此楚雖强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爲之諸徒小人尤師盟于師桓公不但以力張人矣張氏曰蔡自獻舞以表曲張于楚桓公欲討楚而加兵于附楚之蔡先責其以弋于之月而其心於借稱之夷蔡衆既潰則謀震而兵強黃可以遂貸楚也楚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爲中國患又賞五十年富强否並之力今此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桓公舉管伸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兵六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其晉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請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貳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捨之天克詩罪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罪僅致屈完來盟然其與呂完觀師恃力驕矜形於驕邑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率哉此言時出于紀滅弦伐黃故曾西鄙其功烈之畀書遂以譏其專書次以著其師有節制用能攝懾楚人免民丘

也臨川吳氏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
人兵者善也齊以楚之猾夏而聲罪致伐然楚衆方盛若不
若重而輕進深入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其
自來屈服所以爲節制之師合於不戰屈人兵之善也汪氏
曰晉文退三舍避楚亦桓公退次召陵之意使得臣服義則
亦不戰矣或問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盍桓公每事持
重當時楚甚強大僭王已非一日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卽服
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哉朱子曰然汪氏曰成三年諸侯
伐鄭次于伯牛襄十六年伐許次于函氏皆不書次其次不
足善也幃襄元年晉悼遣韓厥伐鄭而以諸侯之師次于鄭
不欲悉師以攻鄭近於齊桓次陘之意春秋伐而次者齊桓
晉悼爲庶幾矣或謂桓伯之初不能救蔡蔡之從楚實不得
已桓之伐楚不當先侵蔡今考侵蔡之後蔡終不與齊桓之
會晉文僅能致蔡於踐土于溫翟泉而賢後尊意事楚則桓
之討蔡豈日過乎廬陵李氏曰伐而次者此年與襄元年伐
鄭次鄭同例皆整兵慎戰之意也○劉氏曰公羊以國曰潰
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繫國邑爲別也又云其
言次于陘何有侯也侯屈完也亦非也若實侯稱爲不言屈
完如師陳氏曰初次之時安知屈完來乎家氏曰左傳云蔡
姬蕩公于圍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於是會諸侯侵
蔡蔡潰遂伐楚然則齊桓之侵蔡爲私怒而伐命不然也高
氏曰齊桓欲懷荊楚經嘗十數年矣豈如左氏所載直爲蔡
姬舉哉廬陵許氏曰辭書潰四蔡潰沈潰莒潰鄭潰民皆逃
其上之詞也逃其上則樂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蔡姬之

乎其有無不可知書侵書潰之旨穀梁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後棄戎中華甘心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來可以蔡離之事畢齊桓也凡春秋兵事書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也以傳載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蔡止書救鄭八年欒書侵蔡以遂侵楚止書侵蔡之類觀之則陳氏之說亦是胡氏於遂例有三一曰繼事之詞一曰兩事之詞一曰專事之詞公羊又有生事之詞蓋亦隨其事而立文辭事而善則但譏其專繼事而不善則深譏其生事爲罪而不知已矣其遂伐曹遂滅偪陽遂城虎牢遂入鄭蔡此獨遂救許反爲善之尤者蓋救兵宜遂踰不稟命無害也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高氏曰新臣卽許叔在位四十二年汪氏曰穆公也子業嗣是爲僖公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汪氏曰成十三年書曹伯盧卒于師襄十八年書曹伯負芻卒于師在會則稱會汪氏曰定四年書杞伯成卒于會今許男一無[illegible]者

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名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音闢汪氏曰椑棺親尸者）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趙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張氏曰名陵地屬潁川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劉氏曰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義書卒于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于師不足褒桓公穀梁之說非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

屈居勿反完音桓名上照反

（左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名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

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王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汪氏曰〕于師于陘之師召陵潁川縣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陸氏曰〕楚蠻夷之強國未嘗與中國爲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爲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其不稱使權在完也〔范氏曰〕齊桓威陵江漢楚人大懼未能量敵遣屈完如師權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陸氏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

事在屈完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盧氏曰書來盟于師見桓公以正義伐楚楚來乞盟于師也高氏曰來盟者彼欲之也）盟于召陵序完績也（何氏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故爲盛）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古堯反）與同好（去聲）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去聲）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去聲）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爲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委粉反）而春秋美召陵是也（楊子法言注緼亂也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禮齊覩齊之盛因以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禮楚故[illegible]雲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召陵之會能服楚也黃杜氏曰齊桓伐楚使管仲責之其言正而不誶是以未加兵而强楚自服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明桓公兵不血刃而楚人聽命于師也桓公退舍而與之盟故言盟于召陵表其以）

見齊桓仗禮義而服楚也〈張氏曰〉來而不書使者春秋許夷狄謹嚴之法雖錄屈完名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貢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也〈汪氏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雖不重言楚屈完之盟與鄭伯之會而楚鄭之服可見矣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與屈完事相類然則國佐不言來盟則齊人非服義也袁婁及國佐盟而書日則非序績也袁僑如會及袁僑盟雖若服義而來會務於國佐之如師矣然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兩書及詞繁而不殺又詳於國佐之盟者總其以盟會之權授之大夫也蓋桓公服楚以義而制楚亦服桓公之義故春秋序績晉郤克等以力屈強齊齊因戰敗而強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日書及以義之晉悼繼霸雖能使義以安中國而陳袁僑之來諸侯既盟又使大夫與之盟以啓大夫執國權之端故春秋備書以貶之也〈廬陵李氏曰〉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公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彼雖會劉子而卒於無能為此以伐後書盟為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為蔡發其顛覆國不待論但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於召陵即此〇〈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言使尊屈完也曷爲

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襄陵李氏〕曰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盟齊桓之使高子本欲覘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只覘齊之强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穀梁與杜氏得之但春秋內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師哉穀梁以于師爲前定則非也又曰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屈完得書來盟國佐不服則盟乃晉人所欲屈完既服則盟爲齊侯之續故袁婁盟書及而召陵再書盟序續之說公羊得之穀梁以退師爲桓不得志者非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

〔左傳〕陳袁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袁濤塗〔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

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孫氏曰〕桓公與陳侯南服彊楚歸而反執陳轅濤塗其惡可知〔家氏曰〕齊桓執鄭詹與其執也故繼書逃來見春秋之罪詹執陳轅濤塗不與執也故繼書伐陳侵陳見春秋之不與齊○〔啖氏曰〕公羊云濤塗說桓公令師濱海而歸師陷沛澤之中穎而執濤塗若然則是軍自失路致陷非濤塗之罪故左氏爲是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執諸侯十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伯討之正餘若楚子會盂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者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書執大夫十五皆非伯討人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者亦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又曰濤塗誤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說則仍從陳鄭而歸何至伐之侵若是其甚乎頃例氏全取公羊爲是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秋伐陳討不忠也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臨川吳氏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且以其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汪氏曰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

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偪陽遂滅頓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耳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范氏曰楚彊莫能伐故以伐楚爲大事何氏曰公出二時危公之久臨川吳氏曰公與齊桓爲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或氏曰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擇其重者志之也汪氏曰春秋書至大齊桓伐楚之功其猶召穆公平淮夷告成于王而詩人美之歟諸書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朡而遂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遂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其事重於伐三朡伐淮夷故耳○陳氏曰楚雖已服何妨告廟云伐還豈可云公至自服楚乎公羊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致先事致後事之說胡氏畧而不言獨穀梁得之而啖子曰一書而涉兩事者夫子擇其重者志之亦穀梁意也然則以伐楚閏召陵致伐而不致會對使楚盟皋鼬至會而不至侵論之則伐楚之義大而使楚之事淺矣又以侵蔡遂伐楚致伐而不致侵對伐鄭遂救許致伐而不致救論之則伐楚之功美而討鄭之事亦重矣其公羊以爲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者獨於伐鄭會蕭魚至會則可通於此不通則以爲楚復叛盟故不以會致者

彊論也又曰謝氏曰兩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或舉其盛者而至之亦是○劉氏曰諸致例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不足信也

○葬許穆公 穆公作繆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劉氏曰左氏云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非也若實卒于師經何以不記耶似當時臣子欲追美君父故引許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禮葬之爾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作慈后同

覇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左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杜氏曰茲叔牙子

揚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音繹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

矣夫先知篇注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故東山二章言其[illegible]也齊桓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illegible]劉氏曰齊師[illegible]不可爲周公亦明矣然春秋以周公之義責齊者以其可[illegible]及可以責者責於桓公也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脩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借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南軒張氏曰五伯慕乎仁義之名有所爲而爲之故暫假而暫歸桓公名陵之盟仗王室之事以責楚亦可謂義矣而執陳轅濤塗之舉旋踵而起此皆歸之遽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之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矣汪氏曰朱子集註謂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寔此不同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三國志劉璋傳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以荊州降劉璋以操得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操以爲人短小放蕩時操已定荊州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習鑿齒曰齊桓一矜其功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五代史高季興世家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季興入朝莊宗欲留之郭崇韜諫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謂將佐日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其誰不解體何能久長吾無憂矣〉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蔡氏曰過責愈重則憂愈大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乃君道當然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陳氏曰齊侯稱人衆也東遷之後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從春秋之治在盟主是故治在諸侯於中丘會稱君從宋稱〉

人於郎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於歷代稱君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執衛侯稱人

稱侵陳者深責之也

臨川吳氏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帖荊之功有誤軍道之罪既執其臣遂以三國伐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者蔡不如此書侵者以見其師之無名也

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張氏曰桓公怒陳之深至於伐而又侵孟子謂成湯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懲德多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怠人亦悔之故楚終不勝鄭伯逃盟以至弦滅而不能救皆怒陳之過致之也故詳書伐侵以著其罪

蘇氏曰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日伐當其罪也侵日侯已甚也

永嘉陳氏曰濤塗既執又再侵伐陳罪特暫謀之不甚耳非有剌楚暴矜中國之罪也桓公責彊夷甚略罪弱國甚備非道也

家氏曰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見之蓋規摸宏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illegible]寸而識量淺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霸之所[illegible]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狐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illegible]管仲佐之謙以處已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朝下深責也遠近咸服小大具孚遂率之以伐楚楚伏其罪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濤塗謀避軍道以紓其國於齊未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爲未足又從而侵

之楚無亡矣遺鏃之費而陳反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倡任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器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也責楚之無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會本以救鄭末幾迷亂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強楚之霸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暇而桓之霸侵衰矣惜其春秋於伐楚也爵以襃之於其伐陳侵陳也人以貶之其義甚明矣

〔高氏〕曰書公孫茲帥師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常閔若貶而人之則公孫茲與貶可知矣齊之首惡罪不勝誅也

〔陳氏〕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謀殺子般公子慶父弒閔而茲與敖皆世為將是故僖志之首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起也

〔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

〔附錄〕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

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丙寅惠王二十一年 **五年** 齊桓三十一晉獻二十二衛文五蔡穆二十鄭文十八曹昭七陳宣三十八杞惠十八宋桓二十七秦穆五楚成十七

春

附錄左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公羊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氏曰〕甚惡殺親親也〔啖氏曰〕稱晉侯言申生之無罪也〔陳氏曰〕太子縊于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纔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忘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陸氏曰〕小仁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音嫡下同〕亂之本也〔家氏曰〕獻公惑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濟圖密慮不過爲樹建庶孽之計耳方東山皐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命冢嗣狐突先友梁餘子先丹木之徒固洞見公之肺肝而勸太子爲避禍之謀不待歸胙於君人皆知其不免矣驪姬寵奚齊卓子變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

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知所戒焉張氏曰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好諂輕措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彼殺彼設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所謂爲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此也高氏曰諸侯世子皆書於天子不可專殺父且父子人之大倫非他人所得間者今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況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無敢殺者是故斥言晉侯所以深罪其聽讒而忍殺其子也觀采苓之詩蓋可見其好聽讒矣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前漢書趙倢伃傳倢伃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是太子傳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后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爲姦自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急自白皇后發武庫兵斬充與丞相劉屈氂戰敗走皇后太子皆自殺司馬公曰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汪氏曰春秋書殺大夫四十七或稱國或稱人惟晉侯殺申生宋公殺座天王殺佞夫鄭伯克段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以爲獨其君之罪也僖十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文十八年宋公殺其母弟須殺得其罪則不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范氏曰譏伯姬杞伯魯侯也薛氏曰無父歸寧猶曰不可况非禮之朝乎張氏曰朝者人君相見於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公使婦人參之皆失正也臨川吳氏曰曹伯有疾而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欲托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家氏曰世子預會盟禮猶有殺况來爲世子而用朝禮見之乎高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耳如之何而勝朝乎高郵孫氏曰此言來朝其子三十一年來求婦皆非禮也○陸氏曰按此文直書以示譏爾何有內辭乎公羊之說非也

〇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公孫華如牟娶焉〔汪氏曰卿非君命不越境故奉君命聘于牟因自爲逆而傳實其事〔臨川吳氏曰魯於邾近大國未見使其臣以時往聘而牟小國也桓十五年牟朝于魯自後並不再有邦交之禮今公孫茲乃往聘于彼蓋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托君命以往故書以譏之〕汪氏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大夫如他國者聘也故趙氏謂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臧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聘禮而行私事也季友私交則書其聘公孫茲季孫行父公孫敖公孫嬰齊叔孫婼因聘與盟而逆則不書告所以謹私交也蓋因公事而行私事則不書而私事非其不當托君命以遂其私也無公事而專行私事則直書而罪自見矣

〇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穀作首戴后同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公羊傳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

諸侯會之故其辭異〔杜氏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及以會尊之也〔范氏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杜氏曰〕世子不名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汪氏曰〕陵謂陵遲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何氏曰〕儲君副主當世父位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別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陳氏曰〕齊不敢爲會主故不云會齊侯　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汪氏曰〕晉制皇太子在三恪下宋升太子在三恪之上齊梁陳因之隋制皇太子與會設坐於御東南西向唐制羣臣賀皇太子次上公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祗〔音支〕與王人

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媯爲后生太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皆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以戴之以爲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陳氏曰王世子危不得立齊桓公率天下之諸侯而爲會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閒矣高氏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爲議之於朝覲貢之以謀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欲爲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汪氏曰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齊桓定王世子鄭于首止而王室寧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景王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戍周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於巳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於未亂之先也或謂褎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今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與諸侯會是世子外交霸國以脅制其君齊桓不請於王而率諸侯以會王世子是爲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是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良招四皓與游卒定惠帝程子予之以爲得納約自牖之義彼四皓非以高帝之命而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子詳載其事於綱目豈非法春秋許首止之盟而然歟蓋襄王之爲世子不稟王命之爲世子也齊桓以諸侯會世子

是會王之世子也彼惠王雖有立愛之意而未嘗有命廢襄王齊桓適事之權定天下之大本於危疑之際乃霸功之合於義者也朱子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豈不信哉故成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十七年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襄三年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春秋皆不以殊會書之獨此殊會王世子蓋以明至尊之儲副非人臣之比也夫殊會之文或及以會或會以會或會以及貳及以及義各不同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皆衆人會一人之辭然首止以卑會尊及而後會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會吳則以此會彼會而又會所以嚴華夷之辨也文雖同而實則異也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以兩人會一人而男女之別也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以一人會兩人而內外之別也文雖似而實不同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大夫自盟而書者從以從之以諸侯之失權於大夫故殊及以志其始也首止袁僑皆以明君臣之義而意不同于相蒙混皆以著內外之辨而事則異皆變例之變者也讀者不可不深察焉廬陵李氏曰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

【附錄】左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秋諸侯盟〇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〇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太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無中事復舉諸侯 汪氏曰據祀于柯重丘間有異事則復舉諸侯馬陵柯陵于戲亳城北平丘無中事不舉諸侯何氏曰省文從可知閒無事不省諸侯時世子不與盟

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甚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范氏曰齊桓尊崇王室綏會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劉氏曰首止葵丘會盟同地而再言之者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首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大經大法也葵丘盡王者之禁皆有懿德美行超絕卓異非常之迹者也

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率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汪氏曰新君卽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汪氏曰太子鄭乃惠王之長適子桓公會首止以定其位所以明父子之倫不使王太子列於諸侯而殊會之所以明君臣之倫首止之盟重與諸侯要言共尊世子爲天下之儲君且不敢使王世子同盟又以申明父子君臣之道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張氏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始亦束牲載書而不歃血類方伯者以察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末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之義擧也不敢以約信加之尊者桓公此擧其義既明其禮複正此所以爲一匡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盧氏曰夏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諸侯盟于首止此春秋尊周之微意諸侯不敢盟世子故自盟也高氏曰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安世

字也夫齊既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爲名可謂知尊王矣
然齊侯之伯既致王世子而會之晉侯之伯遂致天王而朝
焉孔子罪作偏者由致王世子遂至于致王則其辭不可勝
誅矣陳氏曰桓有諸侯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
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
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下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不
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
之等比也桓公於是知節矣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
某某月諸侯盟則齊侯之遷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
某但日某日盟則晉侯之抗也春秋是以予桓也注兵曰會
盟同地而書辭重復者四首止定王嗣葵丘明下禁平丘示
咸而晉伯衰于宋晉楚爲成而中國失霸事異而文一施之
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盧陵李氏曰春秋會盟同一地者止
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兼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也首
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畏楚之事惡之大也
會辭盟弱雖微不同亦當人大惡之例矣故一繹惟此五條
皆書亘同後以見意也又曰盟扈會扈之書諸侯者畧之也
盟書盟宋之書諸侯者諸之也亂柯重丘之書諸侯者間有
事也其餘止書諸侯者公後至而不能背也文曰齊桓之編
書諸侯者四皆前目後凡之文然首止葵丘無中事而復舉
若侯與救許城緣陵止以凡舉者異然競其中而言之首止
又與葵丘異蓋葵丘有伯姬卒之閒事也救許文與緣陵異
益丁鹹之會侯已歸則緣陵不得以凡舉也故以首止爲學
辭緣陵爲異辭者得之若葵丘救許則不過目凡之常辭之

曰于首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皋鼬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目之柯陵雞澤平丘是也皋鼬盟惟趙子以為不劉子不與胡氏曰盟無文然觀下文卽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與之不敢為是但盟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又曰謹始例春秋盟重君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於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也近世有不上胡氏以為桓公挾天子旨非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 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事有惡者不與音預下同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 汪氏曰平丘之盟上要天子之老則非尊王同懼補蠻篡弑之君則非仗義甲車四千乘示威於諸侯則無忠信誠慤之意又信邾莒之訴而絕魯使不與盟則不盟不足恥也 故直書曰

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杜氏曰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趙氏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去聲）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家氏曰鄭伯當順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旣盟乃去然後於義爲盡安有挾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

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脩之者矣

張氏曰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鄭伯背公狥私違衆棄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録罪之辭則異氏曰上書諸侯此言鄭伯言七國諸侯之中獨鄭伯不欲與尊戴王世子之盟而逃歸也高氏曰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楚既服遂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盛德之舉也當是時也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嬖寵之私棄理義之正無鄭從楚甚閒中國自是楚後與中國爭衡夫齊之攘楚所以營圖之非一日矣纔踰年而惠王巳導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未獨罪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啓之也陳氏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逃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之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汪氏曰君之逃惟首止于鄭書鄭伯陳侯逃歸臣之逃斷道溴梁之會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而惟書鄭詹逃來於此見齊桓晉悼之霸不可棄也聞之先師曰陳鄭書逃書乞聖人之予齊晉也昭昭矣○劉氏曰公羊云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非也公羊嫌鄭伯實逃歸者當在盟首戴之前哉云爾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要自逃去但言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始滅中國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穀梁傳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任氏公輔曰邈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高氏曰齊侯自侵陳之後已起諸侯之叛心至是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爲冠中國之兆也張氏曰鬬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頡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名陵而內懷貪固之心至此竊見王懷愛叔帶之意而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間鄭而飾節滅弦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爲尚可望以與復故不絕也黃弦同壞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閈許之紛紛使桓公此時卒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蔑而制楚之横與孫氏門楚人滅弦惡桓不能救也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義同

〇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〇冬晉人執虞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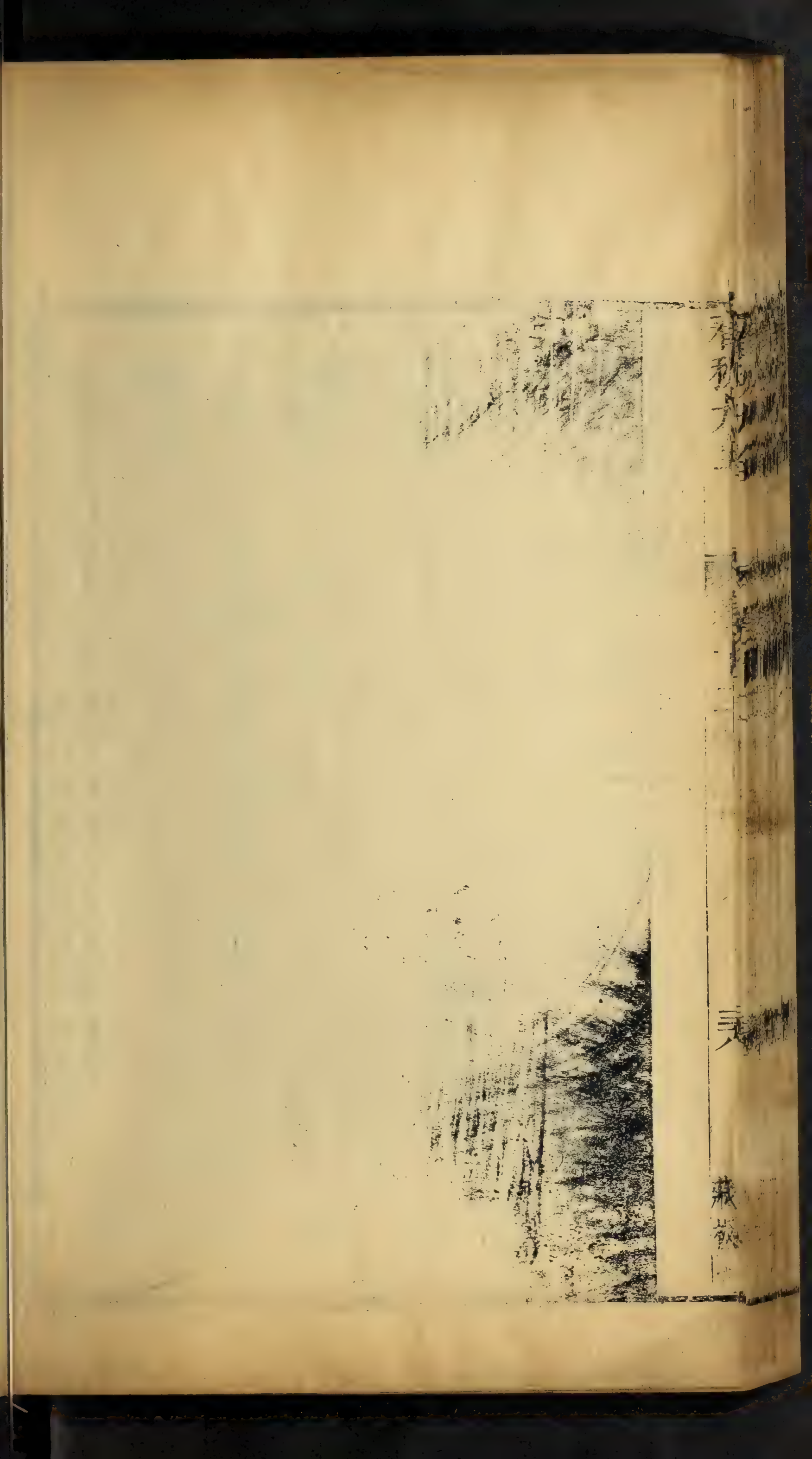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亡
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
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
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
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號是滅何愛於
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
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
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
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
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
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
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
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
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
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
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
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
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
善詞也誠者上下之同力者也穀梁傳執而言所為地編於晉
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
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號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號而明日
亡虞矣程子曰書執
而不書滅自取也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何氏曰言滅者臣子與君勠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若夫虞公地之縕紆粉反於晉久矣范氏曰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茅堂胡氏曰書晉人執虞公衆詞也虞公書爵而不名深著其罪所謂美惡不嫌同詞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貳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杜氏曰虞公貪賄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執之若執一夫何氏曰稱公者尊正爵劉氏曰虞公不名而曰公者其國已亡其地已奪是滅而不能死者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平菴項氏曰虞公之執前無所由後無所歸如執匹夫然見虞之無國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平聲之能亡國敗家塞矣劉氏曰春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故虞之滅自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獨其君不知甚責

懲校
秋因大見其釁於滅夏陽而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
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矣張氏曰虞公貪璧馬之近貨
志國家之將絶而以國之所特資蔽故前書滅下陽而義書
執虞公則虞公之自取亡滅與晉獻無道絶滅號叔虞仲之
祀片言可見陳氏曰苟同力致滅自其君世子必詳所以滅
之之罪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
圖蔡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苟不同力執其君而
國從之矣則不詳所以滅之之罪書曰晉人執虞公以爲晉
人徒執其君焉耳而虞自十也王氏箋義曰滅而稱執書言
虞當滅久矣今但執之而已滅號不書者方罪虞以爲無戒
若書曰晉侯滅號遂滅虞執虞公以歸斯實錄耳非裁威義
理之文也莊氏曰春秋書滅國昔三十一其致滅之因或叛
彼即此或情謀或侵地然未嘗沒於嗜好而棄其險要以與
蔽也故皆書滅國以著滅之者之罪推虞勢之滅晉法不同
益有深意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益下
陽者虞號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號亡故書虞師同晉滅下
陽者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
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亡國之君耳或疑春秋不
當沒晉滅虞之罪夫棄筆之立文如化工之生物安可捐拘
於常備哉如系亡而不書秦滅胡髡沈逞國未滅而書滅皆
變其常法也或曰虞公常爲天子之三公故稱公執天子三
公其罪重於滅國故不言滅虞特書晉執而貶人之未知是
吾○劉氏曰左氏云晉襲虞滅之而修虞祀且歸其璧貢子
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非也虞晉同姓滅之大罪也懲其自

徵文飾僞祀歸貢不足以掩其大惡春秋曷爲聽之耶左氏怪其文理異常因彫琢之就爲此爾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二終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二

僖公中

丁未惠王二十三年**六年**齊桓三十二晉獻二十三衛文六蔡穆二十二鄭文十九曹昭八陳宣三十九杞成公元年宋桓二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 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范氏曰齊前糾合諸侯翼戴世子而鄭伯背義逃歸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而討顯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也杜氏曰新城鄭新密〇廬陵李氏曰伐國圍邑之書此餘與圍長葛圍緡不同左氏穀梁胡氏皆以為予桓公獨公羊以為惡桓公之彊為無義則與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耳不可從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穀梁傳善救許也杜氏曰皆伐鄭之諸侯故不以更敘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齊自召（音邵）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荀子注若擊枯葉之易也）圍而不克有遺（去聲）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卽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汪氏曰書遂救者美其赴難之捷速若所謂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書遂伐遂侵遂入遂滅者譏其擅兵之無已而非有東征西怨之望也惟齊桓遂伐楚乃明以救鄭而非他國遂伐之比爾）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子氏曰此與致伐楚同孫氏曰出踰三時張氏曰楚人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客之圍釋鄭而救許所謂抑暴而救患見桓公之急於義也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汪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陽處父伐楚救江）

異者不予楚人之救鄭也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故上書鄭伯逃歸不盟則齊桓之伐鄭書伐書圍以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掩矣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翼戴儲貳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圍非美事而桓文之圍實為王室討也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首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歟處陵李氏曰按桓公之編書救者五救欲盡力救鄭救邪將甲師少為義未力也救欲速進聶北于匡書次為義不勇也獨此年之救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為善之尤益救兵不以生事為敗不以專事為疑也○劉氏曰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圍之為義無擇於國與邑也趙氏曰左氏云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按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圍以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為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又云徵子啓○如是又何疑乎劉氏曰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恕其訒不降楚也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

齊桓三十三　鄭文二十　晉獻二十四　曹昭九卒　衛文七　陳宣四十　蔡穆二十二　杞成二　宋桓二

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

左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婁子后同

汪氏曰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何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

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公厲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將去聲卑師少稱人汪氏曰自齊師城譚以後非君將皆稱人惟次聶北城邢伐厲稱師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甫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扶又反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如字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劣偽反上也范氏曰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汪氏曰累事相緣及也言責及其上也不知自反內慝聽纔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有無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齊與問罪之師鄭服逃盟之罪則齊師息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於申侯盍信讒而頗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於塩反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劉氏曰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內慝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其貪侈尊欲亦有以取

之廬陵李氏曰左氏載陳濤塗怨申侯之反已勸之城虎牢美乃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又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說前說不可信後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於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毋音某又音無穀作寧毋音同

左傳秋盟於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請盟于齊穀梁傳衣裳之會也杜氏曰甯毋

邢郜堂

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如寗張氏曰傳言齊侯因管[illegible]之言而修禮於諸侯諸侯不受鄭世子爲內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廬陵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攷命朝聘之數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僭侵故伯主總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隨時吳氏曰疑子華雖聽命於會齊桓未必使之與盟故明年盟洮鄭伯乞盟汪氏曰今三傳皆有鄭世子華則桓公但却子華內臣之請而未嘗使之不與盟也蜀杜氏曰會四國而二世子在會以著齊桓之德漸見衰矣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甫盟甯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廬陵李氏曰公子友如齊二此

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于齊如此

○冬葬曹昭公

〔附錄〕左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

己惠王二十

已五年崩

八年

〔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八〔蔡〕穆二十

三〔鄭〕文二十一〔曹〕共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

杞成二〔宋〕桓三十

〔秦〕穆八〔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陳世子欵下公有鄭世子華

左傳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穀梁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杜氏曰洮曹地夾際鄭氏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抱罕東入河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祭伯來隱公元年以私好聲去出聘者不稱其使祭叔來聘莊公二十三年以私情出訃者止錄其名王子虎卒文公三年劉卷卒定公四年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孫氏曰王人微者也序于諸侯之上者春秋尊王故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也張氏曰

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可以訓矣〔高氏曰〕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葢惠王疾惠后主叔帶故王人使齊求之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爲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爲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於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葢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將爲此事而來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

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杜氏曰〕乞不保得之辭〔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乞六乞盟一乞師五得未得未可知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孫氏曰〕鄭世子華雖受盟甯毋鄭伯猶懼見討故自乞盟于此〔張氏曰〕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足以見伯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臨川吳氏曰〕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葢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爲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高氏曰〕楚爲中国患鄭先受患自莊十六年書荊伐鄭至二十八年荊又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伐鄭齊桓召陵之役楚始屬服則楚之不復加兵於鄭小白之力也鄭伯易爲背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其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自此至十七年小白卒楚人絕迹於鄭桓之伯功盛矣〔汪氏曰〕

春秋書王人者三盟洮書王人常例也救衛書王人子突襄
之也盟翟泉書王人貶之也于洮諸侯皆書爵而翟泉諸國
之大夫稱人則王子虎為貶可知矣春秋凡伯者主會必書
公會而序伯者於諸侯之上首止會王世子而書公及齊侯
則王世子在會而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此書公會而序齊
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後此葵丘翟泉柯
陵雞澤平丘書法皆同然葵丘不盟宰周公而翟泉以後皆
不以王事而盟王室之卿王則晉伯非桓比矣鄭伯乞盟不
言使大夫則鄭伯親至於會也不言如會則鄭伯得與於盟
矣然不序列而別言乞盟以見鄭伯在會而畢屈以請與于
盟耳苟非在會而後至則當如遠僑如會屈完如師先書如
會而繼書盟矣然襄三年晉士匄乞盟于齊不書此特書者
以見其輕於洮義故不憚屈己以請服也廬陵李氏曰經書
王臣與盟者于洮王人下士也翟泉王人王子虎也女栗薾
子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皆卿士也左氏釋例目未
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
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踐
士王子虎黑壤王叔桓公黃池單平公皆監臨之而已不同
歃也著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績盟諸侯以安王室雖
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亦无貶責故于洮王人傳曰王
室有難也女栗蘇子傳曰頃王立故也雞澤單子杜云周靈
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也此三事情義
可許故無貶文惟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
子虎下盟列國以濆大典故貶稱王人春秋王臣與諸侯會

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例此說亦可通但以胡氏雞澤下注觀之則皆可見○陳氏曰公穀皆云乞盟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按乞者卑里之辭耳言酌與之迂辭甚矣假如乞師又如何酌之盧陵李氏曰洮之盟左氏事迹稍詳當從之公羊以為桓公德衰甯母之會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非也

夏狄伐晉

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襄陵許氏曰晉時強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臨川吳氏曰齊桓嘗存邢衛而不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代晉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狄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致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

之先至者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范氏曰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禮記祭統成王康王追念周公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注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楯戚斧也以玉飾其柄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舞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又見明堂位此天子之禮樂也賤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汪氏曰其指先王言履先王之位則可行先王之禮而奏先王之樂也故雖禘太音泰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去聲維辟公天子穆穆朱子曰言諸侯助祭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周公人臣不賤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扶問反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

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僞安得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其自始至終皆非禮矣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夫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嘆也汪氏曰夫定說說徵與宗子不同然夫子言不欲觀則議僖禮之意在其中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趙氏曰議禘又議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救反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强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范氏曰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妾不爲夫人明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

趙經書夫人而不書姓氏其貶深矣劉氏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妾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庶之等當爭其惡乃比於無父無君己之母父之妾也今背冤而往之辭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必天子命之者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故會盟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為譏也孫氏曰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家氏曰夫人不氏明其為妾無當尊之理也薨葬稱夫人非謂成風可以僭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薨葬之故其此書用致夫人者以其開薨葬夫人之端也汪氏曰哀公欲以發妾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以妾為夫人古無其禮也夫自僖公致成風以妾母為夫人自後宣公致敬嬴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歸夏猶謂以妾為夫人則無其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立妾也于以見魯襄之甚而舊典猶存也○趙氏曰左氏云致哀姜焉按元年哀姜稱夫人以薨明用夫人喪禮已久矣何乃八年始致之乎公羊云譏以妾為妻也蓋脅于齊驟之先至者按若娶于齊則不當媵先至若娶于他国而公親往

未還則無人受齊而立齊媵劉氏曰穀梁云言夫人而不言氏姓立則妾之辭也近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謂之用致其立妾之辭也不言氏姓不為見其妾也蓋有深義非穀梁所能見左氏云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按哀姜于此四者雖不薨于寢爾苟謂四者不備不致于廟設令夫人歸寧而死亦將不致乎永嘉呂氏曰蓋僖公尊妾母成之為夫人自此年禘于太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廟見何以不稱姜氏哉盧陵李氏曰夫人之說左氏以為哀姜也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夫左氏隱三年例曰不赴於諸侯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今哀姜以元年薨既稱夫人以薨矣何得謂之不赴於同不祔于姑而弗致乎公羊以為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于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夫僖公作頌賢君縱為齊所脅豈得以媵為夫人乎楚子以為致聲姜則姜聲未聞有罪何得不稱氏姓故劉向以為成風者是而劉氏胡氏皆從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臨川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趙氏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

至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則左氏此說不足憑也

附錄左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庚午襄王
王元年

九年

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卒衛文九蔡穆二十四鄭文二十二曹共二陳宣四十一杞成四宋桓三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穀作三月御魚呂反公穀作禦說音悅

左傳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胡氏曰左氏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按王猛在喪不曰小童又伯子男在喪亦當稱子獨言公侯亦誤也公羊曰不書葬爲襄公諱讓不葬者嘗不會耳爲襄公諱有何義乎

〇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程子曰〕天子之宰與侯子禮異故不殊會〔杜氏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之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杜氏曰〕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范氏曰〕天官冢宰兼爲三公者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

易去聲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

八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

汪氏曰謂進而為三公宰輔退而為方伯諸侯入乎朝廷之內出乎畿甸之外親疎雖不同均為勤勞王室

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陳氏曰桓嘗殊會王世子而不殊會三公春秋是以予桓也汪氏曰尊無二上三公雖貴亦人臣也王是子天王之誠非人臣也故春秋殊會王世子不以儕之人臣之列宰周公雖兼公相之職蓮同下士之微者序乎諸侯之上耳齊桓初會首止以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今會葵丘又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伯桓公為盛而桓公之會葵丘為盛宜春秋備書之而盡予稱之也春秋書冢宰者四咺賵寵妾糾聘大惡皆貶而名之閱聘僖公雖無貶辭然以冢宰兼三公而修聘事於諸侯則亦過矣惟宰孔出會諸侯獎霸王陳五禁使諸侯既知尊王至而且知畏王法則有功於周室者也故諸侯雖與之會而不敢與之盟後此王于虎盟諸侯大夫於王鄗之側聚而八之尹武公單襄公之盟何陵單頃公之盟雞澤劉獻公之盟平丘皆有愧於宰孔矣然惠王之喪適當同軌畢至之際襄王方居諒闇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時桓公不率諸侯會于京師反徵冢宰于葵丘而春秋無譏者豈桓公能彌王室之大難而功可掩過歟抑會葬既畢而修禮于葵丘以明王禁歟廬陵李氏曰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

聘宰周也又曰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于首止中於于洮終於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何氏曰不以殤禮降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啖氏曰內女爲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亦然其爲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蜀杜氏曰許嫁爲夫人則繫國汪氏曰經書內女未嫁而卒者二雖日許嫁則喪之以成人之禮亦時君溺愛之過耳據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爲諸侯夫人則服大功大功以下則無服蓋諸侯絕期苟嫁爲諸侯夫人則尊同尊同則爲之服也許嫁未可稱夫人而喪之如成人非禮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illegible]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illegible]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illegible]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illegible]

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程子曰云諸侯盟見宰不與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平聲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東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朱子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自是好本末自是別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繫蓋修身齊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

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
所未有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
則何以令諸侯茂聖人道大德宏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始掩
其不足而致其美也陸氏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且明周
公之不盟也汪氏曰桓公以五命之詞約束諸侯而不敢盟
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也晉文以後王
臣出會盟皆同盟則非桓比矣然桓公自北杏至于下會遇二
十有八盟者十有三春秋皆不書日惟此盟書日穀梁以為
美之公羊以為危之褒貶不同愚竊以為是盟乃桓德盛衰
之幾鄭康成所謂桓德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侯協
獻捷治戎存邢衛卻狄盟召陵怙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洮
而王室寧及乎葵丘而伯業盛矣李何陽穀之會與僖公聲
姜肆於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於救許伐黃
不恤謀鄫續成而伯業衰矣故論者謂葵丘以前猶自朔至
望之月葵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蓋由其心有動怠之勝
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聖人於葵丘之盟書日者美其盛而
憂其衰也但公羊謂叛者九國亦無可考故趙氏云此會唯
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並書舊盟之國寧有九國
叛乎廬陵李氏曰葵丘書日穀梁以為美之何休日鄑日為
美其不日皆為惡耶柯之盟既以不日為信此復以日為美
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盟不日國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
日為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
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有衣裳之盟矣
此說固然但既以為桓德極盛而將衰則以書日為謹之為

危之亦何不可而强欲反前制聊盍再言葵丘以著其実而特書日以謹其忌此正聖人之微意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作甲 戊詭左作佹

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作弑

左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

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范氏曰諸侯在喪稱子言國人不君之故繫于其君楊士勛曰益不子者謂不以爲君則是不子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並去聲靡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左氏曰衛宣殺伋壽立朔而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之詩以悼伋壽之亡漢武寄愛少子因巫蠱事殺戾太子而壺關三老田千秋等咸訟其冤隋文以讒譖廢太子勇左右莫不閔默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弗敢言此皆人心天理之本然知嫡庶長幼之分不可紊也觀獻公託其子於荀息自知廢正閑恐有後患則天理之正非唯國人知之獻公亦自知之矣

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事見史記注在隱公元年

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去聲）是懿德（朱子曰天生衆民有物必有法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是也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者（前漢書高帝紀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及惠帝卽位呂氏因戚夫人使人持鴆飲之斷其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陸氏〕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意不以爲嗣獨君意立之明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也〔盧氏〕曰書里克殺其君之子知晉人之不君奚齊也〔蜀杜氏〕曰曰殺其君之子猶曰晉君之子爾雖立爲君春秋不成之爲君也〔孫氏〕曰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春秋不與故曰君之子奚齊惡之也〔陳氏〕曰遇弒雖未踰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繼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獻公爲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趙氏〕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不云其君之子故穀梁國人不子之義是也〔張氏〕曰奚齊謂之其君之子以晉獻殺嫡立庶而奪之也齊舍未踰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之公可以觀矣〔高氏〕曰國人不君之而書曰君之

子此春秋辨疑似之罪而曲盡人情之所難也

附錄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士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辛未 襄王二年 **十年** 齊桓三十六 晉惠公夷吾元年 衛文十 蔡穆三十五 鄭文二十三 曹共三 陳宣四十三 杞成五 宋襄公茲父元年 秦穆十 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門見張氏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困齊逼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幾二十年葢桓公伯業未盛不責諸侯以朝禮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此始矣啖氏曰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如高氏曰周之制聘也有數今春秋畢書之見如京師之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臨川吳氏曰僖公兩朝齊桓事伯主也末年一朝齊聘繼齊好也宣公四朝齊惠以篡立而求援也古者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也天下無道惟有小國朝大國故魯所朝者齊晉楚三大國宋衛齊鄭與魯齊等則相聘而已齊晉伯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蠻夷也晉衰不能與伉而魯朝之辱莫甚焉盧陵李氏曰經書公如齊凡十五桓莊之編四書如皆非朝也獨此爲朝之始僖如齊三宣如齊六昭如齊二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傳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杜氏曰葢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蘇于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張氏曰溫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于鄭之權輿也臨川吳氏曰狄于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葢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

此愈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敢滅畿內之溫豈特王靈之不振抑亦伯圖之有闕也蜀杜氏曰弦江黃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今溫實天子之近國而伐滅之諸侯不能攘而正之所以病齊桓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卓子 公作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乃旦反下同里克使優施飲於鴆反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

國語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爲鳥烏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飱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有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

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乎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乎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乎鄭曰惜也不知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携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生言不可及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音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茅堂胡氏曰此董子所謂其實為善而不知義故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也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携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甚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簒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張氏曰里克因優施烏烏集枯之歌欲中立以免雖驪姬遂淂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計及其後也逆獻公之遺命前弑二君夫矣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餘則國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弑君之罪

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便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役便去降他問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卻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講齋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從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于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之變矣患皆在之媮令苟容逞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弑之罪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剩荼豈有宜為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柰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穀梁傳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乃旦反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問聖人取其受獻公之託能不失信宋襄受齊桓之屬穀梁以獸獻為惡宋李何哉茅堂胡氏曰荀息受命傅幼子卓見弑而死難是不食其言猶足取爾無嚮者長又立乎其位宋襄奉少奪長以從齊桓不正之屬所以深惡

之也或曰息既從君於昏〔汪氏曰謂荀息爲獻公傅其庶孽使殺正嫡不能諫正朱子曰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不食其言甯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張氏曰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書家氏曰荀息既許獻公以死雖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托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爲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不食其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郝子厚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也汪氏曰春秋書死節者三公羊於孔父曰義形於色於仇牧曰不畏强禦於荀息曰不食其言然則息之守信比於正色而立於朝委身以摧勍敵者固有間矣然聖人猶有取焉者謂石之紛如徒人費賈舉州綽近習嬖幸之臣則猶爲此善於彼也五季馮道以司徒兼侍中受晉祖託孤之寄死肉未寒背其顧命噐

非荀息之罪人乎故朱子曰荀息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舍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患楚而毆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汪氏曰杜氏注北戎爲山戎然春秋書戎有姜戎有雒戎有茅戎有戎蠻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別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公羊傳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

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詞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柰何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

又將殺我也

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孫氏曰公立懼克害己以是殺克故不得從討賊殺之詞蜀杜氏曰明惠公不以弒君之罪罪之也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爲于僞反下同弒者爲重平聲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劒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於之命乎左傳語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扶又反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茅堂胡氏曰里克前諫獻公謂冢嗣不可使將君子稱其善乎父子之間後殺奚齊

晉國人之望可謂善矣然不能死申生之難致晉國大亂者
五世縱卓子立而又殺之聖人書弒其君此則惡矣此里克
之迹至難明也凡弒君者皆賊也若謂不死申生之難而有
弒君之惡何以書殺其大夫又不與州呼無知為此乎此里
克之事至難斷也夫春秋大法賞善罰惡不容秋毫里克弒
二君其罪顯矣使惠公上告天王傍連方伯受命而立秦詞
伐罪以討里克弒君之惡則里克將何辭焉聖人必書曰晉
人殺里克今惠公上不顧見下不恤弟外聯秦伯內賂里乎
將以求入則里克之弒惠公心所利耳又懼得立而克志在
文公將復不利於己乃私憾而殺之此豈所謂聲罪致討者
哉茂惠公之殺克內歡而懷愧克之受討勢屈而心不服穀
梁所謂懷惡而討離死不服者斯之謂矣聖人安得則其大
夫哉衛侯衎許政由甯氏喜遂弒剿衛侯得入惡喜之專遂
殺之夷吾衎之賂里甯以閻復國其事正同克喜之見忌而
死其實不異故其殺皆書以官來子諱書晉殺其夫夫不以
式君之罪討之也張氏已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為賊而惠公
幸奚齊卓于之死而得立初秦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
在重耳而不在已懼其又將以已為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
其事與專殺大夫首無異故不以討賊之詞書之也陳氏曰
許賊不言大夫其日大夫克猶在位也克猶在位則是殺大
夫耳在位獨里克之督相宋莊鞏相魯桓前乎此矣里克殺
以他故而後見焉自宋萬而下弒君無討者几賊再見猶夫
人也若里克甯喜殺以他故而後見書曰大夫則猶夫人而
已矣雖然有荀息在焉則猶有臣子也汪氏曰平鄭非弒晉

郁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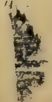
之賊而惠公亦殺之則知里克之殺非討賊矣討賊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則循曰大夫里克甯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爲文楚公子比蔡般是也問荀息不能正君之非而能守君之命里克平鄭欲從君之義而不從君之惑二者孰正潛室陳氏曰效荀息不得猶刻鵠不成尚類鶩效里克不得則畫虎不成反類狗矣○陳氏曰公羊云曷爲不書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按此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穿鑿

秋七月

附錄 左傳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大雨雪

雨于付反 雪公作雹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高氏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申酉戌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此尤爲異

附錄左傳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宫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言于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王襄王 十有一年 齊桓三十七 晉惠二 衛文十一 蔡穆一十六
申三年 鄭文二十四 曹共四 陳宣四十四 杞成六 宋襄二 秦穆十一
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蒲悲反

左傳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按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爲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忿民濫刑危其國也胡氏曰稱國以殺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張氏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丕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高氏曰丕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召重耳是懷二心以事君也鄭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汪氏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或以爲命大夫稱字非是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經書樂祈犂而傳言之樂祈經書箕鄭父晉胥甲父而傳止稱箕鄭胥甲

附錄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爲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杜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孫氏曰參譏之也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爲會而從夫于外非歸寧之禮也張氏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浸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縱肆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高氏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此會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聞桓莊之失而不敗其轍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厠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家氏曰桓公之始伯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爲首戮諸夏肅然知中國所以異於夷狄實在於是齊襄衛宣淫泆之習爲之一

歸庶乎占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信姜
爲陽穀與下之會伯業其衰矣乎汪氏曰書及以會所以別
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信公猶能防
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爲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附錄左傳夏楊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臨川
吳氏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冬楚人伐黃

左傳黃人不歸楚
貢冬楚人伐黃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
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
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

國慕義背(音佩)夷郎華所謂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皮寄反)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去聲)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陳氏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貫之盟揚穀之會徒以亡其國耳張氏曰中國夷狄之勢相爲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楚人已占之於江漢之間而遂與公伐黃之師也臨川吳氏曰楚之強暴凡近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職貢如事天子之禮黃既從齊霸故不歸楚貢而楚伐之之至於亡也汪氏曰管仲雖非王佐之才其輔相桓公致霸業之盛則其功大矣據齊語則咫尺天顏俯伏下拜以敬君命者皆仲諷諫之力也蓋葵丘以後管仲既卒則倨然自舉凡所以安中國而攘夷狄者皆懈怠苟簡而非前日之比矣然左傳記明年冬使管仲平戎于王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公十五年則滅黃之時蓋未卒也豈史記之說有不足信抑或仲諫桓公以救黃而不從歟

癸酉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 齊桓三十八晉惠三衛文十二蔡穆二十七鄭文二十五曹共五陳宣四十五杞成七

宋襄三　蔡穆十
二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乃旦反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作郎反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

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其罪為輕。茲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毗祭反）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音現）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去聲）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汪氏曰：江黃二國之滅者，不書以其君歸，亦不書其君奔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而待中國之救也。君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江則書圍，弊不救黃，其罪可知。晉雖救江，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以異也。）

秋七月

附錄（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

神所勞矣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戌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　齊桓三十九　晉惠四　衛文十三　蔡穆二十八　鄭文三十六　曹共六　陳穆公款元年　杞成八　宋襄四　秦穆十二　楚成二十五

春狄侵衛

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音洛）其行（去聲）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於備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斯義反）中國本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

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㸃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張氏曰〕楚既滅黃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臨川吳氏曰〕北狄之强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存伯業方盛狄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滅温況今管仲已亾覇業浸衰則狄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

附錄〔左傳〕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〇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曰〕鹹衛地東郡濮

陽縣東南有鹹城〔左氏〕曰十一年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
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以戎難討王子帶
子帶奔齊此謀
王室爲戎難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家氏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
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亦以見交之專魯敢也

晉饑〔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
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
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
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
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
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有四年〔齊〕桓四十〔晉〕惠五〔衛〕文十四〔蔡〕穆二十九卒
〔鄭〕文二十七〔曹〕共七〔陳〕穆二〔杞〕成九〔宋〕襄五

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杜氏曰〕緣陵杞邑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

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范氏曰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陳氏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臨川吳氏曰元年齊以救邢之諸侯城邢同在一年諸侯猶且再敘著齊桓之志方勤而伯業何盛也今以會鹹之諸侯城緣陵各在一年而不重敘著齊桓之志已怠而伯業何衰也不日杞緣陵者杞未遷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繩證反馬凡爲國之用甚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尊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劉氏曰諸侯不專封專封而善僅可以贖過故予其文不使伯者獨亨其功以[illegible]人之迹於義而乃以專封爲德也專封而不善是胃

王法而又勤諸侯故略其文以見伯者之罪於專封而又有不善焉皆貴王賤伯蓋稱桓文之意比緣陵於城楚丘之功則楚丘善而緣陵不善矣比楚丘於王者之義則桓公救過之不給奚暇爾賢哉春秋貴義不貴惠貴并不貴功略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張〕氏曰城緣陵之事蓋與楚丘同而當是齊桓拯救諸夏之志怠矣故經書詳下如城邢略不如楚丘亦輕重之權衡也〔高〕杜氏曰書城邢以國言之者善其救患全人之國也楚丘緣陵以一邑言之者謂其專封而不與之也〔永嘉〕呂氏曰城緣陵不如城邢楚丘不如緣陵故以楚丘緣陵之例觀之當書曰城夷儀而乃曰城邢楚丘者衛之楚丘緣陵者杞之緣陵也以城邢之例觀之當書曰城衛城杞而乃曰城楚丘城緣陵蓋邢遷于夷儀固邢之夷儀也諸侯城邢得救災恤鄰之道也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滅而諸侯城楚丘以封衛故不曰城衛而曰城楚丘杞未遷而諸侯城緣陵以存杞故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而封諸侯非王法也楚丘之城沒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若緣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為之城以遷之猶未甚如衛之已滅而後封之也故但曰諸侯而不序則其功亦有不足錄者矣〔汪〕氏曰林杞之功器用不具城池未固不若城邢之美故不再序諸侯然杞未滅待不待其自遷而城緣陵以遷之未如封衛之專故諸侯以凡舉而不削蓋城緣陵之義不若城邢而功亦劣於楚丘也〔陸〕氏曰公羊云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按明年楚伐徐諸侯救徐其謬可知〔家〕氏曰杞未聞受兵而公羊以為既滅蓋前此[illegible]

邢皆在於旣亾旣潰之後故亦以爲已亾左氏所謂病杞者得其實矣〈廬陵李氏曰桓公三城穀梁以城邢再列三師爲美齊楚丘不言衛遷爲齊之專緣陵不列序爲諸侯之散至於公羊則皆以爲專封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辭胡氏於城邢城楚丘用穀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似綾反穀作繒后同〉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羊傳〉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張氏曰〉鄫國禹後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瑯耶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何氏曰使者臣鄫子國君而爲君銜命文也〉

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後漢書梁鴻傳孟光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裝飾入門鴻不答光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爾光更爲椎髻著布衣共入山中以耕織爲業肅宗聞之求鴻不得〕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爲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畢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

孫氏曰季姬上無歸鄫之文則是未嫁者此年遇防明年九月歸鄫是季姬先與鄫子遇而後嫁也此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何氏曰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无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賤之〔張氏曰僖公愛女而使自擇配鄫子聽其使而[illegible]否[illegible]之夫婦之始而不正如此書之所以譏僖公之不父[illegible]子之不夫季姬之不子且不歸也〔臨川吳氏曰未嫁之女而與鄫子私相邂逅是淫奔也姬旣私遇之後使鄫子朝魯而請昏姬不足責也僖公不能正家如此何以居人上乎〔汪氏曰鄭徐吾犯之妹美使之自擇所配至於兄弟相殘以亂鄭國之

政昏秉周禮而季姬與鄫子道淫如此信公正始之道亦可愧矣〔汪氏曰〕春秋書及與及者爲主以季姬爲主則其與鄫子遇而使來請已可知矣〇〔陳氏曰〕左氏謂季姬鄫子之夫人公怒鄫子不朝季姬使之朝按辨季姬明魯未嫁女也若是鄫夫人不當與鄫子遇諸明年歸于鄫明此時鄫子爲娶之若言魯之處女不當與文侯會則文姜哀姜淫佚至甚劉氏曰若實來寧何故再書其歸乎杞伯姬來何以不書歸乎永嘉呂氏曰范甯謂魯女死故遠會諸侯此亦事之不然者春秋之世閫閾不嚴男女之别亂如文姜比年出會里巷匿歸尚或恥之則季姬出遇恐有此事然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姬則字也婦人書字許嫁之辭也豈其許嫁于鄫而未歸於鄫故遇之而使來請已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杜氏曰〕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朞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

山冢崒崩〔朱子曰山頂曰冢崒崔嵬也山崩川溢災異之大者〕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去聲〕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異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李氏陔曰〕張虔曰沙山名鹿山足林屬山曰鹿漢書元后傳云后祖王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也〔孫氏曰〕鹿山足也謂山連足而崩爾謂山冢崒崩猶以為異此異之甚也〇趙氏曰公羊云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凡山崩不係國者以其自有常處不比隕星退鷁也〔劉氏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山不可以係國也聖人虖能獨知沙鹿崩為天下異乎又曰沙鹿河上之邑亦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者以可知故也如禹貢桐栢積石皆不繫山〔汪氏曰〕文定於衆山崩言為天下記異則沙鹿之崩疑亦非止一國之異矣

張氏曰狄數犯諸夏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溫而至此覇圖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者桓公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肸許乙反

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汪氏曰穆公也父獻舞見獲於華莊十九年晉卒於楚而立○劉氏曰臣子慢則赴不具日月春秋不改者因文以見也若必以惡此君則鄭厲衛惠何不惡之哉穀梁之說非也

附錄左傳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況怨敵乎弗聽對曰君其悔是哉

丙子　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　齊桓四十一　晉惠六　衛文十五　蔡莊公甲午元年　鄭文二十八　曹共八　陳穆三　杞成十　宋襄六　秦穆十五　楚成二十七

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汪氏曰〕杜預謂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何休謂合古五年一朝之義皆非是周制諸侯之邦交但曰世相朝安得以五年爲合禮乎盧陵李氏曰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見殷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六服朝覲宗遇之歲也又曰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與行人不同蓋周衰損益之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昭三年子大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與行人不同而與王制畧相例故先儒皆以爲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有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與周官及禮家所錄皆不同鄭氏曰不知何代之禮又無所出不從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然皆非三代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絕矣此兼山黃氏說也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臨川吳氏曰徐夷也首僭王楚亦夷也僭王徐楚同惡者也因齊桓之合諸侯臣天下徐亦革面而向諸夏以即諸夏而為楚所伐可悲也夫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左傳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穀梁傳兵車之會也鄭氏曰牡丘齊地與匡近國語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注四塞諸夏之關也

遂次于匡

穀梁傳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杜氏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傳〕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穀梁傳〕善救徐也何氏曰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四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杜氏曰〕敖慶父之子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汪氏曰〕郢在江之南徐在淮之北楚之伐徐必越宋陳蔡諸國之境而舉兵伐徐暴橫〔去聲〕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家氏曰〕齊之救徐非專為存徐計亦自為也徐近於齊楚人伐之所以震齊之隣其為謀深矣楚人得志於徐則必乘勝造齊之南境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張氏曰〕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為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志怠而人心始懈乎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業之所從而盛衰也霸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書次于匡見霸王號令之不嚴矣〔何氏曰〕言次者譏諸侯緩于仁恩既約救徐而

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攘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汪氏曰桓公倡霸四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今諸侯不親將而大夫帥師則救徐之役特聊且爲之而不冀其成功也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嘗遠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譏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道治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圖其國矣啖氏曰凡救當[illegible]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孫氏曰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於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於救患可知也陳氏曰會救未有書師師者其稱帥師何公子慶父救閔者也而叛世爲將是故諱志之見三家之所從始也又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桓公合八國之衆以救徐而僅使大夫將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楚救而言次甚譏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以牡丘植公爲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盟始於雞澤悼公爲之也汪氏曰霸者之事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利欲之私故欲之未遂則汲汲焉誅虐而經營之欲之既遂則懈怠苟且而下復能有爲矣由其心僞而不誠是以始終勤怠之殊而前後盛衰之異也孟子言以力假仁者霸又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一字得春秋誅心之法矣四年公孫茲帥師及諸侯之師侵陳

列序諸國則書會此不言會而言及既會而後及也非主會之辭也與襄三年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之意同不獨言大夫若曰受命其君故書諸侯以統之蓋當時諸侯雖以其權畀之大夫而春秋之法必欲其權歸於諸侯也廬陵李氏曰經書盟而後救者牡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皆率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又曰經書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袁僑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又曰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欲楚之未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於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不克救徐而還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矣高氏曰諸侯大夫救徐

而齊侯獨帥曹同伐厲厲雖可討然非所以救徐也見彊楚之難禦而中國之威已頓矣〔王氏曰〕此伐厲以救徐與伐楚救江正偶然春秋不書以救者厲近徐而楚遠江則齊桓之用兵猶愈於陽處父也

○八月螽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范氏曰〕莊二十七年盟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高氏曰〕以會致者始於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七公自正月如齊因會盟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廬陵李氏曰〕不以徐至諸侯不親行也

○季姬歸于鄫

臨川吳氏曰鄭子請娶季姬僖公許之至是始歸也○劉氏曰書人廿六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中絕非也傳云止之豈絕之哉魯人爲國諱醜雖聚止之之說以求掩其迹仲尼作經推例以知姦因文以書情主人習其讀而不知學者原其事而知之此類是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去聲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杜氏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　穀梁以爲因此

聽夜

見

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禮記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立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士考無廟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范氏曰德厚者位尊道隆者胄重故天子遠及七世士祭祖而已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范氏曰契為殷祖棄為周祖〔左氏曰大夫之祖如公子展為展氏之祖公子驅為臧孫氏之祖之類〔張氏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蓄亦如此然天之怒擊每在於發揚而人不加誅之後春秋書震者惟此事爾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君子知天之日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夾漈鄭氏曰公子展之子曰公孫夷伯〔范氏曰夷伯之廟過制〔高氏曰不曰公孫者大夫三廟宜毀而不毀故災之也○〔趙氏曰公穀並云晦冥也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晦者晦朔之晦耳古史之體應合書月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證穀梁成十六年傳云事遇晦書晦何得於此獨名晦宜乎公羊又云夷伯季氏之孚微者稱夷伯大之也天戒之故大之發[illegible][illegible]當以義類豈有為天所罰反乃書字反於[illegible]之後不更稱名爾原仲亦是也

冬宋人伐曹

〔左傳〕討舊怨也〔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已矣〔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曾貳曹方伐厲救徐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於此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也〔宋氏曰〕宋襄於桓之方存已有圖伯之心其後執滕圍曹張本於此春秋所以譏也〔陳氏曰〕諸夏之相交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爲之也〔廬陵李氏曰〕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宋人爲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敗必邁反

〔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illegible]氏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張氏曰〕見楚之獨勝而救徐之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陳氏曰〕何以書病齊也齊帥天下之諸侯以攘夷狄存中國也楚伐徐桓公合八國之衆盟於牡

丘交于匡以救徐為之伐厲而徐卒敗於楚人不數年宋楚爭盟執宋公以是為盟主病矣高氏曰齊桓大合諸侯以救徐之國有餘力而師出三時無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于婁林以罪之

〔劉氏〕曰徐伯益之後其上世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通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夷狄之〔程氏〕曰徐自楚二十六年見經僖三年取舒十七年伐英氏[illegible]五年[illegible]人昭四年會申楚人執之三十年奔楚[illegible]年伐莒並舉號內不使有中國同外者使與夷狄等[illegible]日穀梁云夷狄相敗志也胡氏起告則書無他義蓋[illegible]氏曰徐之舉號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為徐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於狄之無據之言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始見經〕〔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

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新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

滅而殺其君紙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教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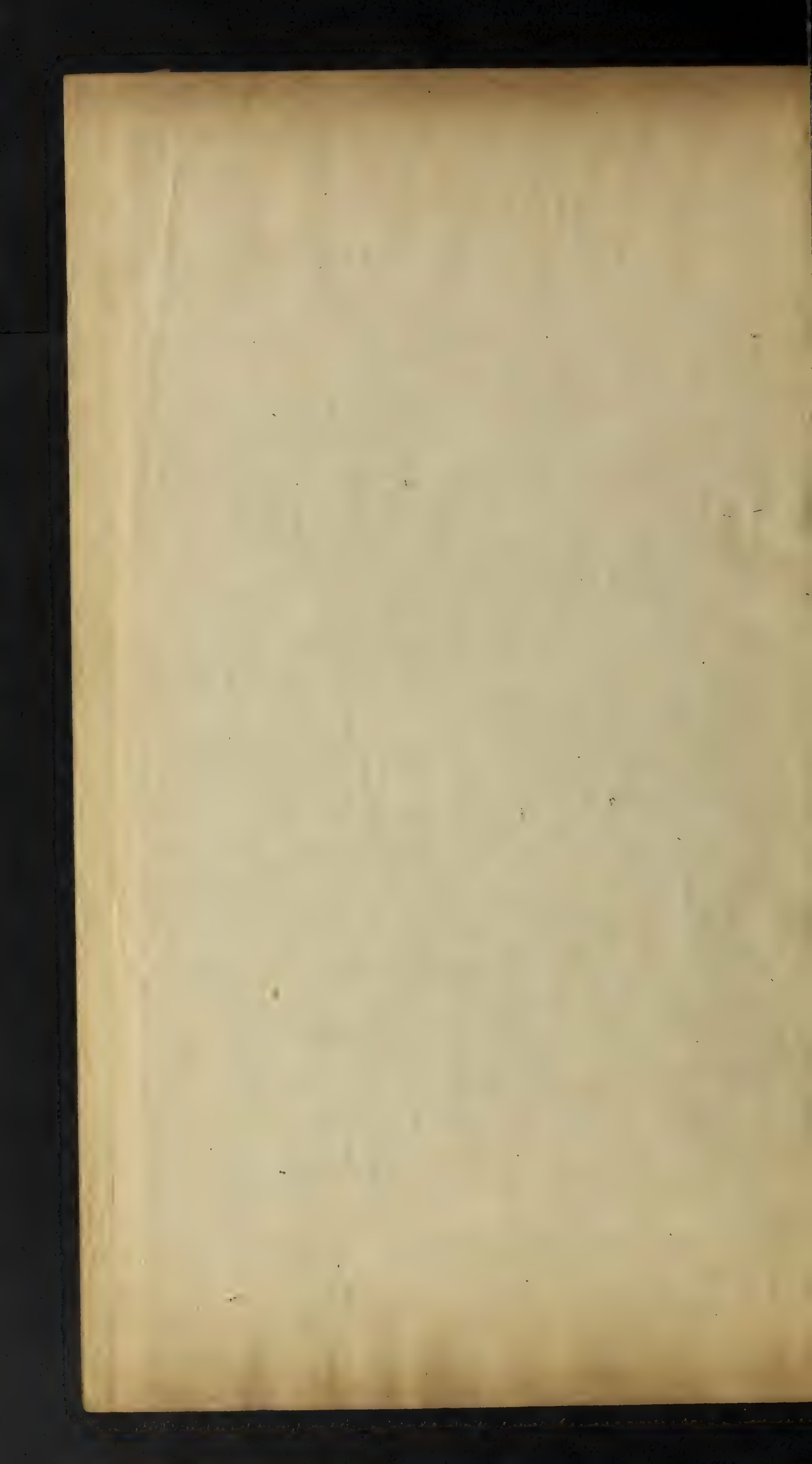
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趙氏曰〕凡戰而死者書滅生禽曰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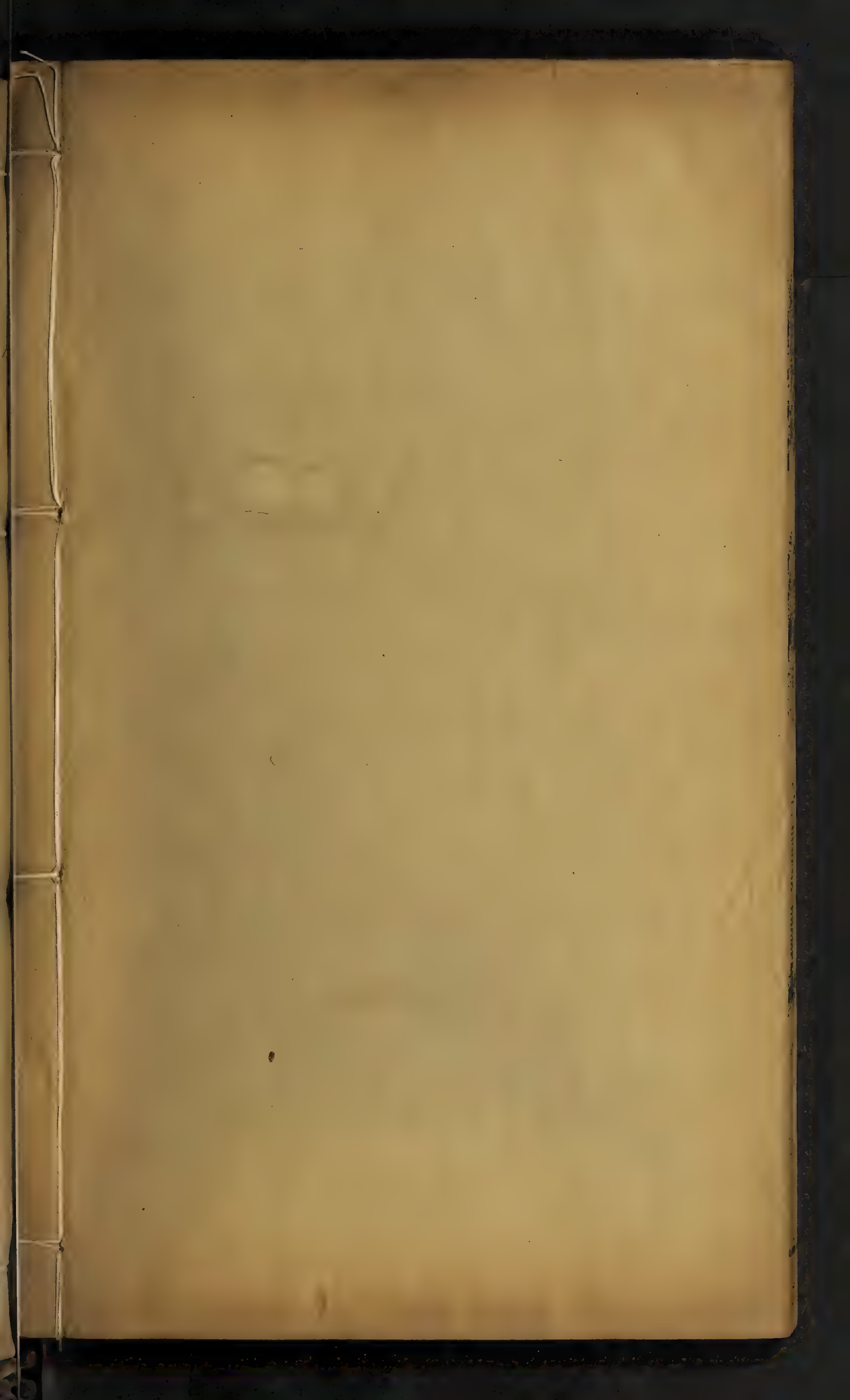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汪氏曰〕據桓十二年戰于宋宣十八年戰于鄗皆書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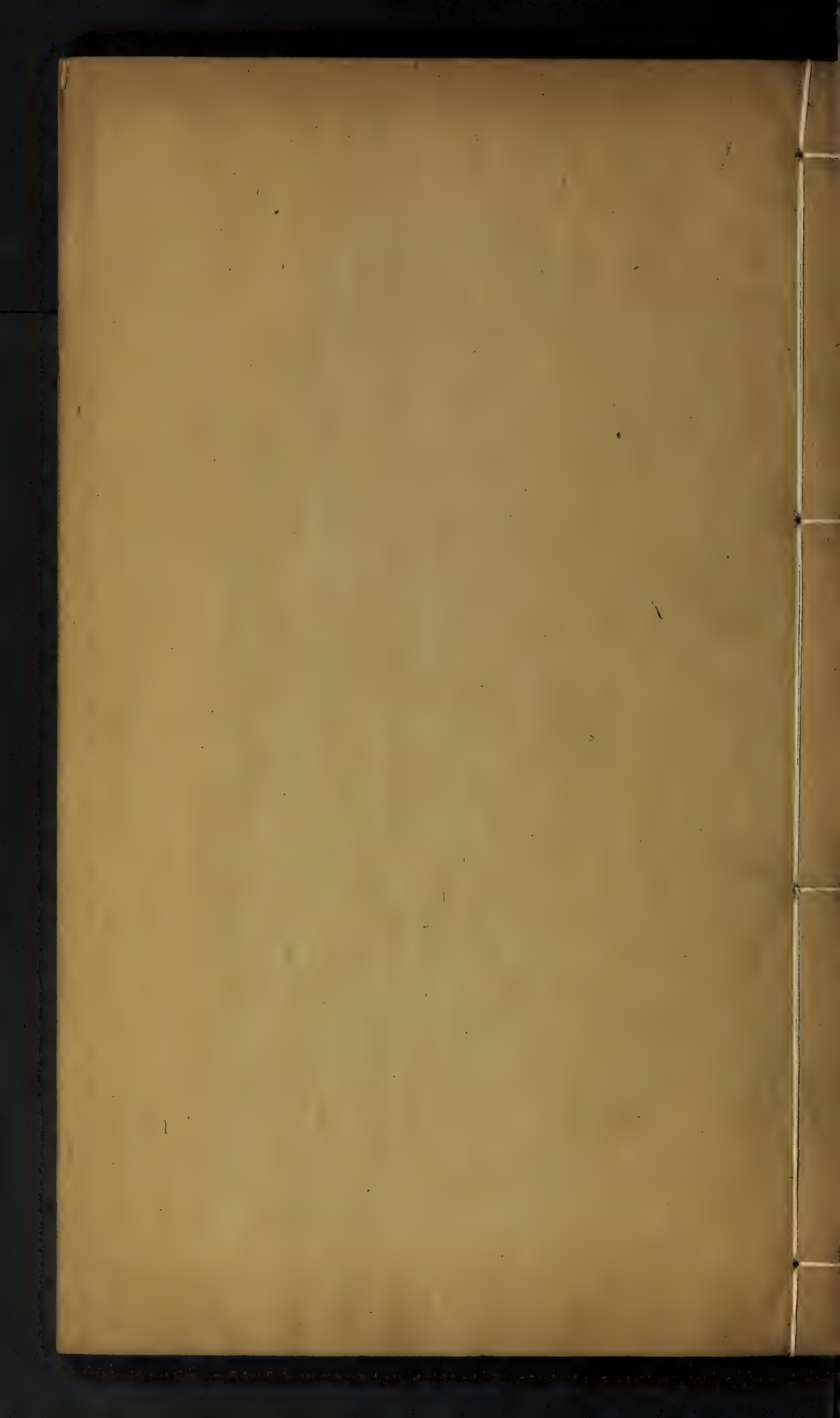
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汪氏曰〕據蔡侯獻舞書以歸〔陳氏曰〕不日以歸罪晉侯也是故獲夷狄不書夷狄交相獲不書必大國也若宋華元齊國書斯可以言獲矣將尊師衆獲之若匹夫然猶曰宋齊之恥晉侯也而言獲是夷晉侯於大夫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汪氏曰〕書伐著伐者之罪書及著被伐而及戰者之罪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汪氏曰〕書獲者罪其不能效死禦敵卒就執辱書以歸者罪其專執國君恃彊不釋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隣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劉氏曰〕君將不言師師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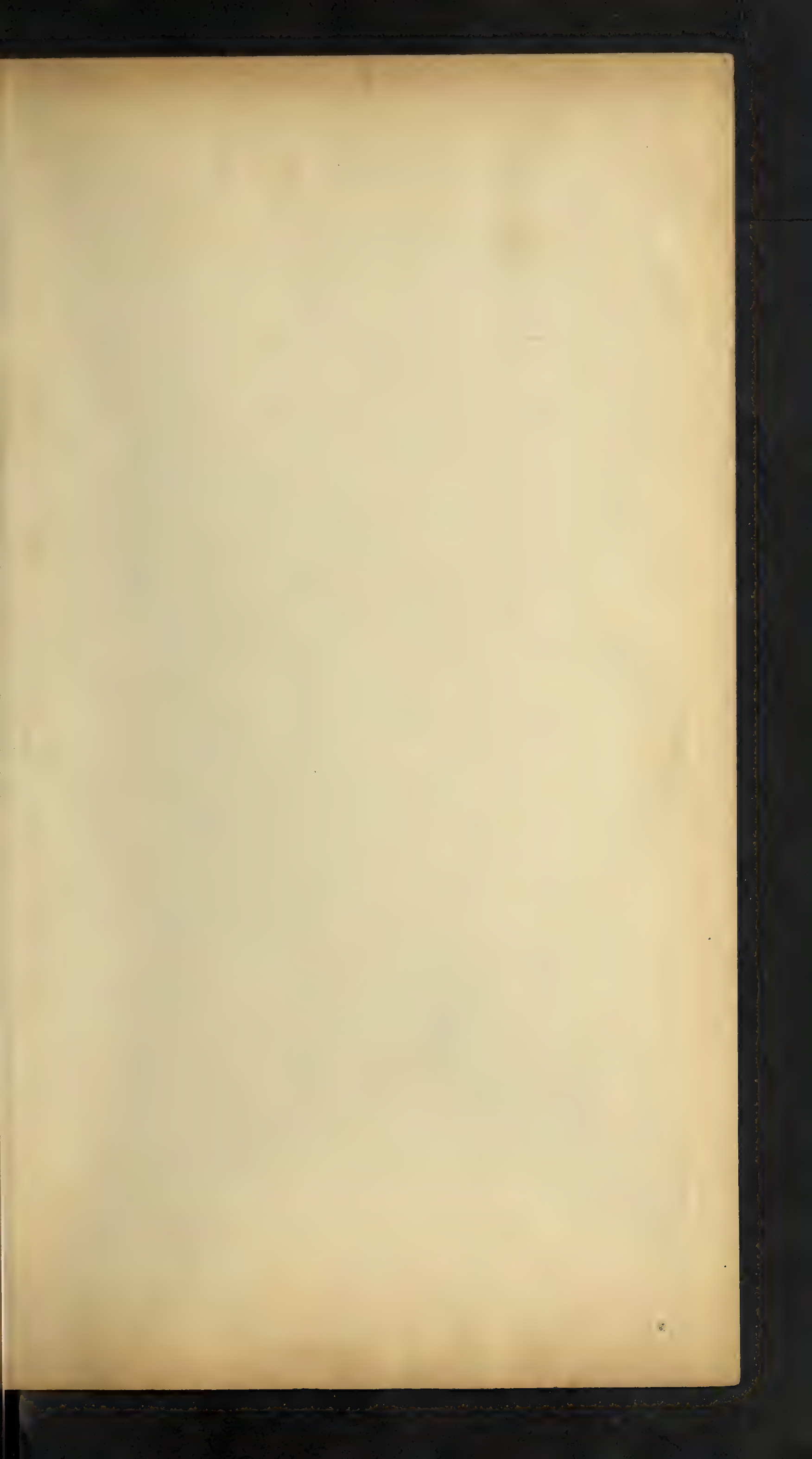
〔敗績亦君重於師也三者異文同義〕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汪氏曰如戰于大棘書宋書敗績獲宋華元戰于艾陵書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于僞反〕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汪氏曰秦誓云元后作民父母禮記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父母之於子心之於四體尊卑輕重之分天冠地履之不可紊故春秋以君爲重〕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爲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益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汪氏曰隋宇文化及弑煬帝唐朱玫立襄王熅皆託以爲民而濟其大逆者也廬陵李氏曰秦顓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爲見經之始又曰是年桓公伯衰而宋楚秦晉之變遠見春秋備書之其五霸迭興之會也歟○劉氏曰穀梁云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非也凡爲君而見獲苟不失民將焉取之顧春秋所以不書師敗績者舉君獲爲重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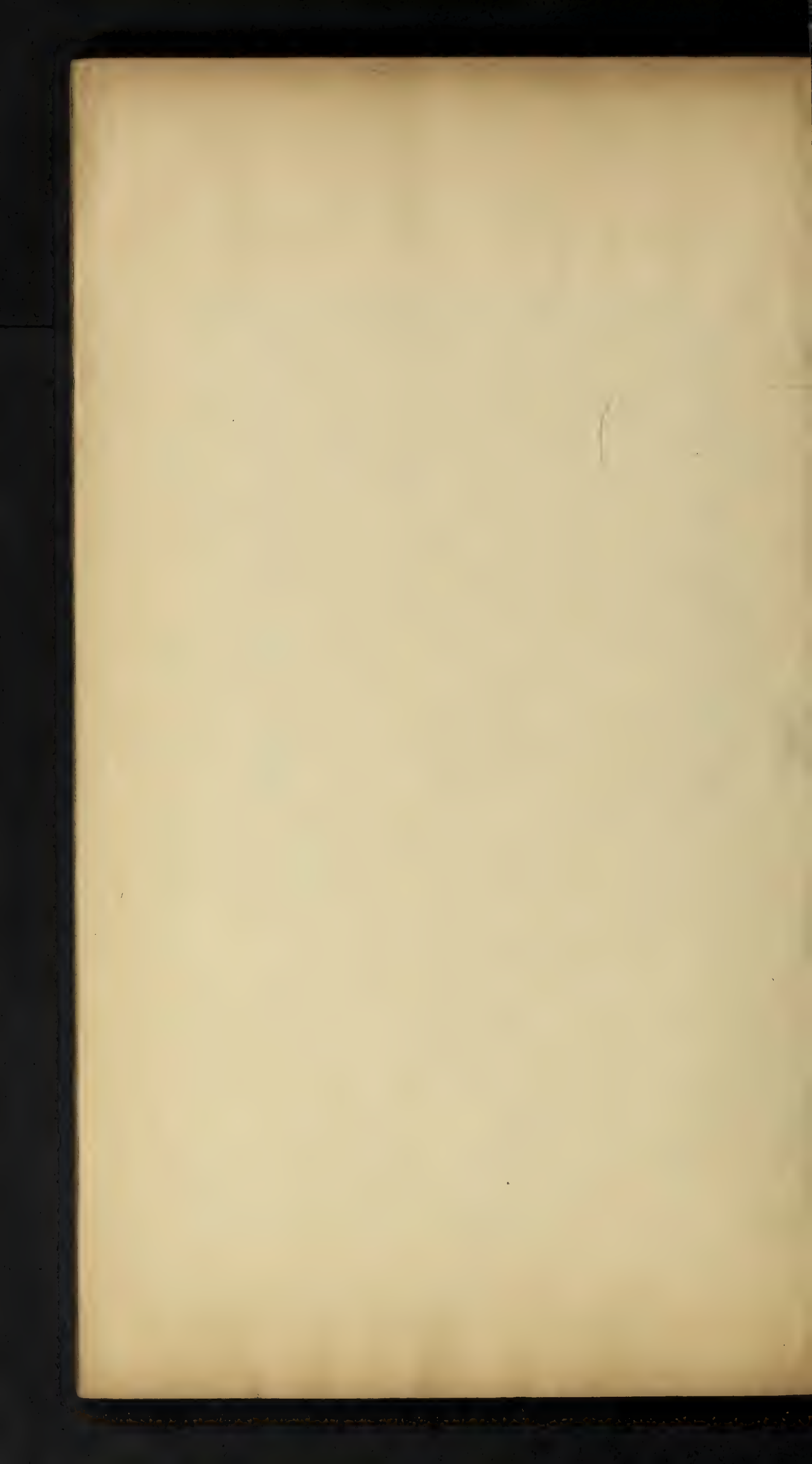
春秋大全卷之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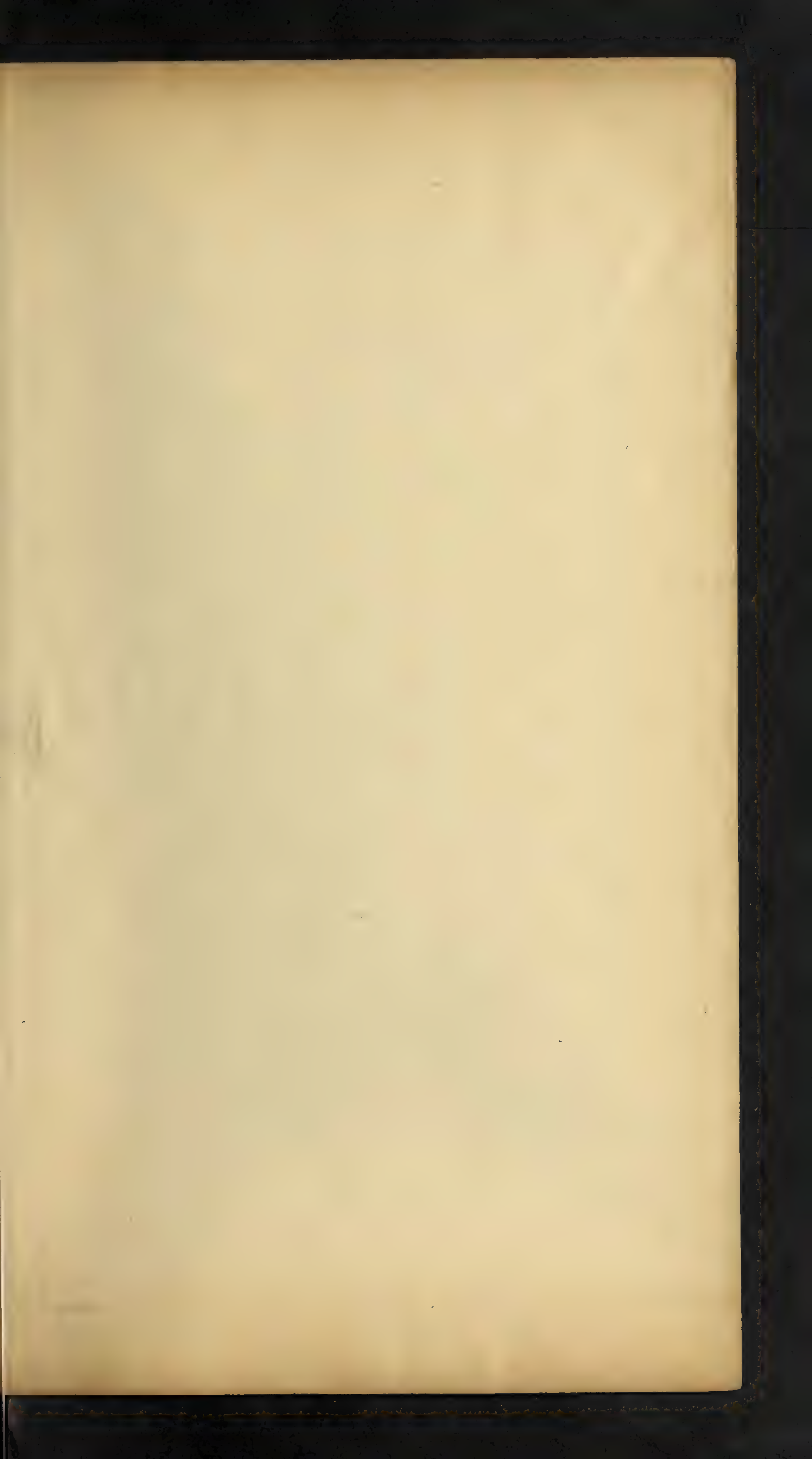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四

僖公下

丁巳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 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二鄭文二十九曹共九陳穆四杞成十一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公作霣

左傳隕星也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杜氏曰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星隕如雨見星之隕

於四達而不見其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而不見始隕之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鷁五歷切穀作鶂過古禾切

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穀梁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程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illegible]之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illegible]鷁水鳥高飛遇迅風而退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汪氏曰鄒子云星在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此言隕石蓋星隕於天半空凝結至地而成石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音現）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杜氏曰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劉氏曰人告過從異非常之變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救患分災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爲害則告告則書之此所待於外也奇物祆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何赴告之有春秋因而書之以見人君之莫能畏天命乃反以責於已者望於人也）何以不惻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去聲下同）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卽隕石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

何氏曰後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汪氏曰星隕爲石不祥也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伯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畏之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否乎茅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而牽合附會以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而襄公度執矣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而隱公弒雨木冰而成公季孫被執鸜鵒來巢而昭公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劉氏曰公羊謂是月者僅逮是月也不日者晦也春秋不言晦非也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亦隱之深者穀梁云石爲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亦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外別之耳鄱陽萬氏曰梁山沙陽亦無知之物胡爲而不日隕與霣亦微有知胡爲而不月也陸氏曰穀梁云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按此傳以日月爲例故云爾又曰民所聚曰都都者直謂國城爾不當以民聚爲義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爲稱字閔諸

師曰汪氏曰因斬哉之受伊川學一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爲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朱子語季子賜族亦只是時君恩意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升音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劉氏曰春秋譏世卿莫甚於魯罷之大夫皆世卿莫强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仲氏弑子赤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春秋異而書之主人習其讀則未知己之經於其卒各有罪固曰賢之爾程氏曰自是季氏世爲卿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汪氏曰宋立華氏魯立叔孫氏當時賜族率以爲常春秋諸侯以殊禮異數寵遇其臣至有生而賜謚如衛靈之卿北宮喜析朱鉏不特生而賜族矣永嘉呂氏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孫非公子公孫而爲大夫則但書名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爲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郤氏欒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氏皆世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劉氏曰公穀皆大稱季友賢也非也言季友之賢不過書季子來歸足矣死何復賢之乎且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本穀梁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王氏曰內女爲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共姬書卒葬杞叔姬以出不書葬鄫伯姬齊子叔姬出弃不書卒杞伯姬歸杞四十餘年不書卒葬或必有故鄫季姬違禮故卒而不葬紀叔姬非夫人以賢而卒葬之宋伯姬在室爲淑女既嫁爲賢婦處於義而不回其行[illegible]之超絕[illegible]書其葬又載其諡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illegible]季姬不能自[illegible]恃愛而行[illegible]書其卒固[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大[illegible]人倫之瀆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三國志魏明帝太和六年幼女淑卒上痛之甚追諡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合葬欲自送葬陳羣諫曰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之月而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古未有也

況欲親臨祖載乎上不聽

附錄左傳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杜氏曰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附錄左傳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曰鄫為淮

夷所病淮臨淮郡盱眙〔張氏曰〕後漢下邳國〔師氏曰〕淮夷嘗病杞而齊侯城緣陵以復杞今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往冀復來耶〔高氏曰〕邢侯婦與會而在鄫許之下者此齊次之也〔鄱陽萬氏曰〕許以男而先於邢曹邢以侯而後於鄭許聖人之作春秋從主會者之所爲而無所改正所以著其罪也〔汪氏曰〕桓公安懷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卹淮夷而不力城鄫而不果況魯之僖公在會遽以其臣滅項而止之既不能守鄫國討強家又還怒於其君待聲姜會卞而獲釋悖君臣之分紊男女之別霸事之僨莫此爲甚蓋會淮之前楚伐黃滅黃而不能懷狄使衛侵鄭而不能遏簡於存杞不若作邢之功緩於救徐不著救許之速直淮夷之微亦肆其暴抑有所窺而動也抑會不至而惟牡丘于淮書至聖人之意實可見矣或謂桓公以諸侯伐淮夷魯頌有功故魯頌稱既克淮夷在泮獻馘而春秋不紀其事蓋削之也夫詩人之言特以此頌禱其君而願其有是功如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云耳使果有伐淮夷之事安得不以伐山戎伐北戎之例而特書于經耶

戊寅　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齊〕桓四十三卒〔晉〕惠八〔衛〕文十七〔蔡〕莊三〔鄭〕文三十〔曹〕共十〔陳〕穆五〔杞〕成十二〔宋〕襄八〔秦〕穆十七〔楚〕成二十九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傳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張氏曰英氏楚與國張氏曰英氏皋陶後之封也爲徐伐英氏桓公之興師末矣王氏曰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桓之霸業微矣汪氏曰桓公舍楚不討而加兵於屬與英氏虐區區之小國是縱豺狼而搏狐鼠也

附錄左傳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夏滅項

左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滅也既滅人之

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張氏曰項國子爵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爲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音專取邿音詩取鄫是也陳氏岳曰凡書外事各言其國內事不言我外事如齊師滅譚齊人滅遂之類是也內事郠取汶陽田取鄟取邿之類是也未有書外事不言其國未有書內事而言魯者蓋言國以別內也汪氏曰晉悼公以諸侯滅福陽楚以諸侯滅賴因會相伐吳而繼事以滅之則皆書遂由此知項爲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爲于僞反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爲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耳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

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毗志反)周之意也(詳見

成六年〔張氏曰〕於此見聖人文理密察亦所以示人五刑五用必審其人然後當罪也〔陳氏曰〕公猶在齊滅項非公命也向也費伯帥師城郎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城郎常事書滅項非常也是故常事識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則謹書之書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鄆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年夷來奔雖非公命皆非常也春秋必謹而志之〔家氏曰〕僖公德季氏擁佑之孰假之以權待之不疑其後遂至不可制襄在楚而宿取卞昭在晉而意如納邾莒叛人每乘公出而肆其無忌由此年滅項有以啓之耳○〔陳氏曰〕公穀皆云齊滅之為齊桓諱也救其文義乃是魯滅豈可為齊諱而魯自取惡乎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何得為之諱乎〔劉氏曰〕桓公與山戎戰春秋貶之降侯為人夫戰山戎孰與滅中國滅中國反可諱而戰山戎反不得諱乎〔廬陵李氏曰〕公穀皆以項為齊滅賢桓公故為之諱也二家蓋拘於書取之例而不知變文之法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皮彥反)

左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程氏曰〕卞魯國卞縣〔張氏曰〕大臣滅項而止僖公刑已頗矣又違會婦人于魯也此管仲既

亡桓公志荒之政也〔臨川吳氏曰此蓋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公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要齊侯諸夫人聲姜頗爲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蓋矜於見聞之非盲於禮義之正是以好成人之美者惜焉〔高氏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小白入魯地而會聲姜能無嫌乎〔趙氏曰參譏之

九月公至自會

左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程氏曰恥見執託會以告廟〔胡氏曰桓會不致而今致桓公德衰威信不著〔張氏曰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罪於伯主反國不討無專刑矣故謹而致之〔臨川吳氏曰以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

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耳

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霸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廬陵李氏曰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霸迄僖十七年凡三十九年

吳郡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霸也以古之未始有霸而齊桓實造端則桓爲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蓋聽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霸者之是非斷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霸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不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荊盛于南鄭今許鄭宋廢鄭嗣紀小而併於齊郕弱而偪於魯凡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名陵而荊怙矣陳旅翡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再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霸之初定霸之日及成霸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郎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式疾求殄滅遂降鄣屬東未久設施召州遇穀盟扈閱理未熟檢防

易時益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爲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蔽纔墨城杞厭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卞則宗法虧蕭曲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霸爲有功卽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爲不違功過乘除齊伯之顚末可考矣

己卯襄王十有八年〔宋〕襄九〔齊〕孝公昭元年〔晉〕惠九〔衛〕文十八〔蔡〕莊四〔鄭〕文三十一〔曹〕共十一〔陳〕穆六〔杞〕成十三〔秦〕穆十八楚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有會字

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代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穀梁傳〕非伐喪也〔杜氏曰〕納孝公

〔附錄〕〔左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夏師救齊

穀梁傳曰善救齊也○杜氏曰傳言三月齊人殺無虧則無虧已殺矣今魯以師救之亦以志其緩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齊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齊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程子曰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杜氏曰甗齊地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故宋師獨與齊戰

秋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伐齊之喪奉少(去聲)奪長(上聲下同)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爲不稱人深善中國諸侯之罪也(常山劉氏曰諸侯伐喪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滅義而夷狄之不若也薛氏曰聖人與狄之救猶賢乎宋也臨川吳氏曰書師救齊於伐齊之後則救者救無虧也書狄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時無虧已死齊無君矣故張氏云救四公子之徒雖緩不及事然亦書救終善之也)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曲在宋也(何氏曰戰言及所以別主客直不直也孫氏曰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故以宋爲主不與宋襄伐齊也)凡師直爲壯曲爲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章欲反)孝公於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先王與

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 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王卒立之武公卒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

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問宋師及齊師戰是宋公也何以書師既貶之何以不書人〔茅堂胡氏曰〕稱師見其用大衆也而貶在其中矣是以師爲重以襄公爲輕矣問宋公伐齊爲納公子昭也何以不書納公子昭于齊乎曰不與納也納昭非正也公伐齊納糾亦非正則何以書書納糾所以著莊公之罪也止書伐齊而不書納糾則莊公得復讐之義矣或書或不書其義自異不可不察也〔劉氏曰〕宋襄有憂中國之心伯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皐大衆不務率義而先爲不正以矜其力此所以無功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不曰納公子昭于齊不與納也曷爲不與納公子昭非正也〔王氏箋義曰〕無虧既立踰年之君也而宋人脅齊殺之將立孝公復與齊人戰四公子之徒爭國宋伐喪皆不義也〔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爲亂階君臣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爲戒首深罪之也〔永嘉呂氏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于宋不可謂之正又蔽於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堅刁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國內

大亂凡皆桓公之爲也春秋不書貽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然則貽與無虧之事孰正曰以貴則無虧正桓公屬公子貽於宋以爲太子則桓公之罪也○劉氏曰戰于甗公羊云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非也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鞌寧可亦曰與晉郤克之征齊乎所畢於晉者何哉蘆陵李氏曰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爲善宋蓋彼以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爲予宋罪齊之書是以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今宋言及明直在宋矣鄭曰及者別異客主不施於直不直不直自在事而已鄭記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決及欲戰故以爲志乎戰者春秋皆惡之審主人而及客則非盡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仁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者乃變文以深貶宋也穀梁胡氏之說精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杜氏曰孝公立而後得葬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朱子曰九當作糾劉氏曰會于幽爲九合之始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番陽萬氏曰穀梁稱衣裳之會十有一而京氏於鄄之再會曰齊始伯也是北杏之會鄄之初會皆

在未伯之前則桓公與伯示棠之會止於九合而已或者以北杏陽穀非管仲之欲或又以鄄幽再會以地而言則止於九皆未免臆度之說也

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樞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

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張氏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彊其處已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為務屍未及寒而庶孽爭國宋伐其喪冢子見殺國幾亡總足以見伯者之不足貴而聖門不道之實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始書人左傳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

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亾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没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亾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而審反）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爲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音現）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范氏曰伐[illegible]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高郵孫氏曰衛嘗見滅[illegible]而齊桓封之桓公歿未踰年而[illegible]與諸侯伐之邢自以復[illegible]桓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illegible]曰邢黨狄以伐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之忌恩背霸以[illegible]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見罪衛之深[illegible]用吳氏曰邢爲周公之胤衛爲武之穆皆嘗亾於狄賴[illegible]齊復存今衛伐齊喪罔有罪矣然爲宋所驅非主兵首惡[illegible]能救齊而又責衛伐齊喪之罪以狄爲之亦可傷中國[illegible]人矣敵國不相征凡與師以伐人者皆不義也況邢小國[illegible]不當黨異類伐同姓或者逼於狄之命而不得已也歟）

然其後衛竟滅邢其怨讐未必不基於此富氏曰伐衛以邢爲名者衛雖有罪而邢不當與狄連兵以伐兄弟之國且不可以夷狄先中國也廬陵李氏曰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逆歸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孝公之事主宋以諱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意耳若止貴其不能報德卒則衛人不自以爲報齊予

附錄左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庚辰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宋襄十　齊孝二　晉惠十　衛文十九　蔡莊五
鄭文三十二　曹共十二　陳穆七　杞成十四
秦穆十九　楚成三十一

春

附録左傳春遂城而居之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傳宋人執滕宣公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側畔也齊宋之間不與音預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爲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爲伯討乎執雖以歸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去聲下同其專也王氏曰如成九年鄭貳於楚晉執鄭伯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故稱晉人蔡氏曰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于天子命之

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執得其罪其罰輕執不得其罪其罰重其**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汪氏曰僖二十八晉文執衛侯歸京師爲臣執君執不以正故亦書晉人高郵孫氏曰滕固有罪矣宋襄公繼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已之强一會執二君以陵轢諸夏故書人以服之春秋不以不正治不正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薛氏曰宋襄執滕子以威求伯也臨川吳氏曰宋襄志在繼齊桓之伯然去春首伐齊喪奉少以簒長今春首執滕子恃强而陵弱如此欲伯得乎蓋以滕子久不與齊盟故執之以賊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心肆已之暴所以終於無成也汪氏曰經書執國君者十有三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執得其罪又歸諸京師故以伯討與之餘皆書人悉非伯討也然見執者皆不名然此年滕子嬰齊哀四年晉執戎蠻子赤書名蓋嬰齊自外於齊盟蠻氏亂而無質故名以賊之也孫氏發微謂嬰齊名者遂失國也於義亦通廬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不入此例胡氏曰執雖有罪而不歸京師則執人宋執嬰齊是也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可入此例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若邾人執鄫子晉侯執曹伯畀宋人執戎蠻子歸于楚宋人執小邾子則暴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濫罪之矣其執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戎狄肆威天下大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鄙陳氏曰邾文公在焉其稱人何人曹邾以貶宋也屬辭疑於北杏易焉請之貶以明年鹿上之盟亦人宋則未嘗予宋以伯也罰杜氏曰公羊宋稱人誤廬陵李氏曰宋公書爵屬辭疑於北杏陳氏以爲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伯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恐未必然蓋春秋始則責宋之能伯而予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之有何不可

鄫子會盟于邾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杜氏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子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臨川吳氏曰蓋鄫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會盟于邾廬陵李氏曰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言鄫子會盟踐土陳侯如會雞澤陳袁僑如會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是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用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公羊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

〔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左氏曰〕蓋殺人而致祭

〔臨川吳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為牲以祭神

〔張氏曰〕蓋鄫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鄫世仇因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戕鄫子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鄫必自用鄫子而天子不誅所以復出為惡與

〔高氏曰〕宋公之盟曹南怒鄫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邾人修鄫舊怨遂乘其意訖而用之也不然則宋修霸業邾從宋盟安敢執戮鄫而不懼討乎宋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宋襄圖伯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乎經書鄫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為用也惡之故謹而日之諸侯終則名鄫子不名史佚之

〔汪氏曰〕邾子稱人貶也上言會盟于邾則并徵者明矣○

〔盧陵李氏曰〕執鄫子說左氏以為宋公使邾執之若然春秋何以不蔽罪於宋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於鄫季姬遲佚使鄫子請已以此二國致忿

〔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何據大抵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逢迎其惡躬為戎首肆為暴虐春秋會宋而罪邾亦未為過也

秋宋人圍曹

左傳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程氏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音干今復扶又反圍曹者討不服也臨川吳氏曰宋襄以威迫曹而與之盟故曹不心服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去聲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外欺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前漢書鼂錯傳景帝即位遷御史大夫錯請諸侯之罪削其支郡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乃斬錯東市東都疾横去聲議而黨錮興後漢書黨錮傳桓靈閒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故匹夫抗憤處士横議危言深論不隱豪強族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自是正直放廢邪枉熾結其死徙廢錮六七百人士類殲滅國隨以亡唐文宗切

於除姦而訓注用唐書文宗始因李德裕牛僧孺以朋黨相軋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乃用李訓鄭注專執朝政不附者指爲黨人而逐之士梁惡宦官遂信訓注欲以詐謀除累世之姦至於血流禁署禍及忠良訓注誅上亦憤崩故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朱子曰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所失者大矣汪氏曰襄公志在逃小非特不能成大功雖小利亦未嘗遂僅一盟曹南而曹不服再盟鹿上會盂而束手就擒於荆蠻矣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張氏曰齊桓之伯屬已去忽盟魯乎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滕滕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而亟事干戈宜其不遂霸也陳氏曰此宋公圍曹也其稍人恥也宋公欲合諸侯而亟修怨於曹諸夏之圍自是始汪氏曰經書衷夏之加兵於曹者十有三而宋居其七焉蓋自僖十五年間曹之以兵佐齊桓而伐之至此憤其貳乃環其國都而攻之宣三年復閔之哀之三年六年樂髡向巢內伐七年又圍之八年遂入而俘其君終滅其國此事致之不

敗而罪自見矣

衛人伐邢

左傳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伐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爲事罪之也○高氏曰衛不伐狄而伐邢是以人之○陳氏曰左傳甯莊子之言皆飾妄之辭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始與齊盟○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杜氏曰地于齊齊亦與盟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爲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爲內則没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

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敗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强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强故也桓公旣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汪氏曰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没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葢深罪之也薛氏曰後鄭者鄭爲之下也汪氏曰陳自晉文之後服屬荆蠻或暫從中國而輒貳中國亦以有陳非吾事蔡自會狄泉以往甘心南向不與中國盟會鄭亦數同數異儀牲玉帛待於二竟陳蔡則屢滅於楚而僅在鄭亦困逼於楚終春秋之世又二年復扶又反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强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去聲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陳氏曰楚

初與諸夏盟也內不言公諱之也齊桓卒陳非主盟也
爲會陳人春秋不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
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以不沒公也家氏曰
陳人爲首陳倡盟也序鄭于下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諱
公畧齊侯書法特爲謹嚴不與夷狄之盟中國也陳氏曰楚
欲得志於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擯之其後桓志稍衰而滅黄賊
徐騷驟抗衡然尚有所懽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
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預中國之盟會陳蔡及齊
皆返楚而素服之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擁
楚聽其昔言納之國都而與盟信公亦志是懲之志借之同
軟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因是以行其志於中國春秋
諱公而人諸侯所以謹其始也汪氏曰于齊之盟魯及諸侯
盟楚之始也鹿上之盟外諸侯盟楚之始也故皆以微者書
而深惡之會盂盟薄盟宋直書不諱又所以著其陵駕中國
之暴而諸侯皆俛焉從之也幸而晉文城濮之捷得以却其
方張之勢晉伯不振而楚莊竊討賊之義盟于辰陵遂主諸
侯于蜀之盟十有一國之大夫皆貶書人魯不諱公親盟齊
弱若未滅然八諸國大夫乃所以人公也厥後于宋于虢晉
楚之俾主齊盟而于申十有三國且用齊桓召陵之禮春秋欲
諱之而有不勝諱矣是知春秋貶于齊之盟所以謹禮於微
患

梁亡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傳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杜氏曰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張氏曰梁嬴姓伯翳之後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去聲下同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本微旨 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何氏曰魚爛從內發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朱子曰天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非至健不能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理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慝使

慆音韜慢也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何氏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其亡可立而待矣臨川吳氏曰梁伯不能君國子民以致民逃其上秦因得以取其地故不書秦滅梁而以自亡為文張氏曰梁國之亡禍由於內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李氏曰書梁亡所以深惡梁非言秦得滅人國也汪氏曰漢帝禪末年委權閹寺國無政令頊戎黷武民勞卒瘁鄧艾兵至皇子諶謂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而帝不聽率羣臣面縛以降不子於綱目特書漢亡亦春秋之意歟

辛巳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宋〕襄十一〔齊〕孝三〔晉〕惠十一〔衛〕文二十〔蔡〕莊六〔鄭〕文三十三〔曹〕共十三〔陳〕穆八〔杞〕成十五〔秦〕穆二十〔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左傳〕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故常也〔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 杜氏曰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孫氏曰〕新延廄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 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禮記〕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疏〕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 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見音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汪氏曰詩小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閟宮章云奚斯所作宋子曰泮水燕飲樂成之詩閟宮則爲僖公修廟之詩泮宮諸侯之學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故曰泮宮閟深閉也宮廟也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劉氏曰南非一門庫門天子皇門雉門天子應門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其不可爲而爲故曰新作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多矣不必書也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高氏曰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於勞民而已王葆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

外書曰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此天子之門也魯之舊制豈可改乎王氏曰顧命孔氏傳南門路寢門則知僖南門乃路門也魯庫雉三門既用天子之制僭路門仍舊故僖公因其弊而斥大之汪氏曰僖公之經並無城築土功之事則庶幾其能愛民矣而猶有南門之役此不免於逾制而僭上春秋特書新作以譏之抑責備賢者之意歟廬陵李氏曰經書新作

二此年及定二年

新作雉門及兩觀

夏郜子來朝

公羊傳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杜氏曰郜姬姓國張氏曰後漢志濟陰成武北有郜城夾漈鄭氏曰郜有二桓二年取郜大鼎北郜也在今單州成武郜子來朝南郜也今單州有三郜城汪氏曰郜分爲南北皆附庸於宋○陸氏曰公羊云失地之君也按經無異文無所據也劉氏曰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朝又公羊以郜滅在春秋前按春秋以來且九十年郜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無乃不近人情乎廬陵李氏曰何氏特据郜大鼎之文以爲春秋前宋已滅郜此無據之言也不可取然郜雖此一處見他無所考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曾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閔宮也○程氏曰公別宮何氏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家氏曰小寢人君燕處之地災見焉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莅之時而常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昭然著矣○陳氏曰穀梁云閔公也按謂之西宮者是僖公之西宮耳○劉氏曰穀梁以僖公受閔閔公繼之如君父何為不可謂之新宮以新宮近禰宮而更謂之西宮此聲諡不亦疏乎

○鄭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高氏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滑服於衛遂與師而入其國必欲滑為已屬蓋強之陵弱如此○王氏曰滑與鄭為鄰寄在晉鄭與鄭同盟與今中國無伯鄭者從楚遺二卿長驅而入滑無忌憚甚矣故略而人之○張氏曰此記天王由是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穀梁傳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邢何氏曰狄稱人能常與中國也張氏曰書狄例以國稱而同之於齊稱人之例者昔宋伐齊喪而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從中國以救災恤患非夷狄之事故之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矣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家氏曰甚茂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却之已乃與之盟于邢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孝之謂乎平庵項氏曰邢人狄人伐衛見邢之中國狄也齊人狄人盟于邢見齊之中國狄也汪氏曰伐衛盟邢春秋皆以狄稱人於齊邢之下而不殊序所以深惡中國之衰也

冬楚人伐隨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穀梁傳隨國也張氏曰[illegible]力方强隨欲復漢東諸侯于中國而德不足以勝之此所以[illegible]

兵而自屈也左傳罪其不量力不若孟子師文王之論[illegible]
侍自是服屬於楚至哀元年會楚子圍蔡襄虔許氏曰[illegible]
晉則將爭衡於上國而宋欲盟之其能屈乎廬陵李氏曰[illegible]
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漢東之國[illegible]
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illegible]
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
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於隨也入年而敗隨於速杞十一
年而屬絞州蓼又欲伐楚師卒於隨以鄖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
武王荊尸授師以伐隨其年楚子卒隨人成楚文郎位不復有
事於隨蓋前已屈服於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兵加於江漢之間
者不經見蓋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卒中國無伯于齊之後
遂爲同盟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爲恐動中華之計矣

〔胥餘〕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壬襄王十二二十有二年〔宋〕襄十二〔齊〕孝四〔晉〕惠十二〔衛〕文二十〔魯〕三年
一〔蔡〕莊七〔鄭〕文三十四〔曹〕共十四〔陳〕穆九〔杞〕成十六〔秦〕穆二
十一〔楚〕成三十三

春秋侵衛

汪氏曰為邢故臨川吳氏曰中國無伯而狄得假名義以亂中國因宋曹衛邾伐齊喪則仗義與師以救齊又聲衛伐喪之罪而與邢協力以伐衛衛因邢之黨狄伐已而伐邢以報怨且之憾邢宋已則狄又援齊而盟以為邢謀至此遂為邢而侵衛前之伐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數故稱伐今之侵以衛有滅邢之心無事可指故稱侵侵者言其師之無名也伐衛盟邢與中國之邢齊並序則稱人此獨侵衛則還其本號而止稱狄汪氏曰前伐衛盟邢以狄有救患之善故稱人此復侵衛惡其侵以滑夏故舉其本號也張氏曰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晉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杜氏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楚上茅堂胡氏曰鹿上之盟是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攘楚以安中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陳氏

郁郁堂

日襄公欲合諸侯而執滕宣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而亟與楚盟是喪師亡身之道也又曰人自爲盟於鹿曹見之於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宋襄欲繼伯而求諸侯於楚楚於是爭長於宋則是盟也莫適爲主人自爲盟而已矣臨川吳氏曰宋襄欲圖伯合諸侯而德義不足以感人曹南之盟僅能齊服至近之曹至小之邢其餘諸侯更無從之者況曹服襄衰楚人亦乘間合諸侯而其勢力足以威人齊之盟不特陳蔡節許從之而魯亦從之此宋襄所願欲而不可得者故求之於楚從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已會不思楚強夷也齊桓之伯加此其盛猶敢時出猾夏與齊抗衡宋襄旣無齊桓之德又無楚頡之勢力乃倚楚爲重欲得其所從之諸侯是求肉於虎其遣執辱也宜哉楚君旣稱人則齊宋二君亦降稱人若宋齊稱爵則疑楚人爲大夫矣張氏曰伯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之於夷狄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序列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

〔左傳〕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貴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茲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旱時正也〔杜氏曰〕雩不獲雨故書旱〔高氏曰〕言大者久且甚之

辭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夏與宣七年秋也〔汪氏曰〕春秋歷時不雨則書不雨但一時不雨而爲災則書旱莊二十一年冬不雨不曰旱者五穀既登則害於民者淺故不書旱耳〔廬陵李氏曰〕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雩而得雨喜雩有益則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故公羊以不雨爲記異大旱爲記災與左氏同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作霍穀作雩或作竽〕

楚始稱子〔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公羊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穀梁傳〕以重辭也〔程子曰〕宋率諸侯爲會而蠻夷執會主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汪氏曰〕盂宋地〔鄭氏曰〕鄭地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汪氏曰據溴梁會下執莒子邾子復書晉〕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

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諸侯以同執為文孫氏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以諸侯共執為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陳氏曰執非伯討猶稱人齊執陳轅濤塗伐稱君執稱人晉執衛侯會稱君執稱人韓不信執宋仲幾會稱大夫執稱人此楚子執宋公曷爲不再稱楚人不以夷狄執諸夏之辭也是故執宋公不書楚人執齊慶封亦不書楚人猶曰諸侯執之云爾

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音緬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蔑信音申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史記藺相如傳秦王告趙王會澠池相如從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秦終不能加兵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荊楚乎宋以乘繩證切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趙氏曰此楚執耳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也譏諸侯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刀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主故譏之宋公德不足懷處不及遠而求諸侯以

及於難故罪之○張氏曰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涸虎狼之羣也不免宜矣陳蔡鄭許曹皆中國也蠻夷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曲直之分豈非自同於夷狄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爲文以罪襄公非但不識楚人譎詐之心且無以御五國之不同心而猶爲是會也復諫求欲以攻伐稱所謂愚而好自用者歟

○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以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臨川吳氏曰宋襄求諸侯於楚而楚許之故爲此會以合所求之諸侯也當時楚雖強盛諸侯服之宋則國弱而諸侯不從故求於楚宋爲首事故先之然能致諸侯之來者實楚也夫楚以國則夷狄也以爵則子也偃然以子爵而敘於諸侯之上則此會也楚實爲之主故宋公之執不待言楚而知其爲楚矣諸侯聽其執而莫之救者勢不能也按前有鹿上之盟後有使宜申來獻捷之事書皆稱楚人獨此稱楚子者蓋謂執宋公不可稱執宋公既爵則陳蔡鄭許曹皆須爵否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例既稱爵則楚不得不稱爵此春秋之筆也○高氏曰楚自

[illegible]子而序於諸侯之上於此見中國衰而夷狄盛也汪氏[illegible]宋公以伐宋華夷爭伯也孰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諸伯也以上公之爭同於匹夫之微倪就執辱宋襄之圖矣齊之盟楚序陳蔡之下鹿上之盟楚序齊下蓋荊楚[illegible]與中國之會盟猶未敢偃然自肆也至是列陳蔡之有主會之志矣而宋襄德衰國弱欲尸盟主之權故楚許會之而攻其國以體中國之諸侯而取威據伯也春[illegible]中國而夷其狄故雖宋襄不能伯而揭宋公於會盟之書所以得夷夏之大分也于齊鹿上楚皆書人此會書楚人則疑非楚君故特書楚子四夷雖大皆曰子荊楚僭王而書之以予踐曰稱爵而抑之之意實在其中然以子爵亞於宋公而位乎中國諸侯之上則而伯之抗不待春秋之終而已見矣故止齋陳氏曰宋楚初爭長也楚稱子而序陳蔡鄭許曹之上不知諸侯之從楚孰從宋孰

冬伐邾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修祀紓禍也汪氏曰爲邾滅須句故王氏曰大旱經時不知貶食省用而用兵伐人非其道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王氏箋義曰〕宜申鬬氏子西也不書族與椒聘同

不曰來獻宋捷爲于僞反**魯諱也**〔陳氏岳曰〕不曰宋捷隱之也〔張氏曰〕僖公不與盂之會楚方求駕中國以魯爲諸侯之望故假宋捷以威魯○**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音預**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

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服兵直執之於壇坫之上（爾雅壇謂之坫在堂隅）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去聲）逆甚矣（高氏曰中國於夷狄則有捷諸侯於天子則有獻捷）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劉氏曰楚暴犯中國欺許宋公執而伐之威動天下既敗其君又隱其捷乎宋以伸有道之弱而沮無道之勝（陳氏曰君使大夫向以特稱人貶之也盂會不稱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獻捷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自是至椒之聘始有君大夫（盂川吳氏曰楚人者楚子也稱使則知為楚子矣自屈完盟召陵楚臣之見經自是始（汪氏曰獻者下奉上之辭不書楚執不書楚子使宜申獻捷不與荊蠻之變中國也執宋公以諸侯同執為文不書宋捷諱魯受捷之惡責中國諸侯之從蠻夷也經書獻捷者二齊侯獻戎捷書爵書戎捷楚頵獻宋捷書人不書宋捷尊中國而抑夷狄之義著發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奸先王之禮况以蠻夷暴虐中國而可受其捷乎（張氏曰盂之會諸侯以同執示夷宜申之來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廬陵李氏曰楚未有大夫而書屈完則屈完為褒辭楚已有君而書楚人則楚人為貶辭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傳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公羊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何氏曰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也任氏曰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即湯都張氏曰拱州考城漢薄縣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郜鼎立華督也事見桓公二年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音班也事見襄公三十年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汪氏曰亂臣賊子弒君父夷狄陵中國皆天下大變故會于稷于澶淵盟于薄皆書其所然故于稷于薄不人諸侯而澶淵人諸侯之大夫者世子弒君尤天下大變云之不忍言者故尤謹之也魯既不能伸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

[illegible][illegible]自天王與中國而顧反也與歃血要於遥反言求楚子以釋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纘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僨都用反甚矣故書會書盟

[illegible][illegible]不言楚子爲魯諱以深貶之也（張氏曰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illegible][illegible]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人當情愧理屈而歸宋公之[illegible]暇矣今僖公脅於獻捷之威於五國爲會求盟於楚以請[illegible]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illegible]而盟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爲也（蘇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書曰某侯某歸於某此不書名而言釋以爲執之釋之皆在諸侯若是釋而尚可以求諸侯乎

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陳氏曰楚初與盟不書公於是書公不與楚以專釋之辭也

或以爲嘉我公之救患誤矣（汪氏曰春秋書公會諸侯盟者二盟于薄爲宋請平于楚以釋其執盟于宋爲宋請服于楚以釋其圍楚雖主盟而春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伯權予楚而憫中國之失伯也（廬陵李氏曰此會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皆書諸侯者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鄫子會盟于邾可也何必又書諸侯乎

癸襄王十
未四年

二十有二年宋襄十三齊孝五晉惠十三衛文二十二蔡莊八鄭文三十五曹共十五陳穆十杞成十七秦穆二十二楚成三十四

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杜氏曰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胡老反）與有濟（子禮反）之祀（杜氏曰太皞伏羲也任宿須句顓臾皆伏羲之後封近於濟故世祀之）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杜氏曰須句成風家）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杜氏曰須句雖別國而削弱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書）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爲（于僞反）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

邾內擅取人同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本穀梁非所以為禮也

與收奪者無以異矣趙氏曰取者收奪之名也高氏曰歸其君使為我附庸也為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張氏曰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丕心而徒狥毋之私意故無以服邾而致升陘之寇春秋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後取也陳氏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雖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江氏曰文七年再書取須句而傳謂寘邾文公子焉以是事而觀則魯之取須句非以存其祀實貪其土耳使果有興滅繼絕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以著其善矣○廬陵李氏曰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太過須句子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耶故劉氏以為無此年滅須句及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須句久為邾滅其國為邑魯人往伐取無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杜氏曰怨鄭如楚故伐之張氏曰襄公嘗困於楚矣疾疢雖甚而德

患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臨川吳氏曰〕宋襄求於楚一會諸侯于盂而遭執辱之再盟于薄會與諸侯同致請于楚而後得釋鄭知宋伯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于楚宋公不自反以修己之德義乃遽怨鄭而與師以伐之所以挑楚釁而取泓之敗也

附錄〔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言于王曰詩名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陘音邢〉

〔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果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

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程子傳〕公戰也〔杜氏曰〕升陘魯地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果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音玄諸魚門〔杜氏曰〕魚門邾城門記稱邾婁力俱切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禮記檀弓注〕邾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僖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爲貶〔張氏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觀此則知春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汪氏曰〕經書內及戰者二乾時以納讎人之子而致敗此則因取安母之家而激怨皆無義之戰故皆諱公以貶之于奚雖疆事之桡然內兵書及是亦貶耳內戰常諱敗而乾時直書敗績以與讎戰猶爲彼善於此故不諱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
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
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
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
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
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敎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
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
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公羊
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
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
未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
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
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
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
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穀梁傳曰日事遇朔
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
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
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
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
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
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
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
曰以報其耻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

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例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杜氏曰泓水名）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太史公曰襄公修仁行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長丙反）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亾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與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

仁義（莊子胠篋篇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陳仲子以辟兄離母居於（音烏）陵爲廉乎（孟子朱子注節小行而妨大倫先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去聲）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蘇氏曰宋襄被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夷狄而于中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詞無所予）（張氏曰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卬聖人罪其復諫求欲昧大義而狗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夷狄也）（王氏箋義曰楚子稱人惡夷狄之敗中國也故微之微楚子亦所以譏宋公也以千乘之宋不能勝楚之微者宋公病之矣）（汪氏曰宋以衞侯許男滕子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蓋夏首伐鄭之師旣歸及秋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公師師往逆之而與戰欲尋盂之恥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公身傷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爲中國諱辱耳若楚君敗績也則直書之矣）○（吳氏曰公羊美宋襄之守信云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夫文王以仁義行師不應似宋襄徒守匹夫之信不知事機也）（劉氏曰文王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斷之以道孝之以仁而四方自服爾令襄公不務脩文王之業而亟大勇以殘百姓徒守咫尺之信乃比之文王其不知聖人亦甚矣）（廬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泓城濮邲鄢陵雖勝負不

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四夷也此說亦是但以處已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非春秋所與宋晉之汲汲與楚戰不及齊桓晉悼遠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說胡氏辨之詳矣穀梁說亦好

附錄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伯也

甲寅　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　宋襄十四卒　齊孝六　晉惠十四　衛文二十三　蔡莊九　鄭文三十六　晉共十六　陳穆十一　杞成十六卒　秦穆二十三　楚成三十五

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怋中切穀作閔后同

左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

志也〔杜氏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〇張氏曰漢志山陽郡東緡縣〕齊霸國之餘業也〔見穀梁傳〕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爲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何氏曰襄公欲行霸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不仁也〇高郵孫氏曰楚與諸侯盟于齊乘間以干中夏耳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盟于齊不愆義也齊反借此爲名以責宋伐之於敗傷之後悖理甚矣〇家氏曰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國顧忘納己之德乘其敗而圍其邑所謂以怨報德則賊之民也齊侯書爵以其背大惠而忍於爲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貶也〇孫氏曰楚人敗宋於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誅其惡〕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六年〕何以不爲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汪氏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經書伐國圍邑者四齊桓伐鄭圍新城討其棄夏從夷也罪予之也宋爲忌公子馮而遷怒伐鄭圍長葛楚頵虐中[illegible]〕

而圖伯伐宋圍緡與北年齊孝之忘大德而脩小怨[illegible]也蓋討其罪則諸侯遂圍許圍宋彭城同圍齊晉[illegible]爲說不能脩德而徒恃兵力則雖攻內邑之背叛如圍棘圍費圍鄆圍郈而春秋未嘗與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公羊傳何以不書葬[illegible]穀梁傳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illegible]民也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illegible]胡氏曰宋襄公不書葬治其罪也張氏曰蘇[illegible]信公已有志[illegible]楚故不會宋公之葬廬陵李氏曰宋襄之立在僖九年[illegible]宋始霸伯迄二十三年凡六年李氏曰謂春秋不與宋襄之伯則曹南之文與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爲予宋襄之伯則茲父之卒畧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異蓋春秋惡學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之後爵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既伯矣何以不足乎終伐喪以立威仁恃之甚致夷以謀夏義隳之大襄公非特無功而又階亂伯將可賴焉

○秋楚人伐陳

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臨川吳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盂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今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鄭經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積其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張氏曰或得臣致於猾夏而鬪穀於菟賞以貴仕春秋人之意可見矣廬陵李氏曰陳頓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襄四年陳人圍頓

附錄

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程子曰杞

二王後不伯爵疑前世黜之也詔聞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高氏曰〕不名者史佚之

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海陵胡氏曰〕杞本侯爵或稱伯或稱子稱伯者雜夷禮降一等稱子者純夷禮降二等魯人因其來朝而賤之仲尼修經而黜之亦猶吳楚之君不書葬之例也　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張氏曰〕杞用夷禮而稱子所謂中國諸侯而用夷禮則夷之者也

附錄〔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

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尚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

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乙酉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四年

齊孝七晉惠十五卒衛文二十四蔡莊十鄭文三十七曹共十七陳穆十二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秦穆二十四楚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於

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文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
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從狄君以田渭
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
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
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
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
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
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
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
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
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
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
君而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
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
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
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
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
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
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
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
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

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夏狄伐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

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情不亂

附錄

〔左傳〕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焉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于為反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五罪反氏為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杜氏曰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禮記曲禮曰天子不言出〕〔張氏曰天子無書出而特書出居于鄭加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臨川吳氏曰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者王雖在京師而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適

左諸侯之國故書出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恐小忿暱女乙反懿親以扞侯旰反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范氏曰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為國風〕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唐書劉文靜傳高祖起太原文靜請與突厥連和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曰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帛子女皆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自是突厥恃功須索無厭又數入寇世為唐患〕晉藉契詰結反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illegible]〔五代史晉紀高祖石敬瑭其父臬捩雞本出西夷唐[illegible]敬瑭敬瑭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入雁門與唐戰敗之[illegible]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後張彥澤叛降契丹契丹兵許[illegible]大舉入寇執出帝北遷和龍城供饋不給或時絕食[illegible]〕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再

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杜氏曰〕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啖氏曰〕天子不言出獨襄王書出者自絶天位雖居于鄭猶若出在四海之外然于者至尊故不曰奔雖在外皆曰居〔陸氏曰〕天王雖自出奔猶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云天子無告禮莫敢爲主焉此之謂也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陳氏曰〕王出不書爲尊諱也子頽之難惠王未有過也鄭虢圖之執燕仲父殺子頽逾年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出居于鄭以爲無足諱焉耳〔汪氏曰〕叔帶之有寵於惠王猶子頽之有寵於莊王也叔帶之攻王猶子頽之伐王也襄王之適鄭處於氾猶惠王之適鄭處于櫟也然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之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矣帶以罪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苟能明大倫之義而不致褻狎全同氣之恩而俾無怨惡禍紀蔑然亂何由作今襄王師非類之狄以泄憤然猶叔之國立非類之女爲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别而致舉淫於內廷拒諫而弗從臨難而莫禦犯此五不韙之罪則自取危辱視惠王益不侔矣故上書狄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伐鄭者所以諱襄王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雖以自出著罪而特言出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然不書叔帶以狄伐京師猶爲王諱惡也唐之玄宗寵任羯胡位極將相毒亂宮闈卒致漁陽之變蒼黃輿逃竄朱于綱目於代德僖宗之如陝州幸梁州走興元幸成都如寶雞皆不曰出而天寶之避寇幸

筆之曰帝出奔蜀所以貶支宗桒華夷之變慢帷薄之褻而
自致萬乘之出蓋取法春秋書襄王出居之例也又按左傳
王納狄后未幾太叔遂通之而王遂廢之又遂致狄師之攻
王必無是理竊嘗攷之外傳記伐鄭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
年而黜狄后則在出居之年豈前年已用狄師伐鄭而今年
所以狄伐鄭歟王之出居必有馴致之漸然不可考矣〔廬陵
李氏曰〕春秋書王居三鄭也狄泉也皇也書公居五昭公居
鄭也○〔劉氏曰〕公羊以謂不能事母者非也王者不孝宜去
天以見今不去天
知其非不孝也

晉侯夷吾卒

〔杜氏曰〕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永嘉呂氏曰〕
左氏記惠公卒在去年九月葢春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所據
者他國之史也年月
不同不可得而考矣

附錄〔左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
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四終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五

僖公下

丙戌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晉文重耳元年齊孝八衛文二十五卒蔡莊十一鄭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陳穆十三杞桓二宋成二秦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

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曲禮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杜氏曰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孫氏曰邢衛皆齊桓所存衛侯不念桓公之大德以絕先祖之支體甚矣故生而名之鄱陽萬氏曰興師以滅同姓其惡已甚況當是時天子蒙塵于外鄙在鄭地氾衛鄭之鄰方伯連率之舊也衛侯既不能奔問官守師師勤王乃間王室之多故懷詐諼之謀以肆虐於宗親之國其無王之心聖人得不深誅之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筆列反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扶問反下同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汪氏曰公而無私者理之一也親疎有等差者分之殊也以至公之心施之有等級而不紊則仁義之道盡矣故先王制五服之節母黨不得同本族為人後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同姓之國其初一人之身豈可與異姓之國一視之哉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楚宜反等乎然則晉滅虞下五年楚滅夔明年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

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爲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劉氏曰滅國春秋之所惡於所惡之中又有甚焉秦穆公衛侯燬是也夫諸侯強暴舉干戈以覆人之國并人之地雖有罪其人猶得而備之今兩君皆出詭計陰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以快已兼并之欲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甚可惡也豈得與他滅國者等哉故秦穆狄之而衛侯燬名張氏曰衛侯燬殘虐不仁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強以絕滅之又使其臣爲譎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人理所不容故名之同於楚予虞之誘殺也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益輕重之權衡也若荊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此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爲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傳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杜氏曰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音現下同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臨川吳氏曰伯姬納內女爲其子之婦姑自來逆婦而書於經者譏公降尊而自主其昏也況昏禮當從夫自來親迎豈有姑來逆婦之禮乎家氏曰禮有親迎婦從夫也今屈尊者以逆卑者而亦謂之逆亂婦姑之分故特書以譏之張氏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譏之汪氏曰大夫自逆則稱字姑來逆故稱婦杞伯姬來求婦亦主姑而言之之辭○陸氏曰公羊云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按經史直書其事以明非禮爾兄弟辭有何義乎

宋殺其大夫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見在祖之位尊之也（汪氏曰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傳又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書名公子卬則書官此及文七年不紀名氏蓋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盡非義所繫也○劉氏曰文稱大夫是有大夫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旣僻不經可笑也公羊之說非也春秋非孔子家牒當爲後世書法耳何得眞諱其祖名哉穀梁之說亦非也）

附錄

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

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秋秦晉伐鄀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公羊傳何以不言遂納之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程氏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爲頓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一事也頓國汝陰南頓縣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汪氏曰諸侯納失國之君合於義則不書書楚納頓子不與蠻夷之納也書齊高偃納北燕伯不與大夫之納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去聲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

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張氏曰頓姬姓國也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夷狄行其義閔中國之無霸也陳氏曰齊桓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鹿上執宋公納頓子後然與廢置諸侯春秋之所懼也蓋汪氏曰楚圍陳納頓子于頓書法如楚伐吳執齊慶封殺之一事耳夫頓因小弱而介於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責義於陳以示威其意皆預為圖伯之地也厥後頓子會申從楚而伐吳戰雞父陳衰而服屬於楚也僅一從中國會召陵侵楚而諸夏終不能保郵遂為楚結陳伐人所滅是頓陳亦屢滅於楚而僅存非能剖分其地特助楚為虐耳此事以觀而知中國之衰矣汪氏曰失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頓子比燕伯皆不名廬陵李氏曰陳頓之爭又見於襄之四年○陸氏曰穀梁云納頓子者陳也按經文楚自納之何關陳事劉氏曰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其文與事詳矣豈得言遂哉公羊之說非也

葬衛文公

附錄左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亾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
也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杜氏曰
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
志諸魯地張氏曰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汪氏曰莒慶者魯
之壻之故因衛成公爲平於二國遂來會盟君盟大夫自浮來
而已然矣此不貶者從同同○趙氏曰按事接於魯雖非命卿
皆書名穀梁不達
此例遂穿鑿耳

附錄左傳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丁亥　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

晉文二　齊孝九　衛成公元年　蔡莊十二　鄭文三十九　曹共十九　陳穆十四　杞桓三　宋成三　秦穆二十六　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遫后同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穀梁傳公不會大夫其日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杜氏曰向莒地 臨川吳氏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爲此會也 張氏曰十二月己盟今又屢盟所以致齊之討也○劉氏曰春秋此例亦多矣穀梁何爲獨發於此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户圭反公作巂穀作嶲弗反左作不

左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公羊傳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 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杜氏曰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 蜀杜氏曰下文言齊師則知稱人爲貶矣 臨川吳氏曰齊師無名故書侵 趙氏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言內之無警戒

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音現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譎許元反下同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汪氏曰書至者二至酅譏其深入酅齊境也公救成至遇譏其怯而不進遇魯地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劉氏曰所謂弗及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弗敢及者畏也善養氣者匹夫不爲千乘屈孔子夾谷之會齊師西陳揖讓指麾而景公服計齊人之衆不足以當景公傳公之勢足以勝定公之未年寇至不能禦去又不敢及是舉百姓而棄之也乃乞師于楚以自防其持國之術所失者多矣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杜氏曰晴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廬陵李氏曰齊侵我三始於此○汪氏曰直書之以譏內之無武備爾公穀何用曲爲義劉氏曰以公追人猶令勝之尚何可多哉且是後齊復伐我弱不畏魯甚矣數見甲傳猶以爲大夫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左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茅堂胡氏曰孝公有若服展喜之善春秋不褒而書人者內以諱爲惡外以諱爲善此齊侯也其稱人爲之諱也臨川吳氏曰衛平莒魯齊何與焉洮向之二盟雖瀆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公乃連與使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自取之也又曰前書侵伐者師無名也此書伐者蓋齊以魯不服罪爲辭也張氏曰二盟乃衛人平莒于我故爲魯伐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師始此【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爲內外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杜氏曰】乞不保得之辭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去聲)陵長(展兩反)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旣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高氏曰】齊侯本以洮向二盟爲衛莒背已且以魯嘗助四公子於是興師而來伐故齊人旣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高氏曰】楚僭王矣而諸侯更推爲盟主魯見侵伐於齊乃乞師於楚以伐之導夷狄以伐中國是禽獸將逼人天下之大變也書曰乞師深罪之也魯頌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乃乞師於楚寧

無愧乎〔張氏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雨國以殷富中年漸肆荒怠浸失政於大臣臧項取執於恒公迫齊罷不給不及閑暇修明政刑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于夷狄以刷其恥夫子罪臧文仲竊位從公子遂借兵强夷爲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爲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

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音現**矣**

〔孫氏曰〕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乞師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於夷狄〔陳氏曰〕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乞諸夷狄然後書外乞師亦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乞師於夷狄志中國之詘於夷狄也〔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廬陵李氏曰〕乞師五始於此成十三年晉郤錡十六年欒黶十七年荀罃十八年士魴皆晉伯也魯之乞師於楚屈於夷狄甚矣况以蠻夷殘中國乎若晉之乞師謂之伯主不能令諸侯亦可謙以求諸侯亦可乂是年展喜犒師正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爲之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也夫爲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違乞師於强楚以逞忿於齊是猶揖盜賊以困姻鄰也觀展禽一語已足以却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外之乞師同文蓋深罪爲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竊位之嘆其因此而發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求龜反公作隗

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穀梁傳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杜氏曰夔楚同姓國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汪氏曰據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皆名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氏曰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熊摯乃夔始封之祖鬼神弗赦自竄七亂反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禮者劉氏曰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矣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劉氏曰國滅而虜無不名者國滅罪也虜服辱也夔子獨不名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可謂若於義矣而楚滅之故春秋黜楚而伸夔

有王者作興滅繼絶則夔庶幾矣薛氏曰夔子之不名無滅道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孫氏曰不名者略夷狄陳氏曰滅同姓名此楚子顛也楚自武王始見於傳文王始見於經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人盂之會嘗書楚子矣而復人之顛之名非遇弑未登於春秋則滅夔固不名也滅夔名之則疑於衛侯燬

冬楚人伐宋圍緍緍穀作閔

左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緍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臨川吳氏曰前年宋成公忘父之讐與楚平而在朝之今而即晉可謂能速於徙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夷狄之肆橫也家氏曰宋成既朝楚又即晉而爲楚所伐無益於自免而有忘讐之耻使晉文不與則宋之爲宋豈不殆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爲已有失正甚矣臨川吳氏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借援強夷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耻而適所以甚其耻也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范氏曰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高氏曰釁深惡重此臣子所以始其往而錄其至張氏曰楚師而魯君以之楚以其衆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伐霸主之後用夷狄之兵僖公之免可謂幸矣故特書至以危之汪氏曰書公至自伐齊者三襄十九年合十二國之師同圍齊從霸主討齊靈之暴橫圍齊

而書至伐者予之也此年以楚師伐齊哀十年會吳伐齊皆用蠻夷報怨於大國其致危之也或曰春秋恩公之以楚伐齊然楯舉之嚴蔡以吳報楚春秋平蔡而爵吳何與而召陵之會中國不能救蔡以蔡不得已而借援於吳吳能扶弱抑强助蔡勝楚蓋賓夷狄以攘夷狄非啓夷狄以陵中國也故春秋予奪不同也廬陵李氏曰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者中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於納糾而西鄙之怨始於救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得魯以集事耳然桓公卒能屈己於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搆怨連兵遂使魯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亦不能間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哉○劉氏曰公穀皆謂伐國不言圍邑非道用師也非也圍緡者乃楚人伐齊則楚師何以强配合之乎公羊又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原公羊之意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則今得意不當致伐而不致會然伐齊取穀獨公以楚師往無諸侯之會則不得致會此理之當然耳

戊子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　晉文三　齊孝十卒　衛成二　蔡莊十三　鄭文四十　曹共二十　陳穆十五　杞桓四　宋成四　秦穆二十七　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來朝

左傳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杜氏曰杞先代之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然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詳見二十三年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傳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杜氏曰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爲昭公襄陵許氏曰齊桓旣没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與觀其閒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有以邪其爲謀不遠霸業之所以隳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秋入杞責無禮也張氏曰春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蜀杜氏曰杞春來朝今入其國雖曰責其不恭何至於用師乎盖杞弱於魯魯欺之尤甚齊楚之大則魯事之不暇矣臨川吳氏曰魯在春秋爲次國未嘗不受小強大之淩暴當推已及人所惡於強無以施之於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於魯縱使禮有不備豈不愈於不朝乎今其來朝已怨不畢之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魯遽棄禮之國而凌小弱如此他又何責焉高氏曰杞魯乃甥舅之國伯姬在焉而凌暴之如此甥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

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覇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日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程子曰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陵氏曰前圍宋之諸侯承上文不列序也

楚稱人貶也（孫氏曰楚自會孟之後凡役貶稱人）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簒弑之惡楚人無故摟（牽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高氏曰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於華夷之辨其嚴如此○陳氏曰楚嘗書子矣其稱人嫌子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孟之會宋楚始並爲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諸侯宋襄爲之也齊桓公卒諸侯從楚楚敗宋于弘納頓子滅夔取齊之穀合四國之君圍宋春秋以是爲夷狄之强雖序諸侯之上而特人之）諸侯信（音申）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范氏曰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于兵首則彼碌碌者識斯見矣○薛氏曰天子居鄭而鄭伯來同荊蠻之暴無下之甚也）公與楚結好（去聲）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音預）盟而公之罪亦著矣（程氏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高氏曰公畏楚之強而往爲此盟以報乞師之恩耳豈有固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於晉而文公得以爲資遂霸諸侯也○張氏曰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於薄于宋皆楚子爲會主也膺狄懲荊從齊桓也會楚導之虐齊宋信公親之也然猶[illegible]

會諸侯不日會楚使公從夷狄之罪必待攷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槩可見矣家氏曰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諸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罪也王氏箋義曰北杏城濮書晉侯齊侯正與人楚子之文相反葢聖人思治而疾亂以救中國之甚也廬陵李氏曰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大抵宋亦中國之樞紐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爲繼焉楚莊圖伯而又有宋之鬬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之盟又曰鬬宋之楚人正義曰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爲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楚子與盟也明年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此說據經爲合○啖氏曰凡褒貶各於其事豈有終篇貶乎公羊之說非也故穀梁義是

己丑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晉文四齊昭公潘元年衛成三蔡莊十四鄭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一陳穆十八卒杞桓五宋成五秦穆二十六楚成四十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晉侯出居于襄牛〇公羊傳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〇穀梁傳再稱晉侯忌也

按左氏初公子重直龍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范氏曰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去聲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爲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

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奪璧畀鼎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杜氏曰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桓圖伯二十餘年而後服之桓公沒而宋襄繼圖其業然力不能攘而身見執戰敗于泓傷而死聖人悼之晉文之立特起救宋之志欲攻曹衛背華附夷而侵伐之然晉侯實非欲侵伐曹衛蓋志在於救宋服楚也○陳氏曰春秋省文事苟不異則上有圍下不繫圍上書族下不書族焉有無事闕再稱晉侯而不言遂蓋所以志晉侯之惡也○永嘉呂氏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晉文不攻陳蔡鄭許而乃及於無罪之曹衛陳蔡鄭許遂楚之國也曹衛遍宋之國也楚方圍宋而晉乃遠攻陳蔡鄭許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於楚安有城濮之戰曹衛三國雖曰其師不與圍然楚之所以敢於橫行中國者實以得曹而新昏於衛故也齊侯伐楚猶恃江黄楚人伐宋豈無資於曹衛豈必皆與圍哉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

不當拒而絕之也〔朱子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又曰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亡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治其從楚如書晉侯伐衛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又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晉侯侵伐皆自出〔平菴項氏曰〕晉方濟師侵曹出其不意衛國未以為慮忽焉揚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魯人狼狽而徹戍楚人自宋而救之晉方與楚爭衛曹國幸於得紓忽焉回軍又出曹之不意徑入其國執其君以畀其仇經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明晉文之譎也〔汪氏曰〕晉文救宋攘楚扶中國之已衰却荊蠻之方橫視齊桓雖少劣而賢於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者猶私用詐而設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鄭許適於楚曹衛適於宋向使晉文違攻四國無以釋宋之圍曹衛雖不與圍然楚所以橫行中國者實得曹而昏于衛故也吁是不然陳蔡鄭許乃華夷之要衛楚必越四國始能猾夏况是時陳蔡鄭許實舉兵從楚文公苟能親帥三軍直造陳蔡之國都而討其從夷之罪且以扼楚人之歸路則楚虛攻瑕勢如破竹而宋之圍穀之戍將狼狽却走倍日并行自救之不暇我因乘勢以翦其罷敝之餘卒則霸功不勞而定矣今文公內則利於復怨而分地外則狃於譎謀以致楚是以圖伯之始事春秋特書侵以惡之○〔趙氏曰〕聖人立教猶云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乎公羊未侵曹之說非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刺七賜反

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公羊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穀梁傳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按左氏買爲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汪氏曰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 孫氏曰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徐聞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乃殺買以說焉內殘骨肉苟悅強夷書以著其惡 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 汪氏曰春秋書法爲內諱故隱其專殺使若得三刺之義如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意內以諱爲貶 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 汪氏曰據刺公子偃殺有罪不書其故

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爲無罪矣張氏曰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詠然其名知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去聲以苟說於强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劉氏曰殺大夫不著其罪其著之罪則是加之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見濫也公羊謂不可使往非也若不可使往非也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爲不卒戍乎穀梁云先名後刺刺有罪也亦非也會不言所爲言所爲者譏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所坐皆諱也廬陵李氏曰刺公子買之事左氏得之公穀不知事實皆以爲殺有罪之詞非也

楚人救衛

臨川吳氏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張氏曰衛服罪請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衛侯

之改過自新失伯主寛洪之度故春秋與夷狄以卹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克也〔汪氏曰〕春秋書救未有不善之者救者善則伐罪者爲有罪矣經書楚救者二書楚人救衞罪文公之虐衞也書楚公子貞師師救鄭罪悼公之逼鄭也然楚救衞鄭而卒不能救又以著衞鄭從夷之恥與蠻夷之不競而晉文晉悼之伯終克自成也〔陳氏曰〕僖六年二十二年楚嘗救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爲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于楚以救正猶書宋人伐陳衞人救陳書戍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相似蓋彼本無能救之善但春秋借以深著伐者之罪耳

〇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必利反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以

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古者覲文匿武（國語武不可覲文不可匿）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龐者夫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杜氏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張氏曰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臨川吳氏曰晉之用師於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而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畧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爭矣）雖一戰勝

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去聲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扶問反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王氏箋義曰執曹伯不歸京師而畀宋人斯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高郵孫氏曰晉人執曹伯治有罪也畀宋人豈非讐曹而私宋乎讐而私非正也豈所謂治罪乎汪氏曰晉文執曹伯雖蒙上文晉侯入曹之辭非以其得討罪之義而稱爵以予之也特著其因入曹而執之耳苟以爲伯討則當先書晉侯執曹伯次書入曹如楚莊殺徵舒入陳之比矣况曹衛皆晉與楚而衛侯之執歸于京師尚稱晉人豈以曹伯之執畀宋而反得爲伯討乎然衛已請盟而弗許曹未嘗請盟而執之故不重言晉人此又輕重之權衡也廬陵李氏曰晉執曹伯畀宋與執戎蠻子歸楚同此書畀而彼書歸蓋畀者猶此與彼之辭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曰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畀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劉氏曰穀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若稱晉人執曹伯則毋乃如齊人執濤塗而譏其踰國以執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

敢志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公羊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

楚稱人貶也〔汪氏曰此戰與柏舉皆書楚師敗績則楚非將爲得臣矣柏舉之戰下書囊瓦奔鄭則知楚人爲囊瓦矣中國及楚君大夫戰皆貶稱人故宋襄及楚子戰于泓晉文及楚令尹得臣戰城濮蔡侯以吳子及楚令尹囊瓦戰柏舉皆稱楚人中國大夫及楚子戰稱名氏故邲之役稱荀林父帥師此華夷尊卑之辨也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故不得不稱楚子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强憑陵諸夏滅黄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披髮左衽矣（朱子曰齊桓公死楚侵中國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横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渰浸必矣平菴項氏曰楚自是不窺中國者十年）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陳氏曰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皆稱師而獨爵晉侯予晉以伯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朱子曰文公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於行而不悔其有以夫（張氏曰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名陵楚未大創也故

文年卽滅弦誘鄭終桓公之霸楚爲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
大下以爲楚不大創不足以定霸故欲勝楚取威而後霸業
定是時楚爲齊宋之患文公欲虐曹衛以報怨因激楚人之
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皆譎而不正之事故賤
楚稱人以夷狄之以晉侯主是戰誅文公之心也永嘉呂氏
日齊桓之楚雖日猾夏攻蔡伐鄭特近楚之國受禍未至偃
然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可徐爲之謀晉文之楚則執
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戰于弘而中國不能與
之敵魯至於乞師而戎穀逼齊四國與之合兵而圍宋曹衛
荊受其節制此夷狄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名
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敢楚師不已
也蓋桓公所爲將以服強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強楚之
勢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異立功之緩急亦如之其爲有功於
中國則一也然召陵之師規模既定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
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攜
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示怯以誘楚其詭計加
此孔子斷之曰譎豈不信哉故齊桓圖楚之功三十年而後
有召陵之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葵
丘之盛若文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溫兩致天
王執曹衛之君而後復之凡霸者之事爲之略盡皆在一年
之內是齊桓猶有近正之意若晉文則太譎矣齊桓猶有近
厚之心若晉文則太迫矣魯齋許氏曰論君子者必以德論
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小人
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中間論之則

未始不以深造者為得也為君子而不至於善之長為小人
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嘗於晉楚爭伯之
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文公君臣孰淺
孰深遂使伯棼請戰於楚予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生
欲急間讒慝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於文公之譎
矣以詐力之[illegible]者用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卑而攻堅以弱
而制彊吾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
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衰
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
才焉識慮淺而心不險者不足以為詐故伯比之間隋也遺
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不可以為詐敵勿踐
之滅異也忍其心於屢請之騎今得臣既皆且薇又踝而急
乃欲擁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
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名
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宋也激楚之怒也私許曹衛之
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師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
言踰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
運之愈而得臣於此豈惟不知多方以誤彼又且其投隮與
以致敵於人噫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
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
據東南也憑陵華夏號名諸侯其聲威氣焰懾動當時亦[illegible]
謂甚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illegible]
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臣踐扈之君反不能
下制一臣吁可怪也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

以爲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慘矣世之謳伯猶以尚功爲言殊不知伯者之所爲橫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塗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阱彼謳伯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廬陵李氏曰〕召陵雖以來盟予齊而亦有遂伐之專城濮雖以書侯予晉而亦有先盟及戢之議此皆功過不相掩之法也〔王氏筌我曰〕陳蔡從楚而不書者助夷狄抗中國目以其師從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亦猶哀十年會伐齊不言邾郯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始書大夫〔左傳〕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黄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杜氏曰〕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汪氏曰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

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古曠反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杜氏曰楚有左右廣一廣十五乘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百人爲卒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去聲以與之也劉氏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使之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張氏曰楚自得臣伐陳立爲令尹令其開陳圍宋無非猾夏狃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罪方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是縱其猾夏求勝及一敗而輒殺之

也故以國殺大夫爲文陳氏曰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則其所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則皆書殺而已矣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爲來世之永鑒矣汪氏曰楚屈瑕伐羅之敗羣師囚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赦之殽秦大夫及其左右請殺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其賢於楚頵之殺得臣審之殺側遠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爲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前漢書張良傳諸將爭功往往坐沙上偶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曰雍齒良曰今急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雍齒爲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且侯

吾屬無患矣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後漢曰光武紀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帝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荊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家氏曰晉文以私怨逐衛侯若直書曰衛侯出則與鄭伯突蔡侯朱自失其國者不異而晉文逐之之惡無以見矣張氏曰衛文公不禮晉文敵怨不當在其後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于心故衛人雖未嘗從楚圍伐宋狗齊而首伐之請盟弗許致其國人出君以說于晉皆盟主私之所致故曰衛之禍文公為之而衛侯不名責晉文也家氏曰晉文公度量不廣於處置衛事而見之衛侯奔不名所以責晉晉文才有餘而量不足齊桓量有餘而才不足與其為晉文不若為齊桓臨川吳氏曰衛侯黨楚之情深固晉雖

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聞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汪氏曰〕衛成公出奔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衛侯之位已絕春秋當以鄭厲衛惠之例而書名據左氏則是衛侯懼晉使元咺奉其弟叔武盟于踐土而奔楚適王以免討其位未絕若曹伯負芻之類故陸氏云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蓋晉文雖絕衛侯之位而春秋不絕其位罪文公不當廢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在演反

左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巳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尊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穀梁傳〕諱會天王也〔杜氏曰〕諸侯盟

于踐上宮之王庭王子虎臨盟不同歃衛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踐土鄭地（何氏曰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譎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司馬氏曰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亾子（鄧氏曰周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名存而實亾猶愈於名實俱亾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陳氏岳曰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爲襄王諱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汪氏曰踐土之下勞乃襄王之自失其尊故諸侯朝王而盟于王庭春秋削天王之下臨所以去其降尊之實先書諸侯盟踐土而後書公朝于王所所以全臣子當尊之名是爲襄王隱惡明其所以爲君父之道也陳氏曰先朝而後盟曷爲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名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晉侯以臣

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汪氏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而使王狩乃晉文之不知所尊故春秋先書諸侯會盟次書天王巡狩所以正天子自尊之名後書王所之朝所以統天下常尊之實是為晉文隱惡明其所以為臣子之禮也踐土于温諸侯皆先行朝禮而後盟會春秋皆先書盟會而後書朝若使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也王自來則不書使若諸侯之往朝召于使狩則書王自狩使若因巡狩而朝之也或謂盟踐土會温之時天王未至又謂不當先盟會而繼事以朝王皆未知聖人屬辭之深意矣〔廬陵李氏曰〕外以諱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朱子亦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別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張氏曰〕王者之威不足以致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攘却夷狄懷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之六五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楚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燕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今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盡以示天下之大訓而存人道之大倫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臨川吳氏曰〕傳言王子虎盟諸侯義王庭經不

書王人者王子虎不與盟也〔汪氏箋註〕曰晉侯戰勝天子自往踐土勞之復使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皆非禮也故不書王子虎非以諸侯自盟爲文〔孫氏〕曰踐土之盟襄王在是也不書不與晉文致天子也晉文旣攘强楚不能朝于京師獻楚俘以警夷狄反以乘勝之衆坐致衰陵之王盟諸侯于是甚矣況又受其侯伯之命弓矢之賜哉雖曰不脅天子吾未之信也是故惠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侯爲侯伯皆没而不書焉意孔子皆没而不書後世猶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悲夫

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絶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爲君也〔臨川吳氏〕曰子者父死子繼未踰年君之稱衛侯懼晉執辱之故身出奔而使其弟攝君以受盟亦書曰衛子是晉文怒衛侯奔楚立叔武爲君而以之代其兄見伯主以私意廢置諸侯紊王制也〔劉氏〕曰叔武代其君非奪之也乃將復之也故謂之衛子

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或問楚懷王入秦楚人立太子蜀先主即位漢中與書衛子之意何似茅堂胡氏曰叔武稱子罪晉文以私怨廢置諸侯也懷王拘於秦楚大臣立大子以從臣望權也曹氏篡漢先主即位於漢中正也〔陳氏〕曰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于晉以伯也〔汪氏〕曰齊侯非主盟亦序宋公之上蓋伯者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謂齊强於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又[illegible]齊桓晉文皆於服楚之後舉尊王之義然桓公不敢致天子

而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雖曰禮之變而心則正也厥後盟洮序王人下士於諸侯之上會葵丘不敢盟宰周公則其正可知矣文公旣致天王之下勞又假巡狩之禮召王以諸侯朝焉雖若禮之正而心實譎也厥後會翟泉使諸侯之大夫盟王子虎于王城之内則其譎甚矣朱子以踐土與葵丘並論而取之者蓋謂文公之心雖譎猶能彷彿齊桓尊周之餘意視其他伯者則爲彼善於此也

陳侯如會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杜氏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劉氏曰陳本不預盟約聞會自至與袁僑如會一耳汪氏曰陳穆公如會於盟踐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於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故陳侯雖棄異卽同且疑且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歃也至于溫則共公居喪而亟會不敢斯須少息矣廬陵李氏曰經書如會三此及雞澤袁僑于鄬鄭伯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莊氏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趙氏曰〕尊其下地志乎朝王而已異乎盟會所朝乎廟禮也〔儀禮覲禮〕禮內祖于廟門之東〔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禮記〔曲禮注〕受摯於朝受享於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音狩下同〕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爲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共〔音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辨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鄱陽馬氏曰舜之時五載僅一巡守至周則十二年乃一巡焉又必以四

嶽爲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其志在於憂民而不致煩民也秦始皇隋煬帝假巡歷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欲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絶域無地不到郡縣置頓精慢者獲罪百姓供費不給頭會箕斂遂生憤怨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名亡者非一倘非遊蕩無度則土崩魚爛之勢未如是之促也　葢春秋之意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朝正其本之意也　孫氏曰公朝于王所非禮可知也不言諸侯者言諸侯則是天子可得致也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乃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尊卑倒植不可以訓故但書公朝王所而知天子在是矣不書諸侯而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意也陳氏曰此踐土之諸侯也於是晉侯將盟踐土而王即命爲方伯諸侯朝焉外朝王如隱六年鄭伯八年齊鄭莊十八年晉虢皆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臨川吳氏曰諸侯朝王于踐土之宮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張氏曰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不知其諱而謂出居于鄭未復京師皆不考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婉而成章之法固見於此歟汪氏曰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覲禮云伯父順命于王所朝者覲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于京師于外皆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

王之名蓋謂事雖出於權而禮則專也書公如京師者一而不言朝以其無尊王之實蓋謂事雖似於正而禮則簡也穀梁謂朝不言所非謂王所不當朝但以踐土河陽非天王之所當居耳如云聘諸侯非正也之意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書朝彼雖至京師而反書如者蓋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在也彼書朝於伐秦之先此書朝王盟踐土之後者蓋彼不先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為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諱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為下事上之詞彼書如則不過彼適此之例矣亦微有分別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

寗僕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杜氏曰元咺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書奔哉氏曰凡奔皆惡也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張氏曰衛成公書名聽讒慝之言殺無罪之弟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臨川吳氏曰衛侯怒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前驅歂犬探衛侯之心陽爲不識叔武而射殺之歂犬見衛侯哭弟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使殺之者亦聊以歸獄云爾高氏曰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知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

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

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爲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張氏曰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弗友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心有以召之也雖赴愬於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罪也廬陵李氏曰胡氏所非叔武之事本公羊與左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爲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爲忌殺然衛侯之内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所以爲實錄也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臨川吳氏曰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其失而今復之爾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詞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絶之也而國非其國

矣（家氏曰）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役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汪氏曰）春秋書國君去國而歸者七鄭忽曹襄衛衎邾益及衛侯鄭之再歸皆不書自惟衛侯鄭初歸書自楚著其懼晉之辱不得已奔楚今始去夷而即夏也曹成公之歸書自京師著天王之釋有罪也（永嘉呂氏曰）經書自如意如至自晉蔡季自陳歸于蔡曹伯歸自京師著其昔在彼而今歸于此也書自楚歸則自華即夷之罪著矣曹伯歸自京師之著其自京師也鄭之再執亦歸自京師不云自京師晉文之執與厲之執有間矣（廬陵李氏曰）陳氏云君歸不言自君而言自者危不得歸也是故晉文實復衛侯而曰自楚危自楚也晉厲實歸曹伯而曰自京師危自京師也此說亦似未盡大抵書自楚者其亦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之意也歟○（劉氏曰）如左氏傳言殺叔武者衛侯不知情又為叔武報殺其弟又親枕之服而哭之兄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為奔晉愬殺其弟乎假令咺誣其君詐當不勝何故衛侯反不勝乎晉人豈不知其當為叔武殺敝亦乎左氏之說非也

陳侯款卒

（一）秋杞伯姬來

杜氏曰莊公女歸寧曰來〔臨川吳氏曰〕杞桓公伯姬之父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爲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薛氏曰〕杞伯嘗辱於魯矣數爲非禮之歸其甚矣乎

（一）公子遂如齊

薛氏曰始乎於齊也〔臨川吳氏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寺而孝公遂卒未及報怨晉文既覇齊魯內爲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晉盟而報魯怨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張氏曰〕杞伯姬來而人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此部了所謂功之首也

附錄〔左〕處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亾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晉侯下〔穀〕無齊侯秦與中國會始此〔左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穀梁傳〕諱會天王也〔杜氏〕曰討衛許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蓋上會所次非褒貶也〔臨川吳氏〕曰中國諸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始會獨許最小弱而猶不服故圖晉文此會蓋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訴之於晉故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武稱子班鄭下同踐土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可見晉伯之盛矣〔汪氏〕曰溫本畿內國為狄所滅者

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公羊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杜氏〕曰河陽晉地河內有河陽縣〔齊氏〕曰溫去王朝百餘里〔汪氏〕曰溫即河陽蓋古孟津

本畿內之地襄
王以賜晉文公

按左氏晉侯名王以諸侯見音現杜氏曰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彊大不敢朝周諭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何氏曰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趙氏曰爲晉文避召天王之名也劉氏曰踐土之會天子自往也曰往雖微而著可言河陽之會臣召君也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狩焉孫氏曰言溫以璧狩言狩以溫見所以尊周而全晉也或問溫即河陽何以兩言之茅堂胡氏曰溫之會晉實召王故書會于溫狩于河陽兩全之也 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爲制以誠變禮者也啖氏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怠於臣禮者[illegible]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于[illegible]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而諸侯[illegible]得觀之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譬[illegible]故譎以行之名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名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夫踐土之[illegible]

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汪氏曰〕晉實召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以王狩爲辭〔劉氏曰〕其禮雖悖其情甚順仲尼原心定罪故寬其法耳故既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陳氏曰〕莊二十一年王巡虢狩不書此何以書非狩也王有事議不在諸侯則以自致之文書之此晉侯之罪爾曷爲以自狩爲文爲尊尊諱也晉侯將會于溫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曷爲先書會而後書狩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齊桓盟王人不先盟宰周公陳會王世子齊文致天子而朝之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臨川吳氏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于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王在會爲榮而夸示諸侯今溫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故召王來狩於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然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溫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資中黃氏曰〕聖人順天理之正明君臣之分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此豈惟隱惡揚善成人之美哉雖使晉文復生親見夫子書法亦將惕然心服可以坐鎮其強猛之氣而遷善遠罪之不服矣〔家氏曰〕齊桓會王世子于首止猶曰尊王室也孰知繼桓而霸者遂至召天王之尊往而朝焉積習之漸使然耳〔朱子曰〕天王狩于河陽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

侯名王也李催郭汜朱全忠盜賊狂恣唯力是視亦未必尊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高氏曰〕衛侯不與會者晉聽元咺之訟不使之預也〔廬陵李氏曰〕按王巡號狩不書則王狩之非狩審矣非狩而曰狩爲尊者諱也春秋書狩四而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爲詞也○趙氏曰左氏云尹明德也未及於禮而謂之爲德無乃過乎若謂此爲德則李諸侯朝于京師者謂之何哉以德爲目非施於霸者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其日何錄乎內也〔穀梁傳〕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日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傎矣任氏曰有日而無月史闕文〔陳氏曰〕朝繫日見先狩而後朝也丁嘗至踐土而不言狩則王意也可以但言朝至温非王意也則不可以但言朝朝而繫日雖諱而諸侯致天子之實見矣臨川吳氏曰踐土之盟天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盟而許率與盟之諸侯以朝王温之會天王在會所若主是會者然故既會而晉復率與會之諸侯以朝王也古者天子巡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于方嶽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歩之間天子兩受

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以令諸侯非眞能尊天子也實諸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趙氏曰若築內而書日何不書月乎公羊之說非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過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繼在京師也程子曰歸于者與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强歸之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

王而實强致之故
曰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國語晉侯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而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故余懼其無後爲去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絶之也

臨川吳氏曰元咺譖訴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託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別立公子瑕爲君而無所忌憚挾伯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弈棊然咺之罪大矣奚啻服今將之許而已哉張氏曰咺訟其君致之縲絏故其歸冀於蔡季華元特書復者著其假伯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陳

氏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抗辭也

自晉者晉有奉焉高氏曰晉文聽其臣子之訟而執其君非伯者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

因其力也何氏曰恃晉力以歸然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

歸者易去聲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家氏曰衛侯逞忿殺弟烏得無討執而歸之京師是也但因元咺之訟而執衛侯則非也陸氏曰受臣之訴以執其君不可以訓故不得稱侯孫氏曰晉文既勝強楚不能招攜撫貳以崇大德助其臣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蘇曰晉人以疾之陳氏曰凡執議也春秋循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褒貶苟當乎罪雖晉厲公執曹伯得為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轅濤塗稱人而已矣臨川吳氏曰溫之會有天王在焉衛侯當是與諸侯俱至于會晉文因元咺之訴怒衛侯而不使之與會又不以之朝天王而使元咺與之對辨晉侯直元咺而曲衛侯故衛侯不勝則以為有罪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天王在河陽受諸侯朝畢而還京師矣故亦歸衛侯于京師也其意若曰是會也天王上之衛侯有罪王之大司馬宜斷斯獄而豈敢私留之晉國哉借尊王之名行伯者之實以威服諸侯而欺天下也張氏曰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或者乃以襄王至是乃復于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諱何為而不書況書執衛侯歸京

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然〔汪氏曰〕會于溫諸侯朝王晉人執衛侯則是執諸侯于天子之側也不書晉人執衛侯之于王所而曰歸之于京師則猶爲王室諱而存霸者尊王之分也定元年晉韓不信執宋仲幾於天子之側則直書執于京師而不復爲之諱矣始也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中也書晉人執莒邾子以歸終也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而遂書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世變於是極矣〔廬陵李氏曰〕大夫歸入稱復者三元咺宋魚石晉欒盈皆抗辭也皆無歸道也○〔趙氏曰〕公羊云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非也或傳寫衍縮耳穀梁云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此傳不知與元咺訟之事故穿鑿也〔廬陵李氏曰〕此歸之于京師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法不同公羊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之未定也〔穀梁曰〕歸之于者緩辭也歸于者急辭也胡氏曰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詞歸之于者強歸之之詞正義曰此無義例史異辭爾趙子曰歸于與歸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縮耳諸說皆異疑趙子及正義頗得之又就上四說論則公穀之言本可通蓋考之傳晉文執衛侯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假王命以治之則所謂罪已定所謂緩辭皆合晉厲執曹伯不敢自定其罪卽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未定所謂急辭亦合但其下文所解乃反不通若穀梁移成十五年斷在晉侯說於此條下而移此條斷在京師說於成十五年則兩通矣

諸侯遂圍許

穀梁傳遂繼事也杜氏曰會溫諸侯也高氏曰前目後凡也

諸侯比毗至反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也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使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伐楚又二年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自桓公之沒諸侯從楚衆矣許在鄭之南密邇於楚至此時離中國而合蠻夷矣一服之威令是以難變也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汪氏曰許國在今許州與鄭接壤去踐土甚近且許及河陽踐土皆屬豫州之域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張氏曰自齊桓之沒諸侯從楚者衆許固以近楚而獨從中國然晉人一以威力控制諸侯許亦知晉之威不足以庇已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於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同之也臨川吳氏曰會溫本欲討許等衆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晅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爲繼事也晉文一年之間自春初侵曹伐衛入曹兵威如摧枯拉

朽又合諸侯勝楚而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猶
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煩威黷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合
諸侯以會溫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
於應命矣是以合四方之力能勝強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
乃不能服小弱之許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蓋闕
許之諸侯亦強從爾孰肯盡心竭力哉汪氏曰晉文之圍許
雖曰討其不朝王所之罪實乃假公義以逞私憤也當時之
小國若滕若薛若杞若鄭之類不朝王所者不可疏舉豈獨
許哉蓋以許附於楚故欲以兵力務之使從中國耳故左氏
於會溫曰討不服而杜氏解之曰討衛許則知會溫本為圍
許而春秋書會于溫朝上所以圍許為遂事者明朝王為重
若受王命而討許也成公十三年如京師本為會伐秦而春
秋書郤錡乞師公如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明朝京為重若
諱王命而討秦也圍許之役王臣不行王師不出而劉成二
子同伐秦亦皆不書則知兩役非王命矣然圍許實以討不
朝為名而伐秦則因乞師而道過京師故圍許不曰自王所
而如京師不書朝則晉文之事視晉厲猶為彼善於此也歟
廬陵李氏曰許自盟齒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侍許於是許當
從中國桓公沒諸侯從楚不獨許自子人九行成而鄭從晉
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與
宋圍宋者皆改乘韓而北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將
邇於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蔑爾之討
合十一國之衆逾時閱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舉亦以見竊
力之及人淺矣許之革心從夏其亦有懲於汀貫也歟又曰

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編書諸侯遂圍許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貳而不與晉文之過暴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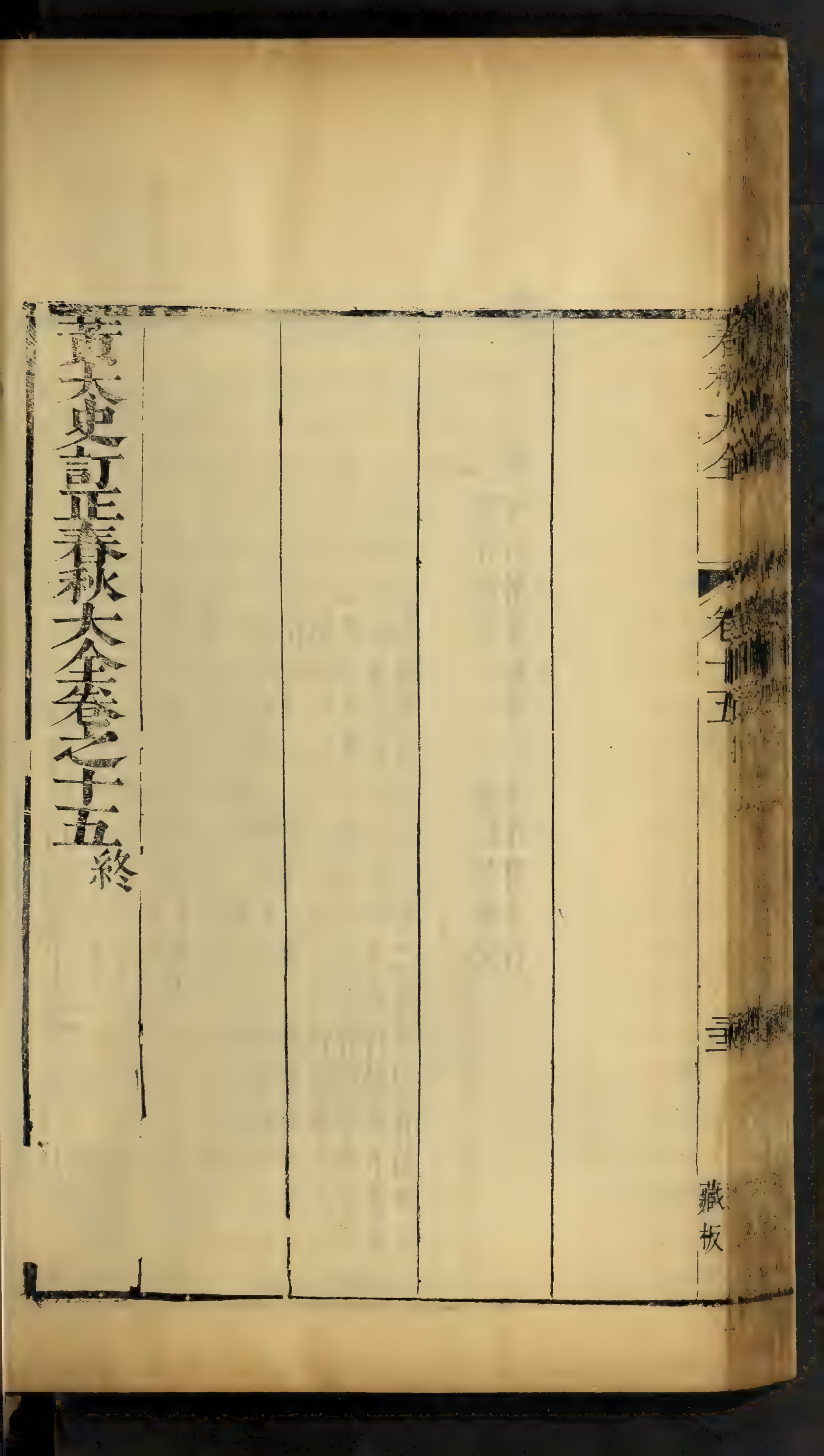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穀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杜氏曰言遂者得復而行不歸國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汪氏曰曹伯之名使若其位已絕而得復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此知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之尊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劉氏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

等國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張氏曰叔孫豹叔孫婼見執於晉或求貨而爲之言豹與婼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節義者猶恥以貨利苟免也况諸侯乎曹伯襄之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又迫於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亟會於國許之役晉之强已甚而曹之弱可憫也或問晉逐釋衛侯執曹伯又分其田曹衛何罪經書曹伯襄衛侯鄭何也茅堂胡氏曰南面之君不能講信脩睦結好大國至於見逐見執烏得爲無罪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黙識心通可也蜀杜氏曰晉侯專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過使遠會諸侯圍許制服出於晉侯以見晉侯專之之甚也王氏曰曹共公之歸不書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于宋著言自宋則其歸實出於晉侯而非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陸氏曰穀梁云天子免之拔晉以曹伯畀宋人非天子之命也

附錄左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書大全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五終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六

僖公下

庚寅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晉文五齊昭二衛成四蔡莊十五鄭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二陳共公朔元年杞桓六宋成六秦穆二十九楚成四十

春介葛盧來

左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杜氏曰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劉氏曰介

盧中國之封也況於東夷而變焉其車服辭命文物器械習與之同而不自覺焉歟不得比儀父雖一年再至魯修朝會之義而其一俗不合諸夏無以交中國也孫氏曰東夷微國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陳氏曰介東夷也未通於上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人僅肅讓有以來之也

（一）公至自圍許

張氏曰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汪氏曰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也況襄十八年同圍齊討得其罪則書公至自伐齊此乃致圍而不致伐是知托不朝之罪以圍之耳　盧陵李氏曰按踐土不書至而圍許書至文公之霸事怠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公作狄

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强逼甚矣故諱公諸侯

貶稱人惡之大也（莊氏曰）翟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晉侯始霸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魚覲反）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典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劉氏曰）盟于翟泉豈諸侯大夫國皆微者在王城之內而列國之卿亂王室之禮王子虎不能正也使陪臣盟天子之側此所謂下陵上替也楊子雲曰節莫差於僭此之謂矣（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虎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滙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爲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爲尊尊諱也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人王子虎以其人王

子虎不可不沒公也

臨川吳氏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息於從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而又執之筮史受曹伯之略而後復之合十一國以圖許諸侯皆不用命而許克不服蓋其所為煩擾謬戾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挫損瀕起諸侯之慢鄭之息於從晉當自反矣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異矣故明年圖鄭卒不能得鄭也嘗謂齊桓之伯至葵丘之盟一盛而即漸衰矣

汪氏曰春秋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翟泉二盟為然于齊之盟紊華夷之辨也翟泉之盟無上下之分也故皆變文以嚴之也或謂左氏記事多浮夸而失實安知非微者之相為盟乎是不然于洮盟王人而列國之君同歃焉有七國之後者而敢僭然盟王人於王城之內而無君與責大夫居其間哉且列國之君大夫盟王子於天王之側皆所當貶左氏但責卿不會公侯誅矣苟責卿不會公侯則公子結之盟齊侯宋公胡為弗貶也

廬陵李氏曰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觀齊桓之尊王人不敢盟世子周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誅心之法則賤上工實自勞非晉之罪于顯名王事鄙遂而情順故皆詩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羣然蒐聚於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子虎涖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其三會不書公說已見莊十六年

又按晉侯受命鄭伯傳王踐土于溫二會成在鄭無叛晉

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得非文公過鄭不一焉前日之會勉以大義受之而内懷宿恨尚未釋歟外傳載文公詠觀狀以伐鄭及其陳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欲得叔詹而烹之以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巳也春秋重叚翟泉之盟而明年書秦晉圍鄭豈無意哉

秋大雨雹

左傳爲災也

正蒙横渠先生張子著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鄱陽沈氏曰陰既凝聚則雷與風皆爲所閒震以一陽在下爲上二陰所閉而不得出故奮擊而爲雷巽以二陽在上爲下一陰所隔而不得入故周旋不舍而爲風有雷之奮擊又有風之披拂吹嘘則陰之凝聚皆散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鄱陽沈氏曰其氣之散一也有和不和之分以雪霜雨露而散者氣之和者也以戾氣曀霾而散者氣之不和者也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

者正（鄱陽沈氏曰陰凝聚則其散常緩非交於陽則風雨寒暑不能調而正也）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范氏曰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為雹）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汪氏曰春秋書大雨雹者四僖公初見於此昭公迭見於三年四年但僖公頗能勤於政事以銷天變故及未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縱權之張本若昭公則昏懦不立怠於國政即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不人驗矣）

冬介葛盧來

左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陳氏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於介乎何貴辭也詳始以著末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將著其末不可不詳其始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兩書介來以其事言則遠人慕中國當繼何氏以其實言則遠人寓中國當從陳氏要之陳氏說是春秋不以例之郳犁來而以例之曰狄則非予介可知矣）

辛卯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

晉文六齊昭三衛成五蔡莊十六鄭文四十三曹共二十三陳共二杞共七宋成七秦穆三十楚成四十二

春王正月

〇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上書狄

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蜀杜氏曰夷狄之犯中國霸者當攘而驅之書者譏晉文之不救也高氏曰狄之侵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攘斥之臨川吳氏曰二十八年之冬會溫以圍許而許竟不服二十九年之夏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畏至此年之夏狄敢於乘間而侵齊故晉文自城濮戰土而下伯業浸浸以衰至此亦可以自反矣而猶不然不圖攘狄而乃圍鄭可以見霸謀之不遠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復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歸[illegible]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憯於志鏌鋣也嗟反爲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蜀杜氏曰衛侯使賂周歂冶廑而使殺之亦君殺之意矣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臨川吳氏曰衛侯未入国而殺元咺稱国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咺偃然歸国假伯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弈棊然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国殺爲文而無討罪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及公子瑕

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穀梁傳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劉氏曰瑕已爲君當與衛剽同不當冠公子而名之）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趙氏曰瑕元咺所倚立而自秉國權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不與陳佗同者（劉氏曰国人不與諸侯不與者當與陳佗同不當仍冠公子）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臨川吳氏曰瑕立爲君踰年矣今但曰公子者瑕未居其位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高郵孫氏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爲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高氏曰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如文九年士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慶虎及慶寅皆是也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之志均也成八年趙同趙括十七年郤錡郤犨郤至是也王氏箋義曰叔武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著瑕者元咺君之非君而君者也今與咺同戮蓋咺嘗君之矣不可無異辭故言及而稱公子者不與咺君之也）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傳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旣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反之豉害戚本支古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以爲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汪氏曰晉末誅翦宗室宋廢帝殺江夏王義恭等又殺南陽王敬猷等明帝殺安陸王綏等十三人又殺廬江王禕等齊明帝殺鄱陽公鏘等七人殺衡陽王鈞等四人殺西陽王子明等三人又殺河東王鉉等十人梁元帝殺桂陽王慥豫章王棟又殺武陵王紀及其諸子北齊後主殺趙郡王叡瑯琊王儼蘭陵王長恭南陽王綽皆尋至滅亡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書

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高氏曰先王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故生名之爲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臨川吳氏曰已殺元咺則無人拒之有周治等納之而勢易故書歸高氏曰晉文受賂免衛侯黍罪納於天子而又私釋之故不言歸自京師汪氏曰衛成貨醫納王而獲免與曹共之貨筮史而得歸國實無以異故其歸皆書名然衛侯之忌克戕殺二弟其罪又浮於曹伯故其歸不稱復也廬陵李氏曰諸侯執不書歸僖十九年滕子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之類是也惟晉文之執曹衛書歸陳氏曰危不得歸也又晉厲之執曹伯書歸胡氏曰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又曰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非也公羊傳例以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有惡歸無惡衛春秋歸惡於元咺書復歸亦足矣又謂之出入無惡可乎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国危矣若使燭之武見

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王氏箋義曰晉侯爲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襲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故稱人以示貶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爲是與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

其横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横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爲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爲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擧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汪氏曰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侵之而猶不服故晉文復偕秦以圍之蓋以鄭二心於楚而數加兵非專爲釋私忿而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況二國同役而不同心以春秋貶而人之蓋有在矣廬陵李氏曰秦晉之爭始此夫秦非子之餘歧豐之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爾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於城濮之功於是一盟于温于翟泉借役於齊鄭戮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文公既卒而殽戰啓釁厥後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伐秦亦六興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三年十三國之伐然後交伐之文始絶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介人侵蕭

杜氏曰蕭宋附庸国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国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杜氏曰宰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

公子遂如京師

此聘周之始

遂如晉

此聘晉之始(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汪氏曰)如京師報宰周公既命聘周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汪氏曰謂本受二事之命也穀梁云遂繼事之辭)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汪氏曰謂但受一事之命而復專命再行一事公羊云遂者何生事也注專事之辭)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汪氏曰聘問之幣非已所能給婚姻之事非已所敢專故知皆受命於君何休謂公子遂矯生事矯君命誤矣)公子結往滕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汪氏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亦專繼事)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張氏曰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陳氏曰自桓王以魯侯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陳氏曰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於晉)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

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臨川吳氏曰魯素不與晉通好自文公霸後未嘗聘本欲初聘於晉但以王室既先來聘則不容不報故因聘晉之使令先至周而後如晉也慢王畏霸之情可見矣汪氏曰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冢宰兼三公下聘恭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公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經書卿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惟此以二事出自入春秋未嘗朝聘於京師以魯之望國僖之賢君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如是其簡慢況晉未聘魯而魯助往聘周先聘魯而魯苟答聘是尊王之禮不如事霸之謹也雖然猶勝於隱桓之受聘而不報者也王朝冢宰匹見於經咺糾以瀆三綱而書名閔之來聘亂雖過厚視暱寵委命篡弒者則其罪薄乎云爾廬陵李氏曰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者皆是王事書遂此本二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爲遂事不敢以王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爲事遂不欲先伯事而後王事也○晉氏曰公羊云大夫無遂事此亦受命於君而何得指大夫也又云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按僖公未失政此說非也按京師迴便如晉故言遂爾穀梁謂不敢叛京師有何理乎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七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三杞桓八宋[illegible]

成八〔秦穆三十
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濟子禮反

左傳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公羊傳〕惡乎取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莊氏曰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孫氏曰濟西田本魯地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高郵孫氏曰左氏以爲晉侯分曹地以與諸侯而魯取濟西之田然經書與汶陽田無異蓋魯濟西之田嘗見侵入于曹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於是乎取之不繫國者吾故田也趙氏曰凡內取之邑不繫國者皆本是魯邑曾爲外国所奪今却取之既是本邑不可係之他国耳薛氏曰曷爲不書曹之田濟西國我之有失之曹也復吾故

田而謂之取何也

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雖取本邑亦無異辭不當取也

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高氏曰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有不以道者其罪難知聖人亦止名曰取所以顯微也張氏曰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或問晉為盟主諸侯擅相侵奪晉討而歸之正也其猶有賢乎家氏曰此春秋責備晉文之意也夫土地皆王之所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盟主治其侵奪之罪固職分之宜為更能稟命于王還以錫魯夫然後盡尊王之義春秋以是責晉責其所可責也永嘉呂氏曰取濟西田不係曹則濟西田魯故田也取汶陽田不係齊則汶陽田亦魯故田也汶濟皆近魯之竟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讙龜陰讙闡則言歸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汪氏曰春秋書内取者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国之地則書戰伐若敗宋師取郜取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伐邾取訾婁取繹取衛東田及沂西田是也藉大國之威不以兵力而復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取濟西汶陽之田是也非故地則係之国取邾田自漷水是也取附庸之小國而滅之則諱不言侵伐而亦止書取根牟取鄟取邿取鄫是也取之而存其祀則伐邾取須句是也若取鄆則乘亂取邑故不詳錄取闞則昭公在外而取內邑又春秋之變例也或謂濟西乃晉人侵魯之故疆是時晉霸方强豈肯歸地於魯況魯晉非接壤之国何謬之甚哉

廬陵李氏曰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爲曹田公羊以爲曹所侵魯之故田胡氏從公羊濟西田首末三見於經此年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年齊人以歸我又曰經書田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田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鄆讙龜陰田哀二年取漷東田沂西田及此年也不繫国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国邾田是也漷東沂西田不繫国者承上文伐邾文也○劉氏曰左氏云使臧文仲往非也若實臧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非聘享會同故不書按告羅乞師皆書何爲請田獨不書哉又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若然當書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公羊云諱取同姓之田言本爲晉侯所還當時不敢久而取之故坐取邑亦非也諸侯受封自有分矣後雖侵奪喪失有王者作皆當還之雖取同姓之田何足諱哉

公子遂如晉

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高氏曰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既聘今春又往謝取濟西之田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汪氏曰宰周公來而使公子遂報聘則以二事出以復濟西之田則使遂再如晉僖公曾不思奄有龜蒙尺地皆天子之賜也胡乃慢於尊周而謹於事晉不亦傎乎

○夏四月四卜郊

公羊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何氏曰郊所以祭天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記禮運疏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也百神天之羣神郊祭而備禮則星辰不忒故曰受職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路戴弧韣音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記明堂位注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之

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僭一作用天子禮樂哉是成王之賜而伯禽之受皆非也 楊子曰天子之制[illegible]

侯度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illegible]

楊子重黎篇注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度[illegible]僭禮之差失莫大於僭僭之大者莫大於僭祭祀既盜[illegible]

又盜祭天 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illegible]

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

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 三山林氏曰三傳之說不過罪其屢卜之瀆養牲之慢求小禮而昧於大

禮不知聖人要其非禮之大者也 或以卜 襄七年三卜此年襄十一年四卜成十年五卜 或以時 宣三

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牛傷皆在正月此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卜郊哀元年郊皆在四月定十五年郊在五月

成十七年郊在九月 或以望 此年宣三年成七年猶三望 或以牲 此年襄七年免牲 或以牛

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皆牛傷改卜宣三年定十五年牛死成七年免牛 於變之中又有變

焉者悉書其事 朱子曰如四卜五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劉氏曰魯之郊非禮也明矣魯非

禮之中又非禮焉陳氏曰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爾 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禮記禮運疏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所當守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張氏曰杞宋之郊則爲其爲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卽以二王之後待爲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謂周公必不享其祀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蔣氏曰杞宋存禹契之後是宜以禹契配天周祀未絕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是周公之所弗居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于主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今以諸侯僭天子之事不因其常古明忠孝報反之義名器位號之別紊亂變更而失其正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

得祭天地非欲故爲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爲天下國家乎何有

家語定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主宰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下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臣聞天子下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旣卜獻命于庫門之內陳氏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於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故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爲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尤牲時卜用未成牲曰牛牲傷亦曰牛孫氏曰魯諸侯而用天子之祭皆執甚焉故或因其瀆亂不時或因其災異示變以著其僭天子之惡也臨川吳氏曰經書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行之已久視爲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於常而後書因以見其僭

禮也三卜不從而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四卜四不吉而至五卜瀆甚矣牛災荐作亦可見魯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月固爲不時猶夏時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狂而强用其禮焉特書用月時不敬之大也〔汪氏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大初以前以啓蟄爲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益成王所則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書於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者禮之未失也故子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爲周之正月郊特牲疏以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文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說也聖証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之朔而失之太旱或踰啓蟄之節則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父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說異矣〔廬陵李氏曰〕魯之有郊何也程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也此主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爲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故以爲魯之有郊公請之引史記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其後實爲墨翟之學於魯陳氏用其說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畤齊桓欲封禪晉郊鯀等事諭皆東遷之後禮且引定四年祝鮀舉成王命魯之詞

祀等辨難甚至桓文用事不知所出而祝鮀之言亦有備物典册語則又未敢以此而盡棄禮記諸書也又曰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於卜公羊以爲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卜止於三吉則爲凶則已左氏以爲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按周祀五帝前期太宰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與牲而已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

不從乃免牲

公羊傳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范氏曰亡乎人言無賢人譏僖公不共杜氏曰免猶縱也

古者大事決於卜周禮太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宗伯凡祀大神帥執事而卜日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爲主書洪範龜從筮逆作內吉注內謂祭祀等事內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劉氏曰所謂不從者謂日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須免牲也汪氏曰免牲不言不郊蓋卜免牲而吉則不可郊矣免牛則猶可再卜牛故復言不郊廬陵李氏曰不郊而或言免牲或言免牛何也凡不郊皆卜

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書免牲則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一年止書不郊何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二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穀梁傳免牲不日不郊免牛亦然此經復書不郊者蓋以僖公免牛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今此春免牛而夏三望故須書不郊以見之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奉之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已傷曰牛而尚不免何也嘗置之上帝矣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猶三望

左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秋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穀梁傳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望祭也（杜氏曰望而祭之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

柴【書】舜典肆類于上帝望于山川【蔡氏傳】非常祀而告祭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又云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傳】柴燔柴以告天也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啖氏曰】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朱子曰】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汪氏曰】猶三望猶繹譏其可以已而不知已不當爲而爲者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可已而不遂已當爲而爲者也美惡不嫌同詞【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猶三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也三望與繹譏其可已而不已之詞也朝廟幸其不可已而不已之詞也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何氏曰】謂祭四方群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何氏曰】故知魯郊非禮【禮記】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茅堂胡氏】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夫子以爲知大道不踐其位不行其禮【臨川吳氏曰】天子郊祀上帝必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後爾郊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許用王禮四望闕其一殺於天子然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

藏板

以譏其非禮汪氏曰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今魯三望蓋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而河在魯北殺天子之禮也○劉氏曰左氏云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非也繫者郎牲卜牲之名久矣豈必卜日牲哉且魯人必不先卜牲日而後卜郊郊卜其日吉否也非卜其郊可否也蓋疑魯之卜郊可否也是以譏之爾○孫氏曰公羊謂泰山河海鄭氏謂海岱淮杜預稱分野之星及境內山川據鄭杜止以諸侯祭其封內云耳況河海淮非魯封內又諸侯無祭分野星辰之事且魯既僭天子蓋於四望之中祭其大者三耳公羊得之張氏曰鄭杜恐臆說蓋天子四望王雖令魯郊止行祈穀之郊今魯得望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而書之曰猶言不當望而望祭也如使魯望不出境何為之言猶以譏之若壬午猶繹之書乎公羊之說必有所傳廬陵李氏曰三望之異同何也說左氏者以為分野星其封內山川說公羊者以為泰山河海說穀梁者以為海岱淮據三家皆不以三望為非禮止譏其否郊而望此已失之況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為分野之星若以三望為魯之封內魯所得祭則常事不書矣胡氏取公羊說以為泰山河海泰山魯所得祀則河海非魯封內故不當祀然既曰魯覲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而又用朱長文之說曰禮天子有四望魯惟得祭泰山餘三望僭禮故書之則是魯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也與前說稍不合矣要之後說是又曰三望書猶何也猶者可已之詞三傳皆合但諸傳皆以大禮之不舉為恨胡氏則獨以僭禮之未盡除為譏則詞雖同而意異矣胡氏說是蘇氏目如此而猶

如此者甚之之詞也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此說發明二猶字甚佳但以猶三望爲幸之之詞則失之矣

秋七月

附錄　左傳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爲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爲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爲婦人亂政之戒

家氏曰內女適人者而來必稱述其事示有以別遠嫌疑也毋爲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

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汪氏曰前漢呂后以高帝時與政遂致臨朝稱制植二諸呂幾危劉氏唐武后以高宗時與政遂致廢黜中宗自登大寶革唐爲周臨川吳氏曰杞伯姬自來求婦蓋疑不自來求則婦不可得也求而得僖公之女叔姬爲桓公夫人經不書歸昏姻常事皆不書也至成公世被出乃見經伯姬於莊公時一會一來已非禮矣僖五年挾其長子代君父來朝長子成公旣卒矣子桓公繼立朝而遭卑國又見入故二十八年伯姬又來此年又來求婦是時伯姬年近七十矣不顧其行之越禮意欲親魯借援以扶其小弱也張氏曰成公世杞叔姬之不終或者權與於此與○陸氏曰經文直書之以志其非禮爾公羊云兄弟之辭有何義乎

秋圍衛

蜀杜氏曰夷狄患中國晉文不能攘之書以志其過臨川吳氏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覇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與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于穀作於

左傳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見詩旄丘小序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見隱公七年其後遂爲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見僖公二年今又爲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强盛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張氏曰狄以閔二年入衛齊桓救而封之自此狄不敢加兵於衛桓公之力也齊桓卽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殺冢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乃假義伐衛衛人忘恩而啓狄攻寇蕃始於此自晉文與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復迫衛致其遷都此胡氏所以罪晉文也家氏曰齊桓晩年不能救黃猶曰黃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爲盟主哉

附錄左傳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三十有二年晉文八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文四十五卒曹共二十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杜氏曰報前年狄圍衛臨川吳氏曰衛畏狄之强遷都以避之今乘其亂始敢以兵攻其境言侵不言伐不敢聲其罪而討之也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汪氏曰書及則是盟乃衛人所欲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卽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蜀杜氏曰衛人不遂討狄反與之平就而結盟春秋會戎狄猶不可況盟之乎張氏曰非我族類而就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有如唐德宗名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

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爲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陸氏曰他國之事不憑告命何由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亦書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不書則不勝書矣汪氏曰左傳所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如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陳佗殺太子免鄭弑昭公及子亹子儀衛成公殺叔武曹公子負芻殺太子之類皆當時不告於魯魯史不書於策故春秋不得而書者削之也蓋左氏所據者諸國之史而夫子筆削據魯國之史宜其詳略不同也廬陵李氏曰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

十八年城濮始主伯迄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吾有二文
之業蓋文侯文公也書錄文侯之命稱王于鄭錫以邦邑爲
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蓋文侯家法也文公之與其事
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然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繹者
凡四年雖以衛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
乃五摯晉侯不以爲繫何哉蓋自武公以支代宗并谷專立
讀無衰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爲是熙晉不書
文公奔而復國內何所承上何所稟經復略之勤王同爲大
美然特以來諸侯之利心而爲之者真沖有君臣之義哉至
二十八年晉楚之事乃關衷真之盛裒非係一國之討失春
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承則晉亦不爲無績於中國世其
與桓公盟稱歎大抵桓文雖道稱而文國非桓匡也恒六
十偕年齊歲養銳始能間畀於葬文公一焉而號讀之簡
於名陵桓公屢盟屢會進迴晚成始會宰間公文公冉
溫之事叛十葵丘桓公終身與者侯晉鄭失得盟幽失衛
止先鄭蔡丘夫陳文公三會而夫使之伯莫有不至其得
侯又盛乎桓公而日文非桓匡行也文參老功多於恒八
畀齊多於桓公也事速號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也
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畀
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匡歟桓公得江黃爾齊用於伐
文公謂非發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此但公之
肯爲也桓公會則不邇由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幾內
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此裋吳之不敢爲也桓公寧不得秉
納于華濯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恆執君則二

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爲也夫子正論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衛成六蔡莊十九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穀梁傳滑國也茅堂

胡氏曰秦人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未滅之也而肆其悖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張氏曰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罪之也汪氏曰滑國伯爵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嘗入滑矣葢國近於鄭故秦雖滅之而不有其地也

（〇）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臨川吳氏曰二十六年有伐齊取穀之怨二十八年晉文旣伯公子遂聘齊以解佗而講好越六年而歸父來報公子遂之聘也

（〇）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敗必適反敗秦下左殽有師字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

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

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塚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嶔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爲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棄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殽在弘農澠池縣西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海陵胡氏曰荀礩逼葬冒哀起兵故晉侯稱人〔孫氏曰〕秦人入滑雖曰不可晉襄與姜戎要而敗之則又甚焉死人于險非仁也卻喪用兵非孝也故書晉人及姜戎以疾之〔陳氏曰〕晉之伯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殽敗之秦晉之搆

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庚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外會師不言及持書及而晉子貶稱人惡晉也高氏曰禍十四年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則知宋人者宋公也此書晉人及姜戎則知晉人者晉侯也皆所以深罪之也

覗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己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啖氏曰秦不言師狄之也劉氏曰其謂之秦何秦之所以爲狄者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而棄其師也王氏箋義曰書敗秦于殽若晉人敗狄于箕之類也秦伯不納蹇叔之言卒敗于殽三師被執喪其師旅害及生民斯貪而無謀者也戎狄無謀而貪故書秦如狄茅堂胡氏曰春秋謹天倫明王道故尊中國而書爵卽夷狄而舉號不以地之遠近分貴賤也若居中國而不忠不信無禮無義則亦夷狄之秦晉所宅皆帝王舊都而書敗秦于殽晉伐鮮虞是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爲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

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爲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家氏曰春秋惡秦之用許襄人而狄之惡晉之背惠徵勝而人之是故俱責而責秦之意重於責晉矣○張氏曰左穀作秦師公羊無師字蓋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故劉氏胡氏從之也汪氏曰穀梁謂狄秦蓋亦設加師字耳廬陵李氏曰穀梁以敗秦師爲狄之蓋據中國與夷狄不言戰之例則恐非其旨秦之爲狄自殽始則亦必有所專也

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傳曰葬危不得葬也高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于戈也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臨川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爲間晉之有鄭虞此年狄侵齊傳以爲因晉喪狄之所以敢晉齊者間晉之虞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爲可罪焉爾

○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斯反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爲爲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乎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之（見詩楊之水小序）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己也越禮以尊其身（八年禘于太廟致爲夫人）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爲可乎（張氏曰僖公懷升陘之忿以晉文方伯而未敢）

興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沒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具事直書其罪見矣薛氏曰升陘之役十歲矣鄰未始以侵伐我也夏公伐邾取其邑秋公子遂又伐之無名甚矣家氏曰齊桓之沒宋楚爭伯魯乘之以伐邾歲至於再今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又乘之而伐邾歲至於再每乘伯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丘任輔曰白狄狄別種西屬雍州近於秦杜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臨川吳氏曰秦晉同圍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衛晉文從其寇中國葢出亡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襄紹伯唯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

故汲汲焉以衰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陳氏曰晉帥天下諸侯以攘戎狄前年狄侵齊去年狄圍衛衛爲之遷帝丘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益僅而後勝之故晉侯貶稱人病晉也家氏曰戎狄賤微非中國諸侯之敵故不書戰而止書敗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張氏曰比事觀之間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蜀杜氏曰諸公親往以報大夫之聘薛氏曰周公下聘而卿入拜鄰國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可以言禮矣汪氏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以三公冢宰之事下臨於魯實非常之禮也僖公不能入覲京師恭拜寵光而使公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幾若邾滕之交耳今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不過交鄰之常禮命大夫往答其勤斯云可矣顧乃親往朝之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經自莊公娶讎女之後如齊不致此特書至危公之慢王而畏大國也廬陵李氏曰晉襄初立伯事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也晉襄惟外患之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論年而伯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之間其晉伯絕續之會三强睥睨之秋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左氏曰即安也杜氏曰小寢內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眂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眂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爲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爲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家氏曰于小寢殁不以其地也魯諸君沒於路寢者三沒於小寢臺下楚宮高寢者各一當疾革而居于正寢所謂以齊終者也成王將終洮頮水被冕服憑玉几以發命於其公卿大臣俾輔元子引濟多難此人君沒於正寢之事也非夫存養有素神明不亂豈能盡將終之禮哉

廬陵李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爲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姦蠹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盟征伐外無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爲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閟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坰野雖一

時誇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脩明君臣上下之輯洽槩可想矣但盟貍未返遽有邾師之敗葵丘稍怠遽肆陽谷之樂則公豈眞能以禮信輔齊耶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晉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獎先代協贊姻邾以爲中國之里乃乞師荆蠻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左衽之禍僖公何以逭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伐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鄫之耻此僖之不得全爲賢侯也況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萌皆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爲言猶實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

之而況君乎何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草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負榮陰假陽歲北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臨川吳氏曰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結成實皆冬暖之咎徵也劉氏曰九月其卦爲剝卦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金氏曰李梅當剝落反實先花而後實不書花舉重也陰成陽事象臣專君作威福是故以天道言四刑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序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覺軒蔡氏曰哀公之問宰我蓋謀討三桓而爲廋辭宰我之對問戮人于社附會於周人之木以啓弱君殺伐之心夫子責之故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闇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皆微者矣蜀杜氏曰春秋詳記災

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從而錄之者因以仍天下之應陰陽之大生殺動植之類皆繫人君之德必詳志之以示戒爾〔廬陵李氏曰〕隕霜二此年不殺草定元年殺菽穀梁皆謂舉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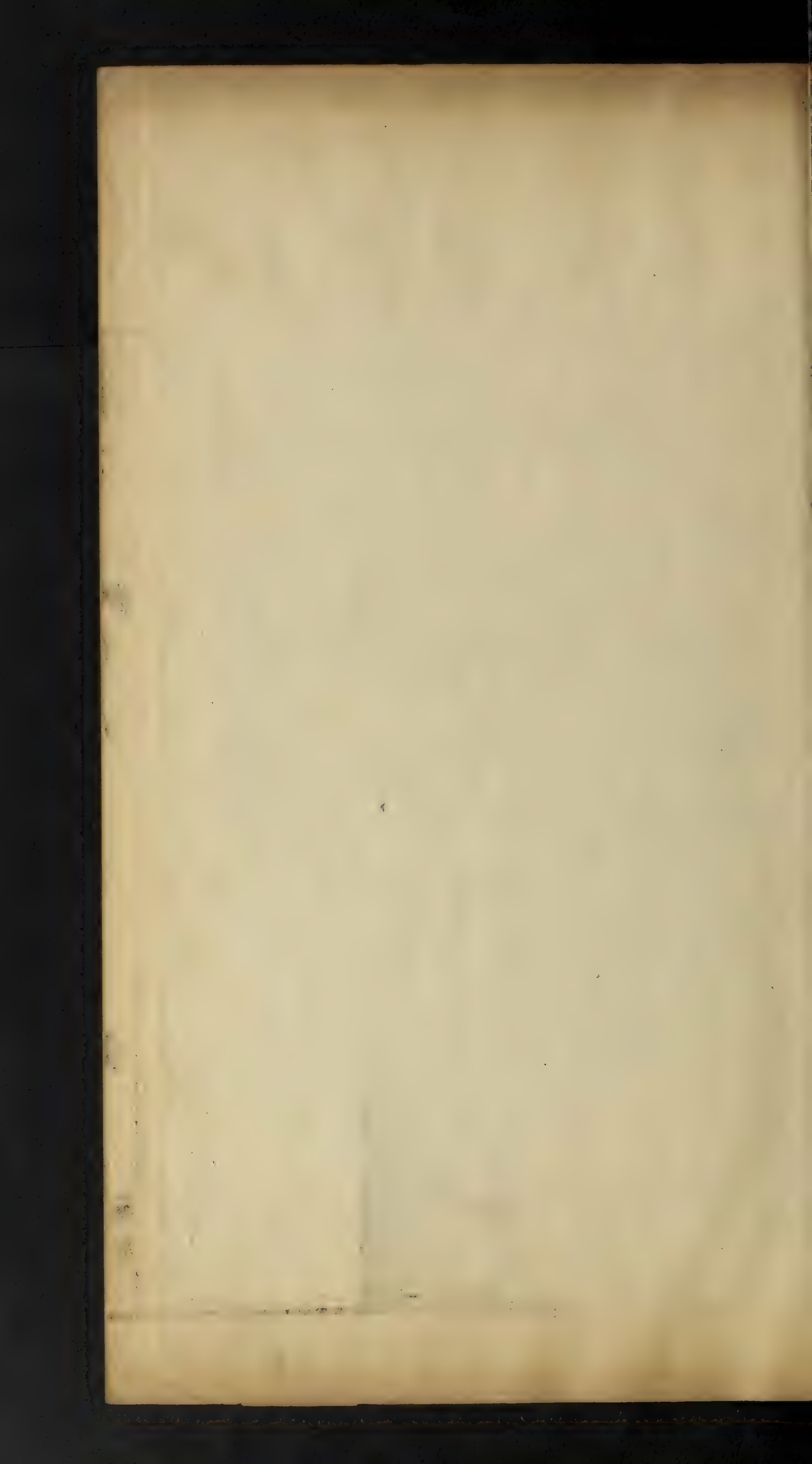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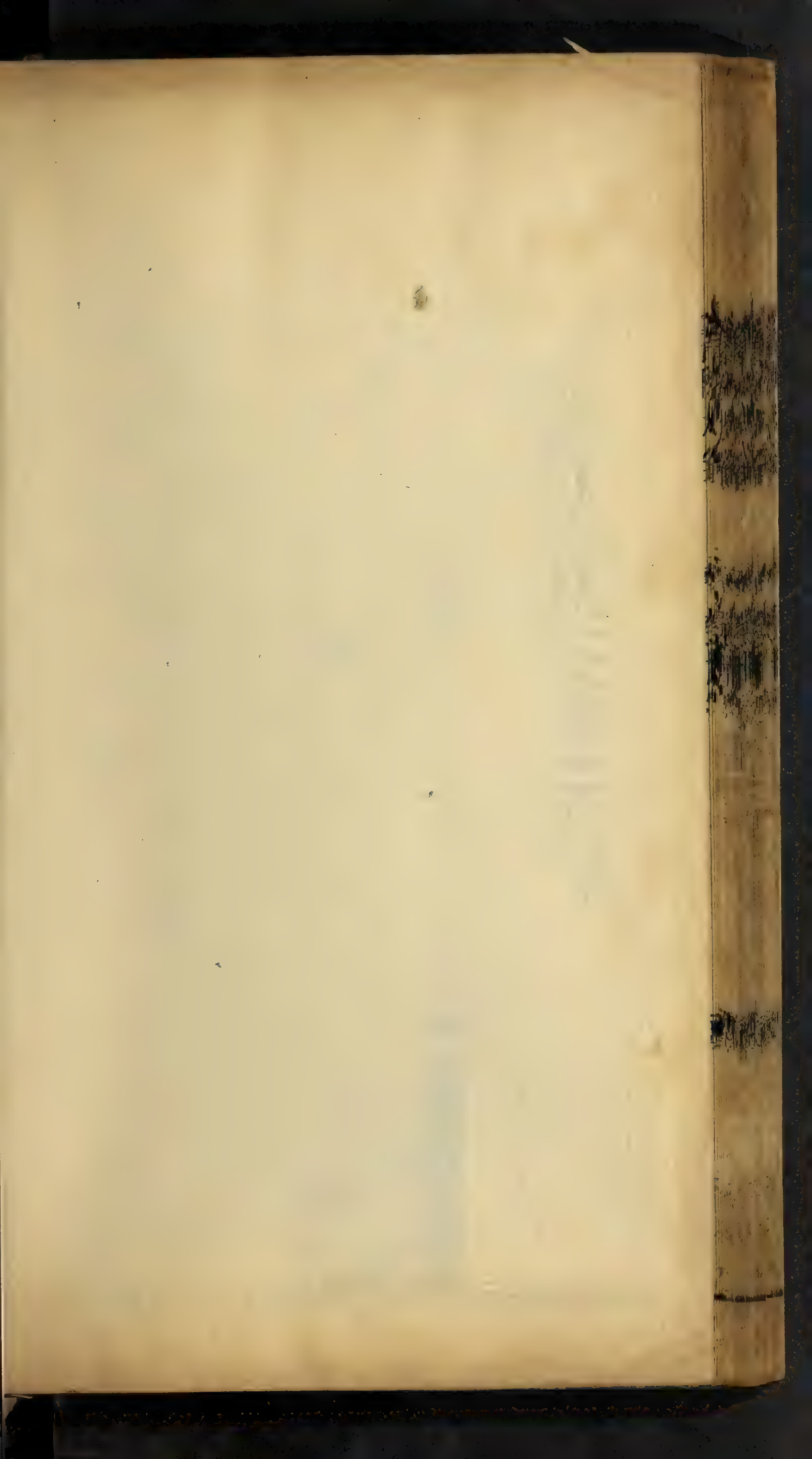
〔左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至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怠衰毒民失道之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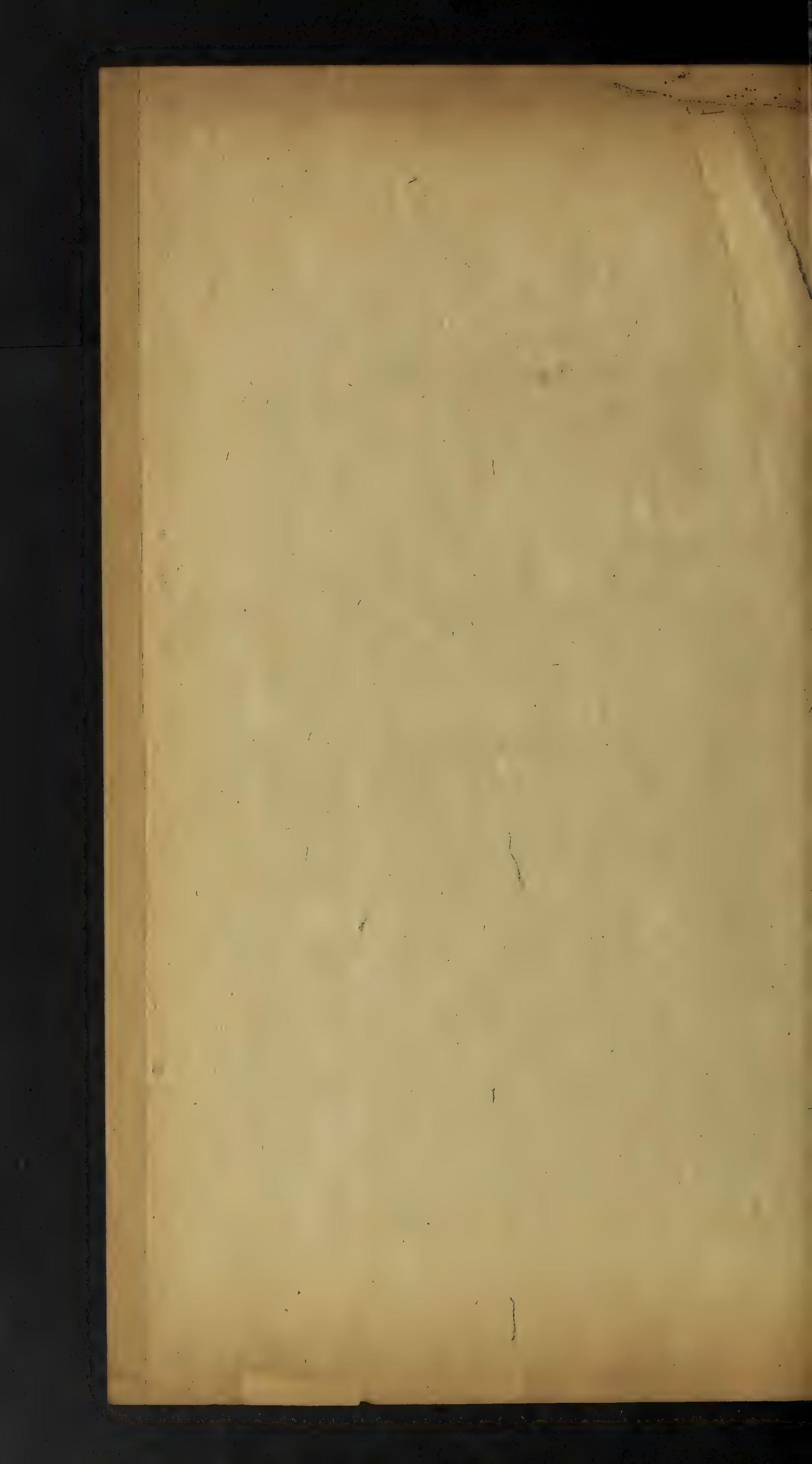
〔附錄〕〔左傳〕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進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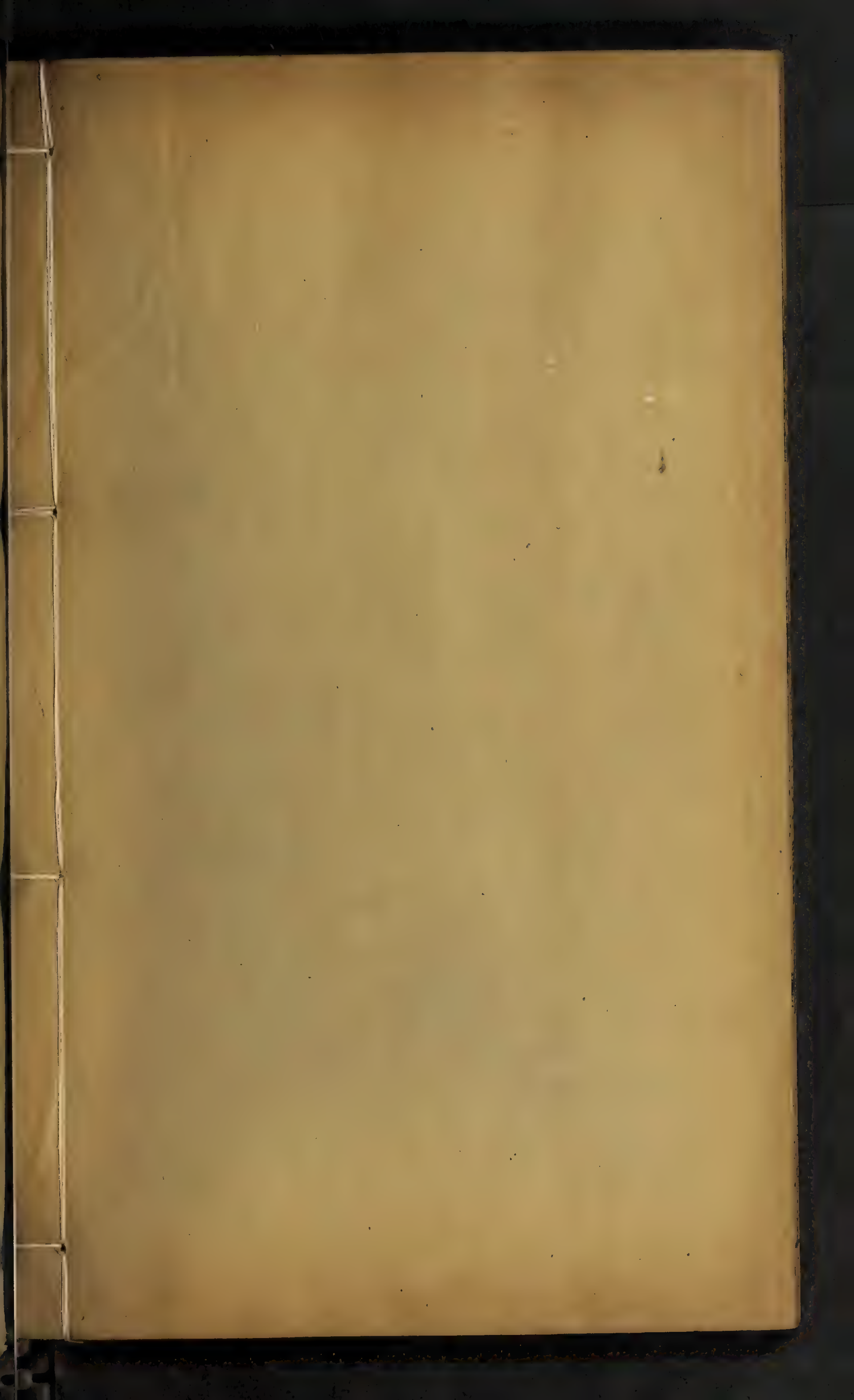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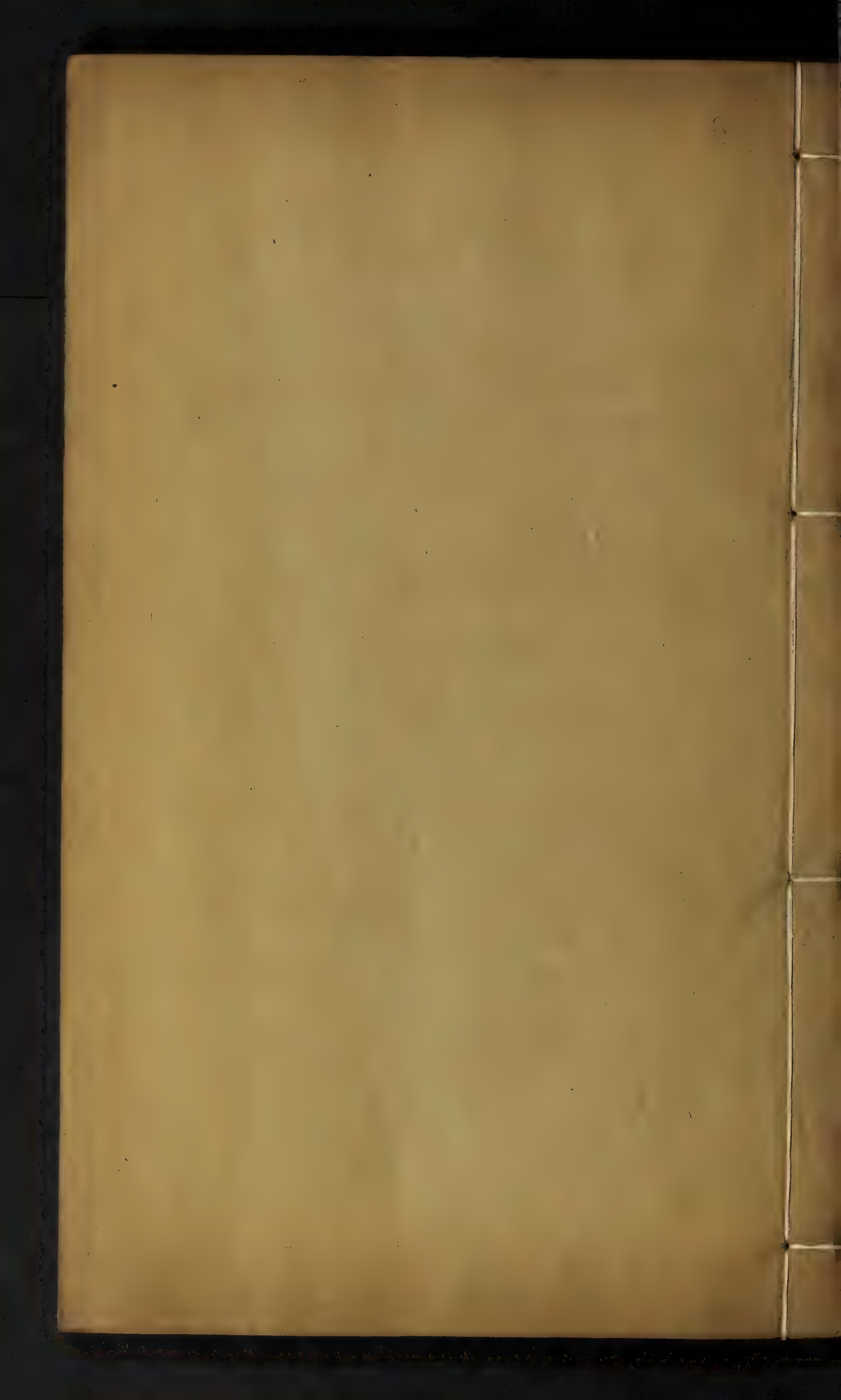
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二十八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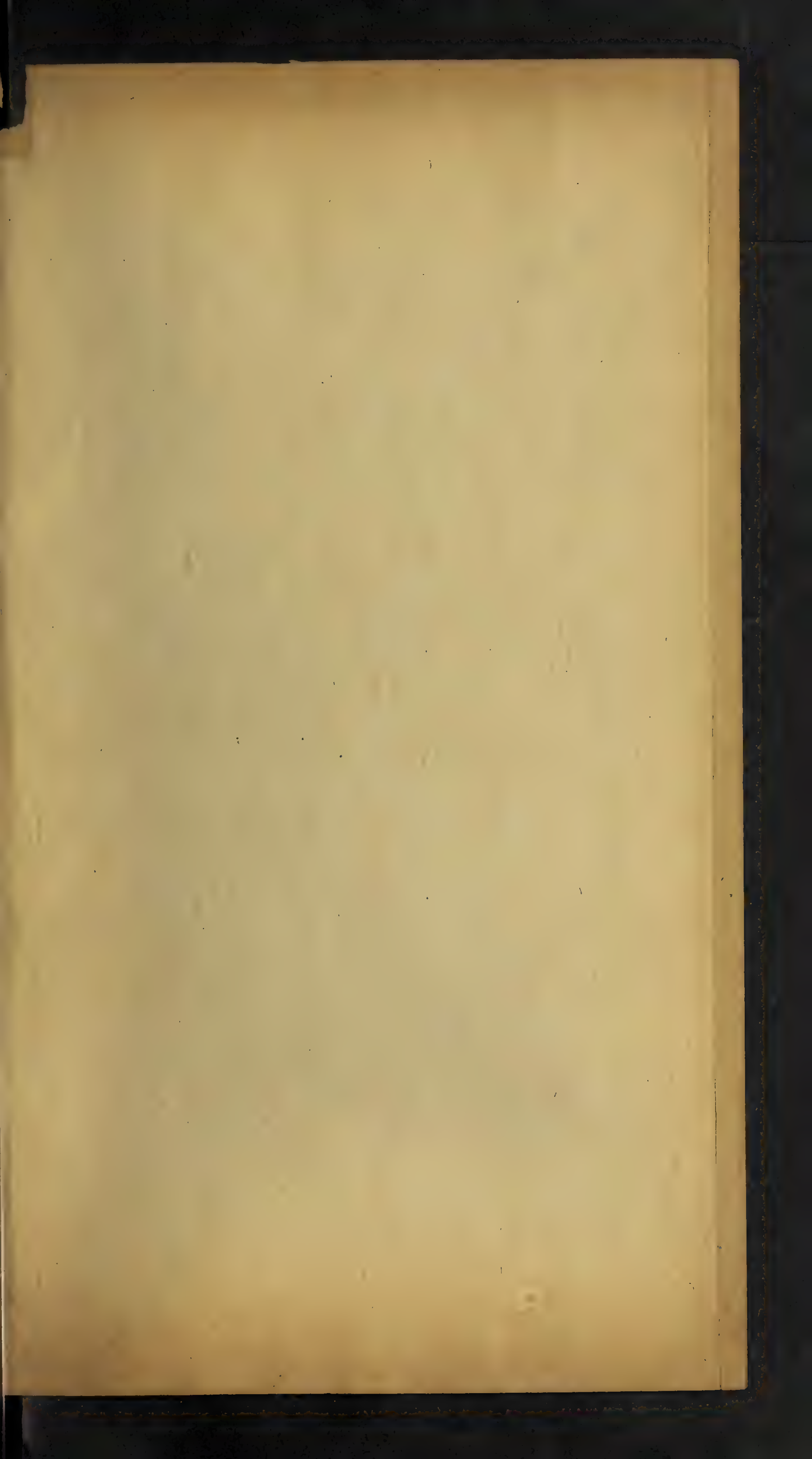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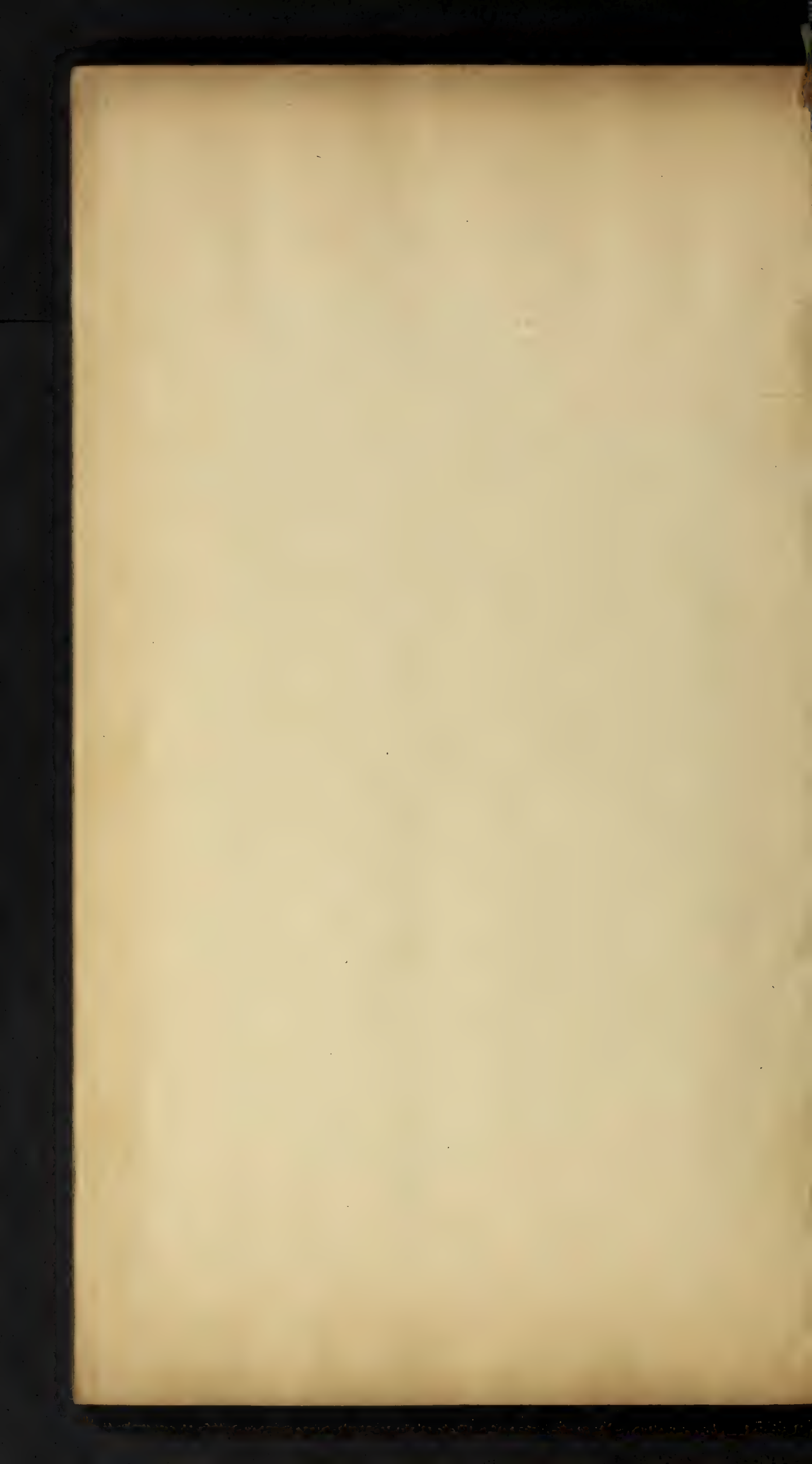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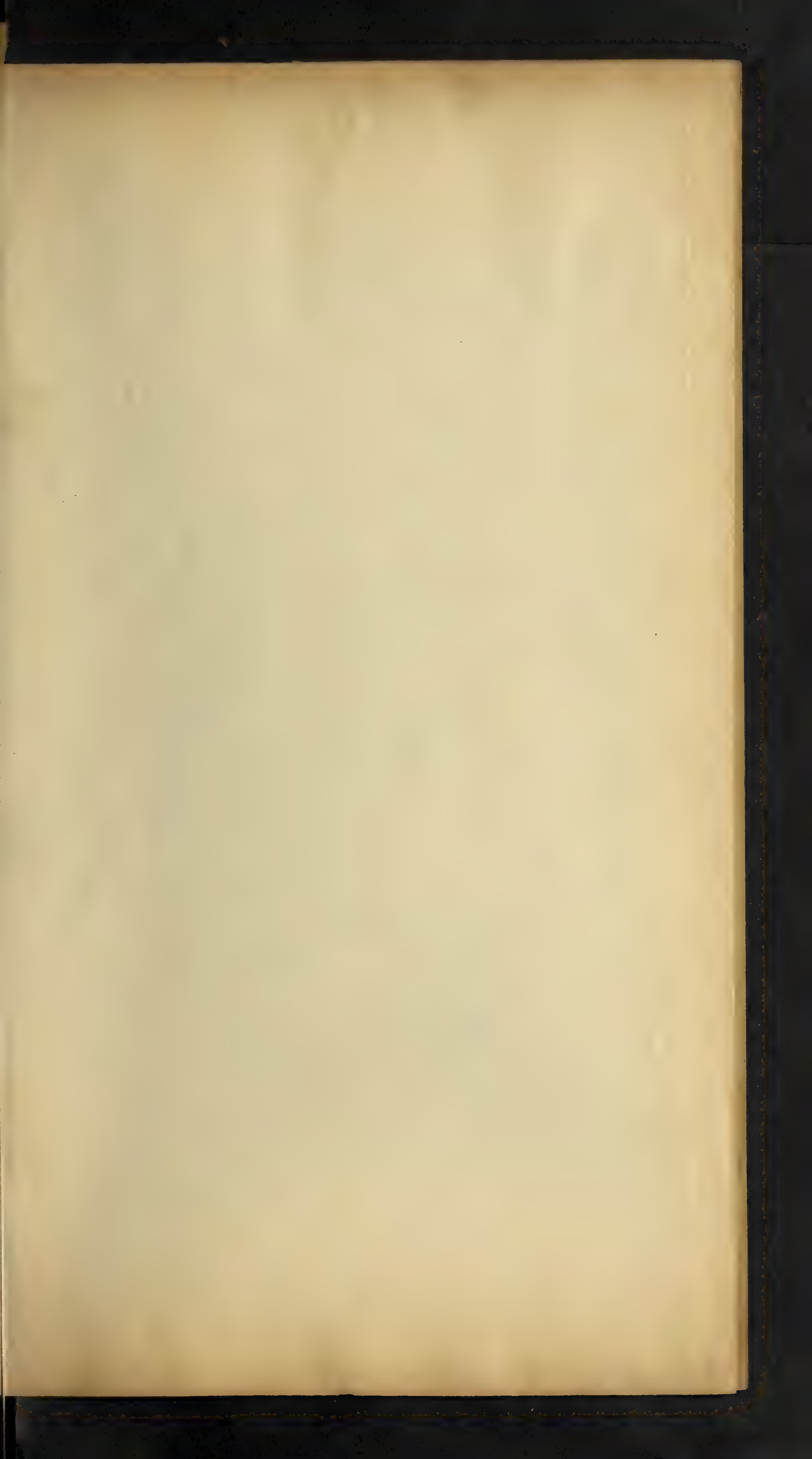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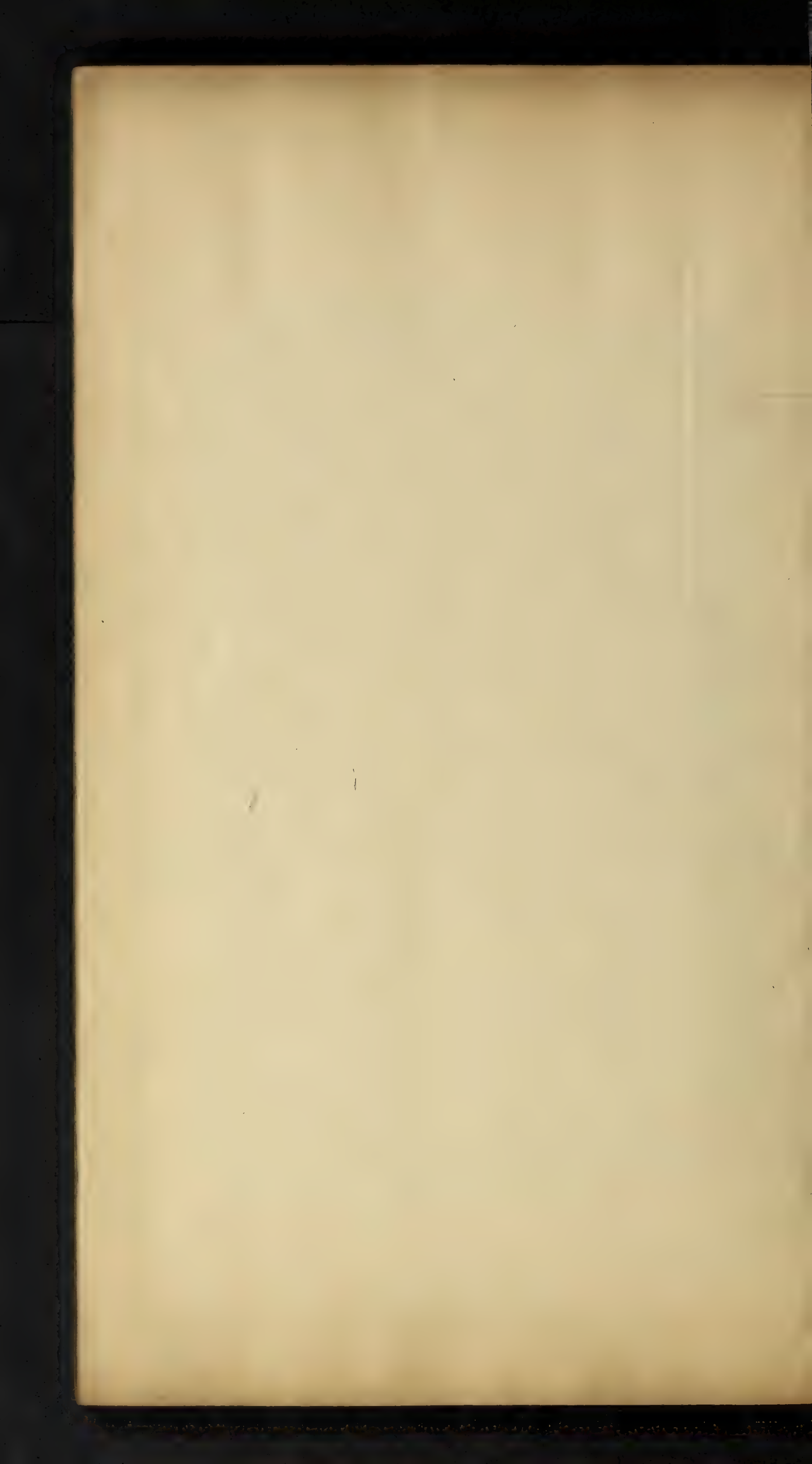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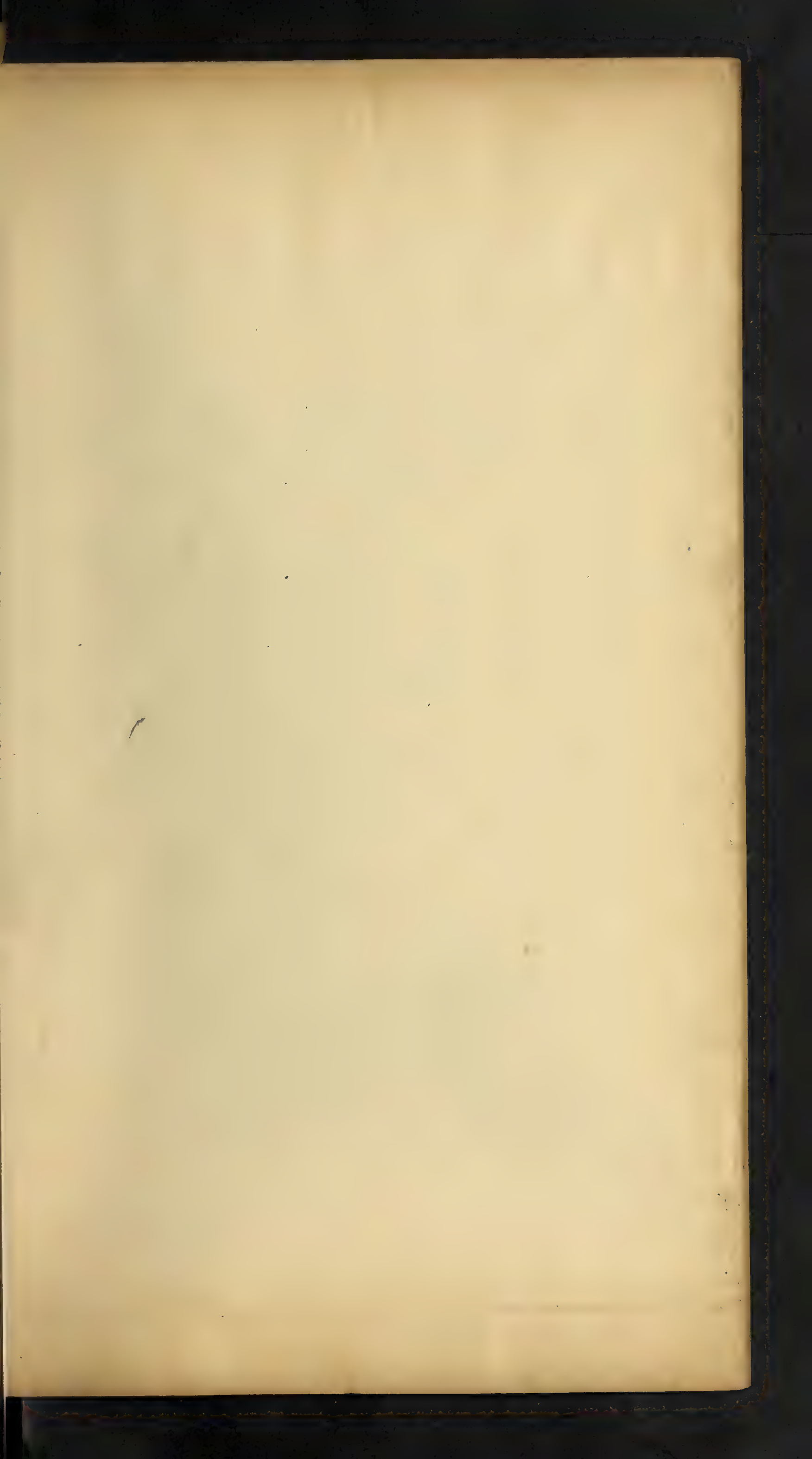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七

文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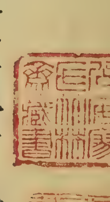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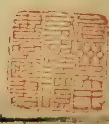
周 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
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

鄭 詳見僖公元年

齊 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舍弑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弑惠公元立

宋 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
文十六年昭公弑弟文公鮑立





晉　襄公繼霸魯文公六年襄公卒子靈公夷臯立是年趙盾爲政

衛　詳見信公元年

蔡　魯文公十五年莊公卒子文公申立

曹　魯文公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

陳　魯文公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莒 魯文公十八年莒大子僕弒紀公庶其子季佗立

邾 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卒子定公玃且立

許 魯文公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文公元年冬成王遇弒子穆王商臣立文十年次于厥貉文十三年穆王卒子王卒子莊王立○楚莊王爭霸

秦 秦用孟明以為政魯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史記穆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文六年穆公卒子康公罃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十年鄭穆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

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弑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何氏曰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喪服焉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家氏曰即位必以歲首改元亦必以歲首若歲首不書即位而歲月書之則非元年正始之義然服皆如未喪之服未成其爲君高氏曰文成守即位於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率百官若帝之初蔡氏曰神宗堯廟也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事也夫子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蔡氏傳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任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臣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至三祀十有一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蔡氏曰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

歸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爾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祀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君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新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陳氏曰嗣子為君明年正月朔就位南面改元范齊黃氏曰人君即位之別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君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書元年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豈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殯而踰年者矣汪氏曰定及九峰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羣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哀已私服其意蓋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竊詳春秋以前必有攝告廟臨群臣之禮

故孔子言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而書有伊尹祠于先王之文苟太甲涖政則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秋諸侯皆踰年朝廟改元而命大夫聘問鄰國或以吉服從滕會盟寖伐之事漢以後則不待踰年而即位矣賈誼謂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豈古者典禮素明紀綱素定而大臣之攝即位不致生變歟國君即位之禮後世雖無傳然昭公十年諸侯之大夫葬晉平公既葬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以喜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襄三十一年子産相鄭伯如晉宣侯以魯襄公之喪未之見則春秋諸侯喪禮猶未盡廢也廬陵李氏曰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故胡氏於此始發告廟臨羣臣之禮彼隱莊閔僖并不行此典也但春秋削之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汪氏曰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何氏曰晉天子之厚以勉諸侯之薄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汪氏曰失禮如成公親葬晉景公害於王法如見弑賊不討及吳楚僭稱王之類家氏曰天子所以厚諸侯是以無貶桓公之薨王使榮叔錫命王不稱天爲追命褒號而貶也成風之葬名伯來會王亦不稱天以其用夫人之禮於妾母而譏之也僖公魯之賢君書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無貶也汪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惟恐失期而先至也歟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僖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見矣

附錄左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穀梁傳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杜氏曰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數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杜氏曰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詩采菽朱子傳天子燕諸侯而答諸侯頌美之詩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繡之於裳也言諸侯來朝則必有以賜予之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書文侯之命王曰其視爾師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左傳僖二十八年王享醴命晉侯宥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玈音盧矢因其敵愾獻

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旣設一朝享之是已詩彤弓朱子傳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詩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享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無遲留顧惜之意也左傳文四年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汪氏曰僖公前年十二月薨至是始踰五月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何氏曰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蜀杜氏曰諸侯即位當朝於王奉天子之命而爲諸侯文公不朝于京師而王反錫之命故書天王以正其譏爾錫命以志其過或問趙子謂直譏其賞無功爾實得云無錫命乎茅堂胡氏曰穀梁子云無來錫命不言無錫命也來錫命者如唐遣中官即藩鎮立節度之類劉氏曰錫命言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喪畢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汪氏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以爲世子及其君薨必告于王王遣使省其終事遂命世子嗣爲諸侯三年喪畢乃以士服入京師見天子于廟而受命焉[illegible]文命

不敢服其服曰見天子錫之黻冕之服與命圭合瑞於是服之以歸設奠於宗廟然後臨其臣民焉春秋諸侯立世子既不誓於王及其嗣位文不請命於京師于不能畀因而命之而失之矣公羊以錫命爲加服劉氏辨其非或者謂命爲請侯非賜命服并文定之說爲疑夫黻冕圭檗乃所以命爲諸侯也益天王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既沒而追命之者此年毛伯錫命及號公命曲沃武公爲晉侯名武公賜晉惠公命皆始立而賜命者也名伯褒賜齊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輿父策命晉文公皆以其有功而錫命者也榮叔錫桓公命及成簡公追命衛襄公皆既死而追命之者也若名伯之賜成公命則始立未賜命焉八年而後命之耳劉定公之賜齊靈公命雖非有功王將娶於齊故以私恩命之也春秋之書錫命莫非譏耳苟謂請侯不往拜命爲既而天王之錫命無責則曷爲不待其來見而命之哉廬陵李氏曰三錫命說已見莊元年此條據杜氏以爲諸侯初即位天子賜以命圭知侯執信圭之類公羊以爲賜以命所以晉惠初立王賜之命而晉侯受玉情證之則杜氏得之晉武公以請命于王而詩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也斷證之則公羊亦得之故顧氏取禮經黼冕圭璧之說然後其謬始備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王〕氏箋義曰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示不從盟主也襄公嗣位欲脩伯業先以衛侯之罪告于諸侯復聽且居之言朝于王所乃命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侯於是畏威復歸於晉昔年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霸業遂廢今襄公克纘父功繼爲盟主首能威服諸侯故春秋書曰晉侯伐衛貴之也陳氏曰春秋荀其君意雖卿帥不書故伐衛書晉侯不書先且居成十三年伐秦書晉侯不書欒書襄十年滅偪陽書晉侯不書荀偃士匄哀元年伐晉書衛侯不書孔圉所謂深探其本也汪氏曰文宣以後大夫專政凡征伐會盟君雖在而大夫任其事故經書晉侯而傳言大夫也

（二）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杜氏曰謝賜命得臣叔牙之孫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錫之命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臣往不臣之甚也蜀杜氏曰受王之寵命苟躬朝于京師猶曰繼也况下聘而使卿拜命乎故直書以示譏汪氏曰文公之立天子既使大夫會僖公之葬又使寃內諸侯來錫命不親往拜而僅使得臣焉襄王猶不之罪且使榮

叔歸成風含賵繼使名伯會成風葬而文公在位十有八年襄項匡王三世終其身不朝於京師觀春秋所書此事則其罪不可揜

（一）衛人伐晉

左傳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張氏曰霸王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罪乃稱兵報伐故書人罪孔達也○汪氏曰春秋不書晉之取戚而人孔達于晉而而罪也○廬陵李氏曰春秋與國伐伯者三衛人伐晉齊侯伐衛遂伐晉齊侯衛侯伐晉皆有關於衛

（一）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左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杜氏曰禮卿不得會公侯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薛氏曰卿始會諸侯也大夫而專會諸侯政不在公室矣○臨川吳氏曰凡經書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永嘉呂氏曰春秋之初蕭有與大夫而會諸侯者矣未若公孫敖之專會也外大夫有會公者矣內沒公而名大夫則及齊高傒會于防是也內不沒公而不名

大夫則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是也或沒公或不名大夫皆有所諱也內大夫有會盟諸侯者矣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則柔猶不氏也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猶爲遂事非專會也若公孫敖會晉侯則專會矣以見禮樂之自大夫出也盧陵李氏曰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敖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此爲大夫特會諸侯之始而胡氏特發傳于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頵俱倫反公穀作髡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穀梁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禮記文王世子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

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家氏曰楚僭號已久世子之不書於天子今以商臣之逆故特書世子以明其罪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見唐孝敬皇帝弘傳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情罪反才惟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

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㦔（音聳竦同）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咈旨而見酖矣（唐書弘本傳帝語侍臣弘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武后將騁志弘奏請數咈旨后酖殺之）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汪氏曰使楚頵擇賢得如宋左衛率袁淑以傳世子則禍不作矣）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乃欲黜兒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音弭）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汪氏曰楚頵以莊二十三年篡立在位四十六年名陵之前伐鄭侵鄭者四名陵之後圍許敗徐滅弦黃齊桓既沒益肆憑陵執襄公伐宋而獻捷于魯戰泓而宋襄遂殞其身既而伐齊戍穀合諸侯

圖宋天下之禍僭矣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知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王氏曰頵亦弒其兄熊囏而得位者終不免商臣之禍天道好還豈不昭然〕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陳氏曰楚國未志其志頵何世子弒君不可以楚不志也〕〔張氏曰裔夷無道之極感應之理故王於此後世如匈奴頭曼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西夏曩霄皆以外夷盜賊毒被天下中國不能制而受禍於其子積不善之餘殃千載一律故商臣之惡特書之使為君父者知謹履霜之戒以此防人猶有驟欲廢立以啓勃亂之禍者〕〔汪氏曰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已譖之致死楚成於此可以自省矣而猶有廢立之志狐疑不決是速其斃也今考世子弒君父實莫大之變經書世子弒君者三楚商臣蔡般皆其君有以致之許止不嘗藥亦悼公致之未至耳有國有家者視此可不知所儆乎〇〔劉氏曰穀梁云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其弒乎

公孫敖如齊

〔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何氏曰〕書者譏喪娶〔劉氏曰〕左氏云禮也杜云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皆非也左氏見諸侯廢喪而聘故推以爲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爲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者也〔汪氏曰〕左氏於凡諸侯朝聘悉以爲禮既不察其不能謹天下之通喪又不考其尊周交鄰之疏數劉氏辨之當矣僖公三十年宰周公來聘而公子遂報聘于京師且初聘于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往拜而敖亦初聘于齊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附錄〕〔左傳〕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丙申 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襄三〔齊〕昭八〔衛〕成十〔蔡〕莊二十一〔鄭〕穆三〔曹〕共二十八〔陳〕共七〔杞〕桓十二〔宋〕成十二〔秦〕穆三

十五（楚）穆王
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程子）曰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之惡也秦經入之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爲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

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杜氏曰彭衙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汪氏曰彭衙秦地而晉師在焉亦知晉之欲戰矣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論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家氏曰秦有大惠於晉不可忘也前日秦乘晉喪而襲鄭襄公懼其凌軋逼弗獲已衰絰卽戎幸而一勝亦云可矣今孟明再至而晉襄負氣好勝親將禦敵復敗秦師以怨報德故君子責之且文公退三舍避楚施之所必報乃義之所當然也秦之惠尤大而晉襄亟戰莫之恤豈惟背惠實忘親矣春秋

以是貶（汪氏曰秦師伐晉而經不書伐罪晉而免秦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穀梁傳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作主者造木主也（范氏曰主蓋神之所憑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何氏曰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月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而練祭（禮記喪服四制十三月而練汪氏曰小祥易練冠故曰練祭）練主用栗（何氏曰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虞主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諦之）用栗者藏主也（何氏曰藏于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有五月（何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然後

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高氏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葬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虞非練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故也是以謹而日之〔蜀杜氏曰〕十二公作主祔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必有所譏也〔張氏曰〕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汪氏曰〕左氏云卒哭而祔服氏云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祀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乃於廟鄭氏又云唯祔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穀梁謂吉主於練於練焉壞廟則待禫練而始祔今考檀弓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竊謂祔廟則當吉祭苟卒哭而遷廟遂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穀梁言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也〇〔劉氏曰〕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氏讀緩字以上爲一句作字下爲一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文公元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傳云葬僖公而作作主緩耳公羊云刺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文公自惰緩不作主耳何以知其欲久喪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因朝而盟始此〔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羊傳〕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處父抗也爲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及處父盟者公也〔杜氏曰〕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與公盟故貶其族〔家氏曰〕處父去族貶處父所以貶晉侯也其不地於晉也〔杜氏曰〕盟晉都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孫氏曰〕不言公者不與處父敵公也〔陸氏曰〕義同高傒凡大夫與公盟若非彼强逼我而盟例但書人言非大夫之罪也今晉逼公令與大夫盟故特書其名以見其罪〔蜀杜氏曰〕高傒之盟主在於公而此主在處父也〔汪氏曰〕抑大夫之伉與及高傒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同晉時以處父辱公故又去氏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高氏曰〕凡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大夫往他國盟不地

蓋令於國中故也今不書處父來魯魯亦無如晉者而書及處父盟然則孰與盟耶曰我公也公如晉不書者晉襄責魯不朝故公雖在喪未朝天子而畏晉之威越禮朝晉晉侯乃使大夫盟公以辱之是以沒不書公又去處父之族以著其罪也然此盟非專罪晉亦所以罪魯之臣子也夫公之如晉豈無卿大夫以從行乎不能明大義以正理折之遽自屈辱甘心受盟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也（張氏曰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陳氏曰朝而遂盟之於是始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者恒辭也諱在其事則但書公不書其事公會晉侯于黑壤爲公不與盟故不書盟公如晉爲止公送葬故不書葬甚諱之也（廬陵李氏曰處父之伉與高傒之伉一也處父去氏而高傒存族者彼于防而此于晉也何氏云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又曰處父係國而去氏荀庚良夫等係氏而去國者此兼罪晉侯之失彼止罪大夫之專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穀戶木反　穀公羊作縠　垂隴公羊作垂斂

左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穀梁傳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汪氏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薛氏曰垂隴之會士穀始專晉國之事也桓文沒大夫擅專

諸侯之會盟自公孫敖士穀始也其臣固有罪也使之者亦非也〔劉〕杜氏曰春秋盟會未有外大夫別會於諸侯者垂隴之會讓政在於大夫也桓文之伯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於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繼伯致諸侯爲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於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故序諸侯以先士穀〔陳氏曰〕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然士穀主盟尚爲序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故貶於宋不以大夫主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甚則於其事端餘賓錄而已矣故書士穀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桓文之伯會盟有大夫則但稱人會權稱邾人會溫稱秦人以世子也則得次小國之君自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戚之盟書齊國佐沙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安甫之會君與大夫並列矣〔臨川吳氏曰〕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敖伉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爲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於晉之伐也襄陵許氏曰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垂隴之會矣〔盧陵李氏曰〕內大夫出盟諸侯自柔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又繼而公孫敖會二國矣○〔吳氏曰〕左氏曰書士穀堪其事也既命之卿例皆書名不論堪與不堪若不堪其事自當罪爾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卽八月嘗雨矣汪氏曰據僖三年書六月雨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孫氏曰不雨歷四時而總書惡文公怠於國政不懼旱災之甚汪氏曰禮稱至於八月不雨則君不舉今文公自十二月不雨至七月則陰陽之氣不和而恒陽為災者八越月矣文公漫不之省雖禫制未終而屢行朝聘會盟祭祀之事其無恤民之心若是豈可以居民上乎公羊謂不書旱不雨之日長而無災范注亦云未為災謬矣蓋旱為災而不久則書旱旱為災而久則書某月不雨至某月稱日於漢獻之世書四月不雨至七月而分注人相食則為災可知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舊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于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有事者時祭〔汪氏曰〕祠礿嘗烝也大事祫也〔劉氏曰〕春秋祀烝祀嘗祀禘未有曰大事者其曰大事是乃諸侯之大事也諸侯之事無大於此者祫之謂也正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祫毀廟之主陳于太

祖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大之外無加者矣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禮也趙氏曰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爲下事張本則稱事

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何氏曰陳列毀廟主于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臨川吳氏曰四時之祭稱祭名而曰烝曰嘗者五廟各祭也曰有事于太廟者四廟之主遷于太廟而合祭也是爲祫曰大事于太廟者毀廟之主亦與祭自伯禽以下禰廟以上之主皆合祭于太廟也是爲大祫

升僖於閔之上也汪氏曰列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茅堂胡氏曰君已逾年則不論子之有無自當立廟

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何氏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何氏曰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范氏曰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而喻臨川吳氏曰閔僖曾爲君臣義同

父子閔猶父也僖猶子也躋僖於閔之上是先子後父逆（劉氏曰僖公於閔非父子也然與親父子相襲無以異臣子一體也君之則我以臣事之父之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爲人後者則爲之子矣彼不以子繼父則必以臣繼君君臣猶父子則父子猶君臣也舜之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堯非同姓也受國焉爾非同姓尚宗之況親親乎（高郵孫氏曰閔僖之爲君臣較然於人一旦以臣而上君亂法之甚

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

識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蜀孫氏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

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一矣（孫氏曰文公二月作僖公主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瀆慢不恭也甚矣（范氏曰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于大廟則其譏自明（張氏曰吉祭而不言吉者閔二年書已明此主爲逆祀書也（家氏曰此一書而再譏也大事于太廟未當祫而祫也躋僖公非所當躋而躋也（高氏曰父子相繼禮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

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爲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爲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況已實受之後君今乃自繼先君不唯棄後君命已之意又廢先君傳授之命人民土地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此皆不可者也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汪氏曰僖公之不可先閔公三傳辨析明矣但穀梁謂逆祀是無昭穆范甯曰以昭穆父親爲俞何休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孔頴達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禮必不然今考文定此傳用韋昭說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一例而以閔僖各爲一世襄公三等謂哀公以襄公爲皇考亦以昭定各爲一世則是異昭穆矣然於仲嬰齊後歸父則引何休以爲亂昭穆之序朱子謂文王爲昭武王爲穆自其始祔而已然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邪晉應韓爲武之穆子孫亦以爲序而不易則昭穆不可易也但其論天子廟制謂周孝王時武王親盡始立武世至孝王乃共王之弟而各爲一世又以宋太祖太宗哲徽欽高皆兄爲穆而弟爲昭皆兄弟對列各爲一世則又紊昭穆矣如何

休穎達並立廟而同昭穆則齊之孝昭懿惠兄弟四人相繼衛之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繼立廟將無所容苟各為一世而異昭穆則齊頃不得祭其祖而衛成不得祭曾祖矣古制不存無復可考竊疑古者一君各為一廟則兄弟同昭穆共為一世祫祭太廟則魯當以僖公特設位於閔公之下後世同堂異室不可以二先君共祭於一室必至於異昭穆而仍以兄弟共為一世數之也然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諸侯祫祭則祝逆四廟之主是諸侯之昭穆無過四廟天子之昭穆無過六廟考之春秋哀公之世桓宮猶在則是祭十君而八世定公立煬宮則是祭二十一世傳之祖後世天子之廟有十餘世歷十四五君而其廟皆不毀說禮者反引春秋以為證而聖王經世之制不可復見矣又按大傳論禘祫而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則于祫及其高祖夫大夫士有事省於其君且得祫祭則諸侯大祫陳毀廟之主宜不得為非禮矣或者為諸侯不當大祫成王賜魯重祭故有大祫疑其說之過也說穀梁者以大事為祫嘗左氏外傳又以為祫烝皆未知其為大祫耳苟以此為時祫則有事于太廟名為何祭邪廬陵李氏曰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事為有事也天子有事于文武此以祭祀為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祫為大事書禴祠烝嘗為有事此年大事祫也宣八年有事禴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世者於祭無譏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僭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此年大事之為祫公穀皆同杜氏以為禘者非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程子曰秦以忿取晉敗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責之家氏曰魯莊王父之讐及齊爲好春秋深責之晉襄敵父之惠屢戰勝晉乃更率三國之師以爲此役故四國皆書人以示貶也陳氏曰曷爲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而稱人由救鄭之役大夫始貶稱人矣○廬陵李氏曰此條公氏尊秦之義非經意其說如襄八年邢丘貶諸侯以尊晉胡氏說本程子其貶晉則是但自入春秋以來至此除魯大夫帥師外外兵非君將皆稱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齊桓之霸伐宋伐郳伐鄭伐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與夫明年五

國之伐沈皆未有書大夫名氏者則陳氏之考據不爲無見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〇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婚姻常事不書汪氏曰據春秋十二公皆不書納幣惟此年及莊公親往則書之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何氏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四者皆在三年之內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微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

閑邪復禮之意臨川吳氏曰此年十二月始大祥而行納幣禮是在喪而圖婚未祥而行嘉禮也非禮故書汪氏曰喪雖二十五月大祥然卜月而禫必二十七月始為終制況春秋凡書四時皆指首月此書冬則納幣在十月是僖公之薨甫及二十三月設良而圖婚失禮甚矣宣公之年逆女其蔑禮視此尤甚然其篡立之罪已極於喪娶乎何誅○劉氏曰左傳云禮也則是以喪娶為禮不亦悖乎杜預遷僖公薨月以就傳說然此年大事于太廟則已除喪矣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晉襄四齊昭九衛成十一蔡莊二十二鄭穆四曹共二十九陳共八杞桓十二宋成十三秦穆三十六楚穆三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左傳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張氏曰沈姬姓

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杜氏曰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五國皆稱人將去聲非命卿也（薛氏曰晉初有志於諸侯至襄使士鞅涖之伐沈命其微者怠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人其境而民人逃散（常山劉氏曰一被侵伐而民散若布之不能可知矣蔡潰沈潰許潰也）是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問矣故其辭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家氏曰霸者當伸大義於天下或當爲而不爲或不必爲而爲之失其道矣楚商臣負滔天之罪下令二年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辭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猪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爲戮更立君而聽命於中國晉之霸業有光於前人矣乃視非已事使元咺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貳者豈獨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而獵狐兔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故春秋貶人之）高氏曰魯使卿往則諸國必非微者獨得臣書名氏者詳內且明諸國皆卿行書人以貶之也文公三年之閒遂敖得臣果見於經則知魯政益在諸臣矣漢五行志文公時大夫始專政信夫（王氏曰）霸內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伐沈始會諸大夫救患自救鄭茆會秋皆貶人之不與大夫之專

政也蓋舉兵伐人使之畏服所謂威也率衆敎人使免於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有害於天下大夫擅之則有害於國聖人見微知著故於此二役皆貶之所以戒威福之不可下移也

附錄左傳衛侯如陳拜晉戎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趙氏曰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譏臨川吳氏曰王臣無外交以其嘗與魯同盟故來赴然非禮也或曰禮稱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音參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爲之者輔氏曰義之所可則脫驂於舊館而不吝汪澤陳氏曰惡夫涕之無從者從自也若不脫驂以賻之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

而此端爲無自而出矣非理之經也天子内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趙氏曰吕氏云弔如何盟禮也其天子大夫無與諸侯盟之禮而曰禮也豈春秋之意乎啖氏曰穀梁云叔服也叔服若是王子則會葬之時何不書王子乎左氏曰經未有前書字而後書名者惟尹氏或書子則非一人劉氏卷前書子而後書名則子者爵也非字也左氏於王子虎稱王叔文公於叔服稱内史叔服則非一人明矣豈有甫越一年而名字異稱邪或者謂虎與卷皆夾輔天子於艱難危圍之中故春秋賢而卒之然單穆公旗與劉文公翼贊敬王以安周室亦不書卒竊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劉文公爲王官伯尹氏世執朝權皆王室之秉攻者故特赴於諸侯而魯史記其卒春秋存而弗削以示王臣不當赴矣於列國耳〔廬陵李氏曰〕後十四年星孛之變文截叔服之言則與王子虎分明兩人矣唉子陳氏亦以公穀爲非不知胡氏何据且胡氏於是孛之下則亦不以左氏爲非矣不知何不聽德如此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

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程子曰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耳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爲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脩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爲貪兵是忿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爲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張氏曰穆公既歸自殽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爲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茅堂胡氏曰濟河焚舟之師非義舉也自是而後不復報

晉聖人取其終能悔而改爾仲尼以恕與人君子大改過隙氏曰此秦伯也曷爲貶稱人發之誓孔子有取焉而秦理之連兵無虛歲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汪氏曰穆公自誓之言追咎既往之失而冀將來之善不貴勇夫而貴良士惡媢疾而思彥聖期以保邦爲念諄諄懇惻誠可爲有天下國家者之法則夫子取之以終四代之書而門人引之以釋大學乎天下章可謂善言矣胡乃不踐其言終用盍明報復至再必以勝晉而後已故書取其言而春秋責其事也說春秋者因左傳有霸西戎之一語而史記謬稱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賀以金鼓然考傳之所記則諭二年而穆公卒其謂焚舟伐晉而遂霸者已非事實況證以經之書去自戰韓稱爵其後終穆公之身並以人書殺之役且以號舉反不若楚莊之見於經並紀其爵則許穆公以伯者妄矣廬陵李氏曰左氏以此役爲秦伯西戎之始且稱其舉人之周與人之一孟明之不解子桑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爲貶者左氏得其事胡氏論其義也

秋楚人圍江

左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薛氏曰報沈之役也臨川吳氏曰自齊桓之霸江黃以近楚之國而從齊故楚憾之之深前既滅黃矣而未加兵於江者盍江猶能守其國也故至今年有圖江之師高氏曰貫澤之盟江從中國楚自城濮之役亦不

藏板

敢侵伐今晉文既没襄公不能討商臣弒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圍江以試之也廬陵李氏曰經書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辨皆貶辭也

○雨螽于宋

左傳隊而死也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穀梁傳外災不至此何以至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杜氏曰自上而墜有似於雨來告故書唐陳氏曰不日宋雨螽如宋大水之例考其實如雨之多自天而墜到地而死明矣○趙氏曰穀梁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假如有一物著於上見於下豈得云雨螽自空而下又多有似於雨爾歷代有雨血雨毛雨土皆是也汪氏曰外異因來告而書公羊云為王者之後記異穀梁以為災甚皆非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此書公如晉之始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

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張氏曰〕不書地盟于晉都也〔高氏曰〕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爲盟也晉人於是請改盟夫盟巳定矣又何改爲公宜固辭乃復與盟皆非禮也〔汪氏曰〕前此未有因朝聘而盟于國都者諸侯有不協之故則期會于某地而牲歃以示信巳非盛世之事况因其朝聘而要之哉前年朝晉晉既以處父盟公于其國此年雖云改盟而猶要公之朝以約誓於國都甚矣文公之居辱也晉襄荀懼其無禮曷不爲會于晉魯之間以相盟乎厥後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且因聘魯而要盟矣又其甚則杞子以三恪之君亦即魯而獻盟焉始也魯君盟於伯國終也諸侯盟於魯世變可知矣〔廬陵李氏曰〕文公再如晉矣二年以見辱不書故此爲書公如晉之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諼也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孫氏曰〕此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

以者不以者也

救也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也故明年楚人滅江

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

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徵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濟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陳氏曰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大夫强也永嘉李氏曰春秋之初有以大夫帥師者矣未有若陽處父之專伐也內大夫帥師而不氏者則無駭帥師入極溺會齊師伐衛是也內大夫帥師而氏者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孫茲帥師會侯陳是也而外大夫則未有帥師而出主名者若陽處父則帥師而出主名矣以見征伐之自大夫出也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之甚以中國諸侯爲已在者豈得安居而以討罪之任

付之大夫而已乎晉襄不能率諸侯乘此時誅之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能奉天討之罪也臨川吳氏曰江以從中國而受楚之伐中國伯者所當救也處父畏楚兵之强不敢停趦江之城下乃揚言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息公之來即遊之而返既不能救江又不能伐楚其爲畏怯也明矣汪氏曰春秋書侵伐多不言所事而此書伐以救實爲特筆考於傳之所錄非惟楚侵陳以救鄭伐鄭以救齊不書雖齊桓伐厲以救徐亦止書伐厲而不書以救也豈非責處父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而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歟經書中國加兵於楚者三惟齊桓聲包茅不貢之罪而得屈完之服處父有伐楚之名而無討楚之實晉定公會十八國于召陵有伐楚之勢而僅爲侵楚之陋春秋恭深惜之也

戊申　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襄五　齊昭十　衛成十二　蔡莊二十三　鄭穆五　曹共三十　陳共九　杞桓十四　宋成十四　秦穆三十七　楚穆三

春公至自晉

汪氏曰自是公如皆致如晉者凡二十書至者十有三皆所以著其去國踰時之久或執或辱故危之也始也文公如晉則有處父要盟之恥而不書至迄其終也昭定六如晉而不見納書至河乃復焉又公若書至之爲愈矣人君舉動之得失可不愼哉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謂此類也高郵孫氏曰文公之出六致之者四危之也不致者二安之也

附錄 左傳 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公羊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穀梁傳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程子曰納幣在喪中與喪娶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也

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也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禮記曾子問女未廟

見未成婦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禫制未終禫徒感反汪氏曰除服制名鄭氏曰澹澹然平安之意思念娶事是不忘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免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劉氏曰夫婦之際人倫之首文公闇弱情慢不能率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何禮之守故夫人不安其位終卒至於禍又非獨文公之罪雖夫人預有罪矣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呼天不亦晚乎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夫人之不能安其位由無以謹於禮也張氏曰聖人嚴吉凶之辨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正以有父子之親而三年之喪哀戚之至也國君爲風教之首而納幣於喪中春秋變逆女爲逆婦姜不成其夫人之禮以見人倫之本已失何以正是國

人爲後嗣之基乎[趙氏曰]公自逆常事不書以成禮于齊所以變文云逆婦以譏之○[陳氏曰]吉凶之禮苟公不自行夫不涖事則第書其事不書其人則必微者斯春秋之規矩也文公使卿納幣而使微者逆是公以禮聘之而不以禮逆之宜其不終也[汪氏曰]春秋十一經書逆夫人惟此年最略旣不書逆者名氏又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言氏不書至葢非聖人責文公首叅通喪之禮而然歟宣公之娶尤亟而書法加詳事同而旣貶則從同同也○[劉氏曰]左氏云卿不行非禮也假令卿行獨可謂之禮乎公羊云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此[illegible]無他証据然魯初納幣乃用上卿審娶大夫者禮宜如此學乎穀梁云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日公也非也穀梁旣云親迎而稱婦則稱婦宜也又何以見其非成禮於[illegible]乎且令非成禮於齊云公如書逆婦姜足矣文不當沒公

狄侵齊

[汪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卻之謀而齊伯不紹故也[王氏曰]大國如齊狄侵者四則其他刑衛魯鄭不足怪也

〇秋楚人滅江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也〔張氏曰〕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臨川吳氏曰〕三年之秋楚人圍江晉人陽爲救之之名而無救之之實江之受圍周一朞而其國竟滅不競不競而荆蠻得以肆其虐於小國可哀也夫汪氏曰公羊云入不言圍書其重者江黃二國從中國而致滅黃書伐而江書圍皆不著中國之不能救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江黃之君不書奔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而死於其位又可知矣

〇晉侯伐秦

左傳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子曰〕秦遈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見秦宜得報而自悔不復修怨乃其善也

晉人三敗秦師〔汪氏曰〕僖三十三敗殽文二年春戰彭衙冬伐秦取汪及彭衙見報乃當情

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朱子曰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未易言也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詔命不越此矣茅堂胡氏曰穆公悔過極晚取王官封殽尸之後晉侯來伐秦伯於是悔改不復往報聖人所

以取之以此見與人為善之路廣矣張氏曰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為恥未若商臣得志於江為恥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使亂臣賊子得以夷滅小弱逞其凶毒晉襄之為盟主求矣此事書之深罪晉侯不以江亡為恥而敵秦怨也家氏曰春秋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書晉侯非善之以其徇私報怨之過甚亟冀而不知戰故目其人而責之王氏曰隱公以來政在諸侯著大夫專政則例貶稱人文公以後政在大夫若諸侯有罪則出爵以貶此例之變也猶宣九年齊侯伐蔡成四年鄭伯伐許皆貶之也盧陵李氏曰秦穆晉襄五年之閒交兵者五止此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臨川吳氏曰按左氏所載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獨不朝又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圍戚取之衛不服罪而孔達敢代伯主其明年晉會諸侯於垂隴將伐衛幸得陳侯為之請成執孔達以說於晉而衛遂得免於伐自孔達遭執之後蓋甯俞代之為政至次年春衛從晉伐沈

自此復服霸主而無事矣至次年春晉遂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魯焉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者皆出寗俞之謀也夫子稱其知可及者蓋如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左傳冬成風薨　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敵也　杜氏曰莊公妾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敵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馮氏曰是齊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　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　汪氏曰據僖八年用致夫人乃成風也　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　陳氏曰夫人某氏嫡稱也喪之以夫人之禮也隱公之喪桓母猶有疑焉是故別廟也祔姑稱謚伉然如夫人則自文公之喪成風始　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

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先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儀禮喪服傳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禮記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爲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薛氏曰妾母爲夫人僭也僭則何以取乎春秋不沒其實也朱子曰僖公成風與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汪氏曰嫡妾之分乃人君所當謹以妾母爲夫人必致以妾爲嫡以妾爲嫡必致庶孽奪正之禍敬嬴之殺惡及視乃視習僖文之尊成風而動於爲惡也後世妾母皆稱太后或妾死而加以皇后之號又其甚則唐高宗立武昭儀爲后而致移其宗祏矣朱子於綱目書尊帝母貴人爲太后又或書立貴嬪某氏爲皇后或曰立婕好某氏爲皇后或曰立婢某氏爲后蓋取法春秋譏成風之例然春秋隱其辭而綱目直斥本稱者春秋乃本國之史而綱目則筆削前代之史故不同也

己亥　五年（襄王三十年）晉襄六齊昭十一衛成十三蔡莊二十四鄭穆六曹共三十一陳共十杞桓十五宋成十五秦

楚穆四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程子傳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范氏曰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釆地叔字

珠玉曰含何氏曰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例也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汪氏曰據仲子止歸賵此兼含賵莊氏曰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書泰誓夏桀弗克若天注不能順天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勑而惇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敘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

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陳氏曰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爲夫人也春秋之初猶以爲非常事也宜之敬嬴襄之定姒賵之齊歸雖命爲夫人不復書矣孟子卒不赴于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一稱天以謹之也劉氏曰不知者乃謂天子賵人之妾小過耳而譏之深求車殺母弟大惡也而譏之略是不及知春秋正人倫之意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治之三綱也道莫先焉桓以臣弑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是三綱廢矣是失人之所以爲人也王之集天不亦明乎汪氏曰禮經天子諸侯於妾無服而周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亦不及邦國夫人之喪也今王臣含賵則是魯以成風之喪赴於京師矣夫人之喪猶不當赴于王況妾母乎王之賜以含賵其責已深而魯之往赴其罪亦不可揜矣春秋王禮之施於魯者惟桓文二公爲數且盛而褻瀆三綱有如此者亦可悲夫○趙氏曰公穀皆云兼之非禮也據禮含賵襚止一人兼行爾若每事須一人則鑿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劉氏曰鄰國含賵襚猶共一大夫況王者於其臣妾乎穀梁又云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

亦非也宰晅言來
豈周事之用者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公羊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蘇子曰仲子非惠公之嫡故特為之立宮而不祔不書其葬葢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葢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高氏曰既以夫人之禮薨之復以小君之禮葬之又別為之諡焉書實以示譏也汪氏曰後世以妾母為正嫡至於喪事乃黜正嫡而嬖妾合葬焉若中宗之葬乾陵嚴善思諫而弗止循襲而莫知其失矣孰[illegible]如漢之孝文自謂側室之子而不以為嫌者乎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作毛

左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穀梁傳會葬之禮於鄙上程子曰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杜氏曰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

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 桓四年書宰渠伯糾 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 桓五年仍叔八年家父書字不書名 或以為從同同也或以為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 汪氏曰春秋君夫人葬惟僖公及成風王使大夫來會 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蜀杜氏曰薨而賵含尚曰不可況又使卿會葬乎故復去天以示義家氏曰天子之於諸侯有會葬之禮

非所以施之妾母也元年書叔服此年書名伯五年之間後先兩會葬或稱天王或王不稱天此事而觀其義豈不甚明乎（陳氏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以夫人之禮喪成風也莊僖之際天下知有盟主而已而襄王之季年更有事於諸侯於是叔服會葬毛伯錫命尤汲汲於魯也尤汲汲於魯而何爲乎成風一人賵含之一人葬之以是襄諸侯吾見周之蓋陵夷矣宰咺嘗以賵妾母貶則名伯何以不貶王公一體也宰書名則王不待貶而自見王不稱天則名伯不待貶而自見也桓以少暴長成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故皆不稱天○（劉氏曰）左氏曰禮也非也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又使公卿會葬何禮之有何休謂去天者不及事天子會葬諸侯而有早晚小失耳未可集以爲過也何至遂貶去天乎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王含且賵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也（臨川吳氏曰）三年之冬公朝晉今又使往聘焉魯之謹於事霸主也魯臣如晉聘來二十四致遂會葬者又四焉始於公子遂而終於季孫斯仲孫何忌或疎或數或無所爲或有所爲考其時與事而得失見矣

○秦人入鄀 音若

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杜氏曰）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遷於南郡鄀縣（高氏曰）鄀蓋微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後遂為楚所并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強去郢而都鄀矣

○秋楚人滅六

左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汪氏捕曰）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臨川吳氏曰晉襄公死期將及故其志氣不能如初年之盛紹霸之業寖以衰微西戎之秦南蠻之楚敢於肆行中國吞噬弱小而無所忌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illegible]我嗣是為昭公

【附錄】【左傳】晉陽處父聘于衞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王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庚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晉】襄七卒【齊】昭十二【衞】成十四【蔡】莊三十五【鄭】穆七【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一【杞】桓十六【宋】成十六【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蒐許僖公

【附錄】【左傳】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陀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杜氏曰）臣非君命不越竟故聘而自爲娶（范氏曰）行父季孫（臨川吳氏曰）此亦行父欲迎歸於陳而請於君借聘禮以友前此魯陳未嘗有邦家也（汪氏曰）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之行蓋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昏耳春秋特書公子友往葬原仲王行父之娶于陳公孫茲聘而并娶齊娶于莒皆止書如所以貶季友之私行而不予行父茲嬰齊因聘以濟其私欲也自逆猶可赦如莒涖盟而不代弟逆婼聘宋而爲意如逆則又甚矣

（附錄）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典訓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母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汪氏曰王制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文公卽位六年君朝於晉者再而貴卿比年往聘過於事天子之禮而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於經蓋諸侯知有霸主而不知有爲王也

〇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呼官反 公作讙

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

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廬陵李氏曰)晉自襄公繼文世主夏盟是時秦穆亦號伯西戎春秋列之夷狄曾不得與邦莒之國以爵先後况授之伯哉襄起僖三十一年盡文六年凡七年李氏云齊孝公不能率齊桓之烈晉襄能繼晉文之統孝公初未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啓龐之爭秦尋殽之釁此皆爭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衡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伯則殺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乃削而人之何哉日卒之者夷不偪華以權之未失也削之者喪不與戎以義之不可也豈得以小功妨大義乎雖然襄公復伯則實始於此文公之没三強並與秦雖西陲狄毋兆師楚復強於南荀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殺以却秦狄敗箕以剪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伯者之畧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畧則襄公之烈何爲僅止乎此曰外患旣息舉動郎異代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敎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速初光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剥而慮患於其遠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甚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左氏曰)卿共葬事文襄之制(汪氏曰)鄭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書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

文之霸止遣微者會葬蓋晉文昉爲霸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婼葬平公季孫意如葬昭公馴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

葬晉襄公

(左傳)襄仲如晉葬晉襄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汪氏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

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
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穀梁傳）稱國以殺不罪
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止泄則
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
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
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
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
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
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
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
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朱子曰）節有限而止也（程子曰）戶庭戶外之庭
當節之初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無咎也何謂也子曰
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朱子曰）此夫子繫辭釋節卦初九爻
義（汪氏曰）人之所節唯言與行而言凡所當謹以防整泄則昭妖咎故夫子獨以言言之也凡書殺者在
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

殺則稱國〔汪氏曰稱君如佞夫稱天王痤申生稱宋公晉侯稱氏如楚棄疾殺比稱公子楚招殺偃師稱陳侯之弟稱人如欒寇先都稱陳人晉人州吁無知稱衛人齊人之類稱盜如鄭公子騑陳夏區夫之類稱國如鄭申侯楚得臣之類〕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范氏曰親殺者射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陸氏曰射姑專殺其惡易知晉侯漏言其責難見春秋之作明微也故以累上書之以戒天下之為人君者也汪氏曰詩曰綿蕞上下陵降厥家謂人君陞黜大臣當由直道也襄公儻以大公至正之道上下其臣雖予奪不盡當人亦退聽而無所歸咎今乃漏言於射姑嫁怨於處父則是處父之畀襄公致之矣〕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汪氏曰漢成哀之間張禹王舜輩坐視王氏專僭嘿而不言乃所謂拱默自全者也率天下臣了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張氏

曰據左氏則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考穀梁所謂君漏言則是易中軍乃處父寄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之以致射姑之殺處父春秋所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臨川吳氏曰是時襄公已卒而書國殺者若曰處父今日之死由襄公漏言之故實襄公殺之也陳氏曰兩下相殺其書國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賊而不知則其君之罪也是故晉胥童殺三郤欒書中行偃殺胥童齊崔杼殺高厚鄭子展子西殺公子嘉皆稱國而已矣家氏曰射姑以私怨殺一大夫其罪罔當誅而處父以私意黨趙氏使盾由是為政於晉擅廢立專刑賞其末流遂有弒君之事然則處父固當言言而以私乃其罪也使處父謂賈季不可與晉國之賢人使居戎政之位則善矣〔高氏曰〕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音牿

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

之案言可以已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杜氏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文公慢政事以閏非常月故不告朔〔何氏
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王氏曰〕不曰朔而曰月蓋朔者月書而月則積日而成也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俱
聖人變文而書怠政而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
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王氏曰〕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月有晦朔則自然有閏無閏則失月行之
數故曰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古天時則以星〔汪氏曰〕日月所會是謂辰
以曆言之則是積餘分而置閏以日月星辰觀之則閏月日月亦會於辰與他月無以異也授民事則以
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汪氏曰〕閏雖無中而節氣在望晦置閏月則不失陰陽節氣之正也百
官脩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
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史記〕黃帝紀迎日推策注策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
者黃帝考正星曆起消息以正餘閏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書舜典在璿璣玉以齊七政〔蔡氏傳〕
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日月五星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歸奇於

以象閏數也（朱子曰奇蓍策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手中三指之兩間象閏乃積月之餘日與[illegible]）指兩辰之間象也（後漢書曰律曆志閏月無中氣而北斗斜指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茅堂胡氏曰洪範中有去閏之論而堯舜以來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若去閏則歲功息矣）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周禮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唯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班告朔於邦國（周禮注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趙氏曰諸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于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以班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朔日但身至廟朝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范氏曰受朔于廟者尊事先君不敢自尊也）幸其不已之詞（蜀杜氏曰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高氏曰苟知朝廟之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曷爲而可已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當告也

〔廬陵李氏曰〕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後此十六年公四不視朔皆同但告於廟則謂之告朔因以聽治此月之政則謂之告月視朔○〔啖氏曰〕公穀言不告月爲是非也披經文言不告月明當告也〔劉氏曰〕公羊以謂不告朔禮也猶朝于廟非禮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皆非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可得勿告乎〔汪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一周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爲一歲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而與日會者十二爲一年大率三百六十日爲常數一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分爲二十四氣是爲氣盈而晝夜長短節氣寒暑於是定焉一年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爲十二月是爲朔虛而晦朔弦望於是定焉積歲之有餘就年之不足而後有閏三年一閏尚餘三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閏在十二月則氣朔分齊大率三十二月則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若曆不置閏則弦望晦朔皆非其正晝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故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禮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乃天地自然之理曆家因其自然而立積分之數以合之耳公羊謂閏月天無是月穀梁謂附月之餘日皆非是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晦朔交則爲一月月非有閏之名特以日月行天疾徐之不同而歲年盈縮之有閏遂謂之閏天與日月之行自然有閏豈可

謂天無是月哉月非有餘也又豈可謂附月之餘哉月之有閏則由乎天而月之名閏乃由於人故於文王在門為閏禮稱天子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王之謹乎閏月者如此而諸侯安可不告月哉考之經傳凡言閏月多在歲終蓋是時曆法謬矣每置閏於歲終故左傳以閏三月為非禮則無中者不謂之閏而名曰閏者非閏月矣秦之後九月實做於此是宜當時之卿大夫以天無是月指為曆家所置而導其君廢告朔之禮也說經者且曰天子不告朔尚何責昏庸之魯文也哉春秋書猶朝廟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謂朔雖不告而朝廟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存者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預亦云可止之辭矣夫春秋之意蓋聖人傷魯文之怠慢政事故特書不告月猶朝于廟若曰不如此而尚幸其如此將已而不遂已是知其不可已而自不能已也與猶三望猶繹之義不同廬陵李氏曰朱子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張氏所謂稟正朔也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為月而頒之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為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守之義諸傳皆以為可止之詞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氏以為幸其不已之詞其說本於蘇氏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靈公夷皐元年齊昭十三衛成十五蔡莊二十六鄭穆八曹共三十三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

春公伐邾

左傳間晉難也杜氏曰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 句公作胸禮也

左傳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内辭也使若他人然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杜氏曰絕太皞之祀以與邾國叛臣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王氏箋義曰僖公反其君故不日文公絕其祀故謹而日之汪氏曰僖公雖曰私其母家猶有崇明祀保小寡之義文公乘霸國

之變貪土地而合適逃其罪益甚矣○何氏曰公羊以爲内辭然僖公嘗伐邾取須句矣何以不爲内諱哉公羊之説非也穀梁以爲諱而日之故下日則聽其取乎穀梁之説亦非也

遂城郚　郚音吾

左傳傳遂繼事也杜氏曰因伐邾師以城郚郚備邾難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汪氏曰文公以邾叛臣守須句之地又重勞民力城内邑以防邾師之至心有慊焉故畏鄰國之伐而不知愈重其過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穀作壬臣

汪氏曰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高氏曰以國亂故不日不葬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畧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

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杜氏曰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死者無罪

晉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詳見左傳莊公二十六年

杜氏曰二子在公宮爲亂兵所殺高氏曰貶責無所寄直志其衆亂無政而已**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陸氏曰非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別之又明死者無罪

臨川吳氏曰穆襄之族率國人人衆非一人也故稱宋人殺者不幸而遭亂兵非有可殺之罪故不書名陳氏曰終昭公之世不名其大夫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晉靈公凡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於魯莊公凡會齊襄皆書人是一國之辭也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於宋昭公凡大夫不名是一人之辭也汪氏曰宋昭方居諒陰而欲去羣公子以啓亂階致公族之悖逆而大夫受其咎明年復殺司馬而逐司城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以見圖君之無政先君在殯而國人作亂以戮其大夫踰年而掌兵

之官見誅守國之官見逐皆書宋人而昭公之爲君可知矣晉永十年而有帥甸之弒經以大惡係之宋人所以備責昭公不足爲宋人之君也○趙氏曰以三世內娶便云三世無大夫公羊之說不近人理若實殺有罪何以不書死者之名乎穀梁之說非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力呈反蔑公作眛奔上有以師字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

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公羊傳晉先眛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逆軍也杜氏曰令狐晉地在河東張氏曰此中府荀氏縣有令狐城

茅堂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

程氏以爲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汪氏纂義曰既貶宣子又貶秦伯罪各當誅陳氏曰宋襄公納齊孝公戰于甗稱師秦康公送晉公子雍戰于令狐貶稱人秦晉之交兵於是再世自令狐之後不悉書矣八年秦伐晉取武城不書十年晉伐秦取少梁不書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

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而可以不定乎〔張氏曰如左氏說則當書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交敗之也然二國之兵晉罪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且不書秦師之敗深罪晉人置君而不定也先蔑書奔使秦而逆公子雍罪之也〔高氏曰先蔑以自令狐復如秦故不言出也〔汪氏曰晉襄以前年八月卒十月葬矣秦人豈不知其已立君而至是始納公子雍耶蓋趙盾始議求長君而中變其說秦人雖知其立靈公而欲以重兵彊納公子雍以爭國也夫康公始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故作渭陽之詩是固良心也今乃納庶孽而奪嫡嗣之位自是兵卒不息豈非慾欲害乎良心而然歟不然春秋釋秦而專罪趙盾矣廬陵李氏曰秦晉之交兵又始於此十年有少梁北徵之師十二年有河曲之戰宣元年二年有侵崇之報伐左氏本末獨詳公穀以先蔑爲逆軍者蓋不知事實耳

狄侵我西鄙

〔左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

盾夏日之日也（張氏曰）間秦晉之爭也（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高氏曰）魯間晉難而伐邾則狄亦間晉難而侵魯聖人書此罪魯之不自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穀梁傳）其日諸侯畧之也（程子傳）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杜氏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襄陵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趙氏曰）諸侯不序公不得與之盟也而曰公會諸侯盟者言公附於載書也載書不可從附與盟主之大夫敵焉也責公不早赴而自取

其耻爾　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

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會自是日益衰矣陳氏曰諸侯何以不序晉始失

伯也凡稱諸侯必前目而後凡也前有王人後無王人書曰

諸侯盟于某如首止葵丘則王人嘗不與也前無吾君後有

吾君書曰公會諸侯盟于某如盟薄盟宋則吾君嘗不與也

未始有不與者也而但曰諸侯一役而再有事遂國許盟覘

柯盟重丘是也非一役而再有事則非凡也非凡辭侯散

辭也臨川吳氏曰經書諸侯者皆前目後凡此年以前並無

諸國之目若無左傳則不知其為齊宋衛陳鄭許曹七國之

君不列敍諸國而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強合諸國之

君故畧之也汪氏曰經書大夫之盟不書名氏者三莊公九

年書及齊大夫盟時襄公已弒桓公未入齊無君當國大夫

自為主而與莊公盟故大夫不書名氏此年趙盾初立靈公

專執晉政強會八國之君而自主盟亦若晉無君然故趙盾

亦不書名氏湨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十一國之大夫自盟則

諸國皆若無君矣故亦但書大夫盟扈之盟書晉大夫霸主

失政也湨梁之盟書大夫諸侯皆失政矣劉氏曰左氏云

公後至不書所會非也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乎杜云公

後會而及其盟此飾非之言會盟同地會所以為盟也今及

其盟不得云後會會盟重會輕不當諱責其輕又已稱公會諸

侯矣豈不及其會者乎公羊云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昳晉大

夫使與公盟亦非也諸侯既與公盟矣又何公昳晉大夫乎

〔廬陵李氏曰〕文公之編三會于扈皆止書諸侯左氏以十五年盟扈書諸侯無能爲也十七年會扈書諸侯無功也是則總稱諸侯者皆罪諸侯也此總稱諸侯爲公後至也諸侯皆在公獨後至故諱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若言諸侯無功然所以辟公之不敏也趙子曰不書諸侯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耻也胡氏從此公穀說雖小異亦可通於左氏若陳氏則以不序諸侯爲不係之伯者之詞亦有見也

冬徐伐莒

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桓爲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爲其能去夷卽亭不侵犯中國故也今輒興兵而伐莒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故聖人復夷狄之〔汪氏曰〕僖十五敗徐委林此年伐莒徐皆舉號文定昭五年傳曰徐伯益之後始僭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故春秋比諸夷狄今考僖三年取舒下七年伐英氏皆稱人以其能附中國也會申稱子則在會諸侯皆狄耳

公孫敖如莒涖盟 涖公穀作位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巳生文伯其娣聲巳生惠叔戴巳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巳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穀梁傳涖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高氏曰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脩洮之盟敖娶于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涖之臨川吳氏曰魯臣每欲娶婦必請于君行聘會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君之無政臣之無禮也兄敖代弟逆名尤不正卒以淫奔禽獸之行也

附錄左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何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壬寅 八年 襄王三十三年崩 晉靈二 齊昭十四 衛成十六 蔡莊二十七 鄭穆九 曹共三十四 陳共十三 杞桓十八 宋昭

公〈杵臼〉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秦人伐晉取武成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世子壬臣嗣位

〈左傳〉秋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盾徒本反 雍於用反

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中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杜氏曰衡雍鄭地滎陽卷縣高氏曰衡雍晉文公會諸侯之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背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張氏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雍城古衡雍地與扈相近自晉文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會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啟襄所以得窺伺間隙私事之門胚胎殺適立庶之禍也王氏曰晉魯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汪氏曰大夫之專盟始於此前此盟翟泉猶有僖公在會也自是而有袁婁之盟鷄澤溴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則晉楚大夫伸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衡雍之盟始也况當是時仲遂之不無君之心而晉討文公之盟扈必要仲遂歃血而後信亦僭成公之沙隨不得見而季孫行父會晉郤犨盟于扈昭公弔少姜不見納而季孫宿如晉馳致乾侯之次晉不能修方伯之職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矣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音洛雒戎 公作伊雒戎

左傳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杜氏曰諸戎雜居伊水雒水之間縣鄭地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

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

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

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張氏曰盟盾未幾而遂會雒戎不以遂事言之所以別夷狄於中國以示辨內外之法也高氏曰暴亦王畿之釆邑詩稱暴公是也雒戎雜處于王畿之內而列國至於與之盟則其干中國甚矣大夫無遂事自王午至乙酉四日之間不能再出又非一事再見故兩稱公子遂以見晉戎同使又各舉其地以錯華夷之分也

自東漢已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沈汪氏曰陸沈如陸地而沉於水建武中徙匈奴於上谷漁陽徙降羌於關中居扶風馮翊空地厥後族類蕃息馴致劉石強盛十六國僭亂中原非晉有矣

唐亦世有戎狄之亂汪氏曰唐初突厥頡利已數有叛亂玄宗爲祿山所逐再世不能平定代宗時回紇吐蕃犯京師德宗憲宗時吐番屢寇

許翰以爲諸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廬陵李氏曰內大夫特盟外大夫二公子遂會晉趙盾盟

晉卿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是也此皆權臣專行之事
也爲造端春秋於翟泉歷貶諸國大夫而此無譏焉蓋不
譏焉○劉氏曰左氏云珍之也言遂權與戎盟得事之宜
褒稱公子非也若爾稱公子爲褒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貶矣彼不
貶何耶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公羊傳不至復
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
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
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
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雖奔莒之爲信故
謹而日之也任氏曰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爲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朱子曰或定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於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孟子云君子不謂性其語便無病目之所視有同美焉

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爲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范氏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師以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書至黃乃復孫氏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以疾而返義猶不可孔敖如京師不至而反乎文公不能誅使之自恣奔莒惡可見矣朱子曰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只貶他從已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宋氏曰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子也敖如京師不至復是大夫不有諸侯也曰奔者甚公也是公之誠信不交臣下夫以志狥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爲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融堂錢氏曰謹獨之不嚴以至縱情而不知檢傷風敗倫爲禽獸行而不之恥者在乎不能忍慾汪氏曰春秋書文姜如齊如莒季姬過鄫子敖奔莒皆所以懲淫慾使人謹之於微漸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諱使後人爲鑒必持其志修窒慾之方也張氏曰國君爲天子斬衰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命而徒返已爲不赦之罪況懷系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汪氏曰敖以乙酉如京師而以丙戌奔則受命而不行可知矣豈惟無王實以無君文公

既不加塟命之譴於敖又不遣他卿如京師況天王之喪赴告及魯已三越月仲遂盟戎近在王都之側若罔聞知徐徐遣敖方共弔事文具於不至而亟還以喪考妣之感而愁然忘情不趣恭越亦不思僖公毋予之喪王臣將命者至再而至三也經書乙酉公子遂會雒戎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非獨著敖之罪舉魯國君臣之罪皆不逃聖筆之誅矣

纂

杜氏曰為災故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

篤君之命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張氏曰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故曰司城

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爲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爲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茅堂胡氏曰列國大夫未有書官者宋卿何以書程氏云宋王者之後得有命官故獨書爾不備書者省詞也因公子卬蕩意諸不任二官之職華孫以逆族而主兵權所謂因事之變而書之亦猶魯之郊禘云爾陳氏曰未有書官者於是官從其官司馬司城是也未有書守者於是守從其守子哀是也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家氏曰司馬司城皆國之柄臣穆襄之族連歲怙亂固昭公有以致之然爲司馬司城者當思所以防患之計乃置之弗戒至於禍釁再作司馬竟而司城奔由昭公信任非人以私昵寵臣而在列位既不能慮患於平日復不能制變於臨時也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弒之禍宜矣茅堂胡氏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書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左氏謂襄夫

人因戴氏之族殺卬襄夫人乃君祖母而書法若此者可以
見婦人不當與政之意臨川吳氏曰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
人也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以擅殺大夫也〇石氏曰古者謂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其一體相待以成未有股肱虧而其
體胖也前書宋人殺其大夫蓋言死者衆也此年書宋人殺
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蓋言官者殉盡也卿佐大夫君之
所倚以立者也司馬司城國之所恃以安者也大夫旣殺司
城又奪枝葉皆落爪牙盡去君孰與處哉〇吳氏曰東氏云
司馬握節以死司城劾節於府人皆貴之也蓋舊說言此二
人不失節故誤謂節義爲符節也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爲
女色爾公羊云宋三世無大夫按此見以官稱是有大夫謂
云無乎劉氏曰穀梁云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鄭氏解云謂
無人君之德非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並尸三卿亦可謂無君德者曷爲不以官稱之

附錄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
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
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
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七終

黃太史訂正春秋大全卷之十八

文公下

癸卯頃王元年**九年**晉靈三齊昭十五衛成十七蔡莊二十八鄭穆十曹共三十五卒陳共十四杞桓十九宋昭二秦康三楚穆八

春毛伯來求金

來求止此〔左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

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一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求金故不云王使杜氏曰求金以共葬事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杜氏曰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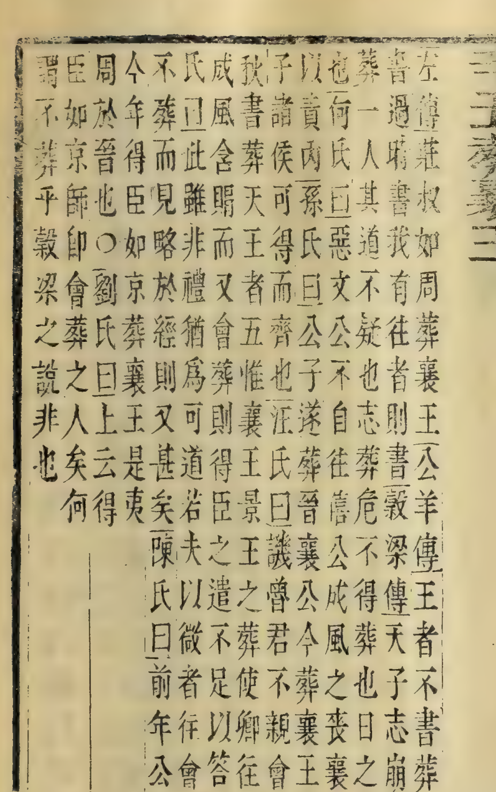
汪氏曰不稱使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同求金固非當求而魯不供職貢罪亦見矣高氏曰公孫敖既不至京師魯遂不供天子之喪故毛伯於是來求金也冢宰秉國之均豈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於諸侯乎陳氏曰官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周室益衰而頃王之崩葬不見於經

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劉氏曰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冢宰當國之文也家氏曰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以爲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而其爲孝無所不在矣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汪氏

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觀春秋在喪不書王命則喪制不可短矣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汪氏曰非王出號令而冢宰攝行不可遂同王命而稱使示君臣之分不可紊而大權不可專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汪氏曰君命者人君威福之所係也人臣而假君命行於天下是專輒之極簒奪之萌也故周公輔成王召公初立康王以王命誥臣民皆稱王若曰所以謹君臣之名分也自漢而來內臣則矯詔黜陟外臣則承制誅賞人主亦不加罪甚而武三思矯詔殺五王李輔國矯制遷上皇皆循襲而致然也跋扈之臣固不足責然人君當慎於微而爲人臣者當審處於嫌疑之間耳

夫人姜氏如齊

臨川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所不安而歸寧以愬於父母云耳趙氏以爲無父母蓋謂歸寧合禮者經不書故疑其非昭公女也汪氏曰齊昭公乃桓公之子桓公之卒距文公之立已十有八年則出姜爲昭公之女無疑矣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穀梁傳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襄王

左傳莊叔如周葬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穀梁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何氏曰惡文公不自往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焉錄之以責內孫氏曰公子遂葬晉襄公今葬襄王魯皆使卿會是天子諸侯可得而齊也汪氏曰譏魯君不親會葬義見隱三年春秋書葬天王者五惟襄王景王之葬使卿往會然視襄王之於成風含賵而又會葬則得臣之遣不足以荅天子之寵光矣王氏曰此雖非禮猶爲可道若夫以微者往會而不登於策不書不葬而見畧於經則又甚矣陳氏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東周於晉也○劉氏曰上云得臣如京師卽會葬之人矣何謂不葬乎穀梁之說非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傳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卑以尊致病文公也何氏曰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

夫人與君敵體陳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德而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小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示與君齊也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汪氏曰文姜享齊侯者一會者五如齊者三如齊師者一如莒者二皆淫妷之行不書至者大倫泯滅人欲肆行不可以言至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劉氏曰夫人曷爲或致或不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

爲有禮柰何父母在而歸寧也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爲文公越禮王氏曰未終喪納幣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音現小君之重也王氏曰歸寧書至則正其禮之重以見其初之不正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爲世慮深矣孫氏曰夫人行不至此至者孔子傷文姜之亂出姜又不安魯終以子弑而去十八年歸于齊是也家氏曰姜氏始歸于魯不氏不書夫人至貶也今歸寧于齊書夫人姜氏如齊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既貶之於前復正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與國君儷體其出其至皆書辨上下之分示衆妾不與夫人等因歸寧而見義非爲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強臣僭妾比而爲姦庶子奪嫡有萌而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永嘉呂氏曰錄叔姬之歸紀者爲歸于鄭起也錄夫人姜氏之至者爲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臨川吳氏曰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其得至國爲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爲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奚恤其危哉故不書至也○趙氏曰穀梁云旦以尊至病文公也按反而告廟是得禮也何謂病公乎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左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杜氏曰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

殺先都士縠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强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上聲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

臨川吳氏曰襄公於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陰使賊殺先克時趙盾秉政先克其佐也惡先都等使賊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縠箕鄭父之罪而使專下殺之故書衆殺而不書國殺王氏箋義曰晉士趙盾代士縠當國諸大夫不平之至是謀亂大夫死者五人向使晉從其君之命士縠將中軍箕鄭父之徒各登其職則此亂無由而作矣故春秋原晉亂之本由趙盾之代爲中軍帥也既書

殺先都又書殺士穀箕鄭父蓋箕鄭之死由士穀之失職士穀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也然士穀之徒以失職而謀作亂其罪大矣時晉侯年幼政在宣子故皆不以累上書之而稱人以殺也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劉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殺之之志均故也若晉之二趙三郤蔡之二公孫是也書曰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于某遷怒而并殺之也衛元咺及公子瑕晉士穀及箕鄭父是也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高郵孫氏曰殺大夫言及者三蓋皆累而及之者也穀梁云鄭父累也并也乃是士穀累鄭父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按左氏范山楚大夫言於楚子曰晉君少去聲不在諸侯北方可

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去聲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戸化反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陳氏曰大夫貶而稱人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蜀杜氏曰獨出公子遂之名者俾後世知稱人皆大夫矣諸國稱人亦所以人公子遂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薛氏曰城濮之役鄭無楚患者十有五歲待伐而後救之晚矣于以見中國之無賢方伯也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張氏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中國其君臣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爲政欲攘楚而大芘中夏正當力攘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爲常役而緩不及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極焚溺之舉哉楚子聞宋殺申無畏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夷狄之敢於猾夏如此而趙盾乃失攘夷之義春秋所以貶之意廬陵李氏曰中國之救鄭凡四齊桓救於莊之二十八年晉景救於成之六年七年及此年之救皆以楚蔽也楚自城濮以來有十五年不敢窺中國者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故使之得志於鄭得志於陳明年而有厥貉之次矣陳氏云晉遂不競

而楚莊伯也春秋重貶之
思楚莊伯事之權輿歟

夏狄侵齊

（張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高氏曰）晉宗諸侯而兵不禦楚齊僅自保而力不支狄夫狄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其强則桓文之緒可謂衰矣

（附錄）左傳夏楚使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宋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杜氏曰）地道安靜以動爲異（任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爲體以順爲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

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王氏曰）春秋五書地震惟於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强之所致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於强楚內脅於强臣至反國而不敢入若昭哀則遂失國矣（廬陵李氏曰）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孔晁曰陽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張氏曰）陰盛陽微之異也胡氏獨闕此條解不知通何釗

〇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荻

楚君臣始並見經（左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劉氏曰）前此者楚不與中國通其交於中國也名號僭而無法故比

之夷狄得見於春秋者皆必有非常之事焉今使椒聘其號辭順其禮節中然後始均之中國矣故諸侯一也能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樂上慢下暴者則謂之夷狄中國夷狄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居四海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謂之夷狄可也楚成以力爲强執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得以其爵通今使椒來聘常事耳自卑貶其名降下人之美而得編於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爲貴力爲下矣〔蔡氏曰〕自孟之會楚復稱人此稱楚子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者以其慕義修聘進之也

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汪氏曰吳太王長子太伯之後武王封之楚顓頊高陽之後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成王封熊繹於楚〕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愼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薛氏曰書楚子

之使椒何無賢方伯荊蠻稍知用夏變夷乎列大國之上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汪氏曰熊揮商臣負覆載不容之惡而春秋予其慕義蓋錄其一節之善所謂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或謂春秋書荊楚來聘始書人次書爵臣繼書大夫之名氏非漸進之也實以著其浸强耳今考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之先敗蔡虜蔡侯入蔡伐鄭來聘之後終莊公之世僅一伐鄭椒聘之先滅江蓼中國之與國滅六勦羣賢之裔胄伐鄭與之平椒聘之後雖次厥貉而伐麇圍巢終文公之世其患未及於中國則非因來聘而浸强矣然則經書人書君大夫亦與其能以禮義自通於中華而進之耳遠[illegible]之聘則魯既朝楚楚遂報聘全用中國諸侯之禮然書名書氏則自娶齊會蜀而已然矣廬陵李氏曰秦自諸戲荊伯至殺而狄之楚自盂會稱子至圍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聘而中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傳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程子曰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禮當然也

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杜氏曰）衣被曰襚秦僻陋故不稱使秦慕諸夏欲通於魯故

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襚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朱子曰）惠公仲子想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論不必從孫明復之說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襚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爲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劉氏曰）僖公成風者妾母繫子而言耳諸侯無二嫡故妾母繫子爲重聖人垂誡之義明矣（高氏曰）秦晉方不睦而魯數與晉通故秦人歸襚以觀魯之情也夫襚所以送死者成風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秦方以襚爲名魯不能以非禮却之將焉用之乎是以不君不大夫不使皆狄之也狄之者未能用周禮也（張氏

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禭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廬陵李氏曰秦稱人而不稱使書法與荊人來聘同○趙氏曰按春秋之作以為經世大訓故一字之義勸戒存焉但以無忘舊好則書非聖人之意也李氏之説非也吳氏曰按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若實發兩人豈以子居母上乎公羊之説非也高郵孫氏曰成風以妾母僭稱夫人書薨書葬皆用夫人之禮於是秦人歸禭聖人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為夫人以僖公之失禮也穀梁云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夫天王含賵會葬皆備兼人之禮秦人豈能弗夫人而以妾母為辭乎秦欲與魯通好不應殺其禮

葬曹共公

甲辰 頃王十年 晉靈四 齊昭十六 衛成十八 蔡莊二十九 鄭穆十

二年 一 曹文公壽元年 陳共十五 杞桓二十 宋昭三 秦康四 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汪氏曰哀伯之孫文仲也莫子許嗣為大夫是為宣叔張氏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而四十餘年間魯政多疵文公尤甚）

〇夏秦伐晉（左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去聲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陸氏曰書秦者狄之也傳無事迹）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高氏曰無衣之詩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民而不與民同欲豈謂是耶）則夷狄之道也以此

狄秦義固然矣高郵孫氏曰以其易世相讐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但曰秦者狄之也程子曰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便夷狄之也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陳氏曰歸成風之襚使衛來聘秦習於禮矣其狄之何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含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書繫秦於周末於作春秋自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張氏曰春秋書兵罪其報復不已而狄之者三晉秦鄭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

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首節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臨川吳氏曰商臣弒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爲工尹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弒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無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爲文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茅堂胡氏曰書文公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猶言有雨亦可無雨亦可　汪氏曰正月之上不繫王者蓋每歲之首必書王所以著一歲十二月皆承天子之正朔故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若歲首正月之比也聖人書法自有微意游夏不能贊一辭謂此類也或者猶以桓公之正月不書王爲闕文豈未深考耶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頃王立故也杜氏曰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信十年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趙氏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王氏曰不書公諱與王臣盟也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頃王既立公又不朝乃及王臣爲不相信之盟臣子之義安在哉家氏曰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魯文公儻知事君之道辭不敢盟躬親于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不恭甚矣春秋雖爲會諱而貶魯之意深矣或疑蘇子外交夫蘇子乃流離困頓之人何有於外此實王使之盟耳陸氏曰畿內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單子尹子是也廬陵李氏曰此盟不出主名趙子以爲諱與天子大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氏無傳不知用何例考之春秋知高傒處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日故穀梁曰日畢者之盟不日此亦不日又似難通若以推之及宋人盟宿之例則魯以微者盟王臣其罪轉大矣

○冬狄侵宋

高氏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〻狄既侵之楚亦厭務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辛同貉音麥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楚滅江六事見四年五年平陳與鄭事見九年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

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音現）其棄諸夏之惡也（高氏曰楚子者弑父與君之賊將求諸侯恐諸侯疑貳欲前而未敢而中國諸侯知宋陳鄭之君乃皆俛首而聽命焉聖人於此不從諸侯會盟之例告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附夷狄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厥後諸侯知中國之不可棄復同盟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堅服楚也則此獨書蔡侯其旨深矣蜀杜氏曰春秋之文先諸夏而後夷狄此序楚子於蔡侯之上者蔡爲中國諸侯與楚比周欲同力伐宋故序於楚下以疾其受制於楚所以示議也既議之又書其爵者斥言蔡侯以罪其人也既言蔡侯則不可言楚人矣高鄭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于而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自是與中國等夷狄蒞強而中國之哀益甚矣陳氏曰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矣何以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絶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從楚矣已而爲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宋陳鄭也於是從息會不書及蔡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伐而次者伐楚次陘是也以例推之則晉悼之伐鄭次鄶亦爲善之矣次而伐者次厥貉伐麇是也以例推之則齊衛之次以伐晉亦爲貶之矣宋陳鄭不書之說胡氏陳氏皆得之以下文杏棐之會新城之盟觀之則諸侯之不忘晉可知矣故免其從夷之罪也楚自孟以來未嘗以爵書今次而書爵伐而書爵）

中國無伯也以爲無異於宋襄之時也

乙巳　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　晉靈五　齊昭十七　衛成十九　蔡莊三十　鄭穆十二　曹文二　陳共十六　杞桓二十一　宋昭四　秦康五　楚穆十

春楚子伐麇　麇俱倫反　公作圈

楚始書君將　左傳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襄陵許氏曰楚使伐書爵始此中國日替矣　高氏曰自會蜀之後雖其大夫帥師亦出名氏一同中國蓋聖人悼中國無盟主故不以夷狄待之也　張氏曰楚僭伐書子益强盛也　廬陵李氏曰傳言麇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逃楚也與陳鄭之逃齊晉異矣　杜氏曰麇小國近楚　鄭氏曰在均州鄖鄉縣

〇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郤去逆反筐公穀作匡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左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曰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惠伯叔牙孫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汪氏曰晉欲謀貳國而使次卿爲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遠而不足以却遠人方張之勢也審矣然新城之盟宋陳鄭皆同則人心之天理未泯而承筐之會猶愈於歸父之于宋之會也○王氏曰此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爲非義然大夫爲會禮以謀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蜀杜氏曰自文公之後大夫擅相爲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廬陵李氏曰內大夫特會外大夫五會郤缺承筐高固無婁荀首于穀士匄于柯荀罃適歷是也此爲大夫特相會之始胡氏於此無傳而特發傳於無婁之下不知其意若何得非以此爲伯令而所謀亦出於公歟

○秋曹伯來朝

左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廬陵李氏曰魯聘宋者入始於此年

○狄侵齊

高氏曰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非特齊之不競亦狄之强盛也狄之强如此乃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

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杜氏曰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鹹魯地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爲非〔劉氏曰經無長字安知其是長狄哉赤狄白狄山戎姜戎陸渾戎春秋書之未嘗略何至於長狄而獨不書哉〔高郵孫氏曰或者長狄爲將其軀幹有以異於人故三傳因之以生此語耶〕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王氏曰赤狄之類又別以潞氏甲氏留吁〕又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左氏曰又或曰雜戎或曰北戎或曰茅戎或曰戎蠻〕不別其種〔上聲〕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家氏曰七年狄侵我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讓酆舒而狄之侵暴自若也至是鄋瞞侵齊遂伐我得臣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春秋書以喜之〔高氏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與狄之抗中國也狄敗不曰師敗之也〇〔趙氏曰穀梁云以衆焉言之也若如所說當云敗長狄于鹹今直云狄則衆狄皆總敗耳又云不言獲爲內諱也按不言獲賤夷狄之師爾無他義〔劉氏曰不言帥師者將尊師少爾有何可疑哉

〔附錄〕〔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狗

丙午　頃王四年　十有二年　〔晉〕靈六〔齊〕昭十八〔衛〕成二十〔蔡〕莊三十一〔鄭〕穆十三〔曹〕文三〔陳〕共十七〔杞〕桓二十二〔宋〕昭五〔秦〕康六　楚穆十一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作盛

左傳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公羊傳郕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孫氏〕曰諸侯失地皆名此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爲齊所偪爾故不名也〔高郵孫氏〕曰郕伯非無罪以偪之者其罪重不得不沒郕伯之名以見之也〔王氏〕曰不名者惡齊之暴恕郕之罪也○〔趙氏〕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況未嗣位乎左氏之說非也失地之君例書名若以兄弟之國不名曹伯陽衛侯衛何以書乎公羊之說亦非也〔劉氏〕曰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

說以爲太子出奔也且魯但以諸侯逆之便謂之郕伯春秋文沒其專上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則何以言不登叛人哉常山劉氏曰大子當立郕人豈得而絶之故書曰郕伯來奔春秋大居正之法也（汪氏曰）左傳謂郕大子朱儒稱郕伯晉太子州蒲稱晉侯今考許叔入許不稱許男衛武盟踐土亦不稱衛子妄有稱地之臣子而予之以爵君在而世子擅其位亦予之以其君之尊稱者哉苟以太子而稱爵則于般子野之卒皆當書公薨而蔡世子有當書蔡侯矣春秋辨名分之書若用因其悖國從而志之則吳楚可以書王而不革也

○杞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

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奘氏曰左氏云杞桓公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按此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爾汪氏曰二傳以書子爲同母妹然十四年再書子叔姬苟皆同母不當同字矣盧陵李氏曰子叔姬左氏以爲已嫁于杞而遣出公穀皆以爲許嫁葢適人則必係國以無所係左氏非也其稱子者丈公女所以別於先君之子也公穀以爲姊妹者非陳氏云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絶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

夏楚人圍巢

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杜氏曰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古巢城高氏曰書稱曹伯來朝則巢之建國久矣楚遂取之爲屬邑後爲吳所滅王氏曰王道之行小國各安其職而貢獻于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强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矣書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

○秋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汪氏曰〕曹文杞桓滕昭相繼來朝傳皆謂公即位而始朝以文公之昏庸怠惰而僖書來禮之之舊周公魯父之澤猶爲諸侯之所尊敬文公乃不思述職之有闕已越再朝之期而不修往覲之禮於京師何謬之甚哉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承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公羊傳〕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柰何惟諓諓善諞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高氏曰〕前此來歸僖公成風之禭蓋將來聘而以此先之也〔張氏曰〕自戰韓而後秦伯稱人此稱秦伯者以其能聘也〔張氏曰〕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以厚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之受兵此事以書而自見矣〔汪氏曰〕術不稱氏文定謂與楚子使椒一例荊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略之今考歸襚稱秦人而此年來聘稱君大夫是亦漸進之矣○〔陸氏曰〕公羊云秦無大夫按已前秦未嘗使人夫來故不書爾〔汪氏曰〕公羊

以謂賢繆公而不知遣術乃康公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程子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杜氏曰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張氏曰秦晉黷兵殘民其罪甚矣故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陳氏曰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君矣廬陵李氏曰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詞不十敗無勝負之詞○趙氏曰據經書日月書地則是一戰爾何得云數哉穀梁之說非也劉氏曰公羊云曷爲以水地河千里一曲也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若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是三河之間無地地名直曰河曲而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后同

左傳書時也〔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杜氏曰〕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孫氏曰帥師而城畏莒故也〔張氏曰〕鄆魯之東鄙莒魯爭鄆始於此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帥師城二邑以起爭端魯自此與莒有他由鄆始廬陵李氏曰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至昭元年取鄆其秋叔弓疆鄆田莒人愬昔者即此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永嘉呂氏曰〕前此莒人蒞盟公孫敖如莒蒞盟則莒魯未始有怨也今城二邑而懼莒之難者以公孫敖之在焉故也〔家氏曰〕城一邑已為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民為甚書城諸及鄆貶也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帥師而城者三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與此皆譏也〔汪氏曰〕此一大夫將兵而城二邑成郛啟陽皆二卿將兵而城一邑其煩民尤甚矣

丁未頃王五年

十有三年〔晉〕靈七〔齊〕昭十九〔衛〕成二十一〔蔡〕莊三十二〔鄭〕穆十四〔曹〕文四〔陳〕共十八卒〔杞〕桓二十三〔宋〕昭六〔秦〕康七〔楚〕穆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錄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邾子蘧蒢卒 蘧其居反 蒢丈居反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茍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茍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茅堂胡氏曰春秋書僖公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全與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意不同寅陳氏曰凡旱爲災多繫于夏竟夏不雨則爲災如傳三年書六月雨則旱不竟夏不爲災斯書正月不雨至秋七月夏在中爲災可知茍亦曰夏大旱則嫌連春秋不雨茍備書三時不雨更曰大旱則文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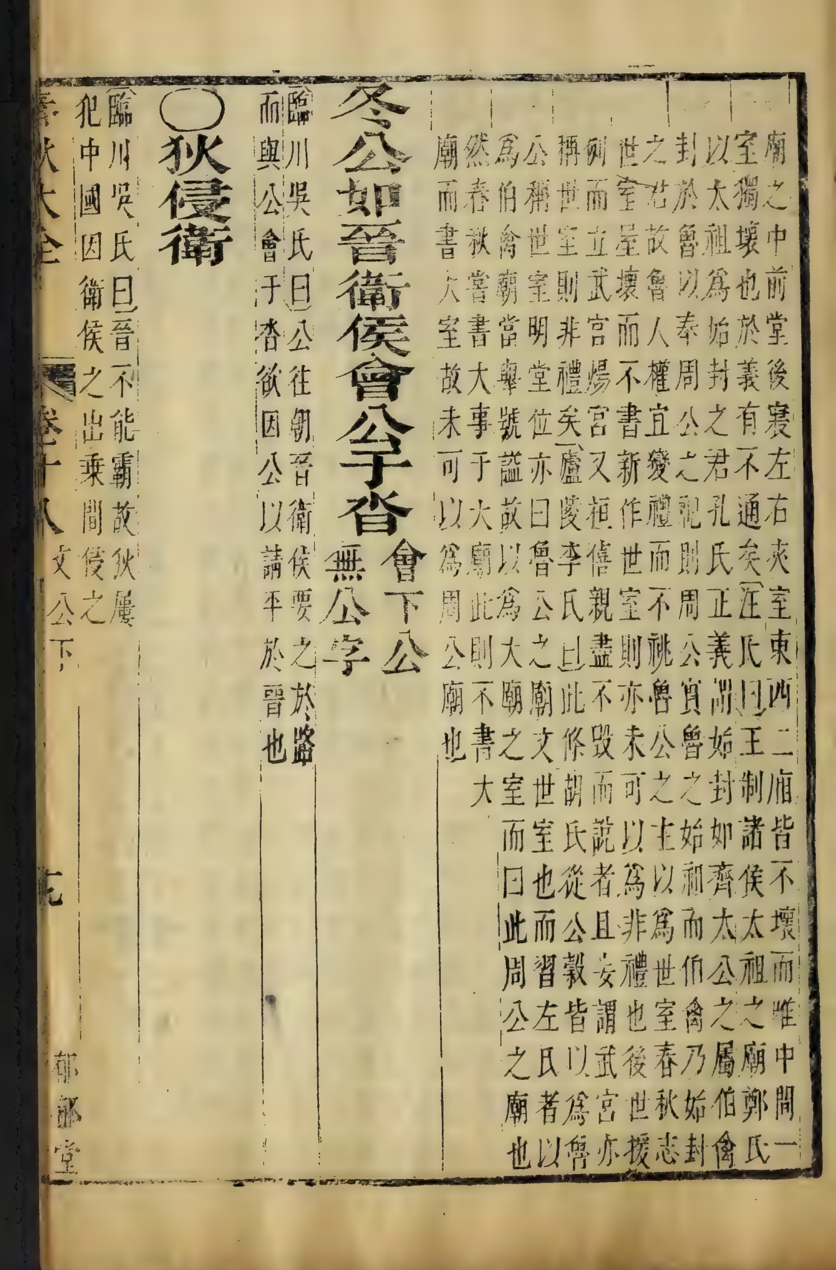
○世室屋壞 世左穀作大 大音泰

左傳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子曰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矣人之祭可不畏哉（何氏曰）不月者蒙上月

世室魯公之廟也（何氏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始封之君故不毀周公稱大（音泰）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范氏曰）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杜氏曰）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之不恭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廢壞不恭甚矣（高氏曰）世室者人君所常有事焉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黝堊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且又無

淫雨之災而其屋自壞則其不知省也久矣或問大旱乾水溢一切工作自宜報罷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猶言大室屋壞如何茅堂胡氏曰居處猶欲完葺況宗廟乎此與莊公三築臺不雨築郿大無麥禾不同大室既壞必須便修而春秋不書意可知矣世室始封之祖廟新宮成公之禰宮御廩粢盛之所藏皆當務也時不亟則譏緩制不備則譏略故更造而不書者雖用民力不可已也

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臨川吳氏曰世室伯禽之廟也周公封於魯留相王朝而不適魯使伯禽就封周公雖不適魯然實爲魯之始祖故魯之大廟祀周公百世不毀伯禽雖代受封然上有周公爲之父則不得爲始祖其廟爲昭之第一室親盡則毀諸侯之禮唯大廟不毀二昭二穆皆四世而遞遷周天于也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后稷居大廟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大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得僭也成王賜魯重祭俾大廟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魯人以伯禽爲始受封之君欲不毀其廟故以其廟爲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伯禽僭也文公怠慢久不修廟遂至屋壞聖人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也世大二字通用故左穀誤世爲公兼梁謂大室猶世室以爲伯禽廟宇雖誤而義與魯公以杜氏以爲大廟之室諸儒多從之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大室書洛誥記成王祭文王武王而曰王入大室祼彼文武之廟亦有大室非大廟之室也且不早修廟以致屋壞大廟之屋盡壞也若果大廟屋壞當書大廟今書大室豈大



廟之中前堂後寢左右夾室東西二廂皆不壞而惟中間一室獨壞也於義有不通矣汪氏曰王制諸侯太祖之廟鄭氏以太祖為始封之君孔氏正義謂始封如齊太公之屬伯禽封於魯以奉周公之祀則周公宜魯之始祖而伯禽乃始封之君故魯人權宜變禮而不祧魯公之主以為世室春秋志世室屋壞而不書新作世室則亦未可以為非禮也後世援列而立武宮煬宮又桓僖親盡不毀而說者且妄謂武宮亦稱世室則非禮矣廬陵李氏曰此條胡氏從公穀皆以為魯公稱世室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而習左氏者以為伯禽廟當舉號謚故以為大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廟也然春秋嘗書大事于大廟此則不書大廟而書大室故未可以為周公廟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會下公無公字

臨川吳氏曰公往朝晉衛侯要之於路而與公會于沓欲因公以請平於晉也

○狄侵衛

臨川吳氏曰晉不能霸故狄屢犯中國因衛侯之出乘間侵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芳尾反公作斐

左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杜氏曰棐鄭地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高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沓之會公已出魯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棐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蓋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爲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爲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汪氏曰棐即棐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公朝晉而往返會衛鄭之君非禮也然自叔仲惠伯會郤缺于承筐今公又會衛侯鄭伯于沓棐而明年新城之盟服楚之圖晉棄異即同則轄伯之功魯亦不能無勛於晉焉公羊以謂春秋善之此聖人待衰世之意也宣公之世衛侯爲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而黑壤之會公卒見辱比事以觀美惡見矣盧陵李氏曰沓棐之會乃衛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求適觀鴻鴈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劉氏曰穀梁云還者事未畢也自晉

事畢也非也畢則云畢未畢則云未畢且畢且未畢如何爲義乎

戊〕頃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
申〕爲匡王春秋皆不書崩葬

十有四年

〔晉〕靈八〔齊〕昭二十卒〔衛〕成二十二〔蔡〕莊三十三〔鄭〕穆十五〔曹〕文五〔陳〕靈公平國元年〔杞〕桓二十四〔宋〕昭七〔秦〕康八〔楚〕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汪氏曰〕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於事天子之禮故聖人於此一簡書之特詳是後成公之世朝晉者四襄公之世朝晉者五昭公朝晉而屢不見納事覇益恭而益自辱矣

〔附錄〕〔左傳〕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冢氏曰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與南鄙之師左氏乃謂邾人討魯之不敬彼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修怨耳春秋聯書所以交致其責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高氏曰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

附錄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氏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何氏

盟不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杜氏曰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强（上聲）之也

家氏曰諸侯既散而復合春秋書同盟與齊桓子幽之同盟其事雖異所以為同則一也去夷即華人心天理之同然是以春秋與之特書曰同與諸侯之同乎中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音預）盟果有背（音佩）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荊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高氏曰去冬衛鄭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夫天王崩葬諸侯皆若不聞而相與同盟可乎不待貶而自見也 張氏曰許自文公閏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盟會也 平菴項氏曰幽之同同授諸侯于諸侯也新城之同同授諸侯于大夫也 汪氏曰春秋惟新城雞澤書公會諸侯下書某日同盟蓋新城乃趙盾主盟而雞澤單子與盟故皆志日于同盟之上以謹其瀆君臣之分也 蜀杜氏曰趙盾專政書日以謹其惡也 陳氏曰何也厪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

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侵强交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illegible]會諸侯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為此盟加之何勿序也以[illegible]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illegible]陶以來未之有也則不與晉以主是盟之辭也廬陵李氏[illegible]穀梁疏除二幽同尊周外同外楚之盟十有四而傳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發傳者此為外楚之始而舉斷道以包上下則清丘蟲牢馬陵于蒲于戚柯陵虛打之類省文可知至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則[illegible]毫城重丘亦其義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者平丘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止矣故發傳以終之也

附錄　左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音佩

左傳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杜氏曰既見而移入北斗

斗有環域范氏曰斗有規郭入其魁中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何氏曰孛者邪亂之氣狀如彗彗者掃故置新之象孫氏曰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劉氏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茀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弑其君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汪氏曰春秋書孛者三此年入北斗而兆宋齊晉之弑昭十七年孛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孛于東方而吳將爲越所滅始而應在伯國繼而應在王室終而應在蠻夷吳楚亦不能覇矣天變愈甚而世變愈極春秋蓋傷之也

冬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菑側其反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穀梁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王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何氏曰大其不以已非奪人之是趙氏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前而得之於末愈乎遂也 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

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朱子曰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書舜典怙終賊刑注怙謂有恃終謂再犯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音現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劉氏曰聞義而改見義而徙奚爲而不免於貶曰不恥過作非僅得免怙終之刑耳何足以言賢夫賢者之事其若言必謀於義行必順於道是以無過舉奚有用賤陵貴用少陵長以力爲之者哉聞義能徙故爲之諱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陸氏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爲之諱也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爲善○汪氏曰宣子執伯國之政奉不正而奪正雖曰隱之而其罪亦甚矣○趙氏曰左氏云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若實用諸侯師經不合不書故知妄也唐陳氏曰文六年趙盾將中軍持國政郤克宣十七年方代士會將中軍則納捷菑乃宣子明矣廬陵李氏曰此係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爲郤缺郤克者失之正義曰捷菑不言于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

有伐齊之文也頓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者以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

附錄　左傳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范氏曰卒在常所則不地嬰齊卒貍蜃仲遂卒于垂或踰境或不踰境皆書地○陸氏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卽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高氏曰敖廢命奔莒此誅廢之罪也已而奔齊至齊而請復公於是乎許之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所以特書其卒以與刑

之壞且爲齊人歸喪赴也張氏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寄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傳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日公曰夫已氏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

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劣偽反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於其身之所爲而非貽公有

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爲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氏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奸惡若未逾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逾年而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弒君書晉奚齊本不正故異於此○孫氏曰嫌未逾年與成君異故誅商人爲萬世戒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逾年而稱子國人弒君則未逾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弒之禍○汪氏曰子般子赤不成之爲君者夫子魯臣爲國諱惡與筆削他國事不同蓋成舍之爲君所以別其與奚齊異而與他弒君同苟不成其爲君則商人與他弒異矣○趙氏曰公羊云其言弒何已立之已弒之假如非已立之得不爲君乎臨川吳氏曰叔姬書子乃文公女左氏以叔姬爲舍母夫文公即位才十四年豈有女配齊昭公而生子可立爲君者哉齊昭公以僖二十八年即位叔姬配昭公當在僖公末年時文公尚爲世子豈有世子年幼而有女嫁鄰國年長之君爲夫人者乎況文四年逆婦姜于齊蓋昭之女也豈有齊昭既娶魯文之女而魯文又娶齊昭之女者乎故知左氏以舍母爲文公女者妄也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尒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

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莊氏曰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汪氏曰謂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不待其微之著也夫子所謂亂邦不居是也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陸氏曰奔者皆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之孫氏曰子哀亦公弟叔肸之比張氏曰自宋昭公在位終始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比皆是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隕身濡尾之悔覬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之流哉故書字以與之高氏曰春秋之法自外至者非有罪則不名自內出者非有罪則不書若但書子哀之來則不見奔義若書名書奔則與有罪者等故特書字而季子來歸不書奔蓋爲此也汪氏曰或

以子哀爲貽公之子若子糾子同之類然見父之危含之而去未必書子或又以爲宋公族子子姓哀名然諸國之臣未有以國姓爲氏者當從子哀書字爲是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惡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高郵孫氏曰不言及者并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姬爾高氏曰齊人誣單伯以淫子叔姬而并執之不言及者不可及也兩書齊人執者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何氏曰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也王氏曰謂自以單伯已罪執之非爲魯也劉氏曰左氏云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爲周大夫何以書至自齊乎公羊云道淫也穀梁云私罪也皆非也張氏曰單伯自莊元年至今已八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汪氏曰晉欒書欒黶父子同稱欒伯士渥濁士鞅父祖孫同稱士伯而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或世稱之也春秋因其本稱而稱

之若高子是也公穀云道淫乃齊之誣辭耳

齊人執子叔姬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公羊傳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穀梁傳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程子傳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敢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去聲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

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張氏曰執無罪書人者罔春秋之例也然莫君無罪則其臣當為之用而罪在上其君當討之賊而臣為之用則罪在下而不在上矣齊人不以商人為不共戴天之讐而相帥以為之用執鄰國之命卿與其君母則商人無責焉而罪齊國之人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去聲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詳畧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陸氏曰左氏言叔姬乃魯君母春秋例無執本國人者此乃魯女嫁齊齊不受崩執之爾臨川吳氏曰竊詳事意齊舍年幼新立急欲求配昏喪而娶文公之女故其遂其歸皆不書姬歸當是九月之末至齊而舍已被弒姬無所從故十月之初魯遣單伯往請叔姬商人惡魯與舍為昏因單伯來詰以聽昧之罪將以辱魯單伯乃叔姬歸齊之後如齊而非送叔姬也

巳匡王三

十有五年晉靈九齊懿公商人元年衛成二十三蔡莊

酉元年三十四卒鄭穆十六曹文六陳靈二杞桓二

十五宋昭八秦
康九楚莊二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張氏曰魯不能閑暇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叔姬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罪也臨川吳氏曰齊商人有可討之罪而魯弱不敢當齊之強使人與晉女遣其執辱故上卿往聘于晉欲藉伯主之重請于齊以釋之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戶化反

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司馬主兵之官蔡氏曰司馬主戎馬之事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稱華孫者自[illegible]

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諱去載其承命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家氏曰書華孫者著其爲華督之孫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爲無君矣范氏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呂氏曰不言使自請之也高氏曰不由君命擅來求盟故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以罪之家氏曰穆襄之族連歲爲亂翦君之羽翼殘盡遂奔公子鮑因襄夫人大樹黨與爲篡奪之計賂公偉瀰慮而已非獨蓋公子鮑之黨豫自結於諸侯以免討其不稱使言不以君命至也汪氏曰來盟不稱使者三其辭皆在來盟之臣然脩宋能服齊桓之義高子能定魯國之難聖人皆予之華耦專權結好於鄰國而不能免賂公於篡逆則罪也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爲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孫氏曰宋自僖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之後未嘗與魯通問今華孫來結盟以尋舊好○劉氏曰左氏云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非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

其官皆從以爲與也〔廬陵李氏曰張氏用高郵孫氏曰昭公閽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困世亂而後顯歟其來出於自請故不書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參之蛩完高子來盟書法亦通但與胡氏異耳

夏曹伯來朝

左傳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蜀杜氏曰比書來朝皆譏譏其不朝天子而相朝失其正也汪氏曰曹伯十一年來朝譏越四年而又朝不趨如事天子之禮文公屢受小區之朝而不贊亦猶屢朝於齊晉而不見答也〇趙氏曰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按周禮諸侯猶各以服數朝天子若諸侯五年再相朝即須四面而往無停歇時矣以理推之諸侯除州伯之外無相朝之限

〇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

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公羊傳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汪氏曰據奔莒從己氏宋氏出奔之過輕棄君之後重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敖著教也杜氏曰大夫喪還不書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以示義高氏曰魯既許之復而立其子爲仲孫氏矣豈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之喪者乎崇公族之恩篤君臣之義則姑聽其家以其喪歸可也

易曰有子考無咎朱子曰蠱者前人已壞之緒子能幹之則飾治而振起不墜其父而可無咎矣

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也蔡氏曰尚庶幾蓋掩也言庶幾能掩其父之惡也汪氏曰不言來歸蓋齊人但道於竟上而敖之子自取以葬故不日來於哀姜書曰夫人氏之喪至

自齊而不曰齊人歸之此夫人與大夫之別也或謂放[illegible]命不當錄其卒又不當受其喪今按穀實魯國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而惠叔哀毁以請懇切之至遂許以歸葬聖人紀之於春秋一以閔其子之孝一以著三桓漸强之由雖有罪而獲赦也○劉氏曰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不來者也春秋据實而書耳赦死殆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行哉公羊之說非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高氏曰蘇公爲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襲如此必以爲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舊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去聲）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敕略反）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汪氏曰內大夫適他國不以久近其歸未嘗書至惟被執而得反則以至書大夫國體一國之休戚係焉故也

臨川吳氏曰魯臣自他國至者三此單伯至自齊意如婼至自晉是也皆爲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者皆危之之也

廬陵李氏曰魯大夫之遭執而書至者三單伯書者尊之也叔孫婼不去氏賢之也意如去族左氏所謂尊晉罪已也執而不書至者季孫行父蓋與公同歸以至公爲重也○張氏曰若如左氏之說以單伯爲魯大夫則是齊執王使春秋既不書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其歸京師是同之於魯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之異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使豈春秋辨上下尊王室之義哉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趙氏曰入而言伐言伐之不服而後入也所以兼惡蔡高

氏曰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郤缺伐之
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入伐之不服然後入焉見蔡雖附楚楚人
不之校也故書戊申入蔡而足以知楚之不足恃矣此雖蔡人
自取之亦所以甚晉也然晉曾不修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
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二則亦難矣故言伐言入
甚之也謹而日之又甚之也〔張氏曰君弱不可以急修德以來
蔡上也欽乃以兵伐而入其國徒示威武暴及其都民而蔡終
不心服謂之能佐霸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言入甚之也〔家氏曰
晉文踐士于溫翟泉之會蔡皆與會楚次厥貉蔡爲罪首以附
之郤缺伐之斯有名矣然齊桓潰蔡而後臨楚蓋不專在蔡也
今晉不能敵楚雖入蔡而不有益見其無能爲耳〔陳氏曰自伐
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由是凡役書大夫○〔盧陵李氏
曰此條入而書伐舉日於伐入之閒通經無此例公羊以爲兵
至卽入趙于云若然當云戊申晉郤缺伐蔡入之此既先伐而
後曰入則非卽入可知矣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故竊
疑書法於此乃予晉而罪蔡之文蓋厥貉之次獨蔡有心於從
楚新城之盟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爲過也又不
卽聽命故春秋特書戊申於伐蔡之下者見其不服然後入之
也雖不得謂之義舉猶近乎用師之有節者未可以爲暴也衆
梁峙說頗得之胡氏雖無傳以前厥貉新城責蔡之文推之必
非責晉之意

○秋齊人侵我西鄙

穀梁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高氏曰齊商人篡弑又執我命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於我故貶而人之也臨川吳氏曰魯無得罪於齊齊之興師無名故曰侵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高氏曰一歲再如晉皆爲齊故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程氏曰此盟爲齊謀也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罔無能爲也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杜氏曰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揔曰諸侯言不足序列陳氏曰非一役再有事而不序諸侯散辭也臨川吳氏曰晉侯伯主也而與諸侯同稱諸侯不以霸主畀晉靈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去聲）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弒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諸侯乎況於鄰國乎（劉氏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道莫先焉晉為伯主齊弒其君與諸侯而莫能正晉固有罪矣諸侯皆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陳恒弒簡公而孔子請討焉是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從此觀之盟于扈之意晉固有罪而諸侯亦病矣）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扶又反）不能也況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弒君之罪亦可知也（胡氏曰春秋以好生惡殺為心備至弒逆之賊必誅而不赦姦亂常毀則赦而不誅則天理滅矣汪氏曰

此年盟扈欲討齊而不果十七年會扈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略諸侯而不序左氏一則曰無能為一則曰無功皆謂其廢天討而縱亂賊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趙盾內專廢置其君而諸侯俯首以聽命是亦篡弑之萌矣故晉大夫不書名氏說者當比事而考之〔陳氏〕曰向也扈之盟趙盾為之則其不序諸侯猶曰大夫主是盟也此國君也曷為不序散辭也新城之盟不可以不序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於是楚伯成而頃王崩葬不見於春秋諸侯無統紀甚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曰無能為也○〔趙氏曰〕左氏云凡諸侯會公不與則不書按諸侯會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則知左氏之說非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傳〕王故也〔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程子曰〕執之書故來歸不得不書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現音齊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劉氏曰〕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杞叔姬郯伯姬曰來歸此其

曰齊人來歸子叔姬春秋正名別賢治不內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罪於先君魯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且故謂之齊人來歸明罪之在也〔高氏〕曰凡內女見黜皆書來歸罪在姬也此書齊人來歸者罪在齊人也晉合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代齊故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

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家氏曰〕父母志歸其女情之不容已者國君志討鄰賊亦義之不容已者也況齊甥以弑殺魯女以執辱霸主不能討魯國所當問文公誠能赫然發憤請命天王大與師徒問齊人弑舍之罪縱叔姬能以商人爲戮亦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乃卑躬下氣以請叔姬罝討賊之公義篤歸女之私情書齊人執子叔姬公齊人歸子叔姬其執其釋在人閔姬而病魯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來何閔之也非也加來何以爲閔不加來何以爲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強說也穀梁云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亦非也鄭伯姬來歸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無罪齊人強出之者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

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
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公羊傳郛者何恢郭也入郛
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
實我動焉爾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弗恤曹修禮於
魯而彼伐莫救夫豈特齊之暴戾無道皆晉靈趙盾之失職也
高氏曰商人弒君自立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取賂而還是成
商人爲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爲益無顧
忌肆其威暴且恚魯伐晉以謀已故一歲而再侵魯惡魯而及
曹非理甚矣凡伐不言入入其郛書甚之也因魯而加兵於曹
曰侵可也而曰伐伐者討其以王禮事魯執辭正也廖氏曰入郛
皆不書於齊魯書之侵我皆書人於是書齊侯異其文責與其
事也廬陵李氏曰齊魯之爭齊桓未伯之先有長勺次郎之役
晉文未伯之先有至酅取穀之役至此而齊三場魯矣雖以子
叔姬無寵之故而實晉伯之不振也廖氏云兵事書遂必天下
之大故此語亦有見書侵書伐書入郛皆特筆則此役書遂固
不可與齊桓之侵蔡遂伐楚同論而又有甚於楚之侵陳遂侵
宋晉之侵鄭遂侵衛者矣外兵事書遂者五而齊獨兩見爲晉
之失伯非齊爲之歟〇廖氏曰公羊云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
我也按因其侵伐我遂入曹
故得詳其事非爲其動我也
劉氏曰入郛郛矣幾乎入矣
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哉

庚匡王十有六年晉靈十齊懿二衛成二十四蔡文公申元年
戌二年鄭穆十七曹文七陳靈三杞桓二十六宋昭
九弒秦康
十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公羊傳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穀梁傳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胡氏曰大夫求盟諸侯宜弗盟也譏公不親往程子曰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張氏曰文公即位之元年以會霸主爲嫌而付之公孫敖以取晉怒魯之不得志於晉者數十年今齊之亂公不能修明政刑以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反使商人得以強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邊鄙被兵與國蒙伐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界日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汪氏曰弗者遜詞若曰我本欲及齊盟而齊弗及我盟也上既曰會齊侯則是齊許之會非絶魯

也六月公子遂及齊侯盟可知矣汪氏曰齊懿之不與行父盟非果能以大夫不可伉諸侯之禮責魯而不盟也特以勢軋魯而脅文公之親至及襄仲納賂則貪於利而不復責文公之不至矣故直書曰齊侯弗及盟不以商人之侮辱爲恥也然平丘之盟則書公不與盟此不曰行父弗及盟而書齊侯則季孫亦不能無責矣盧陵李氏曰鄭之弗及魯畏齊而弗敢及也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傳疾也公羊傳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何氏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乃察一月之政須於其國故謂之視朔必受之於廟者孝子緣生以事死親存則朝朝而夕夕已死不敢忘故朝廟受朔而視政也汪氏曰諸侯每月必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

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爲有

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何氏曰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孔氏曰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已明矣不復譏也高郵孫氏曰視朔之禮廢自文公始不曰始不視朔者或行而或廢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家氏曰春秋微顯志晦之法無往不寓以見諱國惡而不莫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因不視朔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他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其必始於此歟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高氏曰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于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盡之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蜀杜氏曰六月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錄之是幸其禮不公廢也今又書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矣汪氏曰告朔乃諸侯所以奉天子之政令當時諸侯既不稟命于天子而自立又不朝于天子而述職其所以承天子之命而役之民者惟有此

耳水木本原之義泯滅而僅存者也文公昉廢此禮而不行實有無王之心非特怠於事神治民而已也公羊左氏以爲公有疾穀梁以爲無疾今考四不視朔實在齊侯不及盟之後公子遂盟郪丘之前蓋公性怠惰茲懼商人之辱已故因微疾而託之以不聽政遂辭齊而不會然二百四十二年豈無因疾不視朔者而皆不書莊公七月有疾八月薨亦不書八月不視朔是文公之疾非果不能視事也子貢欲去告朔之羊蓋治襲之弊以是爲不急之務或廢或行至春秋之末雖賢者以爲當廢春秋特筆以罪文公譏其作俑耳廬陵李氏曰文公不視朔在左氏以爲有疾而公穀以爲無疾三傳說皆通蓋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爾朱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不復告朔可知前聞月之不告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朝廟亦不舉矣又日正義云告朔謂告于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此亦一說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郪音西公作犀丘穀作師丘公羊疏作菑丘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穀梁傳復行父之盟也程氏曰郪丘齊地汪氏曰此盟魯有畏而強欲與之盟也然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俯從商人之爲君可知矣見弒於近習宜哉高氏曰春秋書公四不視朔非特譏公之怠亦以

見公子遂得盟之由則知此盟非齊侯之欲故明年齊侯復伐西鄙僅少紓而已故謹而日之家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抗齊况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傳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何氏曰莊公所築臺于郎

先祖爲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

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先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孫氏曰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又毀可謂勞矣高郵孫氏曰毀者全除之與墮之異也先君爲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爲之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公羊之說得之○薛氏曰築之益勞人也又勞人以彰爲者之非是益非也○汪氏曰或者謂先君築之非則今毀之是文公毀之爲莊公滅惡孝之大者夫孟獻子以其兄所爲之室尚曰毀之重勞且不敢間況以國君而勞民以毀先君之所築者乎○劉氏曰穀梁云喪不二事二事淺喪也非也但毀一臺何能令喪淺乎聲姜九月而喪所以淺者亦備作僖公主豈爲毀臺乎李氏堯俞曰左氏記蛇妖春秋有異皆備書何故而闕之其說妄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

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音反蔿于委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張氏曰庸乘饑蘼帥蠻危楚楚一畏徙則無以保其國然御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子克庸而遂滅之其罪大矣是以人楚子而罪其滅也高氏曰楚率秦巴以滅庸則秦又聽服於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中國會晉襄因殽之役報復不已自是失秦使其協和以攘楚且盟討其弒君父之罪蓋有餘力而晋反棄秦以資楚此中國所以不振也

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飴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公羊傳〕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范氏曰〕稱人者衆辭衆之所同則君過可知〔陳氏曰〕稱人猶曰衆人殺之云耳蕩公之黨大夫特書官而意諸不言及大夫而不書官則臣子何罪意諸而言及則昭公殺於蕩問〔薛氏曰〕書人皆微者也國君無道微者得以殺之君之罪而又誅其臣子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去聲於

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爲不臣矣况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弒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永嘉呂氏曰稱人以弒則其國人咸有罪焉宋人弒其君杵臼國人利公子鮑之惠奉而欲立之因昭公田孟諸郊甸之師攻而殺之是宋國之人皆欲弒之也齊人弒其君商人亦齊人利商人之惠縱其弒合而君之及邴歜閻職弒懿公而國人又莫之討是齊國之人皆有罪也莒人弒其君密州以莒子虐國人故而弒之是莒國之人皆有弒君之心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音基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高氏曰不書葬賊不討也杵臼之死襄夫人爲之也若專歸罪於夫人則杵臼無道失衆之惡無自而見惟以衆言之則夫人之罪在其中矣此之謂善志春秋之世君以無道致禍者衆矣宋杵臼與齊商人莒密州稱人以弒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然以紂之虐民欲與之偕亡而成湯放之猶有慙德以紂之不善億兆離心而文王事之猶不敢違况君罪未至此而輒爲賊以弒之乎汪氏曰昭公自言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則其無道而不

足以君宋固不誣矣然左氏云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使襄夫人與鮑果有淫行則舉國之人豈肯心悅誠服而當國大臣安有順鮑之所欲而君之乎此未可信竊意昭公無道久失衆心故襄夫人審使人因衆惡而殺之既殺之而猶加以美諡則將掩其殺國君之惡也春秋推見至隱書曰宋人弑其君既足以著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祖母從國人之弑其君其與弑之罪不書而自見矣朱子綱目於後魏馮太后鴆顯祖直書曰太后弑其主蓋取春秋書宋弑昭公之例也

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汪氏曰意諸違亂出奔未幾而復反既不能引其君當道使免於難又枯於利害之私而守位不去其亦不仁矣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襃之也

辛亥匡王三年　十有七年　晉靈十一　齊懿三　衛成二十五　蔡文二　鄭穆十八　曹文八　陳靈四　杞桓二十七　宋文公鮑元年　秦康十一　楚莊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哉不卿之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爲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陳氏曰曷爲貶稱人失討賊之辭也宋賊無主名宜若勿討其責諸侯以討之何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衆人弑君賊衆何勿討也賊可以勿討則昭公書葬矣

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恆弒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高氏曰孔子雖已告老猶請討之況正居卿大夫之位者乎春秋之誅亂賊如魯宣公者與謀也如楚公子比者與事也若宋文公於無弒君之謀終無弒君之逆而以爲弒君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師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賤而人之不亦宜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羊作聖

左傳有齊難是以緩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高氏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謚非禮也文公三不與諸侯盟會四不視朔又緩葬其母其怠於政事可知也已○劉氏曰左傳云有齊難是以緩按聲姜薨後乃無齊難既葬而有齊師耳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高氏曰齊猶以公不親盟復求討而脅公出盟於此見郪丘之盟無益矣汪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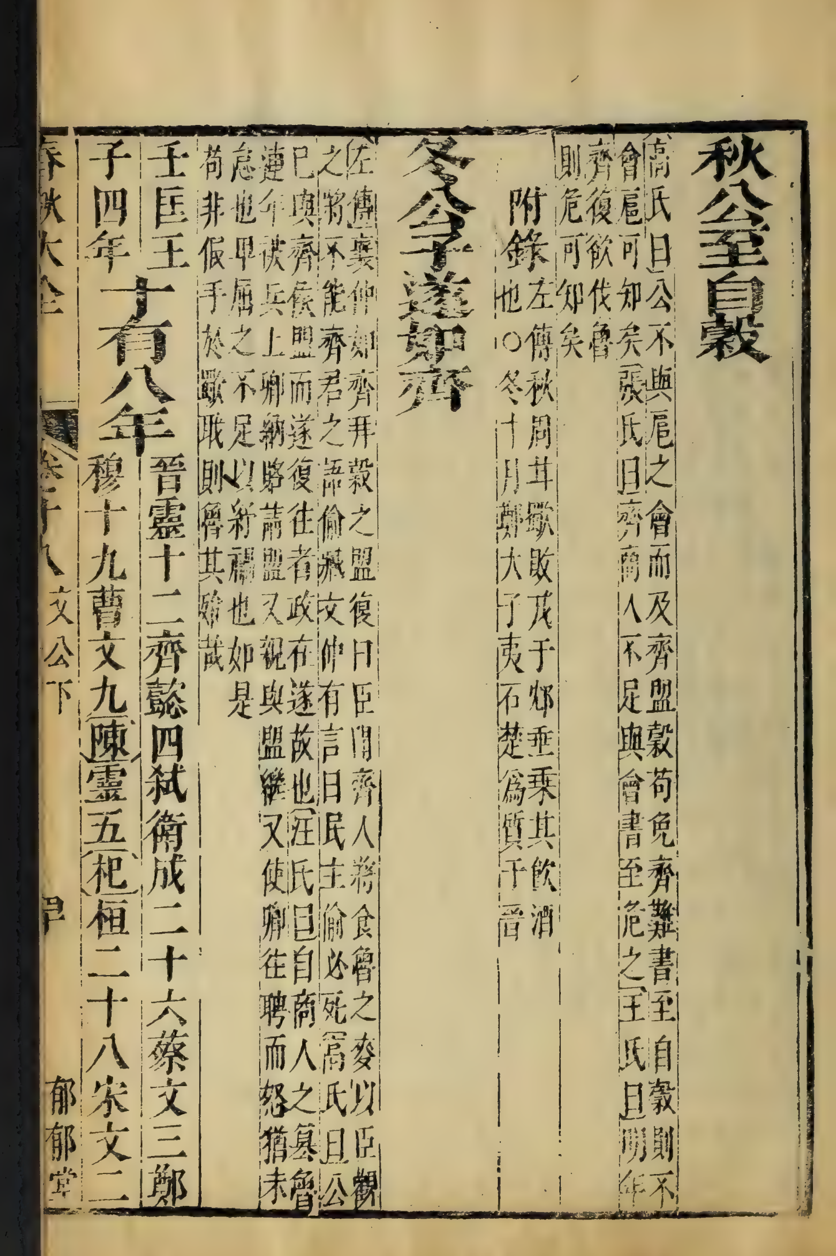
郪丘與穀之盟皆書及則二盟皆魯人汲汲欲盟于齊之急焉盟也明年商人戎師期使無申池之禍則兵又至魯矣盟豈足恃哉(家氏)曰齊之無道亦極矣魯之不自振亦甚矣齊商驕而日益盈魯文卑而日益索皆將死之證商惡貫盈宜及於難

○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二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

逃命晉羣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也爲貰焉杜氏曰傳不列者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盟于扈之諸侯可知也

宋昭公雖爲無道人臣猶而必書君弑正宋人爲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程氏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所以督大教不容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汪氏曰桓二年會稷以成宋亂獨序諸侯者會[illegible]文亂猶之可也至此八國成亂天下之勢[illegible]扈之會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illegible]齊桓之霸中國久無簒弑之禍及齊商人宋鮑弑君[illegible]無討又從而安定之自是簒弑之禍接迹於中國[illegible]皆斃於強臣之手趙盾實爲之也人以爲盾有無君之心故簒逆踵而盾不問盾何以辭其責高氏謂宋督弑君四國爲會于稷春秋書曰以成宋亂今晉人爲扈視稷無以相遠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夫督之弑霸事未興書成宋亂直責在會之諸侯也今晉主夏盟商與鮑皆釋而無討更與諸侯共定簒賊之位罪浮於然霸故春秋削晉霸而不列數諸侯事雖同而書法異罪有輕重故也〔汪氏曰二扈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也



秋公至自穀

高氏曰公不與扈之會而及齊盟穀苟免齊難書至自穀則不會扈可知矣張氏曰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之汪氏曰明年齊復欲伐魯則危可知矣

附錄左傳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高氏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汪氏曰自商人之篡魯連年被兵上卿納賂請盟又親與盟繼又使卿往聘而猶未息也畢屑之不足以紓禍也如是苟非假手於歜職則魯其殆哉

壬子匡王四年

十有八年

晉靈十二齊懿四弒衛成二十六蔡文三鄭穆十九曹文九陳靈五杞桓二十八宋文二

秦康十二

卒楚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傳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穀梁傳臺下非正也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汪氏曰意謂因隕而薨不能顯受其正故以非命而終今雖莫考其詳然經書于臺下則其失正終之道亦可見矣廬陵李氏曰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當其初年承僖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即位之書得始得繼體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待得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敖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皆失焉不一二年緩於作主輕於逆祀以至世室之壞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嬴之嬖不能正分而夫婦適妾之禮廢矣故先儒曰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郪丘賂盟則辱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扈以後十三年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名諸侯宋鄭蔡皆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衡雍之盟公子遂之救承筐之謀沓棐之會亦不爲無益於晉靈之伯

文公之開楚椒秦術之聘曹伯之兩朝魯亦若尤能爲諸侯之望者秦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已行父兩告而援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盟魯遂困於齊矣雖文公之婾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敬嬴襄仲之事則又襲成風之餘智者文公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冢嗣戕賊其亦莊公之儔哉

〇秦伯罃卒

高氏曰秦雖伯益之後本附庸也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襄公有功於周室賜爵爲伯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康公歸襚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

〇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朴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齊人立公子元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音觸）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弒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茅堂胡氏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而義各不同如閻職弒君不書盜而曰齊人須熟看傳文思聖人之意使弒君則書弒君夫人而能爲春秋也）而特變其詞以爲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爲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爲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弒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爲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爲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驕施於國而多聚士盡（津忍反）其家而貸（音忒）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靦面以爲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共手以聽其所爲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諸齊人（茅堂胡氏曰商人當誅之賊也於法當如州吁無知之例而聖人書齊人弒其君者所以

深罪齊國之人也高郵孫氏曰齊人殺商人自以其私非討賊也春秋之義弒君大惡之人殺之必正其罪苟不討其罪又以其私則亦曰弒君也所以原情定罪而大爲之防也歟

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弒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陳氏曰譏歎微不稱盜而稱齊人所以罪商人也高氏曰書齊人弒以誅亂賊之黨且見齊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爲若也家氏曰商人因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爲賊北面稱臣而君之者三年以爲賊則不當事以爲君則不可弒今三年事之一旦弒之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弒其君也先商人驟施衆士以成弒舍之謀則齊人乃同惡之黨所以歜職殺商人而待書齊人汪氏曰歜職以僕御之賊既擬商人舍爵而行嚮不畏忌如肆行於無人之境則齊人固惡商人而欲其斃也春秋以弒君係之齊人宜矣然商人前書弒舍今既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以討賊書又不從楚比之例以盜殺書蓋罪齊人既以爲君而又殺之也朱子綱目於隋煬前書太子廣弒帝後書宇文化及弒其君廣蓋取法春秋書商人之例耳此李存孝之叛其養父而歸朝廷君子不予以徒義而豫讓之不肯委質爲臣而報讎者所以見稱於史策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〇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為去聲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於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劉氏曰春秋之文有常有變變之甚微讀者難知也則以為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仲遂將弒君謀之齊而後決經書子卒其實諱隱故原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其非常也齊與人之大臣謀弒其君春秋所以異而惡之也汪氏曰遂緣使事修聘於齊請立宣公得臣非介蓋並命也春秋累數而不特書者誅其奸也臨川吳氏曰公子遂將殺適立

庶而先聘齊以請故托賀立君及拜葬二事以行也〔高氏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遂將弒嗣君故二[illegible]得偕往罪不容誅〔汪氏曰〕公子遂當僖公之世入杞伐邾已得兵權文公即位遂執魯國之政背盟霸國之卿專會諸侯之師重以文之廚闇怠於政事無君之心非一日矣故假使齊之行挾得臣同往結援强鄰以定弒立之計春秋列書使介分惡於得臣也

冬十月子卒

〔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杜氏曰〕殺視不書賤之

諸侯在喪稱子〔陳氏曰〕惡位未定則其稱子卒何成之為在喪之君也凡君在喪恒稱子未葬稱子某於是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故戚之為在喪之君以弒罪罪宣公也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過

弑不忍言也（趙氏曰魯君未踰年而見殺但書卒不可斥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

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孫氏曰成君弑不地子赤未踰年故不日以別之）

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

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去聲）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

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汪氏曰翬

弑隱公而伐鄭伐宋不稱公子慶父弑閔公子

般弑子惡經不削其族事同而既貶從同同也）繼世之恩終

事之道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汪氏曰繼世謂在喪稱子終事謂既葬不

名備文謂繼世不忍遽稱君見人情之恩愛巳葬稱子不名

見禮文之尊微隱惡謂不書弑記事謂不泯子惡見弑之實）

也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茅堂胡氏曰子赤之生不見於經蓋文公不知重嫡庶之義故

仲尼削之（張氏曰）秋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孫啓

是心者變故也有夫人太子而變寵妾則文公所以怠於政

事者有自來矣國君昏於變寵優棄國政故委勝大臣相與

謀賊君嗣而不能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

文公之謂矣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救文公之失政又不

能基仲遂之邪謀有公冉務人之忠言不能用其心就死無

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也哉○汪氏曰莊十二年傳謂惠伯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竊疑仲遂殺惠伯而埋之史官畏遂威權不敢書曰公子遂殺叔仲彭生夫子作春秋當哀公之時而宣公乃時君之祖考故亦仍舊史爲國諱惡而不敢增也苟曰必死君命而後爲死節則人臣扞君於患難之際待名而往亦已晚矣或謂惠伯不發重遂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卒夫以季文子孟獻子之賢皆黨遂逆謀反得書卒惠而獨責備於惠伯聖筆之討罪抑不如是之偏也何休以惠伯先見殺與荀息異然孔父先見殺而得書則亦非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書夫人則知其正汪氏曰以氏係姓以姓係號與妾媵不同以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汪氏曰據文姜不稱姜氏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趙氏曰言歸不反之辭也異於孫于邾者汪氏曰哀姜與弒閔公故稱孫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

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益見音現矣

高氏曰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子卒之下則知惡及視皆死而無所依矣張氏曰文定於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出姜至是益不安於魯適庶之亂未有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知文公之首惡也家氏曰齊人弒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弒赤而歸出姜于齊弒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隳頹伯政廢弛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聖人書此亟爲慨嘆矣汪氏曰文公已葬而夫人出則知嗣子之沒於弒而不容於魯也文姜哀姜預聞弒君皆書曰孫出姜書號書姓書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爲無罪矣此聖人屬辭之深切著明欲人有考於是而知子惡之所以弒與公子接之所以立也○趙氏曰左氏云出曰歸于某按夫人公薨之後以子見殺自歸父母之家非被出也若有罪見絀則當云出歸于某不得但言歸也

季孫行父如齊

張氏曰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某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高氏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實聞乎故所以惡齊也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乃返仲族則行父實與謀弒惡而立宣公故出

姜歸齊而行父遽如齊焉惡賓齊之甥恐齊人慝夫人之訴而
來討於是儀納賂而請乎焉行父之罪固不待貶而[illegible]
皆不可勝誅也家氏曰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illegible]
父亦與於弒矣君薨太子立正也非姦臣之利也今舍嫡立庶姦
臣之利非國之福也强家擅弒立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恣
[illegible]矣彼壘云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
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戒者
以行父為社稷臣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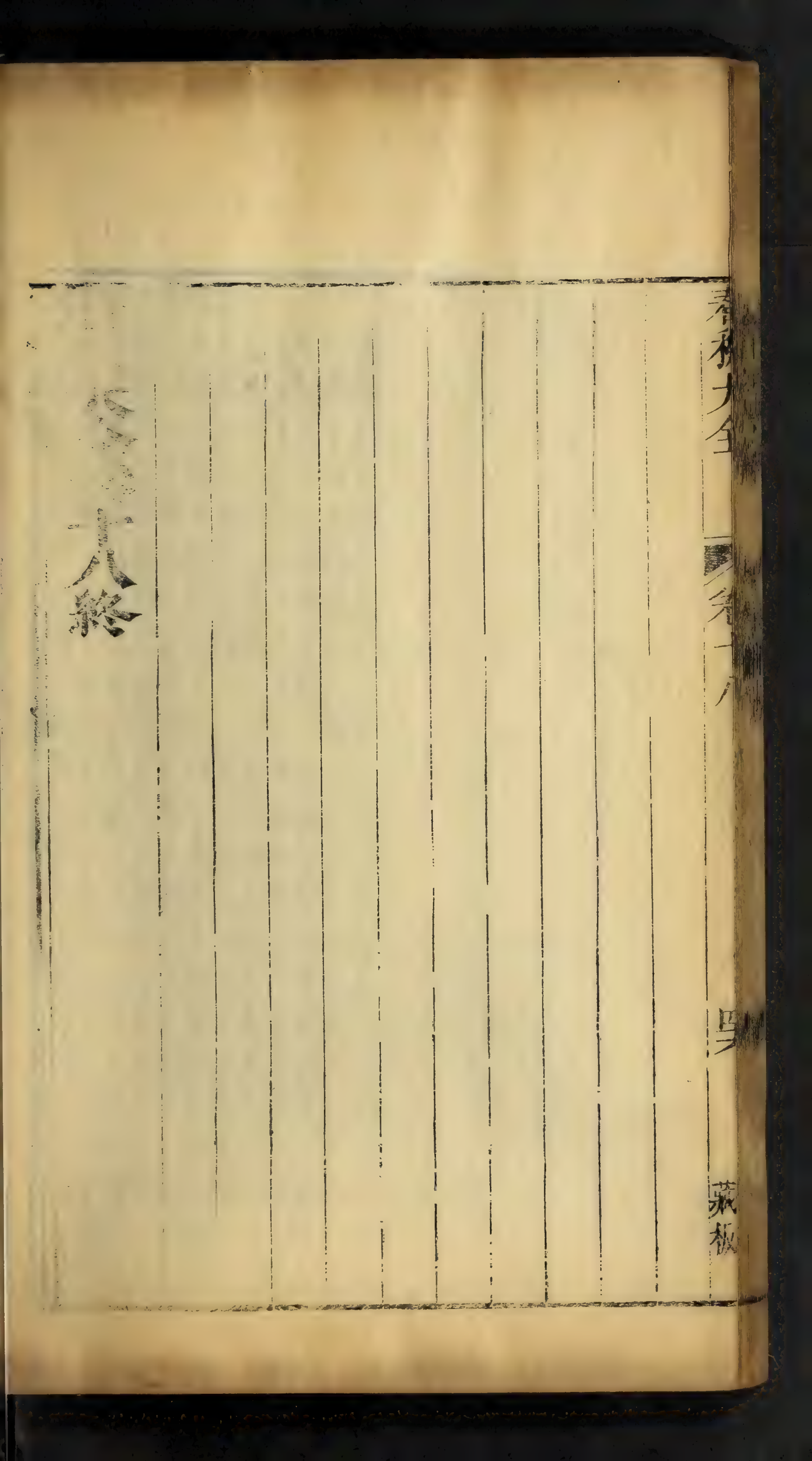
○莒弒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

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
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
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
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
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
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
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
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
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
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
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
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
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公羊傳稱國以弒何稱國以
弒者眾弒君之辭啖氏曰稱國以弒自大臣也不書大夫君無
道也或問隣降郤莒事辭多簡竊疑莒弒其君庶其薛弒其君
此乃是彼國告辭既略國史亦略書之非如晉州蒲與國[illegible]弒
之者又庶其比不見其大惡是否茅堂胡氏曰他事則累至於

弑君則必記其所出故或稱國或稱人○劉氏曰左氏云莒大子僕因國人弑之則子弑其父也父雖無道子可弑乎子弑父可臣其罪乎其以君無道書庶幾也薛川吳氏曰稱國以弑者一國臣民之衆所欲弑也如左氏之言則弑僕以太子弑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弑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弑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發僕因國人之下以字當作之謂僕因國人之弑君權并及禍而來奔也汪氏曰文宗於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君密州據趙氏以爲傳之誤大畧與此相類讀者當互考

附錄 左傳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春秋大全卷之二十八終

